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十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元亨釋書（目録、表、卷一—卷三十）……一
本朝高僧傳（總目、序、凡例、援引書目、卷一—卷二）……四三五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三—卷四十七）……一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四十八—卷七十五）……一
東國高僧傳（序、卷一—卷十）……二四三
續日本高僧傳（序、总目、援引书目、凡例、卷一—卷九）……三七九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續日本高僧傳 續（卷十—卷十一）……一
吉水實録（序、卷第一—卷第十四）……三七
正法山六祖傳……二五五
日本往生全傳（序、極樂記、續本朝往生傳、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本國新修往生傳）……二七三
扶桑往生傳（序、卷上—卷下）……四〇九

淨土真宗付法傳……四五五
三國高僧略傳（序、例言、卷之上—卷之中）……四七五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三國高僧略傳　續（卷之下）……一
近世禪林僧寶傳（序、凡例、目録、卷之上—卷之下）……二七
高僧名士傳……一二七
和漢高僧傳……一五三
門跡傳……二四一
天台圓宗列祖略傳……三〇三
密宗血脉鈔……三二九
日本國大師一覽……四五一
唐鑑真過海大師東征傳……四五九
東福開山聖一國師年譜……四八七
蒼龍窟年譜……五〇九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上）……五二九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　續（下）……一
智証大師年譜……一三
正受老人崇行録……三五
東海鐵塔諸祖年譜略頌……六一
峨山禅師行實並法語……九一

方廣開山無文元選禪師行狀 …… 九九
越溪道蹟 …… 一一三
損翁老人見聞寶永記 …… 一二一
近世高僧年表 …… 一六三
淨土傳燈總系譜（序、卷上、中、下）…… 一九九
東大寺要録（序、卷一—卷六）…… 二六九
興福寺年代記（序、卷一—卷六）…… 三八五
長谷寺縁起 …… 四三九
扶桑伽藍紀要 …… 四六一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 …… 四七七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卷第四）…… 一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第一—卷第八）…… 一四九
神道
神道五部書（卷第一—卷第五）…… 三〇五
皇國神社志 …… 三七三
古義神代考（卷第一—卷第三）…… 三九三
天滿宮世家 …… 四三七
祖志（序、緒論、目次、卷一—卷三）…… 四五五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祖志 續（卷四—卷六）…… 一

雜紀
古事記（卷一—卷三）……八三
春記（卷一—卷三）……一六三
玉葉（序、例言、目録、卷一—卷十二）……二一七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玉葉　續（卷十三—卷二十六）……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玉葉　續（卷二十七—卷四十）……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玉葉　續（卷四十一—卷五十五）……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玉葉　續（卷五十六—卷六十六）……一
明月記（諸言、目次、第一）……三九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明月記　續（第一、第二）……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明月記　續（第二、第三）……一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明月記　續（第三、補遺）……一
古語拾遺……三四三
将門記……三六一

大塔物語……三八三
保建大記（卷上―卷下）……四〇九
本朝稽古篇（上中下、續上中下）……四三七
十三朝紀聞（慶弘紀聞）（序、卷一―卷三）……四七五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十三朝紀聞　續（卷四―卷七、跋）……一
今日鈔（卷一―卷七）……七五
柱史鈔（卷上―卷下）……一七七
近古史談（卷一―卷四）……二二一
近世史談（卷一―卷四）……二九三
帝國史談（卷上―卷下）……三六五
續近事紀略（卷一―卷三、征臺略記）……四一五
尊攘紀事（卷之一―卷之六）……四七三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尊攘紀事　續（卷七―卷八、跋）……一
尊攘紀事補遺（卷一―卷四）……二五
行在或問（卷上―卷下）……七九
皇朝靖獻遺言（卷一―卷八）……九五
慶安小史……一七一
先朝私記……一八五
遠野史談（卷上―卷下）……二一一

西京傳新記（初編—四編）……二三七
日本詩史（卷一—卷五）……三三三
回天詩史（卷上—卷下）……三九一
和漢茶誌（卷一—卷三）……四三一
本朝畫史（卷上中下）……五一一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續本朝畫史（卷上—卷下）……一
近世畫史（卷一—卷五）……二七
雲煙略傳（卷上—卷下）……一一五
日本國事跡考……一五七
史館茗話……一九七
寤眠録……二二三
幽囚録……二三九
在津紀事（卷一—卷二）……二六五
正名緒言（上下）……二八九
本朝蒙求（上中下）……三三三
扶桑蒙求（上中下）……四〇九
神代千字文……四九五
本朝千字文……五〇九
内國千字文……五二一
日本千字文……五三三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大統歌（上下）……一
盡忠録……一九
涉史偶筆（卷一—卷六）、涉史續筆（卷一—卷七）……四一
香亭雅談（上下）……一八九
櫻史新編……二三五
酒史新編（上下）……二五五
國朝佳節録……二九七
外史劄記……三一一
歷代君臣名功録（上中下）……三三三
傳疑小史……三九三
仙臺支傾録……四〇九
先哲醫話（上下）……四三七
奇談新編……五二三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中朝事實（上下）……一
潛中紀事（卷一—卷六）……一〇七
正保野史……二六五
稽古要略……二七三
丙丁炯戒録（上下）……二八五
養真亭藏泉譜……三二一

新撰寛永泉譜（前編—後編）……三九九
明治新撰泉譜（一集—三集）……四二一
明治新撰泉譜別集（初編—貳編）……四八三
大東世語（序、卷一—卷二）……五一七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大東世語　續（卷三—卷五）……一
近世叢語（卷一—卷六）……三五
新撰叢語（卷一—卷三）……一〇七
修身叢語（上下）……一五一
日本智囊（卷一—卷十）……二二三
皇朝金鑑（上書、序、凡例、總目、卷一—卷十七）……三三九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皇朝金鑑　續（卷十八—卷五十五、跋）……一
戰略新編（序、目録、卷一—卷五）……四一七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戰略新編　續（卷六—卷十一）……一
策府（題、序、凡例、目次、卷一—卷二十四）……七九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策府　續（卷二十五—卷三十、跋）……一

外史

日本外史前記（卷一—卷五）……九七

日本外史（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一—十八）……二二九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86册）

日本外史 續（卷十九—卷二十二）……一
續日本外史（卷一—卷十）……七三
近世日本外史（卷一—卷八）……二五三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一—卷二）……三九一
日本外史補（自序、凡例、目次、引用書目、卷一—卷七）……四四一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87册）

日本外史補 續（卷八—卷十四）……一
江戸將軍外史（卷一—卷五）……六一

史表

皇朝金石年表……二五五
日本金石年表……二八七
史籍年表……三一九
日本史籍年表（前編）……三五九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88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前編續—後編）……一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89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後編續）……一
銅鐫和漢年契……四五
增訂新撰年表……七七

近世儒林年表……一三五
日本外史年表……二三五
重撰和漢皇統編年合運圖（上下）……二六三
年代紀略……三四一
新編分類本朝年代記（卷一—卷七）……三六一
國史年表……五二九
逸號年表……五三九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大統歌(上下)……一
盡忠録……一九
涉史偶筆(卷一—卷六)、涉史續筆(卷一—卷七)……四一
香亭雅談(上下)……一八九
櫻史新編……二三五
酒史新編(上下)……二五五
國朝佳節録……二九七
外史劄記……三一一
歷代君臣名功録(上中下)……三三三
傳疑小史……三九三
仙臺支傾録……四〇九
先哲醫話(上下)……四三七
奇談新編……五二三

鹽谷宕陰　著

大統歌

安政六年（一八五九）江戸名山閣刻本

據安政六年（一八五九）
江戶名山閣刻本影印

安政己未季夏
再訂新鐫

大統歌

快風堂藏板

題大統歌首

予丱角時先人手書歷代皇號以令背誦間又說某帝仁明某天皇英爽某時有某事某役在某年相某賢將某智勇以令畧知治亂隆替之由成敗得失之要及長觀史猶如還擬園而與舊知語雖有遺忘而於温故知新覺裨益匪細也自先人見背倏忽二十餘年頭禿齒踈碌碌為童子師暇日拾所記憶為茲歌以授兒曹習之者尚亦諒吾先人之意焉哉

嘉永辛亥端月宕陰鹽谷世弘題



大統歌上

鹽谷世弘著

天七地五邈矣鴻荒
維神武帝起自西疆
戡亂遏劉驅除虎狼
奠都橿原鎮茲萬方
綏靖敷教安寧滋播
懿德孝昭政簡事暇
孝安孝靈孝元開化
垂拱而治靡詭靡詐

泊至崇神始置將軍
載定祀典庶績緊新
展矣垂仁土偶代人
永禁殉葬恩侔高旻
景行畧遠征討是務
授鉞倭武東貉兇懼
皤皤紀公風雲相遇
光輔六世百僚取度
成務創制郡邑所由
造長稻置棊峙星稠

閔彼仲哀命之不脩
陟方而崩於海之陬
桓桓神功鰈域揚旐
爾王我犬新羅為沼
胎中天皇生而異表

上號應神昌厥靈兆
王仁獻經文教以隆
讓璽皇子匪私維公
噫嘻烈矣伏劔明衷
仁德登極高津之宮

炊煙不颺帝心如疚
除役三祺居不厭陋
天人應感百禾暢茂
大哉王言民富朕富
履中亙正祚僅六年

允恭甄姓以叙百官
安康罹難雄畧誅姦
生而髮白清寧之賢
顯宗仁賢生偕同苦
揖遜相繼後先交輔

孝悌之化藹被寰宇
嗞嗟武烈獨專於武
繼體善後禮賢舉材
安閑宣化熙熙春田
欽明之朝忽生禍胎

惟十三年竺書西來
敏達用明或信或否
崇峻遇弒推古握紐
政由太子位則母后
度僧剏寺神區始垢

舒明皇極垂簾政清
孝德興治百物正名
冠十九階八省以貞
皇極重祚更稱齊明
偉哉天智芟夷姦鹿

執喪六載研經勉學
有臣鎌子侍謀帷幄
黼黻皇猷粲然超卓
天道是非有時不徵
大友斯亡天武斯興

逆取順守　前軌是弘
内有慙德　終歸小乘
好禮持統　母儀端正
文武稽古　乃定律令
大寶之典　千秋金鏡

上之七

元明元正　南都方盛
聖武佞佛　稱三寶奴
立寺造塔　寫經鑄軀
嗣以高姬　有加無渝
稱德孝謙　崇號獻諛

初立大炊　廢之復代
將俾奸僧　竊九五位
神誨忠臣　始寢其議
吉備元老　空居咼禹
光仁韜跡　安全國儲

上之八

天智之胄　再御堪輿
化尚清簡　四海晏如
桓武營都　永奠皇居
沈敏平城　妖蠱釀變
嵯峨銷鬩　仁風是扇

格式靡傳名以筆擅
淳和之朝茲多著譔
綜藝仁明史辭或微
刻縷錦繡傷農妨機
文德摘姦峻法立威

嘉瑞荐臻誰辨妖機
清和寛恕治稱負觀
設常平倉軫念民患
良房基經為伊為旦
至尊仰成少出宸斷

陽成遭廢光孝無為
允明宇多洞視陰私
謀慮淵深獲良弼遺
惜哉醍醐信讒納欺
昌泰延喜廷多君子

大賢放遠小材容邇
質匪不懿權姦蔽美
疇謂極盛是衰之始
聿曁朱雀叛盜寔繁
西有純友東有將門

將當其器　斬頭懸旛
天皇號院　帝是為源
村上勤治　寛柔為道
主殿費燎　率分生草
天德之災　奈何其浩

玄遠叵測　豈無天道
冷泉心疾　枋委外家
以至圓融　頽弛益加
華山脱屣　翩其袈裟
一條稱才　徒誇藻葩

閔矣三條　喪明其瞑
凡此數世　戚畹薫灼
降後一條　而後朱雀
而後冷泉　王室日弱
穆穆兖冕　何為乎朝

攸崇緇流　所好素腰
野多寇賊　天則孽妖
卓然奮厲　唯後三條
總攬乾綱　抑奢率儉
置記録所　躬親考檢

盡罷莊園藤氏斂𨁝

郅隆之復已見其漸

時乎命乎中道天折

億兆不幸千載嘆惜

○上之十三

大統歌下

鹽谷世弘著

王室之隆體忠尚質
畏天敬神武不嗜殺
擧賢無方重農惟邸

及其衰也專精事佛
崇飾寺觀貲力大屈
政流文弱君臣驕逸
外戚跋扈婦縱長舌
九重萬里孰問民恤

粤及白河帑藏寔空
獻穀進帛爵祿卽通
公卿園宅究麗極工
錦衣玉食侈靡成風
四幸高野八登熊峯

慶像建塔釋氏惟崇
叡山園城凶髡興戎
院宣卌年潰潰内訌
堀河鳥羽徒爲旒綴
源氏鎭東人懷恩惠

覇業所基既兆大勢
法皇登仙鳥羽蹈弊
牝雞司晨禍起内嬖
含憤崇德閲凶近衛
一朝亂發後白河帝

保平之際叛逆相繼
至哉經訓二南冠詩
禮重大婚萬世常規
關雎失化事乃至斯
奈何後車弗戒以隳

二條荒色大倫是虧
幼冲六條昭穆失彝
肆逮高倉戚族擅私
旐子倒矣自安其危
賢若重盛罔之能救

諸源勃興與平相搆
源有神將平無堅堠
遂使安德倉皇西狩
寶劔沈海大福不復
征夷開府控制宇宙

胙土分封守以介冑
形勢一變大輦其舊
自此以往萬乗如綖
曰後鳥羽曰土御門
迨順德時揚纛控弦

王師失利三皇遠遷
陪臣陸梁轉坤旋乾
鎌倉九世延延綿綿
殪源立藤承以皇親
誰其為之北條氏云

後堀河禪而四條紹
而後嵯峨而後深草
而龜山帝爰觀海表
蒙古呑宋謂我褊小
遣使徵貢貪婪罔飽

送僧為間厥計何狡
允勇時宗戒衆勿擾
却書弗應斬使以討
維忽必烈耀武來讎
天怒神憤大風覆舟

十萬之軍悉飫蝦鮋
實後宇多弘安之秋
曾不幾時朱明效尤
將又逞欲其臣進謀
祇取禍耳毋重前羞

烈烈威震百世遠流
次曰伏見曰後伏見
曰後二條曰花園院
後醍醐時高時悖慢
擁立光嚴遷輿海畔

天不助逆人豈與叛
俊乂如雲剪除暴亂
進銳退速中道而倦
夔魖蔽聰狡貓助悍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藤公挂冠楠公自僵
南風不競僅保和陽
緊後村上以至長慶
與後龜山尚多忠良
奈何運傾東魚復昌

纂光嚴者　光明崇光
而後光嚴　後圓融皇
洎後小松　南北兵熄
神器入京　民得小息
延元而還　姦興忠踣

百世之下　血涙沾臆
天歟命歟　將由君德
彼昧義滿　志盈意得
位竊上台　貪冒罔極
受封明氏　涅汚大國

次為稱光　為後花園
後土御門　為後柏原
自足利氏　猥建諸藩
尾大不掉　元首惟癱
簒奪相踵　疆并弱呑

子弑其父　弟殺其昆
倫紀廢滅　天地為昏
書之蟣紙　事奚足論
應仁之亂　近起輦轂
池魚延災　圖書卷軸

昏迷義政　樂禍為福
游宴東山　黠茶蹋鞠
後奈良朝　益復蕩覆
降正親町　群雄逐鹿
甲呑信駿　越噬北陸

毛利北條　東馳西蹴
織田右府　崛起尾城
取濃略勢　徇江入京
遂代室町　爰主齊盟
既而被弑　追後陽成

豐臣代覇　四征不庭
西伐嶋津　九州斯平
東討關左　莫之敢爭
既盪奥羽　一匡寰瀛
猶有餘勇　馬躍士舞

問罪朝鮮　八道卽擧
思以長驅　俘馘朱父
建號禹域　以撫四宇
天不假年　中還師旅
赫赫照皇　光臨萬古

天定勝人　循環有叙
亂極復治　禍窮為祜
上之聖朝　後水尾承
其征夷府　江門寔興
既壓螻蟻　虎嘯龍騰
又熸螢爝　霞蔚雲蒸
翼戴王室　輯柔蠻貊
經野建矦　遴賢任職
黎元驩虞　邦牢磐石
一統之治　維萬維億

下之十三

嗚呼日域　陽精所鍾
薫蒸生物　穀美財豐
人根忠信　君嚴臣恭
所以皇胤　與天无窮
勿謂覇興　靈圖生蠧
從幕府開　鼎璽倍固
中材易保　昏暴可助
睿聖之作　有時有數
紛彼唐土　秦暮漢朝
逖彼洋夷　南市北交

下之十四

一由國貧一由俗澆
以比於我如壤與霄

二千四九十六字

山縣藩井上後文書

齋藤竹堂（馨）著

盡忠録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仙臺静雲堂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仙臺靜雲堂刻本影印

齋藤馨著

國分平
白石時康　同校

盡忠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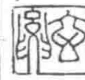
仙臺書肆　靜雲堂藏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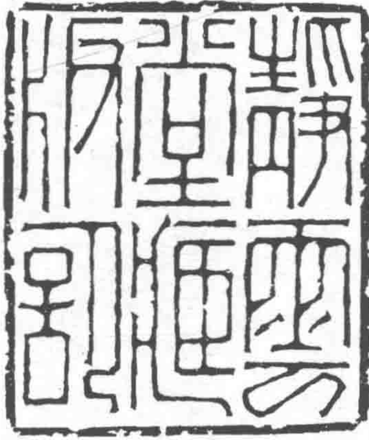
盡

忠

此二大字寫嵯峨陛之中四世
肖如細時所手　伊達藤公
宸翰也因福源所揭其揮
照得本之友句

仙臺坂川勤洛發



自序

古人云君子與小人爭。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君子以優柔寬宏之心。與周思密慮擧無遺算之小人相當。其至敗蹶顛頓者。固其所也。是故漢宋之黨禍。皆以君子之如是其夥。而駢首排肩。以嬰小人之羅網。一敗塗地。蕩然無餘。而況一君子之孤忠遺直。孑然抗議於小人盤據充塞之間。而屈元憝撓宿猾。使其情見辭詘。緣飾同護之不暇。振古所未嘗有而其有之。我藝州君之於寬文之際是已。方此時藩侯幼冲。憸壬得時。抱報國之志者。後先就禍。擧國屏息唯縱姦黨所爲。而莫之問。君以公族之重。而不與政務之勞。故姦邪之心腹腎腸。隱微深遠。未能得其要領。晻然屏處。不動聲色。及郡境之獄起。奸吏情狀。確有所見。乃謂是可據以槪姦黨之素謀矣。遂決死而上疏。以求幕廷之議。不過一再按問。而忠邪之迹。判然若揭。雖一旦膏身賊鋒。而宗社儼然。血食不絕。六十萬石之封土。得與山嶽同其安者。非君之力而何哉。是無他。能扼其要而據不可掩之迹。加以決死而持確乎不拔之志。故姦黨雖繁羅織雖密。而若腐草爝火之於日月。欲無消滅。亦不可得也。但世譚是事者。至以稗史野乘之僞造訛傳。而誣當時之事實。則君之精忠大節。因或不彰。而其所贊稱嘆美者。皆屬影響。竟於君不相干也。生且長於君之遺澤若余者。寧可任其如是。而莫之辨正乎。於是參酌考覈於古記圖譜之間。著爲一卷。且序而論之如此。

嘉永二年己酉秋八月　　齋藤馨　識

盡忠錄

引用書目

肯山公治家記錄
肯山公一代日記
桃遠境論集
兵甲記
仙臺懲毖錄
家藏記
伊達舊臣傳記
忠不忠記

伊達安藝譜
亘理家譜
在田俚諺抄
里見重勝墓碑銘
新編東太平記
諸家深秘錄
南熟乘抄
仙臺人物志

盡忠録

齋藤馨　著

仙臺　國分平　校正

白石時康　訓點

義山忠宗法號。嗣侯指綱宗。

明曆四年七月、義山公薨、嗣侯美作守襲封、萬治紀元十二月、轉陸奧守、二年三月、世子龜千代生於江戸邸、四月侯始就封、延見諸臣、三年覲於江戸、侯素行淫縱無撿束、事聞幕府、七月命幽於別邸、世子甫二歳、襲封、

龜千代襲封　龜千代後稱綱村、即是也

兵部少輔伊達宗勝、右京亮田村宗良、倶攝行國務、

宗勝宗良攝國事

宗勝、貞山公之第十二子、宗良、義山公之第三子、皆爲嗣侯諸父、（兵甲記、肯山公日記）而宗勝子市正、娶幕府大老酒井雅樂頭忠清女爲妻、故宗勝倚賴之、遂有奪宗之志、日弄政柄、士民懷怨、宗良諫之弗用、以故往往稱病而不出、（懲毖録、家藏記）

市正娶酒井雅樂頭女　東市正宗興

宗勝奪宗之志

九月、幕府監察使津田平左衞門、柘植平右衞門、至仙臺、名諸老臣戒喩之、令其親睦無事、爾後毎歳爲例、

幕府監察使至

先是封内之驛標禁榜、皆係國老連署所設、宗勝自擅威福、不敢奉宗家之法、別自設禁榜、國老奥山大學心非之、請於幕府、執政改宗勝所設、（兵甲記、懲毖録）

宗勝不奉宗家法　大學常辰

初宗勝請老侯以加祿、老侯命大學及茂庭周防、議定其封邑、周防所議地

周防定元

頗少、宗勝怒、遂從大學議、加賜八千石、後奪周防職、加賜大學秩、擧爲國老、至是大學矜功驕人、沈湎酒色、營私害國、

奥山大學矜功

伊東新左衞門重義、里見十左衞門重勝、劾疏激切、宗勝又收大學職、以原田甲斐、伊東新左代之、

甲斐宗輔

甲斐性姦巧、媚附宗勝、以自固、新左廉直不阿、乃知宗勝之不可與謀國事、固辭不聽、因請宗勝及田村氏曰、事如所請則就矣、不然就亦無益、其言曰、二氏爲宗家竭力、宜致命不憚、且其言之有少裨於國家、雖芻蕘毋敢拒、又曰、毋得事不係於國家、而以二氏之私黜陟人、或有勸謀其自利者、二氏宜以爲已冦而遠之、又曰、二氏毋或相猜疑而生隙、二氏善其言、因送誓書、新左無幾病死、

原田甲斐姦巧

重勝仕義山公及老侯、爲扈從頭、既致仕、而漸見宗勝之情狀不可測、謂國家方危、不可無一言、及宗勝就邑、欲相見於府而面責其罪、不聽則將有處也、請之再三、宗勝託病不見、遺書曰、欲有言者、宜言於原田甲斐、吾將同田村氏聽於江戸也、重勝不得已、裁書極陳其處置之邪曲不公若干條、託之甲斐以送於宗勝、宗勝大怒、將處死刑、宗良救之、僅免、重勝無何死、初重勝將草書、遣遠藤平太夫、伊東七十郎、來告我藝州君、君固

國家不可無一言

宗良救里見十左死

藝州君憂國事

憂國事而平素不與政務、故靡得其要領、於是因重勝、言與書宗勝、以使其自改、宗勝不納、慢辭答之、（兵甲記、總録）

侍臣嘗食斃

寛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侍臣薦食於侯、先嘗之仆、皆以爲異、乃與之於下卒及狗二匹、亦仆走告於二氏、即夜宗勝命熊田治兵衛、殺侍醫河野道圓、併殺膳官、不知其何故、（家藏記）是時橋本善右衛門、大松澤甚右衛門、白野次右衛門、富田二左衛門、皆

侯左右皆我黨

爲侯傅、不肯附宗勝、宗勝謂除之則在侯左右者皆我黨也、因欲誣罪而却之、宗良曰、彼侍幼主、夙夜匪懈、其忠可稱、而今欲除之者何哉、於是四士亦僅免

（忠不忠記、伊達安藝譜）有渡邊金兵衛者、爲人姦而多智、初爲小吏、宗勝擢爲監察、累遷爲扈從頭、金兵衛大悦、遂

渡邊金兵衛爲宗勝股肱

爲宗勝股肱、威燄愈熾、自是舉附已者薦用之、否者讒毀陥之、人望而畏焉、（安藝譜）七年四月、監察使至府、故事監察使至、必見藩士於城上、有賜杯之儀、一國老、次少老、次國老之子、於是古内源太郎、伊東采女、

采女重門

皆其父嘗爲國老、宜次少老、而金兵衛故違其例、卻二人於諸有司之後、采女曰、饗幕使於城上、頗爲盛

七十郎廣孝

儀、而其妄枉如此、安可默止、乃使族七十郎及氏家

傳治素行

二老答辭異同

傳治、見柴田外記、原田甲斐、請正之、二老答辭有異

主水姓元

同、七十郎將上書幕府、以陳宗勝姦狀、采女亦與其議、宗勝命召之茂庭主水宅、將誘而擒之、二士諜知之、謂被究而死、不若撃兵部而死、將率衆而襲一關、臣屬承宗勝意、擒二士告諸府、命幽采女、斬七十郎

式部宗倫

流傳治、（肯山公記録、兵甲記、總録）是歳、我與伊達式部、桃生遠

桃生郡境獄起

田郡境之獄起、初遠田郡小里之野、與登米郡相接、

歷歷有證

而其爲我邑、歷歷有證、式部乃以爲登米赤生津之地、君恐以區區草野、啓國家之事端、枉付之式部、至是式部分與桃生郡深谷大窪村於若生半右衛門、君與書郡宰山崎平太左衛門曰、桃遠二郡之界濫

久矣、令大窪居二郡之界、宜我與式部臣僚相議分界築冢、然後分與他人、式部聞之、怒曰、我非以他邑與人、且至郡境、則事體自重、何得私議、向者彼將奪赤生津、而以非理、故屈令亦復爾耶、往復再四、式部

式部上書取決於國老

遂上書取決於國老、我亦不得已致之國老、九年二月、石川民部、伊達彈正、承二氏意、諭我曰、郡境之獄、在幼主時、頗生事、宜忍之、君曰、我證券具存、而諸公未嘗一覽之、不知所謂忍者何事、因出藩祖以來所賜證券示之、民部持去、五月、二氏來書又諭曰、今日生事爲不可之甚、卿老成人、宜自忍、付三之二於

桃生自取其一而不問其事之是非也君枉從之七月志賀右衛門濱田半兵衛来檢二郡之界監察令村善太夫横山彌次右衛門監之而皆承宗勝意故枉成界甚不公平遂爲券使我臣印之不聽強使書其事由君恚曰官之檢視實在糾察邪正而其枉濫乃至此國憲何由而立遂告國老請按問甲斐誣以非理郤之君乃告二氏宗勝不肯究詰矯告幕府謁者畠田出雲守大井新右衛門妻木彦右衛門使郤之十月謁者遣茂庭主水持書與片倉小十郎至涌谷致之曰國侯尚幼欲鞠諸吏不公事或傳播非侯

家美事足下宜自忍以俟侯親政之日而其與小十郎書中有事既聞執政卿等宜熟議之語君謂二人曰此舉專爲公室計而謂有不利者吾所不解也二人乃去君裁書付主水致諸謁者曰宗勝等刑戮大臣且不顧而今何必憚此一二姦吏哉且承既聞執政是所固願也敢請諸公爲敝藩致意（桃遠境論集）十一月監察使内藤新五郎牧野數馬至君又欲擧以告之館伴松坂甚左衛門豊島久太夫菅野莊左衛門多箇谷市左衛門皆姦黨堅防他人来往君陽爲平常侯問書遣之館伴知其有異告柴田外記古内志

志賀濱田檢二郡之界
枉濫至此
宗勝矯告幕府謁者
小十郎景長
專爲公室計
館伴皆姦黨
外記朝意　志摩義如

摩曰宜如之何二老亦察君意命曰事或異常然巨室孰爲誰敢郤之松坂多箇谷乃因片倉茂庭二氏阻之君曰吾既訴於執政何憚於監察使而中沮之乎子等宜卽致之館伴不得已致之監察使君尋至面陳之監察使慰喩遣去屋代五郎左衛門亦欲上書於監察使懼爲館伴所阻未發木幡源七郎亦與之同志相議曰香曾我部隼人與監察使内藤氏臣木村與左衛門有舊卽作隼人與木村書假造柴田外記副書遣之必達然徽臣署名不若概稱一藩士臣也乃概稱藩士條列姦黨危國狀達之既而二十

相謂前書既達然不署名或疑爲安藝之黨更欲署名上書糾合同志得早川八左衛門飯淵三郎右衛門大河内三右衛門協議草書要監察使歸路於来折上之十二月侯有元服之儀幕府賜偏名曰綱村任四位少將陸奥守（兵甲記）是月謁者馳檄名君及柴田外記檢地諸吏君自謂宗勝結姻侯伯而頗得幕廷情謟我以遠陬陪臣與之相抗非死則莫之能遂也翌十一年正月名僧石水請法謚石水乃撰謚號曰見龍院且作禪語問之曰如何是劍刃上事君曰法戰場中立勝旗又問意旨何如曰無二亦無三又

巨室孰爲誰敢郤之
屋代木幡同志
侯元服之儀
非死莫之能遂
見龍院

見危致命
藝州君至江戶
美濃守正則
從者之多固其所
老侯賜書藝州君
宗勝矯辭爲書
大井新右名問藝州君

問何如是生死大事曰一超直入如來地石水曰見危致命非君誰能了之三嘆而出（境論集兵甲記懲毖錄）二月二日君發涌谷十三日（肯山公日記作十一日）至江戶宗勝請執政稻葉美濃守曰安藝以事至都從者二百五六十人過衆宜減且其入都宜寓於麻布邸而不謁幼主及藩士亦不可與相往來乎美濃守曰安藝大藩巨室從者之衆固其所也不得以尋常罪囚視之寓於麻布不謁主皆得其當而若藩士則從其所欲可也於是君宿逆旅一夕乃入麻布邸（肯山公記錄境論集兵甲記在田俚諺抄）時老侯在品川別邸賜書于君命津田玄蕃致之玄蕃轉致於宗勝其書蓋以爲卿竭志於公室苦心可想今後凡百國事任卿處分耳宗勝與姦黨相議矯辭爲書曰方今無事卿何所見而抗言於幕府耶宜速歸國我謝之於執政猶可及也君見之憮然老侯怪其無答辭使人來問君以故告老侯乃別造書以賜君始知爲所賣因謝於老侯（家藏記）十六日大井新右名君於其第與島田妻木二氏同聽之尋召志賀濱田今村横山四人問檢地事四人曰非有地圖則莫詳也乃取地圖今村曰此獄敗者利於敝藩乎抑勝者利乎願諸公熟慮之乃就圖說之二十七

藝州君上書執政
里見十左衛門
渡邉金兵衛今村善太夫
伊東采女
小梁川市左衛門
茂庭大藏山崎平太左衛門
石田將監

日君遂草疏上之執政其言曰陪臣宗重謹言寡君陸奥守甫二歲命襲大藩臣輩無任感激之至各相警戒欲脩國務以俟寡君之長而近者國是日非人心洶洶莫安其所且舉其大者言之里見十左衛門爲人忠誠嘗諫兵部所爲之非兵部怒某與書說其宜從諫兵部愈怒及十左死絕其後不祿是其一也渡邉金兵衛今村善太夫一藩皆知其邪佞而兵部擢用之某以不與國務故未詳其狀及郡境之獄起今村以下諸吏來檢某始見其姦故欲正之而兵部百端回護是其二也伊東采女爲功臣之後而收祿拘之其族宗休夫婦七十郎處斬善右衛門命自盡子三人及氏家傳治處流是其三也小梁川市左衛門先君命爲主計及其得罪兵部右京議之不決遂錮市左及但木下野是其四也茂庭大藏與山崎平太左衛門爭境兵部奪二人職共禁錮之併幽粟原覺左衛門富田四郎兵衛放堀野九八郎奈良坂源左衛門其他使四士入寺謝罪是其五也石田將監亦寡君之族而收祿放之併逐長沼善兵衛殺長沼玄叔是其六也兵部以其私而親疏於國老國老胥議定盟一心以奉國家而或有負兵部威權而不從

板倉內膳正名問藝州君

內膳正重矩
但馬守數直

者、是其七也、建櫜之後、闔政宗忠宗二世、舉秩百貫以上士處法者、止六七人、及今主之襲封僅十年、勳舊臣士、斬殺禁錮、以某所聞、既不下九十人、是其八也、凡是數者、皆國政之失其宜、而民庶之不能措手足者、問諸國老及闔國士民則可知矣、非某之所敢緣飾附會也、敢願幕廷明議斥其私枉、而慰一藩人士之望、宗重頓首再拜、疏既上、三月四日、執政板倉內膳正名君與土屋但馬守同問之、君以行人蜂屋六左衞門爲導、往至其第、從上疏每條細陳之、既而退、二執政送之、且曰、所欲言者、更言之、勿敢少遺、七

兩執政按問外記甲斐

日、板倉氏與土屋氏名外記甲斐按問之、甲斐陳辭牴牾、命名古內志摩於仙臺、十四日、津田玄蕃渡邊金兵衞今村善太夫連署封事上之、謁者謁者曰、所言者、利於陸奧公乎、我則致之、今封事不知爲何等狀、我不能致之也、還諸甲斐、甲斐遣福田五郎左衞門上之板倉氏、閱日內膳正還致諸甲斐、二十二日、志摩始至、執政名問一過、與外記所言皆得其實、而

甲斐詐僞頗露

甲斐之詐僞頗露、肯山公記錄境論集兵甲記俚諺抄〇家藏記云、君與甲斐對質、君所陳二十一條、甲斐往往辯白、有五條未白、而至置毒一條、則余無答辭、內膳正怒曰、汝禽獸、何不下席去、因顧雅樂頭曰、事既決矣、公尚以爲何如、諸執政同辭曰、無復可議也、乃散去、既而雅樂頭拵諸執政曰、

甲斐尚欲有言、願諸公未聽之、遂有二十七日之事、是與諸書所載不同、而所謂二十條者、今亦無傳、恐其出當時訛傳、而非其實也、故不取、二十七日、甲斐夙至板倉氏、請曰、願賜謁見、將有所言也、內膳正謝曰、今日將與諸執政同聽之、少間乃來、既而甲斐復與君及外記志摩從六左至板倉氏、則內膳正既往酒井氏第、曰、迺來于彼、於是皆至酒井氏、諸執政謁者皆在焉、名君及

甲斐詞愈屈

諸士、逐次問之、甲斐詞愈屈、事既畢、諸執政將散、諸士隔席而坐、島田氏與志摩議事于別所、頃之、大井氏出、甲斐曰、僕欲有言、而訥不得達、冀上一書、新右

尚欲伸既屈之前辭乎

曰、汝尚欲伸既屈之前辭乎、不顧而入、君謂甲斐曰、

卿無別辭、而每次陳之、毋乃失國老之體耶、甲斐爲過君後者、宣言曰、以汝故已、拔刀斫君、君亦持刀擊

甲斐斫藝州君

甲斐、不能深入、創既劇、爲甲斐再斫、乃斃、甲斐將進內廳、外記六左志摩先後皆至、擊斃之、外記六左被創、肯山公記錄及舊臣傳記、世傳、島田出雲守手斬甲斐、而當時諸記無所見、且據蜂谷可廣我自斃甲斐之說、則斃甲斐者、非出雲守也明矣、諸執政出視之、莫不惜君者、志摩曰、敝邸騷擾、願往鎮之、不聽、肯山公記錄境論集兵甲記、會柳川侯立花忠茂來命齋藤木工允往衞藩邸、曰、姦黨生變亦不可知也、家藏記、既而宇和島侯伊達宗利請酒井氏受外記、六左就養焉、志摩從之、外記卽死、翌

外記六左死

字字忠義所注

兵庫宗元

金子平賀護衛幼主

幕府召侯入朝

日六左亦死。兵甲記於是我士村田勘右衛門奉君骸於芝東禪寺火化之。遂奉遺骨歸葬于涌谷圓同寺。土屋氏臣曾我市郎左衛門致書我士亘理善左衛門曰、藝州君上書、字字忠義所注。諸執政擊節嘆賞。聞既傳覽於天下諸侯。亦諸君之榮也。境論集君訃至涌谷、兵庫君卽與書片倉小十郎曰、先人爲國致命。某亦知有此事久矣。謹戒邑中士民、不使紛擾、自今之後、舉某一身、唯命之從。時論偉之。忠不忠記家藏記先是渡邉金兵衛以下撿地諸吏各處禁錮。而金子長右衛門節繼平賀源藏某護衛幼主、晝夜不去其側。十數日、至志摩歸邸始止。四月三日、幕府命付宗勝於松平土佐守拘置之。曰、汝老成、能知先世事體、而不能懷服士民、使甲斐有狂逆之舉。皆汝罪也。付市正於小笠原遠江守、曰、以父罪也。令宗良幽於其邸。曰、汝多病、不與事。故罪從末減。六日、召侯入朝。下令曰、此舉罪當收封。而方且幼齡、事皆係宗勝宗良諸人。故置不問。今後乃不復待他人攝務。諸老恊議輔之。事或不決、宜使伊達遠江守立花左近將監聽斷之。二家皆藩之親族也。晦日、執政又命曰、安藝忠誠之士、宜使兵庫襲家、柴田中務亦宜襲父邑及職、片倉

忠烈無雙

藩使原田帶刀等自屠

堀内總左諫帶刀

總左遺書

甲斐母惡子逆

侯賜兵庫君五大字廟額

小十郎爲城主。且多病。然今國老乏人。宜使其與聞大議。島田氏與書兵庫君曰、藝州忠烈無雙。官家感賞之餘、欲使卿速襲其家。命既下。卿之來拜非遠也。宜相見叙二世之誼。六月五日、藩命原田帶刀飯坂忠次郎、平渡喜平次劔持五郎兵衛自屠、皆爲甲斐子、併殺帶刀子采女伊織。甲斐母付伊達千代松拘置。甲斐妻及帶刀以下妻皆拘諸處。其他姦黨處罪有差。初帶刀及諸士以片倉隼人言、將據邑而戰。堀内總左衛門諫之曰、先君大逆自招。死亡何怨於藩侯。果據邑者、愈倍罪耳。皆從之。隼人以爲不可帶刀殺之。既而帶刀以下賜死於府。總左在邑伏劔死。遺書曰、私意原田氏勳舊之家、或不以先君故全除。而今如此。將何獨生乎。聞者憫之。兵甲記或云帶刀將據邑、片倉小十郎誘而致之府。事遂至此。家藏記前是渡邉金兵衛拘于伊豫吉田撿地諸吏拘于宇和島。而金兵衛不食死。甲斐母亦愧其子逆惡、見婦供香花於靈牌、怒擲之、且罵不絶口。後亦絶食而死。安藝譜七月、兵庫君至江戸拜恩襲。入朝、賜謁。後延寶四年、侯始覽藝州君上疏、大感其忠、賜書於兵庫君、賞稱之、且親書盡忠見龍院五大字、俾爲廟額。而郡境之事、

未能復其舊也、元祿十年、幕府命修諸國地圖於是
君致意於國老、請革寛文郡境之濫、乃借正保中義
山公所上地圖在幕府者、與我證券相照、破壞新冢、
一復正保之舊、而其局始了矣、境論集、

藝州君慷慨

附録

藝州君遺事

藝州君名宗重、小字虎松、長稱信濃、後稱安藝、祗功君定宗之第二子也、初爲天童頼重嗣、以其女爲妻、名頼長、稱甲斐、及兄宗實卒、遂復本氏爲嗣、亘理家譜 卒年五十七、寛文初、伊達宗勝挾私、當國財賄日乏、遂欲倍賦税、以贍之、君慨然曰、某在宗戚之列、坐糜祿粟、今國窮如此、安得拱手莫救乎、冀舉采邑以給國用、幸不至加賦國民、以規錙銖、某糊口親戚、得免轉壑、亦可以報祖宗數世之恩矣、其言慷慨激烈、二叔

藝州君氣度

慰喩再四乃止、在田俚諺抄、及其將之江戸也、區處後事周詳靡遺、足見其從容不迫、氣度之宏遠、而若其大綱至節、則本文備焉、緒餘涉吟咏、亦清秀高古、雖專

專門操觚者有媿色

藝州君詩

門操觚者、且有媿色、而餘稿散逸、寥寥罕存、僅得其一二首以録存之、其春白禪房云、細筇輕屐弄春晴、閑步偶尋舊化城、百八念珠煩惱盡、三千世界道心清、飛花滿逕無人迹、落日深林有鳥聲、歸路不須借燈燭、東山已上月光明、春江夜興云、一堤垂柳緑兩岸落花紅、不及茲時樂、何能語世豐、舟行春月下、个語水烟中、瓢酒傾猶好、箇情誰得同、亦足以窺其一

斑也、參録所見聞

里見重勝傳

元勝復讐

紀侯聘元勝

里見重勝、稱十左衛門、父曰元勝、其先出於安房國主里見氏、初里見某出房仕羽之㝡上氏、相襲數世、慶長庚子、上杉景勝舉兵來攻㝡上、元勝防戰有功、重勝墓碑銘 而其父爲族越後所殺、元勝復讐去寓仙臺、墓碑銘、東太平記、○東太平記元勝作勘四郎 生重勝於宮城郡、又報其岳父之讐、一旦聲譽藉藉、紀侯頼宣厚聘招之、爲司旗隊將、重勝襲之、有故與人生事、至相殺、乃去、紀侯不窮其所往、且屢存問之、墓碑銘 義山公素欽其名、收而

義山公祿重勝

重勝嫉坂元八郎左衛門

重勝論倍税可否

祿之、爲近侍、性果毅明決、又好學、頗蒙公寵、加賜秩祿至六百石、寛文之初、嗣侯尚幼、不能躬知政事、伊達宗勝、田村宗良、相與輔之、群姦黨附、務規私利、重勝嫉坂元八郎左衛門之最害于時、適因事有異言、遂與書期日、與之鬭死、八郎意沮、託以公事緩其期、宗勝遣大條監物、片倉小十郎、茂庭周防調停之、重勝不得已從其言、是時國用日乏、宗勝欲倍賦税、下衆議可否、重勝曰、苟爲公室者、誰肯憂賦税之倍、但見近日之事、無有大勳勞于國、而加賜采邑、或無故借官金以自給、或以工匠優人之徼而獲重俸、或務

重勝譴責與山大學
重勝請謁宗勝
國家存亡在今日
重勝忤宗勝意

新墾廢良田或閉糴於他州而強買納於官凡如此者安得財用之不窮乎今執國政者不此之議而徒務倍賦稅非計也反復言之既而重勝見與山大學矜傲日甚臚列其狂悖狀面陳責之無幾大學奪職而宗勝之專擅害國莫之敢沮者重勝獨欲以死爭之（兵甲記）及其將就一關而過仙臺請面謁以有所言宗勝辭曰我攝國務非公事不可見人然既曰爲今室計置不問亦非吾意也宜朱書以陳之重勝曰書不盡意願得官僚參密議者與之備言以達於公宗勝曰原田甲斐將之江戸宜言之甲斐我與田村氏共聽於江戸矣重勝曰其事未必關係于田村公不待其同聽也乃書十餘條贈之且曰某平白之忠志公之所熟悉今以病致仕而見國家存亡在今白舍此將無可言也公察之宗勝見其書一二辨解以答曰其他皆與田村氏同議非吾所敢獨專也重勝又曰某固云非面不悉今也事情之不通果如此公何不使甲斐侍坐共聽乃免私謁之名宗勝曰然則何限甲斐宜併柴田外記同聽焉重勝從之往見將有日而宗勝遽發府遂不得相見重勝乃與書甲斐以陳前條之事由且請得名往江戸面謁細陳雖死不

盡忠録　十六　靜雲堂藏

虎岩吉兵衞激重勝
諸忠臣首唱

悔於是大忤宗勝意將陷重刑宗良救之僅免（兵甲記　境論集　懲毖録）會監察使至府虎岩吉兵衞激重勝曰子之抱忠志而不上書於監察使何也重勝曰吾思之亦久矣然接伴者嚴禁他人入館豈惜死哉死而無成吾所恥也吾將待時矣而無幾重勝以病死子曰勘五郎宗勝以父罪奪勘五之祿初重勝將與宗勝論事先以事情未告我藝州君後君上疏幕府大論姦臣罪狀第一條曰重勝誠忠之士宗勝絶其後其罪之最也事既定肯山公名勘五祿之而擧國皆知重勝爲諸忠臣之首唱矣（兵甲記　懲毖録）

不義之祿
草莽之臣
文字之交

伊東廣孝傳

伊東七十郎名廣孝肥前重信之孫也性驍傑好武又頗通文學（安藝譜）寛文初族釆女因國老命欲割釆邑與廣孝廣孝以爲事不出幼主之意是不義之祿也不肯受遂爲處士（肯山公記録　舊臣傳記）而常以國事爲憂適見宵壬撓政人心洶洶乃慨然曰吾居斯土食斯穀雖未嘗沾被藩俸亦草莽之臣也安得疾視姦黨之所爲而默默無一語耶因與釆女相議廣孝素與板倉内膳正臣池田新兵衞爲文字交已久矣遂見新兵衞陳其志致之内膳正内膳正時爲幕府執政

盡忠録　十七　靜雲堂藏

廣孝詰問原田柴田

宗勝聞之大懼欲因事陷刑會監察使至仙臺有諸士相見之儀宗勝授意渡邉金兵衞故卻采女於諸有司之後以怒之采女果怒遣廣孝及氏家傳治詰問原田甲斐柴田外記（兵甲記）時廣孝在江戸聞變走歸凡八日程闊一晝夜而至（諸家深秘録）於是廣孝論辨再四外記語塞謝其鹵莽之罪甲斐乃不服曖昧答之廣孝遂條書國事將上諸幕府以仰其裁決不納則以死請之事稍泄宗勝欲及其未發而處諸重刑命茂庭主水名致之廣孝同采女在其采邑桃生郡小野聽命至府頗疑其有異遣僕往視僕返報曰邏

死一耳

二士被捕

一舉鏖衆礪刃反有害

卒萃於茂庭氏各持捕具如將待公至擒之者廣孝曰我無辜而罹彼毒手以致死死一耳襲兵部采邑一鬭手挌殺兇人自逞而死足矣（兵甲記・懲毖録）采女止之不從（舊臣傳記）走歸屬衆相告將定部署而發衆皆諫曰此舉身死而家喪矣不若從命就府而存家也假令從命豈必遽至於死哉顧望閒衆皆簇擁縛二士告於府步隊長青木彌總右衞門押之去彌總抽廣孝刀見其不礪刃（邦俗將用刃研之必先礪而利之嘲曰寢起刃蓋謂起其方寢之刃也）曰子欲大鬭於一關而不自理刀劍何也廣孝笑曰斫一二人礪刃可也一舉鏖衆則礪刃反有害非子

行一不義得天下仁人不爲

廣孝絶命辭

輩之所知也既至府下獄廣孝謂獄卒曰行一不義得天下仁人不爲吾豈脱獄圖生乎子等勿慮也後斷食不下咽三十日作絶命辭曰心之本體寂然不動是學之德也我今有死而已志士可殺而不可辱也内省不疚吾將何憂焉絶食三十日書伊東七十郎廣孝與之獄卒後四日將刑於誓願寺河上吏曰彼絶食必憊不堪步宜輿載之廣孝曰吾抱報國之

抱報國之忠死於無辜

忠而死於無辜不出三年必爲厲鬼報之盍見吾精神所致絶食三十日且強健如此乎力蹈獄室椽下板訇然成聲不肯就輿行至河上坐劊手心怯斬首

廣孝學内藤閑齋

廣孝矯閑齋躁暴

及半而未殊廣孝從容顧曰勿遽也延頸就斬（本書云劊手萬右衞門罵辱之廣孝怒曰奴辱我我必有報同家其女遠狂竪禱無效作大施餓鬼會以謝之乃止懲毖録又載一說云廣孝存妖術爲遺斬者然而實不死剃髮逃於高野山其姪女所說皆事涉怪誕今不取）廣孝父母年八十餘亦見斬凡善右衞門自屠善右三子處流采女託伊達式部拘置（兵甲記）初廣孝從内藤閑齋學閑齋躁急暴怒廣孝諫止之不能改也一日采女會客閑齋亦至廣孝罵之稠人中閑齋色然手劍而起廣孝垂淨說曰先生殺我我亦不束手就死必相擊而死矣是先生一朝之忿忘其身而徒死亡益於國家何與平日所講相反也閑齋大媿謝

而止其爲人之概亦可見矣（舊臣傳記）廣孝既死後三年宗勝果敗如其言藩議襃右子祿之（家藏記）

朝意任國老 內藏重信

柴田朝意傳

柴田朝意稱外記但馬守宗朝子也食邑登米郡米谷（兵甲記）寛文中同富塚重信任國老各賜祿三千石（本書云此擧重信辭祿曰國老固我家之任也謹受命矣若加祿則將待侯長之日也強之不從無幾辭職而退朝意獨受祿不辭遂至死併而論之朝意似不若重信之清廉且有先見之明然朝意立亂朝而不去遂得手斃國賊至死無一言及私事則爲重信易爲朝意難優劣於是乎可判也）重信辭仕原田甲斐古內志摩任國老（舊臣傳記）甲斐與伊達宗勝相結納專挾私以黜陟人朝意往往有異議因謂

朝意異議

同執國命而事不出一途即不存志於國家者也自今而後爲同僚者宜誓戮力協議以禦外侮志摩從之而甲斐不聽事遂止（亘理家譜）我藝州君與伊達式部有郡境之獄致書三老請鞫有司不公之狀朝意志摩皆是其言甲斐獨拒而斥之君遂訴諸執政屋代木幡諸士亦欲致書於監察使以助之恐其不達乃僞造朝意副書以得達焉朝意聞之知其出於忠士所爲置不問聞者嘆稱其無我不可及也（安藝讖 兵甲記）君書既上執政併名朝意朝意至江戶邸侯親書古歌一首以賜焉歌云梅乃花香布春邊波暗部山闇仁

甲斐獨拒

朝意無我

侯書古歌賜朝意

越禮止著久曾有計留既而朝意甲斐皆有所言于執政甲斐言與朝意乖盭不合執政善朝意言且曰毋爲侯家憂也朝意歸邸告於侯及邸中諸士以鎮人心（肯山公記錄）執政尋名志摩志摩言亦與朝意相符於是甲斐之罪愈定（兵甲記）甲斐乘隙刃君將進及執政之座朝意從後呼曰逆豎爲主家生事尚將何爲手進擊之甲斐衷鏁子鎧不能深入乃回顧擊傷朝意額朝意刀短不及遠甲斐揮太刀二尺餘與相鬪朝意頗危蜂屋可廣走就刺甲斐酒井氏邸中豎然相提而未擊朝意將斃㠀田氏及志摩繼至始得免

朝意擊甲斐

蜂屋可廣刺甲斐

諸執政出視慰問之朝意頓首曰寡君尚幼所祈於諸公是已（肯山公記錄 舊臣傳記）岩淵某看護在朝意側曰得無一言貽後乎朝意曰爲國致命將復何言但恐汚衊大老之邸宅願速辭去因呼輿入座朝意叱曰輿入座何不敬之甚也然不能起遂就輿出門即死諸執政皆嘆惜焉遂命子中務襲職爲國老（家藏記）初朝意將就名也中務請從往曰此擧異於平日冀侍左右以備變故朝意不許曰是豈汝之所與知哉苟有變則吾既老矣死不足惜也不敢爲祖先辱汝勿爲念（忠不忠記 家藏記）別有一書細陳輔幼主養君德之事太

爲國致命將復何言

朝意不許中務從

朝意遺書

意以爲人主尚幼宜擇近侍以輔導於嬉戲笑語之間十五以上宜責以務孝弟慎朝聘鄰好攬士民心凡數十條議者以爲其言雖卑近而格論至理實有得於古聖賢之遺意焉。家藏記

蜂屋可廣傳

可廣常爲藝州君導

蜂屋六左衛門名可廣爲行人在江戸邸性廉直無絲毫婾婀狀當伊達宗勝弄威柄不肯與之屈下頗爲其所忌及我藝州君應名入都可廣常爲導赴執政第會原田甲斐刃殺君柴田外記亦傷可廣從後刺之酒井氏諸士叢兵來逼島田氏出曰勿敢傷也

六左衛門非生事者

醫縫可廣創

不借他人手

六左衛門非生事者也皆退去外記欲盥手可廣將起而汲水肩乃脫酒井氏臣山下源五右衛門扶之坐醫未縫合其創急名子半彌至可廣瞑目坐就耳曰半彌也不知何以至此可廣顧曰甲斐狂發余與柴田氏擊斃之不借他人手余二人之受創本邸諸士所爲而彼固不知事情所由其至此者宜也柴田氏老矣深創不知其何如閉目不復作語源五謂半彌曰乃父之創必不能保生子年少不宜無遺訓將命屏他人子且書遺訓持紙筆與之半彌辭曰父性嚴必不喜作此狀源五曰何不稱僕所爲因如其言

斃狂豎吾事了矣

唯柴田氏死可惜

可廣不脫上下服

可廣厲聲曰豚犬年已幾吾有長大之子何憂私事今狂豎生變所憂者國家耳然既斃狂豎吾事了矣無復待言也源五聞之曰吾過矣乃父之性宜其然也醫至視脈曰可也可廣掉頭曰吾自知死于此矣顧柴田氏何如耳醫曰亦無憂也可廣又曰吾知其深創意者既死吾輩千古死不足惜唯柴田氏死可惜已輿至就赴宇和島侯邸將舁上舍可廣叱之出輿扶肩而上未脫上下服見之若不安者半彌就脫之可廣笑曰果知其不安者猶可也今不自知服之爲何如也且吾上下服而死足矣竟不脫翌日名季

少年輩不解事

子長次郎而至甫十一囑曰今日父子之緣盡矣汝事兄猶父勿敢違命也遣去筆吏安久津九兵衛爲可廣知舊時侍其側問曰公劍刃剥矣甲斐豈衷鏁子鎧乎可廣曰彼雖狂悖豈衷甲哉又告酒井氏多傷者曰我爲彼所傷固也我豈傷彼哉而傷彼將不利于公室少年輩不解事或快而稱之不思之甚又問古内氏何以獨無創傷曰古内氏一人無事亦國家之幸也若皆死則誰了後事於是遂命九兵錄喪葬諸事與半彌曰向者在他邸故叱之也事既訖乃曰死期至矣勿須藥而猶以憂國家安危爲言至

愛國之言至死不絶口

死不絶口、死時五十八、可廣嗜國歌、將死有絶命辭、辭云　身仁積留老奈忘禮曽春波花秋波紅葉毛脆久散留世仁　半彌終喪襲稱六左衛門、記家藏

雜記

古内主膳先見

主膳重廣

義山公之薨也、古内主膳殉之、其將死、謂其子曰、我所憂於國者有二、嗣侯之嗜酒也、兵部君之有才也、是已、子怪問曰、嗜酒則聞命矣、有才之於國家也、似可賀、不可憂、奈何、主膳曰、才有數種、苟有才、而其心不出于正、則憂莫甚焉、兒輩屬目于斯人、他日必知我言之不誣矣、即就死、後十一年、宗勝弄權、伊東采

女爲其所斥、采女即主膳子、出嗣伊東氏者也、人服主膳之先見、而憫其後之不幸焉、在田俚諺抄、

左近將監忠茂

萬治初、侯有失行、立花左近將監伊達兵部少輔、使里見重勝傳命曰、侯之無狀、稍聞幕府、將有所處、故戚族相議、欲使侯讓封而老焉、若幕府有削地之命、諸士無乃異議乎、衆無敢應者、奥山大學曰、是國家大事、盍各言其志、皆黙然、大學扼腕曰、吾且陳愚意、侯少壯、即讓封、欲全家國也、幕府且削地、則讓封何益、且侯雖失行、未嘗觸犯幕府、何削地之有、若不得命、則舉藩有死而已、衆慨然從之、重勝又曰、二氏更

奥山大學言其志

有龜千代君在

有命、大藩非幼冲所克任、侯而老其誰襲封、大學厲聲曰、有龜千代君在、何更問嗣、若以他人擬之、則我百萬臣子、有何面目、能見藩祖于地下、衆又從其議、

造酒祐重直

貞享二年、肯山公使古内重直諏訪舊事、大學手書所對如此、舊臣傳記○按重勝忠直、今有二氏之命、不辨其可否、而傳之諸士、恐不如是之甚也、大學與重勝不相善、其言無乃失實乎、姑録備考、

桒名松雲、嘗謂人曰、吾初仕板倉内膳正、適有伊達氏之獄、内膳正歸自酒井氏、相語曰、今日奥州臣原田甲斐斬伊達安藝、柴田外記斬甲斐、酒井氏諸士不知事由、欲併殺之、古内志摩擲腰刀呼曰、大獄未

志摩應猝之智

決、同僚皆死、誰敢了此局者、某欲爲寡君保生、請勿誤某也、於是皆退去、志摩非有應猝之智、則豈得逃其難哉、是可以觀志摩之非苟生矣、仙臺人物志、

河内守止騷擾

酒井氏邸中變作、諸執政從者在門外、皆疑各主有變、相排而入、騷擾殊甚、監門者制之不已、酒井氏世子河内守、當戸大聲呼曰、兇人既死、諸公無恙、勿以爲念、衆即定、南塾抄、

石水、幕府麾下士、落合某子、薙髮爲僧、行脚諸州、未住于涌谷圓同寺、嘗與板倉氏有舊、以故受藝州君密旨、屢往還江戸、得伸當日事情於幕廷者、實與有

石水題詩

力焉、及事平兵庫君欲有所報、石水題詩於壁去詩曰石居水宿也風流到處溪山任杖頭此去禪棲天下濶扶桑六十有餘州遂不知其所往（録所傳聞）

姦黨遺種不容於世

渡邊金兵衛子爲僧住本吉郡某寺一日僧梵誦坐有旅裝者七八人皆至拽僧至里外斬首斷手足皆爲寸斷謂里人曰是姦黨子也故至此汝等棄尸勿葬苟告諸官汝等亦有禍矣乃散去吁自有寬文之事至此蓋亦數十年而人之不容姦黨遺種如此善惡之報可不畏乎（在田俚諺抄）

仙臺　佐藤竫書

盡忠録　終

明治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四年七月　出板

定價金廿五戔

相續人
兼出版　宮城縣平民
齋藤大三郎
住所陸前國宮城縣下
遠田郡涌邊村廿八番地

校正人　宮城縣士族
國分平
住所陸前國宮城縣下
仙臺區定禪寺通六番地

出版人　宮城縣平民
伊勢安右衛門
住所陸前國宮城縣下
仙臺區國分町五番地

岡千仞 著

涉史偶筆
涉史續筆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東京鉛排本影印

鹿門岡先生撰

涉史偶筆

明治十五壬午歲六月上梓

葆和史亭

涉史偶筆

光緒壬午莫春楊守敬題

序

吾友仙臺岡天爵。萬里走書。寄其所著涉史偶筆。曰將籍是書以圖不朽。海內交友寥落。獨有吾子。一言爲是書重也。嗚乎方天爵之與余及松本士權同寓浪華。據天下上游。日夜文酒相追逐。四方名流。結交恐後。自以爲意氣壓一世矣。會天下多故。勤王之兵。四集輦下。天爵奮然入京。以策干二三公卿。將有大所爲。既而事變沓至。百計皆左。不得意而東歸。沈沒於東僻。閉戶謝客。絕不與世相通。以其不得意者。一於文章焉發之。綴拾近古英雄逸事。每條係以議論。

蓋論古即所以論今也。而欲籍以傳後。其豈得已哉。是宜得能文如士權。敘以悲凉沈鬱之辭。而士權既已死爲義鬼。却獨眷々於萬里外之一故人。天爵之志亦可悲矣。恨余文辭拙陋。不能發揮其悲也。余歸鄉後。俯仰官途。耗精簿書。或至終歲不親筆硯。無復著作如是書者。而性亦多病。竊恐一旦奄逝。姓名湮滅。而不復傳後。頃者整頓舊稿。得雜文百篇。雖不足取裁於大方。亦平生心血之所注。後世未必無識之者。城北有多羅山。蔚然而深秀。其中可藏書。將欲得知己一言。以冕卷首。顧海內序吾文者。亦惟有一天爵而已。乃序是言以復。

慶應丙寅孟春月　　肥前大村藩松林漸撰

緒言

一余在鄉。將編一私史。日搜索諸氏史乘家譜。每得一異事。削繁揭要。積爲數十卷。顧余病眼。無能勝編纂。唯多年精神所注。不忍付塵煤。抄出掛織田豐臣德川三氏者。爲六卷。付剞工。

一本書每篇。書私見欄外。以資談柄。今修字句附篇末。固非仿史漢論贊。讀者看做一隨筆可也。

一每紀分爲上下二篇。上篇紀三氏事蹟。下篇紀諸雄與三氏同時者。及關三氏任方面之寄者。猶外史正紀外設前後紀。紀中越諸雄也。

一賴氏外史。流傳海內。村塾童幼。皆能誦習。故三氏事蹟。載在外史者。避而不犯。顧三氏山河事業。外史登以無遺。此書所錄。零碎瑣事。殆不爲體面。固不足怪。

一此書就原稿抄出十一者。他日將再抄爲續錄。上梓問世。

壬午一月　　仙臺　岡千仞誌

涉史偶筆卷一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織田氏紀上

右府枚巡拜觀音者歷覿上國。

太閤[illegible]史曰、里諺謂[illegible]吉[illegible]

織田右府幼名三助。自幼不羈。好出遊。遍歷村邑山野。無遠不探。常從一僕。枚巡拜觀音者。歷覿上國。履挾一壘斗。每至寺社。戲書堂壁。國人以其浪遊不尋常。作歌譏之。曰。三助公子。鳧耶鷲耶。泛泛終日。彼水之湄。

將慣勞苦。諳險夷。察人情風俗。供之他日大用[illegible]

丱具此見解。何等英器。豈常人所臆度乎。又曰幼名三助。據祖父物語。外史曰幼字三郎。

端午石闘

悉數十緡與衆、略不顧惜、已見將將之氣象、

右府童時。詣寺學書。時俗兒童至端午。投石競勝負。名曰石闘。一日端午。就母乞錢數十緡。約衆曰。能翼我者與錢。衆爭附。乃分隊石闘。部勒整然。闘訖奏凱。悉數十緡。賞有功者。觀者歎服。既長。任俠使氣。不拘細節。馳馬擊劍。創意製長柄槍。集年少。日夕演習。十六歲襲父業。嘗手擱一蛇。左右變色。咲曰。蛇無小大。皆能毒人。汝畏大蛇而侮小蛇。將敬長君而蔑幼君乎。左右默然。

剛武如斯。而後可以治室町弛廢之餘。立撥亂反正之大本。

禱勝熱田祠

今川義元已陷丸根鷲津二城。右府得報蹶起。曰已後。騎而馳。至熱田祠。騎能繼者僅千。率尸祝禱勝。曰。本社朝廷所以奉八劍。禱武運。鎮國家。降至叔世。皇綱解紐。明神不祚。虐臣得志。亂賊橫行。賊臣信長。繼弓馬之業。誓將挽回皇運。濟億兆之塗炭。今也今川義元畧駿豆。虐黎氓。上蔑朝綱。下違幕命。今而不加

右府豪邁、不信鬼神、神殿鎧聲、不過使人咒詛以作衆心、他日豐公禱嚴島祠、擲錢投之、亦仿右府也、

天誅。則封豕長蛇。何所不至。信長不自量。將與之決勝於戎馬之間。顧彼衆踰四萬。而我僅々三千。何異螳螂當車。蚊蚋咬牛。仰禱明神。鑒信長誠衷。煩八劍之威靈。殲兇賊於一擧之下。虔奉鏑箭。充牲牢之典。宜讀未畢。聞鏗然有鎧聲。右府啓容曰。神祚我也。禱辭武井夕庵所草。

右府以挽回皇運。利安萬姓。自誓。此其丹心可以鑒日月。白天地者。如之何明神不照其誠乎。又曰。

右府出兵長篠。亦祈勝熱田。忽聞金甲聲。曰桶峡之役。曾有此異。此役必大捷。託神異勵將士。或用

兵一術、一之猶可、再之殆瀆神靈矣。

贈義元首

義元既死、其將岡部五郎兵、猶守鳴海城不屈。右府遣佐々成政攻之。岡部謂曰、敗覆之餘、保一孤城于百萬重圍之中、將何爲。請致城如儀而退。信長義之、贈之義元首。

方主將授首、全軍潰亂之後、猶能守城抗敵、非眞勇者不能也。右府贈之義元首、此殆漢高示項羽首留人者、待敵不可無此禮也。

蹶畿內

右府氣蓋一世、故能如此、皆予所謂偶出獨入、莫我禁者、只其殘忍自用、以貽禍於人、此所以斃于光秀之手、殆亦天歟、

右府既克今川氏、將西、其鋒銳、裝從八壯士、取路奈良、出京師、謁足利義輝、遂見三好長慶、請納尾張、移畿內、朔任驅馳。義輝將聽之。松永久秀不可。齋藤義龍伏刺客十二人、要歸路。右府諜知、先使金森長近就其所伏而勞之。十二人愕然。翌日途要十二人、大罵曰、汝輩狗鼠耳、盍自量、唯受主旨狙我、其志可嘉、盍試刺我。十二人畏怖謝罪。是夜投森山、大雨、有所驚。自八風嶺至清洲、山徑十七里、一日而達。

白龍魚服、極是危事。唯天降右府、載定亂離、留俟所謂天授者、義龍輩欲爲豫且而得乎。

溫隆多々益辨、而漢高不過將十萬、取天下、固不必善用兵也、

周軍于過陝、兵道路、絲積川澤不乘、知其

間柿崎景家

上杉氏驍將柿崎景家、遣人安土、鬻馬。右府以爲可間、出百金購求、且遺書及虎皮。景虎聞是事、疑其召景家。景家辭讓抗辨不屈、遂手刃之。聞者寃之。

輝虎見視右府、而不知二三親臣亦在右府權謀之中。右府知略、固非甲越二氏所企及也。

修道路

右府命篠岡坂井高野山口四氏、修疆內道路、出金五百兩米五百石充用、四人測遠近、置驛舍、大道廣四間、支道三間、改迂迴、塡汚池、鑿岩石、除高底、道旁

必亡、蓋見紀綱之不立也、右府在干戈搶攘之中、便能如此、可以見百事莫不舉、觀風者可以察、

常盤失節倚寄平氏、盡己貶之、尤曰、爲平

植行樹、津梁關門、皆有畫一之法。四閱月成功。是時兵革連年、所在道路毀損不修。至此四方傳稱、商旅雲集、國人謳歌稱其澤。

右府入京、盜賊絕蹤。夏日行旅、就樹陰、垂橐而眠。在兵亂之中、咄嗟立此政蹟、何異王景略治秦乎。

卹民難

右府用心民事、一日放鷹、見一老媼哭路旁、問故、曰、里長占奪田園。右府大怒、命丹羽長秀召里長鞠治、果如媼言、乃取其屋宅田產賜老媼、以懲豪右兼幷。

美濃山中有一村落、曰其先爲平氏殺義朝妾常盤、

氏沒常遣不可報。

邑里不齒。呼曰猿。右府過其地曰。豈有謂人猿之理乎。賜綿布十匹。諭村吏。爲之區處生理。莫得外視闌者稱焉。

常盛委身其讐。以存源氏一線脈。其深心苦行。千歲之下。使人慼然。宜時人賤殺者至此。

池田佐々二將讓首功

右府攻齋藤氏。池田恒興與佐々成政獲其宰齋藤又左首。及論功。二將讓功不決。右府意色漸惡。僧島藏主善諧謔。在旁。曰此首非恒興所獲。又非成政所獲。譬猶甘瓜蒂腐墜地。信長大笑。

談言微中。使人不覺失笑。亦曼倩之流亞。

將帥讓功。一大美事。信長之惡意色。已失。而島藏主以諧謔收之。爲失愈甚。又曰。外史記池田信輝佐々成政交刺敵將稻葉氏。讓首不敢。恐是一事而兩說者。

嘲松永久秀

右府與松永久秀善。一日語曰。子智則智矣。而有一事未了々者。久秀請教。笑而不應。強之。乃附其耳曰。子未知取富貴之道。久秀領之。遂亡三好氏。

信貴城陷。久秀使子久通逸去。曰汝死。誰報乃父仇者。久通涕泣走出。人譏其棄父而走。右府曰。久

寓諷諭於眞笑。所謂笑中有劍者。

秀教之。令去耳。捕鞫果然。右府明于料人。久秀父子伎倆。得之平生。明明了了。

佐久間信盛陳大計

永祿十年。右府出兵近江。招諭佐佐木承禎。不應。遣佐々成政緝富貞次說淺井氏。曰熟圖而後答。乃反兵間。策諸將。佐久間信盛進曰。方今天下麻亂。豪傑并起。萬民不知所歸。主公既徇參遠。略勢濃。高跨五州。威加四鄰。資富強之勢。救民於水火之中。以對四方之所望。則天下不足定也。右府稱善。

招諭不應。而後加兵。自是有名之擧。勤王之兵。

信盛與柴田丹羽諸將。同功一體。其論攻取之大

計。卓有所見。而右府一旦忽其無功。放之高野。其待功臣。亦云薄恩乎哉。

入京師

右府攻觀音城。走佐々木義賢。納足利義昭京師。自館東福寺。京人素聞右府威名。上下震駭。相率竄匿。乃嚴戢兵士。纖毫無侵。遠近相傳爭出。執謁右府。不設畛域。溫顏慰藉。衆皆曰。吾聞織田公猛如雷霆。今睹藉乃爾。有一卒虐買人。命縛樹身。揭罪標示。京師晏然。

古今英雄近人情的人。彼人徒畏其威名。覩之如鬼神。此亦京人相率竄匿者。

右府起一小國。不數歲。戡定畿甸。屈服諸豪。稱霸

一時者。無他。以其重朝命平亂賊救百姓之塗炭礭々心事。有足以暴白一世者也。

和北畠氏

右府大擧入伊勢。圍北畠氏大河內城。亘數月。其宰鳥屋尾石心有智謀。教具教。與士卒雜食草根木實故城守累月。糧食有餘。右府倦攻。遂講和。

右府用兵。所向無敵。而石見以一孤城。屈其鋒于糧食匱乏之餘。可不謂智謀之士乎。

右府用兵。譬猶迅雷風烈。非不威猛。而不能耐久。

北畠氏遺臣唱義

北畠氏亡。具教弟具親糾合義故。使六呂木山副波多野三人據淵峯唱義。信雄擒三人。斬戮。波多野年十五。有容儀。信雄欲生之。六呂木山副亦勸之曰。余曹年老。餘命不足惜。如子年少。生全以期他日。波多野不肯曰。既與諸君同事。豈可獨免乎。斷首就斬。土井新三郎亦謀恢復。與其父兵部同斬。兵部顧曰。兒為國死。芳名萬古。復又何懟。

北畠氏遺臣。父子長幼。從容殉節。凖后流風遺烈。未全墜地。

右府絕名族後。此其一。

淺井長政不用遠藤直經策

淺井長政使遠藤直經饗右府成菩提寺。見從兵寡

少。馳歸曰。信長雄才絕倫。勢不與主公相容。今乘其無備。剌之。臣一人足以辦。主公乘此勢。直將大兵。襲岐阜。尾濃可一擧而定也。長政不聽。後長政絕右府。直經曰。信長已畧畿內。其勢不可當。不若遣一將。會師講和。長政不聽。

何其所見之明々。

長政不聽直經而剌右府。必曰。仁者不乘卒。此宋襄之仁耳。不聽直經而和右府。必曰。義不可屈。此匹夫之義耳。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長政之謂也。

追躡朝倉義景

右府出兵近江。朝倉義景來援。陣田神山。右府使稻葉通朝備之。一夜雷雨。右府曰。機可乘。急攻大岳城。守將小林齋藤奮窮出降。右府曰。風雨暴甚。義景不知。乃放還二人。且戒諸軍曰。明日義景遁走。掩擊莫失。諸將不信。曰彼以大兵據勝地。何爲俄走。右府登堞樓望見北軍。張目不動。夜已四鼓。大呼曰敵遁。吹螺騎出。前軍狼狽。右府罵曰。溫湯漢何爾遲緩。溫湯謂疾痛不切也。師左右挺進。義景果遁。追躡刀根板。越軍大亂。山崎吉家返戰死之。義景僅免。

乘風雷。右府慣用手

戰機也。而機變之來。間不容髮。唯神于用兵者。能知機。能投變。易曰。知幾其神乎。神固非庸人所知

禮不可少。戰國猶然。

也。

稻葉一徹說降雜賀孫一

右府使人招雜賀孫一。爲其所殺。尋遣稻葉一徹。孫一奉命。與之共來謁。右府問何前倨而後恭。對曰。僕聞使至。登城門望見。其人從騎卒踵門高呼曰。盍出迎。小人惡其倨傲。命左右打殺之。今稻葉氏遣使命。先舍城外。通姓名。臣登城門望見。鞍馬樸素。從卒寡單。詣門下馬。進止不苟。臣感其執禮大恭。開門揖入。上堂就客位。進致閣下寵命。其恭敬有儀如此。臣安得不來謁乎。

妙評。

嘉隆水戰之法。必有可觀。然朝鮮之役。嘉隆與李舜臣遇。不利。至德川氏。九鬼氏世掌其事。他人不復講其術。不過墨守古法。以應故事。而世終無海軍。使右府得志天下。必興隆海軍。不如德川氏禁三檣船也。

一徹嘗在右府讌席。誦昌黎潮州詩。以免禍。知其有文學。今觀其奉使。殆誦詩三百者。

九鬼嘉隆破雜賀舟軍

右府命九鬼嘉隆。發大船三千隻。自伊勢航紀海。雜賀賊以船五百要擊。嘉隆急擊。奪其三十餘艘。餘兵潰散。遂航至堺浦。右府大悅。命演水戰。乃集船數百。粧二大艦。奉右府。演擊破雜賀水軍狀。大小彩旗爛然映日。四方觀者如堵。右府嘉賞。賜金三百兩衣十襲。歷覽今井宗久茶室。及宗易宗及道叱諸人庭園。盡歡而還。

右府攻大坂。西國宗徒船艦六百隻來援。嘉隆輒邀擊。挑戰不利。敵船乘勝而進。嘉隆大艦發砲擊走之。右府大稱其功。我邦四邊皆海。海軍不可不講。右府此命。眞知立國大本者。

柴田勝家屈強

右府出軍大坂。聞淺井朝倉合兵。火大津山科。節時反軍。會柴田勝家鎭京師。要之途。曰。京人危懼。訛言流行。至曰主公敗死。願留兵京師。物情稍定。而後出兵。右府盛氣叱之曰。武夫赴戰。後爲大恥。今敵迫目睫。汝勸吾留京。何爾老怯。不顧而去。勝家追及。大聲罵曰。臣奉命戎間。未曾以老怯取辱。若陪四疊半席。啜茗品味。則或失儀。有以老怯觸罪。如所論者。右府默然。乃以手兵護義昭。諭京民以右府東征。物情貼然。既而以細川藤孝自代。率手兵。會右府于佐山。二氏兵屯坪笠山麓。勝家前隊樹馬標。步騎徐進。觀者稱其得老臣之體。

想見鬼柴田督戰聲貫。

苟有不可。其罵大晉犯面色。不少顧慮。却足觀君臣遇合之殷。

佐佐成政論方略

天正二年朔旦。右府會諸將。設饗賜刀。會散。佐佐成

信望成政皆爲叛氏起見當時諸將誰能爲是言者而右府獨能審納其知大計遂登公輔是大器見處

政獨留、進言曰、臣不肖、叨沐洪恩、不知所報、唯願殿下不安小成、平定亂賊、振朝綱之衰替、救萬民之困弊、一匡天下、以對輿望、右府大悅、執手入便室、共論爲政之方、武井夕庵在側、稱之曰、不意成政爲此論也、賜厚二人。成政好士、有大畧、其在越中、優待厚禮、招致四方之士、一日設宴花下、使將士調馬歡樂、成政親點茶慰勞、人人感恩、忘戰伐之勞。

成政冒大雪來參河、說德川氏、奉織田氏、壯圖偉算、果爲如何、後爲關白所忌、冤死、關白亦悟其失曰、余信讒口殺成政、實爲此生大失擧、蓋其心事有足以信關白者也。

臨大事不變其節如孝高而後存臨大難致其忠如利安者也

荒木村重繫黑田孝高

右府使黑田孝高論荒木村重、村重繫之獄、孝高臣栗山利安爲商賈、入城覘獄舍、舍後有一池、乘夜泅度、得省孝高獄中、後賂獄卒、執賤役、出入候間、既而村重退守尼崎、利安從瀧川一益、攻陷伊丹城、馳至獄舍、孝高脚痿、不能起、乃使健卒負出、孝高深感其忠、擧爲家宰。

利安累長政、歷戰韓地、名震絶域、而孝高驗之坐獄之時、托以六尺、英雄擇人、必有所嘗試也。

右府此擧將使萬衆知爲臣之容也非置臣氏與衆觀覽以夸燿俳窓之比

供覽調馬

右府已平越甸、使將士調馬供御覽、設埒禁垣東方八町、起欄閣、正面安御座、天皇從親王以下臨御、諸將三十三名、以次騎馳、明智光秀騎殿、馬二十四、皆異毛色、右府裝細川忠興所獻蜀錦、爲戎袍衣之、錦繡爛然、萬衆聚觀、無不驚怡。

足利氏末世、累歲兵革、公私困弊、諸氏軍裝、槩皆粗惡、獨右府國力富實、其出兵四方、衣甲鮮明、觀者驚歎、此亦英雄奮起人心之一術。

右府畜田合蓄觀攝山氏其僞寫玉帛不敢失儀者所以嚇過機山子又知其老蓋死期不遠也

請婚武田氏

右府爲信忠、請婚武田氏、諸臣皆曰、信長詭詐百出、不可許婚、晴信曰、余年來覘彼贈遺用意周到、始終如一、非至誠欲親、安能如此乎、令左右出示贈遺筐篚、丹青漆畫、悉盡精良、遂聽之。

右府日與侍臣、講武田氏兵法、若使機山子壽考、則右府固將託婚姻之義、冠蓋相踵、以盡事大之禮、先是右府養族女、妻勝頼、信勝實爲其出。

佐久間信盛諫長坂調閑

右府知武田氏可謀、授旨佐久間信盛、密告長坂調閑曰、予欲主公大擧入三河、德川氏急、則我君必出

險亦甚矣、陳平六出奇計、曰、吾受陰謀、信玄無陰謀、想亦陰禍、

授。僕在內伺間。乃右府則大功可幾。調閑大悅。百方說勝賴舉兵。諸老將爭陳不可。不聽。全國精銳盡於長篠之一敗。

調閑自知不滿群望。將立一奇功。捍諸老臣之口。故爲信盛所餌。此亦出于患失者。鄙夫不可與事君。今古一轍。

堀尾茂助斬小山田信茂

武田氏亡。信忠使堀尾茂助圖小山田信茂。茂囑授策則武三太夫。遣信茂甲冑。信茂拜受。則武徐數其罪曰。子爲武田氏宿將。世浴主恩。國亡不能死。余敬

右府孤輿望、此其一

關白納島津伊達諸氏之降、遂收其用、亦此策、

奉主命。聞不臣之罪。信茂瞋目曰。果爲所賣。則武麾起斬之。又命森長可圖武田信綱。長可使各務元正詣信綱。欺曰。聞子飼駿馬。可得一觀乎。信綱出戶導觀。元正自背刃之。

右府入甲斐。武田氏親姻宿將。屠殺無遺。又令四方曰。武田氏將士。隨擒隨斬。莫獲收錄。右府欲以是平定天下。不亦難乎。

豐關白論殺勝賴之失計

右府之入甲斐。豐關白征毛利氏。不與軍。一日聞勝賴殉國。大息語左右曰。使吾從是役。則勸主公。與勝賴甲信二州。委東征。使是人任先鋒。則關以東可一呼而定也。

馬場信房觀參兵進退有法曰。使我公和德川氏。協力謀雄。則天下不足爲。關白此言。如出一人之口者。英雄所見。略相似者矣。

信忠庸才

右府一日會諸臣。問信忠爲人。一人曰。世子賢君也。問其說。曰。世子有所賜。衆擬鷹馬。果賜鷹馬。衆擬金帛。果賜金帛。其所爲。一如衆所擬。不賢而能之乎。右府不悅。曰主將所爲。要出人意表。譬如用兵。敵備其

右府用兵使人、滿腹術數、此數語盡之

信忠素非籌畫之才、而觀其一死殉父、亦不失爲治世之孤主、

東。而我出其西。敵防其前。而我襲其後。出沒變化。莫測其際。而後可以制勝也。今信忠所爲。一如衆所擬。果是庸才。

本能寺之變。衆皆曰先賊未至。馳歸安土。謀再舉。此時賊匆卒舉事。防虞未密。使信忠出此。與豐臣氏東西並起。誅逆賊。則可以襲遺業。副輿望也。而信忠處賊據四路。放火自焚。此不如衆所擬。而失者也。庸才一時。知子莫如父者。

信忠二愛童

信忠有二愛童。曰佐佐清藏。成敗婬善。散樂曰山口

亦一森蘭丸

竊見公希世豪傑、故一時容其請、遂悟其非、厥後豐公逐其徒、

小辨。有容姿。善歌謠。嘗從信忠攻高遠城。先登。右府賜名刀。本能寺之變。衆皆單衣出拒。清藏謂小辨曰。不甲而死。辱也。甲而出。各獲二甲首。取其冑更擐。力戰死之。年僅十六。

當時男色盛行。蓋戰國人恐女色流遊惰。故以是風率將士。大異漢昭昵董賢。

教師宇耳嘉弁。弘天主教。

西洋教師宇耳嘉弁至安土。請弘天主教。刑部正則曰。彼外倫理。排神佛。若允其請。則異日必害家國。右府曰。昔者百濟貢佛像。而崇奉至今。彼以教法立其

德川氏嚴其禁、洋教絕跡二百餘年、今復公然播其教、不知其害何所底止、將待之有道、不至如諸日貽害天下也歟、

國。亦必有可取。乃館立正寺。給土田。許立禮拜堂。其徒百方誑誘。歸教者日衆。排神仇佛。分黨紛爭。右府悟其非。欲逐教徒。會見弑。

天草亂後。嚴禁洋教。人忌言教事。史籍闕載。近者官譯法蘭西人玖羅設氏日本西教史。歷載當時貴顯諸族。爭殉教法。足以補史傳之缺。

涉史偶筆卷二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織田氏紀下

北條早雲訓將士

本原曰，雖帥群醜之事，然彼自以己力學之中來者。

北條早雲揭將士教訓二十一條。曰，暇則觀書，々非習熟則不能記，作字亦然。曰，不可不學和歌，不學和歌，則其人鄙野。曰，言語不可輕發，言語能知其人淺深。曰，親益友，疏損友，有讀書學問者，爲益友，善謠曲圍碁者，爲損友。他皆此類。

早雲仗劍略八州，而其戒將士，大半切磋學問之事。孰謂戰國士人無學問。

山角紀伊勵士

妙在令觀國。

北條氏政觀越兵善戰，曰，安得此等士供驅使乎。山角紀伊進曰，假令主公得此等士，亦爲一怯夫耳。問其說，曰，四方勇士來事我者，亦衆，我每出兵，舊臣宿將恐爲新進人所先，鼓勇奮戰，此輩無所出頭，安得不爲一怯夫乎。氏政稱善，將士傳是言，恥立新進人後，人人自奮。

妙評。

言不可不擇，齊藤實盛一稱，激而軍氣沮喪，山角紀伊一擧己，而諸將皆奮。

割田重勝奪騎

定是氏康歿後之事，不然，則何將士之痴駭而軍律之疎脫也。

北條氏出兵上野，陣白井原，邑人割田重勝語鄉人曰，余且入陣中，奪一駿馬而出。乃枚作農夫，襲大豆斗許，詣松田氏營，且呼且賣。會將士馳騎爲戲，一士顧曰，汝能騎乎。重勝爲不聞，曰，大豆升若干錢。士曰，余非問大豆，問汝能騎否。重勝爲稚昏狀，指一馬盛枚者，低聲問價幾何。馬卒大笑，士曰，余輩在軍苦無事，盍騎此漢爲一笑。柄直振手令騎，重勝泣且呼曰，賜恕賜恕。衆士聚觀大笑，馬一躍奔逸，乃翻身大呼曰，身本州吾妻邑人，割田某，今日辱惠良馬，他日有事，宜報是恩。立汗馬之功，以報諸君之厚意。衆始知爲其所謀。

重勝出入嚴壘，玩弄將士，奪騎其良，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是也。

武田信玄禁侵掠

此公建治體，當時諸雄無能及，觀升平錦金貨，審經國大規模。甲民至今說遺愛，有以也。

武田信玄與村上諏訪小笠原三氏，相拒潮澤，以爲彼侮我年少，必懈備，人齎三日糧，往攻。三氏爭先不決。信玄乘間急擊，三氏不支，委棄杖而走。下令嚴禁侵掠。諸宿將曰，如此勞而無功者。信玄曰，凡伐人國，將奪財貨乎，將獲人民乎。吾聞古名將所過，不害耕

穡。不掠積貯。不伐樹木。不火家屋。不擾商賈。不黷神佛。故其民悅服。所向必克。今我反三氏所爲。秋毫不侵。以恩其民。則彼欲我主其國。簞漿出迎。諸將歎服。

信玄每幷敵地。必先命宵地小姍二循吏。竭心撫字。繕廬舍。修井溝。人懷其政。地復其力。而後分給將士。常訓二人曰。人情戀舊。新政美倍舊政。而後始可奪戀舊之心也。故新附諸邑。沒信玄世。無一叛民。

濟桂川

信玄要上杉氏于上野。途出桂川。雨水暴漲。徵民屋。作筏。恐流失。一老農曰。小人長江上。見率軍亂流者。衆則全濟。寡則危懼。輒致沒溺。信玄曰。善。乃嚴約束。整隊伍。輜重牛馬。各有所屬。步騎齊度。不損一人。

中村確堂曰。管仲智。故能師老馬。横山氏諳兵略。故能問老農。

兵勢也。信玄日講孫吳。而此理反爲一農夫所教。

詩云。詢芻蕘。猶信也。

鹿島久間談韜畧

鹿島久間以韜畧著。老後住伊豆伊東。信玄以三萬石聘之。以老辭。乃賓禮招致。每夜聞其講韜畧。自旁筆錄。自春至秋。不休一夕。

此一事。可見横山氏用心韜略。獨步千古。

久間無他所見。信玄傾待至此。其爲人可知也。抑

信玄用心韜畧。綢切如此。後世尸祝配孫吳。不亦宜乎。

娶諏訪氏

信玄誘殺諏訪賴茂。將納其女。板垣飯富甘利三氏僉不可。山本晴幸曰。諏訪遺臣聞主公納舊主女。則互相告曰。他日生男。則我外孫襲武田氏也。胥率効力我。無異他臣。此轉仇爲親。化禍爲福也。信玄納之。生勝賴。遂亡武田氏。

木原曰。山本老狡黠士。獻此言。殆不可解。

怨耦曰仇。賊殺其父。取其女。此怨耦尤甚者。如斯而求家道之榮。子孫之盛。不可得也。

信玄誘破北條氏時

信玄大擧入駿河。北條氏時固守瀨原。乃會諸將曰。明日徹圍赴駿府。若氏時躡尾。莫得抗鬪。彼雄。決勝父。抗鬪必敗。城諜還報。氏時大悅。信玄命勝賴伏兵。夜半徹兵。城兵空壁出逐。勝賴覘虛入城。向背挾擊。大勝。斬氏時。斬首七百。

此用敵間者。斯亦用兵謀得十三篇之神。

織田德川二氏畧傍一世。而猶憚甲越二氏。時以乳臭當之。其一蹶授首。固其當也。

馬場信房諜諏訪氏

馬場信房數詣諏訪祠。一祝宮閙曰。自何。曰。自甲州。

（信房爲橫山氏心腹。今云謀諏訪氏。在故三年。蓋好事者爲之。）

曰。爾何事。曰。僕性怯。故每有徵發。託拜神以避。親官以爲朴直可與。聞武田氏家事。信房微漏其陰私。飲之酒。徑盡數盃。醉而眠。視佩刀。鏽澁不中用。視腰纏無他文書。以爲一輕卒。諳之曰。予不欲留矣。若盡爲神戶。信房佯喜。乃携家從徙居。時赴甲斐諜。則告武田氏隱事。視官愈喜。如此三年。大得諏訪氏要領。遂說信玄滅諏訪氏。

用間兵家第一義。信玄謀一諏訪氏。多方搜索。至三年之久。其於四鄰蓋無遺策。可知也。

信房論鬪

信房大小數百戰。未嘗取敗。未嘗蒙傷。或問之。曰。無他術。能應變而已。變出意外。吾意逆而應之。故不敗不傷。吾觀今戰者。未戰心先沮。心沮則氣餒。氣餒則目眩。目眩則視亂。視亂欲應意外之變。而不可得。其敗且傷。不亦宜乎。

（亦皆設爲之。）

曾子於道義之勇。北宮黝於血氣之勇。信房千不動心。禪家說悟道。亦不外此。要之。遂得生死間。爲第一義。

甘利嘉勝撫士

信玄攻松山城。米倉重繼年十七。先衆奮鬪。被胸創。

（想見上下恩情相與。）

甘利嘉勝就視。手裹創所。流血淋漓。其僕曰。聽馬矢能治創。和湯以進。重繼却之曰。服馬矢求生。豈士人所爲乎。嘉勝正色曰。士人生死。所關極大。苟可得生。於馬矢何有。取椀一啜而盡。重繼慚服。強盡數椀。瀉血徵升。尋癒。信玄歎曰。甘利愛士如此。宜部下敬之如神也。

此自白起爲卒吮癰起。見用兵無他道。在得士心如何耳。

山本晴幸干毛利氏

山本晴幸修兵學。游四方。過攝州。望見葛城金剛諸山。有慨於楠廷尉軍法。寓葛城寺。窮甚。寺僧勸贅一農家。製團扇自給。屢探廷尉戰迹。參之兵書。始悟陳法。錄其說爲一書。竟遊安藝。因棚守氏見毛利元就。元就謂棚守曰。吾不能用汝客。汝速逐之。棚守難發言曰。關八州用武之地。晴幸即日辭發。

（英雄識英雄、恐不能容此人。）

英雄與英雄。一見事了。元就之逐。晴幸之去。必有不得不逐不去者。而存焉。不傳也。

內藤昌豐論甲斐武勇

或謂內藤昌豐曰。村上氏領信濃五郡。諏訪氏爲信州名族。而我以甲斐四郡。一舉亡之。小笠原上杉二

此說偏武一偶而論。未足以盡武氏。

氏棄其國而走。木曾義昌獻土而和。北條長尾二氏屢來侵伐。遂不能得志。我武可謂海內無雙也。昌豐曰。子何所見之陋也。方今藝有毛利氏。起于吉田七千石。兼大內義隆八州。幷尼子經久七州。吞大友義鎮七州。比我纔雄東北。何啻雲壤。而世稱強兵者。不與毛利氏。而與我者何也。蓋我所養將士。衆心一致。視死如歸。非毛利氏所能敵也。名將用兵。固不以廣土衆民也。

受有億兆而離心離德。周有亂臣同心同德。戰國人論事。驗之實地。故雖無學問。所見自卓。

木原曰。昌宣之遠識。似范文子。勝賴之狃勝。類晉厲。而諸將無趙盾之元勳。宜其亡不旋踵也。

高坂昌宣語武田氏亡

勝賴入美濃。拔二城。略遠江。降高天神。凱旋宴將士。高坂昌宣曰。武田氏之亡。在于此乎。二嬖問故。曰。主公年少狃勝。驕慢自用。不復顧老成之言。自今將與參尾開釁。一敗塗地。老夫肆暴骸原野。而後滅亡。二嬖問計。昌宣曰。還參尾侵地。與之講和。取償於東北。猶可及也。二嬖曰。舍強敵而敵弱國。非武。況還百戰所取之地乎。遂勸勝賴戰于長篠。老將精卒戰死略盡。

與錄競甚。天既奪其魄。老成謀國。無嘗不効。使讒

者不輕泯滅。

中村曰。何代無似狼之士。敏警之人須可惡。

昌宣疾二姦

昌宣疾跡部長坂二人姦。常曰。國家將亡。必先有似狼之士。起乘其間。蠱主心。蠹國脈。而其人多皆敏警。未必無足器。唯其心在木實。貪婪無厭。不至亡家覆國則不已。木實此身。邦國同。謂意在營身家。而不在謀國家也。

二姦營身家。盡營家國所以庇身家者。內爲老成所疾。外爲強敵所乘。一旦禍發。亡匿無所。其如似狼者何。

木原曰。恐禪悅只託言二將者。

甲越二氏有得於禪學

甲越二氏。皆有得於禪學。其相持於川中島。謙信黃襖白馬。白布裹面。躍馬斫陣。目信玄。一刀兩斷。曰。正當恁麼之時。如何。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曰。烘爐上一點雪。

足利氏末世。學問掃地。僅有僧徒讀書識字。故當時諸雄。皆就僧寺而學問。時聞其談禪理。往々默契。如二雄。皆壯年歸佛。必有所大得也。

入越中

謙信將兵入越中。椎名神保瀧寺崎諸氏連兵抗拒。

謂謙固無所用乎刀也。

加賀士兵亦應援。每戰不利。謙信曰。彼皆烏合。無統一主將。爭先出戰。唯利之視。而我整隊伍。嚴號令。猶遇勁敵。故每戰失機。自取敗衄。自今各分部伍。每隊爲戰。不待號令。見利避害。如彼所爲。則無不克。翌年進圍魚津城。四方來援。將士如言。各自格鬭。戰果大利。斬首二千。此役二宮神保二將應敵。率私兵三千。直衝中軍。謙信按兵不動。揮麾抗鬭。前軍驟至。一隊承前。一隊繼後。勦之一擧之下。

越後氏布陣。單騎令軍。一從一橫。一左一右。一爲遊軍。部伍立定。噫是拿勃翁之軍法也。惜乎建櫜

何等快語

三百。此法不講。致此文弱也。

降山根城

謙信聞松山城急。出援。至則城已陷。乃架梁刀根川。告北條武田二氏曰。僕援後期。無顏見二君。將攻山根城。以供二君之覽。二君欲過則過。整隊伍過二氏陣前。二氏不敢遏。直攻山根城。見溝中有人影。曰。此賓質子也。夜揭竿燈。吶喊逼溝。婦女驚亂。以爲敵躁至。爭出號泣。乘機急攻。城將小田家時窘窮請降。

當時能敵謙信者。有一武田氏。而謙信蹂躪八州。如行無人之地。而信玄不能入越一步。此役按兵

托生神宇、爲人所畏敬、不止蛇爲然、實得一丸命中以除其妖可、

坐觀。尤見其非敵也。

詣諏訪祠

謙信拜諏訪祠。々有蛇。俗爲神。是日蛇出蟠梁上。祝官曰。神出迎。謙信注銃。一發中蛇。廟宇震動。祝官愕曰。獨不畏神罰乎。謙信曰。神無形。凡物有形非神也。今蛇託生神宇。故人畏敬。得長大如此。是夜熱發。左右見小蛇群團。謙信怒曰。汝見蛇盡捕蛇。照巨燭。攘臂而坐。左右就所見而搏。無一所得。須臾熱亦除。

無形爲神。有形爲物。神與物之辨。一言而盡。英雄識力十分。故臨變應機。風掃電發。天下無足畏者。

木原曰、斯人眼光、盡論在此、

誰謂武人不學。

演平語

謙信使瞽師演源三位射鵺曲。潸然掩涙。左右問故。曰。宮闕非妖怪所宜棲止。至鳥羽朝。武德漸衰。始有妖怪。而源義家能納弓禦之。三位後義家若干年。武德愈衰。妖怪始橫。三位善射。猶不能除之。使井野刺之。武德日衰如斯。今後三位四百五十年。望爲三位。不可得。安得不泣乎。

耳目感觸。必隨其人思想。謙信平生有斯滿腹感懐。故不覺觸懐

諒信丹後[illegible]之言矣。

甲人[illegible]用[illegible]亦宜矣。

北條丹後旗章

北條丹後旗章。畫一黑蟻。謙信聞。故曰。蟻形極小。雖一小臣。每從軍。進先人。退後人。自敵人而觀。旗章必一蟻。而後大小均他旗。謙信默然。

是旗一出。使[illegible]旗無色。其言雖誇。足以[illegible]去。

小島一忠往使

謙信與甲人。相持川中島。命小島一忠往使。甲人放狗噬之。一忠右手捉狗口。徐受答辭。將起。投狗於地。狗口吐血立斃。

甲越練士。槩皆是類。所謂激而行之。則可使在山

全姜[illegible]亡[illegible]

者。

毛利元就用敵間

毛利元就親一瞽者。知其為陶氏諜。使之侍臥內。演平氏曲。一夜會諸將。語曰。岩國將永來氏通我。乃使一人齎與永來書赴山口。全姜捕獲。一如瞽者所報。立誅永來氏。遣弘中隆包代守。元就愈親近瞽者。一夜會諸將曰。隆包書報。待全姜攻草津廿日市。蹈其後。唯全姜出宮島。則是謀齟齬。全姜得瞽者諜報。大喜。會諸將議攻宮島。隆包諫其不可。愈疑其貳。率兵四萬。攻宮島。元就聞之曰。豎子果陷術中。夜縱火立

此由[illegible]之言矣。不宜也。

自[illegible]者。

術。與出瞽者。責其罪。投之海。

北條早雲令國內云。盲人徒離國界。一々搜捕投之海。盲者聞之四走。乃緝取盲人。諜四隣動靜。早雲用盲。幷八州而有餘。全姜用盲。亡其族而不足。宜孫子以用間為用兵要事也。

知伏兵

元就與尼子氏相持。一夜潛軍行水濱。指語左右曰。飛螢蔽水。遠近不斷。而彼處有斷所。此必伏也。使左右搜索。果伏。

自謂飛者伏。起見。

以米洗馬欺敵。[illegible]土亦有此事。今忘何代。

攻青屋友梅

元就攻青屋友梅。友梅善相。元就知城乏水。築長圍困之。友梅日盛米盤上。注之馬鬣。為洗馬之狀。諸將望觀。皆謂城不乏水。井上光親薄城自名。且戲曰。有酒否。城兵引入飲之。歸觀馬。乃出塞馬。盛水巨盤。浮吻沫。餘皆棄去。光親出語狀。又曰。垣後積粟如山。元就曰。果水涸糧盡。圍攻逾月。力盡遂降。

豬生智開守筴輪沼田濟延寺。倉內皆注米馬鬣。以欺敵。此術今逢元就而窮。譬猶圍碁。豪猾小巧。無所施於國手之前也。

以是誅人、人亦以是誅己、所謂因果循環耶、於斯者、

吉川元春陷裂石城

南條元次世饒伯耆裂石城。始屬吉川元春。後屬尼子氏。及關白征中國。首從欵。兩川大怒。進鋒來攻。元次迎降。元春惱其反覆。將窺間刺殺。會中元。將士日夜踏歌。元次以爲機可乘。掃庭請元春。元春率壯士。鼓鉦赴舞。不敢發。一夜元次混衆出觀。元春物色。変士女舞踏。窺間混進。刺元次。一城狼狽。嚴兵乘其後。城遂陷。

當時踏歌盛行。大内義隆大友義鎭。皆以之傾國政。今川氏眞以是亡其國。所謂巫風。有一于此。亡

中村曰、筒井氏、世爲興福寺僧兵、筒井家記曰、于讀入手、不足僧匪、

其國者矣。

筒井順興聞人讀漢書

筒井順慶父曰順興。世爲春日祠祝人。嘗聞人讀漢書。曰。誰作漢書。曰班固。曰班固後高帝二百年。安得悉其實。高帝斬蛇。或有之。如神母夜哭。則授旨一老嫗爲之耳。使陳勝成。則篝祠狐鳴。亦與王一大符瑞。歷代符瑞。如斯者去可也。

松永久秀衆叛

松永久秀專事衆叛。欲附郎山。猶不爲足。榜通衢曰。

足以致衆叛者、

有告生財法者。必厚報之。有人書榜背曰。所少者二。曰運曰命。

豐關白營聚樂第。有人書門扇曰。驕者不久。關白過見書其旁曰。不驕者亦不久。雖不負英雄之言。又嗇運命者之爲。

竹中重治走齋藤龍興

竹中重治幼時有不慧之名。與其舅出質齋藤龍興。一日過城牆前。有人從樓上旋之。重治大怒曰。吾受衆侮。非一日。唯人旋頭上。不可不報。夜帥年少十餘名。擐甲冑。昇至城。紿門者曰。饋餼弟所。既入。衆擐甲。

木原曰、若使重治有命、則繼關白而興者、或斯人、

呼譟上殿。抗者斬殺。聲震殿庭。擧城大擾。以爲大兵至。龍興從泡竇逃去。乃放火。其舅安藤範俊見火擧。大驚曰。痴兒果爲大忤事。馳至。則城已陷。嚴兵固守。右府爲奇才。告曰。卿若輸城。吾給美濃半國。重治曰。吾非賣人國求利者。乃屬範俊復城龍興。去事右府。

右府命副關白征伐四方。時年十八。

重治知勇膽略。當世無雙。唯右府能用其才。唯關白能盡其用。

山中幸盛勇武

山中幸盛身長六尺三寸。力兼十人。八歲手刃人。十

尼子十勇士。唯有一幸盛耳。他不足論。

歳從軍。獲敵首。冑額標六尺鹿角。威容凜然。敵人慄伏。因稱鹿介。其從尼子義久。征伯耆。製彎月銀標。易鹿角。拜月歎禱曰。奮勇名于天下。此戰攻小高城。格鬪斬勇士菊池音八首。驍名振天下。比二十六歲。大小六十五戰。尼子氏選驍勇者十人。專掌軍務。幸盛爲之長。

幸盛忠勇。聞於天下。而無救于尼子氏之亡。豈勇武有餘。而智畧不足歟。將時去運窮。天所不祚。幸盛無如之何歟。

幸盛謀恢復

幸盛之勇。一屈其節。富貴可立博。而眷眷宗社。始終一節。以之亡。可謂烈矣。

尼子氏既亡。幸盛將依織田氏謀恢復。間行詣右府於大津。曰。壯士也。賜駿馬。會山名豐國爲其臣所逐。遁丹波。幸盛以爲若復豐國。因謀恢復。則我事成矣。乃奉豐國入因。連下十三城。納豐國鳥取城。已而豐國逆欵毛利氏。幸盛走屬羽柴氏。畧播取上月城。無幾毛利氏來圍。衆寡不敵。力盡就擒。尼子勝久爲盛久子。謂幸盛曰。余自刎致城。後事一屬卿。幸盛泣曰。死臣分。唯臣死。誰爲主公復讐。勝久自殺。幸盛遂降。或告異圖。見害。

幸盛見害。怒髮悉張。試抽一髮。剌窓紙。鋭利如鍼。壯士髮衝冠。果不虛言。

今川氏眞亡國

沐[illegible]頑尾。自取是敗。眞庸暗之極。

今川氏眞累敗。退保掛川城。氣賀堀川諸寨皆陷。朝比奈泰能進曰。叛臣四起。孤城無援。臣請出城決鬪。不利則死之。主公乘間遁一方。出投北條氏。爲後圖。岡部正綱曰。不如和參河。依北條氏。徐圖恢復。會參河使至曰。家康與公父祖。世結隣交。豈敢忘舊誼。唯公信用讒人。竟搆爭端。若割遠江。則我與北條氏。復駿河以奉公。乃割遠江。和德川氏。自懸塚航海。走北條氏。氏康使子氏規出迎。德川氏爲給糧食。

義元據有三國。國富兵強。四隣莫能與之抗者。其西兵。意擬西上挾天子令四方。稱覇于天下也。而桶峽一蹶。身首異處。承之以氏眞庸暗。背叛接踵。隣敵交侵。遂寄食他國。僅保殘喘。富強之不可恃。如此也歟。

高橋紹運破秋月氏兵

轉禍爲福。在一呼吸一翻手之間。

高橋紹運得其宰北原鎭久通秋月氏謀叛之狀。立誅鎭久。召其子種與曰。汝父謀亂。不得不誅。汝能効力。吾給父邑。種與感泣曰。請竭死力。償父罪。乃命作父書。紿種實曰。如所約。紹運伏兵掩擊。斬首三百。種

實以身老。

誅其父。用其子。非置赤心於人腹中者。不可也。此一事。可觀紹運至誠待人矣。

紹運殉岩谷城

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擧兵七萬。攻岩谷城。紹運死守不屈。二將使新納忠元說曰。大友氏信邪教。得罪神佛。亡在旦夕。而足下負勇名。振義聲。而猶臣事之。僕不知何故。紹運使麻布外記答曰。大友氏雖士於此。實自源二位。而皇天不祐。民叛士創。勢微運蹇。當是時。使紹運頓變臣節。則謂天下何。松柏晚翠。猶有

朽腐之時。人生朝露。誰無死亡之日。志士殉節。死有餘榮。聞豐臣關白起大軍。問島津氏之罪。島津氏之危急。亦爲不遠。當是時。君輩又將翻然改節。請降偷生也歟。紹運決死也久。何須多言。二將惜其勇。百方游說。不聽。乃下令齊攻。紹運揮眉尖刀。巡視城上。題和歌門戶。自刃。

自豐臣氏西伐說起。所謂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措辭尤妙。

余於戰國。得二義擧。曰。豐臣氏誅明智光秀。毛利氏征陶全薑。得三節士。曰。淸水宗治之死于高松。山中幸盛之奉勝久。及紹運之殉岩谷城是也。

戶次道雪愛養將士

戶次道雪事大友氏。驍勇無比。幼時觸雷震。痿脚。每臨戰。左右壯士。舁輿衝陣。縱橫馳突。所向披靡。平居獎勵將士。恩意備至。有客至。則召將士陪坐。語曰。某功於某戰。某功于某役。手成奮鬭之狀。曰請賜之一盃。常曰。天下無怯懦的人。主將凡庸。不知勵士之道。故壯士皆變爲怯夫。

彼有孫臏。我有道雪。皆以脚痿爲名將。而道雪舁輿衝堅。尤爲勇絕。

舁輿衝敵鋒者。古今唯有道雪及大谷刑部二人耳。

島津家久破龍造寺隆信

島津家久取島原城。龍造寺隆信大擧來攻。衆寡不

敵。家久自若。部署諸將。子豐久年尚成童。進之坐前。曰汝既成人。今觀其戎裝甚佳。唯束纓不如法。手親改束。刀截纓餘。曰明日戰克。則乃父手爲兒解。左右感奮。翌晨乘霧進擊。身先士卒。直衝中隊。隊亂。隆信切齒曰。何顏敗還。止戰死之。全軍潰走。乃召豐久解纓。

薩兵強悍。雖遇霧、

父子至親。人情所易感。故家久借訓兒。激勵將士。束纓一語。最以死戰。觀者感奮。勇氣一倍。勝敗之幾已決。

葡萄牙人傳火器

蓋使應元以降、戰爭不已、則戎器變爲銳、槍甲冑刀劍之廢已久矣、

中村曰、火器愈出愈備、使天下無復堅城利兵、雖彼有、我亦有、其精未足恃也、

永正七年葡萄牙船六隻。來薩摩種島。其人深目高鼻。言語不通。一漢人出接。杖畫沙曰。請互市。種島時堯購得鳥銃二口。使篠川時置傳習。百發百中。託爲神器。翌年船再至。時堯使其臣學製銃。後界浦鍛匠又三郎根來僧杉房。來傳製銃術。近畿始有火器。薩摩一商船漂至伊豆。北條氏得鳥銃。大悅。關東始有火器。是時所在兵戈。不數年。傳播遍海內。

蒙古之來寇。亦嘗載銃砲。貝原氏謂。今炮烙火矢是也。新井白石謂。宋史旋風單梢虎蹲類。是也。按元史曰。命西域人思爲因。造回々砲。征日本。然則

蒙古銃砲。亦出西域。而製造猶疏。未盡其妙用歟。

涉史偶筆卷三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豐臣氏紀上

關白事松下之綱

中村曰、誰目韶難盡、從猿、

沐猴而冠、試盡讀再生、

關白家世賤微。以面貌似猿。皆呼曰猿。歲十六喪父。得錢數緡。赴清洲。購針。行賣代食。至濱松。今川氏臣松下之綱途上驚見。異之曰。以爲猿。非猿也。使左右問之。曰。自尾張。問何爲。曰。求仕官。乃率至飯尾氏。曰。途獲一傑。以爲猿。非猿也。家人集觀。或投栗爲戲。携歸。與之新衣。使役左右。動作敏黠。不類常兒。之綱愛近。左右嫉之。有一失物。輒曰。猿所盜。之綱謂彼羈旅貧人。故輙蒙詬謗。與之路資。遣歸。時十八歲。

大閤素生記。辨無欺之綱買革胴之事。曰。之綱豈與黃金一漂泊年少人。買武器乎。顧買革胴一瑣事。無得失於關白也。然無是事。而蒙是詬。不可不辨者。

右府試聰畧

英雄所知、事事超凡、

關白始事右府。衆以其父名筑阿彌。呼曰小筑。一日右府觀城樓。見小筑過其下。旋其頭上。小筑大驚。欲與之死。直登樓上。大聲叱曰。旋者誰。右府注視良久

曰。吾將試汝膽畧。汝恕之。自是稍々登用。

右府不世出之英雄。關白亦不世出之英雄。以不世出之英雄。逢不世出之英雄。此必將大有所驗焉。非尋常聰黠之爲也。

惠瓊相關白

如關白一言而下者、其貴不待占相而知也、

僧惠瓊頗涉書史。出市賣卜。關白微時。就而相。瓊歎曰。猴面黃睛。貴不可言。既而曰。子相貴如此。而窶貧乃爾。相書果不足信。取書投水中。關白大笑。以是深相結納。高松之役。往來兩陣。行成。後爲南禪寺長老。常侍關白。談儒佛司馬故事。通贈遺事。請托門前爲市。

易占觀相。識者所不言。而左氏記占考者。豈皆後人所傅會乎。要易理深奧。未可以醫卜槩棄也。

誅中村忠滋

關白能體入情者、

關白圍三木城。誘城兵中村忠滋。忠滋佯諾。質其女。刻日納外兵千人。盡殪之。關白大怒。磔其女。城陷。見忠滋。責問。既曰。汝罪不容誅。然爲其主棄愛女。忠節可嘉。賜祿三千石。

木原曰、此事本無實、孟者盲錄丁稿上、

關白濶達度量。頗似漢高。嘗排源二位。傲爲千歲知己。二位有英雄大畧。而乏濶大度量。關白千歲

此必中之策。而古來用兵人求食思及之。

知已。獨有漢高而已。

關白陷鳥取城

關白攻鳥取。降山名豐國。其臣森下道與中村春次等。私請毛利氏曰。願奉公族爲將。元春遣吉川經家。關白諜知。私遣商舶。倍價買粟。土人爭糶。經家至。糧食不給。元春遣巨舶四艘輸糧。關白柏之海上。城兵忿困。乃遣堀尾吉晴輸城兵曰。宜送還經家。但森下中村不忠其君。請得而甘心。經家慨然曰。何須生還。與二人自殺。城陷。

先奪其所資。使敵不得已聽制於我。而其施策必

忽若群賊者行無人地者也。

於人所不知。此尤爲高。

使告浮田氏

關白自備中反旆。遣使浮田氏曰。秀吉將討國賊。晨夜奔赴。明日過岡山。見諸君議事。浮田氏固通謀明智氏。得報大喜曰。機不可失。是日晨發高松。宜稱疾。俄作浮田氏使來問。曰。朝來吐瀉。少間就寢。乃混從卒。騎渡吉井川。遣使曰。急前途。不遑面晤。諸臣驚以爲神。

賤岳之役。佐久間盛政請待明日接戰。關白曰。張良吾所不知。今日天下。誰欺藤吉者。今岡山諸臣。

再以稍智敵之策。

爲關白何人。而欲乘其卒爲計。亦淺矣。

毛利氏講和

關白與毛利氏相持。私買粟敵地。衆悅價高爭糶。及明智氏變起。毛利氏欲乘其弊。以糧食匱之。遂講和。以兩川之智。兩陷關白是術者。何也。

關白有黑田竹中。猶漢高有良平。而如水急流勇退。亦殆學黃石公者。

不入姬路城

關白東旆。途過姬路。黑田孝高曰。主公將復國讎。豈追顧家屋。且細川筒井二氏。固睦明智氏。若二氏歸明智氏。遠近響應。軍氣百倍。未可驟勝。今也變出倉卒。各抱兩端。主公大兵臨之。則皆來效力於我。人心

野史[illegible]與此類極多。

向背。不可緩一日也。關白然之。令軍曰。入城見妻子者。有刑。馳人告市人。具酒殽小田川上。衆皆立食而過。

祖父物語云。高松距山崎四十七里。兼行二晝夜而達。與此說相符。甫庵太閤記云。六月六日發高松。七日洪水。滯沼城。八日入姬路城。休兵。十一日至尼崎。見丹羽池田高山諸將。議軍事。十二日戰于山崎。與此不合。

獲殺明智氏間使

關白聞本能寺變。知光秀欲潛毛利氏。物色行旅。果

此人擧事、無少創瘢、

獲間使懷一書。曰。吾既斃右府。秀吉軍聞報驚潰。賭君乘機掩擊。勿失。

若使此書達毛利氏。則殆敗大事。

山崎戰

諸將競先、臨敗之幾已判、

山崎之戰。池田信輝請先鋒。高山友祥進曰。以地遠近。則先鋒僕任。乃以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次之。信輝次之。友祥平明自山崎南口而先登。清秀自扳路斷其左。信輝濟川衝其右。斬賊將伊勢諏訪二人。會暴風。旗幟皆折。關白率大兵繼之。山谷皆兵。賊軍大敗。光秀欲出援。部下止之。走入勝龍寺。大軍進圍。即夜潰圍出走。途爲士兵所刺。

西教史記是戰。曰。友祥歸洋教。家士皆行禮。故上下協力。視死如歸。此亦異聞。

不問明智氏遺臣

英雄胸中、無彼我之見、殆與聖賢一轍、

明智氏滅。長束正家請錮遺臣。關白曰。大惡已戮。脅從莫問。若此徒奔竄無所容匿。則羣起爲盜。是亦更生一光秀也。正家令四方曰。明智氏遺臣。欲出仕者。不追咎舊惡。舍匿者無罪。

右府平甲斐。謂信忠曰。甲將有驍名者。雖不與勝賴。悉逐捕刑戮。以絕禍根。此以暴易暴者。宜不終

其業也。

石川兵助鬪死

當時正則十八九歲、想見勇壓萬軍、

賤岳之役。石川兵助與福島正則爭將起鬪。旁人止之曰。大敵在前。何爲私鬪。兵助罵曰。市松乳臭。明日觀吾背。此夜直赴柳瀨鬪死。正則爲七槍一。

使兵助少自忍。則七槍不足爲八。惜哉勇有餘而謀不足也。

返蜷羽兜

寒微不避宗貴、當時士風固然、

長湫之役。秀次就日根野織部。而借蜷羽兜。及其無功而歸。還兜。織部手斧打破兜額。謝曰。此兜未嘗見背于敵。今殿下被而走。臣無用走者之兜也。

兜。武士之所以生死相俱。兜而可借。則性命亦可借也。阿部四郎五郎詣矢田作十郎。借鯉魚兜。矢田罵曰。武夫臨戰。誓死不還。子借人兜。將生還返之乎。此眞武士之言。

中村一氏守岸和田

關白出兵小牧。中村一氏守岸和田。根來雜賀二賊。分兵二萬三千來攻。一軍經界而進。一軍直薄岸和田。一氏開城以待。騎士犯禁馳進。隊將早川々毛請呼還。一氏曰。呼還進者。則挫兵氣。乃自出關整隊

此置死地而後生者、與韓淮陰一般、

躡進。騎士頼管笠徽旗曰。主公已出。得勝也必矣。競先衝敵。全軍鼓譟。徐々進擊。賊不支而潰。乃分兵七隊追亡。自將卒三百屯堂池。既而賊自界而進者。伺虛進擊。衆望煙塵漲天。頗有怖色。爭勸入城。一氏曰。今我入城。則虛追亡將士於賊也。且賊雖千萬。苟挫其先鋒。則餘皆土崩。乃負陵邀擊。旗下將士。舍騎而步。加槍膝上。蹲而待。新藤勘左善射。衆帶箭者皆解付勘左。射無虛發。死尸山積。矢盡。一氏曰可矣。衆齊攻。縱橫衝突。賊軍潰走。獲首八百級。黑田孝高聞急來援。子長政年十四。望見其從一氏。斬敵首鞍頭。躍馬馳騁。悅甚。

二氏豐臣氏老將。加藤嘉明命其子式部少輔曰。我欲汝似一氏。今觀此戰。以三百破一萬。進退有法。措置投機。眞老于軍事者。

脇坂安治取上野。

關白既和織田信雄。信雄遣瀧川雄利幼子爲質。關白屬之脇坂安治。雄利遣使紿曰。兒母病篤。死迫旦夕。請憐母子至情。暫時遣歸。安治憫然遣質子。雄利乃據上野。畧旁近。安治大怒。質母子於關白。自將二十騎入伊賀。曰。安治受關白命。討瀧川氏。土人來屬者重賞。土人固厭織田氏。爭先來屬。安治部署新附。急襲上野。雄利以爲大兵至。狼狽出奔。關白大悅。命與伊賀。

放質聞過而知仁者、一戰走瀧川、仁者必有勇者不足當爾、

安治不告其君。還敵質。大法所不假。雖立功償罪。吾不之取也。

拔太田砦。

關白用兵多術、水攻其一、

關白南伐。拔根來雜賀二砦。圍太田砦。巡視地勢曰。以力則損兵。不若以水。造巨防壅紀伊川。日夜督工。逾旬成。適雨水暴溢。更造土豚數十萬。堤始成。長十八町。高二十六間。積水浸砦。乘船急攻。賊窘請降。磔巨魁五十人。班師。

關白水攻。已試之高松城。乘船急攻。不損一兵。坐收全功。無便焉。

大坂城成。

何嘗作遊不解之語、

大坂城成。關白曾登候落之。且曰。此城盡日本全力攻之。竟不可拔。既而曰。若使乃公攻之。則易々耳。家康進問其說。關白曰。託和議壞城塹。

關白不力德庇。其後以區々營築之壯。誇揚逸侯。而不知託和議壞城壘者。已在其坐。所謂坐人皆敵者矣。卽元和之役。不得不出此策。鑑金湯形勢。

關白用兵、每先之以謀、

實有不能以人力屈。如關白所謂者也歟。

降佐佐成政。

關白出兵越中。宜香曰。栗殼天下絕險。佐佐成政必恃險懈備。吾潛軍踰絕險。一擧可勦。成政諜知。城栗殼。嚴兵備之。關白直進入加賀。前田利家爲先鋒。自將兵二萬。自能登航海。入越中。縱火薄富山。栗殼守兵。聞變還援。兵已破外郭。成政窘蹙。薙髮出降。

避強攻弱。舍衆擊寡。擊東出西。避險就坦。神出鬼沒。電擊雷震。關白用兵。勢駕孫吳。

仙石氏諜鎭西。

立馬吳山第一峰者、

談笑了事、古今英雄、誰出關白右、

關白將出兵鎭西。先命仙石久秀往諜。久秀爲賈人。入薩。圖寫所過山川城邑。以獻。關白揭之齋壁。坐臥就觀。以考進取方略。

第一着勝算。

西征。

關白西征。秋月種長首詣軍門。受約。關白燕服延見。曰聞卿家藏茶壺號楢柴。可得一見乎。種長取以進。關白賞玩。曰盍贈孤。種長曰。臣旣降麾。區區玩具何有。關白欣然懷之。謂曰卿久在此。臣屬僉疑。疾歸安之。乃遣歸。種長之歸關白。家臣皆謂命在不測。於是

史眼如炬

喜出望外。旁近豪族。傳聞爭先來降。

關白此役。實島津氏。止反諸族侵地。諸族來歸。封土如故。而其征小田原。已降之。盡收其土。奧羽諸族。或削或滅。何其仁暴相反也。蓋其仁島津氏者。將以勸後之北條氏也。而北條氏已服。天下歸一。無用于勸其後。其仁暴相反。無足怪也。

蒲生氏鄕拔岩石城。

關白西征。視岩石城地勢峭險。不敢攻。命蒲生氏鄕備之。氏鄕曰可拔也。與前田利長進攻。城兵亂射。死者枕藉。氏鄕踐尸而進。矢石益急。背鐵悉裂。關白望

聲未了、錦袍隨之、將士奮激、果爲如何、

關原之役、宗茂與大[illegible]挾、此疾戰激鬪、大闘之猶、

見壯之。脫戰袍賜騎裘。曰。被此先登。氏鄕感激。身先士卒。乘風放火。城將長野鎭展力盡遂降。肥後諸城。望風解走。

氏鄕善用兵。每戰鳥銃亂發。挺刀衝突。所向摧靡。惜哉威名太重。遂爲關白所忌。

稱立花宗茂。

關白歸自鎭西。數稱立花宗茂。曰關西無雙勇士。其見家康。首問本多忠勝。家康召忠勝謁關白。召宗茂相面。曰二士勇略冠一方。宗茂重忠勝。每相見。問驩。武事交情頗歡。忠勝一日謂秀忠。宗茂陪坐。談源

島津氏有此等臣此關白之所以不敢削其土此德川氏之所以廣右招致

平戰事至教經晉闘投海忠勝題曰此即君宜銘肝者

當時諸雄鑿被英傑延譽四方居常相見抵掌古典講究武事此風尤可欽

新納忠元不毀泉城

島津氏已降命毀諸城新納忠元守泉城不敢毀後從忠久入謁關白曰汝往日何抗大命忠元拜曰臣意以爲殿下率天下之兵賜臨西海萬里之外島津氏之榮也殿下無臣不毀城故移大兵則臣所守在肥後疆地勢絕險臣屯兵孤城設伏窮谷與天下大兵決勝敗於矢石之下則不特臣一人之榮臣子孫萬世之榮也若夫暴骨原上塗血鋒鏑則武夫之常臣所固期此謀齟齬至今痛恨關白默然良久曰忠元之剛不負其所聞

關白視島津氏強梁於西陲猶童兒弄兵潢池忠元不毀城何異螳螂抗車轍而關白容其大音更稱其猛攬人心之術

茶讌請客

秀次在鎮西得藤原定家小倉式紙設一茶室請侯伯賓既就坐室不點燈時聞湯沸々有聲既而窓紙微明知月始昇茶博利休起推戶月影漏樹深波流席衆就月光窺室內壁揭定家式紙曰杜鵑啼[illegible]方[illegible]只有明[illegible]月[illegible]衆始知其用意所在無不稱歎

中村[illegible]

古山[illegible]曰一[illegible]川家[illegible]

秀次延五山僧徒賦詩藤原惺窩亦臨蓋亦好文雅者今觀此事風流瀟洒深解韻事其器資成性遂死大虐恐卿等不得其人之所致也

賀撫刀

當時石田三成[illegible]

小田原之役德川家康與織田信雄迎勞于浮島原關白下馬撫刀曰人皆二君通謀北條氏盍決雌雄於一擊之下信雄錯愕無以對家康莞爾顧左右曰未接敵鋒殿下先自撫刀是勝兆也卿等盍賀

行家[illegible]可喚

關白舉動殆類狂人而家康談笑了局特難及

蓋關白此音非有祕驗二氏思卒如何爾

氏家行廣封桑名城

[illegible]

關白東征軍次草津氏家行廣與京極修理朽木兵部飲三氏皆萬石讌語館人曰三人誰能兼大勳封大國汝試爲一人館人默視顧行廣曰公必樹大功主桑名城後果封桑名館人上賀左右曰宜賞以帽其言驗行廣曰若以一言偶中則加恩賞何以賞爾

百死、策戰功者。

行廣勇決重義。大坂之役、辭德川氏入城。以秀頼命刃淀妃自殺。四子臨刑。兄左近促弟八丸自裁。八丸曰。弟未達其儀。左近取刀畫腹曰。宜如此。八丸神色自若。如兄所爲而刃。監刑者掩淚云。

極有所見

佐竹中務策小田原

小田原國己合。關白聞太田三樂在佐竹義宣所、召問曰。試策城陷月日。三樂曰。北條氏藉父祖餘業。城壘完固。儲峙豐給。兵亦勁悍。非經三年不拔。關白不悅。召佐竹氏老臣佐竹中務問之。曰。城陷在旦夕。當

士川箱根山中。爲小田原三險。今大兵進入。進不扼三險。退守小田原一城。此由氏政駑才。氏直暗弱。而將士庸懦。不解大計也。關白大悅。遂疏三樂。

三樂策松田氏叛。曰。憲秀東國勇將。今僻守偏必有異圖。關白曰。天下有二性智如三樂而窮。今觀此言。知其智不足以起身也。

仙石秀久封小諸

仙石秀久西征。無功。沒收封土。托兵器大德寺。流寓高野鞍馬諸寺。及小田原事起。率舊故徵服至小田原。巡視地勢。歸至長運本陣。見德川氏曰。僕將暴骸

陣中有超兵、轉戰不見難儀

原野。以雪關西大恥。請通是意關白。明日率手兵至沼津。路已塞。俯伏路傍以待。關白望見曰。馬標雖無字者。無乃仙石權兵乎。不顧而過。乃從秀次攻山中城。走北條氏規。已而合國諸將攻松田氏營。不克。秀久曰。余當繼攻。死生以之。乃與手兵二十二人傅城。城兵數百出禦。秀久揮十字槍。立仆十九人。頰甲綴絕。奠野彌兵曰。不可使敵知公面。結纓又戰。槍折。拔刀格鬭。敵軍大亂。大軍乘之。破城門。放火市街。諸軍齊起環攻。城兵敗潰。關白自石垣本營望見。驚人召秀久。激賞曰。今日擧動。驚覺衆目。賜封小諸五萬石。

實不移日者

曰。事定與大封。其未有功也。故爲不見而過。及其有功召入激賞。寵以茅土之封。此關白之所以奬勵將士鼓舞群雄也。

南部信直遣使

言出誠實足動其與入

關白駐牙小田原。奧羽諸族。互持向背。盡賀謁見。南部信直曰。關白擧小田原。必兆其餘。征奧羽諸族。不率命者。將主公違命。大兵以爲保社稷之計。僕宜不可。消隣曰。主公不肯親往謁。請使臣代行謁。非歸臣。不慣禮節。互相推讓。消隣自薦曰。臣請往。使

作者不得不言出

命。會前田利家使來。勸入見。乃遣淸疎獻駿馬。且辭曰。國有叛賊。不得親奉台命。秀吉嘉曰。我爲汝討叛賊。固守待大旆之東。是秋信直來見關白。訴曰。臣舊臣大浦爲信。擁邑起兵。掠奪津輕三郡。前田利家諭曰。爲信納貢。已賜朱章。信直懟悔。

奥羽隔絕。其暗于上國事情。古今一轍。

責岡江雪齋

小田原亡。縛致岡江雪齋。吏責問曰。汝奉使約取沼田。而汝主併取名胡桃。何爾反覆。江雪請面陳關白。關白怒。拽出庭前。叱曰。汝奉使無狀。遂動天下之兵。

關白威壓一世。江雪以纍然囚人。吐此壯語。膽如斗者。

今將何言。江雪徐曰。寡君始無負約之意。疆場之吏。不達事体。遂取名胡桃。獲罪殿下。天不祚我。非臣力所能及也。雖然。小田原以區々一城。抗天下之兵。半年于此。此亦北條氏之武也。他無一可陳。請速就戮。關白色解。曰。汝吐大言。不辱其主。可謂壯也。欲出仕乎。余將有所用。江雪固辭而出。

江雪之言。直而不至激。抗而不傷義。雖辨於縲紲之下。免萬死於鼎鑊之下。北條氏委之以專對之任。未爲失人矣。

今野藤六陣營

英雄解風雅事

關白陣名古耶。巡視諸營。觀一營題朧月夜三字。欣然就問。曰。今野藤六。公賜床席一具。古歌曰。照毛勢志陰毛果奴春乃夜乃朧月夜尒若毛果曾奈幾。邦語呼床席曰敷物。敷與若同訓。關白記此歌也。

比與太田道灌棠棣花同日話。而道灌嘖々。關白了々。勝道灌幾等。

木村又藏自刃

關白生秀賴。將得有文武大略者而傅之。歷視諸將。未得其人。加藤清正部將木村又藏。常爲關白所器。將登用。清正召又藏告旨。又藏曰。忠臣不事二君。古之訓也。征韓之役。臣以此義誓老母。今老母亡。而食言。假亡者無知。獨不愧其心乎。清正曰。不奉旨。則殿下以吾爲抗命。又藏涕泣。無言而退。是夜自刃而死。

清正入言。關白泫然曰。孤過孤過。

又藏事君致身。交言有信。吾其謂之學焉。

清正薦又藏。此季文子與大夫僎同登公者。又藏知不事二君之爲義。而不知季文子所以爲文。此亦無學問之失也。

觀散樂

關白奢爲右府手履。彼不變色此處誰耐。

關白觀散樂於浮田氏。將起。德川家康下階正履。關白破顏笑曰。今日令德川氏手履。

奴隷之賤。猶不無故而手人履。今家康以侯伯之尊爲之。家康入大坂以後。一意奉承。漸露痕迹。

製散樂曲

關白好散樂。曲多所新製。有山崎合戰高野參詣等曲。皆演平生得意之事者。設場大內。天子臨觀。諸將牧伯。皆雜優人。躡枚上場。德川前田二氏舞蹈。毛利輝元撾鼓。關白炫服枚刀。被虎皮幅。與優人吳松。濶步而立。滿場喝采。終場勅賜諸優物。關白以下與伶人。駢首拜賜。當時風尙。不敢爲異。至德川氏。是風衰。而山崎合戰等曲。亦不傳。

此事不足怪。唐玄宗及後唐莊宗。皆爲之。殆誤天下。

此亦秦王破陣樂之類。唯至關白自爲之。頗爲失體。

除狐憑

侍婢爲狐所憑。關白怒。作書告吉田神社曰。何物野狐。敢蠱孤侍婢。若使野狐有說。吾且與聞之。若無說。則吾將火汝巢窟。殲汝醜類。祝官奉之祠前。此夕婢復常。

淺野長政嘗目關白爲狐憑。余恨關白末年。爲短小佞豎所憑。而不自知。

英雄活眼。神人一視。其所斷而行。電發雷震。百怪辟易。於叢祠野狐何有。其征小田原。移檄諸宮。亦此意。

和歌會

關白嘗曰。人所能者。孤皆優爲之。嘗請侯伯。詠和歌。比衆歌成。宗匠友古進就案前。關白手授稿本。友古爲感歎狀。對衆朗吟一過。其實關白不成一句。友古代作。以欺衆也。

此亦愚弄一世之手

此等舉動。殆類兒戲。而遂不害英雄磊々落々之本色。

關白常語

關白常語人曰。天下誰能敵我者。天下誰能智謀出我右者。

關白所爲。事々超絕。不少停滯。孔子無可無不可。猶有義一字。如關白。不特無可不可。又無義不義。關白氣象。甚似漢高。唯其悻然自喜。好誇聰明。猶有不若漢高者而存焉。

評得關白爲人。語語適確。不失毫釐。

問曾呂利病

關白問曾呂利新左病。駕臨間。新左起拜曰。臣於人間。無一所欲。殿下若東泉下姻親故舊臣隸以達。唯如無敢報何。關白不覺一笑。

此亦談笑死生之間者。無聲得而識知此氏。

遨游公卿之間。玩弄王侯之尊。殆匹曼倩避世金馬門。新左嘗侍秀次。賦盆岳曰。千里飛來机席間。

此與孔子移家忘妻之對同日之話。

三峯突兀壓江間。不知山魄化爲石。盆上無端拈出看。亦能成理致。

秀次能記事。

秀次謂六鄉義鄉曰。人皆病多遺忘。吾獨不然。義鄉曰。殿下躬任關白。嬉游無度。至彈行人爲笑樂。其意不在蒼生。是猶父母而忘其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默然。

秀次得此直言。而不知自反。其死爲畜生鬼。亦宜矣。

七烈士

一讀驚呼。

秀次伏誅。其傅熊谷直之從七親臣。至嵯峨二尊院。各語肱一革囊。分遺金遣去。請撿使自殺。七人禮葬。各語其志。一人大息曰。使我主至此。石田治部也。此不與戴天之讐。不可不報。六人指近江諸山曰。治部所據如彼。豈可空拳當之乎。涕泣散去。後七人往來丹波。日夜窺隙。未得其間。及三成舉事。七人大喜。馳來大垣。混竄卒伺間。三成出兵關原前夕。七人相語曰。聞如此而不達其志。明日無所爲。則有剃髮爲僧而已。插紙竹篋。作神幣。晉路左。翌曉三成路見紙片白色。熟而目之。觸竹篋。傷眉心。血濺入眼。痛甚。七人望

至誠感天。焉有如此者。然應關關至誠而不動者。未嘗有之者。而世人輒疑天道是非。此不知至誠爲何物者。

見。大喜曰。可以見亡主。餘生何爲。乃馳赴二尊院二人後。關吏譏何。二人語狀。吏曰。既仇治部。何不屬東軍。二人曰。小人將復亡主之讐。於德川氏何有。小人訣主以來。不帶刀。表素志也。吏聞所欲言。不答。直赴直之墓。與五人自殺。

直之有此烈士。可以報秀次于地下。其不屬東軍。以明無事德川氏之理。尤見志士苦行。

秀頼夙慧

欺人孤兒寡婦。至此。此人到底王莽仲達。

秀頼夙慧。爲諸將所屬望。家康畜之。納女孫爲夫人。未有子。本多正信召侍女語曰。嗣君無嗣。我公之所屬望。卿等宜多進妃嬪。以求嗣。不然。則故關白公嗣絕矣。又戒侍臣曰。寡君見嗣君之明敏。喜甚。唯嗣君富春秋。血氣方盛。若勞心政事。則恐生疾病。宜朝夕歌舞游戲。以娛樂心神。秀頼漸近酒色。左右不敢止。遂至失天下。

從至。秀加施術。正尤見其陰險。

傀士爲之驚愕。

家康本心。至此發露。當時稍爲理面公。蓋其本色。有不可掩者而存焉。

島清興勸石田三成攻德川氏策

石田三成遁佐和山。島清興策曰。家康素善七將。今七將甘心於我。而家康出兵護我。其意不可測。請

關原役、勝猛爲石田氏先鋒、東軍一見氣奪、島田驍黠破膽、勝猛墜馬、後諸人談此事、無能知狀者、蓋目眩不能正視也、其勇可知、

徵兵佐和山。主公將三千人。發火淺野氏第。侯將六千。自豐後橋。進襲德川氏第。伏兵大津。要家康之東走。諸將出援。部伍不整。聞我要家康。勢沮膽落。無能爲也。三成不能斷。此事漏洩。皆曰。三成將襲德川氏第。家康以柳生宗矩善清興。命之往訪。談及時事。曰。天下洶々。將安定。清興笑曰。當今無如松永明智者。怯懦雖將成何事。

鳥居氏之留守伏見。以天下之兵環攻。猶不可輒屈。使三成出此策。則內有千百敢死之士。外有七將驍武之援。清興與何人。安得乘卒。

關白近人情的人、其臨死豈無一念悲悔心及是事乎、

前田利家語關白夢右府

前田利家嘗語人曰。關白疾病。一夜夢右府。怒曰。汝速赴天府受冥罰。關白卒應曰。臣爲殿下報大讐。願少寬其期。右府曰。汝遇我兒何無狀。不得久在人間享富貴之樂。直進捽其手拔起。離蓐數尺。忽然驚覺。乃知不起。會諸將命後事。

人臨死。本性乃現。關白無狀二孤。負本心尤大者。故死期日近。精爽日衰。其平生負本心者。一々留于心神夢寐。此現本性者。關白托秀賴德川氏。意謂是人不負織田氏。必不負已。々既負織田氏。而欲人不負已。可得乎。孟子曰。殺人父兄者。人亦殺其父兄。報應之理。有如此者。

涉史偶筆卷四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豐臣氏紀下

淡河定範放牝馬

別所氏將淡河定範、以壯士五十人出城、修壘柵。羽柴秀長現兵五百來擊。衆將逆戰。定範止曰、衆寡不敵、何異餌餓虎。吾有一策。放牝馬數十。敵陣擾亂。衆乘隙急擊破之。衆將保壘柵。江見四郎曰、今日奇捷、明日秀吉必來。敗而走、孰與勝而退。火壘入三木城。

[illegible]曰、二人書與好[illegible]者、

牝馬擾敵、兵家陳套、每々爲其所中。

鳥取城將自殺免城兵

鳥取城方急。吉川森下中村三將、使福光彌三郎謂淺野長政曰、城陷在旦夕。某等三人義不可苟屈。將自殺以服不武之罪。若使城兵得生還、則死日猶生時。關白許之。及期、堀尾吉晴臨視、且餽酒饌。三將出就一寺、具禮自刃。

中村曰、戰國士人、皆[illegible]、及敗臨死、從容如此、

主將自殺、以免城兵、前史多有其事。唯發撿使餽酒肴、古來所無。彼此歡然、情義交盡。三王仁義之兵、何以加焉。

清水宗治鰯頰

賴襄曰、關白以大邑誘宗治、強加邑、宗治不受曰、無功加邑、先君若在、必無此事、揮淚而出、宗治決死、實有故、

清水宗治自刃前一日、令左右鑷鬚。諸將曰、君命在旦夕、何爲容之爲。宗治笑曰、秀吉獻吾首於信長。若面皺貌毀、頰髮鬅鬙、則彼將曰、宗治久在圍中、憔悴無復生色。爲恥亦大矣。

家康臨斂、必用冷水。常語左右曰、冷水洗顏、則死後三日猶有生色。勇士不忘喪其元者。

可兒吉長不告而去

長湫之役、秀次敗走。部下岡本嘉介村瀨右衞門留戰。見可兒吉長來、殷然爲一敵國之念。吉長不顧而退。後二人見吉長聚樂第、指斥此事。吉長曰、爾時我

君已退。故余不敢留。今聞諸君言、頗使我無辭謝。自此辭遂不入家而去。福島正則以七百五十石祿之。

河野通之曰、一言指斥、致辭而去、此亦武士譏、

戰國武士、貴廉恥、重名節。一言不遇、則不告而去。其不苟進退、猶古高士。太平三百、世降俗衰。此風掃地。

毛受勝吉諫柴田勝家

賤岳之敗、柴田勝家意色決然。部將毛受勝吉諫曰、死於亂鬬、不若背城借一。逍遙自屠。臣請代死。勝家感其言、與之金標徽旗。勝吉率部下止戰。撤營趾、有一大梅、稍銷雖破、與衆訣飲、卓金標以待敵兵四萃。

中村曰、毛受氏義烈、沒三百年、賢者猶手縣。令田君傳而表之、足小慰忠魂。

其兄拜鄉茂三單騎來援。勝吉慰之曰、兄弟同死、誰終母養。茂三不可曰、偷生辱家名、非母訓。直騎逆鬪、大聲自名、縱橫衝突、所嘗披靡。重圍四合、士皆鬪死。日、主公去已移時、不復患追及、請與死。兄弟衝突、被數十創而死。勝家入北庄、勝吉之力也。

勝家遁亦死、不遁亦死。勝吉死、無益於勝家之死也。而猶死之者、蓋臣子處是間、使其主得生一息、則盡一息之忠也。

前田利家援末森城

佐佐成政大舉襲末森城、晝夜急攻。奥村永福與子榮明出死力固守。妻加藤氏揮眉尖刀、巡城撫循。士皆感激。前田利家聞城急、投袂而起、履及于門、騎及于衢。子利長追蹤至津幡、軍有異議。利家怒、不告而發。横山長知執利長旗、植之軍前。衆望見以爲利長已發、爭先馳進。黎明至末森、突進奮擊。永福開門、內外夾擊。鏖戰數刻、成政潰走。利家入城慰勞、賜永福此日所用鐘馗牙旗、紋金甲冑二領、寶刀三口。

河野曰、學左氏、不襲膚骨。

兵尚神速。唯神故不挫鋒、唯速故不失機。勝敗之機、皆在我也。若少遲緩、則形露情見、雖有孫吳之略、良平之智、無所用也。

立花宗茂援佐佐成政

以怯[illegible]無謀、首爲不足畏。孫子曰、兵貴[illegible]、先識達將謀之謂。

肥後亂。佐佐成政請援立花宗茂。宗茂諾之。群臣皆曰、賊勢如火、何輕諾之。宗茂笑曰、以謀待無謀、鬭不克。即夜發兵據要地。黎明與弟高橋直次分軍而進。賊欲出戰、要地已爲我所扼、引銃交發、不及。直嚮營壘中。賊魁有動大隅以兵三千要歸路。宗茂宜昔待明日而發。賊不設備。宗茂乘間掩擊、親刃六騎士。賊將有動下總揮長槍刺宗茂、傷右臂。宗茂右手握槍、左手斬下總。直次來援、賊軍潰走。關白賜書賞之。

宗茂百戰老將、於區々土寇何難之有。唯佐成政攬右府餘強傲、而爲一土寇之所困、狼狽失措、遂致之亡身也。

鍋島直茂攻高狹城

政家[illegible]

肥後亂、關白命鎮西諸族征討。龍造寺政家不出兵。鍋島直茂還自大坂、問其故。諸老臣皆曰、城中每夜有哭聲、故止發兵。直茂大怒曰、狐狸亦侮卿等、故爲此怪耳。乃勸政家帥兵二萬、攻合志親爲高狹城、走之。

齋藤曰、世謂鬼弄人、直茂此語、足以證此理。

今歐米兵制、精此法者、

蒲生氏鄉練兵

葛西大崎民作亂。蒲生氏鄉約伊達政宗、攻高清水城。戰前日、命蒲生鄉成等六人、練兵整旗鼓、勒隊伍、下令六次、兵未整。六人曰、敵逼眼前、何爾忽慢。擊鞭再麾。衆乃奉約、進退如意。六人喜曰、無以蔑也。進拔諸壘、高清水兵不攻而潰。亂平、氏鄉班軍。七日不絕、無一人犯法者。淺野長政歎曰、號令嚴肅、將士精練、吾未見其比。

諸將在大坂城、論將略優天下者、皆曰氏鄉。當時文武大略、實無出氏鄉右者。此關白所以封之會津。此奧羽所以不至再亂。抑氏鄉爲關白所忌、亦職是之由。

木原曰、三成有大略、史傳冀謂邪小人、恐出於德川氏筆者、

石田三成祿島勝猛

石田三成封水口四萬石。關白問曰、汝新領封土、得好士乎。對曰、得島勝猛。勝猛稱左近、仕筒井順慶、以驍武著。關白驚曰、是名士也。與祿幾何。曰、一萬八千石。關白笑曰、此四分封入與其一、君臣均祿、古無其例。召見勝猛、手賜外套曰、善輔治部、効力國家。後三成累封三十萬石、治澤山、欲増勝猛祿。辭曰、臣祿已足。願以是多養勇士。時人語曰、石治部過分二、澤山城、島左近。

三成分邑入之半祿勝猛、可知其志大也。而不數年累封三十萬石、至籠絡諸雄、發天下之大難、豈非以勝猛以一世之英傑爲之謀主乎。而一敗不救、身首異所、安知不其所以得之、即所以失之乎。

河野曰、小人常態、寫得如畫、

佐竹義宣除三十三姓

佐竹義宣將藉關白威、鋤國內強族、間策石田三成。三成曰、營邸舍伏見、移住妻孥。願適關白意、而後徐謀此事。如言、關白大悅。一日侍燕私談及強族不用命。三成自旁言曰、殿下給常陸義宣、天下之所同知。而此輩強項抗義宣、此侮殿下台命也。若棄而不問、四方倣之、大損威名矣。關白顧義宣曰、吾既給卿常陸一國。國人有抗命者、宜剗除無遺類。義宣悅、就國饗三十三姓、伏甲殺之。盡併其地、食八十萬石。當時稱德川毛利上杉前田島津佐竹、爲六大姓。義宣以是深德三成。三成舉事、坐觀望移封。

義宣曾謂不可使三成宗族爲觀望與勝者、未得其情、

三十三姓、想皆常陸名族、與佐竹氏連姻婭、擁邑土者。無故伏甲賊殺、殘忍亦甚。其報止移封、猶寬。

伊達政宗白寃

奧羽既平、關白封木村吉清於大崎葛西舊壤三十邑。

公晩年與書磯野氏。絶之。蓋悪于此時。

吉清起寒微。食大封。乃襍浮浪就封土。此輩無行。虐士民。貪賄賂。士人怨其橫。蜂起圍吉清父子於佐沼。蒲生氏鄉伊達政宗出援。有人告氏鄉曰。是政宗坐取大封之策也。氏鄉爲然。訴之關白。大怒召政宗。政宗兼行。道及淺野長政。與之西上。會關白放鷹清洲。聞之顧富田左近曰。政宗馳至。非有他心。左近曰。右府嘗疑殿下。殿下愬召輙至。右府釋然。政宗之事亦然。既而辨往復文書爲僞花押。關白感用意之周。置不問。

此時衆皆謂不免。政宗一日得夫人田村氏伏見書。曰。變故未可測。唯義所在之進退。莫以妾爲念。妾常懷匕首。有變之日。必不辱人手。政宗悅曰。眞田村將軍裔也。夫人田村清顯女。有賢德。以田村氏絕祀。請孫宗良分三萬石奉祀。今田村氏是也。

政宗軍粧

朝鮮之役。小西加藤兩先鋒以下。謁見竣畢。辭聚樂第。出大宮道。政宗旗幟皆金畫家章。騎士三十人。負黑色母衣。飾馬甲以熊豹皮孔雀羽。弓槍銃三隊。各百人。金銀粧戎具。遠藤原田二氏。騎而先。副刀丈餘。鞘末施革綴約之背。袍粧映日。異彩爛然。射數里之

此役關白以奧州遠境且承亂餘。減兵千五百。爾留師三千。從征。

外。觀者驚愕。自是俗呼異粧驚人目者。曰伊達様。

懲毖錄稱。明兵自平壤練光亭。望見我兵佩大劍。往來江上。日光下射。映發如電。是非眞劍。沃白蠟造之。此望見政宗軍粧也。彼爾時膽落魄褫。安知劍之爲眞爲贋。其爲沃白蠟。尤爲可笑。

加藤嘉明取唐島

朝鮮之役。敵兵蔟大小艨艟於唐島。邀我軍。諸將望見。議進攻。加藤嘉明曰。衆寡不敵。不可輕進取敗。忽見部下乘數小舸而進發。陽怒急召將校。曰速出止之。將校爭出舟。嘉明曰。乃公不自出。殆破大事。馳出。

中村曰。外史此勝爲藤堂氏功。不知何據。

直率部卒。飛舸衝敵船。諸將始悟爲其所賣。爭先續發。嘉明躍入敵船。誤墜水。躍起攀舳。督戰益厲。箭中其股。流血淋漓。更進取一船。韓兵恐怖。匿船底。索捕不遺一兵。韓人蹙援。誤火硝藥。諸將乘機急攻。得船船百二十隻。

[illegible]此一事。極得大體。

此戰鍋島勝茂望見嘉明戰狀。歎曰。往年陪關白觀芳野櫻花。爲天下美觀。今觀嘉明戰鬪。更在芳野上。關白賞此功。以四萬石。嘉明老後。外孫池田氏問以此事。嘉明曰。老夫已忘。唯記爾時侍童失脚溺死。特爲可憐。侍童曰河合庄大郎。年十一。死

于此戰。

吉田又助測岸前岸

軍至平安江。諸將測江廣狹。或曰七八町。或曰十二三町。黑田長政命吉田又助測量。辭長政曰。汝部下必有能之者。又助望見韓人纍立前岸。笑曰。得之。登一隼命卒曰。汝急走。見我麾而止。乃見其人大小與前岸韓人正相匹。麾之。更命一卒。度中間距離。得若干町。衆皆歎其巧思。

此全與曹偉刻舟度象重同一巧思。

本原曰、佛書聽說

戶川肥後給木牌

我兵略釜山浦。韓人逃竄。浮田氏將戶川肥後。給韓人木牌爲信。韓人大喜。首繫木牌出入營中。賣物。旁近相傳。爭來出力。一將代肥後司軍務。土人頸木牌來呼曰。肥後肥後。其人不知何故。一一捕獲。韓人四散。皆曰。日人虎狼。相率避匿。肥後常病諸將殘暴。歎曰。使關白自將。則豈殘破至此乎。

此役雖無名。先之以義聲。大之以實惠。除虐政害民者。驅貪夫蠹民者。擢能擧賢。賑窮貧。恤孤寡。則八道可傳檄而定也。而兩先鋒以下無一人論及于此者。何也。

此役以八道爲魚肉、不仁亦不神矣。無名不仁亦甚。

陷晉州城

大軍圍晉州。晝夜兼攻。聲震天地。淸正造大櫃。架四輪車。被以牛革。健卒推輓直薄城壁。卒自車中。鐵錐鑿壁。遂崩壘石。倒樓櫓。飯田覺兵衞先登。豎旗城上。淸正與黑田長政麾衆齊登。城兵死鬪。我軍逡巡。北門守兵。意爲城已陷。奔潰。我軍吶喊幷進。城遂陷。斬獲六萬餘。韓人精銳殆盡。關白得狀。賞淸正功。爲第一。

唐太宗擧天下兵。不能得志於高麗。坐先鋒諸將。無忠勇如鬼上官其人而已。

果是鬼上官之實

入晉州

諸將進攻晉州。城無一屯兵。登高阜而望。不見一兵。松浦至鎭宗義智曰。韓人多僞。不可輕入。淸正亦曰。彼果遁乎。得城不足爲功。彼若誘我乎。直陷術中也。兵法曰。午伏者。至昏而見。乃營原上。旣而日暮。伏兵四集。旌旗滿城。諸將皆曰。我不取敗。加藤氏之賜也。

世皆謂淸正勇武絕倫。余尤服其深沈有謀。

常勝軍不可與戰兵、蓋慮兵敗也

立花宗茂論進取

浮田秀家危小西行長深入。會諸將議曰。國都不可踩取。報狀待允。而後進兵。衆論紛然。立花宗茂曰。以

彼累世太平、國內忘兵、故我俘乘之、歐米人擅行東洋諸國、亦唯乘其忘兵也。

倭覦之、國都守兵未會、不如迅進取之。小早川隆景聞其說曰、釜山東萊朝鮮咽喉、而兵備甚疎、國都單薄亦如此耳。唯國都距此遠、若按兵不進、則國中男女爭修兵備、扼險要、發使求援於明、勢日強盛。故倭以為不如迅進取國都。諸將歎伏、乃發。

陷國都、絕大勳功、而決此策者宗茂、其功不下兩先鋒。

棄國都

諸將棄國都、慮韓人為亂、曰、恐殺韓人在城者、以絕禍根。議未決。小早川隆景坐睡不應。石田三成呼曰、

老賊者殊貪自剔、

此豈鼾睡時乎。隆景徐曰、若恐殺韓人、誰運輜重者。不如放火乘間撤兵。明兵怯懦、何暇尾擊。衆曰善。乃火燬而去。每頓兵、分番迭休。明人欲尾擊、無隙可乘。深服其老于兵。

兩川翼元就幷十州、為關白勁敵。其於三成輩、固不屑喋々交言。坐睡不應、實有故也。

加藤清正嚴備

關白召還加藤清正、途過密陽。戶田高政使其臣具饌餉神谷迎勞。清正戴鍍銀兜、被溜漆鎧、掩頰束脛、背佩馬闞旗、鞋而騎。從卒屬行、旗翻大旆、火銃線發、如

千載之下、猶想見其威風、非是則不能陷八道於一擧之下。

行萬馬之中者。二人進拜具首。清正謝曰、不浴累日、垢膩滿膚、請設湯浴。見供。二人馳歸掃席以待。既至、卸背旗及腰纏內貫粟米鹽豉銀錢、重若干斤。曰、腰著此則背旗肅然不動。此時自王城至釜山、習我兵戍守。高政曰、道路無虞、何自苦如此。清正曰、吾豈不欲自逸、唯主將自逸、則人々弛然、軍備漸怠、一旦變發、狼狽失措、前功皆廢。故不以無虞忽行軍。

清正以七條約將士。曰講軍法、習田獵、豐軍需、屏友交、歡止糲飯茶羹、禁演散樂學詩歌、其專事鈐韜。雖甲越二家、恐未至此。

朝鮮北境、隸吉林省、所謂和闌哈、恐今烏拉慈姑地。

清正航北境

清正再航朝鮮、漂至北境。朔風凜烈、寒威砭膚。土人皆穴居。見兵至驚駭、空穴而走、就而屯、令軍不妄殺一人。土人安之。馬臥物者、冰結鬣毛、珊然有聲。兵士日立風雪沙磧之中、久之皆病雀目。土人教之食鳶肉、即癒。

王元美詩曰、風劈面疑裂、凍粘鬚有聲。我北海道冬日光景、亦如此。

加藤清正破明兵

明大軍進攻蔚山。山畔皆兵。城兵失色。加藤清兵曰、

兵氣爲、其伸於九天之上、屈於九地之下、唯在氣之屈伸、

中杖曰、眼中無敵、而後有此標緻、

敵圍未合。請出戰挫銳鋒。一奪彼氣。一鼓我氣。清正付之精兵五百。開門出擊。所當披靡。徐々收兵而入。我兵望見。勇氣百倍。皆曰。明兵百萬不足畏。

先人則制人。後人則制於人。致敵而不致於敵。用兵明此理。則百萬不足畏焉。

蔚山之圍

明兵圍蔚山。清正巡城。敵自山上發砲。立斃數人。清正令軍莫得動。飛丸雨注。自若不動。明兵以爲準低。仰架亂發。丸自頂上而過。清正曰。可也。令衆同起。明兵以爲中度。萬砲連發。竟不傷一兵。

小牧之役。本多正勝以寡兵與豐臣氏大軍並列而過。萬砲雨射。正勝令衆俯視。丸皆汰頭而過。與此事同日話。

宗茂眞快人、

宗茂放俘

明兵再攻蔚山。立花宗茂來援走之。宗茂曰。彼知我兵寡。必再攻。放俘虜。設伏以待。此夜明兵果來襲。伏發前後夾擊。大破之。清正深感其明乎兵機。諸將妬其功。不敢聞。宗茂不以爲意。曰。武夫戰鬪。勳賞固非其所論也。

我兵承喪亂。百戰淬鋒。而加之明人忘武之餘。故着々出彼先。

鍋島正則搏虎

鍋島正則屯釜山。侍童爲虎所食。正則怒甚。次夜虎來窺營。正則袒裼向虎。虎々不動。左手捉虎頭。右手搤頷下。輾轉搏鬪。虎遂斃。

世傳[illegible]人虎狩說、未聞漢土有狩虎之事、妙既

蘇子曰。虎畏不懼己者。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正則見虎而不懼者。故爲虎所畏。

黒田如水獎勞

朝鮮之役。日根野織部就黒田如水而借金。其取兵而還。詣如水謝恩。有一客睨曲戲魚。如水命庖人曰。

樹肉盛殽羹餘骼以供客。織部私訝其吝。懷出金謝還。如水不受曰。吾始不期子還贖。且子既以金給軍需。立勳功。此僕所大悅。堅辭不受。織部始服。

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

儉與吝同其事而異其心。孝高此事可以知儉吝之辨。

使三成[illegible]家康[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兵[illegible]所[illegible]已[illegible]川氏何、

上杉景勝舉兵

上杉景勝舉兵。日與直江兼續議軍略。以爲彼暗地理。待其進入白川。率精兵出白坂。衝其背。一戰可擒也。親與將士跋涉溪澗。搜索捷徑。部署已成。日待家康進軍。會上國變報至。德川氏自小山反兵。此計阻

甚所服于景勝。収兵不出。甘爲降虜也。

謂景勝失策。

余謂此間地勢。會津天下絶險。而遠謀佐竹相馬諸氏。據絶險。待德川氏。未爲無算也。況與大坂諸將。東西並擧乎。而百計齟齬。甘爲降虜。天下之事。固不可恃區々智謀也。

杉原親憲策敗

德川氏反軍。會津將士相賀。杉原親憲嚬蹙曰。内府舍我而攻三成。三成必敗。三成敗。而後擧天下全力攻我。我何力抗之。今日之事。不亡何待。

親憲已有此見。何不止景勝擧兵。景勝謀是事。非

品評皆中其病。治部果英斷。

一日。而親憲如不關其事。顧當日之事出於兼續。而諸將不之與知也歟。

石田三成謀德川氏

關白薨。德川氏以大老當國。名望日隆。石田三成謂增田長盛曰。子不見右府近狀乎。長盛曰。子何忌右府。三成曰。子昧見人。吾試品諸將。毛利氏藉父祖之資。封土跨十州。富强冠天下。而其人庸懦。不足與有爲。浮田小早川二氏。雖少有才。貪吝自殖。將士不附。上杉島津兩氏。勉武無敵。而竟非遠器。前田氏出羣英才。而其志不過保全封土。唯右府器識宏遠。志望

同是死也。何不趣戰力。

遠大。傾豐臣氏者。非斯人而誰。長盛曰然。乃相與謀離間德川前田二氏。將使二氏積猜疑。互搆干戈。而後乘其弊也。

三成爲豐臣氏謀。非無一理。唯德川氏以遺命聽大政。名正事順。而三成欲以反覆險搆除之。此天下人心之所不與。

島津義弘敗走

關原之役。島津義弘與其族豐久。挾路而陣。三成約豐久承後。及接戰。豐久按兵不動。三成單騎來促。豐久曰。各自爲戰可也。三成無如之何。既而東軍乘勝

死有餘罪。

而進。義弘血戰數十合。豐久死之。黑田長政截軍後。衆驚擾。遂敗走。是役。長壽院長淳後至。義弘大喜。執手。贈關白所賜繡鳳軍幅。三成固聞驍名。贈之金團扇。及此。躍馬大呼曰。走者吾識面。士皆殊死奮鬭。衆寡不敵。動輙卻退。長淳聞左右曰。主公免乎。曰免。曰吾可以死。乃手金扇。衣繡鳳幅。自呼島津義弘。而進敵。四集叢矟格鬭。而僵。義弘因免。

薩兵强悍。當時所推。是役義弘以存兵五十人。關間敵地。竟能免虎口。歸其國。足以見其百敗不撓之概。

中村曰。島津氏虎視西陲。致十世。唯豐公攻降之。如德川氏。百方慰解。得無事爲幸。其勇猛可知。

義久謝罪

義弘遁關原歸薩摩。家康見俘虜新納本田二人。問義弘黨虜狀。且曰。義久亦與謀乎。二人曰。義久在國。不與知。曰義久來謝。恩待如舊。二人報狀。義久與書寺澤正成。陳無他。黑田孝高亦勸義久來謝。曰。僕與加藤清正。居間調護。莫爲畏懼也。井伊本多諸人亦與書。勸西上謝罪。家康曰。義久猶疑吾言乎。乃賜盟書曰。領日薩隅。無異昔日。又曰。義弘卿子也。舍卿即舍義弘也。明神在上。吾不食言。翌歲十月義久至兵庫。福島正則出迎。與至大坂館待。見家康謝罪。

毛利島津二氏。同一黨大坂也。而島津氏依然完封土。何也。義弘遁歸全義。非毛利氏反覆賣人之比。且義弘遁歸。勇氣不挫。繕甲兵。修繕城壘。非復毛利氏狼狽失措。束手待創之比也。

木原曰。要之三成於豐臣氏。竭忠所事者。

三成縲紲

三成同小西行長前田惠瓊坐獄。天寒。吏與衣曰。上賜。三成笑曰。太閤已薨。上爲嗣君之稱。內府何得僭是稱。行長曰。內府仁人也。至今日猶恩我輩。惠瓊俯伏流涕。不復發語。行刑之日。有一老嫗供茗及柿實。三成舍柿實曰。吾病。行長笑曰。刃逼頸上。何爲攝養。三成曰。此身所關甚大。一息猶存。不可不攝養。三成已敗。散遣從者曰。余欲航薩摩謀再擧。汝等伏匿以待。蓋其有爲之念。至死不消也。

三成對本多正純亦曰。吾不引決者。非貪生。將有所爲也。事既至此。言之何益。其志亦可愍也。

待亡虜。不可無禮。

長曾我部盛親就囚

長曾我部盛親就虜。卒盛飯以給。盛親憤曰。古來將帥爲虜。不乏其人。余不復辱。縲絏唯賊卒無狀。不可忍。盍速刎首。會井伊直孝過其前。叱吏解縶。延諸上座。供盛饌。慰勞懇待。盛親悅曰。井伊氏知禮。

石田三成反接坐轅門外。淺野長政素隙三成。騎至其前。下馬致禮曰。子不幸遭此厄。脫襖子衣之。如直孝長政。眞有心人。

當時文學之權在五山僧徒。關白[illegible]亦僧徒之力。

惠瓊梟三條磧

惠瓊驕侈。粧輿馬。誇耀道路。改築寺院。棟宇輪奐。究極奢麗。及三成擧事。專參謀議。僧服從軍。自負一世英雄。與三成陣南宮山下。一戰大敗。不知所爲。走至磨針嶺。贈書毛利秀元。告生訣。潛匿鞍馬山。一日輿過本願寺。謀出亡。邏卒來圍。所從二僧童知不免。曰。受辱孰與自刃。擬刀其頸。擭縮首傷面。二童互貫而

死。將軍惡其犯僧戒。梟首三條磧。

關白用惠瓊司文書。猶家康委文書崇傳長老。當時文學掃地。武人俗吏。眼無一丁字。勢不得不用僧徒。

後藤基次辭祿

後藤基次去福岡。過藝州。福島正則欲祿之。使福島丹波問情。基次曰。舊賜三萬石。正則不肯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於彼何有。丹波曰。主公祿彼三萬石。則世將謂丹波以世臣之故。止食二萬石。若仕他氏。則必祿四萬石。如此則不止基次榮。臣亦以是得義名。正則不聽。

戰國士人占地步。不苟自合如此。

丹波爲國薦賢。不少妬忌。其忠可嘉。然基次要三萬石矜矣。

大野治長擢米村權右

大野治長舉事。擢奴米村權右。列士籍。城陷之日。吏逮權右。鞠問寶貨所在。權右陳不知。吏稍逼。權右蹶起曰。修理任一城存亡。戰敗則首領且不保。於寶貨何有。戰克則內府父子腰刀。亦皆我之有。部下將士皆以是自效。不復知寶貨爲何物。吾有可言。即無間亦言。無可言。則裂吻拔舌。亦不言。家康面歎曰。安得剛果如斯人者。而傳諸兒。後謙仕一侯。養治長孤女。女夭折。權右女哀慟不禁。及火葬。自投烈火。懷尸焚死。

如此始稱國士之知者。

治長誤國賊臣。無一可取。晚得一士。伸雄辨於獄吏之下。大覺有生色。

福島正則命家宰應大坂

大坂事起。福島正則在江戶。不得應。遣人告老臣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余受故關白隆恩。天下所知。汝奉見正勝。與諸將翼嗣君。莫以乃主在東爲意。丹波曰。吾舉全國應大坂。則四方響應。勇氣百倍。諸將立功於豐臣氏者。無出吾右。事若不捷。則捨生取義。何恨之有。石見曰。如此則主公得罪德川氏。豈爲臣子者所忍爲乎。且大坂以區區一城。敵天下之兵。萬無勝理。不如中立無爲。以爲保全社稷之謀。正勝從之。

正則放出羽。得一女事。使白將。襲是女而後自刃。不忍。又曰。故將軍若在。一言而後死。眞爲黯然。

正則爲德川氏所忌也久矣。應大坂亦亡。不應亦亡。若使正勝奉父訓。舉國大舉。如丹波言。則捨生取義。忠孝並立。正則一死。無所怨于是世也。且石見以中立無附。爲自全之上策。豈武士之言。

木原曰斯公本色

涉史偶筆卷五

德川氏紀上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將軍麥飯

將軍在三河。常食麥飯。一日廚人麥飯面而進。將軍作色曰。方今連年兵役。民不飽藜藿。吾獨忍勞百姓。而侈飲食乎。且余儉口腹。將優軍需也。汝輩日在左右。未達此旨乎。

家光飲膳不適口。春日氏責廚宰不謹。使日設飯七種。未出百年。勤儉此風。蕩然掃地。

非是則爲甲斐氏所并也久矣

榊原康政後陣

姉川之役。酒井忠次先鋒。榊原康政次之。忠次亂。流達前岸。崖壁斗絕。將士逡巡。康政自後疾呼而進。忠次軍恐爲其所先。鼓勇競進。將軍望見曰。康政今日舉動。宜爲後陣者法。

當時酒井榊原本多井伊四氏。稱爲四天王。驍武絕倫。所向無敵。無他以將軍以是獎勵也。

鳥井忠廣鬪死

三方原之役。鳥井忠廣諜歸曰。敵鋒不可當。勸退兵。將軍叱曰。敵蹂躪疆內。汝將傍觀乎。忠廣意決死。夜

三河將士忠義相與、當時諸藩所不及、

與成瀨正義飲。爭事將刺。忠廣曰。國事方急。與其死私鬪。孰與死公戰。正義莞爾曰然。洗盃解憾。終夜訣飲。此役正義監岐阜兵。忠廣監先隊。二人不敢就其伍。翌曉並騎而馳。忠廣獲三甲首。逢正義。叉手三甲首。相目而笑。投首更進。忠廣獲一甲首。聞正義冒山縣氏陣而死。奮然曰。嘻。爲彼所先。揮從者曰。汝速歸報狀。單騎斫陣而死。

一說曰。鳥井忠廣內藤正成共稱四郎左。皆以勇著。稱曰兩四郎左。是役甲軍席卷而進。忠廣謂正成曰。余止死。足下護主公免。正成曰。臨危殞命。人

老成人之語、

臣之分。足下年少。余且止死。忠廣曰。人臣之分皆一也。唯二人致死。誰免主公者。余已發言。豈可苟免乎。乃止戰死。正成且戰且走。死者接踵。距濱松市口七八町。追兵愈急。顧其子彌九郎曰。乃父鬪死。極易易。顧從主公者。概皆年少。以走爲羞。苟見我僵。爭先戰死。主公愈危。兒能代父而死歟。此地要隘。返戰必利。彌曰。兒不敢力乎。蒙轍大創而死。將軍得間入濱松城。此二說不知孰是。姑記俟考。

啞刀辭

是役從兵爭論戰功。將軍使之進雙刀。曰。某屬吾右

用意至周、古今名將、誰出其右、

某屈吾左、吾一一唾刀鞘、以識唾痕具在、可以證戰功。衆不敢爭。

在虎口之中、唾刀鞘、爲他時論功之地、所謂造次顚沛、亦於此者。

國高天神

將軍圍高天神城、將粟田刑部請曰、城陷在旦夕、請爲殉城者張猿樂盡一日之歡。將軍愍然、乃設場陣前、令優人幸若演高舘曲、城兵上墻聚觀。樂竟、刑部使愛童時田鶴千代捧出錢帛、勞幸若、風采秀朗、兩軍屬目。城陷日、有獻一首者、衆疑爲女。將軍曰、撿其

足見家康平生用意、無所不至、

眼、男黑眸、女白眸。衆始知爲鶴千代、皆掩淚。

擧城分死、請敵張樂、逍遙盡歡、彼此無憾、而後開城決戰、以死鋒鏑、爲人間至榮。此所謂武士道者。

此風元龜天正爲尤盛。

奥平貞勝弃參

奥平貞勝父子爲武田氏驍將、世守作手城。密聞信玄死、心懷兩端。將軍使本多廣孝勸降。勝賴偵知、遣使徵質、乃遣孫千丸。土屋直村在黑瀨、固疑貞能、招見。貞能戒從者曰、不見吾首、莫動。已至、城所道壽在坐曰、人皆告子異圖。貞能愀然曰、寇敵環逼、飛言紛

死生在一問答之間、間不容髮、

起。雖父子骨肉、猶不能相保。僕既質愛子、而猶不免此言乎。就坐圍棋、顏色如常。終局辭出、道壽呼返共飯。直村告從者曰、汝主叛迹顯然、今已伏誅。從者夷然談笑、不少驚。二人疑釋、免歸。是夜父子相率弃岩崎。將軍遣松平伊忠本多廣孝出迎。

貞能父子、去暗就明、其智雖過人、其節無足取。唯徘徊虎口、出入百死、談笑自若、非有膽有斷者、安能之。

小栗大六請援

甲兵陣長篠。將軍遣小栗大六請援尾張。右府固畏

以勢劫之、奮張手段、

武田氏、猶豫不決。大六語矢部善七郎曰、姊川箕作金崎諸役、我皆出援。而今坐視我危急。天下誰直織田氏。且武田氏之鋒、非我力所能敵。援兵不出、則割遠江而和。勝賴猛將也。勝賴爲先鋒、我爲後繼、西其鋒、則於尾張何有。及此時、子雖噬臍、莫能及。善七入言。右府大悟、召見大六曰、乃公親將出援。即日令國戒軍。

此事利害得失、不待知者而知之。以右府聰明、猶豫不決。愈知甲人之精鋭、無敵於天下也。又曰、當時信玄始死、勝賴剛愎、佞臣用事、諸老將離心。隣

國諸雄。未得其情也。

平松金次郎自殺

平松金次郎過天龍川。其僕爲同舟者所殺。不敢較。人皆易之。爲人肥而矮。將軍常嘲曰。戰時行走。能得如意否。金次常憤之。長篠之役。斬驍將山田八右。高呼曰。行走不如意者。亦能斬敵將。語氣頗厲。及酢功不滿其望。遂因人達豐臣秀次。私告別舊故而發。將軍曰。此壯士也。去必爲吾患。命坂部治兵要殺之。治兵追及。佯爲好意。乘間掩擊。不中。金次蹶起斬治兵。未殊。揮背旗呼曰逃士。里民麕集。金次走入一寺。衆

戰國士人。不以家國之故。變友誼。尚可嘉。

此古來善射者所不思到。足見甲人精究。

追尾。金次曰吾不敢亡。平右兄三十郎奔會。金次曰。貴弟與吾親善。唯拔刀擬吾。吾不得不較。曰傷淺。曰吾所刃。豈有不死。及自刃。請扶割掉首曰。子弟死吾手。而吾死待君手。吾意不慊。

平松暴戾人。而秀次許之以一萬石。將軍亦慮爲後患。則必有足爲輕重者也。將軍以笑謔之故。失其心。遇將士。不可無禮也。

武田氏矢鏃

有言將軍者曰。武田氏製箭。必令鏃易脫。故中矢者。鏃著骨骼。往往至死。盍倣之。將軍曰。弓矢之用。克敵

軍要。

悖悖訓戒。如家人子弟。足見上下相與之般。

爲主。痛毒之慘。吾不忍爲之。乃令將士曰。自今牢鏃鍼。莫逞毒敵人。聞者歎服。

兵所以致果毅。苟憚重傷。不兵可也。將軍此言。特欲揚武田氏之殘忍。以取仁聲而已。

訓戒將士

將軍訓戒將士。極親切。有來仕者。必訓之曰。子記諸爲人三年。爲犬百年。爲犬三年。爲人百年之語乎。汝輩出仕。豐衣食。求悅僚友。則祿入不足。武器不完。一生爲人所賤。若節衣食。絕游從。比及三四年。祿入有餘。武器完備。可以建軍功。博寵祿。假令一時爲僚友

封建爲治。勢不得不阻山河。此今日道路修措之所以爲急務也。

所擯斥。不足爲損。

余觀今祿仕者。不美酒甘食。以求悅僚友。則欲博一資半級。而不可得。與公戒反對。

修矢矧橋

矢矧橋墜。諸臣或曰。方今四隣皆敵。不若阻河水爲險。不橋可也。將軍不可曰。矢矧古來名橋。自寡人而廢之。可乎。且封疆之固。在人而不在險也。

已知在德而不在險。東海沿道諸河。多皆不橋。以終德川氏者。何也。

見北條氏政

使此和成。越直出京。幾成覇上國。甲尋四隣。八州風靡。東西並峙。別開局面。

將軍嫁女小田原。有年。將自赴伊豆見氏政父子。酒井忠次曰。若我越疆修禮。則爲北條氏所致也。我土跨五州。不宜爲彼所致。將軍曰。往年甲越講和。夾川相見。謙信以先下馬爲辱。往復論爭。和遂破。此時信玄二十七歲。謙信十八歲。爾來兵連不遑出力。他方。吾與織田氏得乘間幷隣近。專力上國。勝賴暴擧自滅。織田氏倨傲自禍。歷歷如斯。足以爲鑒戒。氏政諒吾此意。戮力協心。掃蕩東國。及功成。分土自封。長講隣好。不亦可乎。遂赴三島。見氏政父子。徹兵備。講婚姻之義。

先謀畧而後戰鬪。棄細故而圖遠大。自是有天下之氣象。當時諸雄。見及此者幾人。

篝火於木津川上

古今與主免危難。一類天爲之左右。

本能寺之變。將軍在界。慮賊遮歸路。宣言曰。經山城赴伊賀。令人招集村民。篝火於木津川上。以待光秀。聞之。遣兵以要。將軍徑山中出伊賀以免。

斯公雖處於顚沛之間。智謀周匝。匪彝所及。關白歎爲有華有實。眞然。

論犬山士人

小牧之役。犬山守將中村某爲人所殺。敵將池田勝入。乘間誘土人放火焚城。將軍望煙起來救。至則勝入已去。聞狀。土人曰。勝入率兵三萬。放火而去。將軍曰。犬山勝入舊地。汝輩陰爲內應。彼倉卒發兵。不過數千。而汝乃敢夸張。以恐喝我。皆奉勝入旨者。命收其質。土人不敢隱。

情僞無所遁

實其賊。收其質。匆卒間處得最妙。

僵池田勝入

是役。已僵池田勝入。廣瀨左衛門言曰。臣嘗事武田氏。信玄每勝敵。必收兵險要。若近敵。使敵無由乘弊。三科傳右亦曰。左久間盛政斬中川淸秀。而不速收兵。一敗塗地。今暗其勢。乃退陣山上。

狃勝兵家大禁。况大敵在前乎。

關白餒勝入於敵。固襲柳瀨之故智也。微二人之言。則將軍不爲柴田勝家者幾何。二人皆甲州武士。其於兵機。講之平日也。詳矣。

鳥井金次爭功

長湫之役。鳥井金次屬井伊氏先登。平松金次屬麾下先登。兩金爭功。將軍曰。平松接槍。吾所目擊。誰得爭先。鳥井曰。大軍各隊。離隔本營。今主公以所目罔所未目。安在爲明。臣冒死先登。而主公不錄其功。請自此而辭。遂不告而去。後仕蒲生氏。鄉食一萬石。

讓第二。猶失其心。軍賞不可差違。雖如此公之周匝。猶有是失。路所謂一人十失。不見之圖者。

近者昵。而遠者疏。昵者信。而疏者疑。以將軍之明。不能無蔽於此。況下將軍者乎。

久世坂部候敵

公生長喪亂。人情世態。曲悉甘苦。宜言言適中。

將軍使久世坂部二人候敵。坂部聽命奮然。久世色沮。將軍曰。坂部性剛。以冒矢石爲易事。剛者易折。我恐彼挫折。久世剛不及坂部。而勉強自奮。其所爲必出坂部右。二人復命。久世入敵地。加多四町。

加藤嘉明常語人云。余歷觀天下之士。完孤城於萬軍之中。持大節於危急之際者。在重厚少文者。而不在剛銳果毅者。今世衒勇武賈驍名。不乏其人。此輩雖可以借重名夸隣國。非余之所貴也。英雄鑒別人才。語語實驗。有旨哉言也。

饗於聚樂第

若以是欣然自適。則陷關白之術者。

關白見將軍於聚樂第。帷帳杯盤。凡百器什。皆盡華章。候待無所不至。將軍懼。本多正信曰。小笠原氏次降我。意謂右府伐淺倉氏。主公自將往會。爾時吾在內學事。則可以遏所欲也。主公知之。故與右府討淺倉氏。命氏次先鋒。彼勢不可辭避。遂能屈意奉命。此役遂因其功。今以所以使氏次事關白。則禍可以爲福。將軍深以爲然。

將軍智謀。豈在關白之下乎。而講和以來。唯關白之聽。此皆與正信所深謀熟圖。如本多忠勝罵假城。井伊直政引衣裾。皆是門外漢。

寶五百人

參河武士。忠勇敢死。此言未爲誇也。

關白出示將軍珍異寶貨曰。卿亦有所寶乎。將軍曰。小人之所寶。與殿下異撰。小人有士五百人。臨之水火。不敢辭。小人之所以憑而無懼者。以寶此五百人也。關白有慚色。

將軍涉書史。故諳此熟套語。

襲源二位揭榜

將軍與秀次東下。過藤原氏舊蹤。見源二位所揭榜表。云政事一遵秀衡約束。歎曰。二位知爲政者。自是治駿河。因今川氏之法。治甲斐。因武田氏之法。治關東。因北條氏之法。非不得已者。不改革。民皆便之。

異迹于大體者之言。

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殷周之治。因襲前代。除末王苛虐害民者。以適時勢之宜。故曰。所損益可知也。

征韓令至

征韓神后以後之大事。公之愼思。固不待正信入言也。

征韓令至。時方夜。本多正信入候。問曰。主公親航海外乎。將軍默然不答。正信問三。將軍徐曰。汝盍低音。安知無人耳之者乎。汝意使誰守函關。正信曰。主公

間及函關。思己熟。臣復何言。一拜而退。

七將請石田三成。正信入謁曰。主公己思。思則得。將軍以思得之。如關白以不思得。關白夜半抵掌曰。吾已致家康。關白不思而得。將軍思而得。皆得之於天者。

大久保忠隣爲威重

大久保忠隣熟練事體。聽斷如流。有一客戒曰。子視事非不辨。唯乏宰臣之體。忠隣深爲然。自是不妄言笑。務爲威重。衆皆嚴憚。僚吏有論爭廳上。將軍戒曰。忠隣在。將軍陣名古屋。徒卒多不奉法。乃馳驛召忠

隣。忠隣至。營兵肅然。無敢喧譁者。

忠隣薦本多正信。而爲其所擠。禁錮彥根。終身不辨。此最得大臣之體者。

忠隣子孫世襲十萬石。而正信無幾。此亦報應之理。

安藤直次放鯉魚

將軍在伏見。鑿池飼鯉魚。一日饗上杉景勝。就市買鯉魚。安藤直次命園卒放鯉魚。曰。安有役人鑿池。蓄不中用之魚乎。

公常曰直諫之功。勝一番槍。以是率下。宜不乏蹇諤之臣。

君賜生必畜。將待有事而羞之也。若夫以於物爲臺沼美觀。不特直次所損。抑亦不達於禮者。

本多正信策石田三成

淺野福島諸氏與石田三成搆隙。本多正信賀曰。今日取六十六州而獻主公者。三成也。諸將怨三成。將借我手。遂其欲。而諸將外敬我。內實忌我。三成雖亡。天下未歸我也。且諸將皆庇故太閤之恩。翼戴幼主。唯怨三成。故爭歸我。而三成非久屈天下者。其募黨舉大事也必矣。當是時。我舉全國之兵討之。猶探物囊中。一戰定大亂。天下無與我爭雄也。臣故曰。取六十六州獻我者。三成也。將軍然之。護送三成佐和山。將軍與二三腹心算此事。至熟至審。而七將無一人看破其謀者。何也。

正信德川氏之良平。唯爲人忌克爲累。

渡邊守綱舁輿

將軍東伐。發伏見。投水口。長束正家要曰。明晨供饌。此夜二鼓。不戒而發。輿丁不具。渡邊守綱混卒舁輿。將軍怪問曰。汝何以知我發期。守綱愀然曰。賤臣長侍君側。豈不慮此大事乎。是日兼行達土山。使人謝長束曰。昨夜誤期而發。

中村曰。長束修亭園。設欄以待。有一匠告實。匠美濃部村人。故終德川氏除村租。口碑所傳。

聽于無聲。視于無色。忠臣事其君。猶孝子事其親。若待其發於聲色。則不及機也。

秀忠後期

關原之役。將軍不見秀忠。麾下無敢言者。榊原康政

請間曰。世子不知大軍發江戶。故後。將軍曰。爾時吾發使告期。康政曰。使人阻水後達。命至之日。急救上程。山路險隘。淫雨昏墊。故後師期。將軍召使人。得阻水狀。意稍釋。康政進曰。今主公以軍事。譴讓世子。非特損世子威武。主公亦負謗天下。將軍悟。秀忠得無他。

木原曰、秀忠篤實有餘、英發不足、恐不識公意、

父子之間。人之所難言。而康政論陳事由。使將軍釋然無疑。是時井伊氏以下。皆有所援立。微康政是言。則將軍殆將為武靈王之悔也。

加藤清正賀捷

諸將賀捷伏見。將軍曰。諳不言乎。雨降土牢。天下自是大平。加藤清正進曰。世有治亂。猶天有陰晴。以一時暴霖。為不復雨。常人之見也。今天下雖姑無事。人心未易測。天命未可知。將軍動容歎賞。

清正達於治忽之大體、不可以一介武人目之、

清正豐臣氏之純臣。必則有所不懌。

赦直江兼續

上杉氏請罪。本多正信曰。直江兼續勸景勝舉軍。罪浮景勝。兼續而不聞。何以懲亂賊。請處斬。將軍曰。如斯則伊集院野村之於島津氏。梅津澁井之於佐竹氏。皆不可獨免。孤赦兼續。將以綏此輩也。正信拍案

此皆反側子之手段、

稱善。曰。臣念不及此。乃使兼續西上謝罪。降族將士傳聞。曰。兼續猶處寬減。吾輩可高枕而寢。

內府親覩織田氏專殺積怨四方。故尤用心於此。眞以人為鑒者。

十勇將

福島政則謂將軍曰。井伊本多榊原三氏勇武絕倫。天下之所讐伏。洵公家之干城也。將軍曰。我所素養勇將。併此三氏為十人。正則問其名。將軍笑不言。蓋將使部下人人奮就十人之班也。

此等狡獪、[illegible]公慣手段、

家常言笑。亦不忘鼓舞士心。雖以唐宗之求治。亦未至此。

本多忠朝戰死

大坂前役。將軍使本多忠朝視河漲。返報曰。水勢方暴。將軍作色曰。汝非平八子乎。水勢之暴。有目者皆見之。忠朝憤退。令部下曰。欲與我同死者。各誓吾前。加藤大屋藤井臼杵四人皆誓。小野勘解由不誓。曰。士臨軍。固已分死。且曰。為主公計有三策。曰。鬪死。曰。先登。曰。為僧遁高野。忠朝頷之。進攻毛利勝永營。小野曰。布陣無法。戰必敗。忠朝不可。小野罵曰。主公乳臭。安任軍事。加藤亦曰。殆出山野獵豬鹿者。忠朝怒

酒異偽氷結渡軍、可與此事參考、

爾不能爲而八子者、

擬眉尖刀。二人曰。主公視臣鬪死狀。直衝敵陣。加藤馬觸槍鐵超躍奔逸。忠朝全隊繼之。接戰良久。望見敵兵槍貫小野首。大聲勵衆。衆殊死奮鬪。敵將雨森傳右善拒忠朝。槍折。取他槍奮突。銃丸洞胸。下馬刃銃卒。蒙廿餘創而斃。大屋抱忠朝屍而死。

將軍斥忠朝爲非平八子。必有所見也。而五士能激勵之。以一死雪辱。足知平八養士有素矣。

爲堰中島

此役傾天下之力。何事不可爲。

是役。使伊奈忠政役使福島毛利二家兵。搬運土石竹木。築堰中島。塞上流。堰高一丈八尺。廣十五間。

八幡平瀉可步而往來。又命伊奈忠次築堤春日井。通木津川。以涸天滿河。城四周水涸。城兵落膽曰。何圖神。用兵壞之。乃伏兵堤下。候敵來銃擊之。遂不能近。

大坂之爲天險。襟帶河水也。河水而涸。何天險之有。而將軍不能平之一擊之下。豈非以將士戴豐臣氏者。深憤德川氏擧兵無名耶。

孕石廣瀨守職

大坂之役。秀忠次伏見。井伊直孝爲前軍。整旅上途。望見前隊捲旗。令曰。盍張旗。旗將孕石廣瀨二氏不肯。

此與廣人不能堅同旨義、

已而出伏見。始張。盡軍醴過主將牙營者捲旗。直孝未之知也。

此役。井伊氏兵敗于天王寺。孕石曰。吾年七十。無可復雪此辱。不退。廣瀨曰。如何獨生。共手旗而死。

二氏武田氏遺臣。觀此二事。亦可知武田氏軍法也。

叱日向政成

是役。日向政成言將軍前曰。城兵唯利得金帛耳。已得金帛則奔出。公變色叱曰。豎子何知。已而私召政成語曰。汝言是也。唯敵漏聞此言。則必召質。以一其

機事不密則敗。用兵爲最然。

心。如此非吾利。汝莫妄語此事。

長篠之役。右府叱酒井忠次。亦與此事同日之話。

泊船艦於界浦

是役。城兵毀中島港。乃泊船艦界浦。界浦灣淺。不便碇泊。而終是役。波浪帖妥。不類平時。人皆爲異。

天人相應。有不可以常理推者。

小田原海不便碇泊。關白之東征。船艦繫泊。無風波之難。與主之得天助。每々如此。

井伊直政談東征

井伊直政侍將軍。談及東征。曰爾時臣與淺野長政援蒲生氏鄉。至二本松。伊達政宗煽動起亂。確有證

若是時關政宗與羽紛亂、命將出師、非復一朝所平、故關白假政宗了局耳、

微此一怒、則福島悍然現本相也必矣、

水戶與會津、屠然負隅之虎、若連兵迎擊、縱令無成、亦不失爲英雄事業、

左。而關白不深究者何也。將軍曰。關白豈不知是事乎。唯政宗豪傑。應召直來。勇也。省花押畫爲分疏之地。智也。而關白智謀百倍政宗。故特赦其罪。取其用。

關白知人善任。愈爲難及。

關白之智勇百倍政宗。唯將軍知之。所謂英雄而後明英雄心事者。

福島氏家宰

福島正則新封藝備。從三宰入謁。福島丹波脚跛。尾關石見兎唇。長尾隼人目眇。三人傴僂而進。左右竊笑。將軍盛怒曰。彼五體雖不具。勇武越出萬人。且士業弓馬。勇優萬夫。何支離之疑。不懌者累日。

此齋之所以取辱於郤缺。將軍不懌累日。不亦宜乎。

備佐竹義宣

將軍之東征。遣島田重次數佐竹義宣曰。卿來否。不足以爲孤損益。但卿來否。卿家存亡所關。盍熟計。義宣辭以病。且曰。聞景勝罪狀而後出兵。將軍西其兵。遣人召質。辭曰妻孥悉在大坂。無可以質。諸將請討。將軍掉頭曰。石田本也。本既僵。枝葉豈獨存乎。留平岩水谷皆川三人鍋掛備之。

此等瑣事、隱不遺、其周匝可知也、

何其肖似唐太宗、

義宣觀望。眞爲無謂。將軍數義宣。移封秋田。曰。觀望成敗。爲去就。可鄙最者。景勝階天下。比之義宣猶有俠氣。

遺言秀忠

將軍病革。秀忠侍視。將軍指松倉市橋堀桑山別所五氏曰。五人皆有功于大坂之役。汝善視之。別所雖薄祿忠義之士。余猶記大和口一言。城兵已敗。我兵不尾。別所功齒大呼曰。豐大閤西征。怒尾藤某不尾臨兵罪之。今諸將不追躡。何爾怯。吾如不從一兵何。此事今猶在目。五人感泣。

將軍臨終。猶不忘奬勵後進。稱楊哲功。愈覺魏武分香賣履。戀々涕泣之可賤。

訓宰輔

將軍嘗訓宰輔諸臣曰。凡任家國者。不可無所備。吾主岡崎。則備隣疆。主參河。則備隣國。主關東。則備諸道。今主四海。則備海外諸邦。海外諸邦有變。則宜選老臣有文武大器者。將重兵。鎭西陲。家光置長崎奉行。取其委任。亦出此意。

將軍嘗命儒臣僧侶。覈實和漢典故海外情僞。如安針耶揚子伊佐貝古皆歐人。而頻頻召見。問以

各國之事。深謀遠慮。及域外諸國。子孫守家法。保三百年之太平。抑亦有故也。

重文學

將軍重文學。朝鮮之役。見藤原惺窩於名護屋。賓待之。聞其講經史。後聘致林道春。常侍左右。掌文書。備顧問。加藤清正歸自朝鮮。贈其所獲活板數萬字。大悅。刊行四書五經七書左傳家語貞觀政要諸書。購求古書。得保曆間記於鎌倉莊嚴院。續日本紀於伊豆船若院。本朝文粹於身延久遠寺。律令於日野氏。三代實錄於舟橋氏。大坂之役。就朝貴家搜索遺書。命五山僧徒謄寫。皇朝載籍略備。鎌倉以後斯文掃地。至此漸復。

漢光武投戈講藝。明大祖息馬論道。創業明主。東西同揆。

余藏魏徵羣書治要。爲紀州侯所贈。曰將軍在伏見之日。刊若干部。賜諸子。此書漢土不傳。黃公度見之大悅。乃贈之。

改葬日光山

將軍薨。葬九能山。朝廷賜號曰東照。建祠於近江坂下。每歲四月朝使奉幣。及寬永年間。改葬日光山。課列藩與土木。輪奐之美。建築之壯。實爲海內所無。凡朝使奉幣。上卿行事。除伊勢賀茂春日三社之外。唯有日光與坂下耳

將軍功大矣。唯改葬日光。傾天下之財力。與秦皇驪山相去幾何。不特僭亂無謂。抑非將軍之志也。

德川氏家光以下。失乃祖之旨。此類甚多。

涉史偶筆卷六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伊達政宗過相馬

木原曰。政宗辭發。將軍笑曰。無乃作故態乎。蓋政宗苦中原之無事也。

上杉氏舉事。伊達政宗奉將軍之命。與從兵五十騎。兼程東歸。途過中村。告相馬義胤借館。義胤固通上杉氏。大喜。會臣僚議掩擊。水谷某進曰。乘人於卒。不武也。且日未加申。借館而夾。謀也。政宗豈束手爲人擒者乎。義胤然之。夜放馬館內。廐馬相噬。館人驟擾。政宗從侍童秉燭出見館人。曰。從者皆寐。幸加制戢。明日使人致謝。日高而發。會驅吏報。夜來伊達氏兵簇擁關門。蓋將待其襲館。內外交發。殲相馬氏於一擊之下也。

將軍議相馬氏黨上杉氏之罰。政宗舉此事。證其無他。遂得完封土。相馬氏有今日。水谷氏之功也。聞相馬氏每有慶典。進水谷氏爵勞之。

竹村半兵刺田中長胤

此亦小曹沫。

池田輝政邑吉田。田中吉政邑岡崎。將軍之東征。吉政使其子長胤從軍。大坂事起。長胤遁歸。輝政命竹村半兵曰。汝能止長胤。以待吾西。半兵追及長胤牛窪。伏兵民家。要曰。寡君命臣密議大事。長胤以爲輝政喝我通大坂也。卒然出見。政臣摑其胸。擬刀喉下。從兵驚愕。半兵顧曰。汝等近前。則吾立刺汝主。須臾伏兵四起。爭擬銃長胤。大呼曰。汝擧刃半兵。則斃汝主於一發之下。從兵相顧茫然。乃挾長胤入民家。嚴兵固守。及吉政歸德川氏。放歸。

半兵赤手擒長胤。北宮黝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者。

藤堂高虎報捷

中村曰。高虎之於將軍。頗似趙普之於宋祖。若其爲人。有未純者。

藤堂高虎固爲將軍所信。將軍得大坂之報。會諸將議軍事。私戒高虎曰。吾待得吉報。而後發兵。高虎涉

河戶川。一戰走敵。進與諸將陷岐阜城。馳使報捷。諸將皆曰。乘勝拔大垣。席卷入京。高虎進曰。不然。無大軍爲之後。則前跋後疐。必不能全功。乃進保赤坂。將軍見高虎使者。曰。果如二人所謀。大軍繼發。

當時諸將。參密勿大議者。內而本多正信。外而高虎。高虎最有大略。

加藤嘉明擐弊甲

當時諸將。皆經百戰者。一舉一動。皆可爲用兵之訣。

關原之役。加藤嘉明勒兵發赤坂。鎧甲鮮明。威容頗盛。及接戰。俄擐弊甲。蓋虞敵狙擊也。諸將乘勝追北。嘉明獨嚴隊伍。專備不虞。人皆稱其老兵事。

老將擧動。自異年少客氣所爲。

可兒吉長行柵外

是役。福島正則命可兒吉長。使隣營。其副曰。從柵外則捷。吉長曰。矢石亂射。如何犯之。其人笑曰。苟畏矢石。何爲從兵。辭吉長從柵外而行。砲丸雨注。一僕中丸而僵。已至。色奪口噤。吉長笑曰。固當然。使事已畢。吉長曰。請取路柵外。副曰。一之猶不可。可再乎。吉長曰。前所以不從子言。恐死于矢石。不達使命也。今已達使命。宜從捷路。乃御甲脫冑。徐行矢石之中。無少怖色。

何等快絕。

武夫血氣之勇。配道義而後沛乎不可抑遏。吉長知使命重於性命。此亦非暴虎馮河之爲。宜矣其勇爲三軍所推也。

吉長搏鬪

是役。兩軍對持。石田氏臣湯淺源五。騎薄福島氏營。亂射挑戰。吉長躍馬馳出。與之搏鬪。斬首。直騎其馬。馳摩敵壘。敵爲源五。不敢抗。更騎己馬。徐驅歸營。卌軍喝采。正則怒其犯軍法。拘之。既而將軍至。撿源五首。賞吉長勇。宥罪召見。正則在旁曰。是犯軍律者。何功之有。吉長曰。臣自獲罪。自分必死。意謂死敵勝死

正則狂暴本色。

刑。故每夜潛出挑戰。所獲首級。插竹葉其口。棄路上。將軍命撿他首級。果得口銜竹葉者十七級。自是皆稱曰。笹才藏。

犯軍律者。固可罪。唯覘敵騎摩壘。而不拒。此亦不知軍禮者。吾不賞吉長犯軍律。而怪正則不知軍禮也。

此等眼無一丁字。豈知左氏軍禮耶。

加藤忠明破毛利氏兵

是役。毛利氏將帥兵三千五百。徇伊豫。土寇應之。勢日盛。加藤嘉明治松崎城。而是役屬東軍。毛利氏將遣使曰。願借城休士馬。嘉明弟忠明勇而有謀。遣使

紿曰。諸君爲豐臣氏。唱義。安所逭命。唯士人妻孥。皆在城內。請移之郭外。戒具以待。自率兵五百。繼發。途逢使還。曰。敵陣不整。可擊走之。忠明潛軍。縱火民家。鼓噪亂擊。敵兵擾亂。一戰走之。

始如處女。敵人啓戶。

忠明以五百走三千。不負嘉明之弟者。

佃一成張疑兵

毛利氏將收餘衆再攻。佃一成病重創在牀。蹶起曰。死蓐上。孰若死原野。褁創視事。先發老弱婦女。張疑兵山上。敵望見以爲大援至。士氣頽沮。一成悉銳衝突。所當披靡。逐北至海瀕。敗兵爭舟而逃。乃平土寇。

一成加藤氏老將風。其所實無奇策。

知必有強敵、非敵者、敵之勇者不敵。

南海因無事。

是時嘉明盡兵賦而東。忠明一成以僅々數百兵。一戰走毛利氏大兵。其所素養可知也。

加藤清正破八代援兵

加藤清正攻宇土城。軍吏夜捕敵卒。至清正曰。必有書遺物。燭火搜索。得一竹杖。剖竹得城將乞援八代書。乃使一卒致書八代。城將不疑。復書告出師期。清正命其將吉村左近要擊之小川。終降宇土。

用間兵家第一義。唯老兵者得其解。

黑田孝高救將士

有斯見解、天下之事不足爲。

黑田孝高聞石田三成舉兵。以其兵從長政東征。不足趨事。傾府庫募將士。浮浪游士。四來應募。或冒他名欺吏受金。吏以爲言。孝高曰。彼貧困不給。故屢來取金耳。吾所以節用積財。固將供緩急而已。千金不足吝。一士不可失。四方聞之雲集。立得若干兵。

何以聚人。曰財。吾特怪今散財者。概散之無用。而不知散之有用也。何以給用。曰儉。吾特怪今儉財者。概給之無用。而不知給之有用。

凶日發兵

孝高得兵三千六百人。期重陽發兵。老臣皆曰。請待

高孝心知有是事也久矣。豈以一老臣之言失千載一時之機乎。

內府出兵之報。且重九不利出兵。孝高曰。待內府之出。迹類觀望。坐失大機。且忌重九俗說不足取。往年某役以九日勝。非女輩所記乎。若不用吾令。則吾先諸子而發。毛利太兵衛自曰。誰敢後主君者。孝高欣然賜盃太兵。老臣無復支吾者。

將軍以是日發兵。石川家成止曰。今歲西方塞。將軍曰。乃公將大軍開其塞。達人之見。不期而合。

降安喜富來二城

孝高將兵萬人。攻熊谷直陳安喜城。時直陳在大坂。叔父外記代守。城兵私請曰。僕輩固不喜。外記縱火

孝高不納叛賊、不拒降兵、實有大體者。

內應。孝高曰。此納叛賊也。貽書外記曰。外無救援。內而離叛。何恃而城守。外記出降。轉攻垣見家純富來城。々兵請降。部將或曰。城兵嘗斫我營。宜屠戮以報。孝高笑曰。彼我交殺。戰鬪之常。何恩讐之有。用兵全軍爲上。宜速納降。於是城兵皆降。

孝高智謀超衆。觀其所爲。超然出羣。猶在堂上而觀堂下之人。

藤堂高虎論布陣

大坂之役。藤堂高虎軍向大和口。將軍面諭曰。布陣宜前還江後界浦。高虎曰。布陣唯敵之視。不可前定。

陣面後戰、兵家之常、高虎非拘常者也、

將軍默然。進至國府。諸將皆曰。陣于墨江界沛中間。高虎不聽。背墨江而陣。監軍眞田橫田鈴木三氏。以將軍命爭之。高虎曰。此地傍池沼背原野。可以制敵之死命。萬一取敗。吾一人受罰。不必累諸君。既而城兵火天王寺。高虎直進陣于焦原。

是役報至。將軍問策高虎。曰。陣於矢石不及之地。時放驍騎挑戰。如此數月。彼每戰失利。漸無守心。及此全軍乘弊。一擧可勦。將軍拊掌曰。子言一如吾所欲言。若使是人逢猜疑如魏武者。殆不免。

黑澤甚兵樹柵

中村曰、大垣藩兵破長人於伏見、亦用此術、

是役。佐竹義宣戍今福。黑澤甚兵夜出列柵。城兵望炬火發砲。乃置炬地上。退數步而立。砲丸皆墜炬所。黑澤曰。可也。距炬火數十步。督卒列柵。比炬熸柵成。不損一卒。黑澤新進爲衆所淩。衆嘲曰。敵不絕銃聲。無乃苟且了事乎。黑澤作色曰。苟且了事與否。汝往驗之。翌日健鬪有功。衆始服。

此事極有思致。夜戰乘暗。用是術。必有不勝用者矣。

佃一成用加賀山之言

是役。加藤明成進軍神崎川。佃一成曰。天寒日暮。涉

木原曰、此大劉[illegible][illegible]者之言、

川遇敵。我兵凍寒。何以能軍。不若遲明而涉。加賀山小左曰。僕固暗軍機。唯敵幸我不涉。進陣前岸。則不可復涉。且擧天下之兵。攻一孤城。萬一敗衄。援兵四集。不若涉而陣。一成曰善。即夜涉川而陣。人稱加賀山能知幾。一成能取人言。

英雄割據。天下分裂。若輕擧取敗。以國從之。此宜務爲自重。出于百全之策。如大坂之役。擧天下之兵。敵區々一城。縱令蹶一步。無損全局。況涉川而陣。兵氣十倍。萬無足虞者乎。

板倉勝重遺書大野治長

勝重固知治長悍々自喜、故作書激之、

大坂諸將擧事。首勾留德川氏漕米在大坂港口者。板倉勝重遺書大野治長曰。聞諸君修城爲守禦之備。幸有漕米數萬石在大坂港口。宜取之以資糧食。治長覽之怫然。即日放舟而去。時人稱其智。

資糧於敵。用兵所尚。況敵糧在城中乎。治長所爲。所謂齎糧資寇者。愚亦甚矣。

伊達政宗論步騎首功

解人之言

大坂後役。伊達氏騎士楮生仁兵獲甲首馳至。有一士提首繼至。仁兵曰。彼步臣騎。臣則第二。士曰。異論步騎。先至爲第一。政宗喜曰。善。馬上第一。仁兵也。汝。

是人偏性善憤諸人新立軍功盡氣沒聲也

為步兵第一。皆厚賞之。

將士讓功一大美事。而一步一騎。不沒其為首功。自是名將之處置。

酒井忠利守江戶城

是役秀忠命酒井忠利留守。曰。守城一大任。故命卿。忠利日夜戒備。不復出城。秀忠凱旋。軍次品川。是日忠利始歸舍。不復視事。秀忠笑曰。忠利狂癖復發。厪遣人起視。忠利上謁曰。非留守盡其職。府民貼然。則將士顧慮。雖兩將軍。安奏此全勝。秀忠慰諭。

酒井氏與德川氏同其所祖。所謂同休戚者。忠利

武人口氣

守城。尤得其體。

安藤直次哭子

是役安藤直次使于井伊氏營。其卒報子重能戰死。直次叱曰。暴骸戰場。武士之常。行經戰場。其卒指示重能遺骸。直次不顧曰。使狗喫之。既而復命歸舍。掩戶哀慟。

公事未了。不可及家事。況在軍律嚴肅之地乎。唯其歸舍。父子至情。不可掩抑。

立花宗茂封柳川

此役。將軍召見立花宗茂。問曰。卿為東西軍孰勝。宗

特問此事以試宗茂耳

茂曰。東軍之勝。不待智者而知也。將軍曰然。卿心欲東西軍孰勝乎。宗茂泫然曰。臣心固欲西軍之勝。將軍感斯言。及亂平。封宗茂柳川十五萬石。

宗茂在困阨之中。不枉其言。求容將軍。真不欺心者。而將軍感其不遺舊誼。報以茅土之封。尤見其不可及焉。

前田利長復橫山長知

橫山長知得罪。屏居山科。及大坂事起。德川氏招之。大坂亦啗以大封。長知曰。余嘗受前田氏之恩。不可屈他氏。會利長以兵會大軍於大坂。長知携二子出

待時明冤極是忠臣苦行

迎於淺生津。俯伏馬前。請奉職。利長大悅。復舊祿。命曰。北陸之民。輒則叛亂。借卿威望鎮之。留二子從軍。

利長杖其臣山田勘十郎。忿其誤刀脫室。為有異心。逐之。關原之役。利長攻大聖寺。勘十郎先登重創。命從者曰。及吾未絕。舁至主公前。利長流涕曰。吾過矣。此亦與長知此事同一話。

淺野長政服將軍

淺野長政固歸心將軍。關白與將軍和。長政贊成之。將軍館大坂。長政就館饗之。關白東征過駿府。石田

三成於德川氏、始不相賞、

三成曰。德川氏連婚北條氏。恐有異圖。長政曰。臣以百口保無他。大軍濟富士川。三成又云。長政曰。速度以示不疑。攻山中城。三成曰。德川氏在前。不可不備。長政曰。德川氏豈反覆背人者乎。關白已薨。三成搆長政。將軍諭罷職。退居甲斐。關原事興。將軍始悟其誣。命秀忠強請長政從軍。長政周旋於危疑之間。無所不至。蓋深服將軍爲人也。

關白心事。靑天白日。無所私于天下。而其病革固將讓大權將軍。當是時。長政諸人以姻婭左右之。則關白爲天下成此盛事。亦不爲難。惜乎三成以姦邪小人沮之也。

藤堂高虎止殉死

此事處措尤妙、可知此人智謀絕倫、

藤堂高虎晚年慮死後勵諸臣爭殉。寘一函廳前。曰。吾齡過桑楡。欲相從泉下者。宜各記姓名投函內。其在駿邸亦如此。乃封函請將軍曰。凡此諸臣。皆爲臣子孫效忠節者。而今皆欲從臣泉下。臣子孫何以守封土忠幕府。伏請辱台命諭此輩。莫得殉死。將軍嘉之如所請。高虎乃召投函者。告台命曰。幕府命。藤堂氏世爲先鋒。不得殺一士送葬。自取削弱。且曰。人孰無死。吾先汝入地。早晚必與汝輩相見。何必殉死而後爲忠乎。於是高虎之死。無一殉者。

中世流俗。以殉死爲純忠。競爲矯激。勢不可遏絕。高虎知其不可弱禁。設此計。不特其識出流俗。其謀亦曲盡。

池田輝政見永井直勝

遜倪千古美談

池田輝政既娶德川氏。一日謁將軍曰。長湫之役。先人勝入死永井直勝之手。其人可得一見乎。將軍命直勝往見。直勝心頗危懼。已至。輝政歡迎曰。從難先考者。勇者死。怯者奔。以故不肖不得審當時之狀。請爲余一說。直勝瞿然曰。爾時小人揮槍奮進。見一將立埒上。小人知其爲主將。進問姓名。其人大呼曰。身是池田勝入。來敵者爲誰。乃陳賤名。頷曰。可也。疾來刺我。小人不敢進。問以所欲言。曰。士死于鋒鏑。固其所。手槍而起。勇鬪數回。力盡而僵。輝政垂泣。厚賂謝遣。直勝祿三千石。輝政請將軍曰。先人當時驍將。若將軍欲顯先人之名。請增直勝祿。直勝爲列侯。輝政之請也。

戰鬪國事。萬無讐殺者之理。雖謂見親刃其父者。人子所不忍。輝政是事。稍涉矯激。不可以爲訓。

輝政三寶

摽榜眞武人之語。

輝政嘗曰。我有三寶。曰農。曰世臣。曰鷄鳴。農以立國。一日無農。不可以立國。世臣有故出亡。敵國皆爲諜者。不敢取。故終歸爲我用。吾出軍以鷄鳴爲暗號。一鳴而起。再鳴而食。三鳴而發。號令畫一。敵人不悟。此爲三重寶。

鷄爲重寶。頗爲不類。蓋輝政食大封。列侯伯皆得之。鷄鳴出軍也。鷄鳴爲寶也大矣。

伊達政宗雅量

此寓意源二位厚賞大友氏者。

某氏設散樂宴列侯。伊達政宗起旋。誤踏兼松又四郎。又四罵曰。士夫無禮。揮扇打其面。政宗夷然曰。怯夫哉。以刀旁人交投。兼松而起。既而酒出。衆爲兼松謝。政宗觴之。徐誦曾我夜擊謠曲。衆自旁賡和。滿坐大驩。兼松慚愧。手捧觴。政宗臣屬聞是事。躍馬馳至。至則歡聲徹外。皆曰訛傳也。即回。

英雄舉動。超然不凡。兼松以俠名。其辱政宗曰辱。斯人實坐死。可以無怨也。而政宗不變面色。逍遙盃酒。寓意以謠曲。尤見不可及。

大久保忠教觀演曲

戰國專重論功。至此四方無虞。此豈斯知。

大久保忠教觀優人演曾我夜擊曲。語人曰。余今而知思慮分別。勝奮進冒敵。二孤斬二位營。大友法師

是拾大隅不足爲貴。

引褐止。二位出拒。二位賞法師大隅薩摩兩國。而未聞以何國賞五郎丸。奮進冒敵。果不如思慮分別也。

當時武人。概無學問。其稍涉古今典故。聞陋俗耳目。謠曲之功居多。猿樂不可以天王寺妖靈星概斥也。

福島正則不問茶博之罪

福島正則怒一近臣過失。閉之城櫓。不與食。一茶博潛饋。其人曰。事若漏泄。罪必及子。吾假令得食不免死。子莫再爲。茶博曰。吾纔得罪。當死。因子彌縫以免。吾因子得罪。無復所憾。後數日。正則往撿。視其無飢色。怒曰。誰食之者。茶博首實。且陳嚮受恩救。曰。獸畜猶知報恩。況得再生之恩乎。請與某斷首處斬。正則怒目叱曰。老禿萬段。已而泫然揮淚曰。汝重義輕生。可以勵薄俗。竟不問其罪。

不要孔晟知茶博眞勇士。

正則嗜殺。常曰。不見鮮血。則食不甘。暴亦甚矣。唯尙氣義。重然諾。猶是武將本色。

福島氏舟漂至八丈島

福島氏舟漂至八丈島。見一老翁立巖上。見舟載三原銘酒。曰。惠余一樽。舟人曰。此藩主所以獻幕府。其人曰。汝知浮田秀家乎。舟人曰。爲侯舊領主。其人曰。

正則有俠骨。其狂暴嗜殺。皆出於憤懣之餘者。

秀家吾也。舟人大驚曰。若作謝寡君一書。則虔獻一樽。秀家乃書和歌一首付之。正則固暴戾。舟人分一死。進見請罪。正則大悅曰。汝贈酒極好。

秀家八十餘歲。死于島中。欲博一醉而不得。遂翁南泛餘記。備前舟至八丈島。秀家問諸領備前舟子。不知領主姓氏。問何徽章。舟子曰。蝶羽。秀家笑曰。三左乎。聞秀家子孫。今猶爲島右族。

加藤清正觀妓樂

加藤清正東覲經兵庫。私語左右曰。德川氏不喜諸侯講武事。吾已嫁愛女賴宣。豈有異圖。唯幼主在大坂。而吾國于鎭西。物議洶々。處是際。不可無安德川氏之心也。乃召歌妓阿國演舞。四設觀架。縱士庶來觀。時方中元。踊歌雜沓。清正緩服臨視。一時傳爲盛事。

用意深哉。而猶不免。德川氏亦忍人。

清正以蓋世之雄。立危疑之間。設此觀以自韜。抑亦苦矣。清正嘗聞伊達政宗者謙歌舞優游卒歲。曰。政宗英雄也。當時情態可知。

坂川氏自薦

清正選騎二十名。令衆舉其人。有坂川氏者自薦。清正召問之。坂川曰。臣父爲主公執銳摧堅。非不善

眞是自知之士。

戰。而臣不能保其果能堪此選否。知人之難。父子猶然。況於他人乎。若臣身。則知之至審。信之至篤。此臣之所以自薦也。清正奇其對。擢爲二十名一。每戰勇鬪。果稱其任。

自知之難。難於知人。世有恒言。曰知子無若父。知臣無若君。而天下之爲君父者。常苦不知其臣子。此皆坐自知之不審自信之不篤也。如坂川氏。眞知己者。

清正待士

清正待士具有恩意。一夜上厠。急召庄林隼人。隼人至。清正病痔。猶在厠上。曰。前日吾見汝侯旋。兩股束鎖甲。今也承平日久。人惰武備。彼以侯隸之賤。束鎖甲。可賞也。暮夜召汝。非有他故。顧人生朝露。吾與汝今夕就死。其誰賞是人者。汝速賞之。隼人感泣。傳清正旨。增奴俸。

夜在厠上應答。禮節易簡可知也。

以是撫士。宜矣其席卷八道。無一敗舉也。余尤服人生朝露一語。語曰。賞不移時。此之謂也。

黒田長政論加藤肥州

黒田氏宰衣笠周防歸自江戶。言長政曰。加藤肥州歌童舞妓。日夜飲宴。以消幕府之疑。長政曰。吾亦思

如水知大體。其訓長政固如此。

是事。唯君人者。恣酒色。子弟臣民。相傚爲風。勇武義烈之風。一變爲驕奢之俗。淫蕩之風。可乎。關原之役。吾父子効力東軍。非肥州以麾下之資。決向背之比。吾勵精治國。任方面之重。將軍亦由吾而安。肥州之所爲。在吾斷不可傚之。

清正二世封除。其所以貽謀子孫。有未至者也歟。抑清正勇武。一朝近歌童舞女。忽覺有痕迹。以是爲全功名之術。何其淺薄也。

飯田覺兵語人

飯田覺兵爲加藤氏驍將。晩年隱居京師。常語人曰。吾一生爲主計公所瞞過。余每從軍。凌矢石。犯危險。冒進立功。及收軍。見死尸枕藉。惕然沮喪。自誓不復事戎行。及論賞。公延余獎勵。曰今日之勝。皆汝輩之功。余感恩言。欲去而不能。終公之世。此非爲公所瞞過而何也

余觀今海陸軍。寔能念及此等事否

士暴骸原野。視死如歸者。皆由主將勵以恩言。勸以爵祿。使之恩情相與如父母也。世談兵者。徒以操練爲軍務。以立威爲軍律。不知本者。

水野勝成涕泣

水野勝成愛獎將士。一日出狩。見一舊臣拜跪路旁。曰臣在越前。食大祿。感主公禮待。致仕而來。乃復田祿。後過其門閲然。左右曰。某獲罪嗣君而去。勝成曰。此士在越前食千石。感我舊恩。再來求仕。雖多得者。縱有微過。宜爲不知。吾少時獲罪先人。爲普化僧。吹尺八。周游四方。或寢山野。或投寺舍。凌霜雪。忍饑渴。人間辛苦。嘗歷略盡。唯不爲一事不仁。一語不信。故今食福山十萬石。勝使生長富貴。驕奢爲性。不知士爲何事。噫。言畢泫然涕泣。

一讀惻然、如聞烏咽之聲

祖先勸儉與身。子孫傾倣覆家。此周公之所以反覆說稼穡。千載同歎。

板倉勝重論爲政

彥坂光正問爲政於板倉勝重。勝重曰。子欲民無冤。宜先窒己欲。若方寸湛然。無一可欲。則民間情僞。昭如觀火。往年有賂吾百金者。余雖不受。爾時輒思欲爲其人道地。甚矣。貨賄之移人也。

當時宗學未行、士大夫間已有此言

如與第五倫千里馬之對出于一口。

有馬晴信火阿瑪港艦

將軍使有馬晴信命諳海路者。齎武器寶貨。至阿瑪港。求伽羅香。港人襲殺掠物貨。無幾。港舶來長崎。晴信出兵船六隻。扼港口。積茅柴一船。放火上風。大舶

彼艦舶堅牢、此時已束手、

舫然煙中。發砲抗拒。晴信束二巨船。張帆八幅。架非機。直薄船舳。壯士躍入。短兵突戰。斬殺無算。已而火發。晴信揮衆四避。忽火硝藥百雷震。艦沈海底。報捷政府。將軍嘉之。悉賜艦中貨物。

自織田氏許洋教。教徒猖獗日甚。及德川氏嚴設厲禁。彼未絕望於我。此舉一擊勦絕。彼望長崎殷巢。絕蹤我邦。實由此舉奪之膽也。

島津家久取琉球

島津家久遵新納一氏樺山久高率兵艦數百艘伐琉球。琉球備兵五千。以守海口。二將進擊。進入那覇港。港口張鐵鎖。列營發砲。拒守頗力。港背一山嶮峻。地多毒蛇。不敢設備。二將舟積柴薪。放火上風。林木皆焚。毒蛇避匿。自燃原衝其背。守兵駭奔。遂攻入首邑。國王面縛出降。

琉球來臣僅始于此、島津氏之功大也、

琉球一孤島。島津氏畧之於一戰之下。其不爲獨立体面。可知也。而漢土儒者。輙曰日本琉球。蓋設不用心域外之事也。

伊達政宗請伐羅馬

伊達政宗發西教爆惑愚民。就向井將監借舟師于人。命其臣支倉六右松本忠作西九郎田中太郎右徵。害幣航至羅馬。偵其虛實。閱七歲。齎法皇書及奇異寶貨。復命曰。西蠻風俗軟弱。武備輕忽。以我猛將健卒臨之。如挫朽拔腐。政宗大悅。請出征。是時耶蘇禁令甚嚴。事遂寢。

河野曰、是時羅馬已衰、檢政史可知也、

此極難事。唯許是請。則航海日闢。見聞日大。吾東洋與彼競強盛。亦不可知。政宗活眼早見及之歟。

門人　宮城縣　亘理篤治　同校

岡山縣　片山晋太郎

後序

仙臺文學之盛。冠于奥羽。而仙臺之所以盛。則以藤竹堂大槻磐溪振之於其前。鹿門岡天爵嗣起其後盛大之也。故世言仙臺文學之盛。必以三士並稱。顧此三士學殖之富。發爲文章。其天分之高下。學問之深淺。固未易測量焉。但就其著作而觀之。二氏皆如有待天爵者。夫竹堂氏之於蕃史。磐溪氏之於近古史談。皆致精於此。然當時與海外不相通。萬國之事情。不可得詳。則蕃史之撰。或未免疎畧。而天爵之修米法二志。在萬國交通之後。事蹟書明。參酌極精。則足以補其闕矣。至本邦近古之事。其可錄者極多。而史談所收。特其一班耳。天爵就諸家系譜及稗官野乘。搜索逸事。以輯斯編。於是史談之遺悉罔羅。全豹之美始備焉。由此言之。二氏所爲皆待天爵得以全之。而仙臺之文學。至今不衰者。亦唯以天爵承二氏益張大之也。天爵萬卷事業可謂。於二氏有光也。然余之所稱天爵。則不在其文也。戊辰之亂。奥羽諸藩。推仙臺藩爲盟主。以抗天兵。天爵獨執大義。侃々正議折藩論。有司羅織其罪。遂收下獄。方是時。其危間不容髮。而天爵毅然不以死生枉其操。吁是豈尋

常文士之所能也哉。而世之稱天爵者。或捨此而取其文。以比之二氏。未爲知天爵者也。凡人以才藝著稱于世。其立身大節。反爲其所掩者。亦不尠矣。吾每讀天爵之文。未嘗不以此爲恨。而今復讀斯編。慨然者久之。

明治壬午季春　靜齋　隈正勝謹識

明治十五年二月廿二日　版權免許
同年　五月　出版
宮城縣士族
編輯兼出版人　岡千仞
東京愛宕下町四丁目壹番地寄留
定價四拾五錢

鹿門岡先生撰

涉史續筆

明治十六癸未歲七月上梓

葛私史亭

涉史續筆

明治癸未仲夏

小笠原東陽題

自序

余分幕府家門譜第列藩四目。列序德川秀忠家光二代間事。爲七卷。序曰。德川氏封建。制度之詳方法之密。比之三代聖王之治。有過而無不及也。蓋家康承織田豐臣二氏之後。爲統一之業。其在駿府。日夜與林信勝僧崇傳輩。搜索故實。修理舊典。行之當世。制度粲然。與織豐二氏不學無術。大異其撰。秀忠家光繼其緒。率海內諸侯。入朝。修二條城。臨幸。天下稱萬歲。此與桓文借仁義行詐術者。未可同日而論也。宗藩尾紀以下。倣周室宗盟尙同姓之義。位內外列侯之上。擁大封。羽翼幕府。臣隷有大勳。胙茅土。稱譜第。而其封土盈十萬者。分封子弟。殺其勢力。蓋彼握樞要。執大政。若使之大封土。則勢力強大。至不可制也。唯彥根氏以其國京畿之背。特大其封。張控制之勢。此微意之所在。列藩加薩以下。與德川氏爭鹿中原者。悉國之邊陲。自非家門譜第。不得國于中國咽喉之國。置所司代京都城代大坂。如奈良長崎新潟佐渡諸要地。置奉行。盛其權勢。凡此類不特得三代聖人遺意。殆考三代封建得失利害。而創立一定不易之良法者。顧德川氏爲治三百年。國消干戈之迹。且絕鼓桴之警。黃髮駘背。老死不知兵火爲何物。此皆由國初立法盡得其宜也。聞家康使信勝講貞觀政要。至房杜諸人論封建郡縣利害。命之反覆。至三。曰善。蓋有深考于此也。

敍

予隨使節來日本。徧交東都能文之士。得深於史學者二人。曰青山季卿延壽。曰岡振衣千仞。季卿承父兄之緒業。得諸童稚聽受之餘。其事佚而易。振衣積數十年之學力。又求良師友於四方。而後卓然有所成立。其事勞而難。予嘗讀振衣所撰米法兩書。歎其能究心於域外大勢。後讀尊攘紀事。始英美通商。迄將軍歸政。十數年間之事蹟。瞭如秩如。每紀一篇。傅以論斷。辭筆明快。尤服其有良史才焉。顧念振衣胸羅萬卷。筆垂千秋。當其俯仰古今。慨然於王霸盛衰

之由。及賢奸忠佞是非邪正之辨。意必有采綴成一家言者。予與振衣交兩年于茲。而未視其書。因舉以問振衣。振衣笑曰。本邦史學。賴氏與青山氏之書備矣。予何述焉。若維新以來。官家自有史局。非草茅所當秉筆。無已則嘗有涉史偶筆續筆兩書。偶筆已刊行。今將梓續筆。子盍序之。予受而卒讀。偶筆紀織田豐臣德川三氏事。凡六卷。續筆紀秀忠家光二代。分幕府家門譜第列藩四門。凡七卷。昔青山延于撰明徵錄。仿朱子名臣言行錄體例。爲儒林所珍。振衣此書。與明徵錄相類。蓋史家勸善之微意也。吾聞振衣

在鄉。築廬於鹿門山下。名曰藏名山房。有一亭曰艸私史亭。松本士權松林飯山原仲寧諸名流皆爲記之。維新而後。移家東京。而不得志於當世。倩沈梅史書窮愁著書四大字。欲借文字以抒其無聊不平。必將有大著作出焉。予其拭目待之。振衣初成偶筆時。貽書飯山曰。海內知己。可序吾書者。獨吾子而已。今乃以續筆屬序於予。豈又以予爲海外知己耶。果爾。予安可以無序。

大清光緒九年夏四月上海姚文棟撰於江戶使署

渉史續筆卷一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幕府

德川秀忠

家康第三子。慶長十年爲征夷大將軍。陞太政大臣。元和九年薨。壽五十四。

大久保忠隣辭秀次之請

德川秀忠。天正七年生于濱松城。十一年立爲世子。十八年謁豐臣關白於聚樂第。賜名曰秀忠。秀次之謀亂。將執秀忠爲質。使來請曰。饗朝飯。大久保忠隣伴答曰。郎君未起。起則赴招。從士井利勝以下五六人。間道赴伏見。關白大悅。撫其背曰。不負爲新田氏子。

家康慍秀忠後戰期

家康之東征。秀忠將兵六萬。陳于宇都宮。已而大坂諸將舉兵。乃將兵三萬。自東山道而進。眞田昌幸要之上田。留戰數日。不克。進會大軍於大津。家康慍後期。不見。榊原本多大久保三人。請見。井伊直政此役立戰功。位望在三人右。曰。世子不及戰期。諸君亦不能辭責。酒井忠利作色曰。世子攻上田。故後。子勸成也。設令世子有過。宜彌縫。今乃對衆揚過失。果何意。撫刀而進。衆起救解。榊原康政請間。陳使報淹滯。山

路泥雨之狀。怒稍解。康政又曰。家庭百事。固宜責其不逮。唯以戎事讓世子。非獨損世子之威。大非德川氏之利也。家康大悟。召見秀忠。

大坂變報達小山本陣

大坂變報之達小山本陣。秀康喜見眉宇。蓋將乘亂立功以繼宗統也。忠吉督促發兵。蓋將立奇功博勇名也。唯秀忠有所思念。憂見顏色。識者皆曰。守文之良主也。

本多正信承間白事

家康語本多正信曰。秀忠天性篤實。大爲可嘉。唯天下之事。非一篤實所能濟也。正信承間白是事。且曰。殿下亦時爲浮誇。秀忠笑曰。家君功業蓋世。有時爲浮誇。世或有買者。如吾爲浮誇。誰敢買者。

西面帝都不擇壍壘

秀忠修大城西陣。適家康來自駿府。不懌。本多正信曰。此非出于將軍意。臣愚以爲西陣未完。故加補理耳。家康曰。將軍以征夷爲職。故本城東其門。以備東夷。若夫西面帝都。何擇壍壘之有。

巡視備前島

大坂之役。秀忠從家康巡視備前島。上有馬豐氏井樓。城兵認旗幟。放弩弓大砲。左右勸避。家康不可。水野勝成進曰。巡視與斥候異。宜總覽各營。乃勸下井樓赴鷂野。直江兼續出迎。令銃卒向城齊發。轉巡視今福。本多正信請曰。將軍亦可從否。家康曰。吾長兵

秀忠不可和議

間。與敵對持。不能安坐。如將軍。唯其所欲。正信大怖。馳使告秀忠反旆。

和議起。秀忠大爲不可。遣土井利勝諫家康曰。舉全國大軍敵一孤城。何望之有。請各口環攻殲之。一擧之下。家康曰。不戰而勝。善又善者。此事宜聞乃父。利勝歸報。秀忠大損氣色曰。凡事大小。唯家公之命。唯此事非余所知。本多正信在側曰。姑屈尊意。從家公之命。秀忠不復言。

大阪再擧。秀忠入伏見城。詣二條城議軍事。家康曰。乃翁齡七十。此役爲戎馬之終。明日以兵先進。野

軍陣先後從其所營

戰不用多兵。秀忠曰。兒若後大人。謂天下何。兒請先進。家康不肯。秀忠苦請。漸損氣色。本多正信在側曰。古來軍陣先後。從其所營。將軍已營伏見。宜先進。家康笑曰。佐渡特審古法。

增築江戶城

慶長十一年。課列藩增築江戶城。藤堂氏二丸三丸。細川氏石壘。伊達氏天主臺。加藤氏率列藩獻大石。起工三月。至六月落成。助役列侯。行縢督工。秀忠每日兩次巡工場。

彗星見東南

慶長十八年二月。彗星見東南。衆爲凶祥。秀忠曰。日月星辰麗天。海外萬國皆覩之。果天示凶兆。未知何國當之。今遽指爲我邦凶兆。陋見耳。

拜家康太政大臣

元和二年。朝廷聞家康病。遣傳奏諭拜太政大臣。家康亦自知不起。曰唯詔旨。廣橋兼勝西三條實條爲勅使。舟橋秀相宣命使。三月廿七日抵駿府。秀忠出迎。家康束首加冠服。義直賴宣以下侍。松平忠直膝行受宣辭。秀相宣讀。每了一句。伶人奏樂。式畢設饗。廿九日饗勅使。家康力病衣冠。受列侯之賀。和歌管絃如儀。家康詠花契多春曰。治禮留大和農國仁咲句布幾萬代農花農春風。秀忠曰。萬代農春仁契里應梓弓大和島根仁花越見留哉。四月二日召僧崇

傳天海。曰寡人死葬久能山。設法會增上寺。置靈牌參河大樹寺。期後起廟日光山。四日召見外藩。曰寡人齡超七十。命在旦夕。秀忠嗣執大政。爲政不正。則諸君代治天下。天下之天下。寡人不以爲憾。賜物遣歸。曰待將軍之後命。告秀忠曰。吾告諸大藩曰。汝爲大政不正則代執政柄。汝爲政不可有所私。列藩若有違命闕參覲者。速發兵征討。不可有以親疏爲愛憎也。十六日大漸。湯藥不下。遺命以梵舜所議禮式葬久能山。命榊原照久營廟久能山。曰東諸侯多譜第。不足爲慮。營廟之日。神像西面。吾將爲神鎭西諸

侯。置社僧四人。付祭田五千石。汝自童時侍左右。晨夜恪勤。日献魚菜。用意懇切。吾長受汝祭。秀忠增照久千石。

那須彈正作亂

日向肥後國疆犟山。曰椎葉山。四面峻險。纔通一徑。豪族氏那須者三家。世領之。豐臣氏西征。賜朱印。年献蒼鷹。不課貢賦。元和年間。那須彈正弑宗子久太。煽惑山民作亂。秀忠以阿部正之嘗奉使肥後諳地理。召問策。正之陳所見九條。秀忠可其第三條。元和四年八月。命正之及大久保忠成往理。二人至豎役御崎。發使告曰。男自十五歲至六十者。盡來聽台命。

不聽。乃抵肥後人吉。告曰。不應召。此蔑台命也。大軍進討其罪。彈正據要害為防戰之處。衆以為罪止首惡。互相疑懼。既而兇徒三十餘名來人吉。有所論。命卒逮捕奪刀劍。誅黨魁者十九人。進至江代。捕兇徒三十餘名。放良民。分所從兵為三隊。屯其一山口。捕逃亡者。一隊阨險。絕土人出入。一隊攀藤葛躋巖石。悉捕二十六村男女千餘人。剄獷悍者百四十人。婦女自殺者二十人。發令布恩。鎮撫良徒。土人悅服。

遐羅國使來長崎

元和七年八月。遐羅國使來長崎。譯通信。秀忠延之江戶。館誓願寺。命牧野信成掌饗。献劍二口鳥銃一口金盤一具花縵十條硯一坐象牙千觔。遣林信澄僧崇傳就館問國風土俗。九月朔日。使臣入見。秀忠長袴坐函籍延陳進献方物。列侯侍坐。酒井忠世進國書。使臣及譯官進拜。本多正純土井利勝傳旨慰勞。命崇傳草返書。後三日。使臣辭見。贈國王金粧屏風三雙鎧三領大刀二口鞍馬三匹。賜使臣銀二百枚衣十襲。大久保氏與卒山田長政赴遐羅。登用執政柄。付使臣呈書献鮫皮二枚焰藥二百斤。賜之腑布二百束。

見遐羅國使於二條城

元和九年閏八月。遐羅國使入貢。秀忠父子延見二

條城。使者呈國書曰。東埔塞不納貢賦。謀自立。將發兵問其罪。貴國商賈多僑居東埔塞。恐不審事由誤黨反人。敢告。乃命僧崇傳林信勝草答書曰。為臣背君。犯天理。失人道。貴國發兵誅戮。固得其當者。若弊國商賈貪利忘義黨虐助反。此亦非人。弊國固不以是等事介意。賜物遣歸。

閱東大寺寶庫

元和九年。秀忠父子入朝。歸途過奈良舊趾。閱東大寺寶庫。奈良相武以前舊都。東大寺寶庫勅印所封。書畫典籍文房玩器。悉皆千年前之舊物。秀忠與從駕列侯留觀三日。以戶川達安嗜學博物。專任事務。

二條城行幸

藤堂高虎加藤嘉明丹羽長重立花宗茂谷衛友朽木卜齋等侍左右。談往事評古物頗爲勝事。

寬永三年。二條城行幸。爲德川氏之盛事。高倉院臨平清盛福原第。後小松院臨足利義滿北山第。後花園院臨義教室町第。爾來此儀永絕。至豐關白大營聚落第。曾天下諸藩。請行幸。當時所艷稱。至秀忠致大平。三世納女和子。爲中宮。實生明正天皇。因舅甥之戚。舉曠代之儀。論者皆曰。北山結構。未足比善。聚落壯麗。猶有慚德。先是課列侯修理宮殿及二條城。命僧崇傳林信勝以下。議定大儀。秀忠父子從侯伯

西上。館二條城。七月十二日。秀忠參內獻物賜謁。中宮饗於內殿。如家人儀。詔任太政大臣。固辭。任左大臣。家光參內。敘從一位任右大臣。九月六日。中宮及皇女臨二條城。中列宮殿凡三十五。服飾湯浴。凡百調度。無一不具。秀忠參內迎御輦。三家以下列藩族從。至門下輿。關白以下出迎。導至清涼殿。便服賜謁。進謝賜。臨掃部裝束司白車具。典侍奉御劍掌侍奉御璽。率諸司御鳳輦。武官唱蹕。車路供奉。公卿三位以上。鞍粧豹皮。五位以上虎皮。伶官五十人執樂器從後。由東洞院正親町堀川至二條城。祝人執神木

杖不祥。伶人奏樂。秀忠父子束帶出候中門。導輦至南階。關白以下磬折。皇上南面御殿。中宮女院二皇女侍坐。關白以下次班。秀忠父子自東南階進謁。膳進。盃。秀忠父子獻銀三萬兩時服二百領沉香襴絹紅絲玳瑁麝香。中宮女院皇女皆有所進獻。翌日。正殿設玉坐。中宮女院御疊茵。關白以下設圓坐。奏慶雲樂振鉾萬歲樂延喜青海波各曲。供覽。公卿長音曲者皆與。古樂廢百年。至是命伶人興復。八日。秀忠獻時服百領。金二千兩。緋綾百卷。伽羅千斤。蠻六十斤。中宮女院二皇女皆有所進獻。傀儡玩具無所不

有。樂畢。御城樓。中宮女院從焉。垂簾眺望。命能騎者乘馬。公卿蹴鞠。祭四天。祝天長地久。一如古儀。夜和歌會。冷泉爲清爲講師。御製有竹契遐年歌。秀忠父子以下賡歌。雨時至。韻致蕭然。內宴至雞鳴。翌日。重九奏猿樂九番。銀盤粧勝菊以進。陳列金銀器具。宴至點燭。觴秀忠父子於幄內。獻後鳥羽院宸翰。十日。女院還幸。再御城樓。家光獻馬十疋。小野道風眞蹟。秀忠獻馬五疋及京極定家所寫萬葉集。趙子昂陶淵明圖。皇上及中宮更起侑秀忠父子。如家人儀。自南階而御鳳輦。秀忠父子下東階拜送。列侯供奉還

明正天皇即位

幸。關白以下賂賄無數。十八日。列侯朝二條城賀儀畢。十三日。秀忠父子參內謝寵幸。拜太政大臣。拜家光左大臣。秀忠恐此儀損國命。文臣漏爲儀註以藏。寬永六年十一月。皇上讓位皇女一宮。中宮大驚。急使告狀。秀忠不懌。遣酒井忠世土井利勝上京。與板倉重宗五味豐直修仙洞御所。翌年重宗東下取旨上奏。定禁內規則。九月。皇女八歲行即位大禮。明正天皇是也。皇女陞大統。奈良以後八百年間所無。秀忠深恐來輿論。應除不可。而皇上不省。酒井忠世土井利勝見三條實條中御門尚長河野實顯有所請

擇當世耆宿及老儒宿學爲談伴

問。能中院通村傳奏。日野資勝代之。通村召崇傳問故。崇傳曰。不知。上皇有旨。曰。恐從關東所爲。後數日。忠世利勝會攝家以下。傳將軍言曰。女帝即位。千年間所無。上皇猶富春秋。宜待皇子降誕傳大統。圖脫蹤重寶。大儀已行。自今攝家協和輔導玉體。莫失墜祖宗舊典。事無大小。悉遵守家康定制。無敢怠慢。秀忠以爲人主日狎接近臣。無嚴師友。則不諳于人情世態。漸流放縱。於是擇當世耆宿。及事織豐二氏者。及老儒宿學識達和漢者。爲談伴。代侍左右。談古今治亂文武故事。其人爲丹羽長重立花宗重細川

秀忠臨事果斷

興元三好一任猪子一時堀田一繼佐久間安政佐久間勝之堀直寄戶川達安九鬼守隆脇坂安元毛利高政皆川廣照市橋長勝長谷勝友青木一重蒔田廣定平野長泰能勢賴次宮城豐盛林信勝。元和二年始置。員闕隨補。至家光不變。

秀忠謹愼。惴惴自危。而臨事果斷。毅然不可犯。嘗館三島。方寢。聞侍臣語賤卒取神池鯉魚煮食之。蹶起曰。機密暫辭。首揭三島神社。而賤卒侮慢神威。至取池魚烹食之。此關大體者。即夜擒磔驛外。直番士人醉酗拔刀伐欄。秀忠曰。伐欄罪輕。唯醉酗不辨欄與

古來兵法具存七書

人。斯人入直。緩急何用。命自屠。豐臣關白設猿樂饗列侯。有虎破檻咆哮來逼。關白走入。加藤清正按刀一呵。轉向秀忠。秀忠視不動。虎逡巡不敢逼。

秀忠寢疾。永井尚政青山幸成森川重俊請曰。武田氏行陣。紀律森嚴。諸家所無。殿下盍臨觀以慰病鬱。秀忠曰。信玄兵法。我耳之也熟矣。古來兵法具存七書。汝等無學。恐不解得。因使儒臣譯大宗問答。且戒曰。宜平易講說。令諸臣易了解。

秀忠定軍賦。曰五百石。銃一口。鎗三柄。千石。騎一人。銃二口弓一張槍五柄。二千石。騎三人銃三口弓二

朝鮮國書署曰日本國源秀忠

把槍十柄。三千石。騎四人銃五口弓三把旗一基槍十五柄。四千石。騎六人銃六口弓四把旗一基槍二十柄。五千石。騎七人銃十口弓五把槍二十五柄旗二基。一萬石。騎十四人銃二十口弓十把旗三基槍五十柄。推而上之。至百萬石。

秀忠使僧承允草朝鮮國書。署曰日本國源秀忠。宗氏宰柳川調興曰。不署日本國王。彼必却之。曰。日本未統一。故未正位號。崇傳曰。彼固蠻夷。我國王無與彼通書之例。故不敢用王字。調興不得止。私改國書加王字。後事露。調興曰。弊藩專任隣交事務。往年

僧崇傳參帷幄之謀

歷請是事不獲。韓人疑訝。和好殆危。陪臣至愚。唯國事之謀。故矯國書以成其奸。罪無所遁。於是調與家臣松尾七右父子處斬。以酊庵僧玄方錮南部氏。以宗義成年幼不與命之。曰。朝鮮通交國家大事。若在中壅蔽。則無享國土。國書改稱曰日本大君。

僧崇傳博涉內外典。住金地院。爲南禪寺長老。家康引之參帷幄之謀。寺及異國往復書簡皆經其手。家康老于駿府。與日野唯心入侍。講古今禮儀典例。家康博求歷朝記錄縉紳家記。得一異書。則付崇傳林信澄校定。以供天下之用。寬永十年六月寂。歲六十五。秀忠賚號圓照本光國師。有日記若干卷。可以徵當時。

民間情僞非一定法律所擬定

島田利正建言。編集家康以來斷獄可爲律者。令法曹有所依據。秀忠不可曰。此書一成。則法曹唯書是徵。不復究獄情。勢必至輕重失當。民間情僞千緒萬頭。非一定法律所擬定也。斷獄者對情識罪。臨時剤決。情僞曲直。自當明白。

乳母岡部氏有至性

秀忠乳母岡部氏。恫篤有至性。每月盛飯大桶。盤堆饍肴。雜集奴僕饗之。親混群婢。執匕强飯。以是爲樂。一日本多正信過訪下覩之。曰媼氏今已尊貴。何親

是賤事。岡部氏睨曰。聞卿慣窮賤。長驕奢。媼今雖富。不一日忘往參河苦貧困之時。子不記爲鷹匠彌八之時乎。正信赧然。病篤。秀忠問所欲言。泣曰。賤媼以乳育之故。極寵榮。今將何言。唯願殿下事無大小。遵守庭訓。不爲天下所彈指。辭訣將出。呼還曰。賤息元淸坐罪遠流。不可以妾故減罪。曲天下之大法。此一事爲軫念。敢告。

夫人淺井氏

秀忠夫人淺井長政第三女。長政已亡。從其母織田氏養於柴田勝家。勝家臨亡。語織田氏曰。卿右府之妹。三女皆右府之甥。秀吉雖暴。豈忍毒卿及子女乎。

淺井氏葬儀

卿率三女往投。織田氏慷慨自刃。夫人與二姊歸秀吉。長女爲淀夫人。次嫁京極高次。其次夫人。始嫁佐治一成。小牧之役。一成以己船濟家康。秀吉怒奪夫人。嫁羽柴秀勝。生二女。秀勝死於朝鮮。嫁九條道房。生二女。道房死。文祿四年。歸秀忠。生家光忠長及五女。寬永三年九月十五日。薨。是時秀忠父子在京。忠長聞病篤馳歸。四日夜而至。不及。

夫人葬儀。無大小總于忠長。始死三日。斂移增上寺。設荼毘場於麻布我善坊。道路布白布。每一間樹龍旛。燃大燭。場搆廣廈方百間。四廻板垣。纏白絹。開四

門。設龍旛十基。垣內搆屋六十間。開四門。設淨案。陳列百味。四隅懸紗籠。額曰清淨舍安樂殿。右設堂三宇。雜陳佛具。堂上設靈位。敷錦繡。列供具。有降棄寂滅二門。張錦蓋。蓋龕上。垣內外命列藩警衞。每五十間列弓銃。臨視非儀。僧徒導柩至荼毘場。閣老以下從行。伶人奏樂。堆沈香方三十二間。一齊放火。香烟蔽方十餘町。葬儀之盛。古來所無。初家康遺言曰。莫飾廟宇以啓靡麗之弊。故九能山廟尤爲樸素。至是忠長修廟宇。專事奢侈。他日營築日光廟。源于此。

秀忠已病。僧天海見曰。殿下百歲之後。可贈神號。如

不量己力尤爲不可

僧了學住增上寺

遺命葬儀法會專主儉樸

神君乎。秀忠曰。先君蕩平數百年之大亂。奏古來未曾有之大勳。其神算偉畧。非人之所能爲。故朝廷追贈位號。神祭之。如寡人。能恪守先業而已。有何功德以辱神號乎。凡人不量己力。尤爲不可。天海大慙。

增上寺僧傳察寂。衆薦傳通院僧隨波。秀忠曰。孤老且病。一旦不諱。則受代者爲導師。已任導師。則不可不優待。宜擇齒德兼備者。孤嘗知僧了學。今猶爲老宿。宜徵任。時了學住總州弘經寺。乃命住增上寺。

寬永九年正月廿四日。秀忠薨。遺命葬儀法會專主

召家光有所命

儉樸。不得分祀各處。廿五日殯棺。廿七日葬增上寺。塋域諸臣群拜。不得從送。唯土井利勝及近臣十人從。是時諸老或議秘喪。酒井忠勝不可。即夜發喪。停關西諸藩來弔曰。在封地。戒非常。僧天海崇傳議諡號。曰衡岳院。林信勝信澄爭爲不稱。天海大怒。信勝信澄曰。宜奏朝廷請諡號。乃命信勝上京請諡號。二月勅使東下。贈正一位。諡台德院。

秀忠病大漸。召家光有所命。家光泣咽不能言。秀忠叱曰。生者必死。是必然之理。何足深悲。第我死。四方屬目新政。此天下治亂之機。而汝今泣咽無間。無乃

城皷爲期、

家光頒遺金、

忽國家大事乎。家光止泣受遺命。

秀忠每出。必以城皷爲期。食半聞皷。投箸而出。侍臣私戒皷人。待終膳而後撾皷。井伊直孝怒曰。主公以信待人。卿等以詐事主公。其弊必至上下相欺。且卿等若俟主公半食。盡蚤進膳

秀忠薨。家光頒遺金列侯。凡五十二萬六千四百六十兩。應仁以降。爭亂相尋。財貨日乏。民間不復見黃金。至豐臣氏。遣吏諸國。四開鑛山。及家康平海內。大發礦夫採金銀。伊豆佐渡出金最多。秀忠遵遺訓崇節儉。府庫盈溢。至用二十年前租入。國用之贍。古今

三百年太平基于此、

秀忠妙撾皷、

罕有云。

應仁以後。天下大亂。織豐二氏一切武斷。剝下豐上。民力凋殘。家康平亂畧。施德未周。秀忠儉身節用。政尚簡質。與民休息。所任酒井忠世土井利勝以下。公亮忠純。甄拔才能。有司得其器。强藩悍將。屏息奉命。三百年太平。實基於此。秀忠容貌端整。雖匆卒間。動必遵禮。嘗觀猿樂。會地震。衆皆駭散。秀忠不動。頼宣進曰。恐屋覆。盍速出避。秀忠曰。壁土未墜。何至覆屋。神色自若。

秀忠多藝。點茶插花猿樂諸末技。無不能。尤妙撾皷。罷職以後。不復手皷。左右問故。曰。上之所好。下必倣之。孤一撾皷。則四方爭倣。大敗風俗。一日語諸弟曰。吾有一願。終不可爲。頼房問故。秀忠曰。登天主閣撾皷。不大快乎。頼房曰。盍爲之。秀忠曰。吾撾皷閣上。則府人倣之。府人倣之。則天下人靡然倣之。安得爲之。

旰食孜孜、日且不給、

秀忠在西城。聽機務。自軍國大計州郡利病。至藩翰侯伯。海外諸蠻情僞。細大無不總。旰食孜孜。日且不給。暇則集族子弟。語祖業艱難。宴饗列侯勵舊。未嘗徒過一日。藤堂高虎諷曰。殿下齡躋知命。宜少暇逸。秀忠曰。卿等年老佚樂何害。吾辱位台鼎。朝野具瞻。

夙夜戰競。欲暇逸而得哉。其寢疾猶日聽政務。家光諭執政莫得啓事。秀忠曰。吾一日不聽政。心中不安。吾爲天下之宰。省親政務。至死不輟。此吾素志也。每月十七日。拜紅葉山廟。必躬親之。先薨數日。謁廟勞動。病加劇。囑家光曰。幕府政體有未盡善者。予欲有所更張。區畫已定。而嬰此篤疾命也。汝宜繼吾志。一一釐正。

後陽成天皇嘗勅曰。家康生長干戈。不暇講道。卿治世良將。宜施仁政於四海。以建子孫無窮之基。愼莫生侈心。以啓驕階。秀忠服膺是言。一意謹愼。而至處

守文良主、

大事。剛明果斷。福島正則天下猛將。而以暴戾虐民。取藝備四十九萬石。除大藩驕傲之患。本多正純雖帷幄功臣。而以擅造過度之故。收宇都宮十五萬石。絕守臣專權之弊。忠長之驕逸。忠輝之貪縱。忠直之矜伐。不以骨肉至親少假借之。悉處流放。此等處分。密會宿將老臣。反覆圖議。不敢交一己暴怒一毫私智。可謂守文之良主也。

涉史續筆卷二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幕府

德川家光

秀忠第一子。幼名竹千代。元和九年襲征夷大將軍。慶安四年薨。壽四十六。贈太政大臣。

竹千代必爲偉器。

家康來自駿府。觴兩孫。家光獻盃忘進肴。忠長自旁代進。家康曰。竹千代必爲偉器。彼見阿國代己進肴。自若不變。在他兒則赧愧不自容。可以見其度量也。淺井氏鍾愛忠長。左右承旨。爭傳譽。家光勢漸孤。

國家禍亂。

保母齋藤氏深憂之。以永井直清恪勤不懈。使之以世子旨說其兄尙政。尙政遣起直清牽裾留之。尙政曰。世子有命。安得常服。即改服承旨。入白世子不安狀。秀忠曰。徐思之。齋藤氏即夜托拜勢廟。赴駿河白狀。家康大驚曰。此大事。非乃翁親往則不可也。秀忠設饗。命二子陪食。家康曰。竹千代爲世子。宜陪坐國松庶子。臣事竹千代者。君臣無同位之理。命退坐次。顧秀忠曰。國家禍亂。源於嫡庶不定。近世織田上杉諸氏皆無不然。汝宜深鑒於此。秀忠孝謹拜曰。敬奉命。家康猶不安。作書訓淺井氏育子法若干條。其一

人道忍爲最要。

曰。凡人道忍爲最要。有功者雖疏必賞。有罪者雖親必罰。是仁之忍也。先人後己。不失儀不踰度。是禮之忍也。雖細事必察。雖常言必愼。是智之忍也。推而上之。視聽言動心思百體。皆無不由忍而成德。能忍而保臣節者。楠廷尉也。不能忍而覆家國者。武田勝賴也。織田氏知勇兼備。知人器使。而不忍小忿。遂死家臣之手。豐臣氏百事皆忍。故起匹夫有天下。唯好大誇功。不能忍此二者。二世而絕。故有國保家。唯忍爲要。汝宜訓導阿國。佩服此言。忠長不能遵。遂亡。

家光病疾。齋藤氏禱神代死。爾後每病不服藥。其

戒三臣。

病篤。家光親嘗勸藥。乃爲一啜。既而嘔。

家光儲位未定。青山忠俊與齋藤氏禱澁谷八幡祠。元和八年九月。家光行擐甲之儀。二人納屋材及金。修理八幡廟廊。

家康與秀忠謀。命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傅家光。曰事無大小咨三人。又戒三臣曰。忠世以仁翼之。利勝以智濟之。忠俊以勇勵之。又告秀忠曰。我信大賀彌四郎遂誤三郎。至今悔之。父求其子類己。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材質大成其器。人各異其性。生誕不同干支。我生寅年而金性。秀忠卯年而土性。

張歌舞。

家光辰年而夙性。不能使家光土性。猶不能使秀忠金性。故左右輔導。唯隨其性以成其器耳。

家光英邁。一日侍秀忠觀猿樂會地震。青山忠俊負家光而起。家光曰。嚴君起否。忠俊曰。不知。家光怒曰。嚴君未起。汝獨擁吾而出。此使吾爲不孝也。奮擊頭。時年甫十三。

家光病痿。諸老議張歌舞娛之。難秀忠不欲。藤堂高虎曰。余請試之。乘間言之。秀忠曰。孤少時歷觀於聚樂第。乃架假閣。請秀忠始演猿樂。後奏新製歌舞。未終一闋。秀忠起入內。

明習政體。練達時務。

家光銳意圖治。土井利勝每上事。不言己意。使家光以意處分。未得則請再審。反覆熟思。必得其允當而後施行。故日益明習政體。練達時務。事無大小。無有過舉。

家康使利勝往紀邸。視安藤直次爲政。直次日坐官署。有司代出稟事。不適其意者。必令退而熟思。如是數次。未敢自決。利勝怪曰。吏所陳不可。則盍直授己旨。直次曰。有司所言。吾一一授意。則彼承旨仰成。不敢竭心思。磨才智。我既老。將爲國家養成人才。故爲此欲使是輩開智見長才識爲有用之器也。利勝歎服。利勝以是輔家光。蓋得於直次也。

襁褓宰天下。

寬永元年正月。家光會外藩列侯。親諭曰。孤父祖因卿等力定天下。故禮待卿等一以等夷。至孤則襁褓已宰天下。今襲先職。居統率之任。賓待卿等。事體不適。今後將待卿等準譜第。若不厭其心。各就其封。熟思以決去就。列侯竦息不敢答。伊達政宗進曰。臣等愚陋。令殿下憂勞至今日。往時豐關白起自匹夫。號令天下。猶且不與諸侯抗禮。況德川氏起名族。莅天下三世。諸侯執臣禮。固其所也。臣自今謹奉是命。若

德川氏權勢益定。

有抗命者。請爲先驅以問其罪。又顧列侯曰。諸君爲如何。皆逡巡曰。謹如所命。家光起入別室。便服燕坐。延見列侯賜刀。曰撿刃。皆抽刃寸許。俯伏而出。先是雄藩覲江戶。將軍出勞郊外。至此使執政就邸慰勞。待遇禮數。一以臣禮。德川氏權勢益定。或曰。是時巨藩宿將。前後凋謝。其逮織豐二氏者。唯伊達細川二氏。二氏疊體統不一。爲德川氏密進是議。議草猶藏細川氏。

家光放鷹獲鶴。張宴黑書院。饗井伊直孝保科正之內藤政長奥平忠重牧野康成石川忠總戶田氏鐵

卿等頸血

水野忠清本多忠利本多俊次本多忠義松平康直小笠原長次岡部定勝大久保忠興松平忠利諏訪忠時本多政勝眞田信孝堀直寄等二十七人。酒酣日。孤所依賴。幸有諸氏。國家有事。生死相與。此宴聊勞平生耳。直孝政長進曰。殿下不棄臣等駑愚。賜今日恩言。何以勝之。直寄繼進曰。臣今拔擢外藩。比肩親臣。辱恩旨陪盛宴。子孫誓無忘是恩。放聲涕泣。家光親手大盃。一飲酹衆曰。此卿等頸血也。宜傳盃盡歡。言了而退。直政平生不飲酒。是日强飲吐血。蓋感激不自知也。

家光厲令節儉。一日出獵過番町。見一士居宅過美。怫然遣監吏撿屋內。番頭水野元綱曰。是士饒家計。戎器無一不備。以餘財修屋舍。如無不可。家光怒稍釋。猶命徹毀。更令營狹小室。

輿論符合台旨國家之福

家光與諸老議封細川忠利肥後。未發。府下喧傳此事。家光憤然詰諸宰臣曰。吾與卿等密議於內。而市人喧傳於外。機事漏泄。何以爲政。土井利勝賀曰。此國家之福也。臣常使人聽巷議。今日來報此事者二人。是不特將軍欲封肥後忠利。輿論亦欲忠利封肥後也。輿論符合台旨。非國家之福乎。家光怒釋。

家光恨無學術

家光慨然有志于三代聖王之治。問林道春。道春曰。時有汙隆。俗有質文。叔世人情澆薄。聖人之政不可復行。家光因延僧澤庵問禪理。柳生宗矩俾會禪理以劔法治術。家光悅。而遂無所得。嘗曰。孤爲政俯仰無所怍。唯恨無學術耳。綱吉幼時。其母本莊氏訓以此言。專事學問。故其承宗統。孜孜以興文學爲事。

相戒莫脚東方而寢

寬永十一年六月。家光入朝。列侯扈下前後簇從。凡三十萬七千人。詔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受。陞從一位左大臣。賑市民金一百二十萬兩。衆皆歡抃。相戒莫脚東方而寢。應仁以來。京師屢罹兵燹。荊棘滿地。僅

二六時中不忘幕府之恩

存二條五條西洞院高倉以下二百四十坊。織田信長欲復舊制。四方來聚者。蠲徭役。豐臣德川二氏皆繼其志不徵地子。戶口歲增至此。市街凡一千二百七十九坊。又免大坂奈良地子。大坂市民揭大鐘高麗橋官邸報時辰。曰二六時中不忘幕府之恩。是歲賜金江戶市人。住二十年者黃金三枚。二十年以上者五枚。在郭外者二枚。湯島淺草兩區男女會集祝賜金。絃歌連日不絕聲。

製軍艦安宅丸

家光曰。武備之要。陸有壘壁。海有艨艟。今幸天下安。可居治而忘亂乎。命向井將監製軍艦安宅丸。寬永

十二年落成。長三十丈。架樓三層。被以銅板。宛如海城。施櫓二百支。二人齊一丈。號令以螺鼓。自三浦航至品川。家光攣列侯艦上。落之。艦上設幔幕旗章。五彩爛然。堀田正盛松平信綱阿部忠秋乘哨船行命。列侯四十餘氏。以次列海岸。祝典儀了。哨舟迎入。衆皆奇異粧飾。所謂伊達樣者。伊達忠宗與池田光政起舞。自然居士曲。德川賴房醉甚。爲左右所扶。下艦。宴饗之盛。前代所無。改艦號曰天下丸。

日光遷宮式

寬永十三年四月。日光廟成。天海率門跡親王及台宗僧徒。行遷宮式。伊勢加茂諸社遷宮。古有成式。而應仁以後。天下大亂。古儀散逸。至是天海參古儀。折以己意。朝廷卜吉行陣儀。發勅使。納神劍神鏡。應司三條日野烏丸四辻廣幡諸卿。攝行神事。家光與尾張紀伊二氏。供奉神輿。列侯冠服騎而導。詣拜殿。伶人奏三十二相舞樂。唱四智讚。金石合奏。聲容中節。其所以爲莊嚴無不至。翌日行法華曼陀羅供。設舞場樓門內。殿上安新雕釋迦文殊普賢像。蓮花獅子瓔珞風鈴。皆粧金銀。飾錦繡。前案陳宸筆妙典及攝籙親王所納佛經。堆積布施絹帛。金爛炫燿。家光坐錦茵。北上西面。公卿列侯鴻臚僧位。閣老以下列階下。天海爲導師。至樓門下。伶人奏慶德樂。十弟子執具簇擁進上禮盤。衆僧羅拜。伶人奏菩薩加陵頻迦諸樂。僧徒諷誦願文。下禮盤。復坐。伶人奏太平樂長慶子。翌日就藥師堂。行法華曼陀羅供。家光率公卿列侯。臨觀如昨。法會亘五日。僧徒前後布施巨萬。天海進賀曰。朗清和風。可以徵殿下至孝精誠感神佛也。後傚伊勢宇佐兩神宮。改東照大權現爲東照宮。復伊勢奉幣使式。置日光奉幣使。每年四月。朝廷發重使奉幣帛。長爲恒典。

天海論本地垂迹秘義

天海蘆名氏庶族。出家學比叡山。宛內外典。游中斐。爲武田信玄所優待。伊達政宗之亡蘆名盛重。遺圍而出。謀回復不果。家康之老駿府。深知其有器局。與藤堂高虎本多正信。參預密議。論廣大寺鐘銘。半出天海謀。家康寢病。自知不起。命天海與藤原唯心林信勝侍側。論本地垂迹秘義。遺命改葬日光山。祭以神佛兩儀。更起寬永寺。爲秀忠父子所尊事。當時目爲緇衣相。寬永廿年寂。壽百三十歲。奏贈慈照大師。

造日光廟寶塔

家光造日光廟寶塔。問諸老曰。以銅以石。孰勝長久。諸老曰。島田利正多知。必有其說。召問。利正曰。欲寶

明察折子孫之福

塔萬世不廢。益修豐國廟。家光默然。乃以石。利正爲市尹。三十年。摘伏如神。稱爲明吏。沒後子孫零落。有一老人。愀然曰。吾儕誰不受島田君恩。又誰不欲島田君有子孫。而零落至此。抑有故也。君才智有餘。其治訟獄。無毫髮滲漏。水至淸無魚。人至察無徒。君明察無少折子孫之福乎。人傳爲至論。

風流舞

寛永十四年。家光病久不愈。諸老謀供覽歌舞。松平信綱阿部忠秋先製舞曲以進。忠秋集猿樂狂言優人爲一曲。信綱集狂言優人爲一曲。分班上場。管鼓不諧。却各極其致。舞童十六人。皆兩氏侍臣。每闋一曲。改服粧飾。爛然。最後脫假面。艶粧上場。衆皆喝采。家光大悅。觴信綱忠秋曰。今日舞曲大散鬱滯。是後舞曲盛行。三家及前田氏。皆製新曲以進。稱曰風流舞。都下市街。亦皆競爲此舞。

天文中洋人始至種子島傳火器。爾來洋人至西海者日多。其人槩托名關市。開西教。煽惑愚民。天正初織田信長許其請。立天主寺於京師。士庶爭奉西教。信長始悟其害。將毀之。遇弑不果。豐臣氏繼起。遂火天主寺。逐教師長崎。已而禁弛。西教漸盛。秀忠命押

嚴禁耶蘇教

斐政吉往羅馬講習其教。政吉在彼七年。得要領而歸。秀忠召問。日夜不措。左右或慮其過勞。秀忠曰。彼萬里異域。間關七年。艱苦何如。吾可憚數日之勞乎。於是果知其爲邪教。會和蘭人耶揚子上告曰。洋人唱教法者。槩皆覬覦非望。不可漸長。乃下令海內。嚴禁耶蘇教。撿查洋人。悉逐海外。士庶奉西教者。命僧諭改。不改者處流斬。教徒窘窮無所容匿。相集作亂。島原之變是也。家光已平島原教徒。愈嚴其禁。前後誅殺二十八萬人。漢土人聞是事。咋舌曰。日本人有三眼。外國通商者二十餘國。及禁西教。唯荷蘭滿淸

益田氏子時貞十六不學而讀書作字

二國。以長崎爲互市地。禁其入他港。

肥前諸藩船舶所輻湊。人民多奉西教。小西氏宿將大矢野松右千束善右大江源右森宗意常憤幕府禁西教。百方煽動教徒。豐臣氏之逐洋人。教師細亞比耳草預言曰。今後廿五年。紅雲出。枯樹花。天降神童。再興聖教。寛永十四年。實爲其期。會赤雲亘天。櫻花再開。天草益田氏子時貞十六。不學而讀書作字。鳩集掌上生卵。卵藏天主呪文。衆驚爲奇瑞。會松倉氏吏巡封。見村民揭耶蘇像。會男女者擒之。大矢野千束以下。率教徒八百餘。殺郡吏。屯有馬。松倉氏在

江戶藩士會島原城爲戰備十月廿六日戰于深江
教徒敗走而小民惑溺教法者以不與此戰爲羞結
隊薄城火民屋衆凡三千砲戰互有死傷城兵告狀
監察在府內者監察無斷謂大法不得旨則不可動
兵下令止隣藩出援兇徒愈得志掠畧近郡縣迫亘
民城兵固守糧食匱乏而士人信教法者或縱火器
投賊教徒傾意誘導歸教者與錢財不歸教者屠戮
天草人固信西教簇至與此舉乃尊時貞爲天使群
衆歡呼謂天與教法也誓天盟約衆凡一萬二千議
拔長崎爲根據未發寺澤氏發兵千餘守天草教徒

來攻衆寡不敵退保富岡城教徒發砲疾攻死者三
百退保大矢野教徒愈横至大坂城代阿部正次下
命府內監察令隣近諸藩討伐此爲十一月語見松
平信綱板倉重昌水野勝成諸傳

火阿媽港軍艦

寬永十七年六月阿媽港軍艦入長崎遣監察加加
爪忠澄野野山兼綱火船艦及器具梟六十一人放
還留及舟子十三人諭曰我祖統御天下文武兼備
寬嚴相濟海外諸蕃無不來欵置鎭臺本港各國商
旅絡繹來集今也蠢爾南蕃弘邪教煽亂民非一朝
或托貿易弘教法或雇唐舶發教徒導彼邪教煽惑

信妖教者罪及三族

民心我祖赫怒斬戮設嚴法曰信妖教者罪及三族
爾後三世于今深恐其貽害國民益嚴禁令今也阿
媽港人托事通商罔誣民俗又私載邦人歸教者煽
惑愚民民觸國法者紛然不斷焚磔慘刑無歲不用
前年島原之亂其徒剽畧邑里放火家屋搆壘壁抗
兵戈曰天降神人大興聖教凶賊亡滅處斬馘者殆
四萬前年諭汝國人曰再至則悉皆誅戮無或孑遺
汝固當知此命今也悍然犯嚴命托辭請和重來此
地此不可無所懲者乃命諸司火其船戮其徒梟船
長以下長懲其後唯留及女子其人微其罪輕特減

死一等造船送歸令告此旨本國及旁近酋長自今
宜深自懲戒仰我武威之嚴又諭漢商曰近年阿媽
港人托通商來長崎宣布妖教惑民俗我國洞知禍
心嚴設厲禁族誅信妖教者今也港人載教師首方
誑惑去年諭港人曰自今再來則火其舟誅其人而
港人猶不知懲派使節發軍艦托名請和通商謀宣
布妖教我大君赫怒梟其徒七十名悉火船舶器械
餧之魚腹此皆汝等所目擊而蠻人發教師或剃髮
爲僧或着漢服或粧邦服無所不至而猫眼兀鼻鴂
舌蚪讀欲掩而愈著或邦人惑妖法者亦或托漢船

召見旗下士人

來航。誘導愚民。自今此輩無老少處斬。船舶貨物悉皆火之。傳曰。聞國大禁而後入。汝固守我大禁。若有貪重賄。軼邪徒。及知其情爲不知者。一一伏國法。以實告。賜褒金。倍彼所貸。若掩蔽不實者。搜索伏國法。

寬永十九年三月。召見旗下士。人人以爲世子新誕。必有慶賜。家光方患頭痛。帕首而坐。曰。自先人薨。捐財賑窮。不知幾次。孤久不朝京師。汝輩逸居漸流奢侈。日逼窮乏。一旦緩急。將如君上何。言畢泫然。衆莫能答。酒井忠勝自旁演旨曰。官發財贍恤。將備緩急也。而今也宿直殿中。猶告窮乏不給。無乃狃國家之

大恩。辜奉公之素志乎。神君始遷江戶。百事儉素。上下殷實。今也昌平日久。物力豐饒。人人以靡麗相夸尚。浪費倍徙。勢不得不招貧困。於是借官金穀。隨請隨散。此所以日逼貧困也。今也台諭所以獎勵至懇至篤。諸君銘肝莫忘。唯罹災阨陷貧困者。當別議之耳。衆皆爽然。弊俗頓改。

葡萄牙二使艦來長崎請互市

正保四年。葡萄牙使艦二隻。來長崎。請互市。奉行馬場利重檄旁近列藩。出兵警備。繫舟浮大木。遮鐵索斷歸路。兵凡四萬九千五百人。台旨戒利重曰。嚴備兵衛。驗問夷情。彼若遁脫。掩擊莫失。命黑田忠之就

國內異姓代興。是吾家之恥。而非吾國之恥。若喪寸土外國。實我國之大恥也。

國。尋遣大監察井上正重。諭二使艦曰。汝既知我嚴禁外交。仍敢來請。不遜亦甚。然而奉使守禮。暫屈嚴典。今得放還。若再來犯禁。加誅無赦。先是告海外諸國曰。我邦嚴禁耶蘇。然而諸國潛發其徒。蠱惑百姓。竟啓禍亂。自今以後。嚴禁外艦進港。若有犯是禁者。毀其船誅其人。家光深惡外國托事傳教。窺覦我邦。其置長崎奉行。曰。國內異姓代興。是吾家之恥。而非我國之恥。若喪寸土外國。實我國之大恥也。汝居此職。以此爲戒。

慶安四年四月。家光病篤。遺命三藩曰。家綱幼冲。卿

家光薨

等在江戶輔佐。又托家綱松平正之曰。卿能輔吾兒。政事一遵舊章。二十日薨。年四十八。遺命葬日光山。阿部重次。堀田正盛。內田正信殉死。家光深戒盛滿。其朝京師。內旨陞大政大臣。固辭不拜。諭以祖宗故事。家光曰。臣德不及祖宗。而今襲先蹤。天下必生僥倖之心。

家光優待諸勳舊。二十年如一日。其增封土陞官爵。皆繼述先志。不毫加私意。待列藩恩威備至。每告吉凶水旱疫癘飢饉。賜賚恩貸。先其請而慊其望。有亂政綱犯憲法者。雖親藩戚族。莫敢假借。佐渡伊豆諸

居恒戒盈滿

敬事祖廟

鑛山。盛産五金。鑄作貨幣。廣布海內。物力豐盛。府庫盈溢。居恒戒盛滿。朝旨諭進爵位。固讓不受。威德覃海內外。以左大臣終。德川氏之覇業。至此愈鞏。常謂神祖提三尺百戰定亂。先人亦屢勞軍事。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勞可紀。故常戒偷安。選人材。守天下要衝之地。庶幾莫以喪祖宗舊物矣。

家光敬事祖廟。每有天災。正服。遣中根正盛詣視楓山祖廟。未還不敢脫屐。老臣侍燕。言及家康。輙曰少竢。入改衣帶。盥漱而後聽之。

賢能之士卓然自立不求合於流俗

家光問米價

家光與左右評羣臣賢否。一人曰。某善士也。家光曰。衆皆為善士乎。曰然。如此凡庸人耳。賢能之士。卓然自立。不求合流俗。故其人毀譽相半。若人人為善士。則非我之所取也。

永井某病起上謁。家光曰。汝病患未復。宜加攝養。後病全差上謁。家光曰。米價幾何。某謝不知。問鹽醬價。又謝不知。家光不悅曰。閭閻細事。不可問之大臣。故問汝儕。家居無事。宜訪求民事。以備顧問。而米價猶不知。何其疏也。某自是日使人入市問物價。人嗤其煩。某曰。吾重君命。且以志吾過。

家光嘗登譙樓觀工場。吏胥爭私餘材。頗不得利。啓

雖賞盜盜亦不至

前賀曰。烈祖居三河。屋傾不遑繕。垣頹不及補。當是時。雖賞盜。盜亦不至。今每營作。巨材丘積。吏胥役徒。雖日私官材。守者不覺。國家富饒如此。臣敢賀。家光釋然。

茗讌始于足利氏盛于豐臣氏

元和以後。海內寧安。府庫充溢。秀忠父子時臨尾紀諸邸。藤堂立花細川丹羽諸老將為作。賜賚不貲。亦時徵列侯享茗讌。茗讌始于足利氏。盛於豐臣氏。園中造茶寮。卉木雜植。結搆瀟洒。室容四席半。諸賓圍爐。主人焚炭點茶。繼以酒饌。左右自外傳送膳具。儀容簡易。專盡情懇。讌畢。觀射御張散樂。恩賜洽臣僕。

府庫充溢視財如土

是以宗室懿親。情意驩洽。巨藩大鎮。亦滋和睦。

家光以雄邁之資。乘豫大之運。府庫充溢。視財如土。其治日光廟。不問經費。一礎石一柱木。或至費萬金。嘗會諸侯伯。觀猿樂。許府下人民入城縱觀。賜每人錢千。每十人酒一壺。又積錢馬場門外。使市民縱取。上城樓望觀為樂。島原之役。府城之災。未嘗課財下民。麾下士人。皆酣豢富貴。驕奢相尙。聲色之奉。與馬之觀。擬王公。而家貲蕩盡。風習一變。漸流惰弱。德川氏之盛。始於是。而參河武士之風。於是乎衰矣。

涉史續筆卷三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家門

松平秀康 子忠直 忠昌 孫光長

家康第二子。爲豐關白所養。嗣結城氏。封越前六十七萬石。使長子直基承結城氏。復本姓。陞中納言。

結城秀康阻西上之策

大坂之變報至小山本陣。家康問策諸代將佐。本多正信請召秀康與議。秀康至曰。大人宜星夜奔馳。以決勝一擊之下。如上杉景勝。兒一人而足。伊達政宗塞信夫口。堀秀治塞津川口。兒將大軍塞宇都宮口。無復北顧之患。正信贊之。家康決策反旆。

秀康庇護大坂

秀康爲豐關白所養。常念舊誼庇護大坂。一日家康與本多正信議大坂之事。秀康進曰。大人嘗受故大閤顧命。如何有是謀。顧叱正信曰。汝不知我爲故太閤義子乎。汝勸家君凶謀。我決不汝貸。正信悚息無言。既而大坂釁隙成。秀康怏怏不樂。告病歸越前。本多康俊往候。延入寢室。敗障弊席。蕭然如布素。執康俊手語平昔。令撫腹曰。病既如此。恐不復相見。康俊出語是事。不覺失聲。

秀忠尊事秀康

秀忠尊事秀康。自江戶至越前百四十里。沿途賜邑給之絕。每東覲。命監吏修繕驛亭。灑掃道路。中使慰勞。賜鷹犬。許所在游獵。入都之日。親出郊勞。有事則遣戚藩若宰臣。嘗過碓氷關。關法禁侯伯齎火器。秀康銃隊先驅。關吏呵止。秀康怒命從士抽刃而進。秀忠諭吏莫得問。

秀康好人物

秀康好人物。四方名士遁山林隱居佑者。苟聞其名。厚以招致。唯恐不及。故劍客猛卒。四方會集。及秀康卒。此輩務武勇爭政權。互相凌轢紛爭不絕。家康恐此輩通大坂。修長濱舊壘。封內藤信成備之。已而諸大臣結黨控訴。慶長十七年錮今村掃部鳥居氏。清水丹後伊達氏。廣澤杢助。竹島周防趾下獄自殺。命本多富正輔幼主忠直總政務。

忠直進兵天王寺待天明

大坂後役。忠直陣井伊氏後。不逮事。遣本多富正本多成重請命。家康變顏曰。八尾若江烈戰。汝假寐不知乎。今將何謂。二人逡巡而退。忠直泣曰。余有入高野爲僧而已。富正從吉田脩理至。曰明日烈戰。使兩將軍目擊北國武士之技倆。忠直奮然。徇軍曰。明日不先登。則有先死耳。怖死者自此而去。即夜進兵天王寺。待天明。翌日昧爽。將軍父子進大軍。前田氏

爲先鋒。本多加藤黑田三氏次之。藤堂井伊細川三氏爲左翼。本多石河蒔田片桐遠藤五氏爲右翼。伊達越後二氏爲後備。各隊進至天王寺。下馬手槍待號令。久世廣宣坂部廣勝小栗忠正佐久間正實馳馬傳命曰。義直賴宣易陣。不得暴進。忠直曰。可。吾自此直入閻羅廳。胄而立。發曰。不墮餓鬼道。修理爲先陣。兩本多次之。分兵三萬爲十六隊。亂前田氏陣而進。邏兵過之不顧。進薄茶臼山而陣。令下接戰。乃與本多忠朝並鋒突進。令八百銃卒齊發。煙焰滿野。十六隊突進衝敵。本多忠昌先衆奮鬭。斬驍兵念流左

太夫。眞田幸村承左太夫後。血戰數合遂死之。先隊進至仙波。火市舍。自高麗橋破京口門。樹旗城上。分兵火天主閣。煙焰衝天。城兵大潰。修理長驅逐敵。誤溺天滿川死。斬首三千六百五十二級。功爲第一。有命責問其犯軍令。忠昌答曰。修理剛勇。兩將軍所知。本日以手兵突進。臣等不忍餒之敵手。群進繼之遂。致先登。不幸修理死。不可糺明。吏不復問。家康慰勞忠直曰。故中納言不死。

忠直傲功大賞薄

大坂後役。忠直功爲第一。拜參議賜茶器。忠直以爲功大賞薄。曰故納言以宗子不承大統。參議吾固當坐。取投茶器於地。稱病不東覲。家康已薨。日滋淫虐。左右觸怒輙手刃之。宰臣永見氏殉秀康。忠直聞其妻美召入。妻刎髮自誓。忠直大怒。將誅其子伊右。其竊泄聞。持兵器閉門固守。本多富正大驚。說伊右散兵。忠直率三百騎急擊。伊右以下男女屠殺略盡。諸大臣無故譴罰。攻殺無已。人人爲在干戈中之念。秀忠思故納言義不忍加罪。召忠直母語曰。越前北陸要樞。忠直不勝鎭撫之任。若使忠直悔過請老。則命幼子仙千代襲封。母赴越前告旨。忠直自知罪大。曰幼子得奉祀。何惠加之。元和九年三月。率愛女壁

剃髮稱一伯

妾赴豐後。途留敦賀。剃髮稱一伯。給一萬石。遣島田重次高木正次。傳旨老臣曰。仙千代已襲封。忠直有所命令。不可聽從。若情事不得已者。宜具往復文書稟旨。仙千代母子宜移江戶。仙千代後改光長。

以人苦爲已樂也

忠直獵歸誇多獲。杉田壹岐進曰。主公耽游田。獨不懼危亡乎。忠直變色。壹岐曰。主公出獵所獲少。則群臣受譴。故皆出死力犯危險。而主公誇多獲。此以人苦爲已樂也。爲人主樂人苦。安免危亡乎。忠直大怒將刃之。左右擁屛。壹岐叱止曰。吾辱列宰臣班。諫君而死。固其所也。忠直愈怒。壹岐曰。臣本卑賤。主公擢

忠昌讓光長

宰臣。宜一死以報恩。略無恐怖之色。左右擁而出。至夜忠直召見壹岐分死訣家人。且戒曰。我諫死。將竭臣節報國恩。莫以死故怨主君。已入脫刀而進。忠直方食投箸曰。我思汝言。且慙且悔。食不下咽。汝肯赦吾乎。賜佩刀曰。爾欲以是刀刃汝。今賞汝。壹岐感泣。而終不能改

秀忠廢忠直。命弟忠昌奉秀康祀。忠昌以嫡孫仙千代在固辭。乃封光長越後高田廿五萬石。奉先祀。封忠昌越前五十萬石。秀康所招致。概皆著名武人。雄驁難制。故付越前忠昌。付本多成重以下百五人。爲紀綱僕。北庄西受京畿。北控東山北陸二道。改爲北國要鎭。後改爲福井。

羣臣有殉死者。播不明於後世也

忠昌病篤。語其臣毛受將監曰。汝能從我泉下乎。將監曰。臣不肖不敢奉命。夫士捐軀爲國。莫論臨戰陣冒矢石。苟益家國。萬死無憾也。臣之不敢奉命。非敢貪生。死而無益家國也。忠昌曰善。唯野本生駒二臣。不可不殉。將監曰。野本正直。生駒剛毅。皆難得之才。主公盍諭二人止其殉死。群臣有殉死者。是播不明於後世也。忠昌感悟曰。汝言大有理。吾當諭止二人。將監掩涙而出。

忠輝失愛家康

松平忠輝 子德 松丸

家康第三子。稱上總介。封越後六十萬石。城高田。有罪廢錮。天和三年卒於信濃。年九十二。

大坂之役。忠輝逗撓不及戰期。失愛家康。其在封土。放縱自肆。政綱不立。聞家康病往候。不許入。其母飯田氏泣請。家康曰。吾以爲忠輝勇武有略。而大坂役違命不進。擅殺麾下士。吾在猶如此。後將如何。家康即世遺近藤秀用神尾守世。就邸傳遺命。幽伊勢朝熊。忠輝不肯奉命。曰臣非有異心。若爲有罪。請刎臣首。二人復命。秀忠曰。余何怨於忠輝。將使忠輝思罪懲過而已。宜遵奉遺命赴謫地。二人往諭。忠輝藏相國寺茶壺及信國游波寶刀。請納官。秀忠曰。此先人所賜。不可以離左右。忠輝托二器土井利勝赴朝熊。命酒井家次。牧野忠成。收越後高田城。

阿茶局掌供御雜務

飯田氏甲斐士人女。嫁今川氏臣神尾忠重。生一子而寡。爲家康妾。稱阿茶局。有才幹。常侍軍旅。大坂役奉使入城。見淀夫人。訂和議。家康死。四分駿府遺物。付尾紀水三氏母及飯田氏。和姬入內從與上京。和姬誕皇女。亦入侍。後水尾院特旨序從一位。二條城行幸。專掌供御雜務。寬永十四年正

臣等預算是事、

老圃綬、

德松火屋自殺

月歿。壽八十三。

元和二年忠輝自朝熊徙飛彈高山。中山照守近藤石州致命。忠輝憤懣擬刺二人而後自刃。伏二勇士以待。見中山近藤有禮。不敢發。告實。二人顔色自若。懷出短刀曰。臣等逆算是事。忠輝感賞。後又命照守及內藤外記更徙信濃諏訪。

忠輝始生。家康一見曰。是兒相貌不佳。莫舉。皆川廣照私育之。及長告實。家康悅。後封忠輝越後。廣照爲保傅。食七萬五千石。視忠照殘虐無度。直諫不可。私訴家康。忠輝馳詣駿府。因飯田氏分疏。廣照罪流。乃剃髮號老圃。忠輝得罪竄始白。召還賜常陸府中一萬五千石。廣照涉古今。與林信勝大橋立慶以下爲談伴。時家光猶幼。侍燕聞諸老談古今治亂政治得失。廣照年已八十餘。許輿入城門。每入侍。所欲談書紙片。着刀絛以備遺忘。在官者多傚之。號曰老圃綬。

忠輝庶子德松丸。錮岩槻城。其母善書。士人女子多請摹本。東西海孫左少女。出入館中受書法。阿部重次爲閹譴。命孫左自刃。放少女。德松憤甚。火屋自殺。年十八。

忠吉搏鬭墜馬、

忠吉篤友于、

殉死何益、

松平忠吉

家康第四子。稱薩摩守。封尾張廿四萬石。死年二十八。

關原役。忠吉總海道諸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軍監。陣清洲。與福島池田諸將攻陷岐阜。受織田秀信之降。進陣關原。與直政從徒兵三百。衝陣先登。追躡島津義弘。一敵將自名松井氏。反騎搏鬭。轉輾墜馬。不敢放手。顧從兵斬首。以功封清洲。是役家康怒秀忠後軍期。議易嫡。直政極口稱忠吉英武。家康以大久保忠隣言。不敢易。後忠吉聞是事曰。忠隣直晉定宗社大計。可謂社稷大臣矣。自是深重忠隣父子。每東觀館忠常家。慶長十二年三月病卒。忠常家忠吉與秀忠同胞。尤篤友于。其死人人悼惜。

忠吉死。家宰小笠原吉次爲殉死者造四棺。既而石川稻垣中川三人殉死。帳前設一空棺。衆皆曰。吉次老耄。吉次子忠重。長於忠吉側。有故遁居奧松島。是日馳至。請償謝罪柩前。自屠而殉。一時傳爲美談。家康不悅曰。人臣感主恩。宜生存盡忠嗣主。殉死何益。後秀康之死。家康手書諭宰臣。禁殉死。

德川義直

俳優雜技。將何爲。

流言義直異圖。

家康第九子。封尾張六十二萬石。治名古屋。陞權大納言。

德川義直。岐嶷夙成。當時、猿樂盛行。侯伯子弟競學。義直獨不爲曰。吾生將家。弓馬刀槍不可不學。俳優雜技。將何爲。家康定幕府式目。會宗族議定。許儒醫乘輿之章。義直年十六。發難曰。儒有德之稱。如林信勝剃髮僧服。此陰陽者流而已。請改爲醫陰陽師。從之。

家光在京。戒義直曰。途館名古屋城。義直悅爲饗備。有流言曰。義直異圖。乃止。義直曰。己戒館舍。無故而

止。是賣叔也。吾既決計。賴宣泣諫曰。先人常言曰。尾紀幕府兩翼也。阿兄遺之乎。阿兄宜從將軍東覲。將軍必釋然。訛言亦熄。義直不聽。賴宣曰。阿兄決意至此。弟不敢爭。唯名古屋一城。不可以抗六十州。不如俟將軍過尾張。掩其無備。弟當大擧自伊勢。航三河。直扼函根。旗下懦兵。固無足畏。大事可唾手而成。不幸事敗。與阿兄駢枕而死耳。義直愕然曰。吾既首事。死固其分。今乃使弟蒙禍。是重違庭訓也。謹奉子諫。家光東駕後二旬。義直約賴宣東覲。家光喜曰。叔父若不來觀。吾將往見。

將爲幕府決大議鎮天下。

今日膽落于納言公一言。

寬永十年。義直聞家光病。兼程東下。家光不悅。遣酒井忠勝讓其不請。義直曰。將軍一旦不諱。儲副未定。將付天下何人。義直在同族中。年齒尤長。其不請而來。將爲幕府決大議。鎮天下耳。家光意解。

酒井忠世以大城災。屏居寬永寺。義直與賴宣賴房登營。見井伊直孝爲忠世請。直孝曰。三君是請爲幕府乎。將爲忠世乎。義直作色曰。今日之請爲幕府。直孝曰。紀水兩公意如何。義直勵聲曰。汝第以吾三人言白將軍。直孝入白。忠世因釋。直孝語人曰。吾率偏師出入大軍。未見可畏。今日膽落于納言公一言。

姦人十八。

寬永十九年。家綱拜三王祠。盛修儀觀。命尾紀水三藩扈從。義直不聽曰。安有納言而扈無官人乎。閣老曰。儲君至貴。非他無官人之比。義直曰。子以父貴。則吾三人獨非先將軍子耶。昔者北山行幸。足利義滿使幼兒義嗣坐關白上。識者譏其非禮。今日之擧。吾恐將軍貽譏後世也。閣老語塞。乃使三藩先詣贊儀。

有爲匿名書者。署曰姦人十八人。而署名氏九人。義直徧問羣臣。持田善左進曰。主公其一也。因條陳義直失十事。義直大怒。欲抵之罪。竹腰正次家匿善左。進見曰。臣得一良士。請登庸。義直問其名。正次曰。持田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人間不可得者兄弟、

善左。彼所條陳。皆臣平生所欲言。顧不次登庸。義直忻然。增俸使參國政。

義直崇尚儒術。尤篤躬行。常以協和宗族。躬率天下爲事。曾書一聯。揭坐隅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不可得者兄弟。宰臣寺尾土佐進見。識賴宣爲人。義直不應。顧目柱聯。土佐赧然而退。其臥病日。近世葬祭。皆屬僧徒。吾不欲傚之。乃與道春議葬祭禮。預製神主。題諡曰敬公。是時三藩皆崇尚文學。聘招名儒。尾張有堀正意。紀伊有那波道圓。水戶有人見卜幽。皆一時之選。

堀正意懸淵明畫像、

堀正意字敬夫。近江人。與林信勝那波道圓松永遐年。師事藤原惺窩。號藤門三傑。博綜百家。禮樂刑政。典章制度。莫不講究。阿部正之深服其爲人。平生澹名利。懸陶淵明畫像壁間。語人曰。對之頓覺塵念消除。

家康命松平康重永井直勝傅義直賴宣。二人不欲降爲藩臣。辭之。家康不樂。成瀨正成安藤直次請出傅。家康大悅。命正成傅義直。直次傅賴宣。義直八歲封尾張。正成以尾張傅相。兼職府老臣。往來寧職。大坂之役。家康見城兵出戰。召義直。未至。罵正成曰。怯

臣若負怯名、誰敢奉臣令、

不意主公爲此言矣、

夫無狀。正成怒曰。臣結髮從軍。未曾立人後。今呼臣爲怯夫。主公獨不記三形原之事乎。後正成謝曰。蠢臣以語言犯主公。臣固不辭怯名。唯臣傅幼主。一藩士民。唯臣之瞻。臣若負怯名。誰敢奉臣令。以故不覺失言。家康曰。兵部中務皆死。無復規我過者。汝前日言差似之。正成掩涙而退。

豐臣關白登伏見城樓。觀一士躍馬而過。顧問爲誰。家康曰。臣賤臣成瀨正成。關白問給俸幾何。曰二千石。曰卿若付我。我給萬石。家康召正成。諭是旨。正成泣曰。臣幼長主公側。不意主公爲此言矣。

一拜日光廟而後死、

家康曰。關白給汝大祿。可謂殊遇矣。且汝在關白側。翼我。是盡忠於我也。正成曰。主公強遣臣。則臣有一死耳。歔欷不已。家康具白關白。咨嗟。

正成在尾張得病。自知不起。曰。吾一拜日光廟。而後死。則志願畢矣。輿至江戶。益劇。族人交止。正成曰。吾不果斯志。願以神祖忌日終。至四月十七日。訣別族人。沐浴更服。端坐而逝。是日僧天海在日光。見正成衣冠謁廟。驚曰。隼人君死乎。馳使問之。果然。家光哀惜。令府下遏密三日。準閣老喪。正成生與家康同日。死亦同日。遺命葬日光。

斯母而有斯子也

正成世仕德川氏。其父正吉有功于長篠役。自畫戰狀傳家。正成亦自畫長湫戰狀。爲雙幅。子孫寶之。父子生長兵間。並善丹青。

德川賴宣

家康第十子。封紀伊五十五萬石。治和歌山。陞權大納言。

德川賴宣母正木氏。聞塙直之去加藤氏。私贈歲俸之半。曰。令賴宣有好士之名。且恩之以爲賴宣長後之地。聞者咋舌曰。斯母而有斯子也。

家康封賴宣駿遠五十萬石。治濱松。召見安藤直次。曰。兒猶乳臭。今封大國。以子在也。直次拜曰。臣雖不肖。不敢盡力乎。直次爲人剛毅。賴宣嘗怒老臣澁谷伯耆。打以刀室。室破見血。直次馳至曰。主公舉動如此。臣將東上白狀。然後伏刃以謝輔導無狀。歸家治裝。賴宣大懼。遣左右止之。不可。令諸老臣謝過再四而後止。賴宣怒侍監。手刃之。直次進擁兩膝。怒目曰。主公非前將軍子乎。而暴戾如此。何以立人上。痛擰其股。袴穿血流。直次沒後。賴宣每浴。戒侍兒不濯傷所。曰。孤有今日。直次之力也。恐瘢痕消滅矣。

袴穿血流

一日義直來過。賴宣適梳髮。義直將辭出。直次入責曰。何得無禮如此。賴宣握髮出見。既而謂左右曰。余向聞直次音。隕涕。汝等見之乎。曰然。直次何爾不遜。賴宣怫然曰。直昔規我。孰如直次者。吾思神祖託孤直次之恩。不覺隕涕。

吾思託孤直次之恩

長久手之役。池田勝入以兵三千來襲。直次以部下出戰。傷副將森長可。與勝入格鬪。獲其子之助首。家康曰。一日僵二敵將。古所未聞。賜雪荷弓。慶長年間。與本多正純成瀨正成爲老職。大坂之役。輔賴宣爲監軍。藤堂氏陣亂。直次麾大軍繼進。却之。子重能死之。食田邊城三萬八千石。寬永十二年五月卒。壽八十二。會家光病。左右不敢告。家光怒曰。功臣如直次。豈可忽其凶事乎。遣土井利勝弔賻。且告左右之惰。

一日僵二敵將

直次自幼與正成同僚相善。一日家康語曰。汝二人齊皆萬戶。正成曰。臣忝賜萬石。獨直次五千石。家康顧直次曰。欲移汝橫須賀以爲萬石。汝勳勞不讓正成。而不發一怨言。此常人所難。加五千石。更算十年間萬石賦入。追賜之。

汝二人齊將萬兵

賴宣東觀。至松坂。戒舟。會暴風。衆請自陸。不聽。松平忠尚前曰。主公必欲自海。請先賜臣死。臣在。不敢發。

臣在不敢發舟

掃韃虜復明社義擧也。

紲。頼宣不得已。自陸既至池鯉府。忠尙出迎曰。臣止主公自海。而自陸路。則衆或以臣爲怯。故乘漁舟來此。頼宣默然。後賜佩刀曰。向吾不賞汝者。恐羣臣倣汝致徒死也。

鄭芝龍使來乞援。家光與三藩及諸老臣議之。頼宣慨然曰。掃韃虜復明社。義擧也。今發四方亡命。猶可得數萬。加之以西國中州之兵。足以耀國威於海外。臣請將之往援。義直頼房贊之。井伊直孝進曰。三君之議洵壯。然我邦始不通朱氏。於芝龍何有。議不決而止。會長崎奉行報朱氏不競。芝龍降覺羅氏。乃發

弊邦內以救異域非計也。

使長崎。諭還使者。

一說曰。鄭成功乞援。家光會宗室大臣議之。頼宣曰。設令出援有功。猶獲石田。無所益於我。萬一無功。則不獨國恥。與彼搆怨。貽害將來。不若不出師之愈。直孝贊之曰。弊邦內以救異域。非計也。議乃寢。

天草警頻至。家光召三藩議之。義直曰。蠢爾頑民。可一鼓而屠焉。頼宣曰。不然。彼進退不苟。每戰必克。決非閭巷小民所能。而今以邊鄙草賊視之。此所以愈致彼猖也。眞田信幸曰。紀伊公言是也。臣父嘗以孤

小寇寧可侮乎。

願得天下。

城抗大兵。留台駕旬日。小寇寧可侮乎。家光乃命板倉重昌督筑肥諸大藩征討。

德川頼房　子光國

家康第十一子。封常陸二十八萬石。治水戶。陞權中納言。

家康晚年擧三子。懲信康忠輝。勗保姆訓以義方。一日問三子所欲。義直曰。願得大國。頼宣曰。願得良臣。頼房最幼。抱置膝上。曰。願得天下。家康愕然。擠墮諸地。自是每事損抑。

頼房少時好任俠。中山信吉屢諫不改。一日秀忠召

有信吉孤無憂于鶴千代。

信吉。信吉入見頼房曰。是必問主公無行也。臣告實。則揚君惡也。不告實。則欺上也。神君托臣主公。臣不才。使主公無行至此。臣有一死以謝神君耳。顧侍臣令持巵酒來。曰。與主公訣飮。頼房憮然曰。吾過。吾過。乃解長劍謝曰。自今以往。誓改前過。秀忠聞之曰。有信吉。孤無憂于鶴千代。頼房勵行自修。與尾紀鼎峙。稱三宗藩。

信吉父家範。事北條氏。守八王子城。豐關白之東征。健鬪死節。信吉與兄照守。在小田原。免難。家康以其爲忠臣子。收爲侍童。累勳勞。賜舊邑。信吉辭

鍋島勝茂犯軍令、

日。有兄照守在。不敢隮寵命。家康嘉其讓。命傳賴房。食萬五千石。

島原賊平。鍋島勝茂以犯軍令當國除。賴宣敢曰。此役勝茂統大衆任方面。功最大。縱令不賞其功。豈可抵之罪乎。勝茂位侯伯之尊。豈可與卒伍犯令者同罪乎。若致之罪。天下有事。誰復竭節國家。家光納之。勝茂因免。

義直薨。賴房面詰閣老曰。伊達政宗病篤。將軍親臨。神祖遺言政宗輔佐先將軍。固宜如此。堀田正盛何人。前日將軍臨視其病。而故納言之病。使閣老往問

故納言不阿附勝等、

與我君也、

而已。故納言雅不阿附卿等。故卿等無爲言也。閣老默然。

家光以賴房多子未立嗣。遣信吉視諸子。諸子修飾出見。光國時六歲。見信吉呼翁。手取盤上乾飴賜之。信吉大悅曰。眞我君也。告家光立之。光國既長。悔其亂嫡庶之分。襲封之日。謂兄賴重曰。弟犯順承宗。固非本意。唯晦迹而遁。人將謂家道不理。故隱忍至今日。願請兄子爲嗣。賴重曰。余生時先人不子視。余子豈可冒宗統乎。光國固執不已。曰。兄不允。則有遁而已。賴重不得已許之。乃養賴重子綱方爲嗣。賴重亦

三年無改父道、

汝罪當死、

養光國子賴常以嗣。

光國嗣立三年。定宰臣以下二十七人職掌。曰。三年無改父道。不特人子至情有所不忍。經三年之久。則政事得失。群臣賢否。知之既熟。於是改革國政。可以無大過。凡承父後。不待三年輕改父政。爲害不細。

光國任藤井紋太夫。漸悟其姦。一日張猿樂。諸臣陪觀。樂半入內。召紋太夫。懷出狀罪書曰。汝有可辨。即辨之。紋太夫恐怖俯服。光國曰。汝罪當死。直手刃之。徐出觀猿樂。神色自若。雖左右不之知。

光國與侍臣談兵。有一僧進曰。士人顧妻孥。其鋒必

浮屠氏慈悲爲道、

鈍。貧道無家累。一旦軍起。則率弟徒。衝堅陣爲國致死。一坐稱善。光國顧馬場高道曰。爾意如何。高道曰。浮屠氏慈悲爲道。普濟爲業。而兵殺人之具。不仁之器。先登陷陣。豈僧徒所爲乎。且士人食世祿浴國恩。一旦有事。誰敢顧妻子。一坐默然。翌日賜杖曰。聞汝多病。往來必杖。且見諂佞如狐者。一一打之。

寬文中。幕府命儒臣修本朝通鑑。稿成。示三藩以下。光國見其爲天胤出于吳泰伯。曰。本邦自有正史。安有取外國謬妄之說。而誣天祖天孫大統乎。後醍醐帝朝有妖僧。妄著一書唱此說。詔燔其書。官撰有是

誤。則傳誣罔於萬世之後也。宜命改定。衆服其確論。書遂不行。

世稱曰三特筆。

光國十八歲。讀伯夷傳。慨然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焉。不由史筆。何以使後人有所觀感乎。置彰考館。聘致名儒。撰日本史。如列神功皇后於后妃。揭大友皇子於帝紀。繫正統於南朝。皆光國與諸儒所論定。世稱曰三特筆。

松平忠長

家光同母弟。封駿遠參五十五萬石。治駿府。自殺于高崎。

忠長封三國。

寛永二年封忠長駿遠參三國。青山幸成致台命。忠長不敢拜。傳鳥居直次起立上賀。忠長作色曰。吾生將家。此命何足賀。成次曰。主公相國愛子。將軍寵弟。故得封三國。且主公降列臣籍。列侯皆同位。幸成奉台旨致使命。奈何無禮至此。且泣且諫。忠長不得已登城謝恩。秀忠漸厭其驕傲。有旨就封。忠長大悅。遣人告成次。成次方病。泣曰。臣殘喘未絕。今目此不祥。何其不幸。相國年老多病。臣恐主公一違左右。讒譖四起。不復得進見。臣若不病。則將見將軍陳情。留住都下。猶可或免禍。如斯篤疾何。成次尋沒。左右無復進諫者至亡。

誰敢束手受犬嗾乎。

忠長愛犬。每出前驅牽駿犬。一日出行。見一士人跪路。放犬嗾之。士人怒。斫犬遁去。忠長怒。探知其爲薩摩藩士。請得士人甘心。島津家久怒曰。爲士者。孰敢束手受犬嗾乎。且無以人抵狗之理。不肯答。忠長大怒曰。待忠久西歸。要之駿河。頗動物論。土井利勝居中和解。乃止。忠長失愛於父。此其一也。

寛永三年。秀忠父子入朝。沿道諸藩。修道路。架橋梁。忠長以封亘三國。盛起土木。架大橋于大井川。衆皆賞其巧思。家光後秀忠而發。至大井川。頓變顏色。召

瞰激流如平地。

老臣曰。函根大井二險。爲關東要害。而今架大橋。便往來。大非神祖之旨。宜窮治其罪。諸老見立花宗茂求爲解。宗茂進謁爲之說曰。神祖不架橋。所以備不虞。今也四海寧靜。干戈絕迹。架橋巨川。瞰激流如平地。臣以爲曠世盛事。家光怒稍釋。

忻然謂天下分裂之兆。

忠長在駿河。侯伯東覲者。必入見獻土宜。如家康時。一夜。夢日裂爲二。忻然謂天下分裂之兆。日益放肆。一日狩岳麓。獲猿千餘頭。此山本屬淺間社禁獵獸。左右交諫。不聞。歸途自輿中刺舁夫。天寒命侍臣燎柴。自背手刃之。凶暴日甚。秀忠責其宰朝倉宣正輔

導無狀。忠長因義直賴宣謝曰。此皆兒無狀之所爲。非宜正之罪。乃赦宜正。聽政府政事。徙忠長于甲斐。既而秀忠疾病。家光懇請。秀忠手出示枕函密書。皆忠長所要求。家光垂涕。不敢復言。秀忠薨年。加藤氏封除。訛言家臣拒命。忠長集衆煉兵。請往討。又爲秀忠與一寺。家光愈不懌。命錮高崎城。一馬一槍。近臣數人從焉。是日大雨。觀者憫然。後家光遣阿部重次。私告安藤重長曰。忠長罪至重。唯以骨肉之故。命汝禁錮。彼猶不悛。狂暴日甚。汝乘間諷自殺。重長默然良久曰。臣辱此命。不幸尤甚者。然已有命。不可無爲。

請見將軍審辭。重次曰。此言出將軍口。入重次耳。重次辱列執政。卿猶疑是言乎。重長曰。忠長前相國愛子。將軍貴介弟。八議其二曰。議親議貴。請覲將軍親書而後圖之。重次還取家光書示之。重長命卒周垣館外。忠長問故。卒曰。此非臣輩所知。如闞合使有所命。忠長戚然。自是不復出。一日取匣中故紙爇火之。命小女取酒獨飲。曰猶冷。小女溫酒而至。叉喉而死。鮮血朱殷。

松平正之

秀忠第三子。稱肥後守。冒保科氏。封山形二十萬石。後移會津。增三萬石。

秀忠呢一婢有娠。婢懼淺井氏妬忌。歸家生男。邦俗生男。則端午樹章旗。婢父神尾榮加樹旗畫葵章。吏詰問。具有證左。隣里傳聞。爭請抱負。穴山梅雪妻武田氏。爲尼寡居。聞是事。取養之。告實保科正光。正光爲槍彈正孫。迎正之母子其邑。因忠長告狀秀忠。忠長竊聞言狀秀忠不省。正光請爲嗣。襲信濃高遠一萬石。秀忠之薨。正之督葬事。有命拜日光廟。人或曰。先將軍雖不子視正之。正之爲先將軍之子。人人所知。不宜吉服拜廟。急使追還。而正之不敢以懿親自

居。

家光放鷹目黑。却從騎與侍臣四五輩。過一寺視壁畫曰。何所得此幅無。乃大檀越所施捨乎。僧曰。寺無大檀越。唯保科氏母氏有所祈願。頻頻來過。聞今保科氏實爲將軍親弟。閭巷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斯。家光色變。目從者出去。頃之群騎踵至。僧始知爲家光。深悔失言。閉戶不出。無幾。封正之山形二十萬石。

島原賊起。家光遣正之就封曰。神祖戒先人曰。東國有變。必備西海。西海有變。必備東國。今也西陲騷擾。

宜備東國。卿在封土以鎮一方。正之拜辭而東。會白倉小民謀殺代官。乃命宰臣剿除曰。島原之賊乘凶黨未聚。應機進擊。一朝可殲也。諸氏不敢爲國家出身任之。故賊得坐擁大衆據堅壘。今日之事何暇顧慮。宰臣獲魁首三十餘人。即日誅戮。聞者戰慄。翌年入覲。家光嘉稱曰。苟利國家。則權宜處分。莫所廻避。如正之可法。

會津自葦名氏亡。蒲生上杉加藤三氏。相繼滅亡。時人爲不祥之地。正之就封曰。會津奥羽咽喉。不可忽藩屏之職。命老臣議定法令。首條云。禁鬪爭。正之曰。

武門立法。宜使人人尚武勇。若禁鬪爭。則此使人人忍恥苟免也。命除此條。又曰。江河大也。故人人畏而避之。溝瀆小也。故人人侮而陥之。立法亦然。乃舉其書明者爲十條。又作觀書與諸臣誓。其第一條曰。嗣主不忠於幕府。則諸臣協議改立。每歳旦。儒臣捧讀。君臣正服而聽。

正之召小櫃素伯侍食。間曰。外人謂余何。素伯曰。外間目主公爲吝。正之笑曰。世人奢侈。故視儉爲吝。素伯正色曰。主公不自省而反咎人奢何也。正之改容謝之。

正之嘗賞孝子。有一人聞是事。折節孝養。正之命賞之。宰老爭曰。彼固以不孝聞。其折節孝養者。貪賞也。正之曰。前日賞孝子。將使不孝者倣之也。今得其人。安得不賞。且雖貪賞不賞。此不與其進善也。

正之治會津。一本於人倫。子不得訟其親。奴不得訟其主。崇正學排異端。毀淫祀禁殉死。止火葬。皆可爲後世之模範矣。常曰。少時好讀六韜三畧。以語孟學庸爲迂濶。追悔不及。

與我子

涉史續筆卷四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譜第

井伊直孝

直政庶子。稱掃部頭。襲江州彥根二十五萬石。

井伊直孝育於民間。十一歲。強盜數十入其家。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召見。曰。眞我子。授所執軍麾。大坂之役。代兄直勝統軍。有功。秀忠賜直勝上野安中三萬石。命直孝襲父後。領彥根廿五萬石。直孝固辭曰。直勝雖羸。紀綱臣僕在焉。每有軍事。臣攝行可也。又因

安藤直次申請。不可。直孝已拜命謝恩。進坐本多正信上。衆皆變色。既退謂正信曰。今日舉動頗不恭。唯己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唯然。故有是命。吾賀爲國家得人。

秀忠會列侯。告讓職家光。列侯賀。直孝不賀。謂土井利勝曰。大坂始平。駿武二城營築纔畢。尋營寬永寺。列藩重困。財用耗屈。而今無故讓職。則列藩暴斂以修賀儀。百姓重困。天下益窮。利勝入告。秀忠曰。事既宣布。不可中變。直孝曰。殿下果是臣言。則宜以是言諭中外。其誰不奉命。秀忠默然。利勝進曰。臣老不

直孝直言宗社之福

先爲法其國以率天下

任。亦少壯如直孝。乃致直言。宗社之福也。宜從其言。翌日秀忠召列侯。諭以直孝言。停前命。

直孝就封彥根。彥根負湖水。便舟楫。土沃民稠。風俗驕奢。其宰岡元宜就曰。主公入執大政。先爲法其國。以率天下。直孝曰然。宜就曰。以法率民。不如以身先衆。於是就館飲膳。不從廚具。入封之日。群臣敕飾出迎。見直孝服綿衣。相顧駭愕。乃齎綿衣家宰以下曰。卿等櫛風沐雨。久勞軍事。幸今無虞。服之偃息。衆互相告戒。風俗一變。又重文學。延林信勝講經史。命侍臣筆記所講。一一覆撿。他日出示信勝歎曰。君固非

親褻讎鬼歡然對酌

常人也。常曰。世人競學茶儀散樂。縱令精詣其技。不足以禦亂經世。非士大夫之所宜學也。

直孝與老臣庵原主膳廣瀨左馬守淺木治部議事不合。怒讎三氏。三氏分疏不措。後三日。放廣瀨外遣人告臨治部山莊。治部辭曰。三臣均罪。獨辱主公臨。何顏見二人。直孝召二人來會。親褻讎鬼。歡然對酌。三臣感喜對泣。臨五右名直諫。直孝怒其諂諛之幽閉。既而悔。遣人召入。五右辭曰。主公已拒臣言。而又召見。何無特操。披其腹曰。此中除晨飯粒之外。洞然無一物。其人復命。直孝曰。寡人過。五右乃奉命。五右

子曰。內記。頗直不讓。父。嘗役。江戶。始至。未解客裝。見廳上有棋局。取擲之庭上曰。奚用懶惰士人消日之具之爲。

關白不能强、

鳥居忠政 弟成次子忠恒

元忠子。稱左京亮。封出羽二十四萬石。治山形。

豐關白養羽柴雄利女。妻鳥居忠政。且命之臣事豐臣氏。忠政父元忠拒之曰。賤息賜族女。固爲榮。唯臣家世不可背德川氏。此事敢辭。關白不能强。

伏見城陷。雜賀重次獲元忠首。後重次事水戶氏。使人謂忠政曰。賤人幸及先公授命。今猶藏爾時甲胄。閣下欲覽。虔供左右。忠政大悅。及期。重次匣甲胄詣忠政。忠政開匣掩淚曰。爲親面先人之念。設膳賓待。翌日還致曰。僕家多藏先人遺物。請藏貴家。示之後人。爾後每忌日。遣使水戶通音信。賴房嘉之。及期賜魚鳥。禮待使者。爲恒例。

爲親面先人之念、

關原之捷。家康付石田三成成次管理。成次曰。先人爲國家授命。豈有仇三成之理乎。賜新衣進饗餌。恩禮優待。家康深嘉成次年少解大體。以功封甲州郡內一萬石。大坂前後之役。斬首二十八。擢爲忠長保傅。

豈有仇三成之理乎、

忠恒無子。欲以庶弟忠定爲嗣。未果。忠定母妬悍。就天德寺僧謀立忠定。忠恒大驚。自往迎忠定母子慰解。後絕不言繼嗣事。老臣交諫。忠恒曰。幕府念鳥居氏舊勳。雖不豫立嗣。寧絕先祀乎。既而忠恒卒。井伊直孝曰。忠恒恃祖先舊勳。不恪守典常。又怨庶母不友其弟。偃蹇如斯。而無所懲戒。何以正天下。乃沒山形二十四萬石。封忠定信濃高遠。或曰。直孝兄直勝庸愚。取忠政女。爭事傷顏。以故二家不利。直孝此議託公事而報私怨也。

忠恒恃祖先舊勳、

土井利勝

稱大炊頭。封下總古河十六萬石。

家康欲官一士。問土井利勝。利勝曰。彼未嘗來臣家。臣不悉其爲人。家康不懌曰。宰臣之務。在訪問人才。而士知恥重義者。固不奔走權家求登用。昔時酒井忠世請增神谷清正俸。曰。斯人不禮臣。耿介之士也。汝盍倣忠世之爲。獎勵士風乎。利勝愧謝。

宰臣之務在訪問人才、

秀忠始薨。訛言紛起。人心恟恟。利勝深恐根本動搖。雄藩乘隙。爲匿名書。投列藩曰。駿河大納言勇畧蓋世。吾欲奉之以圖天下。與吾同心者。皆來協力。諸侯皆具書上聞。唯忠長及加藤忠廣不聞。他日二氏之

利勝爲匿名書、

為政猶烹魚、
設座千席室中央、

禍源于此云。

利勝為政。務持大綱。常曰。為政猶烹魚。過熟則爛。不及熟則腥。過煩固不可。太簡亦未為得。嘗告堀田正盛曰。監察尤難其撰。猶人家請賓。酒肴豐美。盃盤淨潔。滿坐饜飽。有一人告曰。竊廚下魚餒肉敗。恐傷饌者。客意頓沮。此謂訐小醜而損大體也。監察務為明察者類此。若知主人饗客而恐坐客敗興。專務為掩蔽。此謂成小美而掩大惡也。監察不辨事體者類此。故監察尤難其撰。

故事宰臣議大事。必於密室。利勝設座千席室中央。

數十年後必有効驗、

盡撤屏障。就班議事。一目軒豁。不得竊聽。人亦不怪之。無語言漏泄之患。皆為得體。

利勝謀慮宏深。其所圖議。人或為迂濶。而數十年後必有効驗。秀忠薨。沿例大赦。利勝曰。大赦姦民之幸。而良民之不幸也。每大喪大赦天下。則不特大慈無懲。彼必冀國有大喪。不可以為法。家光散金鉅萬賑輦下。利勝曰。人人守分節用。則財常足。今也不計其所以致窮乏。以有限之財。供無厭之欲。雖傾府庫賑之。尚不厭足。松平信綱為家光營一燕室。一日而成。利勝曰。宜令主公知事難如意。若以是等事為悅。則

寬永之政號為稍明、
非子輩所知、

將至繁興土作行告匱乏。韓使來聘。風雨毀城壁。信綱命工糊以素紙。利勝曰。設計欺人。苟脅一時。示詐天下也。信綱心折利勝。曰。人謂余智。然余觸機一思即已。如大炊氏再思三思。愈出愈精。可謂大智矣。家光剛邁。政尚嚴猛。而利勝與酒井忠勝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以寬重沈靖調護之。寬永之政。號為稍明。

或謂利勝曰。大久保忠鄰本多正純。皆累世功臣。忠輝忠吉。皆將軍骨肉。縱令有罪。不可少假借乎。利勝曰。是非子輩所知。今也幕府大業草創。務修政刑。必先誅戮宗戚勳舊。以示天下無所私。故列藩不敢犯

此非所宜言、
緊拔頸上舞蹈一回、

法。吾輩致位閣老。子孫有罪夷滅。復何怨。顧忠鄰正信皆純臣。亦必無所怨於地下。

世傳利勝家康胤也。有一貴官醉戲利勝曰。何子貌似神君也。利勝瞪目曰。此非所宜口。明日剃髮而朝。世俗剃髮。始自利勝。

利勝家宰寺田與左善書牘。家光使人諭事。必命曰。利勝不在。則諮與左。與左謀事不得。則閉戶點燈。緊拔頸上舞蹈一回。而後瞑目熟思。其所區畫。率出人意表。

本多正信　子正純

稱佐渡守。食上野八幡二萬石。子正純封宇都宮十五萬石。

温藉多智、不事虛飾、

本多正信自祖父正定臣德川氏。黨一向僧徒。去事松永久秀。久秀曰。我見來自參河者。多皆武夫。唯此人温藉多智。不事虛飾。非尋常所能及。後歸參河。常侍帷幄。軍國機務。無所不與。關白薨。諸將黨爭。正信處此間。功尤多。秀忠襲職。事無大小。委任正信。正純為駿府執政。父子用事。威權赫燿。正信長家康二歲。家康友待之。其所謀圖。目語頷領。未嘗抗辨執爭。至秀忠待以先生長者。嘗問為政之大要。筆記以答曰。

束之以法、臨之以罰、

本佐錄。家康薨。翌月死。年七十九。

牧伯觀江戶聲色奢侈。相率為風。秀忠欲為之制。正信不可曰。方今豐臣氏猶熾。諸將背彼歸我。無他以江戶輻湊之地。奢侈之娛。聲色之樂。無求而不得也。若束之以法。臨之以罰。則彼將漸厭道途之遼。倦時月之久。無復東向者。非國家之利也。秀忠乃止。後使列藩住家於府下。邸舍不能容。各置別第。大藩六七邸。侯伯嫁娶。不出府下。參覲如歸。其就國邑。反如客旅。德川氏之業愈盛。而正信之謀居多焉。

正信與內藤清成青山忠俊。為關東總奉行。總管民政。威權頗重。家康放鷹。見有禽場設黏索者。詰問之。曰內藤青山兩尹所許。家康怒甚。秀忠大恐。為二人請命。不得。正信曰。臣請試說主公。乃往駿府見家康。曰。將軍以主公憤內藤青山二人。方議賜死。顧臣年老處劇職。恐他日以事觸大怒。陷嚴刑如二人。請憐老臣。轉職侍左右。得完首領。家康霽威曰。將軍怒至此乎。乃告寬二人罪。

請憐老臣辭職、侍左右、得完首領、

家康欲加正信封。正信曰。臣老不任軍功。無用增邑。家康曰。欲卿美衣甘食。以養老耳。正信曰。臣幸蒙寵用。列侯餽遺無虛日。何不足之患。固辭不受。正信畏

正信畏盈滿、

盈滿。律身儉樸。常衣綿紬。吏民贈遺無所受。唯鉅藩大侯。則公然受之。黑田氏餽金一瓶。受置案上。家康笑曰。孤猶不如秀忠虛心受人言。當時人人自謂得歡心。而其所深謀密議。外而藤堂高虎。內而正信二人爾。秀忠思其勞大。欲加三萬石。辭曰。臣起廝匠。際會風雲。職忝樞要。在臣已過。臨死言秀忠曰。殿下欲庇臣族。莫增賤息正純封邑。又遺言正純曰。汝增封過三萬石則禍。正純不能從。

正純累封十五萬石。治宇都宮。元和八年秀忠拜日光廟。正純請其館宇都宮。乃增築城郭。晝夜役民丁

吉正純營繕過度恐有他圖

數萬營作宏大櫝根來輕卒固執意見不敢執役悉收處斬小笠原忠昌之移古河家士多伐竹木毀屏障正純設關停止忠昌母爲秀忠姊聞之至是私授冒堀利重告正純營繕過度恐有他圖秀忠亦覬其寢室戶樞開閉不如意及家士陣野外以戒不虞意動乃稱夫人氏不豫戒駕俄發是年八月命正純及永井直勝赴出羽收最上氏封直勝襲正純伊丹康勝高木正次以公命見正純糾問十一條正純一一開說更詰三條語塞命收宇都宮謫出羽由利給五萬石正純辭不受後賜千石卒橫手七十三歲

榊原康政

稱式部太輔封館林十五萬石

大臣爭權非國家之利

關原已捷家康慍秀忠後期不見榊原康政夜入上謁泣涕切諫家康大悟見秀忠爲父子如故自書是事傳家曰使世世子孫記康政此功井伊本多二人亦曰康政是功勝斬將搴旗之勞也萬萬矣康政結髮從軍執一銕槍每戰血鬪以寡克衆身無完膚及天下已定以宰臣蒞世子傅尤蒙優待家康欲封水戶廿五萬石固辭不受是時本多正信用事威焰赫灼康政以爲大臣爭權非國家之利故恬淡自守不

敢校短長識者服其器度

酒井忠世

稱雅樂頭封上野廐橋十二萬石

治天下豈容有所私乎

酒井忠世歷事三世名望尤重一日朝賀侯伯皆會家光猶在子城忠世入見促之家光怒曰不通謁而入罪也忠世曰臣固有罪唯列侯待久速出行儀家光怒甚忠世見秀忠請退老秀忠詣家光手把帽巾賜忠世曰卿年老務煩宜蒙帽防寒家光諭令戴帽笑曰甚稱秀忠曰忠世先世勳舊練達政務聞近以忤旨疎之此一己之私也治天下豈容有所私乎家

光謝過謂忠世曰卿規孤不逮宜言莫諱後家光巡視城中忠世從焉家光連言戴帽乃懷出戴帽寵遇如初

不特不勝留守之職又非武人之所宜爲

寬永十一年七月江戶城災時家光朝京師忠世留守大懼入寬永寺待罪家光不悅曰天降災異豈忠世一人之罪乎且忠世留守大城一旦火發宜督諸司救災患也而今恐罪譴逃入佛寺不特不勝留守之職又非武人之所宜爲馳使詰責忠世愈恐懼家光還江戶猶屏居不出義直與賴宣賴房交請乃釋忠世世爲宰臣權勢無比由是左遷掌府庫土井利

旨豐迎歸手足指墜

勝酒井忠勝代之。

松平定勝

稱隱岐守。封桑名十一萬石。

松平定勝久松俊勝第四子。爲家康異父弟。永祿三年家康從今川義元西征。過刈谷見俊勝。水野氏懷定勝兄弟進謁。乃賜家號。家康與豐臣氏和。關白曰。孤未有子。請養卿子。家康將遣定勝。水野氏泣曰。嚮爲俊質今川氏。爲甲人所擒。冒雪逼歸。手足指墜。爲廢人。而今忍復棄其弟敵手乎。乃遣秀康疏定勝。定勝初封掛川三萬石。家康之謀大坂。加之二萬石。

伏見天下之要地

代秀康守伏見。戒曰。伏見天下之要地。以汝爲同胞弟。委重任。因賜鎧甲槍仗及譜代勇士。糧食準之。翌年加一萬石及廩米二萬石。令多養健士。大坂兵起。出兵絕河泉通路。大坂再擧。與板倉勝重授旨小畑景憲沮賊謀。亂平守二條城。以功食桑名十一萬石。

小幡景憲幼事秀忠。有故出奔。關原之役。屬井伊氏有功。大坂役屬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奮鬪。大野治房望見壯之。餌以厚利。景憲乘夜入城。治房大悅。悉告再擧之謀。景憲傾意結納。定勝勝重私授旨曰。大軍再上。諸氏會集。應費五旬。其間城兵

從一奴而往

或侵京師。或據菟道。大致彼猖獗。在城內竭力沮之。景憲乃說治房兄弟。以自重之策。城將聞家康入京。將放火。景憲發論沮之。或告景憲爲關東諜。發甲圍舍。景憲談笑自若。治房召入。從一奴而往。治房曰。人皆不足信。每事諮問。既而圍合。遁出謁家康伏見。擢列旗下。

堀田正盛

稱加賀守。封下總佐倉十一萬石。

堀田正利事羽柴秀秋。取稻葉正成女。生正盛。秀秋已亡。稻葉氏携正盛來江戶。乳家光。稱曰春日局。正

正盛柔媚寵倖無比

成正利以稻葉氏故起家。正盛柔媚。寵倖無比。正利曰。父在。却害正盛榮進。自屠而死。後不幾爲閣老。封川越三萬石。

生遭是辱不如死

酒井重澄與正盛爲家光弄臣。累封三萬石。本姓金森氏。請酒井忠勝冒姓。稱山城守。漸妬正盛寵。稱病家居。或告曰。重澄妻擧二男。妾擧二女。其稱病僞也。家光愈疏之。後聞正盛爲佐倉城主。憤曰。生遭是辱。不如死。不食而死。

本多忠勝　子忠朝

稱中務大輔。封桑名十萬石。

歷究及本多平八、

拔羣超類、

乘稱其義、

味方原之敗。本多忠勝以兵八千陣見附原。甲兵挑戰。忠勝戴鹿角兜。提蜻蛉槍。躍馬除進。直衝中堅。威容凜然。甲兵逡巡。其撤兵務路曰。不稱家康者二。曰唐兜及本多平八。關原之捷。福島正則語家康曰。觀平八行。大軍進退自在。不啻臂使指。忠勝在坐後聞之大笑曰。敵兵太弱。不勝格鬪。

忠勝十四歲始從軍。每戰先登。大小五十餘戰。未嘗蒙一創。大久保忠教曰。凡士臨戰。誰不期先登。而每戰爲平八所先。可謂拔羣超類也。豐關白舉當今猛將曰。西有立花宗茂。東則忠勝。嘗還佐藤忠信冑曰。方今舍汝無冑是兜者。忠勝有矜色。次子忠朝進曰。大人勇名蔽四海。忠信乃一判官陣將耳。何榮之有。

忠勝臨死。遺言子忠政曰。吾藏一萬五千金。以充軍需。汝已領父封。宜傳金弟忠朝。忠朝不受曰。宗家多貯臣隷。費用隨多。余祿寡。所費亦少。無用多金。忠政以父言強之。固辭不受曰。他日有所用。則就而請。大坂之役。挺身戰死。衆稱其義。

大久保忠隣 子忠常

稱相模守。封小田原十萬石。

非親姻則友黨、

門前成市、寶貨山積、

大久保忠隣用事。本多正信欲因事中傷。忠隣子忠常蚤卒。忠隣請假歸葬。官僚奔赴慰問。會正信喪女。曰安得以私哀廢公事乎。視事如平日。忠隣甥外孫女山口重政子重雅。更劾其不請官。除重政封。忠隣稱病不出。馬場忠時屏居。恨忠隣不救。誣告忠隣黨大久保長安。家康不信。使正信詢秀忠。秀忠固謹慎。大驚曰。大人云何。曰聞此事大怒。曰大臣進退唯大人之命。正信乃復家康曰。忠隣居常快快。若有怨者。又曰。方今用事者。非忠隣親姻。則其友黨。主公百歲之後。恐禍國家。家康爲然。命忠隣赴京師。令撿天主教徒。忠隣西上。逮捕教徒。焚毀寺觀。偵吏承正信旨。報曰。片桐且元間遺接踵。秀頼亦通壁間。門前成市。寶貨山積。大坂諸將乘機放間。讒言益行。慶長十九年正月。正信與土井利勝安藤重信。劾忠隣爲執政不請而嫁女。首犯大憲。不可以爲政。有命收封土。酒井忠世土井利勝以下。獻誓書不與忠隣宗黨通音問。是日家康館小田原城。秀忠追至。與正信藤堂高虎秉燭密話。有命曰。家士明臨獻本城散避四方。留四日。自三島至平塚。弓銃警衞。禁往來行旅。忠隣在京。板倉勝重詣館傳命。忠隣與一僧碁。無少驚色。徐收碁局。出受責命。京中訛言。忠隣爲亂。乃謝臣族。付

兵仗勝重。單輿赴江州中村。賜五千石及妻二百口。忠隣辭曰。無職而食。罪也。請如法。忠隣歷書訴冤。左右不敢通。成瀨正成深悲其無罪。呈訴狀。家康一見不復可否。後又因僧天海而訴。家康反覆熟覽。不復答。忠隣爲元老。不爲避嫌忌之計。片桐且元傾意結納。往來贈遺。略無間日。故正信乘間曰。恐有非望之企。會忠時告事。遂爲此冤獄。後從石崎井伊直孝深悲其冤。語之曰。卿欲訴冤。僕盡力湔雪。忠隣曰。使僕無罪。豈至此乎。僕不忍寘直使我君負不明之譏也。及家康薨。剃髮曰。余爲人無私。不漏公事。不爲隱匿之行。雖不奉佛。足爲佛徒也。及本多正信卒。秀忠命召不出。寬永五年卒。年七十六。子教隆幸信召還。爲大番頭。

雖不奉佛足爲佛徒

大久保長安本武田氏優人。有才幹。精賦稅方法。累遷掌國計。請忠隣冒其姓。專管礦山。家累巨萬。奢侈無度。臨死囑左右曰。余死。造金棺納遺骸。歸葬甲州。會國中緇徒盛營葬儀。家康疑其有姦。逮繫吏彥坂以下數十人下獄。衆妾訴其子分財不如約。吏審問雜事。一妾曰。長安殮處石室床下藏一漆匣。每夜出見。吏取觀。匣藏朝鮮及大藩往復

造金棺納遺骸

文書。檢府庫。畜薵酒數十桶。又獲武田氏旗幟及系譜。鞫問家族。得實。曰。長安私謀不軌。以家世卑賤。欺信玄孫爲僧者。取旗幟系譜。將待時擧事。長安已管金礦。致富巨萬。其巡視石見佐渡。從婢妾七八十人。每驛設新館。飲食費用。費千金。世人皆怪其淫蕩驕奢。至此事露。三子及屬吏處斬。連累諸侯。亦皆坐他事沒封土。

忠隣幽石崎。大坂之役。親族從軍者過見。忠隣曰。汝等無所試利刀。衆不解其意。和成而還。忠隣曰。礪刀以竢。明歲四五月。必有所用。果如其言。

礪刀以竢

忠常溫厚愛物。大得時譽。爲秀忠所信任。正信內忌。私害以後進壓己。慶長十六年十月卒。其邑年三十二。日下部正冬森川重俊以下。與忠常往來者。坐不告赴吊。譴罰。無幾忠隣爲正信所搆。蒙禍。

私害以後進壓己

堀直寄

稱丹後守。封越後村上十萬石。

堀直寄父曰直政。爲堀秀政從弟。取秀政女生直寄。爲豐關白近侍。歲十六。請從朝鮮軍。關白稱其勇。後從德川氏東征有功。其兄忠俊信家宰直清讒。逐直寄。直寄訴諸府。直清辭屈。家康怒曰。忠俊孱弱。直清

功皆歸直寄。

傾邪。不可爲治。收封。封直寄信濃飯山四萬石。駿府城火。直寄自邑赴援。多携防具。每器書姓名。衆爭取防火。火滅。功皆歸直寄。增賜一萬石。大坂之役。斬首八十餘級。家康知其可用。遺言曰。天下有事。先鋒藤堂氏。井伊氏次之。直寄陣于兩軍之間。乘隙橫擊。後加三萬石。主長岡城。常曰。吾主十萬石。乘風雲之會。天下不足爲。元和四年。課列侯修江戶城。直寄請課役準十萬石。乃課九萬石役。後稱撿田得一萬石。請準十萬石。平居用心武備。請曰。天下有事。課兵賦準十七萬石。其志殆不可測。

吾既從軍。凶其宜也。

將不勝其弊。

大坂後役。監軍水野勝成以直寄及板倉重政爲左右先隊。至期。重政不告而發。直寄怒間捷路。土人曰。自鎚背嶺爲捷。然而物部守屋由此道而敗。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宜也。且守屋自此道而敗。安知不吾自此道而勝乎。遂踰嶺。先重政至國分嶺。

直寄修第宅。請家光之臨。秀忠止之曰。若臨直寄。則諸第列藩。爭請臨駕。將不勝其弊。土井利勝曰。直寄營居第。請臨駕天下所知。今也搆造新成。臨駕中止。則彼無面視人。有遁高野爲僧而已。此爲國家失一武勇士也。秀忠曰善。允之。

令國士執賤役。可久住乎。

水野勝成

稱日向守。封備後福山十萬石。

水野勝成歲十六。從軍攻高天神。斬首。甲斐蟹江長湫諸役。皆有首功。以暴橫失愛父忠重。出游事佐佐小西加藤黑田諸氏。到處格鬪殺人。其事黑田氏。長政命勝成。挐船檣解帆繩。勝成怫然曰。令國士執賤役。可久住乎。乘夜而遁。去託毛利氏臣三村家親。怒小臣無禮刃之。辭去。至伏見。諸將謀襲德川氏第。人心恟恟。家康見勝成。大悅。乃諭忠重。歸復從征會津。會忠重爲加加井秀盛所刺。勝成馳歸參河。守刈谷

汝愼莫爲一條槍故態。

城。進攻曾根。與島津氏戰。攻大垣城有功。食三萬石。大坂後役。爲大和口先鋒。家康面戒曰。前役藤堂高虎爲大和口先鋒。諸將不服。汝愼莫爲一條槍故態。督諸將戰天王寺。與子勝俊各率一隊先登。獲赤石掃部。斬首七十七級。家康以其輕進違訓不悅。後賜郡山城。並前六萬石。

島原妖賊日愈披猖。家光遣松平信綱督諸軍。勝成參軍謀。戒信綱曰。勝成暗練軍機。彼未至。敬莫輕發。勝成欲以久圍困賊。故緩行。已至。會諸將議戰略。衆曰。待賊飢困。斃之一擊之下。勝成曰孤城絕援。糧餉

將待何飢困、

已盡。而諸君環視不攻。將待何飢困。乃刻戰期。鍋島勝茂曰。我率所部先登。卿宜自軍後發砲。以助聲勢。勝成奮然曰。予從事戎間。大小五十餘戰。未嘗受怯名。豈可徒在軍後發砲無所爲乎。予老不能空談猶日。怫然而起。諸將乃議定戰畧。先期一日。鍋島氏兵犯令攻羅城。賊兵出戰。諸隊狼狽。勝成部兵五千。整隊而進。勝俊先登。揭旗牙城。諸軍競進。一擧殲賊。

酒井忠利 子忠勝

稱備後守。封川越八萬石。

慶長四年。家康赴伏見。見秀賴。井伊直政榊原康政

威風凜然、

寬仁如此子孫必興、

君誠廊廟之器、

本多忠勝酒井忠利從之。至櫻門。番卒呵止。忠利厲聲叱曰。內府有戒心。不可離左右。將上堂。監吏制止。忠利答之如前。威風凜然。四人扈從上殿。一時稱爲今樊噲。

川越民有名備後者。吏以冒君稱。命改之。民不肯曰。僕家世稱備後。僕先衆赴役。前期納稅。何罪奪僕名。忠利曰善。吾則備後守。不相冒也。家康聞之曰。寬仁如此。子孫必興。嘗謂秀忠曰。天下有事。將軍出征。忠利留守。

忠勝廉直。威容嚴肅。福島正則一見曰。君誠廊廟之

可挾小術失信天下乎、

器。贈之鹿角冑。曰。僕冒是冑。未嘗覩背。聊以爲好。家光爲世子。家康與秀忠議。欲擇一人侍左右。曰。試書姓氏掌上。發則皆忠勝。乃命爲近侍。家光夜屢微行。飲酒家。恠履溫。始知忠勝跟從把履懷之。不使人知。大慙。遂止微行。家光病痘。忠勝晝夜不離側。置短刀浴衣其舍。意擬家光不起。死從泉下。

有賊殺寺僧。懸五十金購求不得。或告曰。坂倉重宗懸金購盜不得。重宗令人書榜側云。倍金額則告之。賊見之。疑其黨所爲。至府自首。公盍倣重宗所爲。忠勝曰。防州職發姦摘伏。固宜如此。如我任大政。可挾

是紊本邦制度也、

妄誕不經不可爲訓、

小術失信天下乎。

賴房薨。忠勝往吊。光國喪服。一皆由漢制。忠勝退召太田資宗曰。本邦自有本邦之禮。不可擅用殊域之禮。今也光國喪服。一由漢制。是紊本邦制度也。三藩如此。何以令天下。卿與光國姻家。宜往論是意。資宗往告。光國愬服。詣忠勝謝之。

忠勝禁子弟爲散樂。嘗曰。散樂非侯伯所宜爲。義直招忠勝觀散樂。世子艷裝登場。忠勝謂成瀨正成曰。散樂演神仙浮屠。妄誕不經。不可爲訓。卿爲保傅。不之止者。何也。

獨不難違盛意乎、

孤以汝在安心入地、

寛永十一年。家光入朝。封忠勝若狹十一萬三千石。從至濱松城。賜暇就封。賜網代輿爪折傘虎皮槍金徽夾箱鞍馬。曰子孫世用之。後賜甲斐。固辭。最後加賜江州滋賀高島二郡。恐其不受。令人謂曰。卿縱有恩命。固辭不受。獨不難違盛意乎。忠勝曰。余叨荷恩寵。常恐貪榮利增罪戾。假得嚴譴。不忍貪寵。家光深嘉之。賜券書曰。若狹及越前敦賀。子孫世襲。不得移他。家光疾病。執忠勝手曰。孤以汝在安心入地。汝宜止殉死。使家綱成立繼遺業。忠勝泣涕奉命。

忠勝好學。和漢載籍。莫所不涉。雖在劇職。每夜與儒

坐一室之中、而知萬里之外、生千歲之下、而知百世上、

論難反覆聲色俱厲、

生講書。至二更。未曾以事故廢課。經史適意者。手自涉錄。常曰。坐一室之中。而知萬里之外。生千歲之下。而知百世之上。何樂如之。每得一異書。繕寫襲藏。常遣人長崎。買海舶所齎異書。積藏萬卷。猶不爲足。汲汲購求。致仕以後。留心載籍。聞見頗博。自憾聞道之晩。曰。令吾廿年前有今日見解。則必將有所施設焉。

忠勝與松平信綱阿部忠秋。輔家光致太平。稱爲寛永三輔。三人每議事。互持同異。論難反覆。聲色俱厲。或曰。大臣忿爭。非國家美事。家光告忠勝。忠勝曰。臣等每下一令決一事。竭智極慮。論陳所見。不苟雷同。以歸至當爲主。此臣等所以致力國家。若一人爲可。滿坐喟喟矣。須多置官僚。家光曰俞。

草野文左事忠勝。平生自處。如在兵間。編竹爲簀。客至。敷閣席共坐。其入直。囊乾飯時出食之。不多食。曰。多食傷胃。見同僚齎行厨。歎曰。可以四方無虞。奢飲食如此乎。夜無衾褥。擁一綿衣一布子而臥。後製一衾。其制四幅。擬半幅覆半幅。曰。戰國士人所用。一日與同僚騎馬。擐甲揮槍。爲突入敵陣之狀。馬脚逡巡。觀者爭稱。文左大息曰。我少時出入萬馬之中。未曾覺馬脚逡巡。今也年老力衰。一木槍猶不如意。故勞

衆不之知却稱其妙、

馬過度。致此逡巡。而衆不之知。却稱其妙。噫亦甚。

永井直勝　子尚政

稱右近大夫。封古賀八萬石。

井伊直政以關原功封澤山。不敢受。曰。池田福島以一戰之勞。倍賜封土。吾儕百戰成統一之業。而封土止此者。何也。永井直勝往諭曰。池田福島。於我非有君臣之分。而棄妻子背舊故。爲我爭命於白刃之下。若與譜第諸臣同其賞。何以服天下之心。子之所將。德川氏之兵也。所食。德川氏之粟也。雖舉軍殞命。人臣之分而已。今寵命益封。榮亦甚矣。直政勃然曰。卿

若與卿易地，豈俄出卿下乎。

獨許直勝自撿部下。

以得一勝入首軀我乎。我不屑與卿等伍。直勝曰。予年少蒙拔擢。多隸壯士。每戰任折衝之責。故得屢樹戰功。若予常侍麾下。不能進退如意。若與卿易地。豈俄出卿下乎。拂衣而起。後數日直政慙悔。自造直勝。謝曰。僕深耻前言。卿幸教僕肉死骨。僕藏明製茶壺。曰文林。聊以表微忱。直勝不受。直政曰。僕謝前過。而卿却僕贈。是不與僕也。直勝乃受。約爲金石交。

大坂之役。直勝以大番頭。率部屬六十人從軍。論功之日。秀忠命監司撿各隊戰功。獨許直勝自撿部下。衆榮之。直勝師林信勝受學。作教訓和歌十五首。授子弟。子弟謹愼供職。不墜家聲云。

怠慢致敗。

尙政參大政。詣井伊直孝。請受訓戒。直孝曰。是國家大事。盍齋戒卜吉。禮服來請。尙政如言。直孝正服延見曰。諺云。怠慢致敵。子知之乎。尙政曰。知。直孝曰。古事隳敗。皆出于怠慢。僕奉公至今日。服膺是言也。卿日三復是言。可以從大政無大過。尙政拜曰。請事斯語。

阿部忠秋

稱豐後守。封武州忍八萬石。

阿部忠秋幼時從父忠吉。造本多正信。正信器之。曰。

此兒風神異常，必成偉器。

不意致斯厲階。

贈與不贈，在受與不受。

此兒風神異常。必成偉器。因戲忠吉曰。果然雀生鷹。忠秋廉潔。痛絕贈遺。常好飼鷄。嘗出行聞鷄鳴。其聲清曉。回聽久之。一人察知。買鷄以贈。忠秋絕愛之。後有以買告者。忠秋愀然曰。愛鷄亦何所損。不意致斯厲階。自起放之。

松平信綱議曰。列侯贈賄。漸害政体。自今設禁條。嚴絕苞苴。阿部忠秋曰。列侯未嘗贈余一物。贈與不贈。在受與不受。不必更設禁條。信綱默然。

忠秋與松平信綱。年齒相若。才幹畧均。家光視二人無所軒輕。每加封爵。同日陞進。而二人論事。互持異

其爲異同者，將極論得失以歸至當耳。

願自今不復有兵革。

同。輙相論爭。門客亦分黨往來。信綱疾病。忠秋往問。信綱執手泣曰。我起自側微。致身宰輔。與卿出入政府五十年。其爲異同者。將極論得失。以歸至當耳。外人不察。以爲不相容。皆不知我二人心事者。僕命在旦夕。卿善佐主公。以致大平。令見子輝綱曰。豐州賢相。汝事之猶事父。

島原妖賊日愈猖獗。其遺統師。衆或屬望忠秋。已而信綱受命。忠秋告諸臣曰。豆州已任統師。願自今不復有兵革。汝等欲從軍策勳。縱其去我。我不敢爲少慊。

其妙應變往往如此

列侯常以是擧以濟天下之用

家光一日獵歸。就浴室。小臣誤注熱湯。家光怒甚。召忠秋曰。處斬。忠秋再入。問左右曰。前時遣處何罪。宜爲吾乘間稟請。已而家光意釋。左右進問。家光沈吟曰。八丈八丈。乃處流。其妙應變。往往如此。

由井正雪謀露。諸老臣皆曰。游士逐客。輻湊江戶。禍謀不良。自今盡逐捕是輩。以絕其禍根。忠秋曰。游士逐客。輻湊江戶。列侯常取是輩。以濟天下之用。且此輩盡逐之海外可也。若猶居域內。與居江戶何異。諺曰。疲馬不畏鞭。非不畏不能畏也。此輩行無所歸。居無所止。不聚爲羣盜。則散爲刼徒。爲患更大。衆然之。

相率明飲無虛日

讒遂寢。

酒井忠清秉國柄。漸驕。居第近下馬牌。人呼曰下馬將軍。好飲。列侯家。僕爭倣之。相率明飲。殆無虛日。忠秋見忠清以下。面陳其過失。且責曰。足下用僕言則已。若不用則請辨之將軍前。忠清避席謝曰。僕叨任宰輔之貴。致有此失行。君幸見誨。敢不奉命。忠秋又詔稻葉正則久世廣之土屋數直曰。故將軍不以僕愚蔽。遺命輔佐嗣君。僕謂老時。將軍亦以此命僕。今諸君皆將軍股肱。中外所瞻仰。而今如此。其如家國何。三人謝過。忠秋屬堀田正俊上封事。正俊復曰。昨呈封書。將軍反覆披閱。收書篋底。語正俊曰。汝宜過忠秋言。曰昨日先君忌辰。閱卿封事。的是先君假卿口訓寡人也。忠秋感泣。正俊亦泣。後數日。正俊奉旨見忠秋有所謀。外人不知。

涉史續筆卷五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譜第

松平信綱

稱伊豆守。封川越七萬石。

松平信綱背日而立

家光獵武野。令從士曰。北向。衆以四野曠濶。不辨方位。時方向午。松平信綱走出。背日而立曰。前爲北。後爲南。右爲東。左爲西。家光感其敏慧。

雨水滿野水必至

信綱封川越。命吏疏玉川灌田。穿渠數十里。水不至。信綱責吏不測地勢。妄興土作。吏固執曰。若雨水滿野。水必至。後數歲大霖雨。川流四溢。溝洫皆滿。於是川越四野大開。磽确之地。一變爲膏田。

代板倉氏討島原賊

信綱代板倉重昌。討島原賊。細川立花松倉有馬鍋島小笠原寺澤七氏。陣東口。黒田氏陣西岸。水野島津二氏。承細川氏之後。陣海岸。松倉氏告兵困。命細川氏代之。兵凡十二萬四千人。互競精鋭。人人自奮。乃令諸氏曰。曩者蔑敵爲一草賊。妄進損將士。速喪敗。板倉氏之失也。自今各築壘壁。繞竹籬。設井樓。列砲環攻。乃築陵埠。自井樓上。發大砲。城兵始屈。乘外壘而退。又命荷蘭人。夫船砲擊。細川黒田兩氏。亦自船上砲擊。立花氏命鐵夫鑿壁。城兵食盡。出海濱。採水草。信綱知城兵窮。一戰殲之。

島原已陷。飛書報狀。函大書落城二字。衆一見知賊滅。賊兵逃亡者。赦爲良民。毀諸氏陣營。與土人令營家居。梟時貞以下賊首。悔改教法者赦。不改者不問童幼處斬。大田資宗奉旨而至。乃會諸將於小倉。行賞罰。唯鍋島代犯軍約一事。不敢斷。曰歸府請旨。信綱自發軍以來。道途跋涉。或乘馬。或徒步。未嘗乘輿。其竭力勝事。概皆如此。

信綱未嘗乘輿

城陷之日。信綱子輝綱離伍先進。信綱令騎士追止。

公多智然暗於軍法

及東旋。大久保忠教謂信綱曰。公多智。然暗於戎事。令息先進。大爲可嘉。而爲將者。不可私其子。盍縱令息立功。正議法逐之高野。大君聞之。必召還。不問其罪。信綱謝不及。

江戸大火信綱令列侯就封

明暦丁酉江戸大火。信綱令列侯就封。賴宣怒曰。大城方災。人心不測。列侯在封者。猶將召之。豈可無故放歸乎。且此事關係甚大。而信綱不廣議衆。擅以己意令之。可乎。信綱往見賴宣曰。百萬人戸。一炬焦土。列侯家衆。何以支旦夕。若給暇就國。行者有館舍。居者減食指。一擧而兩得。若有人心不測。如閣下所慮。

豈可以私害公乎、

則放歸列侯。此推禍亂而遠之也。是擧大利於國家。而與衆議之。一是一非。徒消時日。坐取重困。是以臣獨斷施行。由之獲罪。不敢辭。賴宣曰善。

信綱已貴。列侯贈遺時新。必獻父久綱。久綱鬻市得數百金。造甲冑。贈信綱曰。時新價貴。僅過旬日則價日下。余不要高價物。因賣汝所贈。以換甲冑。汝不次登庸。費用隨多。一旦緩急以之從事。久綱語及信綱不敢斥名。意謂我雖父。陛下士也。信綱雖子。閣老也。豈可以私害公乎。冬日久綱來過。信綱見其冐綿巾。出巾數十領曰。大人擇取。久綱曰。頭巾禦寒。我巾雖

弊。用既足。且見人必脫巾。冐美巾竟歸無用。不敢取。

板倉勝重　子重宗重昌

稱伊賀守。重宗封下總關宿五萬石。

朝廷賴爲泰山。天下稱其能、

板倉勝重幼時爲僧。家康以其父好重弟定重皆戰死。命之還俗承後。慶長六年爲京都所司代。是時諸將將奉秀頼。歷德川氏。人心危疑。而勝重上奉朝廷。下督百司。寺社雜務。民間訟獄。事務蝟集。居之綽然。無一事淹滯。一物廢闕。大坂之擧事。兇徒雲集。動輙欲生事京師。勝重先機爲謀。賊不得間。參議惟幄。揣摩敵情。悉中機會。大坂兵爭兩戰。而京師晏然無事。

朝廷賴爲泰山。天下稱其能、

先須窒己欲、

朝廷賴爲泰山。天下賞其能。

勝重爲所司代二十載。視民如子。訴而不得直者。皆知其非。民不敢欺。彥坂光正問爲政。曰子欲民無冤。則先須窒己欲。苟窒己欲。則民間情僞洞然若觀火。往年有賄我百金者。我雖不受。聞訟之日。輙欲掩其過。甚矣貨利之動人也。

慶長中。大內演散樂。令士庶縱觀。劍客吉岡建法擧動不愼。衛士呵止。建法怒拔刀搏鬬。勝重揮眉尖刀而起。建法踞殿階而待。大田忠兵馳至曰。戮妄人臣力足矣。代勝重揮眉尖刀。叱曰。奴無禮。速延頸受刀。

勇有餘而氣少驕、

建法笑曰。好敵手。忠兵擲眉尖刀曰。何用此物爲。拔刀而前。建法將起而僵。忠兵叱曰。斬僵者。非夫也。待建法將起斫之。後勝重語忠兵曰。彼臨鬬而僵。天奪魄也。汝不就而斬之。勇有餘而氣少驕。特非擣虛之道也。忠兵曰。僵者固不易斬。蓋僵有虛有實。彼臨急而僵。將待吾近而斫其脚。實也。彼將起。急於防身。惰於斬敵。虛也。臣故乘其虛。勝重稱善。

勝重老。屢乞骸骨。不許。最後秀忠擧人令自代。勝重曰。臣久居京。不知誰人勝是職。必欲臣擧其人。則兒重宗可也。秀忠大悅。命重宗令代父。固辭。秀忠曰知

卿非無才。唯性怯耳。

子莫如父。汝父舉汝。汝何可辭。不可。秀忠以安藤直次善重宗。命之往諭。直次往見。閑話移刻。不一語及是事。將辭。重宗曰。僕有命代父。卿亦聞之乎。直次曰。余固聞此事。曰。卿以爲如何。曰。卿非無才。但性怯耳。重宗變色。直次曰。父薦之。君命之。唯有就職而已。萬一有過差。剖腹以謝可也。而卿固辭不受。非性怯而何。重宗憤然。乃起奉命。即日勝重受代。重宗曰。兒來請故典。大人何遽去。勝重曰。將軍命汝治職。何傚我所爲。汝與我異其身。心亦不同。我在則衆皆從我。我去則衆皆從汝。乃買舍堀川。納公租。準市民。語里長曰。勿稱尹視我。又謂人曰。新尹嚴。汝輩愼勿侮之。

立生祠

勝重嘗置驛京西鷹峯。通丹波道。墾田開村。民甚便之。立生祠祭之。後移居於此。日集里人。圍棊消日。及卒民多制喪服。

有二婦爭子。重宗曰。官不知誰子。汝二人力爭。奪取者子之。二婦各取兒手力爭。一婦見兒不堪痛放手。一婦喜甚。重宗厲色曰。彼恐傷子。故不敢強。父母情宜如此。汝非兒母。婦遂服。有一人爲賊所殺。重宗知賊受創。徧問瘍醫。一醫曰。有人來請臨治。輿而行。上下山坂。夜至。其家。主人創傷。曰爲賊所斫。服藥已治。

佛法鳥

昇輿送歸。重宗曰。汝在山中。何所聞見。曰。聞鳥鳴。問其名。昇夫曰。佛法鳥。重宗笑曰。汝不記彼成和歌乎。乃遣卒搜松尾山。果得賊。重宗行市。有童指呼周防。如有怨者。詰問。曰。小人叔父某訴事不得直。重宗撿案牘。果如童言。乃出私財償之。重宗治獄。不拘文例。曰。法令隨世而增損。情僞因事而轉換。豈可一一據文例乎。家光以前代僧尼規制漸弛。命重宗及僧崇傳。會議土井利勝宅。審議法令。又命法司。編纂勝重父子所擬科條。爲一書。曰板倉政要。遵奉爲律。

重宗鞫富商獄。商家賂遺執政。傳命釋放。重宗不發

出商斬之

緘。出商斬之。稟曰。臣既刑某囚。臣治獄無狀。累政府再議。不可復辱重任。請罷免。執政大懼。請家光降旨慰解。

安可伸一己之直而揚國母之過乎。

有譖重宗東福門院者。門院告家光。家光親訊重宗。叩頭謝罪。竟無一言。既退。令酒井忠勝問之。重宗曰。臣有罪當罷免。安可伸一己之直。而揚國母之過乎。家光感悟。

家光嘗徵一朝貴。不告重宗。重宗乞解職。家光引過自責。重宗出視事。酒井忠勝曰。主公引過。卿宜入謝。重宗曰。神祖訓云。輦下政無大小。一委所司。代而主

徵朝貫不告所司代。

公徵朝貫。不告所司代。此自犯祖憲也。今知其過。引以自咎。是謝罪神祖也。僕何謝之爲。

臣愿當頸車輪以遏之。

上皇勅備法駕曰。將遊諸州歷觀名祠巨刹。重宗曰。臣關東賤隸。事無大小。不得不取東旨。上皇曰。朕第欲拜神禮佛耳。不必備儀衛。重宗叩頭曰。臣奉東旨。護禁闕。陛下欲不俟東旨而出宮。臣愿當頸車輪以遏之。臣雖九死不輙奉勅。事即寢。上皇微行。重宗奏曰。近者有詭稱上皇夜過街市者。臣既命卒要路。事關官家。不敢不聞。微行乃止。

余安望先人。

或問重宗子聽訟何如先人。重宗曰。余安望先人。先人覩民如子。訟者子父夫妻。出入後堂。泣言父兄夫妻無罪。先人夷然款接曰。我非忘汝言。汝父若夫訴不直。故不得假耳。訟者退咎己非。不敢怨官。余則四方請謁。一切謝絕。僅得無過。

重昌可使。

秀忠朝京師。聞江戸多盜。議所以靖之。酒井忠勝曰。重昌可使。乃命重昌。至則會閣老以下。稱將軍命曰。孤不知汝等懦不任事。令留守大城。汝等所職何事。閭里盜賊。猶不能制之。若有寇賊乘隙大藩發難。汝等何以當之。衆相顧失色。大久保忠教進曰。臣等慮不及此。使將軍懷憂於千里之外。臣等罪也。命諸司

嚴治盜賊。盜患立絕。秀忠大奇之。

戎馬立具。

妖徒起亂島原。家光命重昌督隣近藩兵討之。重昌抵土井利勝第。公務歸則送客滿堂。乃戒家衆曰。待曉而發。戎馬立具。子重矩至松平信綱請從軍。信綱以深夜難上聞辭之。乃詣阿部忠秋。忠秋深感其志。中夜登營見侍女曰。重矩至臣家請從父軍。請求頗切。臣不待命而聽。乃允其請。

教徒已畧原城。自分必死。爲城守之計。重昌途逢風波。比至肥後已歲末。見府內監察指揮軍事率鍋島松倉細川寺澤諸氏兵。發炮環攻。死傷頗多。翌日立花有馬二氏兵來會。凡三萬。每營周竹籬。日夜炮戰。尋刻日齊攻。立花宗茂親揮衆督戰。進薄城門。賊兵投木石放弓銃。死者山積。松倉氏憤爲宗茂所先。不進。各氏每戰皆挫。兵氣不振。家光命松平信綱戸田氏鐵往代。重昌得報憮憤。會各藩曰。僕慮損人命。稽遲至今日。皆僕罪也。明日上元乘彼不意。奮擊奏功。可以少自解。翌日拂曉。有馬氏爲先陣。進薄三丸。賊兵備弓銃木石以待。諸隊肉薄。矢丸齊發。木石雜下。立銘千餘人。開門奮擊。有馬氏兵敗走。諸隊逡巡。立花氏憤前日之戰。諸氏旁觀。備兵海濱。不戰。重昌切

埜期戰死也

齒揮松倉氏兵。不進。揮有馬氏兵。以士衆多傷辭。乃與監察石谷貞淸手鎗。以部兵進薄城堞。堞高數十丈。賊投木石擢挽。不屈奮進。炮丸貫胸而僵。赤羽北川小川三臣。肩尸而退。重矩挺進至壘下。壘高不能踰。矢石雨下。從兵死傷。貞淸亦傷其肩。乃下令收兵。重矩殿而退。聞父死。將反戰。衆諫止。是日有馬氏兵死者千二百人。鍋島氏二千八百八十三人。松倉氏三百四十人。賊兵死傷僅九十餘名。此日重昌束裝書壁曰。去年今日在江城。薦冠纓。今年今日在島原。結挽纓。末題和歌一首。一死留名爲旨。蓋期戰死也。

扁其居曰咬菜

重昌兄弟貴顯。當時俗稱重昌。曰臙脂內膳。重宗稱周防守。周防守音近蘇芳。謂臙脂紅蘇芳。重昌才智勝其兄也。

重矩短小眇目。貌甚醜。爲閣老九年。聲績著聞。扁其居曰咬菜。人問其故。曰余昔居本莊。手鋤蔬菜。淡泊自娛。一旦擢顯職。貿出望外。常恐驕奢。以變志操。故扁以自警。及卒家無餘財。時人悼惜。

九鬼守隆

稱長門守。封志州鳥羽五萬石。

九鬼嘉隆歷事織豐二氏。領志州鳥羽。與稻葉道通

父子携兵

訴事。家康却爲不直。嘉隆忿讒封子守隆告老。已而關原事起。嘉隆連謀大坂。據鳥羽。驅船舶。掠奪近海糧米。而守隆奉家康命。馳還。以嘉隆黨大坂。極諫不可。不得已修畔乘古城。父子携兵。破氏家行廣援軍。迎家康於中泉。獻首級。家康大悅。已而關原大捷。嘉隆隱紀州熊野。守隆就池田福島諸將。請父命。家康聽之。乃遣使迎歸。嘉隆大慙自刎。嘉隆在鳥羽。專練海軍。大坂之役。守隆率大小軍艦五十五艘。衛川口奪敵船。破野田福島諸要津。

青山忠俊 子宗俊 弟幸成

崇儉戒奢神君遺訓

稱伯耆守。封岩槻五萬石。

秀忠命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輔家光。忠世正色寡言。風采凜然。一日見堀田正盛所進泥金樂撞。正色曰。崇儉戒奢。神君遺訓。正盛無狀一至此。乃取碎之。家光有過。忠俊袒臂而進曰。請先斬臣而後爲是事。家光性剛。執不改。利勝待色和。温言解釋曰。不省忠俊之言。則忠世亦將入諫。家光常從其言。忠俊剛毅介立。其輔導家光。專爲蹇愕。稠人廣坐不少顧慮。所爭不得。則投刀袒裼曰。請刎臣首而後爲之。家光不能平。元和九年。秀忠父子入朝。家光拜征

夷將軍。忠俊從羈。不復假面色。是歲取岩槻城。屛店下總。寬永二年徙遠州小林。秀忠私給千石。賜代官市野眞久善遇之。後家光悔悟召復。忠俊不出曰。殿下少時。不爲無過失。今悟老臣直言。反省改過。天下之幸。臣老不復勝用。杜門不出。

杜門不出

忠俊已不應召。乃告從弟大膳亮召其子宗俊。宗俊戲笠詣門。門監誰何。宗俊曰。我罪人子。不可仰天日。翌日入見。大膳勸被新衣。宗俊曰。家儼戒曰。如有公命則歸衣襲正服。是日上謁賜三千石。退見諸老。松平信綱曰。伯耆氏兒乎。宗俊曰。卿大河内氏兒乎。信綱音。家光曰。彼對臣云々。剛直不撓。眞忠俊子也。

剛直不撓眞忠俊子

慶安元年。家光封宗俊小諸三萬石。語之曰。汝父竭孤忠。懇備至。爾時孤年少未通大體。無故貶竄。使之齎恨而死。追悔無及。今祚汝封土。所以慰汝父於地下也。汝善繼父志。以輔吾兒。言訖泣下。宗俊亦感泣。

幸成少爲秀忠近侍。以訪大久保忠常病罪廢。大坂之役。從忠俊獲敵首。召還事家光。精強其職。累功封尼崎五萬石。爲執政。寬永二十年卒。家光聞其病篤。遣松平信綱曰。汝自幼時勤恪匪懈。若有所請。莫少規避。幸成曰。臣死遇旦夕。何所思欲。唯冀世世子孫

臣死遇旦夕

竭忠以報君恩萬一耳。

久世廣之

稱大和守。封下總關宿五萬石。

久世廣之爲老中。家光責曰。汝受列侯某某贈物。對曰。誠如命。某某贈物若干。家光曰。猶還若干。廣之懷出册子閱曰。臣偶忘某氏贈物若干。假令獲嚴譴。臣不敢誣罔。家光曰。汝再犯。孤不復貸。自是廣之絕贈遺。以廉潔稱。

以廉潔稱

家光令廣之傳家綱。固辭。堀田正盛在側曰。台命至嚴。不可強辭。家光叱正盛曰。是非汝所知。正盛俯伏變色。家光退親書家康歌一首。示廣之。歌意謂名將離衆。良相難得。廣之感泣奉命。

廣之感泣奉命

水野忠善

稱監物。移參州岡崎五萬石。

淺野長直移播摩赤穗。赤穗無城。因水野忠善狀請築城。家光不可。閣老傳旨。忠善起曰。僕不復見諸君。意色甚決。問故。忠善曰。神祖賜笠間城淺野長重。長重傳長直。世班城主。一旦無故移封赤穗。而不許其築城。此止其列城主班也。如此則長直上辱父祖。下愧儕輩。必將棄封遯世。願使長直至。此忠善請不力

意色甚決

勵以氣節、練以武藝、

撞隕床下、

也。誼不得坐視。唯有同遯耳。閣老入白。家光沈吟曰。若一切費用。不仰官給。則允所請。忠善大悅。長直因城赤穗。官爲免課役。

忠善封岡崎五萬石。聘致四方勇士。勵以氣節。練以武藝。其在邑不置婢妾。自奉如寒士。每旦鷄起。就場演武技。城鼓報晨。出與左右調馬。日出出聽庶政。已退。集少壯子弟演武技。過午就書室聽儒臣講書。夜會耆老談古今治亂。以爲常。

忠善請賓。行子忠春擐甲式。賓稱觴祝。其樹武功揚家聲。旋而視其背。撞隕床下。大聲曰。未可保祝言。闔

超起乘馬、一鞭奔塵、

坐愕然。忠善大喜曰。使兒志此言。庶其不墮家名。重贈賓。

忠善聞義直在尾張練兵修城。未得要領。親行諜之。道繫健馬。粧爲農夫。垂綱測城濠。義直自城樓望見。知爲忠善。命左右往禽。忠善徙移。忽見群士馳至。超起乘馬。一鞭奔塵。直歸岡崎。後義直見忠善營中。語是事。且曰。寡人率大軍東向。卿能支拒幾日。忠善曰。公擧尾張以西三十三國兵而東。臣能以岡崎一城。抗之二旬。足以待幕府援軍。義直歔然。忠善與青山幸成松平忠良本多正勝。砥礪氣節。講究戎備。聞有

賞罰國家之大權、

士經戰場達武技者。厚祿延致。一時稱爲赳赳武夫。

井上正就

稱主計頭。封笠間五萬石。

秀忠擢太田某祿。某投券書不受。秀忠大怒。井上正就曰。臣請稟駿府旨而後決之。乃赴駿府。家康欣然曰。將軍用心如斯可嘉。賞罰國家之大權。賞罰不當。羣下不知所措手足。蓋其欲諫賞罰不當。而無緣發言。故自捐身投券書耳。我在參河。鈴木久三取池魚烹食之。我不勝怒。拔眉尖刀擬之。久三當刀。大聲罵曰。閤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爾時吏拘弋闘者。

因悟久三爲此擧動以諷我。今某所爲亦此意。正就歸報。秀忠增某祿三千石。曰吾因正就知爲人子爲人君之道。及家光立爲閣老。正就深畏盛滿。書徵時名字壁上。出入視以自戒。正就實安部定吉之孫。定吉以逆家不欲留後。有一妾身出嫁井上頼秀生清秀。是爲正就父。清秀妻爲秀忠乳母。正就從母入宮。以故貴幸。

阿部正次　子重次　曾孫正盛

稱備中守。封相州小田原五萬石。

大坂後役。阿部正次高木正成內藤清次率大番隊

犂面垢衣者東兵也。

陣。兩將軍營前。城將赤石守重乘勢而進。水野勝成不支。直逼本營。一隊取路生玉。衝大番隊。正次漸次遮擊却之。城將堀田勝嘉衝秀忠陣。前軍土井利勝戰敗投正次陣。正次大聲勵衆反擊。將士氣沮不敢應。勝嘉乘勝健鬪。所向無敵。正次揮十字槍直衝中堅。縱橫馳突殪三騎。敵鋒稍鈍。守重部兵淺井政賢三浦義質善戰。競進至玉造。戰方酣。烟塵坌起。不復辨主客。正次呼曰。犂面垢衣者東兵也。白面鮮甲者敵兵也。蓋東軍暴露日久。故有此異。諸隊相傳令軍。城兵圍正次數匝。其臣內藤下宮聚飯原伊藤岡田

以下二十五人格鬪甚苦。正次子正澄單騎馳救。敗兵遮路不可進。躍馬踰溝。力戰殪一將。擠一將壕中。利勝收敗兵反擊。正成亦來合。兵勢大振。遂得全捷。是日正次家衆得八十三首級。他日家康語正次曰。汝指揮各隊。持重如岳。不貪一時之功。要全局之勝。我甚感汝舉動。汝陣星田。天俄風雨。驅馳來援。破眞田氏之謀。是日微汝我殆不免。顧秀忠曰。此宜記載家譜。使子孫知之。

寛永三年正次自老中轉大坂城代。增賜三萬石及七百五十口俸米。時年六十。秀忠父子重其齡高功

此職非汝不可也。

不伐萌芽。勢必至用鉞。

大。曰大坂城代所以護王城鎭西南二道。汝以累代勳舊特任此職。正次辭曰。臣老耄不堪大任。家光曰。汝功勞極大。今已頭白。遣之遠地。殊非孤意。唯此職非汝不可也。正次攬涙曰。方今海內乂安。無所顧慮。然萬一西國有事。正次以死守城。秀忠嘗問家康。命誰守大坂。家康曰。天下有事。不待台旨裁決大事者。而後可也。而未見其人。至是命正次。

寛永十一年。肥前妖徒作亂。府內監察上變。書至大坂。正次會定番市尹以下議。皆曰。具狀取上旨。正次曰。不伐萌芽。勢必至用鉞。往年一向之亂。措畫遲回。

遂致蔓延。今島原亦然。大坂距江戶百三十里。距府內三百五十里。道路風雨。使命往復。非旬日所能達。若一一取上旨。使賊勢猖獗。非計也。我將專斷下命鎭西諸侯討賊。衆皆然之。乃令肥筑各藩進討。既而報至曰。措置一一適將軍之旨。且命各藩曰。軍事取決正次。

正保元年。正次入覲。家光恩禮優渥。特許冢輜出入。是時創業宿將。前後凋謝。酒井忠勝井伊直孝皆少正次。松平信綱兒姪行。子重次姪阿部忠秋爲閣老。諸老推正次爲上班。僚吏呼爲將軍丈人行。而正次

正次謙讓

賤息重次或可用

候將軍安否而後談及私事

重次義不可獨存

謙讓。不敢以老宿自處。呼忠秋重次。亦不敢斥名。曰渠已爲幕府顯官。非復老夫子姪也。

寛永十一年。家光入朝。巡視大坂。見正次問人才。正次曰。臣在遠境。豈可叨議當世人才乎。唯知子不如父。賤息重次或可用。

正保四年。正次疾病。家光給重次暇往省。至則正次不敢子視之。力疾禮服。延見上坐。候將軍安否。而後談及私事。重次與屬吏請曰。大人一朝不諱。恐汚大城。宜移私邸。正次會衆曰。余叨受命守斯城。一息猶存。不敢付人。且以就死爲汚大城。老夫所不解。凡城池所以防寇賊。據城拒敵。秋尸成丘。戰不捷則枕城而死。城固無忌死之理。然重次已爲閣老。其言不可輕斥。宜具意見取公裁。乃發急使取旨。家光深嘉其志曰。如正次所言。命至。正次拜受。即日瞑。年七十九。顧重次曰。我一生事業。無一可取。唯誠信無私。此一事銘在天鑑。自謂不甚愧人。

慶安四年四月廿日家光薨。堀田正盛謂同僚曰。諸君善視嗣君。僕恩寵優渥。宜死從泉下。重次前席曰。重次義不可獨存。正盛曰。卿獨不思嗣君乎。曰重次不可獨存。唯主公與重次知之。往時主公遣重次高

戮勇進者何以勸後

崎。賜死忠長。當時許主公以死。唯主公在。故隱忍至今。欺君欺己。重次不忍爲也。乃告訣僚友。把正盛手談平生。並輿出城門。互揭輿窓。莞爾相顧。召家宰戒後事。小高山岡鈴木三臣。請從死。允之。期明曉。已寢。齁聲鼾鼾。至曉未覺。小高山岡二人。入告戒具。重次沐浴更服。就坐自刃。三臣殉之。命葬重次及三臣家光廟側。初家光將除忠長。難發言。一日召重次屏左右語曰。我將乞汝一命。重次曰。臣既致臣節。安有其身。敢問主公所爲。家光曰。汝爲我赴高崎。使安藤直次謀忠長。重次領旨赴高崎。直次不聽。重次往復取旨。謀直次諷忠長自盡。當時許主公以死。是也。

牧野康成　子忠成

稱右馬允。封上州太胡二萬石。

關原之役。牧野康成從秀忠西上。途爲眞田昌幸所要。戰不利。康成子忠成十六歲。反戰勵衆。進薄城下。本多正信怒曰。不待令而進。犯軍法也。告康成誅犯軍法者。忠成怒曰。戮勇進者。何以勸後。遂率部士而亡。康成累坐。後復上野太胡二萬石。

森川重俊

稱出羽守。封下總生實一萬石。

先君之殊遇、不可易、
父子之私愛、

秀忠薨。森川重俊集族人訣飲。登隴殉死。留書小堀政一竹中重義曰。故將軍不以俊不肖。拔擢老臣之列。大恩無可報。賤息幼弱。特爲眷眷。唯先君之殊遇。不可易。父子之私愛。將詠一和歌序永訣。恐延稽泉路。不遑復及。或曰。重俊甥若狹爲蒲生忠鄉嬖臣。忠鄉之死。若狹出走避殉死。重俊大怒。發衆追還。至函根。爲關吏所遮而還。時人嘲之曰。甥有若狹。出羽可知。重俊憤恚遂殉。或曰。重俊附忠長。恐獲罪家光。殉死。

坂崎成政

盍與乃夫俱死、

稱出羽守。封石見津和野二萬石。

大坂城不守。大野治長使夫人德川氏蒙葵章衣。令諸姬族擁衛步亂兵之中。坂崎成政排衆冒敵。奪夫人護還。秀忠叱曰。盍與乃夫俱死。成政請賜夫人爲妻。夫人誓守節不嫁。已而悅本多忠刻容色。許嫁。成政大怒。將要之途。秀忠命柳生宗矩往諭。不見。曰。戒戎具。待期日。諸老大驚。諭成政家臣。曰。汝主舉動。未可以叛逆例。自殺以謝。存其祀。家臣相謀。候醉臥。刎其首。以自殺聞。秀忠曰。候醉臥。刎其首。大逆無道。不可以爲訓。沒其封土。初諸老諭成政家臣。本多正純曰。此教其臣以不臣。非所以示天下也。不若責其不臣。剪滅以示大法。諸老不可。正純不敢署名。

一說云。秀忠使成政爲夫人上京與一縉紳約婚。復命。夫人誓節不肯。已而嫁本多忠刻。成政自以爲秀忠所賣。憤恚。集家衆。謀要之途。

不忍目慘狀、

小出三尹

稱大隅守。封丹波園部二萬石。

小出三尹秀政第四子。襲兄秀家後。食一萬石。大坂後役。城中火起。人人上賀。家康顧煙焰。語坐人曰。以爲如何。三尹俯首曰。臣不忍目慘狀。左右爲三尹危之。家康曰。子家有恩於故大閤。有是言。不亦宜乎。豐臣氏舊將在坐者。聞之俯首流汗。秀政與片桐且元。受關白遺命。輔佐秀賴。見事不可爲。稱病不出。家康之東征。遣子秀家從軍。後爲諸將所逼。出兵攻田邊城。家康不問。

忠臣胤也、

土屋忠直　子數直　孫政直

稱民部少輔。封久留里二萬石。

土屋昌恒兄弟三人。殉武田勝頼於天目山。昌恒子忠直六歲。遁托駿河清見寺。家康出獵。過寺見僮子棒茶風姿不凡。知其爲昌恒子。曰。忠臣胤也。與載而

命忠直子養元勝、

汝輩安知國家大計、

歸。語秀忠曰。贈汝一口護身刀。使忠輝母飯田氏養之。與諸子起臥。長封上總久留里二萬石。慶長十七年四月卒。三十五歲。

忠直母再嫁岡田氏。生子元勝。秀忠命忠直子養之。忠直辭曰。臣以先人死節之故。辱拔擢。臣雖與元勝同母。未諳知其爲人。不忍使之妄冐家祖之姓氏也。秀忠然之。乃使飯田氏養元勝。稱神尾氏。

數直爲閣老議所以贍用度。計吏曰。和金以銀可倍其額。數直不答。其人關說百方。病數直固執。澀人謝說。數直曰。汝輩安知國家大計。我邦金貨爲外國所

知癖自恕、放肆尤甚者、

重。無他以其純質也。今和以銀。其爲外國所重者。頓失權衡。萬物騰貴。百病隨生。假令天下多金如土。亦非國家之利也。

有吏論事不屈。政直叱之。吏曰。公且徐聽僕所論。政直曰。余有呵人之癖。吏曰。公知癖自恕。放肆尤甚者。政直頓改顏色。翌日贈物謝曰。昨辱金言。大裨性行。僕年老自放。自今每事指教。何幸加之。嘗觀蹴鞠。待醫與住道順揭裳上場。政直不悅曰。汝業醫術而巧末藝。恐忽本業。道順自此不復。

家綱襲統。政直爲首宰。年老耳聾。一日戶田忠昌與

諸僚不和、何以布政天下、

松平信綱論事抗爭。政直起坐中間曰。將軍年幼。諸僚不和。何以布政天下。言畢。發聲而哭。兩人感動謝過。享保年間。綱吉手賜鳩杖曰。卿前論赤穗義士不可刑。不之用。出於不得止者。切莫以不劾爲嫌。

山口重政

稱但馬守。領常州牛久一萬石。

山口重政事織田信雄。與佐久間正勝守長島城。抗豐臣氏。又守大平城。火九鬼嘉隆兵船數十艘。家康深嘉其不變節。贈馬。信雄移出羽。始事德川氏。以功食一萬五千石。坐大久保忠隣失封。上書白冤不報。

請私入大坂刺諸將、

大坂軍興。因土井利勝本多正信。請私入大坂刺諸將。二人不肯曰。將軍舉天下大軍。討諸將之罪。若用刺客。則非所以示天下後世也。乃與子重信募義故西上。關門不通。轉向山道。至則東西已和。後役屬井伊氏。戰于若江。子重信斬騎首六級。死之。重政譏直政執軍麾不如儀。爲不知兵法。直政銜之。不敢上功。故不霑賞。

柳生宗矩

稱但馬守。封大和柳生一萬二千石。

柳生宗矩傳其父宗嚴劍術。秀忠父子師事之。家光

技制心爲要

嘗遊品川別館。命侍臣角劒。觀訪文五善騎而不善劒。曰臣以騎則捷。命試之。衆不能屈。乃命宗矩。兩騎對抗。先擊馬首。馬驚一躍。捷之。家光曰。果深乎技者。家光欲窮其奧。宗矩曰。技制心爲要。心得而技從。制心無如禪學。乃薦僧宗彭講說禪理。宗矩因禪理論劒術。因劒術論治道。家光多用其旨。嘗曰。吾爲政得之宗矩劒法。家光置大監察。宗矩中選。增邑至萬二千石。天下之習擊劒者。皆宗宗矩。正保三年七十六病歿。家光悼惜不措。每有事。輒歎曰。宗矩已歿。吾問之何人。

以鐔擊人者勝

人心一致無甚教徒

有客踵宗矩。請曰。僕有父讎。搜索始獲。明日將一刃復讐。僕未嘗學刀法。願賜明教。宗矩曰。以鋒擊人者負。以鐔擊人者勝。其人果勝。

宗矩觀猿樂有馬氏第。聞坐客說板倉重昌西上討天草賊。請豐氏駿馬。追至川崎。不及。反騎登營請謁。時已夜半。召見問故。宗矩曰。臣聞內膳西發。竊以爲誤大事。將稱台命止之。馳至川崎不及。故冒夜上謁。夫人心一致。無甚教徒。臣知內膳一敗塗地。繼以死也。家光怫然入內。宗矩不敢退。少之家光出聞其說。宗矩曰。使三軍樂死。名將之所難。唯愚夫愚婦深信宗教。以死爲上天。百千愚民。一變爲必死勇士。此以織田右府之英武。所以鈍兵於長島大坂。多喪良士也。一向之亂。神祖冒矢石。僅致戡定。皆殿下所知。而不鑒於此。命內膳征討。內膳位卑望輕。諸大藩不敢用其命。及其覆敗無功。更命宿將有名望者代之。內膳恥憤。以死殉之。此爲國家喪人才也。且重昌重臣。使之窘迫殞命於一草賊。此幕府之大辱也。家光漸有悔色。後果如宗矩所論。僧澤庵雜記載宗矩此役所論建。無一不當機。如城陷時日。先事論陳。一一符合。當時皆驚其神云。

與宗矩同見解

大久保忠教聞命松平信綱代重昌。愕然曰。重昌必死。賊衆三萬。同心致死。野戰猶不易敵。況據城乎。凡攻堅城。宜增壘固壁。以待糧盡力衰。不戒重昌以是事。而別命統帥。是促重昌死也。此與宗矩同見解者。

土方雄久

稱河內守。封越中野野市一萬石。

大坂諸奉行命土方雄久大野治長。刺家康。事露。謫雄久於佐竹氏。治長於結城氏。翌年關原役興。以雄久與前田利長有舊。命之往說。利長絕大坂。與雄久

彼非仇我

會大軍。以功食越中一萬石。人或議其曾懷異圖。家康曰。彼非仇我。以諸率行官爲眞然也。語不云乎。不思舊惡。況爲我率使有大功乎。

天野康景

稱三郎兵衛。封駿河興國寺一萬石。

天野康景爲三奉一。以廉平稱。後領駿河興國寺。夜有群盜。盜竹木。守卒格鬪。刃一人。一人訴曰。與天野氏卒論事。蒙殺傷。代官告康景。刑守卒。康景曰。守卒防盜。豈可刑乎。其人伏家康與前訴狀。家康命本多正純往論。且曰。彼雖賤爲幕府民。卿欲張私義。則損公威。盡斷卒以謝。康景曰。卒守職斷盜。有功而無罪。豈可枉殺乎。唯欲張私義。則損公威。實如卿所論。是夜與子康宗捐城邑而去。不知所之。至家光祿康宗及弟康世。

欲張私義則害公威、

伊奈忠次

稱備前守。封鴻巣一萬石。

伊奈忠次強幹有吏才。以八州郡司兼理甲斐民政。明賞罰。修法令。務稼穡。正經界。就海煮鹽。采山燒炭。桑麻楮漆。金銀銅鐵。焰硝藥卉。凡土性所適。皆設之方法。專盡力殖產之源。尤長治水。繹水脈。利灌漑。田

八州根本之地、日致富強、

野新墾者百餘萬石。稅日增。民日富。居職十餘年。胥徒練達吏務者。甄拔爲僚屬。以故人人勵其職。庶務悉舉。八州根本之地。日致富盛者。忠次職有力焉。

涉史續筆卷六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列藩

前田利長

稱加賀守。承父利家後。封加賀能登越中百二萬石。治金澤。陞中納言。

兩家愈親。

關原之役。前田利長攻大聖寺城。會東軍於大津。家康大悅。收其弟利政能登二十萬石。賜利長。利長無子。配秀忠女弟利常以嗣。兩家愈親。既而東西搆隙。淀夫人與書利長曰。卿世浴故太閤之恩。今也大坂日急。能出師。秀頼軍國機務。聽卿所爲。利長大驚。答曰。先人受故太閤之囑。輔佐右府。遂死大坂。所以報故太閤之恩也。臣今食三國。德川氏之恩也。大亂始定。民安其堵。不知右府將屬臣以何事。乃遣本多政重殿府。告狀。既而曰。吾老。讓封利常。老高岡。諸將之擧事。遣使加賀曰。右府年壯。才器不群。本城蓄粮七萬石。福島氏亦獻粮三萬石。府下豪商所藏金穀巨萬。皆在卿所爲。利長獻書。家康一見。不以爲意曰。故太閤遺黃金若干。年來數營神佛堂閣。所費過其半。關原已捷。利長來江戶。報厚意。會家康上京。秀忠出

利長始有悔色。

迎杉橋。慰勞極懇。翌日登營。謁者行命。儀頗嚴重。利長始有悔色。不復再東。

雖吾亦不之信。

或問利常曰。子家世出誰裔。曰。先人起寒微。天下所稔知。家世不可得而考。幕府撰諸家系譜。有命進父祖三世行實。乃囑林信勝撰述。彼明譜學。援據諸書。推家世爲華冑。雖吾亦不之信。

抽鬮推一人自刃。

阿智隼人。仕豐臣秀次。堀尾忠晴。有勇名。利常祿之。上謁。謖躓。侍臣大笑。利常大怒曰。彼年老。汝等不思扶持。却笑其顚躓。何也。使之抽鬮。推一人。自刃。隼人百方分疏。乃釋。

池田輝政　子利隆　孫光政

稱三左衞門尉。封備前播摩八十九萬石。治岡山。

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

池田輝政。平居遠聲色。絕玩好。封土百萬而自奉如小諸侯。其招致四方名士。不吝重邑厚祿。常謂。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治則爲藩屏。亂則爲干城。吾荷幕府殊遇。叨食大封。莫以報恩。若天下有事。則當悉兵賦。電赴以定亂略。及卒。幕府以備前爲要地。三分其封。賜播摩五十二萬石長子利隆。備前三十一萬石次子忠繼。淡路六萬石季子忠雄。忠繼卒無子。忠雄入嗣。收淡路。

世忠可嘉。

三人固好義俠。

大坂之役。利隆守尼崎。不救片桐且元。或譏曰傍觀望也。家康怒欲廢利隆立弟忠繼。利隆大恐。遣番氏明分疏。家康不答。將起。氏明牽裾死爭。家康感悟。目氏明語左右曰。長湫之役。彼父大膳扣馬止輝政。存池田氏之祀。今氏明死爭雪主寃。世忠可嘉。

飯容川井又五。刃僚友渡邊源太。出奔。忠雄逮又五母。麾下士安藤正珍久世廣當阿部正之。連署請忠雄曰。又五知罪。若付其母臣等。使又五自刃。忠雄如所請。三人固好義俠。不敢出又五。忠雄悔爲其所欺。日會族人圖議。三人亦集。强壯年少曰。又五母子窮

輝政有孫。

歸我。友誼不可負。彼舉族來討。則格鬪決雄。以示參河武士之技倆。幕府以兩黨强盛不敢遏。忠雄憤懣發病。遺言諸臣曰。必得上裁有所處分。三人使人護又五外避。荒木村光助源太子數馬。要殺又五於伊賀。復讐。并殺其叔河合勘左櫻井半兵。藩人出兵迎歸。

光政五歲進謁。家康進之膝上。手賜佩刀。光政拔刀熟視。家康撫頭曰。輝政有孫。長好學。讀孝經爭臣章。顧侍臣曰。汝輩宜留心此語。規余不逮。中川謙叔進曰。主公嚴肅。眼光射人。若不溫言和氣。以接群下。誰

殿上落軍艦。臣不敢燕服。

豫戒八十人饗具。

敢犯。不測之威。謙叔學中江藤樹。藤樹當時名儒。光政每東覲。召見大津。故門人多事備前。

家光會列侯落軍艦安宅丸。家光自艦上望見光政戎服立岸上。發舟迎乘。問何故戎服。光政曰。殿下落軍艦。臣不敢燕服。家光悅。自脫外套。請光政衣戎服。觴之。光政起舞自然居士曲。列侯自岸上望見愕然。既而出舟迎列侯。艦上設帷帳。張鼓樂。極宴饗之盛。家光曰。今日大樂。盍登營。盡餘歡。徹宴而出。列侯與馬從僕。旁午失伍。光政端立。手麾軍扇。鹵簿立具。顧列侯曰。盍過弊邸。以待輿馬追躡。乃伴群侯至龍口

政綱秩然。頹風一變。

邸。供具備設。酒肴雜陳。蓋光政察知此事。豫戒八十人饗具也。

光政擢熊澤伯繼。伯繼專以格君心爲事。不敢論政事。一日光政語曰。寡人爲政。比隣國如何。伯繼笑曰。此五十步笑百步者。因論爲政大體。光政大悟。乃委伯繼國政。賞孝弟力田。建聖廟黌舍。毀淫祠。復古社。講農政。創社倉。設櫃城門。使士庶論政治得失。衆爭書所見投櫃中。乃下諸吏商議。斟酌其言。施行國中。政綱秩然。頹風一變。天下談政治者。皆推備前。

伯繼爲政。不務近效小利。其所施設。愈久愈効。備

吾唯取人善耳。

前負山面海。三野川南流注海。夏秋間多泛溢。伯繼穿渠爲閘。隨旱潦而開闔。水患長絕。伯繼妙解水利。其通溝瀆築堤防。跨馬巡視。躬授方畧。胥徒承指與役。始不費恩量。老練其術者。歎服爲不及。人有問者。便曰。吾於治水。不若民生長其土者與吏諳熟其事者。吾唯取人善耳。嘗曰。民間伐木無節。水源枯槁。雨潦暴漲。無歲無之。國無山林川澤之政。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於是仿周官虞衡之法。撰一法。設厲禁。定爲藩憲。

島津家久

稱大隅守。封日薩隅七十三萬石。治鹿兒島。陞中納言。

豐關白之西征。伊集院幸侃。輔島津義久。謝罪軍門。關白嘉其忠。賜大隅一郡。後忠恒誅幸侃於伏見。臣屬不服。忠恒亦以擅戮得罪。蟄居高雄。家康告七奉行赦罪。遣騎士迎歸。幸侃子源次據庄內城拒命。家康命寺澤廣高出援。賜矢鏃戎衣。且說源次降。因罷兵。義弘敗於關原。義久錮義弘櫻島。因福島正則陳義弘抗兵。非義久之意。家康書諭。賜封土義久。義久遣忠恒至伏見拜恩。家康驩然。賜家號名字。曰松平

異姓大藩稱松平氏。

前日之不負豐臣氏。今日之不負德川氏。其義一也。

列侯樂在江戶。

家久。異姓大藩。稱松平氏。始于此。

大坂之舉兵。書勸家久再舉雪關原之辱。家久與書大野治長曰。天正之役。臣父祖不自量。敢抗大兵。而被關白寬其罪。猶得食三國。故關原一戰。聊報舊恩。今也三國德川氏之所賜。前日之不負豐臣氏。今日之不負德川氏。其義一也。請足下爲僕聞是旨右府。

寬永元年十一月。家久建言曰。神君統一海內。三十年於此。天下誰不浴宏澤。臣竊爲國家長計。無若留列侯妻孥府下。如此。則列侯樂在江戶。勝在封地。幕府之隆盛可知也。秀忠父子嘉之。即定爲法。家久首

徙家眷。列侯不敢支梧。幕府之勢益盛。

蒲生忠鄉

稱下野守。氏鄉孫。襲陸奧會津七十二萬石。

寬永元年。蒲生忠鄉請秀忠臨邸。先修第宅。門柱雕花卉。兩扉刻十六羅漢。具極精妙。稱曰消日門。謂立觀不覺消日子也。本日忠鄉出迎秀忠。堂室帷帳。爛眩人目。壁揭宋徽宗畫鷹。文房茶器。陳列案上。皆希代之寶。饗應儀畢。導觀庭園。池沼環擁。渺如湖海。浮鷗游泳。櫻花點綴。樹間通一樵徑。苔印鹿迹。居然深山。有一茅亭。葺以杉皮。拂瓶插花。薰爐焚香。有一童

消日門。

收藏之富、供億之殷、

服褐綴衣。倚窓而睡。見秀忠至。作驚覺狀。取所掛瓢。點焦椒碗湯而進。一啜將起。童叟褫乞錢。秀忠大笑。解腰纏酬之。觀園已畢。迎請茶室。石砌粒苔。銅盤噴泉。前有石燈。纏薜蘿。皆具天然雅致。啜茗畢。演猿樂數曲。入夜戒駕。開門篝火如白晝。賓皆茫然失措。蓋氏郷以織田右府愛婿。食百萬。提封。和歌茶技。古器賞鑑。無所不能。故收藏之富。供億之殷。致此盛也。後又請家光。陳設器具。無一物同前者。衆愈驚歎。

伊達政宗

稱陸奧守。封陸奧六十二萬石。治仙臺。陞中納言。

世豈有斯優人乎、

寬永十二年正月。伊達政宗就城中饗家光。請宮殿設。凡百饗具。陪饗者。丹羽長重毛利秀元以下。皆當時宿將。優人奏猿樂。家光曰。此席政宗爲主人。盍爲諸賓親奏一曲。政宗欣然而起。使觀世佐吉捧鼓。綴服上場。與衆俳向客羅拜。家光大聲喝采。政宗意不在樂。懷出小刀。剪指爪。顧左右而語言。旁若無人。家光咲曰。世豈有斯優人乎。既而抃鼓雜奏。緩急合節。滿場稱妙。樂半。投抃臺板。戛然爲音。擕衆俳進出。拜曰。諸君激賞。臣亦覺優平生。家光大笑曰。眞箇快優。是日家光以下。粧飾奇異。光彩爛然。皆政宗所進。伊

儀節簡易、舉動卒直、

達樣者。宴酣。忽見一鯉魚自空下。中溜。活潑騰躍。政宗顧廚人。就坐調理以進。舉坐痛飲。歡聲如雷。傍人謂孟嘗狐裘。珍羞山堆。而坐上淨潔。列一剪裁花。無他長物。衆皆感其意匠不俗。是日家光以下大醉。獨酒井忠勝坐榜端。監非常。終席默坐。不交一語。

政宗見酒井忠勝於殿上。卒然謂之曰。聞卿多力。請與角觝。忠勝以公事辭不可。乃與搏。井伊直孝自傍勵聲曰。忠勝負。請第之恥也。忠勝終勝。政宗鬨笑而出。當時諸雄。儀節簡易。舉動卒直。概如此。

本願寺主張猿樂饗政宗。政宗曰。杜若撾鼓。吾嘗爲

吾之所以不及也、

盛營第宅

許以性命、

之。衆不信。既而上場撃鼓。節奏合格。一坐驚歎。既而曰。吾更能秉姨秘曲。衆請爲之。政宗曰。細川玄旨綜達衆藝。不敢自誇。吾不勝技癢。是吾之所以不及也。

元和七年。政宗邸罹火。盛營第宅。計吏曰。大坂之役。軍費巨萬。尋修大城。今又營第宅。府庫空虛。一朝有事。何以供軍國之用。政宗笑曰。天下有事。請幕府濟軍費。汝輩莫爲慮。

政宗已偃畠山義繼。進圍二本松城。義繼妻葦名氏。千金募刺客。得團子森久兵。泣曰。兵鈍力屈。亡遁且夕。汝能爲我刺政宗。久兵感激。許以性命。自是每夜

神君告余死期也。

入敵軍。提人頭而出。政宗搜索甚急。遂不得。後天下統一。政宗覲江戶。途聞久兵退耕鄉里。遣人召見。久兵辭曰。子君召吾壯吾也。今老憊如斯。何召吾之爲。使者三反。不得止。從使者而出。出門辭使者曰。吾不可見子君。子君亦不可見吾。吾一匹夫。固不可仇子君。唯曾諾著名氏一言。雖老憊。此念未灰。請以是言辭。使者言狀。政宗歎曰。匹夫不可奪志。此之謂也。

寬永十三年。政宗力病西覲。曰。此行恐不再。乃詣幕府。拜晃廟。拾坂中躓。悄然不樂曰。此神君告余死期也。至江戶病日漸。家光數遣老臣問病。會良醫議藥方。聞其危篤往視。政宗澡沐正服。土井利勝柳生宗矩扶左右手。酒井忠勝自背後抱腰。進出上謁。家光溫言慰勞。有所密問。政宗低聲應答。問所欲言。政宗合掌感泣。家光見家宰片倉石母田中島佐佐木四人。勉以善視。出見忠宗曰。家光在。卿莫以後事爲念。忠宗謝恩。翌日死。年七十三。外藩諸將。受三代恩遇極榮寵者。政宗爲第一。

政宗頗通書史。大坂冬役。獻梅花賀捷。蓋擬元伯顏南伐故事也。其營青葉城。騎馬巡覽。屢吟仙臺始見五城樓句。遂命曰仙臺。嘗自題肖像曰。馬上少年過。

唯政宗解風雅。

世平白髮多。老軀天所許。不樂復如何。當時侯伯。槪皆武人。唯政宗解風雅。後水尾天皇亦收其歌衆外歌仙。

細川忠興 子光利孫光尙

稱越中守。封肥後五十四萬石。治熊本。

如茶儀末技不足學焉。

細川忠興總衆藝。自文學和歌猿樂茶儀。至刀劍書畫琴碁古器鑒識。一時專技者。皆就而受教。尤精茶式。師茶博利休。受秘傳。衆或請傳訣。輙曰。卿等戰功起家。不可忽先業。如茶儀末技。不足學焉。晚年薙髮號三齋。其覲江戶。數召侍讌。許乘輿出入城門。秀忠嘗倣古制製隱士服以賜。世人模製。稱曰三齋外套。一時盛行。

明石螺殼

秀忠嘗會客。問何等爲善人。忠興曰。必也如明石螺殼而後可。秀忠稱善。衆問故。秀忠曰。明石潮勢猛惡。故螺殼爲沙石之所淘汰。光采陸離。爲人所珍。人才亦然。閱歷艱難。磨勵才器。而後其人爲世所器也。

此生願足矣。

寬永二年。忠興辭見。秀忠以其齒高勳大。禮遇極優。手遺清水藤四郎刀。且語曰。昔年與卿侍故太閤。卿曰。腰清水藤四郎刀。啜利休臀膨茶壺。此生願足矣。言猶在耳。忠興墮淚謝恩。

坐辭其聘、不遜也、

肥後西海咽喉、

命曰異言會、

米田是季流寓京師。大坂舉事。遣人聘致。是季曰。我雖去細川氏。非有貳心。今也東西搆兵。舊主在東。豈可無故敵舊主乎。但坐辭其聘。不遜也。入城陳情。城將強留不返。乃屬大野治長。將五十騎。與塙直之等。斫蜂須賀氏陣。鏖戰著名。次年再舉。奮戰阨東兵。城陷。潛匿江州。既而令天下大赦。忠利以是季驍名夙著。復籍爲藩宰。

光尚病篤。家光遣酒井忠勝候問。光尚拜命辱曰。臣有大國。無寸功。請臣死收封土。以待見長。家光歎賞其無私。尋卒。子綱利年僅七歲。家光命襲封土。召見老臣曰。肥後西海咽喉。綱利幼弱。宜移封待長。唯細川氏世篤忠貞。故特命襲舊封。汝等宜體斯心。輔導幼主。以待成長。又以小笠原氏爲隣藩。命參藩政。

黑田長政　子忠之

稱筑前守。封筑前五十二萬石。治福岡。

黑田長政每月會臣僚燕話。互規過失。命曰異言會。會日長政誦謠曲。滿坐稱善。毛利光一蹙然墮淚。長政問故。曰。主公謠曲無一合譜者。而在坐群臣。爭口稱讚。君驕臣諂。臣傷國事日非。不覺墜淚。長政斂容而謝。終身不復諳謠曲。

武人戰鬪、本非爲名也、

辭而出、

二嬖用事、

關原之役。長政戰功最大。小瀬甫庵撰太閤記。諸將多錄功投寄。長政曰。武人戰鬪。本非爲名也。今也天下既平。韜晦且不暇。何自誇耀之爲。聞者歎服。

毛利友信後藤基次栗山如安件大膳。稱黑田氏四傑。友信長槍術。槍鋒二尺六寸。柄七尺五寸。粧螺鈿。每莅戰縱橫揮攉。所嚮無前。嘗見福島正則於伏見。正則出巨觴。友信辭。正則笑曰。子果爾。此盆家藏寶器。與汝所謂。友信手巨杯。顧楣間一槍曰。若賜是物。勉强如命。一飲而盡。起把楣槍。拜舞而出。正則酒醒。曰。某役關白嘉余殊勳。賜是槍。宜傳諸子孫爲寶器。遣使求取。友信不肯曰。一介賤士。約人與物。雖千金重寶。不敢食言。況公天下英雄。可食言失信乎。正則無如之何。友信本姓母里氏。嘗督役修江戶城。秀忠賜刀副感狀。諛曰毛利。遂改毛利氏。

忠之爲世子。荒淫無度。倉鉢以佞進。麻井以色寵。二嬖用事。耆舊日疏。國事日非。栗山利章屢諫不悛。長政在江戶。遣人責忠之曰。汝無君人之度。爲農乎授田二千頃。爲商乎給金一萬圓。爲僧乎叙一淨刹。付田千石。忠之不知所爲。利章進曰。三者非武人所宜爲。不若自裁以謝。臣請殉死。忠之作書陳一死謝罪。

一日利章與諸士出獵曰。今日與諸君訣。衆怪問曰。吾將殉世子。衆皆曰。我輩豈可獨生。利章曰。忠哉。得無中悔乎。衆呈誓書。利章馳歸東下。見長政出衆誓書。陳忠之雖髮頗得士心。長政曰。果如汝言。則吾將面諭宥前失。遣使止死。尋長政就封。途卒。遺命立忠之。忠之弟長興。夫人德川氏之出。老臣相山內藏小河丹汝希旨。竊就酒井忠世土井利勝。請立長興。利章聞之憤然。奉忠之赴江戶。相山小河責利章曰。大夫人盛怒。世子不得見。利章曰。大夫人不見。則吾不敢請。請見侍女。侍女出見。盛氣讓利章曰。世子失行。

大夫人不以爲子。汝擅奉世子來。此誰所命。利章正色曰。余將請大夫人。賜相山小河死。放汝輩。大夫人故將軍之女。豈爲廢嫡子而立所生乎。顧汝輩與相山小河謀。欲使大夫人播不義之名於天下。吾將見大夫人按汝輩之罪。夫人聞之。愧悔無措。趣世子及利章入見。流涕曰。老婦賴卿獲免大過。覩卿若再面先君。卿悉心輔導忠之。以安社稷。利章頓首曰。大夫人有命。敢不效犬馬之力。夫人見忠之指利章曰。汝得一父。賜酒慰勞。

忠之既襲封。荒淫酒色。羣邪並進。利章罪廢國政大

自納不軌規其君失行

每臥枕發

紊。利章有所深謀。訴忠之異圖於幕府。召忠之鞫。忠之大恐。辭曰。臣家浴大恩三世。親連姻婭。而一旦與家隷坐獄。何顏以列侯伯。且君臣爭曲直。古未有其例。詔入吞火院。待公裁。家光見忠之詰問。諸老臣鞫問利章。獄成。錮利章父子南部氏。不聞忠之。論者曰。利章自納不軌。規其君失行。

天草役。伴助右以客兵屬黑田氏。戎裝坐起。每臥枕發。衆皆笑曰。賊偷殘喘。雖强何爲。平居甲冑。徒自困憊。一朝有事。恐不勝用。助右笑不較。一夜賊將來襲。衆皆狼狽。助右聞警出戰。鏦殺二人。賊鏦其腰。躍奪

錮其所往

其槍。賊鏦其左股。挺進又奪其槍。傷重不能起。黑田監物負擔而退。忠之賞以八百石。不受。忠之怒曰。彼屬我軍。不受賞不遜也。錮其所往。後德川賴房見忠之曰。僕有所請。卿能聽否。忠之曰。唯命。賴房曰。聞卿禁助右臣事他氏。請爲僕解禁。忠之諾。賴房以二千石聘致。

最上義光　子義康　家親　孫義俊

稱出羽守。封出羽五十一萬石。治山形。

豐臣氏之誅秀次。最上義光以女故受嫌。家康救免。義光深德之。伏見地震。衆皆登城。義光獨赴德川氏

次勝怒義光反殺

日。人心不可側。臣率衆來護。莫以爲意。關白一日饗
家康義光。聞有異言。來會。諷家康辭去。上杉景勝擧
兵誘義光。義光佯諾。告謀家康。及事起。義光以南部
秋田山北諸族。攻米澤。大坂兵起。諸族危懼反兵。景
勝怒義光反覆。大擧北伐。陷沿道諸城。既而上杉氏
請和撤兵。義光追北陷谷地酒田諸城。斬首千五百
八十級。賞賜庄內三郡及仙北地。併原封五十一萬
石。

義光使次子家親事秀忠。秀忠以外藩子弟出仕無
例。特寵之。義光年老。親國政。子義康不安。游一寺。刃

父子天性何爾怨隙

股傷股。左右譏曰。世子怨望。擬入寺自刃。義光大怒
錮義康。力病赴駿府陳狀。家康驚曰。父子天性。何爾
怨隙。顧卿諸子。誰能幹蠱者。義光以家親爲請。已還
給義康曰。駿府有命宥汝罪。義康入謝。義光不見。曰
且赴高野山。以待後命。要途銃殺。里見越後孫權兵
有寵義康。義光命越後殺權兵。越後不忍。與權兵遁
高野山。義光遣人告曰。噐汝悔過爲僧。汝還復舊祿。
還擒下獄。義光病篤。言家親曰。吾死七日必族越後。
乃族。獲秀賴手書曰。汝誘清水義成害義光。必重賞
之。乃戮義成。義成家親弟也。家親飲楯岡甲斐暴卒。

子義俊立。義俊耽酒色。肆宴樂。政大紊。諸大臣謀改
立叔父義忠。松根光廣不服。訴曰。先君暴卒于楯岡
氏。諸臣火其屍。狀頗可怪。幕府召老臣訊鞫。以言不
實。禁錮。遣島田利正米津由政於山形。命諸老臣曰。
山形界於奧越。爲東北之要鎭。非幼主所能理。權收
山形。賜義俊六萬石。諸臣宜協力輔佐。以待成立。義
忠以下不肯曰。不處光廣死。則讒邪無所懲。臣等不
能爲政。秀忠曰。義俊昏。諸臣黨爭。何以濟國事。元和
八年七月。沒最上氏二十五城五十七萬石。給義俊
母子一萬石。錮家宰山野邊松根小國野邊澤楯岡

卿有三可去

日根野上山本庄大山鮭野邊新關氏家於列藩。

加藤清正　子忠廣　孫光正

稱主計頭。封肥後五十萬石。治熊本。

關原戰後。諸將事大坂漸怠。獨加藤清正賓邸大坂。
每東覲。必覲秀賴。本多正信私諷曰。卿有三可去。清
正問之。曰。長髯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覲從兵三也。清
正曰。吾甲冑著頰鋏。有鬚髯故肅然不動。置大坂邸
所以報故太閤恩也。千里東覲。若不以兵自從。則緩
急不逮事。三者不可去一也。

忠廣驕侈。國政紊亂。子光正亦庸愚。光正戲作匿名

忠廣不知。

書。投宝賀源七家。侯却之。轉投井上新左。書數土井利勝乘將軍拜見廟。謀舉大事。來助者有賞。新左大驚。訴狀宝賀。僕捕其人以進。則加藤氏士前田五郎八也。責問光正所爲。乃召忠廣。至品川不得入府。館池上本門寺。吏責問光正作書狀。忠廣不知。家光會列侯。曰。大坂之役。忠廣臣屬寄大坂火藥糧食。幕府廟忌。游獵自若。豐國廟停祀。猶奉神樂。先君大喪。遣幼息毋子其國。忠廣蔑國憲一至此。唯應徵遠至。寄子。亦無私爲可嘉。因寬罪一等。奪爵封遠徙。諸君若爲不當。直言無忌。羣侯皆曰當。遣吏就館數其罪。配

而猶不免。

出羽。給一萬石。初新左出入加藤氏。光正悅其愚直。每對棋。設言恐喝取勝。以爲笑樂。一日戲曰。某將舉大事。盍與謀。新左愕然。光正大笑。因作書恐愒非始有異圖。或曰。秀忠之薨。土井利勝欲測列藩向背。爲匿名書曰。吾將奉駿河大納言。舉大事。盍來効力。列侯具狀上其書。獨忠廣不上。光正是戲亦有所由也。忠廣見台使受罪辭。顧執一槍。鏦礎石曰。先人自賤岳役。以是槍百戰。遂揚名異域。關原之役亦能爲德川氏舉兵關西。忠廣繼遺志。從大坂之役。父子盡忠亦至矣。而猶不免。今無復用是槍。槍今藏本門寺。

忠廣不能斷。

忠廣就召。山崎家治要之途。屛人曰。吾嘗爲石田三成所搆。殆危。子先君借吾萬金。事乃解。今子赴江戶。必獲重譴。盍據國舉兵。吾雖不才。協力以報此恩。忠廣不能斷。忠廣已罪。家治至江戶自首曰。臣勸忠廣叛。請伏誅。釋不問。

浮田秀家

稱豐前守。世領備前五十萬石。治岡山。

浮田秀家敗于關原。遁至伊吹山。其臣進藤正次請其寶刀鵜飼國次。詣本多正信。告曰。某害秀家。獲傳家寶刀。家康獲二刀爲信。祿正次。後薩人告秀家來

義士也。

不得請則有死爾。

投。吏詰正次。正次無少怖色。曰。臣爲秀家。策此事。秀家逹薩摩。則臣死無遺憾。請速刎臣首。家康曰。義士也。舉爲談伴。

秀家流八丈。子八郎猶孩。婢澤田氏。有兒曰兵太。請前田氏曰。赴八丈乳郎君。幸收妾兒。令得成長。前田氏大悅諾之。婢徒跣抵府廳。上請。吏以大法論止。婢不敢動。曰。不得請則有死爾。吏愍然允其請。後婢兒成長思母不已。元和二年。秀忠上京。闕大駕請許大禁赴八丈養母氏。秀忠憐之曰。汝母無罪。宜作書召還。兵太曰。母氏必不舍主子而還。唯台命許小人寄

槃敖蔑上、

書。不敢不奉作書寄毋澤田氏復曰。吾既育主子。不可以見故舍主子也。若再之。吾不復子視。吏諭曰。大法不可枉。汝有所請。更言。兵太泣曰。官憫螻蟻微志。爲恩海山。小人更有所請願。使前田氏得賑秀家之窮。不特秀家得生活。小人毋亦將浴宏澤。官乃告前田氏。年贈粟帛爲例。

福島正則

稱左衛門尉。封藝備四十九萬石。治廣島。

福島正則以關原功。封安藝。或謂井伊直政曰。彼槃敖蔑上。何以食大郡。直政曰。有大功。故食大國。且人

地荒風、

孰無過失。既封大國。安知其不少生畏懼之心自改乎。

正則就封。問舟子曰。今日何風。答曰。地荒風。正則怒曰。孤始就封。安得斯不祥語。手刃之。命工織蒲席獻幕府。後見鄰藩所獻勝己所獻。發怒鏖殺工人。日愈暴橫。設牛裂鑊煎諸酷刑。虐國人。國人往往投刑自殺。性又貪婪。手執牙籌。爭銖錙。積蓄不已。遂至亡。

一日宴客。嬖童行酒。懷墜菓實。正則怒捽童髮。擬刃喉下。坐客起救詰故。童曰。一部士書通殷勤。僕以待君側不答。其人眷戀不已。病瘁瀕死。僕不忍絕。延致

氣義之所感、

舍中。將贈菓實充饑。僕固分萬死。請免舍中人。正則釋然。召見童及部士曰。身侍君側。私外人。罪固不容。唯憫其人眷戀瀕死。延致之舍中。此亦氣義之所感。不足深責。謂部士曰。汝戀戀一年少。潛匿邸舍。病亦甚。唯用此心武事。必能幹我事。赦二人。更宴盡歡。

元和五年六月。秀忠朝京師。會藤堂高虎本多正信本多忠政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安藤重信板倉勝重。議正則之罪。衆雖其領大國擁士衆。議論不決。勝重薦井伊直孝曰。彼雖年少。非雷同人說者。乃召問。直孝曰。召正則上京。歷數兇惡。待服罪。收封土。爲上。其

非雷同人說者、

次則發嚴使傳台命。彼若抗命。則使諸官率兵致討。如斯爾。高虎曰。如斯則彼據第拒命。血戰決勝街衢之間。足下知巷戰之多傷士乎。直孝曰聞今川氏討飯尾信濃。交兵街衢。恐卿亦不知此事。高虎變色。論爭紛然。秀忠曰。明日爾議。罷坐。是夜遣井上正就戒直孝曰。明曉入自後門。直孝晢而入。秀忠曰。汝言符寡人所見。以是旨備論。既而高虎正純以下皆會。直孝演前說。衆不敢異同。乃命牧野忠成花房正成東下。使久世廣直坂部廣勝列大砲愛宕山下。瞰正則第。忠成正成往見傳台命。正則良久。出曰。前將軍若

心亂氣挫

在猶有可一言事至此有奉命而已乃就檻車赴謫所。

一說曰。鳥井忠正留守江戸城。是日詣正則第致台命待殆二時。正則長袴脫刀手拗小女出見曰。正則將手殺妻子而後與卿格鬪決死擬刀小女胸心亂氣挫不忍推刃事至此極唯台命之從乃付女忠政就檻車。

正則已奉命。命安藤重信永井直勝率毛利加藤蜂須賀池田諸氏兵至備前收封土陣笠岡發使廣島告諸臣台命收城地福島治重出見受命既而吉村

寡君未命有

大橋二人率從士百餘名復曰廣島城寡君命羣臣所守寡君未有命義不可付他氏重信直勝默然曰冢嗣正勝在京師請就而降命治重不聽曰群臣實受寡君之命乃馳使白狀謂正則命治重發使言曰群臣受君命守封土請諸君退兵封疆外若不得所請則諸君義不可束手衆皆謂此蔑台命也二使不聽退食已而使至致正則書治重請舟五百艘載夫人臣爾及器具送致大坂掃殿舍陳弓銃壁二行揭羣臣姓名一行揭遁國難者治重以下禮服使從卒執弓銃整隊伍自門左而出重信直勝從諸氏兵自門右而出互相一揖有司授簿書器具至爲周匝衆相傳爲美談列藩厚祿聘致諸士獨治重不復仕秀忠感正則恭奉台命改徙信濃川中島賜四萬五千石。

寬永元年七月正則卒年六十四家光以家士不請撿使火葬收四萬石賜庶子正利三千石。

涉史續筆卷七

仙臺　岡千仞振衣撰

列藩

淺野長政 子幸長長晟

稱彈正少弼。封甲斐二十一萬石。子幸長移紀伊三十九萬石。長晟移封安藝四十七萬石。治廣島。

豐關白改鑄貨幣。淺野長政臣僞造僞金。關白大怒曰。長政知情。禍在不測。家康慰其冤。親問事由。申救備至。長政深德之。曰。德川公能續已絕之命。家康和豐臣氏。長政往來傳言。關白之東征。譌言曰。家康貳北條氏。長政居間辨解。諸將之攜家康。長政苦說大聽氏曰。莫開釁德川氏。家康亦知長政可信任。深相交歡。常與之對棊。伎倆畧均。終日對伎。情意特歡。及長政死。傷悼不復對棊。

（德川公能續已絕之命。）

幸長每軍興。屬長政策戰功。關白薨。長政爲石田三成所擠。遁邑。幸長留待大聽氏。大坂事起。攻岐阜城。以功封紀伊三十九萬石。慶長十八年卒。無子。弟長晟嗣。福島氏之亡。長晟移封廣島。領安藝四十七萬石。

（領安藝四十七萬石。）

幸長在京師。見藤原惺窩。心醉。執弟子禮。惺窩抄經書要語。下和語注解。贈幸長。曰。爲治之要。不之過焉。幸長愈重惺窩。厚禮聘致。聽其講經。惺窩亦感其禮意。懇至。年遊和歌山。冬往春還。以爲常。幸長之卒。送葬至高野山。盡哀而還。

（爲治之要。不之過焉。）

加藤嘉明 子明成

稱左馬助。封會津四十萬石。

關原之役。加藤嘉明功尤大。家康將封之五十萬石。本多正信諫止。嘉明不平。正信往見曰。閣下豐臣氏宿將。智畧絕人。處猜疑之間。大茅土之封。則禍將不測。若受小邑。無怨望之色。則子孫永受富貴。嘉明大悟。遇正信如舊。

（子孫永受富貴。）

蒲生忠鄉死。無子。封除。秀忠以會津爲奧羽要鎮。擬藤堂高虎。高虎曰。臣老。不足以鎮奧羽。威名振天下。關原大坂二役。盡力幕府。其表忠赤。委任要地。無若是人。秀忠曰。卿與嘉明相惡。何爲之推轂。曰。臣不敢以私怨。間國家之大計。秀忠悅。乃封嘉明會津四十萬石。朝鮮之役。嘉明與高虎爭功。鄰其在伊豫。與高虎接壤。互相誹譏。兩人接坐。不敢交語。及是深德高虎薦己。自詣釋怨。嘉明封會津。辭曰。臣將校諳練兵事者。多皆死亡。無以任重鎮。秀忠曰。卿有賢子明成。

吾將直北其鋒、

唯性褊狹動輙缺望、

何無良臣之甕。遂拜命。明成有勇名。伊達政宗見明成殿上。笑曰。台命使卿父鎮會津以備老夫。老夫雖耄。豈卿父所能抗乎。明成曰。若使卿封土倍今日。則吾將直北其鋒。蓋是時政宗以增封券書爲言也。

家康謂秀忠曰。嘉明參河之產。自豐臣氏盛時。輸欵我家。唯性褊狹。動輙缺望。汝宜善遇之。秀忠曰。彼爲人謹愨。似無足慮。家康曰。否善謟者。能使人舞蹈。彼有名望。一旦爲衆所推戴。心欣然應之。故秀忠始終禮遇。遂收其用。

曰世世不貳幕府而後奉命、

明成厚歛。國人不服。老臣堀主水驟諫。不納。主水訴吏枉己臣。明成不省。主水怒與其二弟率徒屬三百人。白晝戎服。不告而去。恐追躡火橋梁。明成憤其不臣。發人四索。主水投高野山。高野山僧空海所開。法罪人悔非歸佛者。不得入捕。明成益怒。請幕府曰。願納封土易主水。主水出匿紀民家。明成請紀藩索捕。審窮來江戶。告明成十餘罪。內有通大坂條。吏詰明成曰。先將軍喝先人行將軍環甲之禮。先人召臣誓曰。世世不貳幕府。而後奉命。誓書具在。可覆案。家光曰。主水假令言有證迹。擁兵去國。非人臣之禮也。乃賜主水明成。明成處極刑。又搜捕主水妻子鎌倉尼寺。

何似先人、

寺主訴天樹夫人。家光讓明成五罪。曰。私置新關。庇臣屬奉耶蘇教。私採銀礦。擅捕亡命者。妄用慘刑。明成服罪。納城邑。家光念嘉明之功。賜子明友石見一萬石。存其祀。

毛利秀元

稱甲斐守。關原之役。削八國。賜防長二州三十六萬石。陞參議。

毛利秀元穗田元淸子。生五歲。小早川吉川二叔。奇其相貌。曰。何似先人。輝元無子。承宗祀者。非是兒而誰。携見輝元。輝元大悅。養爲子。其與豐關白和。出質

推爲益友、

大坂。關白自名古屋省母氏之病。舟過豐前大浦。觸暗礁。殆覆。秀元急近舟迎入。關白大悅。奏陞侍從。賜名字。輝元之應大坂諸將。秀元切陳其失計。不聽。不得已。與吉川廣家安國寺惠瓊率大軍東發。其陣南宮。廣家私送欵。西軍大敗。輝元囚服請降。削藝備以下八國。賜防長兩國。命秀元攝國政。待宗子秀就之長。

秀元年甫十四歲。從軍征朝鮮。家光以其名族世家。寵優當世。推爲益友。日夕與之談古今。論文武故事。爲樂。當時呼爲相伴衆。

一賤族豈可立人上乎。

深自結納。

藤堂高虎

稱和泉守。封伊勢三十二萬石。治津。

藤堂高虎父源助。爲人豪邁。游越後。事上杉氏。屢樹戰功。景虎愛重。與虎一字。將擢爲將。諸將曰。彼一賤族。豈可立人上乎。虎高意不平。辭歸。景虎强留。不可。贐寶刀良馬。乃歸近江。娶淺井氏養女。生一男。舉動如成人。虎高深奇之。倒其名。命曰高虎。有賊匿民家。虎高與長子高則夜往窺。縱高虎私佩父刀。尾追伏屋後。虎高排戶而入。賊遁屋後。高虎一刀斫之。父愈奇之。時年十三歲。

豐臣關白之致家康。羽柴秀長掌饗應。秀長委一切事務高虎。高虎知家康爲大器。深自結納。朝鮮之役。將秀俊軍二千。航海。次唐島。一戰奪哨船百四十艘。斬首百六十。與諸將攻釜山南海晋州諸城。皆勝。以功食伊豫大州七萬石。關白之薨。遺言召還諸將。衆難其使。家康曰。無若高虎者。乃命高虎。果完軍而還。

關原之役。命高虎取增田長盛郡山城。增田氏臣屬推渡邊了拒命。了有驍名。居閒周旋得無事。高虎與了二萬石。爲將。衆曰。盍百分二萬石。以祿勇士百人。了一人豈當勇士百人乎。高虎曰。不然。使了守一城。

敵人聞其名。不敢輕犯。

幕府之隆莫尙焉。

樓殿巍峨。極天下之莊麗。

欺主網鹽利。

敵人聞其名。不敢輕犯。雖有尋常勇士百人。不爲了一人之用。了以悻直爲舊宿所忌。大坂之戰。憤高虎不用其言。致祿而去。

天海建言幕府曰。方今列藩推戴。海內無虞。若遷皇居於伊勢。使天家率公卿。專奉太廟祭祀。如往時神祇伯。不復關天下之政。則幕府之隆。莫尙焉。高虎毆之曰。鉅藩宿將所以推戴幕府者。以其不失禮朝廷也。若遏朝廷移皇居。則雄藩爭起。將問侮蔑朝廷之罪。此大亂之本也。家康深然其言。

高虎請秀忠曰。東照公德澤衣被天下。而楓山廟在

禁嚴之地。衆庶不得詣拜。臣私憾焉。請相地城外。建祠廟。以使遠近士庶之禮拜。秀忠嘉之。高虎自納忍岡別邸。營築廟宇。建一大刹。曰寬永寺。樓殿巍峨。極天下之莊麗。傍有不忍池。祀天妃。擬竹生島。天海爲大僧正。住此。掌晃廟祀典。又賜餘地林信勝。建聖廟。設黌舍。雜植花木。頗窮幽邃。

有一商。請占賣食鹽。曰歲納五百金。高虎怒曰。姦商欲欺主網鹽利乎。凡買者誰不欲其價廉。其物精。故商賈爭廉其價。精其物。以求售。若貪彼五百金。許其占賣。則闔國鹽利。悉歸彼手。價日昂。物日粗。此僅收

盡賓主之禮、

五百金之利。而遺千百人之害也。

上杉景勝

稱彈正大弼。自會津徙羽州米澤三十萬石。陞中納言。

慶長十五年十二月。上杉景勝饗秀忠。本日移家眷臣邸別邸。囑一切饗讌諸具本多正信。監門衞卒皆托譜第麾下。從直江兼續一人。出迎。盡賓主之禮。伊達政宗陪讌。行馬帷幕。皆前年擊走政宗時所獲。政宗赧然。家康聞之感歎。爲非庸衆人之所能爲。

有死耳、

大坂之役。景勝與佐竹相馬堀尾京極四氏。陣于平野。十一月廿六日。使部將安田上總須田大炊攻鴫野柵。城兵望見危之。命後藤基次代木村重成。重成不受代曰。有死耳。基次橫擊上杉氏後隊。大炊鼓銳而進。所向披靡。基次轉攻今福。戮力木村堀田二將。佐竹義宣與麾下數十人。揮眉尖刀。先衆奮鬭。景勝遣杉原親憲。將兵七百。發砲橫擊。基次中炮丸傷腕。麾傷所呼曰。幸創淺。嗣君運未艾。城將大野竹田青木伊藤率一萬二千人進攻。嚴隊並進。鋒鋩頗銳。大炊不支。敵進逼景勝麾下。親憲大呼傳君命。排須卒砲擊敵陣。安田上總將四百騎。揮槍衝突。城兵辟易。

城兵放大砲。助聲勢。杉森湯川以下。得力反戰。兩軍吶喊。聲震天地。家康聞戰急。命堀尾忠晴代景勝。且戒曰。無爲多傷兵士。秀忠亦特使諭退景勝答曰。臣自天明對持。此際有進尺而無退寸。豈可受他人之代乎。忠晴既不得代。見佐竹氏兵多死。濟川擊走敵兵。還詣鴫野。景勝自若踞牀。側備精兵三百。麾竹杖左右指揮。不復他顧。忠晴乃自他口率雜賀銃卒。砲擊敵陣。丹羽長重就景勝有所謀。不答。乃率手兵援忠晴。先鋒直江兼續見敵鋒稍挫。率銃隊百八十人。急衝敵左。死者接踵。城將不支。全軍土崩。上杉氏奏大捷。此日景勝自曉至暮。凝立於矢丸之中。指揮傳令。如臂使指。操縱進退。悉中機會。衆服其百鍊。翌日家康父子巡視戰迹。景勝淨掃陣營。盛沙路上。出迎先向城列砲齊發。曰兵法大將巡陣。發砲致敬。景勝從兼續。踞床上一揖曰。將在軍不拜。家康勞昨日苦戰。景勝曰。童兒戲鬭爾。未足爲勞。衆皆掉舌歎服。

將在軍不拜、

佐竹義宣

稱左京大夫。自常陸徙出羽秋田。領二十五萬石。

佐竹義宣以石田三成黨。誅三十六姓。并其士。爲六大藩之一。三成之舉事。啗佐竹上杉二氏。謀乘德川

家康不忍

彼伐蔓枝、誤脫剪刀

氏之背。義宣未發。關原事起。東軍大捷。義宣父義重大驚。馳至伏見。見家康。泣涕謝罪。家康不忍。賜出羽秋田二十五萬石。常陸佐竹氏歷世所領。衆或曰。帶甲五萬。糧食支十年。何輕棄墳墓之爲。義宣曰。天下無一夫不戴德川氏。三十六姓。餘黨猶衆。若乘隙謀報復。則內自禍也。乃徙秋田。

車丹波留水戶。興兵誅死。其子善七欲復父讐。爲園丁出入城中。一日見家康徘徊庭上。自樹梢擲剪刀。不中。左右將付吏。家康曰。彼伐蔓枝。誤脫剪刀。何罪之有。後夜匿園中。窺隙。家康往廁。曰。庭無蟲聲。必有伏人。命左右四搜。善七窘窮。躍入室內。狙擊家康。左右捕縛。家康嘉其志。諭之。仕義宣。善七曰。小人再犯嚴誅。何顏視息。請死不已。家康怒曰。汝不用孤命。孤將赤汝族。善七瞿然曰。小人既抗天威。請自今爲乞丐。以償大罪。乃賜地督乞丐。其死出一小册示人曰。吾平生錄乞徒可用者。竊期國家有事。率此號樹奇功。今也無復所用。册記某乞某氏遺臣。達武技可以爲將校。某乞某國浪徒。有才幹。可以任計算。斯類六七十名。

蜂須賀家政 子至鎮 孫忠英

物論不與

不欲蔽君聰

鳥獸猶然況人乎

稱阿波守。至鎮加賜淡路。併舊封二十五萬石。治阿波。

蜂須賀家政與父正勝。事織田氏。屬豐關白。任折衝之寄。關白之南征。家政將兵一萬。屬羽柴秀長。陷讃岐諸城。降長曾我部元親。以功封阿波。關原之役。其將高木信齋屬大谷吉隆。徇北陸道。稱糧盡取兵。後嫁罪信齋。沒食邑。家政始持兩端。遣子至鎮從東軍。遣信齋屬諸將。物論不與。乃讓封至鎮。剃髮號蓬庵。至鎮在大坂。與細川加藤福島諸氏附德川氏。家康養外孫小笠原氏女之。從家康東征。增田長盛與書論蜂須賀氏起關白幕下。無屬家康之理。至鎮怒。屯兵其邸。告長盛曰。我豈有背豐臣氏之心乎。唯不欲蔽君聰而已。若以東征爲不可。一戰以決雌雄。衆居間調和。

忠英少貴。過左右嚴刻。祖家政設膳食。忠英手撮粒米。立椽端。群雀就而食。左右牽犬至。一見家政竄走。顧諭忠英曰。犬見吾而竄。以吾常鞭箠也。雀就掌上而食。以吾常餌之也。鳥獸猶然。況人乎。汝雖年少。已君一國。宜思是理。忠英大悟。自是溫恭自克。大得衆心。

操縱唯意、

忠英飼一悍馬。衆無能騎。上川安重一見曰。若被以古製鞍。則可騎。就府而捜索。得一古鞍。曰。鞴鞍而騎。操縱唯意。衆不知何故。一老吏曰。先君覩屋島戰迹。寺藏古鞍。曰。源判官以愛馬大夫黑。賜佐藤次信。爾時所用。先君愛玩。命吏藏府。此鞍是也。

山内一豐

稱土佐守。封土佐二十四萬石。治高知。

山内一豐事織豐二氏。封參州掛川六萬石。從家康東征。上國軍興。家康召諸將。問進退。諸將相目。不敢答。福島正則固懇三成。進請効力。一豐繼進曰。臣請質賤族男女。付掛川城麾下之士。親將家兵爲先鋒。衆皆請如一豐所爲。諸將向背始決。論功封土佐二十四萬石。他日家康問邑入幾何。一豐擧租額以答。家康愕然曰。何其寡。昔者長曾我部氏領土佐。其請故關白之臨亭。張之盛。殆四百萬石。一豐感泣。意以爲家康封土佐。擬百萬石封土也。

諸將向背始決、

有馬晴信

稱修理大夫。封肥前二十萬石。治有馬。

有馬晴信與麾下士岡本大八。以奉西教相得。晴信以殲阿瑪港船舶自負。大八曰。前將軍嘉卿功。將增

以奉西教相得、

封三郡。本多正純主是議。晴信大悅。私賂大八。賄正純。大八恐私之。又說晴信曰。前將軍使將軍議是事。恐閣老發異議沮之。晴信乃屬銀六百枚大八。充贈賄。既而怪大八無消息。與書正純促賞。正純得實。下大八獄。大八告晴信嘗害長谷川勝廣。握互市利權。遣人刺之。獄成。大八火刑。晴信封除。賜子直純四萬石。家康愈以爲西教亂天下。命板倉勝重毀天主寺院在京攝者。令天下族奉西教者。

金森長近

稱兵部法印。封飛彈十三萬石。治高山。

金森長近在封獻鮭魚。其子可重藉以竹實以進。家康曰。竹實汝父所爲乎。可重曰。舊藉稿茅。臣換以竹實。家康笑曰。然。余固知汝父不爲虛飾。爲人子者不可輕變父所爲。凡事無大害者。一一奉父意。所謂孝也。可重敬謝。

余固知汝父不爲虛飾、

立花宗茂

稱右近將監。本姓高橋氏。冒宗統稱立花氏。封筑後柳川十二萬石。

高橋種長與島津氏戰。死於岩谷城。薩人卷地而進。宗茂邀戰破之。進拔鳥居城。豐關白西征。深愛其英

深愛其英武、

能安義命無少慍色

武語之曰。西南兩道屬闕國。卿自擇之。宗茂謝曰。殿下大恩。既許襲舊土。臣願足矣。若錄臣微功。請奏朝班。殿上仙籍。何幸加之。關白愈嘉其志。奏敘從四位下。任侍從。關原之役。與諸將攻大津。得敗報遁歸。黑田加藤二氏勸攻薩摩。立功自償。乃出兵。會島津氏亦送款。不戰而退。二氏歷爲宗茂請。乃收柳川賜奧州棚倉一萬石。

家光復宗茂柳川舊封。召見曰。卿在棚倉一僻邑。能安義命。無少慍色。余深感高誼。復封舊土。宗茂感泣。已就封。巡城搢勝舊。謂羣臣曰。田中氏傾國力與土

糧盡則潰耳

木。大坂之役。軍需不給。自取亡滅。余豐臣氏亡將。而德川氏無故復舊土。豈非以我家世武勇。繫天下之望乎。宜主儉素勵武事。莫墮我勇武家聲。

島原賊警日至。家光召宗茂問策。宗茂曰。借令賊據金湯之勢。非有強援。糧盡則潰耳。宜大兵嚴守下令曰。誅止魁首。不問脅從。如此則彼互相携貳。人無守心。一鼓可平。家光曰。海隅小寇。猖獗如斯。無乃損國威乎。宗茂曰。今也兵革絕蹤。上下安逸。不有是警。則何以振士氣拔衰風。臣唯恐賊不強耳。家光大悅曰。卿雖老。爲我至島原參軍事。命之西下。

豈可肆然自佚乎

寺澤廣高

稱志摩守。封肥前唐津十二萬石。

寺澤廣高歷事織豐二氏。食唐津八萬石。有功于關原。增封天草四萬石。其在封日。幕府賜暇。將使理國政也。豈可肆然自佚乎。平明出見庶臣。理政事。已竣。調騎馬。演武技。隆冬習射。盛夏習砲。曰。人君以身率。則羣下爭倣。不復煩口舌。綿衣麥飯。自處如寒士。時巡疆內。問民疾苦。積穀粟。備水旱。管內悅服。

廣高不吝重祿。聘致名士。嘗以四百石祿勇士池田市郎。黑田長政以三千石聘之。不應。廣高感其義。增

平生自誓不欺心

三千石。市郎曰。臣未有微勞。豈可無故貪寵祿乎。固辭不受。

某戰。池田見一士重創求助者。乘諸己馬而退。後其人臣事淺野氏。長政聞是事。過廣高。見池田賞歎不已。池田曰。爾時左右無人。將爲不見而去。又思後有助是人者。必詬吾爲怯。故勉強助退。長政曰。爾時誰知卿心者。卿何自舉己怯。池田曰。吾平生自誓不欺心。二公在前。豈可大言自欺乎。長政歎曰。得子一言。勝獲敵首百級。

丹羽長重

無怨於關東、猶無怨于大坂也、

不可復擧大事、

稱加賀守。封陸奥白川十萬石。陞參議。

家康在伏見。有訛言曰。前田氏有異圖。家康議討伐。丹羽長重食加賀小松十二萬石。進請先鋒。長重父長秀與利長皆娶織田氏。家康竊其黜私黨。賜吉光刀。大坂諸將之擧事。利長勸長重協力關東。長重曰。僕無怨於關東。猶無怨於大坂也。若卿爲僕說關東。復越前舊土。則協力關東。利長諸徵質。長重怒曰。僕與卿姻族。親如一家。何交質之爲。利長曰。卿在伏見請先鋒。當是時。何一家之有。長重怒。遂搆兵爭。既而利長聞東軍席卷而西。兼行會家康於大津。天下大定。論者皆咎長重觀望。利長自以其迹類陷長重。分疏頗力。家康不可。命收封土。長重落然無所依。乃來江戶。秀忠與長重善。擧爲談伴。後食白川十萬石。長重有築城癖。始封棚倉。築城未成。移封白川。間計吏餘金幾何。計吏出觀莚包七箇。長重歎曰。不可復擧大事。乃傾餘金。築白川城。堰阿武隈川。環流內外。圍以二層石壁。屹然斗絕。稱爲金湯。伊達政宗西覲。長重延觀新城。已出。顧片倉景綱曰。以我兵。則不須崇朝也。景綱曰。丹羽氏名家。老將某某在。未可輕視也。

不若戰死可賀、

此策非謂能防東軍於此也、

眞田信之 父昌幸弟幸村

稱伊豆守。封信濃松代十萬石。

大坂之役。眞田信之方病。使子信吉信政從軍。戰于天王寺。斬首二十七級。馳使報捷。信之未視書。問曰。二根津主水死乎。曰然。蟻坂左內死乎。曰然。使者曰。二郎君無恙。信之妻爲本多忠勝女。曰。不若戰死可賀。信之笑曰。乃父遺訓。乃爾。信吉凱旋。賞從士功。曰。鎌原伊右蒙重創。與從者戰死。請增家祿。信之曰。鎌原蒙重創。與從者戰死。而不獲一首級。此勝在敵而不在我。凡軍賞敢死無功者。擧封土充賞。猶不足。

昌幸與次子幸村。幽于高野麓九土山。終日對奕。陰講兵法。既而昌幸病。歎曰。我有一策。不試而死。幸村進問。昌幸曰。非汝所知。固請。曰。汝雖有才。未經戰鬪。其言不爲人所信。不須告汝也。幸村強請不已。昌幸曰。大坂擧事。必聘余參謀議。余將請兵二三萬。赴美濃以沮東軍。汝爲如何。幸村沉思良久。曰。以烏合之衆。與十倍東軍。決勝於原野。兒未得其說。昌幸曰。余此策非謂能防東軍於此也。吾之善戰。天下之所知。東軍聞吾出兵美濃。未必遽進軍。以間進後軍於勢多。斷橋阻湖水。可以張皇

兵勢。四方浮浪聞是事。則爭先會大坂。勢力日倍。於是火二條。熊羆之士。據金湯之勢。則彼鈍鋭於堅城之下。力倦勢屈。不勝憤憤。蟻附環攻。則弓銃亂發。死尸山積。而城兵不損一人。於是遣辯士。說列藩。列藩固思故太閤舊誼。必有倒戈從欵者。遠近合力。四方響應。鏖東軍於一戰之下。復故太閤之舊業。不爲難也。唯汝名望未立。雖說是事。城將不信。事不可爲也。幸村爽然久之。

大坂事興。淺野氏戒村吏備幸村。幸村一日饗邑豪數百人。醉之。乘夜奪其馬。馱家眷器具。踰木芽

嶺。赴大坂。自稱大峯道士。抵大野氏。治長不在。就舍而待。家士方鑑刀劍。請幸村刀。抽見。雄爲正宗。雌爲貞宗。鋒芒百鍊。光彩四射。衆大驚。治長至。握手慰勞曰。軍師賜臨。嗣君運命未艾。掃正堂盛饗。秀賴遣速見甲斐就勞。贈金帛。

嗣君運命未艾。

宗義成

稱對馬守。封對馬十萬石。治府中。

寬永十三年。韓使來聘。家光將屈使人拜晃廟。宗義成傳命。韓使辭曰。臣受使命。未曾及是事。義成曰然。往拜則獲罪本國。不往拜則獲罪我國。獲罪一也。獲罪我國。則兩國之交絕。獲罪本國。則罪止一人。而兩國之歡全。卿擇焉。韓使不得已奉命。家光賜佩刀賞義成。

獲罪一也。

生駒高俊

稱讚岐守。襲讚岐七萬石。治高松。

生駒高俊昏愚。委政前野助左。高俊妻爲土井利勝女。助左每事託言利勝曰。奉幕府旨。生駒將監來江戶。謂曰。藩政悉遵父祖舊。執政驚恠。召將監及助左問詰。將監懷出一束示助左曰。此汝書歟。助左曰。某餽魚。此其答書。何關藩事。曰然。更出書數十通示曰。

此皆卿書。而關藩政者。執政取見。果如將監所訴。家光曰。孤固知高俊不勝任。唯彼勳舊名家。故寬容至今日。命族誅助左。流高俊出羽。別賜一萬石其子刑部。

彼勳舊名家。故寬容至今日。

松倉重政

稱豐後守。封肥前六萬石。治島原。

關原之役。松倉重政與本多政武守美濃竹鼻城。既而東西接鋒。重政從一僕來本營。請曰。僕以不武守要地。聞今日開戰。疊念不能措。請得一目戰狀。家康許之。重政直馳敵陣。得一甲首獻之。曰大軍已勝。臣

大軍已勝。臣乃始降。

呂宋可襲也、

心始降。家康惡其舉動。賜大和一萬石。

家康移封重政肥前島原。戒之曰。島原爲妖教巢窟。封卿此地。將剪滅教徒也。乃免一切課役。重政窮捜教徒。屠殺殆盡。有家士漂至呂宋。呂宋爲歐人互市場。土人固喜我貨物。約家士每歲航渡互市。重政謂教徒必取道呂宋。若取其地扼津要。則可絕妖教之源也。命老兵吉岡九左木村權之載貨物以往。土人益悅。二人巡視地勢要害。約曰。今後多發商船。船以赤旗爲號。復命曰。標赤旗號商船。出彼不意。呂宋可襲也。重政大悅。上請。幕議未決。重政卒。

無仇德川氏之理、

織田信雄

號常眞。封大和卒多郡五萬石。

石田三成告織田信雄曰。將大舉問德川氏之罪。請贈黃金千枚以供兵備。事捷之日。復尾張舊封。信雄大悅。集義故繕戎具。三成乃給銀千枚。始知爲其所欺。會子秀雄使者來諫曰。無仇德川氏之理。未發。關原已敗。與秀雄詣大津謁。家康不省。坐失邑土。乃赴大坂依淀夫人。大野治長舉兵。要信雄謀事。信雄大言曰。方今列侯。誰不霑故大閤之恩。城兵二萬。雄將健卒。不乏其人。仗義舉兵。四方響應。大業可復也。僕雖老。少時又曾指揮大兵。請任方面以遏老夫技倆。秀賴母子大悅。引參軍務。及軍起。曰。余可再負德川氏乎。乘風雨夜。脫城至二條城。歸誠。軍平。賜大和五萬石。乃分二萬石子信良。東覲。以三萬石老京都。寬永七年三月卒。壽七十三。

門人　高知縣　濵田源之助
　　　岡山縣　片山潛　同校

後序

吾友岡君振衣。夙負才名。慨然有志于當世。乃遊上國。交四方英豪。其議論文章。足以推倒一世。旣而不得意東歸。又與藩論不協。連罹奇禍。未幾遇維新之盛。徵爲大學助教。時　朝廷專重歐米之學。變更學制。振衣愈不得志。退然自守。然而學加進。識加老。專力著述。余讀其尊攘紀事。先服其議論。大概以先帝之英明。源烈公之偉畧。鼓舞元氣至此。其用心可謂切摯矣。頃更刻涉史偶筆及續筆。偶筆記織豐二氏。德川照公之事。續筆記台德大猷二公之蹟。其

君臣懿言善行及世道治亂之變。細大無遺。洵天下快書也。抑東照公。以天縱之才。承二氏之後。撥亂反正。以肇二百五十年太平之基。爾來明辟賢輔。後先相踵。治化之隆。古今未見其比。世或以晚季施政之失。歸咎其祖先。何其謬也。今有振衣數種書。使德川氏無前偉績。傳乎萬世而不墜矣。則振衣鉛槧之業。豈不亦大乎。若使振衣之志。伸乎當日。樹功名於一時。孰與立言之效及於遠爲。由是觀之。振衣之蹉跌流離。困當世者。烏知非天之所以玉成振衣也哉。余於序斯編。書以質世讀斯編者。明治十六年四月下

浣小山朝弘序於東京今川橋西无悶室。

明治十五年二月廿二日　版權免許

同　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出版

宮城縣士族

編輯兼出版人　岡千仞

愛宕下町四丁目壹番地寄留

定價三拾五錢

中根淑　著

香亭雅談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
東京刻本影印

香亭迂人著
學海居士評

香亭雅談

明治丙戌季夏上梓

迷花書室圖

丙戌夏日雅談刻成作此以代序　香亭



學海曰、所謂雅俗、自其嗜好者言之、彼以為雅、此以為俗、同一事也、[illegible]與同好者道、不可與不同好者語耳、

香亭雅談卷上

雅俗之反也、談以雅名、知其不俗也、然雅俗猶白黑也、物之不黑者、未必皆白、矧雅之俗與俗之雅形迹相類、誠不易辨也、昔者九方皐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不言牝牡黃驪、雖不能及、吾庶學之、癸未春抄迷花室主人、

古人自題其肖像者甚多、贊辭雖非莫謙傲之別、言出於己口、有不可揜者焉、如石丈山源白石賴山陽自贊、可以觀也、吾亦嘗使寫眞、自書

直言不諱、妙、

其上曰、於戲凡骨、知爾不賢、迷花醉月、溺老淫禪、詩文拙惡、書畫奇偏、迂癖成疾、踈嬾愛眠、唯箇胸宇、磊落如天、若逢相識、呼作謫仙、

敘得有致、

友人片山木仙獲池大雅所用明代古墨、贈余、大縱橫共寸半、厚五分、形成凸字、察畫紋、餘三之一耳、試磨之、墨色深黝、但阿膠大退、殆不適畫用、是可惜也、余以名流手澤之所存、深愛重之、不敢輕用也、

大窪詩佛性嗜酒、寓奚疑塾日、密以小壺貯酒、時出飲之、一日詩佛外出、北山視塾、乍見之曰、

不過其飲酒、及罵之語氣、妙似其人、

誰居在我門、用是小胆磁壺、凡好小者、焉足與語天下之大乎、已而詩佛歸、或告之、詩佛怫然復出、頃焉挈一大空罇而至、置之於案上、且買酒少許、注之罇中、而軋軋抽納、且斟且飲、大聲放言、自此以後、日如是、其狂逸率此類、

龜田鵬齋爲人豪蕩、故其詩風調、不及詩佛五山諸子、而氣象則遠過之、或爲吾誦其一絶、曰、蓬萊曾侍群仙宴、醉罵金丹換骨迂、王母怒加我嚴譴、人間降謫作狂夫、是等作、可謂青蓮遺響矣、

此事僕亦載譚海中、今見此、自有詳略、並存亦妙、

韓大年巧雙鉤、其所摹刻古栢行皇父府君曹全碑等、與宋明善搨無異焉、又多藏古法帖、一夜近隣失火、延燒及其宅、大年擁護法帖、他無所顧、屋宅什具、燼煨無餘、以此晚年大窮困、

重田一九始訪太田南畝、南畝延之堂、久而不出、一九謂、人皆言、南畝率直、不飾邊幅、今者如此、人言不足信也、不告而去、他日某樓雅集、一九欲被酒因以詬之、猶豫間、南畝至其前、接膝曰、十返舍先生何曾窘我、一九曰、非吾之窘子也、子之窘我也、南畝曰、否、吾初聞吾子見臨、欲

皆傾一杯、而近隣杜家債如山、莫爲送酒焉、乃欲鶯園中梧桐以中酒價、就工謀之、歸則吾子已行矣、滿座聞之皆噴飯、

程赤城往來于崎嶴二十餘年、至極老不已、人問其故、程曰、家人亦慮吾老而濟海之危、屢諫之、然貴邦之酒、甚適我口、且鹽豉醃菜之美、不能自忘、故不聽而來也、見艮齋閑話、

此言極妙、然盡移家去、曰、程是清人、有國禁、曰、渠解國禁、不若在家喫臭豚也、

友人海津竹堂獲寫山翁修禊畫幅、傅色精鮮、筆入細微、獨怪畫中人物、概皆鶴首、且其所泛酒觴、皆托諸龜背矣、余竊謂是祝壽作、必有出典、因閱諸書、不有所見也、後問之董青螾先生、先生曰、往時王侯大人、動立無稽之案、命畫史寫之、是亦其類也、翁本寬量、不必屑屑乎典故也、因語曰、翁長子文一、侍某侯宴、侯使作七賢紛鬪圖、文一正色曰、已曰賢、何紛爭之爲、侯聞之曰、文一氣慨可嘉焉、宴罷歸語之翁、翁笑曰、汝盍寫七賢皆酒客、豈保其不喧鬪、

盍曰貴人所囑、不問好歹、唯命之從、

余生于江都長者巷、聞舍西舊有市川寬齋宅、米庵雪潭皆生于茲、又巷中有山崎美成居、余皆不及知也、余之幼也、其舍隣相澤石湖、石湖

只是記眼前瑣事、反有致、

寫山翁門人、畫主北宗、余日就游焉、其好丹青、實緣由乎此、巷北有湯川安道、巷南有过元崧庵、共儒醫、有著書數卷、

長者巷東爲御徒巷、成堂稼堂居焉、御徒巷南接練塀巷處、荻原秋巖居焉、又南隔三四家、有大窪詩佛故居、對門爲海保漁邨、巷盡東折、出和泉巷、其西北角爲羽倉簡堂、對津侯邸、後稼堂移居於其北、又北百餘步爲善哉庵永機、對門益田遇所居焉、東與菊池五山相接、自是北二三百步、爲關雪江之家、自南樓翁以來、久宅此云、

此等事、人不必記、即記之、不必錄、錄之、不必文之、一經先生筆、反是有韵致、妙極、

雪江後屢移家、然竟不去下谷、後年安井息軒住雪江故宅南、其北二三百步、右折有芳野金陵宅、左折有藤森弘庵宅、金陵自茅場巷、弘庵自三線溝徙此、弘庵所居、卽長者巷、在于湯川安道北百步、

余本姓曾根、幼齡出養于中根氏、家在御徒巷、比成童、家君移居巷北三昧橋畔、其南隣則大沼枕山也、又南爲高齋單山、當時晴湖春濤諸人、未家於此也、橋東一路卽和泉巷、前田夏蔭

三線巷長者巷、皆僕寓居地、與諸同門人起卧處、今而思之、何啻并州故鄕、閒閒寫來、及自己宅、錯落布置、無法度處自有法度、不用心法度處、自具法度、

總結

與長谷川雪隄、挾街居焉、後盬谷宕陰住巷之極北、橋之北百步、鈴木鷲湖居焉、荊妻少時住其北隣、故善識鷲湖、

余並叙同鄉諸賢所居處若是、然其閒自有不同年代者焉、余幼時、石湖先沒、後數年五山崧庵漁邨簡堂相尋歿、如弘庵移居二三年、因事謫居北總、無幾遂歿、息軒金陵宕陰之卜居皆在其後、又經數年、三子與安道鷲湖等、前後淪謝、雪江最後住山下、居數年、亦下世、獨枕山先生詞壇老將、今尚健在、誠可貴也、要之諸賢故宅、已屢易主、面目一變、人無得而知之也、嗟乎、召伯之棠、雖朽枯已久、後之學者、由其詩以想其人、我之叙此者、亦未莫意於此也、

淑云、疇昔飯島虛心訪吾廬、讀此二三節、戲笑曰、下谷區地價欲騰乎、拍手叫好、評者三、乙酉冬至、

过元崧庵少在于北山塾、貧甚、時賣圊中穢以自給、嘗方夏時、不能買帳、每夕驅壁櫥内蚊群、以眠乎其中、然爲人堅忍、勤學不倦、遂與其家、以名醫著稱焉、嘉永中、召爲幕朝侍醫、賜號爲春院、當時車馬塡門、弟子居家塾者數十人、而崧庵每語人、以昔時窮阨狀、毫無所隱、

不是謙遜、即是誇大處、

卷菱湖甚嗜酒、晩患中風、手麻筆顫、字畫如鋸

比喩妙、僕幼受書牧天嶺、天嶺

齒然、又自有一種風致、好奇者故學此、可發一噱也、屋代輪池本酒豪、晩歳亦罹此疾、爾後所作文字、有不可辨識者、噫臨池家有中風症者、當視杜康、比王衍盧杞也、

爲菱湖門人、謂鋸牙爲避諡法、書法果有之否、今世以書聞長三洲、亦好用此等法、門人爭倣之、殆如病夫書、好笑、

鵬齋妻病、嚴原侯爲遣人參、用畢尚餘其半、嘗方歲抄大窮、因寄之所識典鋪釜鳴氏、且簡之曰、願收此以代阿堵、俾我擧一卮酒以餞窮鬼、時人爲之語曰、鵬齋乞錢牘、字字何易讀、以其生平所作行草、多人之不易會者也、

僕昔遊野州葛生、有藏栗山先生借金書、文字極易讀、想守錢翁皆不解眞書、故然、

大雅至浪華、大和屋某迎之、書其暖簾、大雅執筆、先作大和二字、忽投筆起而出、主人以爲上廁焉、久之不見、使人跡之、不知所之、歴數日而至、主人怪而問之、答曰、初下筆時、大和字在心、忽意芳山櫻花正盛、佳期不可失也、故去遊於彼、爾幸然不違期、以達其願矣、今當果前約也、於是復執筆、追書屋字而去、此談恐好事者所假托、然非大雅無以當是也、

今茲乙酉四月、僕亦欲遊吉野、苦乏路資、適有書賈送僕潤筆資者、其明日發、輙得不違花期、殆類此、

紫栗山獲印材、請篆于高芙蓉、芙蓉刻之、不中意、改竄再四、滋覺拙、於是慍而投之於地、飄然出遊、會栗山至求石、家人告其故、栗山收石掃

塵熟視曰、可以用矣、懷之而去、寄詩謝之、居數日、芙蓉見其篆、笑曰、今而閱之、自有可觀焉、悶悶之際、不能自辨其工拙而已、

詩佛初學蘇米書、築筆極勁、以故稍有局促之失、如伊孚九池大雅山水畫譜序、可以觀焉、後獲孫虔禮自叙帖零本、學之、自此書法大變、晚年以停雲館帖、補零本脫落、上木行于世、

嘗閱肆、觀程赤城雪嶺幽居幅、以賤值購之、用筆極瀟灑、餘墨溢裱上、顧先製白幅、然後隨意掃灑也、蓋裝潢甚粗、雖用筆如不經意者、其磊

落之氣象、可概見焉、故欲知古人書畫之妙、不視其大而視其小、不問其精而問其粗、亦是鑒賞之一法、

庚辰冬、東京北市失火、延燒及江東、余慮故人在深川者逢災、訪之、路過本所、遇坦山和尚于灰燼中、問曰、師將奚適、曰、聞一相識罹災、訪之、然老衲失其居處、無由得面、故彷徨也、余曰、相識姓名爲何、坦沈吟、忽曰、如許大災、姓名還灰、

（此老故傲、此等語似出作意、）

庚辰春、烏尾得庵遊浪華、獲水墨山水一幅、寄贈余、絹本綾裝、竪二尺一寸强、濶二尺、墨氣老蒼、一筆不苟、家屋樹石、遠近向背、有法有致、而主山尤能占位置、其皴法乾擦麗密、非披麻、非荷葉、非大小斧劈、蓋別出一機軸也、款曰、乾隆癸丑舉筆、偶擬元人大意、於古麗州思居堂官署、春正月三日、關中張𦘺、今按幅上邊當初存數寸餘白、無疑以其生損敗裁去之也、

（有此一句不寂寞、）

張𦘺姓名下有二小印、上者白文曰𦘺、下者朱文曰子發、𦘺字撿諸字典、無所見、吾甚疑焉、一夕中井敬所至、談及此、敬所視之曰、此恐合字矣、於是余析其字、倂子發而誦之、遂得其出處、

（敬所翁得意、即成箇佳話、）

小雅吉日詩云、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是其所取義、

余本有踈嬾癖、然少壯時、血氣差剛、故憤然鞭駑勉强、赴事矣、今也頭髮種種、馬齒加長、弱質與舊癖相因成性、非山水不遊、非朋友不接、非風月不談、噫、余雖筆未能窺雲林之堂、若夫語懶、則已入其室、

乙骨耐軒、友人華陽之父也、曠達不拘物、酷好酒、頗有晋人風、或醉臥路上、又屢失脚溝渠、至於人曰、乙骨翁能知都下溝渠深淺、一夜醉過

（好話頭、）

幸不歸生、

淺草、誤墜新溝、遂眠其中、西福寺僧見之、入溝扶起、爲脫濕衣、衣之以法衣、翁還家、適其內有身、見之大驚、遂産焉、卽華陽弟某也、

久貝岱號蓼灣、好學、尤長詩、然爲人放縱、不爲有司所悅、故同窓諸子、皆已陞名官、而蓼灣終不甚顯、其孤鶴篇云、群鶴在中野、結侶久相親、忽逐疾風去、和鳴齊翀天、一鶴不能隨、戢翼獨逡巡、故侶呼誰顧、單栖信可憐、雪然白羽毛、年來漸摧殘、竛竮吊孤影、月下驚唳寒、舊巢松樹死、依托失所安、菰米看將盡、啄飲繼應難、雲山路杳杳、王喬去不還、只恃六翮在、高擧豈無因、當時讀此者、皆爲傷其不遇、

自韓文公畫記來、而筆氣濃郁、不必刻意學彼處極妙、

吾家藏楠廷尉立像一幅、前數年、攜帶至浪華、一日托其家、遂失之、今錄其所記憶、以供獲者左券、全幅高六尺五六寸、寬二尺許、絹本象軸、上下引首與經帶、並碧色京錦、金紋菊花、四圍褾子、老黃緞子、織成桐葉花文、上下外淨、共薄繒褐熏不華、而打擫下有小敗處、像長一尺六七寸、身左向、面右顧、其狀貌、日角豐下、疎鬚涅齒、眉目之閒、凛有威風、烏帽綵黑、高指天、玄甲金裝光滑可鑑、而其靲革卯無數銶文、其袖反束在背、長短黑斑羽箭、斜抽右肩、黃金鞢琫刀口、佩在腰閒、襯袍外袴、共深藍色、繡幾箇金毛獅子、左手仗白黑縢長弓、右手執菊花章金扇、兩足大小版鎻皆金飾、雙踵並外向、穿熊毛皮韡、是其大略也、若夫刀室堆金、鎧裳組紃、袴上華曼矢頭翎毛、及大小流蘇之細、精微緻密、實奪天工、而各色傅彩、完好無剝落、嘗按幅中無名氏、無印識、不知爲誰氏筆、然察其筆法及絹素、爲二百年內外物無疑、但不知何年歸吾家也、又不知今轉在何處也、若或有獲之者、幸愛重焉、

好、

此翁曾聞其奇異、然是則甚矣、急取衣衣之、卽是人情、多此一諸語、豈無故飾其無行乎、

土井聱牙卓犖不羈、盛暑居家、率裸體、嘗夏日喪其母、吊者至、聱牙父子皆躶、欲急取衣、過靈幃前、聱牙遽拜跪曰、大慈君、當初裸生兒、正自不容不恕也、其子在父後、亦拜曰、誠如家君之言也、吊者失笑、

聱牙工筆札、然於晉唐諸家、一無所師宗、壯年時、捐三十餘金、購名硯一面、又買佳製松煙三笏、大純羊毫十枝、及湖紙數刀、謂其人曰、吾欲

觀此可以見其膽小、先所爲皆偏也、

學字焉、於是日研墨潤筆、揮灑縱横、月餘墨全盡、乃曰、書成矣、自此書絶好紙縑、無畏難色、蓋先浪費貴品、以養其豪氣也、

川上冬崖藏沈芥舟山水一幅、用筆極細謹、步步顧繩墨、以故稍乏逸氣、客謂冬崖曰、此畫品位不甚高、恐非眞也、吾子何以愛玩不措、冬崖曰、愛幅猶愛婦人也、好之由己、而由人乎哉、

幅作畫似可、

本邦製銅版畫者、以司馬江漢爲始、天明中、西遊至崎陽、就蘭人問畫、向予見其所作六曲屛風畫、所謂油繪也、其人物臺榭陰影法、與方今西畫差殊、其趣意當時描法乃然也、又坊間有胡粉畫者、或謂出平賀鳩溪創意、恐江漢之訛、

鹽谷宕陰少時家甚貧、常服藍褸衣、初從松崎慊堂遊、日往聽講、松崎氏犬誤爲乞人、吠之不止、謙堂在室聞狺狺聲、輒曰、甲藏來矣、

詩佛至京師、時賴山陽立詞壇、執牛耳、諸文人皆雌服從之、或説詩佛曰、先生先面賴子、而後介之以見諸子、諸子必善待先生矣、於是詩佛先抵山陽、山陽設席、列弟子而延之、坐定、詩佛取銀子一星於懷中、以爲禮、山陽儼然固辭不

文情活動、詩佛先生如見、

受、詩佛直前、撫其背曰、不亦可乎、山陽見其胸襟洞豁、笑而受之、是梁星巖塾中所傳之談也、

中邨秋香見示池大雅所寫中山道諸勝畫帖、其友人足立某藏本也、每勝濃紙半截、東起熊谷隄、西盡磨鍼嶺、前後二十餘張、並眞景也、就中寫白雲金洞金雞三山、甚詳、或自正面、或自背面、或自左右面、遠望近接、莫不盡焉、蓋是筆本爲寫三山起、而一路所觸目、隨手收拾而已、其爲圖也、傅色極淡、山皴水紋、樹石廨舍、田園村落、道途橋梁、纖細周密、曲盡其形勢、世人每謂、大雅豪宕有餘、而愼詳不足、殊不知此翁小刀大劍並揮也、昔米南宮董華亭皆工細楷、而又善成大字、大家手腕、無書無畫、莫不大小兼至也、此本畫中間標榜山水村落等名、以其爲粉本也、最尾有木村蒹葭跋、

僕嘗作此圖跋、殊服白雲山圖、不畫所謂石門石佛類、蓋所見高於人一等矣、

吾年二十五、初上京、路過琵琶湖上、吊旭將軍墓、有詩云、函谷渭水舊城池、秦皇雄略萬世期、項家一炬忽焦土、咸陽民靡有孑遺、我取關中誰敢拒、漢王可虜帝可移、百戰百勝拔山力、却憐垓下不利時、時不利兮騅不逝、四面楚歌奈

章法老鍊、有揚鐵崖氣骨、

虞姬、男兒運盡只知死、卷土重來我愧爲、爾時欲刻之於石、以囊中資乏乃止、還鄕後謁枕山先生、乞正、先生曰、只知死、改作知死耳、爲妙、余喜從之、事在二十年前、其後經過湖上數回、而世事倥偬、未能酬初志也、不知後日果達其願否、

頃者見或人所藏僧五岳書幅、亦書吊岐蘇公詩、因錄于茲、云、奇勲壓倒大頭公、深惜先鞭不善終、想像將軍當日恨、芭蕉墓畔立秋風、

（五岳書畫極妙、詩極拙劣、爲先生所錄存、何幸也、）

古川躬行精我國考證學、古時所用衣服冠履甲冑器仗之製、莫不盡究、菊池容齋每就受教、其著前賢故實也、躬行與有力焉、

耐軒翁在昌平學、督教課、有諸生誤經中語意者、輒連呼曰、誤解誤解、嘗挈一把故紙過神田、時天正暮、偶有拐子、意其書畫幅、急攫而去、翁追之、呼曰、誤解誤解、聞者絕倒、

（畢竟腐儒談經、盜竊古人糟粕、不異偷兒、并曰誤解、不爲不可、）

錢塘吳錫麒善詩、有有正味齋詩集、余未見其全集、依田學海見示館柳灣所選錄鈔本、終篇柳灣所寫、文字古雅、楷中帶行、眞可珍也、卷尾有文政九年龍集丙戌新正、鈔畢于石香齋六

（儀性迂僻、不珍書畫、此偶得之古書店、愛其老益壯、藏之耳、）

十五、翁館機樞卿父二十餘字、可見其所好、老而益篤也、

鵬齋少時刻意學書、日費墨數勺、硯面受墨磨處、凹陷出背、

栢如亭中年好畫、興至則揮筆、清絕不俗、然竟不若詩之妙也、金烏洲無聲詩話論之、當矣、要之、如亭學有餘、而筆不至也、其所作芥子園畫傳譯本、益初學多、

（己所不長、强爲之、不自知也、）

東坡畫朱竹、後人喜倣之、近世詩佛亦能之、予觀不爲鮮、董九如先生作百蘆圖、中有朱蘆風趣殊妙、不識古人已有之歟、將先生創作之歟、

六言詩作者甚鮮、久貝蓼灣好作之、其失題云、得句急呼筆硯、洗醒旋辦茶瓜、蕉開三扇五扇、荷挺初花再花、纔開幽徑通客、略理荒園種瓜、短榻前流後石、小塘左竹右花、又云、隱几鈎簾靜坐、焚香瀹茗清言、風鈴不響午寂、水面魚吹雨痕、其縱筆云、百歲人生有限、何妨秉燭游嬉、堪笑風塵役役、君看墳墓累累、其江湖云、赫赫雲邊趙盾、紛紛陌上元規、江湖無此苦熱、柳陰一榻任之、

（無一點塵俗氣、）

石井潭香生子、名曰片郎、或曰、奇哉、先生之命子也、吾未聞以片爲名者也、豈非妄乎、潭香曰、初賤荊一胎産二子、一殤一育、是兒卽孿子一片、故名焉、何曰妄哉、

蓁齋先生姓眞鍋、名豐平、伊豫人、好和歌、又善彈一絃琴、年四十餘、遊于京畿之間、遂卜居浪華、集士女教授焉、余客浪華日、就學琴、先生傾心誘導、居二年東歸、臨別先生笑曰、琴東矣、隔一歲、余復西上、過其居、不在、旣而有伏水之變、急東奔、自是耗音全絕、後經七年、復如浪華、重訪其居、而主人已非、詢之近隣、皆不知也、爾來歲月匆匆、更過十餘年、今料其年庚、當在老耄之間、而其形跡無得而知、爲之嗟歎久之、

鈴木白籐富藏書、又性好寫字、凡所見良書、莫不手寫、往時楓山書庫、多抄本不上木者、世人無得而見、白籐晩爲秘書監、日夜從事其所好、不出數年、鈔書積如山、子桃野孫竹圃、皆守而不失、余在駿日、竹圃居近隣、屢借覽其書、多所益焉、白籐古賀侗庵岳丈也、故二家書、迭相謄寫、後略歸一定、

大悟是先生長處、是佛處、

壬申歲、余自岳陽復東還、經二三歲、竹圃亦東曰、倉卒上途、故舉藏書委諸學館、余請借其佩文韻府、竹圃爲我郵致之、居無幾學館失火、鈴木氏三世藏書盡成灰燼矣、獨佩文韻府以在吾家得免其厄焉、蓋學館石造、號曰無火患、當時吾家在市井間、夜夜聞鐘警、而彼此所遇如是、人間之事、實不可思議也、

京都妙心寺法堂成、乃延請探幽畫龍仰版、以塔頭海福院爲寢息處、一日院主外出、幽飮酒、豪氣勃勃、不能自止、値僧房障子新成、卽把筆直作弄胡孫圖、寫畢、復添酒自賞之、頃之院主歸、見之而嗔、幽酒醒、低首布謝而已、然其畫神韻曠遠、筆力逼夏馬、至今傳以爲至寶、

昔吾同僚某、俗而險、慶應中余在浪華、與之論事、爲其所搆、獲罪幽居客館、前是數月、某遺唐筆一枝于我、管毫共長大、等中指、執以書字、運用自如、頗適我意、幽居時、以是日書數十紙、因語僕曰、此筆彼之所遺、雖彼陷我、我不敢恨焉、僕切齒曰、吾主旣已被彼奸籠絡矣、

老僕可喜、

冬崖初爲古賀茶溪所識、起身、故事之甚恭、一

日與友人訪之、茶溪謂冬崖曰、老夫前夕過夜市、見路上有鬻吾子畫者、乃知吾子大進乎技矣、冬崖出謂友人曰、茶翁無情已甚、吾已有五十老面皮、不須那樣嘲罵、

妙妙、

終日尋春不得春、杖藜踏破幾重雲、歸來試把梅梢看、春在枝頭已十分、趙州八十猶行脚、祇爲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禪家常套語也、善哉竹窓隨筆論後詩曰、今人不思其前二句、而執其末句、謂道在目前、行脚徒勞耳、而引不越嶺不出關者爲證、噫幸

又來了、

自反觀己歸家否、無一事否、正是衲子頂門一砭、然近日禪風一變、登壇聚衆、雄辯劇談、馳馬驅車、千里來往、滔滔皆是、又藉之口以笑我輩坐禪一室者、其輾轉相駁、何日有定哉、

外王父朝川善庵先生、青年遊于長崎、歸途過大宰府、路上買鼈就舍、呼主人解之、主人辭曰、今日際天滿神祀期、不許殺生、先生不得已、以薦包鼈、置之卧床之側、夜半鼈破薦爬行縱横、爲汚衾蓐、後數十年、語之十返舍一九、一九及作膝栗毛、借是以草客舍驚鼈一篇、何圖先生

善庵先生大儀、有此一奇事、不知半夜三更、把燭起立、及是妙景、

客中一鎖事、竟爲小說家好材料、

枕山翁咏源豫州詩曰、八郎單身取琉球、九郎多士況善謀、若向蝦夷賣餘勇、北邊何處不神州、或乞書之於便面、翁改其轉結云、蝦夷若用西征力、北斗以南皆我州、後閱其詩鈔、前三句依舊、而再改其結句云、韃靼鄂斯皆我州、

此詩非不佳、然嫌於露骨、

賴春水爲書生時、屢爲人雇書大日本史、以其字佳而成速、請焉者甚衆、山陽每語人曰、本邦善小楷者、古來唯有家大人而已、非侈言也、

古賀精里謂南畝曰、夫人放蕩不羈、非禮法中

之人也、然賦性貞率、毫不諂諛、世人多陽守禮法、而陰事佞媚、吾甚惡之、獨南畝決無之、且近歲以來、雖世故屢變、未曾改其素行、非庸人也、故吾友之、南畝于役瓊浦、精里寄詩云、東西易地兩茫然、各自離鄉各自天、歠水寧貪南海貨、獻琛初達外洋船、聞過梓里懷曩日、喜及瓜期在此年、筑石風謠多勝話、歸來慰我一燈前、

南畝畢竟可愛、猶然其學問文章、絕無所得、特所長一狂歌耳、其著書亦駁雜、

某年昌平學試業、大竹生小菅生相踵登堂、精里笑曰、大竹小菅好對、而平仄還協、

芙蓉堂號曰菡萏居、中井敬所鐵筆得其正傳、

續菡萏居號、明治初年、於駿府舖家觀一扁額、書菡萏居三字、末署乾隆庚子書崎陽山館程周卜、其爲芙蓉遺物也確矣、敬所大喜、捐資購之、聞前是有故、爲駿府某寺所藏、後轉落賈人手、而今復歸其初也、

友人吉田賢輔語吾曰、相傳東台山王祠蹟、卽故弘文院舊趾、屬者閱林氏舊記、院在祠蹟之北數步、又北數十武、爲林氏墳墓之地、當時院之四邊櫻花甚多、羅山先生因類命名、有祖鞭孟之反等、因花之早晩命之也、又有一種名醉

楊妃、至後永存、而今不可知、夫秋色之櫻、且眞僞無知、況前此者乎、

浪華本商賈之地、書畫不論雅俗、苟犯賈人禁忌者、皆不售也、木村巽齋書畫偕佳、然以巽損音近、買者至鮮、米山人之畫値太貴、以各米商爭求之故也、是飯島虛心所語、其或然、

好箇舟子、諺云、三折臂爲良醫、一折足爲良佐、奇甚、

尾藤二洲、別號約山、豫州川上人、父業操舟、少時從父渡海、遭風斷檣、折其足、不能復操業、於是適浪華、入片山北海之門、發憤讀書、遂成大儒、寛政中應幕朝辟、爲昌平學教官、與栗山精里釐革學政、世謂之寛政三輔、栗山稱彥輔、精里稱彌助、二洲稱良佐、故云、

三輔皆妙筆札、栗山遒勁、精里娬媚、而約山流暢、至詩文亦如此、其天性然也、

約山能詩、初學陶柳、後喜香山、精里以爲不可、論辯難詰、往復數回、初不相讓、栗山爲調停之、

不攻其敵、反攻居間者、此亦奇、

於是二子轉鋒交攻栗山、議竟不合、栗山約山相尋歿、經數年、精里伏疾、自知不起、遺言曰、吾死、當葬二子之側、且約山葬儀簡易、吾常喜之、凡葬事宜傚之也、以是人始知其爭之君子也、

雅談第一句、更妙、

菅茶山曰、逢雅客談俚事、分韻未得句、此中情味、有難以口舌盡者也、

喝采作曰鮮麗、鮮麗何如、

冬崖自微時、與杉浦赤城相識、赤城耿介自守、視虛飾人如蛇蝎、某歳元旦、冬崖盛服外出、遇赤城于路、欲進祝正、赤城望見逡巡、舉手喝采、不接一語而避去、他日冬崖語我曰、彼薑桂之性、雖朋友不克不受其辣、

渡邊温、號無盡藏主人、予向同屬于下谷西巷某家、時無盡子譯述伊蘇普寓言、使惺惺曉齋作其畫、曉齋僅寫二三紙、而遷延渉月、無盡子

屢往其家責之、多不在也、一夕曉齋醉而來曰、爲我買酒、我且奏散樂、既而且飲且舞、泥爛困睡、無盡子欲俟其酒醒、以責宿諾、至旦視之、被竊枵然、無人、乃歎曰、不意籠禽還脫、

我有三怕、曰怕上里正廳、曰怕與米鹽議、曰怕受歲首慶、今原其所由、共出乎嬾一字、初者憚文書改竄之勞也、次者厭有無貸借之勞也、終者惡奔走答謝之勞也、苟無此三者、則吾正覺天地寬更一層、

先生囊裏些重故爾、不然不免尚議較量、

自古貨泉文字皆佳、然未審某貨爲某筆也、獨寶永通寶、因白石先生之言、知爲湘藩樋口彌門筆、近聞天保通寶、開宮清矣所書、後來鑄法之踈、肉好偏倚、字形漸失其眞、然細按其筆路、爲清矣之蹟無疑、

天保新錢始出、山本反求作銘曰、大哉皇天使人永保、萬國開通、自四民寶、植木玉厓詩曰、楕圓當百鑄新模、未計三銖是五銖、宦子杖頭如不掛、君平肆内得來孤、或人有七言八句、云此物喚爲王父行、除乘子毋有新名、楊州鶴背何言重、阮氏杖頭尤覺輕、風鐸丁東無舌響、天窓

伊軋欠車聲、金銀極細銅殊大、榮辱升沈轉耐驚、

文化乙亥、清客楊秋棠陶粟橋等以下九十人、航海將抵長崎、路遇颶、漂到下田港、言語不通、事多錯誤、韮山縣令江川坦庵、善庵先生門人也、急聘先生、掌筆話之事、楊等留港五旬餘、往反問答、凡數百囬、後纂輯其單子、爲下田紀事二卷、一日楊問曰、岸上婦人雖多、據我一箇無有出色之面、先生答曰、村婦粗醜、何論出色、然他兒郎自爲買銀釵、視以爲姬姜不啻、古人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眞是多情之言矣、若使他聞知、必將謂唐人無情、可密可密、

第五隆號介石、南宗作家也、聞談山浮圖有黃大痴天池石壁圖、往臨之、前後十一幀、畫法大進焉、其後僧侶憍逸、寺塔衰廢、寶器多散逸、大痴幅亦落或人之手、後竟歸烏尾得庵、其畫、中央作主山、下開天池、而石壁遶其左右、樓閣林樹、精彩入神、實稀世之珍也、別有介石臨本一幅、亦太妙、然以是照眞、滋見其鴫鴫不可尚也、

梅痴上人爲人清淡、學問富贍、太愛文人、初住

深川本誓寺。後入三縁山。爲學頭。最後爲北總弘經寺主。善詩及書。又妙墨梅。淨僧中所希見也。

稻河玄度號稻川。住駿之府中。聞狩谷棭齋精說文。介松崎慊堂通姓名。而未相見也。某年棭齋遊駿州。至薩陲嶺。喜其勝概。不勝興劇。乃招一過客。偕酌于酒亭。談甚熟。棭齋問焉曰。子何許人。曰。府中。曰。聞府中有稻川居士者。子豈知之歟。曰。知。曰。其人好字說信乎。曰。然。棭齋意頗動。出亭行里許。客辭而去。棭齋至府中。經二三日。訪稻河氏通謁。閽焉主人出見之。則前日所遇也。棭齋驚喜。拊掌而笑。由是深交結。是友人中郎秋香所語也。秋香。稻川之孫也。

幸是不罵。然若罵之。定爲一佳話。可惜。

華山人。參州田原藩人也。人品畫品共高。爲時人所雅重。初藩公卒。公室貧。嗣子弱。諸老欲獲大族以償藩債。逆姬路公子某以立之。天保初。公議繼嗣。華山患絕藩祖之統。徐說公以先君之孫爲世子。尋更革秕政。而群小多不喜焉。後數年。華山與高野瑞臯坐事。下大理獄。既而幽于田原。曾寄書江都門人。書中有畫。老母燈下坐。課書幼孫。妻與女在傍紡績而已。躬帶月鋤田。憔悴之狀。觀者爲墮淚。門人等慮其窮迫。醵金遺之。群小蜚語曰。華山獲罪不悛。密通奸人。官家將再收之。華山懼累藩公。復遺書門人。問之門人答以其無之。書未達。伏刃而歿。時論冤之。小華先生其男也。吾向逢于窪田梁山之家。溫厚君子也。亦善畫。

僕亦嘗一見。淚潸潸落。今猶不忘也。

片山兼山先生精經術。凡經傳稱山子點者。其訓點本也。及門弟子固守其學。非山子點則不取也。天明元年。應尾侯之徵。力疾入謁。疾劇遂卒。善庵先生其遺腹子也。

山子已歿。門人各治任歸鄉。其居南總高柳葛間二村者。築至德堂于茶臼阜。春秋祭祀焉。官好其舉。特賜學田。善庵先生中歲詣之。當時人尚在。相見泣曰。猶見先生也。乃出山子平日所御器皿以享之。其居江戶者荻原大麓葛山葵岡以下。亦唱其學。及卒。遺言葬于山子之墓側。墓在三田明福寺。抑山子恩德入人之深。何以能至是邪。

館柳灣刻佩文齋詠物詩選。使菱湖寫其字。每

柳灣與蓼湖結爲兄弟、不嫌與二方金、快濶可愛、

累二字、其狀宛然、

故做不可解以赫人、此輩慣手段、不得爲瞞着、

葉値二方金、齋藤月岑著東都名所圖會、使雪旦作其圖、毎圖亦値二方金、卽方今半圓耳、可謂廉矣、然就當時價格言之、應比今之五六圓、不亦甚貴乎、

蓼灣與友人三四名上鰻店、樓上扁額、書温良恭儉讓五字、同行視之曰、經語與鰻鱺無涉、主人鹵莾可笑、蓼灣曰、否、是鰻店必須之語、我且代主人解之、曰、温炙之燧也、良魚之鮮也、恭賣之不强也、儉價之不貴也、讓讓、一人責之曰、讓如何、蓼灣低首沈吟、忽曰、乞衆位雜遝之際、先後舊新毋爭席、

元祿中有二淨業者、一曰圓恕、一曰圓愚、二人同志專勤唱念、後圓恕果到一心不亂之境、忽然悟覺、於是如遠州、謁獨湛和尚、湛問、儞何處人、曰、山城、曰、修何宗、曰、淨業、曰、彌陀如來年多少、曰、與某甲同年、曰、儞年多少、曰、與彌陀同年、曰、卽今何在、恕卽小揚左拳、湛驚曰、儞是眞箇淨業人也、無幾、圓愚亦發得三昧、此事見遠羅天釜、鵠林師所著也、

屠龍翁嵩谷學畫於佐脇嵩之、嵩之英一蜨之

余聞之俳優時藏、凡伎人舉首踏脚、必要大摸樣、不然不宜於遠睹、與此暗合、淑云、優人文人、見得一樣、先生長處在茲、短處亦在茲、

門人也、江都大姓三井氏欲獻額于淺草觀世音、使嵩谷作其畫、嵩谷先寫稿本、日懸之竿頭、仰觀移晷、以改其不稱意者、踰歲初成、卽今所存源三位射怪獸圖是也、或謂嵩谷草稿時、獸已成、懸而觀之、毛細不可辨、乃更執麤筆、輕輕掃去、再懸望之、始見毿茸之狀焉、

圖中三位黒帽青袍、挾弓矢而立、猪隼太戎裝搏怪獸騎而刺之、怪獸猿頭貍身、而蛇爲尾、蛇昂首吐舌而顧視、或作諺句云、豬之隼太爲尾嚙頭、

慈悲閣之中、菊池容齋所畫堀河夜戰額、亦人之所稱也、御廐氏手張弘、目注敵、意氣體勢偕妙、況衣褶弓劍諸戎器、皆當時之制、無一無稽之筆、聞容齋初作稿、御廐氏左右手皆外向、既而心不安焉、往觀弦于弓者、遂改其右手內向、其用心之深、常如此、

閣中更有大額、寫散樂猩猩舞、高嵩溪之所製也、一梨園之說曰、圖中人物、姿勢服章皆可、其可議者便面爾、此圖爲猩猩亂舞、不與平素舞者同、亂舞之時、所執便面、連寫數圈、中畫花卉

亦是一見解

爲例是獨不然卽其小疵不知果然乎否
野村溫字君玉號篁園操履廉介貧特甚精里先生別業在牛門內其室曰復原樓請篁園看守焉實憐其窮而處之也篁園後拜幕朝侍講天保辛丑奉旨內殿講書有詩云秘殿深沈玉漏稀內璫勾引侍經幃學疎愧乏涓埃補寵重叨陪黼扆威涵砌靈泉資講力照簾清旭凝祥煇逢人更欲誇榮遇兩袖香煙裏得歸
我於市上見昌化石小印形如刀鉾重不滿二錢篆曰釆芷人石之四面環刻一詩曰紅壓榴花趣更長舉杯煮茗解詆囊風流罪過眞吾事拜石陶然製印章欵曰少虎字皆蠅頭古隸而結體寬綽不見費力處以其價太廉收之或曰錢少虎姓字貫暨所惡故市價賤耳
生考得齋先生諱直字繩卿姓曾根性好讀書鑽究諸子百家尤長經濟當時古文辭已衰而先生獨喜脩之終身不改卒年五十亡何家宅罹災遺文盡灰止剩醉鄉記贈熊阪君實序及雜著數篇而已後二十年獲其小文一篇於矢口謙齋翁自序之類也文曰余曩者講經之暇

酒氣拂拂自十指間生

喜爲神農氏之言後雖學步邯鄲攘臂行伍之間亦居常口之弗已者以父祖二世之業在此職之故也今而顧之不得其說者頗多先人已逝矣一二老輩亦逝矣則雖欲就而正焉末由已吁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古之道也余豈敢唯以先人之言猶在耳聊錄所疑以竢該博之教爾文僅數十言然情意之所寄尚恍然有接聲容之想焉
石湖翁性豪宕酷嗜酒面色如朱其畫無精粗細大皆被酒而做之某歲開筵文人來集迭揮翰予尚總角亦在坐翁大醉撫吾頭曰石先生欲掃一筆孺子言其所欲予曰請作源舍人斫夜叉圖翁應聲縱橫快掃朱墨點綴頃刻了之坐客環視莫不絕叫予襲藏十餘歲安政之災失之惜哉
鵬齋楷書出歐柳故筆鋒多圭角而至行草其圓渾流暢全與是反至於畫平淡清遠又自異乎二者然一書一畫皆有自家之法不與尋常文人同尚是當時巨匠
予移居于台北涅岸鄉問鄉人以先哲之故居

大島蓼太、喜多村筠庭、平田篤胤、山崎北峰、原念齋、寺門静軒等所往、今皆不可知、鵬齋住于石稻荷祠前、至綾瀨始去云、抱一道人與鵬齋咫尺、所謂雨華庵者、至近日尚存焉、去歳石稻荷神祭日、觀其神旗、道人之所書也、字大方一尺有半、氣格不下元明、乃知書畫固一道、

巖瀨蟾洲、別號鷗所、性識通敏、流輩莫及、初學畫椿椿山、後參以明清諸家、故其筆不偏一局、書喜米南宮、幾升堂矣、及濱埠開場、務與永井介堂等連登庸、鞅掌國事數年、彦根侯執政日、忤旨、與介堂等並黜罰、未幾而卒、時人惜焉、其屏居詩云、高踏謝萬緣、我寧風塵老、世事蟻旋磨、人情火就燥、以下數句我忘之、

四句足矣、先生善忘、

淑云、此文篇中最下劣者、得此一評、俄然生光輝、

辛未歳、予在沼津、與塚本寧海、渡邊無盡、石橋好一、江原素六諸子、欲遊于豆州修禪寺、議纔決、治裝出城、自香山之陰、循狩之水而南、迨暮達古奈、地有温泉、因宿焉、明日朗晴、破曉而發、緩行數里、或入村巷、或經田塍、或水或丘、憩久而步少、時屬上巳、櫻花始開、春禽互呼、如族我行者、無盡子少時在下田、自言諳州之地理、因

點景處、筆墨瀟洒可愛、

爲先導、行遠而漸與山離、衆怪而問於耕夫、曰、公等誤路矣、顧指後山曰、寺在乎雲外一里、衆哄然、於是更取山路而往、遂達焉、舍于溪上、交試浴、少選開宴、罰無盡子以雞、至則活雞也、衆視之、復哄然、次早發舍、皆曰、依來路輿淺、乃別求一路北行、出海濱、買舟泛海、此日風軟波恬、海中之景如畫、下舂舟入城下、此行爲日兩日半、爲程十餘里、可謂逸矣、而其間窮山水之勝、詠而歸、所獲誠多、及今憶之、尚使人神往魂飛、中秋前二夕、坐月書之、

清水天民、名鑑、江州人、東遊住江都、善畫、人物翎毛其所長、時乘興作墨鶴、世謂之天民痴鶴、前有並河天民、同時有大窪天民、所謂三天民是也、

釋萬庵、成島子陽、高孟彪、木文熙、共號芙蓉、萬禪僧、成島儒士、高印人、木畫史、其名並高、

中島棕隱、歴世儒家也、初居京師二條巷、因名其樓曰銅駝餘霞樓、有文才、尤長詩、爲人放縱、不自檢束、頗有唐六如之風、一日友人訪之、不在、家僮曰、先生出家、經旬不反、未知其處、後三

四日、其人過某巷、偶見棕隱濶袖緩帶、踞煠鱔舖頭、與衆奴伍、揖而過、棕隱留之曰、吾且爲君爲炙、乃袒而捉鱔、釘之俎上、操刀一割、咲曰、技已至上乘矣、晚年隱聖護院村、所著鴨東四時雜咏、頗爲人所稱、

如此快活、六如不能也、

西山拙齋、備中人也、爲人方正敦厚、初白河侯當樞要、急人才、一日問柴栗山、以儒中學德俱尊者、栗山以拙齋答、公欲徵之、栗山曰、彼峻節不移、必不應徵、以故不下命、寛政十年拙齋卒、栗山題其墓曰、備中徵士西山某碑、精里謂人曰、今儒有豪傑之資、而學不純正者、履軒也、有君子之德、而學亦純正者、拙齋也、

純正不純正、自其宗派言之耳、豈是公論、

文化丁丑、精里寢疾、一日差間、謂鈴木白藤曰、昔者履軒語我曰、凡人皆有宿疾、宿疾銷時、死期至焉、思吾死應在旦夕、未二三日而卒、

眞然、人有一奇僻、稍衰則身亦死矣、

日明上人住江東妙源寺、齒德並高、適以法務至北國、歸路見一少年與己前後而行二三日、以謂是必有故奔江都者、駐輿問之、答曰、某奥州人、性嗜學、然僻邑乏師友、無由求益、因欲赴大都、從宿儒先生、以成其所志耳、上人曰、孺子豈有所投托耶、曰、無、上人憐其遠方之人、而不嫺都下事體、或爲奸漢所誑、謂曰、孺子且依我、我當爲計之、乃携而反、試課立正安國論、少年閲畢作之釋、上人謂、此書雖我徒多不會、今彼一閲了之、雖非莫謬解、要是大才也、因善視之、少年後受業佐藤一齋、學問大進、即安積艮齋是也、艮齋以妙源寺爲菩提寺者、爲之也、上人晚移于房州誕生寺、

艮齋已依一齋、日操薪水、服僮僕之勤、暇則披卷對之、一齋嘗試使列大學會講之員、艮齋大悦、就道傍露店、購大學一本、價四十文、持歸、與諸生迭講之、大稱焉、及學成、下帷教授生徒、後數十年、爲二本松藩文學、晚歳擢幕朝儒官、與一齋同掌學事、是時尚藏往時大學、毎謂人曰、吾不敢忘四十文之舊也、

艮一兩齋、以售講爲業、凡出入諸侯家、殆與帮閒爲伍、眞是可鄙、余嘗聞之天山翁、艮齋至諸侯、逢其未出、與近習諸譃與徒隷無異、師儒之禮、從此稍衰、

淑云、前駁純正不純正處、予大服其公平、至此忽爲天翁操戈攻擊、二老得莫忘前言乎、

史傳中一事兩記、文章各別、况序記論賛之類、立意雖同、烏得字句相符乎、比讀容齋續筆、有言曰、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黄巢、不過僥覬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日本外史平

詩佛亦貴詩做過活者、若劈拭、吐將如之何、

好評騭、

氏論賛曰、抑使將門得一撿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叛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兩文立意全同、而置語各不同、凡以此等文對看熟讀、於修辭法、思過半矣、

詩佛遊浪華、問一書博士、博士有錢癖、必議價而後秉筆、詩佛先行潤筆、請作一幅、將去、詐跌翻墨扯其所書幅、抹拭之、博士赧然、又古有畫工、善貪、或出高資、使畫龍帛上、竊裁爲褌、後與工會乎酒席、托醉裸而示之、或人擧此以語我、我曰、見侮者固小人、而侮焉者亦非大人也、

平清右住室巷、鬻簿籍爲業、素有書才、故有乞者、則爲題其上、人便之、其子淳信號靜齋、學于廣澤先生、書名甚高、蓋遺傳云、

贖佳人、佳人顰、太守瞋、妾身任君殺、妾身任君活、妾身已有五郎在、妾心不可奪、鬟髮在手亂如糸、木蘭舟中斬蛾眉、遺恨不知深幾尺、三叉之水終古碧、是咏妓高雄詩也、嘉永安政之間、都下書生爭傳誦、而無知其爲誰人作也、近閱蠖堂遺稿、有此詩、三十年間以無名氏傳者、至今初知其主、事物之顯晦、不亦奇乎、蠖堂姓山田、名政苗、米澤人、

文晁畫印中、有奇印、徑七八分、濶五六分、形類龜甲、輪郭半缺、其文兩己相背、中通一畫、草體不可讀、或曰、交龍、其或然、頃閲友人大川子裕所藏輪池翁日省簿、中連押其印、下注銅印辟邪鈕、白川小峰掘地所得、戊午冬十六字、

香亭雅談卷上　終

香亭雅談卷下

一几卓耳、如此寫出、太才雅馴、使人披見之、然見其物不若見此文之妙也

吾家無長物、所有文具皆拙、眞與主人相似、拙之尤拙者、爲書案、長三尺九寸、廣一尺五寸、高不盈尺、上面梧桐薄版、周邊及四脚、並用櫻木、舊煤汚染、大小疵瑕、縱横如網、不知當初何人所用也、余移駿河日、身邊無物、廢文墨累月、獲此後始就業焉、其後四脚跛蹇、欲解體者數、因膠於是、釘於是、得以保一日安、田顧余十六年來所作詩文、率與是拙物謀、宜每篇常爲人所笑也、然而不肯廢棄之者、亦古人不遺糟糠之意矣、

自謂拙者、不必拙、自謂巧者、不必巧、

繼案而拙者、爲古銅水注、嘗與乙骨華陽游行沼津市街、於古董店見之、華陽勸我買之、大栽一握、形爲畢吏部倚甕圖、甕口開大向上、別有小嘴旁出、是爲吐水處、畢右手擁甕、左手執盃、玉山將倒、其狀貌眉目眯矇、口鼻僅辨、工之拙、實可笑也、然終日與此對、自覺几案間又有樂地、嗚呼、畢本拙人也、故拙工所作、反見其妙、呵呵、

繼水注而拙者、爲端溪方硯、徑五寸四分、廣三寸四分、厚一寸强、周圍刻波紋、石質不甚佳、或云眞、或云僞、吾不敢深究之、蓋以眞僞一定、毫無損益於潑墨也、此硯本不見他拙、唯池中一隻眼、醜陋可笑矣、然有此拙處、足以爲拙人藏也、

妙妙、

此句更妙、

端硯之外、更有一方硯、名西湖、徑七寸五分、濶四寸八分、厚八分弱、其色青黒、質乏秀潤、但背面削劉甚深、材輕如木、是爲妙耳、慶應中、余庽浪華龍海寺、爲寺僧西湖和尚講南華、未幾、和尚卧病、而余祗役中國、居數月、役罷東歸、則和尚已寂矣、法弟等延我于堂、奉大硯一面、海屋山水一幅、謂曰、師臨終命吾遺之先生、請幸見收焉、余拜受之、祭其墓而去、後遭亂、瑣尾流離、遂喪其幅、獨此硯幸得存、其以西湖命焉者、欲永不遺和尚德義也、和尚近江人、

此句削可

一句收上、一句起下、文法變、

拙于巧者、爲西湖方硯、巧于拙者、爲古竹筆筒、是二物相成表裏、而其實竟共不能免一拙字也、筆筒高四寸一分、徑二寸有奇、環刻山水、其圖懸崖百尋、下有巨石一二座、喬木兩三樹、相倚樹岸頭、枝葉蕭疎、離岸不數步、小舟横波、幽

拙字收局、僕筆硯几案皆取價賤易辨者、拙與巧初不問也、先生殊取其拙者、誇稱之、拙於物而巧於言、此一節、僕或勝乎先生遠矣、

人坐其中、回首望遠山、上有題辭、曰、無人伴歸路、獨自放扁舟、余謂、凡物、巧者宜于細、拙者宜于疎、今觀此圖、山水樹石、人物扁舟、僅不過二百餘刀、其工已疎矣、夫唯疎、故用刀雖不巧、意致悠然有餘韻、非得乎拙者、曷能臻此哉、

姑君諱恒、一字小娥、義祖鐵翁君長女、美而賢、多求伶俜者、然有故孤潔自誓、終身不嫁、嘗侍某侯夫人二十年、夫人卒後歸家、雅好徘歌、所用小印、刻色卽是空四字、君歿後、失其所在、蓋印文爲之讖也、

余少時、姑君典賣衣裳數箱、以購書史數十部、使我專從事文學、君深嗜佛乘、夜夜誦經卷、必至三更、余常卽其燈下、讀書屬文、一夕辨儒佛異同、大排釋氏、君曰、儒雖善、不能自立、每借佛家燈光、因共粲然、後君卒、余作挽詞曰、憶昨燈前我侍君、君修佛典我稿文、今宵我在君何去、比舊燈前廣半分、欲寫哀詞恭上君、神愴筆澁不成文、幽明雖隔恩情厚、依例燈光一半分、辭雖陋、事則實矣、

文政中、齋藤月岑稿東都名所圖會、長谷川雪

曰引去、彼自去也、不若欲曳雪旦去何如、

旦草其圖、月岑與雪旦及同志一二人、日探諸名勝、就僧寺及故家、質其事蹟、從聞從錄、獨雪旦或坐或立、出入徘徊、摹其眞景、後至本所羅漢寺、以謂許多佛像、不可蒼卒寫畢也、因乞僧、投宿堂中、夜半眠醒、昂首挑燈、明暗中、忽見五百應眞、攘臂翹足、形勢獰惡、如欲引去、雪旦悸、蒙被屏息、以遲天明、後每言此以爲笑資、

雪旦碁伎拙劣、然嗜好甚深、每勸門人、不以畫而以碁、與人對局、寢食偕廢、或有客踵門、則顧家人、大呼曰、謝賓、雪旦不在焉、而其聲早已達客耳邊矣、

東湖亦是佳人

朝川同齋、善庵翁之女壻也、與藤田東湖相識、至則間談移時、東湖好碁、而同齋不好也、塾中有織本生、上總人也、碁技與東湖相敵、故東湖每至、輙問曰、上總在諸、必終數局而去、

嗜好至此、宜極其妙也、

三島自寬善琵琶、在京師日、欲遊小原寂光院、以彈其所好小原御幸曲、而塵事牽累、數月不果、一日得間、詣院彈之、曲中有鐘聲度兮知日暮兮語、彈至此、時已黃昏、適山中梵鯨之聲、至耳畔、於是懷古感今、情致淋漓、音調異常、如有

鬼神助之者、聽者無不感歎焉、每語人曰、予一生風流、莫過小原之遊也、所愛琵琶、其先人所手斲、平日令一奴守之、以備不虞、

幕朝之時、本阿彌氏有十二家、皆以鑒刀顯焉、其居下谷康衢者爲宗家、卽光悅之裔也、有其所畫三十六歌仙肖像、容貌著色共佳、光悅能書、人皆稱之、至畫知者甚罕、

塙保己一號水母子、武州保木人、幼失明、天資明敏、博聞多通記、性甚强、凡事一過耳、終身不忘、尤邃國學、中年編輯群書類從、府朝好其擧、爲賜第宅、置僚屬以助之、至今學者得坐見古籍秘書者、塙氏之力也、初至江户、年尚少、一日詣某商會、衆蒼頭立鋪頭、傳觀片紙、按其所記巷名、塙在側叩之、曰、其字水偏義旁、不知何音、塙卽應曰、是必油巷矣、於是遣人其地問之、事果得辨、衆驚曰、何以知之、塙曰、當初作書者、不知油字、旁人教之曰、水爲偏、由爲旁、由義邦音相通、故誤之耳、旣而問之、果然、

按作論何如、

倉卒語、寫出爾典雅、先生之文、妙如此、

或問我曰、聞因明本外道法、後世僧家取以爲論議之具、世尊在時、若何不說之、答曰、佛之說、

圓通自在、不須箇藏頭護尾之法、

竹邨悔齋、多賀谷向陵之門人也、幼而慧敏、能詩工書、一日至師家、與群兒嬉戲、忽見園中柹實纍纍然、就樹噉之、皆未至半而止、明日復至、向陵謂之曰、昨有盜園中之果者、摘而不斷、噉而不盡、自貽痕跡、不亦甚愚乎、答曰、噉者非他、卽某也、夫果苦澁不中食、吾將欲待露零霜降、全果紅熟而再噉、故不去枝爾、迄今摘去、愚莫甚焉、開口大笑、及壯、事擧母侯、生平好飲罵人、慷慨悲憤、適藩大臣失政、諫之不聽、乃致仕、日耽文酒、一日遇之于路、卽決意刺而殺之、歸路過友人豎某、訣飲數刻、寫蘭竹二三紙、歸家而自刃、後林樫宇令鈴木桃野小花和櫻墩校其遺稿、

高玄岱號天漪、崎陽人也、學書于僧獨立、後應幕朝徵、至江都、以儒仕、嘗於野火留平林寺、造小堂、安置獨立肖像、又作文建碑以報其恩、

長曾根立靜、關宿侯侍醫也、好文學、有奇才、一日世子召之問曰、小倉百歌中有正三位狩人者乎、蓋以家隆與狩人倭讀相近、戲之也、立靜

妙釋

對曰、有山有紅葉麋鹿履之之句、卽其所咏世
子哂然稱其機警、
余少不喜讀書、四書六經皆束之高閣、其折節
就學者、雖因姑君之奬勸、亦由清水純齋先生
之誘掖也、先生芳野金陵外弟、幼頴悟、受業龜
田綾瀨、書法雄健絶快、與其氣象相類、白鬚祠
前及木母寺中有建碑、皆係幼時之筆也、又長
吏務、元治癸亥、昭德公朝京師、先生爲監曹、當
時道途之警備、朝參之儀仗、槪其所定也、後二
年、公西征、余從軍、先生以詩見送、云金扇麾處

角聲起、要斫長蛇𤻲封豕、葛藟猶能庇本根、此
行可以答鴻恩、閣職由來奈寧處、羨君廁爪牙
旅、廟堂有策又胡憂、擧杯先祝大刀頭、
或曰、邊玄對爲人淳朴、鑒古畫、不妄斷眞僞、谷
文晁性質洒落、不拘物、或賈人來乞鑒、輙自作
證以與之、欲其利市也、故玄對鑒定百無一失、
文晁鑒定或有指鹿爲馬者、不可不知也、
安政中、西洋工藝未興、川上冬崖翀篁邨等首
唱洋畫、蒋寫眞景、冬崖欲圖天台吉祥閣、離閣
數十弓、踞石上觀望摸寫、旣罷行少許、群童從

其後指而笑顧視之、犬矢斑斑傅袴上、蓋寫閣
時、誤坐其上也、冬崖揮群童、走至湖畔、滌袴而
去、
高島敦字舜臣、號秋帆、瓊浦人也、始唱西洋兵
法、尚武之名殊高、又好文雅、書法出施南金、近
代之能筆也、家頗豐殖、多藏古書畫、中年獲罪
蹉跌、後復録用、爲講武館師範、居大日坂下、會
其家罹災、名品一空、獨獲王耕烟小景山水一
帖于餘燼中、然其一角已焦爛矣、秋帆沒後、家
人不知其爲奇品、以此糊槅子、篁邨見之大驚、

有此乃爲奇話、否尋常話頭耳、

請而齎歸、新治槅子以酬之、屬者命工裝成帖、
復其舊、畫共九張、意失其三矣、篁邨有補足之
意、未果也、
上田秋成號餘齋、浪華人、住京師、少壯之時、屢
易業、皆不成、終以國學顯、嘗喪妻、躬操井臼、本
居春庵聞之、爲餽熬米數斗、秋成大喜、日漬諸
湯中、咀嚼代飯、及盡更自製之、以省薪水之勞
焉、常言世人皆直行、予獨橫行、因更號曰無腸、
無腸蟹別名也、於是其說槪與人相反、至老滋
甚、俗云、喫熬米者、善慍、故人皆曰、使秋成偏僻

者、春庵也、後借寓于南禪寺之中、未幾而歿、
無腸翁好茶事、自製風爐茶甌等物、今栗田古陶中、有寫老人倚杖圖者、卽翁像也、嘗手作茶具數品、獻妙法院親王、皆極其精、淸風鎖言二卷其所著也、

鈴木桃野詣友人山寺北雅、飮酒、會栗園者至、北雅素學畫北齋、栗園其弟子也、酒闌戲奏弄胡孫曲、桃野拊掌激賞、曲闋栗園泫然曰、予嘗在囏難之中學此、牢記在臆、抵死無忘、請述厥由、前數年吾挾技將遊于上國、路過豆州試浴熱海、適瘡發、數月不能起、及疾瘳、行囊罄竭、債負日迫、乃圖鬻技以塡賠之、舍主人曰、此境無好畫圖者、吾子終日舐毫、無用也、不如爲我家奴炊爨數年、以償之爲勝也、時隣室有狙公、聞之曰、頃余新喪紲手、客能從我而遊、則吾當代償其債焉、於是遂決意從其言、急學紲、晝行夜肄、旬餘始成、迺與偕歷涉北國、轉而南囬、將入江戶、及千住驛、登肆沽酒、狙公擧杯屬我曰、吾子從遊已久、然所經邦國皆異鄉、人無知其爲誰、江都吾子之鄉土也、縱使不能衣錦而歸、其

一頓住、另起後面奇話、

又何面目、與猢猻爲伍耶、請自此行矣、於是予深謝其恩、因問其姓名鄉井、狙公曰、吾徒以大夫相稱、復何名氏之有、吾自幼從故大夫周遊天下、無田宅、無鄉貫、除箇狙兒外、無復一親近、乃執鞭調索、弄狙以佐酒、竟告別而訣、臨去亦不敢問吾姓氏閭里也、二子聞之、亦爲垂泣、

此狙公奇人也、不唯奇人而仁人也、神龍見首不見尾、筆力稱之、

僧玄光號獨庵、長崎人、善書、稟性率直、愛憎不匿情、水府義公欲借其所藏文苑英華、辭焉、或問之、玄曰、吾不喜夫人之爲人、故不許也、

今茲癸未十一月、得庵居士過吾廬、齎來一幅授我、卽曩時所亡楠公肖像也、事詳于前、展而觀之、精彩依然、不減往時、余與是睽離十年、謂相見無期、今也去珠還合浦、其喜可知也、然居士未初一語及得之由、吾亦竟不之問、所謂開口不在舌頭上者、

南郭先生與曲瀨養安相識、養安幕府侍醫也、先生遺書借金、有難顯言者焉、乃文中畫主客貸借狀、以示其意、養安悟、爲辨之、其書至今尚存、

孟子一書、續魯論而爲萬世之法、固無論也、至

其文章、又非荀韓諸子之所及也、故老蘇以孟子爲枕中書、因以批之、吾國賴山陽作評語、大槻磐溪作約解、尾藤二洲舉態掌章、示文章一隅、安積艮齋極口稱齊人一妻一妾章、要之孟子之書、非止以理勝也、其文章實爲後世作文家之楷範矣、嘗以謂、雪宮章中師行糧食一節、總用韻語、流麗已甚、是亦諸子之所無也、

金子半翁、星官澁川氏之壻、而九段司天臺僚屬也、精算法、尤長推步之術、嘉永中、官命使正古今星座之差、數歲卒業、賜優賞焉、吾與翁比隣、爲兒時、翁每指星宿、以諭其纏度運行之理、後讀史記、禮樂律歷諸書、多不通、而至天官一書、如破竹、節節迎刃而解、正是翁之賜矣、先妣一夕啓戶外望、倏見丈餘鬼物立于金子氏之屋上、大驚呼、我諦視之、則半翁蒙被立極、以候天象也、翁身長大、風貌甚偉、人目曰赤穗浪人、

栲亭敍事、似詳近俗、高文雅潔過之、

距今二三十年前、有以五色砂作書畫於地上、以乞錢者、字多寫行草、畫多寫人物禽獸等物、行人環視、賞錢如雨、可謂異能矣、因按、此技百年以前已有之、非耑昉於此時也、村瀨栲亭有觀沙技詩並序、錄於左、曰、余嘗過祇街、路旁有丐僧以沙作書畫者、余亦就人叢裡視之、略向囊中握沙、以掌後紋頭傾寫爲筆鋒、肥瘠長短、唯意所欲、而橫行倒書、左右雙下、疾若風雨、間以奔馬舞鶴種種畫、亦頗成趣、余以謂伎如斯其巧矣、而不能不爲丐乎、惜乎使其爲其所當必有可觀者焉、然而伎如斯其巧矣、戲作二律、今節其一、曰、伎巧能當幾箇銅、半肩破衲似鴻罿、禪心故謝丹青迹、生計全存布袋中、龍種知從沙漠至、仙禽將掠路塵翀、田颷一掃看無影、識破元來色卽空、

此則妙

嘉永安政之際、江都北郊有一叟、常從奚童、肩筆硯紙料而行、街頭各商以紙障紙燈爲招牌者、率倩叟而書之、故人喚曰招牌叟、方其書之、先剝舊紙、糊新紙、援筆立肆頭、觀者如堵、而叟傍若無人、一揮辦之、其字甚大者、先作雙鉤、從而抹其中、書體卑俗、只取易讀耳、然以此一家數口、坐而食、不知叟亦支離其書者乎、

此翁今尚有之、

同時有俗畫史名平者、以往兩國橋邊、自稱曰

是合傳體

縱橫揮寫、莫不入妙、學海居士自謂、此等文字、獨占壇場、不圖為先生所奪去、悵悵、

兩國平、當時橋之西東、觀場甚多、各揭畫牌於場外、以誘觀客、其弄蛇鬪獸跳竿舞緪猨騎藏鈎飛頭短人珍禽奇獸之象、大抵平之所畫也、畫人某生甚貧、請為其助手、始詣平、平正伸方丈紙、白描已成、將布彩、命生先備磂盆、投顏料於其中、極力研鍊、已乃約褫結衿、執大小刷子、從手塗抹、生捧磂盆從其後、周旋來往、至晚茫茫然而歸、曰、不圖平翁如許病我也、蓋平之畫、甜濁不足道也、然圖式異樣、丹華鮮明、能炫俗眼、以此一生悠然丹青於衣食云、

龍草廬與皆川淇園巖垣龍溪橘梅仙等、結詩社、月相會、一日戲作諧詩、得堂長三十三間秋句、求對不得、席上諸子、為之推敲移時、亦皆不得、此日畠中銅脈後至、聞之、忽曰、弓勁八千八條矢、合席粲然拍手稱之、銅脈聖護院法親王傳、好滑稽、長諧詩、

清儋叟著孔雀樓筆記、極稱池大雅之為人、中載。大雅語我曰、僕少時習騎、其師曰、君非士、學騎無益也、然雲游千里、時或息勞、款段不知墮之術、必有傷之患矣、僕然是、於是所謂輕裝重裝兩乘參乘各色驛馬墜墮之法、盡學之、因屢免難焉、又謂、嘗遊和州、日暮無宿頭、乃入村寺、投刺乞宿、不許、於是入竹林之中、趺坐以竢曉、終夜身邊簌簌乎有聲、至明視之、簑笠之間、有數小蛇蜿蜒、

儋叟又云、大雅早年居銅駝巷樋口、業畫扇及刻印、其債簿篆注之、某歲客遊、至臘不歸、其母與親人謀、作債單、閱簿則漢文篆字、不能下讀、因乞龜屋某、僅辨其半、及歸讓之、輙俯伏謝之、自茲遂改篆為楷、予嘗覩其所用重闌本、闌中錄中等扇三柄、某先生攜歸、估直既濟、或未濟云云字、宜乎母親不能解。

是用源語中事、然格調較卑、以僕見之、不若此公霰走那須原篇、日野公極口稱贊、亦媚執政耳、

樂翁公好和歌、受業荻原宗固、訪人失處曰、見鼓子花零去尋遍黄昏家（アテニミシユフガホノハナチリテタヅネゾワブルタソガレノヤド）、當時朝紳長歌學者。以日野公為第一、因付之郵筒、乞月旦、後年上京見日野公、公頗稱曩日之作、且曰、予聞鼓子花萎而不落、由是言之、零字似不協焉、然是特理窟耳、大凡和歌一涉理窟、必害乎風調、尊作格調甚高、細事不足為疵類、唯聊告所知也、公喜謝之、後任少將、世呼曰黄昏少將、

續黄昏少將而顯者、爲春曙侍從卽小田原侯忠眞也、嘗賦春曙歌、爲時人所稱、因得此名、侯自文政之初、久居閣職、王事鞅掌、而未嘗一日廢文墨、尤善和歌、有春鶯集三卷、詩比和歌遜數等、然尚多可誦者、爲浪華鎮臺日、送人東歸曰、霞外遥囬望、江山路向東、春風吹馬首、何日到湘中、樂翁公浴恩園中有茶寮、曰雪亭、其卽事曰、翠樹參天覆草堂、此中心事不知忙、濃陰自有深山趣、況復幽篁焙茗香、

前代畫人用意于印章者至稀、至元祿享保之際尚爲然、獨英一蝶印章皆有奇致、一蝶歿後、爲豊島家之有、豊島家者、世住鎌倉岸、以賣酒爲業、其所釀櫻花酒、名傾一都、至近歲家道漸零替、不知其印猶在否、

緒方光琳京師人也、善畫及描金、初問畫對青軒宗達、又學于狩野養朴、至江都日、借宿于深川豪户冬木氏、爲製屏風及雙幅、皆能品也、居數年、名聲大顯、臨歿舉其印章、授門人何帠、何帠相州鎌倉人、其畫用光琳印者、爲此也、

光琳弟深省、善畫及陶、隱于洛西鳴瀧村、因號

乾山、後來江都、住入谷、屢製茶盞、寄贈之金龍山義茶亭、多不下數百、至後漸四散、好事者獲之以爲珍、寛保三年以疾歿、文政中、大澤永之偶見其墓於阪本善養寺、與抱一道人謀、爲標識之、墓面有韻語、曰放逸無慙八十一年、一口吞卻、沙界大千、別有和歌一首、文字剥滅幾不可讀、吾嘗摸索數次、略辨之、曰、憂樂事已過、唯(ウキコトモタノシキコトモスギヌレバタダ)有朝暮夢、(アケクレノユメバカリナル)

心越禪師名興儔、俗姓蔣氏、稱東皐禪師、心越其字也、明浙江金華府婺郡浦陽人、幼齡歸佛、居杭州永福寺、延寶丁巳歸化、初住京師、人見竹洞從學琴、居數年、越師與竹洞皆來東、幕人杉浦正職亦好琴、初從竹洞學、後親炙越師、我國傳越師琴法者、以二子爲嚆矢、正職號琴川、著東皐琴譜五卷、

吉田篁墩留蠹書屋外集云、越禪師東渡日、攜三古琴而來、今皆存焉、一在于常州祇園寺、一在于人見氏家、師尤所寶愛、中斷爲二、東都良工甲良某修補、復爲完物、一在于今侍中杉浦君家、名雲和天籟、傳云張鉞作、

發揮秘奧、無復餘蘊、

余少時疎宕、甚好劍伎、賦擊劍歌一篇、爾時失稿、不復省記、比來於故人某許獲之、措辭鹵莽、殆不成誦、因削潤數句、略成完物、然斧鑿之痕、竟不能掩也、歌曰、文能治内武威外、兩道相持四海泰、吾邦古來最右武、一片昆刀用亦大、誰道劍是一人敵、畢竟斯語屬冥頑、請見高祖提三尺、戡定區夏及夷蠻、劍乎劍乎君須學、護身鎭國比華嶽、潛龍躍兮出於掌、流星閃兮發於握、魑魅罔兩皆逃避、爽氣拂空清如濯、君不聞劍之動靜有陰陽、陰陽各各提三綱、陰曰背擊掠與刺、陽曰左右又中央、六綱錯綜遞變化、千闘萬格不可量、一刀疾乎電、再刀急乎霰、三刀復四刀、刀刀應機變、格長縮斫腰讓短伸剳額、不問刀利鈍、只審刀順逆、嗚呼勝負之機在此不在彼、彼此須見非耶是、一團浩氣能不餒、雖千萬人吾往矣、友人木村生見之曰、佳則佳矣、然是爲馮婦也、其爲士者必笑之、

一結出人意表、聞源白石爲韓人賦日本刀歌、余未見其詩、然彼特敘其利用無比耳、恐未及此篇刀法陰陽變化之妙也、

田安府之臣、有岡部平者、眞淵翁孫也、性不好文學、家至貧、每鬻其藏書以自給焉、清水濱臣聞之、以黃金三枚贖之、中有翁手書數十種、凡

此等事、世每有之、人之賢愚固不同、不足深尤也、但其書之不歸故紙簏中、幸矣、

一陽齋國貞、後改豐國、冒其師名也、畫宗歌川派、以鏤版畫著、常好寫宮娃閨秀、婉媚妍麗之態、嘗住龜戶菅廟門前、會受人託、製婦人遇賊圖、意匠未動、一夕外出、久而不反、其婦坐而俟、夜將參半、有盜排戶而入、婦踣跙狼狽、不知所爲、既而盜露面徐曰、勿懼勿懼、婦迴睇視之、郎其夫也、復驚而泣、至明、豐國遂作圖遺之、圖樣巧妙、其人大懌、厚作瓊瑤之報、蓋古人用心之極、往往有若是者、然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事也、予向獲其所著似顏早稽古一本、書中載寫院子肖像捷法、其說與古人寫照法、自然契合、嗚呼、豐國畫人中之吳王也、雖非中國衣冠之俗、未可遽以夷狄貶之也、

此節極猥褻、今糢糊寫之、何等敏絶、

一勇齋國芳、故歌川豐國之門人也、與國貞俱以鏤版畫著、其寫猛將健卒及千軍萬馬縱横奔馳之狀、當時稱爲無雙焉、嘉永中、寫東都名娼之眞印行、都人爭需之、聲華甚高、一日某大族、携國芳、宴于江西川口樓、使圖水神白鬚等

豐字似過褻、作盤大面似可、淑云、是翻俗語阿多福也、舊譯新譯、任讀者擇取、

諸勝、國芳先展小紙於膝上、對景匆匆鈎摸、有一妓、不知其爲畫工、自傍調此曰、子亦知繪事乎、國芳顧曰、咄、這豐面老婆、吾他日不爲汝掩其醜矣、妓未喩、問之婢、婢曰、是畫人國芳君也、妓吃驚、伏地致謝、闔坐姍笑、國芳晩節住江東、牛王祠前、今三圍社畔有其傳碑、

自古言都下之勝地者、必先屈指于小西湖、以其有山水之觀也、服南郭屋代輪池清水泊泊梁星巖深川永機等、皆一寄跡湖上、爾來文人韻士居之者、不爲鮮焉、今歲春、都下貴紳相議、環湖作鬪馬之場、發工鑿混沌、而舊時風致全索矣、

依田學海與馬琴外孫某相識、借其家藏羇旅漫錄爲後記吾佛記及日乘等書、余亦與寓目焉、其書皆係馬琴手錄矣、如日乘、細字疾書、多難讀者、頃者學海據遺書及傳聞、審其踐歷、爲之作傳、頗可信也、

馬琴年近古稀、喪其子琴嶺、琴嶺婦土岐村氏名阿路、守寡養舅姑、居十餘年、馬琴失明、然尚日事著述、口誦文、令阿路筆之、阿路初不甚會

僕所作傳不及此事、先生拾存之、可謂知己矣、

字、後至莫不知焉、馬琴性嚴而密、凡內外之事、無巨細、一登之日乘、至是又教阿路錄之、後馬琴死、而阿路尚續錄之、有小序、其意謂、家公已捐館、然家法不可廢、妾雖無似、且承其乏、數年之後、其子先死、猶有二女、養某生爲子、妻以長女、名佐智、安政中阿路歿、佐智代又錄日乘、

坦山六十初度、作詩云、明治己卯冬、臘月第五日甲子、一周前、坦山此世出、以示我、我曰、此何體、坦曰、帳簿體、

皆川淇園西湖小景、富士谷翁珍藏也、用筆高古、愈玩愈妙、眞士夫之畫也、有題言、其略曰、寬政四年、大邨侯、令唐商沈養山取杭州西湖水、越前人烏山紫山、得其餘瀝歸鄉、僧海音乞頒其半、以貽予、此圖卽以其水所寫者也、翁卽淇園弟層城之孫也、其言曰、淇園寫畢此圖、尚有半勺餘滴、遺之圓山應擧、應擧以此又製一幅、今傳在西京武者巷某家、

頃見談山子奇談新編云、原黃裳疾病時、垣梧溪往問之、曰、吾命在旦夕、草木同朽可嘆已、垣慰之曰、子以文稿屬我、一旦有不諱、我庶使子

不朽、黄裳喜曰、敢不賴故人之恵、乃舉稿授之、無幾而死、池某之病也、垣又得其稿而歸、無幾亦死、因併上木焉、他日垣偶詣僧琴溪、許求觀其詩、時琴溪有小恙、俄起厲聲曰、余病幾已、女乃欲營後事歟、

有此一結便徵文章、

太田錦城負才、睥睨一世、每罵徂徠春臺等曰、彼輩説經、與小兒何殊、文盲可笑、古賀精里遵奉程朱、然門人有譏物氏之學、必曰、汝輩徒知議古人、而不知其功于世、正德享保之際、蘐園諸子並出、因文明道、以破固陋、雖予之不才、夙

得窺夫子之宮墻者、賴此也、故精里門人、與異學角長短者至鮮、

昔者聞諸純齋先生、曰、樂翁公執政日、欲以龜田鵬齋充儒員、召而接之、公視鵬齋肩衣與其服殊徽章、問曰、先生服章、上下不同、何故、應曰、窮生所著、皆柳原肆頭故衣也、何定徽章之有、公色弗懌、鵬齋出語人曰、相公器小、不足共語也、

朝川默翁、善庵先生義父也、爲人寛厚重義、嘗因事怒先生曰、不成家則無相見也、蓋激之也、

於是先生家于外、垂幃教授、弟子日進、其講會宅陋不能容衆、外王母春田氏負兒外出、俟衆去而後入、居無幾、松浦乾山公以賓禮聘之、於是默翁召還先生、喜曰、吾預知有今日也、鵬齋集中有翁傳、可併見、

先生外舅有此偉人、可羨可羨、

善庵先生晚歲應大邨侯聘、西征、先發卷菱湖書詩并序送之、曰、厚聘招賢事久不行、謂衰頽使然、不可挽回、去歲二月、大邨侯請吾善庵師賓之禮無所不至、是當爲草茅吐氣、剏見之親友歡抃何已、今春正月、促裝上程、聊作小詩以

攄微衷、所恨筆墨荒蕪、不足以壯行色、是可深恥也、蓮峯瑞雪帶新晴、眼看蒲輪輾遠程、道路三千身老大、尊前却覺別離輕、天保十三年壬寅歲、辱知生卷大任拜藁、其幅絹本楷書、文字大小相間、行款多少不同、而筆力精妙、世所不多見也、

大西椿年舊藏芥子園畫傳、今爲友人堀越愛國之有、卷首有椿年記印、紙墨鮮明、筆意可法、又觀董青蝀先生藏本、初見以爲唐刻、諦視之、則係本朝寶曆四年河南樓翻刻、蓋舊榻也、余

觀畫傳多但佳者至鮮特以此二本爲善版

前田夏蔭清水濱臣之門人也長考證歌學兼善筆札每語人曰昔者先師泊泊翁寓乎湖上予每從翁歸必彷徨湖邊自謂才駑學不進寧去學他事耳既而又謂廢舊就新有損無益也如斯者不知其幾十回也今而憶之其恥湖多矣晩釋褐仕幕朝與蝦夷墾開之事當時夷地有名無字乃倚音塡字方今所用地名文字大率其所定也

高野僧古岳負琴旅遊于四方到東都岳素好和歌歷抵諸歌學士皆不合最後見夏蔭翁其說頗相投執手共談如舊相識大沼枕山有贈岳詩其人雅澹高古可想見

松崎慊堂好說文故論字畫審詳精到所許不過掖齋稻川二三人每曰方今臨池家無知字者獨菱湖可共談也故凡有書筆之事必使菱湖寫之而菱湖亦以此大獲益焉曾歷遊于岳陽諸州駐府中旬餘一日有客問舍主人曰館者爲誰答曰江都書家弘齋先生客哂曰豈作僞字弘齋邪菱湖隅障聞之意太不平乃出而接之問其名答曰稻河玄度試論字考證精確菱湖大服

稻川居士有咏春雨六言詩頗可誦云焚香默坐半窓酌玉清談一室抹月批風他時惜花聽雨終日花飛千樹萬樹雨暗三峰五峰惆悵今春又過堪聞薄暮烟鐘

一齋齡躋大耋小患健忘症其在講筵講經無異平日然已罷則忘其所講處安政中疫病流行人多死乃作驅疫鬼歌字句之間亦未有所誤也歌曰疫鬼疫鬼何爲虐横行南市又北郭

一觸忽注冥簿名雖有扁倉不可藥兒哭父兮弟哭兄殯斂無暇營棺槨鬼去鬼來晝又夜滿城慘慘秋色惡吾問疫鬼汝定知洋夷方今逞拏攫汝亦日本國中鬼何毒不辜徒戲謔疫鬼疫鬼若有靈殲殺墨英與佛鄂

艮齋每聞好詩必指書膝上或問其故曰其天賦遅鈍且乏記性爲此者備其遺忘也

艮齋已爲儒官書生寓家塾者太多或密告曰塾窓格甘人非皆柴也也請小戒之艮齋笑曰在昔吾亦夫甘者之賴焉

僕嘗讀友野霞舟貧政序愛之不圖今讀其一則果奇書也

勝田獻字成信居四谷家至貧著貧政一卷文章警拔理致高邁余甚喜之今擧其一二曰一切物從其有無自有所宜故米穀足則爲飯不足則爲粥甚不足則糅之以蘿葍蹲鴟之屬乃他人一日之食余三日食之而有餘又曰衣服用草綿破則補焉大抵五年而新之若不能新之則就骨董市買故衣因想是必狂生換酒者今復伴斯癡呆者日蒙硯頭塵不知是何因緣也襲瓦石以錦綺繡緞人誰不笑之容我迂愚之躬蘿衣藤帶而足矣又曰窓頭則一几一硯一刀一墨筆管止于兩三莖紙箋止于數十葉不足則以庭上芭蕉補之廚下則一壺一杯一鐺一甕彼是兼用但酒茶具忌相兼兼則兩失氣味儲磁器一二而可矣又曰床頭恒置一瓶挿時花數本則香氣自滿坐若微風入窓片英落研則和墨磨之臨法書兩三行覺字字有花氣入盃則直嚥腹中肝腸亦馨經數日花瓣落盡更挿新花無則猶留空枝譬諸落飾美人雖無紅粉粧自有天然妙姿勝空瓶萬萬

奇想

余浮海遭風波必病暈某年乘船出外洋逢颶凭欄嘔噦片山木仙扶持我且被酒距踊毫無懼色余曰吾兄無船暈可欽也木仙笑曰方此大颶泥醉狂騰又是一派船暈也

予已有船暈病又有車暈病凡在車上四面密蔽必眩焉每戒家人曰吾死當窓乎棺不然必發棺暈

屋代輪池以書法著此段不及何也

屋代弘賢本爲揭檢校之記室雜駁多聞類檢校後遂立一家文化中開局著古今要覽千卷僚吏書寫日夜不閣筆平生自奉儉素有餘則購書晚年築書庫三宇所有典籍踰萬卷資乎考據者最多

磐溪學問文章元是名家然書法則甚劣所謂正傳者恐無効也

卷菱湖與葛西因是並住於輕子橋畔大槻磐溪自幼識菱湖屢到其家因又識因是菱湖深愛磐溪之才時或執手以授運筆之法故磐溪每語人曰吾之於菱湖雖不執弟子之禮書法則其正傳也

杉田元白號鷧齋善蘭學業醫文化中難波巷有刻懸鍾者榮一有疾來乞治及愈曰僕請塑尊像以謝恩後久無跫音鷧齋亦忘之經三四歲偶至曰刻成已久矣而似與不似不能自定

故常置之坐側、以示人、皆曰、是杉田先生像也、僕以此信其不與眞甚相遠也、敢以獻焉、像今在玄端先生許、高尺餘、著道服、拱手而立、其運刀、面首極精細、自肩以下疎脫、而其風致有不可言者、

安井息軒鐵坊主傳曰、鐵巧彫刻、鮮介翎毛、莫不逼眞、貧焉以遊於四方、不常其所、其友嘗囑刻蟲豸數顆、鐵許之、不來者六年、一日忽至、曰、頃得佳榴於南總、請償前諾、遂留四十日、刻十餘顆、既晡食、曰、諾既償矣、請行、問其所之、曰、宇都宮、余以謂、自古勿論藝之若何、名人所爲往往如是、如雪山之書、霞樵之畫、興至則一日寫數十紙、興盡則數旬不濡筆、故其作渾然天成、絕無輕巧之態、鐵之技近之、

此亦一偏見、凡作文字書畫、巧思力索、然後出之、然後見其妙、若乘興揮筆、決無得妙理、

大雅之畫贋作甚多、雖門人弟子、不克鑒別之、也、大雅歿後數年、門人於香華院舉追福之典、各齋其所藏大雅眞蹟而展觀焉、有某生、自大雅在時、作贋爲生、諸子賤之、不肯召、既而開宴、生至乞與會、不得已而可之、生歷覽室中之幅、囬而就坐、謂衆曰、故先生眞蹟薈集、可謂盛觀矣、但其間有三贋筆、皆吾之所作也、是決非故先生親授者也、問之、果然、

生父得齋先生性至懶、一日家人外出、留一僕給之、先生使去買茶、會同巷平松氏遣僕餉餅、僕呼于户外、先生應而不出、如此數次、乃入室而窺之、先生据几讀書、顧曰、家眷出而未歸、煩爾重來、僕曰、奴且辦之、乃去廚房、移餅于盆、將去、先生問曰、所贈何物、答曰、栢葉餅、曰、乞將去來、香茶將至、吾且試一喫、

矢口浩號謙齋、武州本莊人、本姓森田氏、幼時學畫、年十七、螟于幕人矢口氏、其家近先人之居、一日來見曰、小子欲從先生爲讀書人、肯許否、先人曰、成人始就學、中道不廢者幾希、曰、不廢何如、曰、成之道也、曰、小子即不廢者也、先人奇其言、遂執師弟之禮矣、於是謙齋絕意繪事、日夜讀書、不暫休、居三四歲、業初成、乃謀先人、改修宋學、以其便仕途也、後堂試及第、與岩瀨蟾洲、永井介堂交契甚厚、中歲四方于役、晚還監察、明治某年、隱于駿之濯足村、以終焉、

先人之門人、各殊其學、矢口謙齋信程朱之學、

中島昌庵杉本仲達修軒岐氏之業吉川逸記居神職故其學雜神道抱才蚤没可惜也服部應賀晩年弟子也號萬亭逃于小説家

余齔童時先人外王父相尋捐館故無與聞其説焉後讀其遺文始得窺一斑矣蓋先人喜李王脩辭故其文奇古艱澁多難儀通者外王父好考據之學故其文引證該博有似類書我皆不欲之學也學者云栗山山陽之文句法踈拙助字不謹而吾喜之以其亂頭麤服不滅天眞也人之好尚雖骨肉有不可誣者

松崎慊松翁博學長文晩歳爲儒官翁甚短視一日爲諸生講書講中止翁左手翻田書右手執烟管將傳火會家猫蹲其側翁不知誤以爲烟盆管首摩其眼猫駭踊躍而翁亦喫驚卻坐諸生觀之皆掩口

一瑣事於不經意處寫出奇絶

山崎闇齋與中村惕齋壯歳苦學博覽相誇某年闇齋疾痢臥床惕齋以爲彼近日罹病廢業吾以此時獨自淬勵不憂不出其上乃取未讀書肆力研求一日去問闇齋闇齋病未愈跨虎子屢顰忍痛然尚對巻不絶誦惕齋見之服其力學

梁蛻巖與源白石室鳩巣三宅觀瀾爲詩友故集中有寄三子詩及和韻等數首其寄鳩巣四首第一詠鳩巣第二詠白石第三詠觀瀾共佳然竟不若第四自詠之好也其詩曰播州故郡夜郎西薄官蕭然遷客齊浦上青楓風雨夕思人萬里夢魂迷蛻巖一生不遇非三子顯達之比也然至其風流高逸又非三子之所夢想也是以其自詠者風味最長而蛻巖亦不自知也

一齋一生富貴山陽貧窮終身然至死後山陽

僕今乙酉春遊京師過山陽故

名益顯一齋名漸落米庵書名噪一時富比豪賈菱湖傭書營生時欠酒錢然至今日菱湖眞蹟人爭購之米庵文字堆積不售由是觀之身後之事實不可知也

居造構極巨眺望絶佳當今東京以文字為活者決不得有此等居宅所謂貧窮者不知何指

予得白凍古印一顆方七分餘高一寸九分自頂至身半彫蜘蛛蜻蜓各二篆曰古墨輕磨滿几香字體温雅予以爲非凡刀也質之中井敬所敬所曰此摸刻耳原印本爲向山黄邨之有今轉歸某氏焉因示小冊子即其所自閲古印之譜也譜中載其原印篆體高古韻致可掬予

視之撫然嗚呼優孟衣冠非不好也然比之其眞自有不可欺者原仰左旁有栖賢學篆四字亦佳

火筆畫之事詳于墹檢校今物語屋代輪池燒畫考云然吾未見其書聞文化中烏羽侯工火筆傳之猪飼如翠歳辛未朝鮮聘使來對州如翠與接伴之員以其技示使人大學生李文哲甚奇之作詩稱讃焉前今二十餘年涅岸鄉有善火筆者年六十左右於紙上及板面寫花卉禽魚等物予一再觀之今按其居爲吾對門隅水之處翁仙去已久鄉隣無知其名者惜哉

似如翠與接伴同著此伎者作接伴使如翠奏其伎何如

將爭常寒暄話頭點綴來最妙

蓁齋先生一絃琴譜一卷嘉永紀元上梓曲數不過十餘章慶應中第二卷刻成中多名曲余向親受須賀曲於先生亦佳曲也此卷逸之可恠也今春以來患臂久廢琴古人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但此心幸未茅塞因作其譜以附卷末恐失其傳也

一絃琴曲中有明石須賀枯尾花歳之尾歌戀慕等明石述在原黄門須磨謫居之意者也須賀以菅根之長比人壽之久雅類也枯尾花宮人伊勢所作歳之尾歌博士躬恒所作共出古今集末卷歌戀慕原出箏曲閨怨類也我特喜此五者每興至必彈數曲不復問其伎之工與拙也然比之陶靖節無絃尚有不能及者

耐軒翁更稱碧生又析其字曰王白石以詩酒爲性命或沈醉不辨人事尚突口成韻語間有長篇大作然隨得隨棄卒不留稿余藏其五言古一幅改竄塗抹不似其平日性之所好有時又爲此耳詩曰不覓金僊方不服上池藥有客且對酒無客亦孤酌南庖憶鱸蒓北食尚酥酪我亦擷吾蘇不云滋味薄芳柔纔出釜其美不在嚼可以侑一觴自酬仍自酢一咲欲誰知微吟或間作悠悠無功鄉溷溷黄塵脚寄謝世塗人較君贏幾著題曰丙辰春日書近製飲酒用昔人韵一篇詩中且改便亦改且不改詎其改脆仍改還芳柔作柔香一觴作數觴

先生容貌清癯風格極高靜坐彈琴定是好狀貌不似百川黑醜陋也

某年除夜十返舍一九就所識家借浴釜元旦早起爇薪燃釜頃之賀客至留飲酒且勸浴客乃解禮衣赴廚下而浴一九竊穿其衣歷抵里正及近隣數家祝正而歸一九素長身衣不稱

寫得精細、不落俚俗、妙甚、

體手脚露出、觀者失笑、
幕朝之時、大將軍薨、則大學頭林氏撰其埋銘、
擇士大夫善書者書之、爲例、昭德公墓碣、矢口
浩書之、或曰、温恭公墓碣、川上迪書之、
川上迪號花顚、仕至大史、初學書男谷燕齋、後
心醉李北海、頗得其精髓、甚嗜酒、平日所御書
卓上面穿孔、鑲以火盆、以便煖酒、日銜杯弄翰、
至夜半乃止、暮年患風痺、指頭拘曲、不能自由、
然有門人至、口銜筆以授其法、
謙齋翁志氣軒昂、不顧細事、頗有酒量、安政中、

有此佳傳、何待鶴翁、

從竹内野州渡唐太衆、懼欲及翁、不可、使吏擔
斗酒而從、北行數日、深入不毛、戊辰之亂、與介
堂等北走、據函館、明年夏遘病、浴川汲温泉、將
歸、聞函館陷、自至敵陣乞執、敵兵寘之獄、翁鼾
睡三日、言笑自如、後改囚于南豐竹田、經一歲、
赦歸于駿、與古賀茶溪林鶯溪聽學政、及藩國
廢、剔髮棲遲、戊寅春、挈筆硯遊於甲信兩野之
間、田至東京、拜故將軍之廟、掃我先人之墓、將
去、遇林鶴梁、鶴梁素服翁氣節、曰、吾欲爲子作
傳、翁笑曰、亡國之臣、幸人之無知、何傳之用、遂

一語慨然、有今昔之感、

西歸、未幾而沒、
義父怮雲先生好尺八、與櫻井栢亭等結社、月
一相會、時余尚幼、周旋於茶酒之間、故能識栢
亭、爲人温粹工書、尤信松雪、聖廟仰高門外榜
示、其筆也、新政之初、徹之、今無有、
屈原離騷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兮、正
則平也、靈均原也、是爲字謎祖、後世陳亞亦謎
其名、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
沒肚腸、外面强生稜角、一亞字耳、而縱横内外、
說得周到、妙甚、邦人中井履軒、併其姓名鄕貫

妙絶、似勝前數名家、

爲謎語、曰、檻泉三箇、左壅右涸、理債逐人、得一
莖禾、屈直委心、寄半行書、奢者不久、板木作土、
水驚樹春、自古爲都、欲求其郡、從和仲、欲知其
國問長沮、予亦傚顰、自謎其姓名、曰、七情未發、
四德於心、欲往問伯、獨從水潯、
韓大年有古帖癖、一日估客攜來史維則大智
禪師碑雙鉤本示之、大年熟視半晌、顧取荷包
中金數枚賞之、客驚而辭、大年曰、勿、余仰望此
帖久矣、但未審傳到吾邦否也、草本拙惡不足
見、然因之以知其既有舶載矣、顧應他日得觀

其原本是吾所以喜而酬也、此事見栗山題跋、今忘其文、因錄大略、

詩佛將北遊、適其老畫來告窮、詩佛乂手沈思、忽曰、吾有一策、請安之、乃詣文晁、借外套、文晁爲田安府僚屬、外套係公所賜、詩佛令老畫被之、僞稱文晁、俱遊上州、方是時、文晁名聲動都鄙、故各邑素封家爭延以乞揮灑、以其服葵章、無有疑者、及去金帛滿行李、既歸、詩佛語之文晁、文晁寛雅、咲而止、詩佛又移書所過諸氏曰、向老華非眞寫山翁也、適者生理蹇澁、糗糧不繼、僕深憐之、因授計、詐稱扶蘇項燕、姑收人望以救急耳、然以此頗助興復之計、不敢不謝諸氏、素知詩佛飄逸、亦咲而止、

奇計、然有後段一著、益妙、

作亦諸公之惠也、何如、

關思敬、號雪江、鳳岡翁以來、以書仕土浦侯、至雪江、衣鉢相受五世、爲人醇謹而有奇氣、嘗感服歸自侯第、就途上露肆買油餘、擎其箸包而去、觀者嗒然、而雪江不顧也、絶好淨瑠璃曲、每至混堂、必於暗處演一二節、同浴者皆知其爲關先生、既出則恭謹沈默、如不曾知者、率以爲常、又嗜詩、遂書論、然筆勢柔媚之横逸、蓋爲法所羈也、余每云、書雅而人不雅者、蔣塘也、人奇而字不奇者、雪江也、

月仙之事、諸書所載不同、或曰勢人、或曰尾人、又曰、在京學圓山應擧、又曰、在三緣山學櫻井雪館、今閱其列仙圖賛、係于安永中刻成、爾時已爲寂照寺主、然則於二子爲先輩無疑焉、其衒畫得錢、以救濟窮民、非尋常淨行者所能及、洵可尊也、然箇一點塵念、猶使其技不能至上乘、後之人無其識、而學其筆、不墮外道者希矣、

栗山年七十、賦謔歌曰、七十之春、乙丑之年、可憂之世、未死之身、數歲以來、病舌、言語不明、因又賦曰、五十餘年、講經騙人、天破吾舌、口不能言、一日鈴木白藤遇之、栗山曰、僕今得一詩、從吟之、音吐苦澁、不可辨、乃呼筆硯、錄以示之、曰、栗山生世蛇添足、寫字吟詩足亦足、七十古稀身未不死、醜顏猶費太倉粟、

前所志華山悔齋栗園之事、見鈴木桃野故紙背書、自寛銅脈餘齋立靜闇齋之事、見本間游清耳敏川、兩書共多佳話、桃野嗜詩、工字、嘗書其所聞雜件于故紙背、後積成冊、因以名其書、

游清豫州吉田藩醫士、學問廣博、善國雅、與清水濱臣岸本弓絃等、爲莫逆、平素所聞見、無古今雅俗之別、一切錄之、以年分卷、卽耳敏川是也、二家筆乘未鏽梓、故世間希有、

淺野梅堂更號蔣潭、故赤穗侯支封、身雖居清要、世味淡泊、常與詩客文人交游焉、墨水之東有別墅、其柴門顏雖設二字、時人稱其風裁雅工、書旁弄丹青、又善鑒裁、前後所閱書畫、不知幾千萬軸、其間有賞心會意者、必錄其書法圖樣及欵識、從評品之後、裒爲數卷、題曰漱芳閣書畫銘心錄、

大石眞虎尾州人、來住江都、畫出土佐氏、別開一面、嘗多閱古畫卷、一一留諸臆、故其寫史傳故實、皆有所據焉、爲人疎宕、有酒失、一夕與客宴于深川小華樓、乘醉喧鬪、破障户、翻掀筵席餘激動比隣、事傳遠近、於是大懼、奔浪華、悔非改過、一意攻繪事、百人一首一夕話圖、當時所作也、蓋使酒鬪人、傷風雅多矣、然有此一失、有彼一長、如眞虎者、可葑菲論之也、

余聞之簡堂先生、曰、自古家塾之盛、莫過遠思

樓塾生時至三百餘人之多、其中有士人、有農夫、有浮圖、有方技、種種不同、嘗有一貧生、月俸不給、因假裝頭陀、出市乞錢、一人問曰、子知佛經乎、曰、不知、曰、所誦何書、曰、蒙求標題、

先人傾長、一日造故人某宅、門甚陋、乃俯而入、主人見之、戯曰、非門之低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蓋邦音交通、公、先人笑曰、謂門蓋高、不敢不局、

西本願寺某上人作大屏、請岸駒畫虎、使問潤筆之資、應曰、百金、使者反命、衆曰、就令漢人生致虎、莫以過六七十金、況畫人筆頭一大蟲乎、岸老貪婪可憎也、上人不顧聽之、居數日、畫始成、於是岸駒以黃金一百枚、先畫屏而至、曰、謹獻之彌陀如來、

岳陽原驛故家植松氏、多貯藏書畫、中有岸駒二大幅、一爲陶靖節遊山圖、一爲周處斬蛟圖、後者最妙、處躶身約頭、右執刀、左挾蛟首、半身出水、意態生動、蓋其面貌、據南陵無雙譜、而全局結構、別出新意者也、嗚呼、有此等筆、而後知其名不虛也、

小野田廷實號東川、自幼侍杉浦琹川、傳越師琴法、有出藍之才、幸田親益多紀藍溪設樂純如杉浦梅壑等、皆出其門、東川臨歿、贈藍溪琴、越師遺物也、後羅災、藍溪歎曰、我道已矣、吾豈聘無鹽而樂者也哉、不復操琴、

從藍溪問琴者、爲桂川月池浦上玉堂、月池有巧思、假水府名琴虞舜摸之、莫與眞異、人謂工倕復出焉、玉堂之事、見山陽遺稿、亦偉人也、親益之門、有兒玉愼純如之門、有蘭室上人、琴學之盛、實自二子始、上人爲淺草眞龍寺主僧、老後失明、不能鼓琴、唯口授指法、愼字默甫、號空空、居牛籠、從遊最衆、予見其琴會約、雅尚可想、今錄其二三節、會人曰、同社人也、或不速客來、不甚俗者弗妨、但挾貴誇富、不解字等人、俱不許、會期曰、一月一舉、或二舉、以風雨寒燠、不更期、已集酉散、不卜其夜、失期者、不到者、並不罰、會地曰、牛門外安養精舍也、若有故則換之、必以佛院若別業、蓋避人家雜遝也、會具曰、一茶、一菓、琴二張、几二、坐或臨時有力者、別供酒核點心等、不復妨、

謝蕪村善畫、又善徘歌、皆與大雅同工異調、亦一代之豪傑也、其如梅遠近(ウメヲチコチ)可南可北(ミナミスベクキタスベク)句、力量氣格、足以爲林處士後繼焉、安西雲煙名家書畫談載野州鉢石齋藤氏舊有蕪村戲作源平盛衰記畫卷、至後失之、傳曰、天明中、蕪村東遊、托跡其家數月、會主人讀盛衰記、蕪村橫臥其側、隨聞隨圖、不思重數十紙、後蕪村沒、其婦慧猾、自至其家、誑奪之、鬻以換金、予屬閱蕪村書畫戲記、有吾無妻子眷屬、以書畫爲妻子眷屬語、據之、其後年來稱婦者、恐奸人所指使、不啻購當時主人翁、并購後世雲煙爾、

桃青其角後、得徘歌三昧者、爲雪中庵蓼太、其五月雨吟、誠爲絕唱、清人程劍南在崎嶴得其歌箋、翻爲詩、有序、曰、蓼太先生者、隱君子也、都人士以爲金馬侍從之流亞矣、乙未春、於崎陽客館、得偕歌一章、云是先生所賦、僕不能讀其國字、故就譯士某得解、則興在景中、意在言外、其非俗品可知、蓋僕有所感也、因賦一絕、寫其意、傚顰之誚、所不辭也、詩曰、長夏草堂寂、連宵聽雨眠、何時懸月色、松影落庭前、

程此詩殆是凡模、不及原作、不啻數等、

清人沉銓號南蘋沈德潛之同族也善寫飛潛動植之眞用筆如針布彩如繡纖巧精微妙入神有德公稔聞其名厚幣招之於是南蘋與其門生鄭培高秉均等渡海而來實享保十六年十二月也南蘋在崎陽開館作畫大小數十幀成而獻之公大悅賜玉帛黃金等物酬其勞居三年西歸偶同舟有遇阨者釋金救之既還鄉集親戚故舊分所獲珍寶一室閒居蕭然如前沈德潛丹青引袌枚贈南蘋詩言之詳眞君子人也

詩佛西遊至津遭忘却先生者臭味投合情太相得見拙堂文中或曰詩佛接人不設城府新舊交友如一其遊京攝與諸文士交臂劇談如熟識者而獨不慊於篠崎小竹一見不復訪是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不足信也當時小竹有與詩佛山陽舟遊作可證焉曰霞彩追舟映細淪涼風勸酒起青蘋快哉今夕知何夕相遇三都三故人一見不相訪者安得以故人稱之哉

蓋與之交獨不喜其爲人耳

去年秋官於東台開繪畫共進會別設參考室展列古畫江州某寺地獄變相圖在其中巨勢弘高所筆云圖中有夜义載鬼一車而走輪中不作輻淡墨暈之而已篁邨翁頗稱賛之曰方車輪急轉時不見輻洋人所畫皆如是弘高在于千歲之上倣之其用意之密可見也翁之評畫精詳細微類如此

地獄變相共八幅其十王三途餓鬼畜生刀鋸鼎鑊剉燒舂磨之狀可驚可異可懼可哀世間地獄圖誠多情勢類兒戯無發畏懼念者至有畫以觀之地獄却嬉謔句以是帽視之何止宵壤

松崎慊堂爲書生時祖鄉人於品川日晚宿娼家夜半起坐燈下出書卷讀之娼恠而問之慊堂告以書生苦學狀娼曰狀元一月學資幾許曰不過二方金然吾輩貧窶動則生缺乏娼笑曰是妾一日之花費耳得之非難妾且辦之慊堂悅而去自是娼月必遺二方金以助之慊堂以此得專攻學焉後比成家娼年邁色衰落籍於是慊堂迎之居於家俸養豐備以報其德

使此妓年少乃成一佳話可惜

長崎春德寺僧鐵翁畫名太高與木下逸雲三浦梧門頡頏清人寓其地者多執贄從學焉前

五六年、有客自西歸、曰、向鐵翁老禪七周忌辰、門人故舊詣寺爇香、且萃老禪畫幅賞觀、中雪中山水居多、平素所慣手云、予嘗看鐵翁題畫詩曰、雲去空山青、雲來空山白、白雲只在山、常伴山中客、可謂狐白裘卒落老禪手也、

清人顧祿字鐵卿、善庵先生海外友也、所著清嘉錄、先生重刊行、又嘗贈大學釋義及秋晚獨釣圖、天保壬辰、鐵卿寄書逸雲、轉致畫箑一柄叢稿一函、爲謝、且寄以詩、中有寧宇刻嶙歸闕伯、著書傳說重名山之句、先是逸雲誤聞先生

遭火報之鐵卿、故云、

假名世說載祇南海諧詩、前是未聞有此種體、天明寬政以後漸行于世、其作法、與漢人戲作者自別、非邦人不能會其妙也、山東京傳觀金澤侯鹵簿詩云、金紋一對箱、鞍上虎皮覆、借問大名誰、松平加賀守、文政中、昌平學舍有植木生、亦善之、當時士大夫之子弟講書處在樓上、生擬唐詩云、看二階兮多馬鹿、攜語類鑿遲遲、房住稽古長如此、君黜役兮復何時、遂爲人所告、黌譴責法當逐舍、古賀侗庵理其事、乃引生

至前下、其案生將小有所言、侗庵微笑曰、子亦幸人哉、古來以詩獲罪者、唯子與東坡生聞之、不辯而去、

自古畫人躋壽域者、指不暇僂、而其達上壽者、在彼黃公望、於我北齋翁是也、翁年八十八、著彩色通題言有言、吾將欲九十變畫格、百歲改此道、其矍鑠可想見焉、爲人犖落、不受人羈束、嘗與馬琴作水滸傳畫、馬琴謹嚴詳密、議多不諧、遂使豐國代己、又飲酒糜財、貧不自聊、乃質其名借金、因號卍老人、翁畫品雖不甚高、宇内

馬琴方正嚴格之人、然病於褊急、不若此翁之快活也、

萬象、無不隨見入手、其健筆、古來所稀見也、所著北齋漫畫、爲西洋畫人所稱、

大槻磐溪妙齡有文才、年甫十六、質文於葛西因是、因是視之曰、與吾少時作酷相似、其評中有前途可期語、廿六歲時上京、見賴山陽、山陽書其文後曰、後來有望、後竟成一家、二老之言果驗、

磐溪翁近古史談、事實精確、文章雅馴、可以彌縫逸史外史諸書焉、翁次子復軒語我曰、先人言、吾錄山内一豐買馬事、取材藩翰譜、原文不

說馬之骨相、然無之則一篇文章全無精神、風骨駿爽奮鬣一嘶八字、吾以意加之也、

余問椿山先生男某曰、故先生爲人製畫至多、不知亦有所遺家耶、答曰、先人歿時、予尚幼、其詳無得而知也、傳聞先人性行謹慤、受人囑必果、及病篤、知其不起、以所有贈囑者、塞其責、故古人畫幅、有一二存焉、至先人之作、全絕跡、

一段艶絕幽絕、是才子之筆、僕嘗讀賴山陽百合傳、嘆其勃窣直寫、絕無婉曲筆、今又閱此卷、始知近人不及古人語之謬也、

安永天明以來、閨秀有才情者、不乏其人、然予常傷世間多暗投之玉、而少雙飛之鸞也、若夫得佳偶、琴瑟和諧、以得伸其才、則非直其身之

幸、抑亦其夫之幸矣、來禽、高芙蓉婦也、玉蘭、池霞樵婦也、並善畫、紅蘭、梁星巖婦也、有詩才、此數者、皆幸而于歸名士、廻錦心、弄彤管、應酬于戶庭之間、荊釵茜裙、忘貧安窮、以君子偕老、豈非名媛中之一大樂事乎、或錦其衣、玉其食、香幃蕙帳、圍繞其身、以蒲柳弱質、從騃傖下材者、比之前者、其幸不幸何如也、

京師某酒樓、客來漸稀、生業隨落、圓山應擧素知樓主人、聞之、爲製一幅、使揭之樓上深奧處、其圖美人新出浴、顧覗明鏡、而鏡中寫影亂髮鬼色、目皆橫裂、口角滴血、使人悚然不能諦視、於是都人相傳、爭來觀之、一月之間、得數百金、因之遂挽回衰兆、

妙法院法親王召畫士數人、賜宴作畫、乃迭立執筆、從其所好塗抹、頃刻間、山水花卉滿席、獨吳春初在傍觀之、未敢出班、人人竊以爲席上多佳作、吳生氣沮心怯耳、頃之、吳春展二絹素、各寫月、他不復添一物、而其行墨、一則曚朧、一則清淡、不言見春宵秋夜之別、王大悅、賜物賞之、

慶元以降、言繪事者、非土佐則狩野、其餘衆派、亦莫不皆由此、大雅一出、別立法門、離形似、寫情致、世始知有此種畫、靡然從之、應擧接踵起、不屑依人之廡下、專唱寫生、力傾一世、吳春與是同時、又別樹一幟、內漢外和、心古意新、所謂四條派、是自出焉、要之三子者皆畫祖、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前七八年、竹堂獲歙州石古硯、長七寸餘、濶四寸、厚一寸、石質緻而潤、下面漆黑、上面灰白、處處見散金、池上刻鏤左龍右鳳、鳳頷殊長、頃者

其字作我何如、

都下鬻文具者、傳觀、各欲得之、議其價、或曰、百金、或曰、二百金、竹堂聞之曰、原無意賣之、尚何論金多寡、初得之時、來示我、我於物無留念、及見此流涎三尺、手不忍放、以意告竹堂、竹堂曰、余且貸之、但不欲之畀也、既竹堂北遊、硯寓我机上半歲、因思此物歸竹堂、與歸我同、不必病不爲其有也、硯本無名、予呼曰二靈、

唐代以名畫著稱者、以王維呉道子李思訓父子爲巨擘、然吾未見其蹟、嘗竊謂、古今人無甚殊、但是古非今之心、未究其實、而浪艷稱之耳、

論畫法處皆佳、蓋意工苦心、先生得之耳、

今春官再開繪畫共進會、因觀西京智積院觀世音巨幅、相傳、呉道元所作、相貌端莊、筆氣高古、聚錦之細、實奪七襄之巧、可謂稀世之珍也、

昔者閻立本見張僧繇畫曰、虛得名耳、已而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予觀此幅、低徊半日、不能去、乃知閻之事不虛傳也、

場中別有任水監琴棊書畫四大軸、故大郵侯祕藏也、每圖結構整嚴、向背照應、一不可、其人物意態閒雅、衣裳襟袖、寬窄得宜、無呉帶曹衣之弊、其他琴瑟筆研壺瓮几案樹石草花之屬、隨類布彩、無纖毫俗氣、誠非凡筆也、此圖傳寫在世已久、吾觀亦多、然當時未知其原本係誰人筆、而爲誰人藏、或云、在祕府、或云、已罹災、今而始知其所在及作者焉、任名仁發、字子明、號月山、元初人、仕至水監、治水有功、績履歷散見浙江通志青浦縣志佩文齋書畫譜等、可并見也、

大雅出市、聞嵐山櫻花方盛、遂往觀之、歸路饑甚、而腰無錢囊、偶見路傍賣飴者、乃陳姓名來由、乞而啗之、已抽墨斗、寫小景一紙、申謝而去、

簡潔有味、得大雅風神、

賣飴者反家、語之人、明日來乞者、相踵于戶、乃賣以獲利、於是自詣大雅、復索之、大雅曰、一之爲甚、豈可再、

香亭雅談卷下終

香亭雅談跋



児童戯甲倚其手乙以指摘之甲忍痛又摘乙手層累重畳更代相摘至易如其身乃止謂之融戯禅家訪機鋒相對遂不吝下互相辯

難至者益加甚焉遂者益加其遂無自謂彼一所見淺近耳不如我之高且遂不已甲乙相摘更代層累是亦一場児戯矣余不鮮禅理而友人中根香亭嘗好之每相語輒不相合頃讀其所著雅談精有如此理者余益不拔遂書融戯以質之若夫書中叙事精細写古人彙有法混見文氣益高文情益遂余則憂乎在下

香亭雅談

風矣

明治十九年二月

學海居士依田百川識





明治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版權免許
同　年七月出板

定價金五十錢

著者兼出版人　静岡縣士族　中根淑
東京府下北豊島郡金杉村百八十五番地

發賣所　東京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金港堂原亮三郎

大賣捌所　大阪北久寶寺町四丁目　金港堂原亮三郎支廛

賣捌所　岐阜　金港堂支店

各府縣下代理大賣捌所

青山春夢　著

櫻史新編

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東京青山勇鉛排本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東京青山勇鉛排本影印

櫻史新編

櫻美

九春

水戸烈公夫人題字

壽

水戸烈公夫人題字

二

七十七齡吾子





木邨嘉平刻

櫻史新編序

櫻花之於神州。其名已見於神世。無貴無賤。無不愛重之。其在西都。則芳野嵐山爲冠。東都則墨陀東台小金井尤著矣。向松岡玄達著櫻品。品類之多至六十餘種。然惟論次其品類。不及其事。於是我伯兄有櫻史之著。分花神名區名花雜記五門。起自上世。迄近時。凡事屬櫻花者。輯錄無遺。伯兄子勇。今欲上櫻

問序。夫櫻花之事。至此書。能事畢矣。吾復何言。顧此花於西土。或以爲有。或以爲無。竟無定論。松岡氏以彼垂絲海棠爲櫻。其說已誤。或又以櫻桃當之。不知有單稱櫻者。吾近與清國欽差公使何公相知。數往來。因質之於公。公云。吾土殆無之。有一種結實而小。不如貴邦櫻花之大而豔。由是言之。謂之有可也。謂之無亦可也。牡丹推洛陽。茘支推泉漳。其他雖有若無。一國猶若此。況我之與彼。隔以大洋。水土固異。櫻之擅美於我者。亦不足怪也。牡丹無實。茘支無花。古人以爲斯二物。惟不兼美。故各得其精。邦人於櫻。亦有爲此語者。何其寃也。夫櫻大或合抱。或數圍。固非彼二木之比。而其材堅緻。海内鍥板。唯櫻是資。其用實與松柏相匹。豈特快牙頰者之比哉。吾邦文士鋟板者。動謂上梓。或謂附梨

棗。而其實皆用櫻也。海内學者。刻無用之書。災此樹者。歳益月增。不知其幾千百。唯吾伯兄之書。則爲此花傳神。以行於寰宇間。花若有知。必應甘受斤斧而不辭也。

明治庚辰春日　弟延壽謹撰

櫻史新編

常陸　青山春夢　著

花神

大和宇陀郡佐倉村有櫻實神社。（延喜式佐倉村誌、大和志）相傳上古天雨櫻實。徧大八洲。（鎮座傳記）後世祀木花開耶姬。爲花神。伊勢度會郡朝熊神社亦祀開耶姬。以櫻樹爲神。號櫻大刀神。（鎮座傳記）世謂之櫻宮。（坂士佛大神宮參詣記）多氣郡有宇爾櫻神社。朝明郡有櫻神社。（延喜式）皆祀開耶姬。（伊勢神名記）伊賀伊賀郡有田守神社。（延喜式）亦祀開耶姬。多植櫻樹。（風土記）近江伊香郡有櫻市神社櫻椅神社。（延喜式）皆祀開耶姬。（神名帳考証）駿河富士淺間神社亦祀開耶姬。多植櫻樹。世謂之櫻宮。（不盡嶽志）佐渡有后神社。亦祀開耶姬。其地有老櫻。傳爲神所植。（佐渡國史略）其他武藏櫻田神社。甲斐金櫻神社。非祀開耶姬者。以多植櫻得名云。

名區

皇朝賞櫻花。蓋自履中帝時始也。稚櫻之宮。實在大和。（日本紀）故大和之地以櫻聞者多矣。而吉野初瀨爲之冠。古以兩地之花與須磨明石之月並稱。（源平盛衰記）而初瀨則後世稍衰矣。唯吉野擅名天下。故重明親王嘗移植其花於園中。（古事談）龜山帝嘗移植之嵐山。（五代帝王物語）花之美可知也。其後後醍醐帝避亂於此。一日觀花。謂左右曰。朕昔詠此花。未見此山。朕今在此山。此花其奈朕何。左右悲泣。（吉野拾遺）其一時痛憤之狀可想見也。而深山幽谷之間。供吟詠。助消遣者。唯有此花。花之開落榮枯。無不經君臣之品題者。於是其勝益聞天下。而四帝五十年駐蹕之地。使人欽仰。則鑾駕播遷。天子之不幸。而花之至幸也。海內植櫻之地。皆以吉野爲名。藤原秀衡騁植櫻樹者三十餘里。（東鑑）世呼陸奥吉野。（信濃地名考）宗尊親王移植吉野櫻於上總。呼曰吉野鄉。（迴國雜記）肥前有吉野村。以多植櫻名焉。（藝行抄）近世植櫻於江戶飛鳥山。世呼曰新吉野。（飛鳥山碑和解序）故天下之言花者。必推吉野。而大和之地以紅葉聞者。有龍田川。故天下之言花葉者。必以吉野龍田並稱。可謂春花秋葉聚於一國矣。而龍田山櫻

花。古人固嘗詠之。萬葉集 至於後世。寥々無聞。其變遷如此。

次吉野者爲嵐山。龜山上皇營龜山殿。移植吉野櫻於此。以供眺望。五代帝王物語 山麓有大堰川。歷朝天子遊幸之地也。據國史 後宇多帝詠櫻花曰。阿羅志耶麻。胡禮母與志能耶。宇津須羅牟。佐久艮珥加加流。他岐能志羅伊騰。山城志 新待賢門院在吉野。聚落花爲山。呼曰嵐山。吉野拾遺 亦以此也。賴襄曰。嵐峽山與水十八爲。花二而已。而花開則山倍艷。水倍麗。無處不可觀。非如芳野初瀨所觀唯花一覽可盡也。山陽題跋 近世文士謂。芳野有山無水。未若嵐山之最佳也。嵐山花之多。雖遜芳野。岩槎牙而水清駛。方花時望之。槎之泛橋之臥。人之來往坐立。宛在畫圖中。拙堂文話 未知然否。京師之地以櫻聞者。有花頂山。大原野。仁和寺。清水寺。皆都下游矚佳處。

仁和寺多植櫻樹。四面無山。常多烈風。故枝柯縈蟠。殆若人工。花時觀者闐溢。都名所圖會

吉野之花移在關東者。有東叡山。其佗墨陀川。御殿山。飛鳥山皆名區。近世論者之言曰。東叡之花不如御殿山。以境近也。御殿山不足爲飛鳥之役。以境狹

櫻史新編　三

也。金峨集 是飛鳥御殿二山之盛可想。而今則衰矣。貞享元祿諸名家之詩。未嘗及墨陀川花。而今日則與東叡山相頡頏矣。古今之變如此。

關東之地以花聞者。常陸櫻川爲最古。古之歌人往往詠之。後世散樂亦有櫻川一齣。櫻川之花移在武藏者。爲小金井。小金井之花。又有吉野種云。是幷東西名花移之。其盛可想見。而江戶人往賞者。蓋自近時始。

若狹青羽山以晩櫻聞。筑前竈門山以火櫻聞。名所方角 日光山亦以紅櫻聞。日光山志

櫻史新編　四

名花

陸奥都都古山有老櫻。人呼曰月夜見櫻。世傳大織冠嘗從常陸遊陸奥。登此山賦和歌。有月夜見櫻之語。因名焉。式社考

旌櫻在常陸太田鄉。一根兩株。大可蔽牛。花心有小片類旌。土人傳言八幡公東征凱旋。駐兵於此。及去遺旌竿。竿以櫻樹爲之。遂生萌芽。所以得名也。先君威公始建梵刹於此。常陸國誌 義公營祀堂。祀八幡公父子。桃源遺事 嘗賦詩曰。蔽芾山櫻公所茇。香德春風流世末。根如臥龍花如旌。義家芳名逾諸葛。常山文集 ○先輩藤田一正嘗賦詩。有旌旗留影風搖曳。鼓角無聲鳥亂啼之句。

源義家經勿來關。有山櫻落花之詠。藤原俊成取之千歲集。由此邊地之花聞天下矣。後人慕其遺風。栽培不絕。至今其地猶有櫻樹。而古木則僅有化石者云。

興福寺有千葉櫻。號爲絕品。上東門院嘗命上其樹。僧徒怒曰。死則死耳。奈何上此花。門院聞之曰。不圖僧徒愛花之至此。乃給伊賀余野莊。花時遣使守之。名其莊曰花垣莊。沙石集

鞍馬山有雲珠櫻。都名所圖會 雲珠馬飾也。和名抄 蓋以形似名焉。

下總大山村有香取祠。古櫻大六抱。舊幹顚仆。蘖已可抱。傳爲平將門第四子傳直手植。愛日樓文

武藏澁谷八幡祠有櫻樹。世呼曰金王櫻。相傳義朝嘗植櫻於鎌倉龜谷館。後賜之金王。金王移之於此云。俗諺志

紀伊野中村有櫻樹。世呼曰秀衡母櫻。不詳何故也。陸奥旅人必來觀云。諸州採藥記

富士野有源賴朝營址。壘高丈餘。有老櫻。曰下馬櫻。當時植牌處云。陸谿錄

牛若丸鞭櫻在伊勢石藥師驛。吾嬬路記 異邦亦有此類。梁暉爲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楡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楡木成林。水經注

下野野澤村有大櫻樹。分爲雙幹。其一着花單瓣。其一乃千葉。每歲迭變。土人呼曰靜櫻。傳爲源廷尉妾靜手植。下野風土記 靜墓在下總伊坂村。愛日樓文 其植櫻下野。亦有以也。

辨慶櫻在陸奥磐井郡。傳爲辨慶手植。地理考

伊豫山越有櫻。名十六日。每歲正月十六日盛開。相傳昔里人有老病瀕死者。嘆曰。恨不及見斯花而死

耳。其子悲之。至樹下默禱。經宿花皆燦發。時正月十六日也。自是每歲皆然。因名焉。西遊記

井保櫻在攝津兆水北。樹甚大。蔭五十餘步。四面無樹林。故遠望尤佳。花時觀者如雲。攝津名所圖會

日見櫻在長崎櫻谷寺。樹圍丈餘。枝柯榮盤。狀如張傘。花時遊賞甚盛。長崎夜話艸

河內弘川寺有白櫻。大一圍許。寺僧云是楠氏家臣隅屋與市舊壘也。嘗以此樹爲盾自畫地。誓曰。戰若不利。必死於此。遂戰沒樹下。後人呼曰規櫻。河內名所圖會

兒島高德題櫻之句膾炙人口。今其地猶有櫻樹。蓋後人所栽云。

昭宜公之薨。上野岑雄賦和歌曰。婦加久佐能。能便能佐久艮志。許許呂阿艮婆。許騰志婆加利波。須美叙迷珥佐計。古今集 今深草有墨染櫻。都名所圖會

會津伊佐須美神社有老櫻。垂條長二三丈。世呼曰薄墨。會津風土記 不詳何故也。

須磨寺有老櫻。世傳源廷尉令辨慶書禁榜。所謂伐一枝可截一指者此也。播磨名所圖會

播磨朝海寺有櫻。曰白雲。梁田邦美嘗賦詩曰。蕭寺花開已占春。更無車馬輾芳塵。枝頭一片白雲色。欲贈赤城霞裡人。蜺岩集

車返櫻在住吉社。世傳後醍醐帝行幸此社。爲此花迴車。因名焉。攝津名所圖會

九本櫻在河內恩智冢側。一株分爲九幹。姿態離奇。極類古梅。河內名所圖會

小督櫻在大井河北。山城名所圖會

東照公命諸將城名護屋。加藤清正宿萬松寺。寺有老櫻。一日輓鉅石。清正令美少年數輩坐石上。衣服鮮華。清正自唱歌麾衆。時人歌曰。萬松寺之花何実也。吾願折一枝。清正記

東叡山有秋色櫻。相傳閭秀秋色者。嘗賦諸歌。以此得名。一女子乃與名花並傳。不亦奇乎。

播磨有大石櫻。即義人內藏助遺愛。海內之士。題詠甚多。

雜記

履中帝嘗冬月泛船於磐余市礒池。遊宴。膳余礒獻酒。有櫻花落御盞。帝異之。召物部長眞膽曰。是花非時而來。汝往覓之。於是長眞膽往覓。獲於掖上室山。獻之。帝大悅。名宮曰磐余稚櫻宮。是日改長眞膽姓曰稚櫻部造。膳余礒姓曰稚櫻部臣。日本紀 大和城上郡有若櫻神社。延喜式 不詳爲何神也。安知長眞膽等之不祀花神哉。

允恭帝嘗幸藤原宮。覓井傍櫻花。歌曰。波那具波辞。佐區羅能梅涅。許等梅涅麼。波椰區波梅涅孺和我梅豆留古羅。日本紀

平城帝御製櫻花詩曰。昔在幽岩下。光華照四方。忽逢攀折客。含笑亘三陽。送氣時多少。垂陰枝短長。如何此一物。擅美九春場。凌雲集

式部卿重明親王愛櫻花。嘗移植吉野櫻於其第。天德中皇宮火。南殿梅樹亦罹災。命親王上櫻樹。南殿植櫻始此。古事談

僧能因愛櫻花。每至花時。必訪大江公資五條東洞院第。信宿數日。以其家有大櫻樹也。袋草子 今攝津金龍寺有能因櫻。攝津名所圖會

藤原賴通嘗與公任論春秋花品。賴通曰。春花有櫻秋花有菊。皆第一。公任曰。梅花在焉。櫻何得爲第一。賴通固執前言。公任不敢爭。徐曰。紅梅發豔於春曙。未易輕也。著聞集

季春鎭華祭。謂大神狹井二祭也。春華飛散之時。疫神分散行癘。故有此祭。令義解 山城乙訓郡上久我村有花鎭宮。山城志

長元中。移昭陽舍櫻於清凉殿東北。公卿皆下助之。觀者嘆異。著聞集

仁明帝嘗謂右大臣藤原良房曰。聞卿家櫻花甚美。朕當以明年往賞。已而帝崩。至花時。良房不勝感愴。以帝言告坐客。客皆流涕。文德實錄

在原業平嘗遊渚院。觀櫻花。賦和歌曰。與能那珂珥。多延天佐久良能奈加理勢婆。波留能許許呂波。能登計加羅麻志。古今集 源親房反其意曰。伊加珥志天。於伊能許許呂遠。奈具沙免武。多延天佐久良能。佐加奴與奈良婆。李花集

清和帝貞觀六年三月。幸太政大臣良房第。觀櫻花。奏樂賦詩。第中多植櫻樹。名曰花亭。八年閏三月又幸。良房造望遠亭。供遊矚。絲竹繁會。妓女迭舞。召文

人賦落花無數雪詩。盡歡而罷。三代實錄

伊勢大輔仕上東門院。嘗有獻櫻花者。關白道長命大輔賦和歌。大輔秉筆書曰。伊珥志邊濃。奈良濃美耶古乃。夜邊謝俱羅。祁布層層濃邊珥。仁保比奴類加奈。道長感賞。袋草子

白河帝嘗行幸熊野。見櫻花盛開。賦和歌曰。左伎爾保布。波那能氣志紀乎。美屢加羅尼。軻彌乃許許盧叙。曾羅尼志羅留留。新古今集

淸少納言曰。畫不能寫者。瞿麥。櫻。山吹。枕草子 以櫻與二花並稱。婦人之言也。吉田兼好曰。月之盈滿。花之爛開。世人所賞。而最可賞者。月在陰翳。花在摧殘。徒然草 此以衰爲盛。浮屠之言也。

宋人曰。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洛陽牡丹記 中國亦有此風。萬葉集 後世以金爲花勝插冠上。謂之插頭華。西三條裝束抄 賀茂祭使例用之。西宮記 一歲櫻花猶存。乃賜之祭使。紫式部係以和歌曰。加美與仁波。阿里茂耶志計武。佐久艮婆奈。祁布能加謝志仁。遠禮留他免志波。新古今集

具平親王嘗觀櫻樹紅葉。賦和歌曰。伊津能末仁。毛美知志奴艮武。耶摩謝久艮。幾能婦加波奈能。知留遠遠志美志。新古今集 蓋前人所未有也。

村上帝應和元年三月。召文人於釣臺。設櫻花宴。賦花光水上浮。菅原文時獻序。日本紀略 有云。誰謂水無心。濃艶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唇。爲世所稱。本朝文粹

鳥羽上皇將觀花法勝寺。有司先至。時落花滿庭。皎如積雪。有司怒叱寺僧曰。落花狼籍。何不掃除。僧以和歌答曰。知留毛宇志。知理志久珥波毛。波珂麻宇志。波奈珥茂能於毛婦波留能騰能毛理。有司怒益甚。傳以爲笑。今物語

有一童子登比叡山。見櫻花飄落。流涕不已。僧徒慰諭之曰。此花易飛。何必悲泣。童子曰。不然。吾父種麥。麥花若落。恐不成實。櫻花固可惜。而麥花尤可惜。所以泣也。聞者嘆息。宇治拾遺

藤原俊家善謳。禁直日。偶至紫宸殿。觀櫻花盛開。憑欄擊節。唱櫻人曲。樂工多政方聽之。不勝感發。亦舞地久樂。人傳稱焉。著聞集

藤原成範愛櫻花。移吉野山櫻。環植於樋口町宅。人呼曰櫻町。成範禱延花壽。花爲不萎三七日。帝愛其風流。賜書曰櫻町中納言。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 先是紀貫之

居萬里小路。多植櫻樹。人呼曰櫻町。拾芥抄

安元中。帝賀後白河帝五十算。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簪櫻花。舞青海波。觀者豔賞。呼曰櫻梅少將。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

西行既爲僧遊諸國。後還京師。訪德大寺左府。見其屋上引縄驅鳶。薄其鄙俗。不見而去。訪中將公衡。公衡方倚欄觀櫻花。西行悅曰。德大寺氏猶有此人。乃進謁見。談舊而去。著聞集

西行嘗作和歌詠櫻花曰。禰鷥波玖波。波奈遒毛登珥氏。波留志奈牟。曾遒幾沙良疑遒。毛知豆幾遒虛路。後果以二月十六日沒。後成家集

清人梅花詩。有不死牖下死花前之句。見隨園詩話。補遺

今法輪寺。勝持寺。雙林寺。皆有西行櫻。都名所圖會

散樂亦有西行櫻云。

一谷之戰。平忠度與岡部忠澄搏鬬而死。忠澄閱其鎧。有書一卷。皆和歌。末書平忠度。中有旅宿花一篇。藤原俊成收之敕撰集。源平盛衰記

今世俗謠忠度露宿花下者此也。

凡河内躬恒家有櫻樹。每花開賓客塡門。躬恒有感於世態。謂花落無復至者。乃作和歌曰。和我邪鷲能。波奈美我底羅珥。玖流比斗波。知利奈牟能知叙。古

比志加流倍喜。古今集

後醍醐帝崩於吉野行宮。近臣粟田久盛不勝悲感。欲植櫻一千株於陵側以表遺迹。每歲必植。新葉集　今吉野有一目千本。大和名所圖會　此非久盛所植。而其名則有所由來矣。

新待賢門院在吉野。一日風花滿庭。使人聚之爲山。高五尺許。呼曰嵐山。命侍女賦和歌。其夜大風。花皆散去。門院深惜之。兵衛佐局獻和歌曰。美與志能能。波奈遠阿闘免志。耶麻乃奈茂。計佐波阿羅志能。阿止仁古楚阿禮。門院亦賦曰。知波耶夫流。加美與茂幾加受。與流能麻仁。耶麻遠阿羅志能。不幾知羅須騰波。

新待賢門院嘗謁後醍醐山陵。會櫻花盛開。乃賦和歌曰。美與志能波。美志仁茂阿良受。阿禮仁計里。阿娜奈留波奈波。奈保能古禮奴茂。寄之宗良親王。摘一花藏之書中以爲信。親王上和歌謝之。其後門院既崩。親王再視遺墨。櫻花猶存。不勝感愴。賦和歌曰。多豆念氏茂。伊麻波宅宅禮加。美與志能能。波奈能武加志遠。宅禮仁加宅羅武。李花集

後光嚴院嘗植櫻於南庭。其花殊絕。號鎌倉櫻。園太暦

鎌倉稱名寺有櫻。號普賢象。殆此歟。（鎌倉志）

吉田兼好嘗曰。花以單瓣爲冠。吉野南殿皆單瓣。如千葉。花之巧佞者也。（徒然草）晚年卜葬地於雙岡。植櫻樹。作和歌曰。知藝理於久。波奈等奈羅毘能。遠迦能陪爾。阿波禮伊久與乃。波留乎須具佐牟。（兼好集）

常陸櫻川。古人歌詠之者多矣。然未有至其地者也。但道興准后至其地。以秋月渡櫻川。賦和歌曰。阿岐能伊呂仁。宇都呂比幾天茂。佐久良我波。茂美知仁奈美能。波奈遠曾邊都都。（廻國雜記）

足利高經嘗招諸將於義詮第觀花。佐々木高氏素與高經相惡。乃遊大原野觀花。張設華麗。其地有大櫻樹四株。高氏鑄大銅瓶。置之樹下。以擬挿花。（太平記）

小人之戲。眞不知名花者也。

京師報恩寺有櫻花。號普賢象。應永中。足利義滿遊北山別業。遣使乞櫻花一枝。寺僧折大枝以獻。義滿大怒曰。此名花也。奈何戕賊大枝。殺風景甚矣。（文錄清談）

寬正中。足利義政觀花花頂山若王子大原野。奢侈尤甚。諸將以黃金爲匕筋。（應仁記）

古歌曰。佐久良我利。阿米波布里幾奴。於奈自久波。奴流毛波奈能。加牙仁耶怒羅武。明人譯曰。摘櫻

逢暴雨。衣衫左右濕。花下堪遮躲。淋漓睡不得。此猶得其彷彿。古奈又曰。耶麻多加美。久毛韋仁彌由流。佐久良婆奈。許許呂能由岐天。遠羅奴比波奈志。明人譯曰。高山雲影暈。渺見櫻桃花。心欲伸手摘。紅日又西斜。（全浙兵制）謬誤可笑。

今川義元多植櫻駿河。呼曰千本櫻。（信長記）蓋擬吉野也。

相模有花水橋。水源昔時多櫻樹。每春落英流下。故名。（澡泉錄）

文錄中。豐太閤觀花吉野。從者數萬。太閤謂之曰。今日之遊。何以警衞爲。近侍數十輩足矣。餘皆觀花竭歡。乃賜之酒肴。從者大悅。後製散樂。曰吉野花見。（秀吉譜）

八丈島有浮田秀家墓。石垣二重。中有櫻樹。枝幹甚老。傳是當時物。（南汎錄）彼亦一勇將。嘗航海征朝鮮。乃崎嶇輾側。終於絕島。其殆植名花以寓思鄉之意歟。

大江佐國愛花。晚年吟曰。六十餘回看不足。它生定作愛花人。沒後其子夢父來告曰。我化蝴蝶。每春遊戲花園。其子不勝追慕。每塗蜜花房。以洪群蝶。（本朝蒙求）

明宋濂日東曲曰。玉環妖血汚囊中。豈有靈祠祀鬼

雄。莫是仙山眞縹緲。雪膚花貌主珠宮。注云。國有楊貴妃祠。（神社考）此傳聞之誤也。然花有楊貴妃櫻。貴妃之名。託名花以傳海內。此貴妃之幸。而貴妃以肥擅美。花之豐豔。無乃類之與。鎌倉稱名寺藏貴妃水精簾。觀者動色。（廻國雜記）尾張熱田人相傳。昔貴妃見方士於熱田。（行囊抄）散樂亦有貴妃一齣。本於白氏長恨歌。世遂以爲仙姝之儔。配之名花。可笑。

紀伊南龍公嘗觀花吉野。遊賞終日。至夜大雨。公與近臣聯句。濱田道迪倡曰。不意廬山雨。爲君漂萬花。公賡曰。堪斟盤谷水。對客喫新茶。（言行錄）

先君義公嘗召儒臣於後樂園賞櫻花。朱舜水作賦。有輯群櫻以作迴廊。躑躅芬芳聯數里之句。（舜水文集）舜水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語門人曰。使吾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厄。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湖亭涉筆）

中村顧言嘗過而賦詩曰。獨對山櫻感歲華。東風寂寂舊烟霞。川棠洛牡皆殖氣。故愛扶桑第一花。（詞林摘英）

清正在肥後。造大閣祠於龍田祠前。列植櫻樹。花時遊人雜沓。以爲不減芳野初瀨。（清正記）

會津八幡祠旁有一櫻樹。相傳年將有災。秋必著花。（會津風土記）

義公有冬櫻詩。其序曰。曾聞駿府有冬櫻。予渴望也久。府吏大久保君分惠一根。培之灌之。旦視暮撫。今冬始華。不堪愛玩。賦五言一律以戲簡之。詩曰。白櫻冬爛熳。一樹漏春慳。奉詔長眞膽。尋芳披上山。香凝雲片片。葉茂雪斑斑。造化私天巧。此花獨駐顏。（常山文集）

薩摩有櫻名椅島。冬月著花。伊勢白子觀音寺有櫻。四時著花。名不斷櫻。（西遊記）大和筒井村亦有之。（大和志）蓋皆櫻之別種也。

木下勝俊既失封。居小塩山。其地有櫻樹。勝俊賦和歌曰。邪摩不加久。寸免留許許呂波。波奈叙志留。耶與伊謝佐久良。茂能加他利勢牟。時人傳誦。呼其樹曰耶與伊謝櫻。（續畸人傳）

義公觀花詩。有今日催櫻會之句。（常山文集）醍醐櫻會。見著聞集。公語有所本矣。

義公晚年在西山。一日語左右曰。小幡驛有老櫻。今値花時。吾當往賞。適雨甚。公曰。雨中觀花亦一奇。乃簑笠徒步而出。至則花方爛開。公大悅。遊賞終日。又嘗遊八年知山。山有老櫻兩株。方盛開。公大悅。名曰一木二木。其後士人往往有往賞者。（桃源遺事）

燒燭看花。西土用之海棠。中國用之櫻花。義公嘗有詩曰。白櫻樹下倒金尊。天爲幕兮地爲席。惜花終夜移燈看。不知東方旣將白。（常山文集）宋陸務觀稱牡丹曰。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天彭牡丹譜）是以燭賞牡丹也。近時平野茶肆。夜以數十毬燈掛花枝。映發如晝。（西遊記程）關東則吉原倡家植櫻。燒燭於下。以供夜遊。亦太平盛事也。

水戶有櫻町。相傳古有垂絲櫻。姿艷無比。今已不存。

唯金町市人每歲造垂絲櫻形。以供東照宮祭事。即摸造櫻町花者也云。

吉田兼好曰。花謝月殘。詞人所賞。而世俗看花。輒曰彼旣衰謝。無足觀者。殺風景甚矣。（徒然草）伊藤維楨仁和寺玩花詩曰。偶訪殘櫻歸去遲。春風賞我惜春詩。看花足識人情薄。愛著新枝惡舊枝。（古學集）

丹波栁花村有菅公小祠。取祠旁小石碎之。則中有櫻花紋。色若銀。人呼曰櫻天神。（雲根志）

清少納言曰。世人畫櫻花於布屏風。裝以朱砂胡粉。尤爲可鄙。（枕艸子）此謂櫻花之難寫也。近世京師有三熊思孝者。好畫。恒言。櫻海內尤物。吾國之人。奈何不刻意寫之。乃摸寫積年。遂得其妙。僧六如嘗題其畫曰。梅竹蘭菊。傳照逼眞。擅名當時。固不乏人。櫻花乃我邦之奇種。最所宜殫精究力。而振古未聞其人。穠豔者過肥。疎鬆者太瘦。忍使國色死於拙工手。不亦冤乎。富麗中一段氣韻。爭豪髮於環施之間者。舍三熊生而將安求焉。余嘗題其幅曰。櫻花已來凡馬空。具眼以爲信然。嗚呼千百年來天機之妙。獨慳此花者。一旦而迸出。生之貧且病。豈或觸造物之怒與。少陵所云。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吁亦異

哉。雖然齊侯千駟。身後灰滅。此雖小技。名足千秋。我已保之。今日三熊生亦可以少慰矣。（續畸人傳）

石川重之愛櫻。嘗種三百株於其居。賦詩云。小櫻疊雪縫山翠。便是吾家舊戰袍。（覆醬集）此用小櫻鎧之事也。猶有武人氣象。

小野小町惜花之詠。古今傳誦。而小町衰老顦顇之狀。見壯衰書。讀者歎惜。猶小町之惜花也。論者以小野玉造不同姓疑之。殊不知古人遊戲之筆。故易其姓耳。出羽小野舊傳小町所生地。小町手植芍藥猶存。（終北錄）惜不植櫻耳。

月下看花。亦一韻事。太田元貞月夜觀花墨水。有疑入白雲迷洞口。月明何處有櫻花之句。吾藩文學之士數人。嘗月夜遊墨水。藉草花下。吹笛弄笙。不出一語。其後遇一客。客曰。僕嘗步月遊墨水。適花下有數人。奏樂。風韻高逸。不可狎。蓋神仙也。

廣瀨建有花月琴翁像贊。曰。淵明自祭事何新。未解先期擇忌辰。占得四時尤好處。冥途也作看花人。自注云。翁囑子孫。以三月十五日爲忌辰。（遠思樓詩抄）是亦一奇人也。

八丈島傳龜卜法。爇老櫻南枝。灼龜。（南汎錄）然古法蓋用朱櫻。古大和笛吹神社祝氏剝採樹皮。貢之卜部云。（大和志）

近世大和刻工吉道者。掇意鍛刀。作櫻花漂濚之狀。姿態宛然。世謂之吉野川。其絶巧如此。

攝津以花時漁褱鮁魚。謂之櫻鯛。（攝津名所圖會）上總櫻井濱有貝似櫻花。謂之櫻貝。（廻國雜記）其它以櫻爲名者。美人有櫻兒。（萬葉集）衣服有櫻直衣。（枕草子）戎衣有小櫻。（甲製錄）駿馬有薄櫻。（盛衰記）而地名櫻井者非一。河內相模越後石見伊豫肥後皆有之。櫻樹鄉則美濃。若櫻鄉則因幡。櫻田鄉則武藏。櫻間鄉則阿波。（和名抄）而攝津櫻井村獨著。以楠氏父子訣別之地也。（太平記）

世有小櫻鎧。謂以白絲聯之也。伊賀神戶村有一大石。方丈餘。石上有老櫻。世傳天武帝從吉野走伊賀。途憩石上。落花點綴其鎧。如白絲然。及即位製白絲鎧。呼曰小櫻。（雲根志）

近世詩人謂櫻爲櫻桃者有之。殊不知和名抄載櫻。又載朱櫻。引本草云。櫻桃一名朱櫻。豈可混乎。物產家以垂絲櫻爲海棠者有之。殊不知垂絲海棠謂花之長帶下垂。非謂垂條也。五井純楨曰。漢人刻書爵梓。或褱我邦用櫻。櫻蓋海棠別種。其質堅密堪用。

（瑣語）海棠不可以刻字。故以爲別種。可笑。伊藤長胤曰。海內名櫻。假櫻桃之櫻用之。（秉燭談）此言得之。

宋人評牡丹曰。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洛陽牡丹記）牡丹貴千葉。如此。櫻則不然。古今以單瓣爲第一。宋人又曰。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東坡集）櫻種類固多。然未必如此也。

近世江戸人醃漬櫻花以點茶。芬馥撲鼻。西土人有以蘭花點茶者。（五雜組）蓋此類也。

余嘗以四月中澣登日光山。紅櫻爛然。聞富嶽之麓饒山櫻。山寒稽雪。常以仲夏花。（不盡嶽志）非虛語也。

原瑜嘗遊吉野賞花。耽戀三日不能去。遂折一枝携去。後制爲杖。終身手之。其所佩雙刀柄飾。以金彫畫櫻花。亦表其不能忘也。（先哲叢談）池田正式仕郡山。以諸歌聞。嘗嘆公事鞅掌。不能遊吉野。侯聞而憫之。賜以休暇。正式感悅。遂往縱觀。及歸携一枝獻之。侯悅。賜以和歌曰。阿志加岐能與志能麻知加久伊邊章志氏騰婦陪岐波奈珥騰波流倍志騰波。（伊家奇人談）

宋人曰。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有感於仁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歐陽集）櫻亦天下名花。而其實則不足稱。殆與牡丹相類。然至其材。則天下鏤板。唯櫻是賴。亦天下之良材也。何恨無甘實乎。

世以單瓣千葉。爲櫻花優劣。然園中一兩株絢爛奪目者。必千葉。譬之文辭。小家之文也。滿山塞谷。瀰漫如海者。必單瓣。眞大家之文也。

源君美嘗問蘭人以櫻楓二種。對曰。西南洋間百二

三十國。未見此兩種。（日本紀通證）神武帝陵雜植櫻楓。（西遊紀程）可謂奇矣。

那波道圓事紀伊南龍公。以鯁直聞。而又耆櫻譜。殆類鐵心石腸而賦梅花者矣。

三宅緝明櫻花詩序曰。紅者呼爲桃也。白者呼爲梅也。爲李爲杏。各隨其名所在。而獨謂之花。人皆知其櫻者。專而予之也。櫻之美斯可知矣。神代之初。大山祇女降在此樹。因號爲木花開耶姬。人皇之世。履中帝泛舟內池。此花飄入手杯。因號其居爲稚櫻宮。而平城帝賦詩賞以光照四方矣亘三陽。嵯峨帝始爲之設宴。後冷泉帝新爲之起殿。其降種于秋津洲。而受賞于大宮人。蓋亦尙矣。而歌人墨客。爭賦競吟。或比雪者。或擬錦者。又不知其幾万言。方夫都士女探春求芳。豪家名苑。梵宇神祠。坰野之曠。崎嶇之絕。無貴賤。無遠邇。翁車輿之所到。隨杖鞋之所赴。園幕縱酒。如醉如狂。必及其散而後已焉。嗟亦足以揚上都之至盛。而飾太平之餘華也。獨怪造化之功。精華之發。專鍾其美於吾土。而異邦所生稱者絕少。所謂櫻有兩種。云櫻桃者。禮記仲春天子以含桃薦宗廟。即是。而樹不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英如雪。葉圓有尖。及

細齒。結子一枝數十顆。有深紅色者。有紫色者。有正黃明者。其顆如嬰珠。故謂之櫻。而許慎嬰桃云。鸎所含食。故又曰含桃。三月熟時。須守護。否則鳥食無遺也。（本草綱目下同）云山嬰桃者。與櫻桃相似。而實獨異。山間時有之。樹如櫻桃。但葉長尖不團。子小而尖。生青。熟黃赤。亦不光澤。而味惡不堪食。四月采之。由此觀之。櫻桃開之早。實之佳。與吾地所生太異。而山嬰桃者蓋可以當之。但異邦不多有。其偶有者亦生山間。則宜于武陵王半山特作惆悵寂寞之看。而絕無嬌艷豐富之態。（萬首絕句于武陵白櫻樹詩云。記得花開雪滿枝。和風和蝶帶花移。只今花落遊蜂去。空作主人惆悵詩。半山集山櫻詩云。山櫻抱石蔭松枝。比並餘花發最遲。賴有春風嫌寂寞。吹香渡水報人知。）雖然。古之言云。物以稀爲貴。唐宋間風雅狀物之士。及一艸木之微。猶且題賞不置。而猶於此華落漠蔑言者何耶。蓋倭之與漢。大洋中隔。累譯不通。則其水土之變。美於此。醜於彼。猶踰淮之橘變而爲枳歟。柳其俗尚之異。棄於彼賞於此。胡人之惡醇醪而甘羊酪歟。或以邇波佐久良爲櫻花者。（見源順和名抄）尤無證之言也。或言別有一種。不梅。不櫻。實赤而甜。訓爲油須良者。是櫻桃也。然不多有。亦不可審。予欲題此花因考其種以正之名云。

先人嘗賦櫻花二百絕名曰名花有聲畫載在刻本佩弦齋雜著初集晩年又彙集櫻花事蹟爲一書卽此編也置諸雜著第二集世或疑其弄無用筆墨勇竊以謂先人公則校大日本史私則著國史紀事本末如彼雜著餘力及之耳用不用未必論也然而天地之間無物無用其屬無用者亦必有其用夫櫻花固非民生需用之物然一時燦發使觀

者開心胸養精神卽無用之用也先人是著亦安知非養精神於此以發葩藻於史林哉因校正付梓以頒同好不知世人果無用視之與否不肖男勇拜跋

發賣無之

明治十三年四月二日出版御届

著述人　青山春夢

故人

出版人　青山[illegible]

本郷區弓町一丁目

十八番地

青山延光 編

酒史新編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刻本

據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刻本影印

青山延光編輯

酒史新編

東京書林　山中市兵衛藏版

序

[illegible]

[illegible]

序

佩弦青山君病而不間者累數月。今觀餘前與兩三
頃者不異于將平門人故舊傳聞以來有問焉者有
贈蘇酒者曰方歸醉常滿廚下諸州名酒珍奇悉聚
焉。如與者深歡而已既而客曰君樂此盃而酌此
醉醱醅餘瀝有酒史新編之著上自酒神祭典創延
饌以中及酒器令諸州名釀下至酒徒沽酒飲者
得失凡關係于酒者自神代至近世摩挲細大
無不悉備於是酒德可尚者酒禍可誡者君資之用
諸及晉唐叢書而雖無一字所論猶其用而致福者
自之而為焉 序
嗜而溺焉者其人與其事森然于編中則讀者必能
知君之用心也弘也家於國之南鄙貞客枕衾隨俳
諸釀濁醪常滿于甕觚椰杯酒往往過醉或蹈當憾
嘆率真諱醒後恥於家人婦子者數矣此往不可悔
將來深省不進者實君之賜也頃者見徵以序悚然
失驚不自定何者君之門不為無人何徵之於鄙之
哉哉與而合醉同君觀醫飼下之醉醉偶然試客矣
濁醪邪因可辭也而交契繁然猶未致之悵然者為
賜教之地而已則請不知裁恭濁醪不可法之諸州
之名酒珍重也乙丑季夏之望齋藤弘撰

酒史新編目録

第一卷
酒神
造酒司
酒縈
名酒
酒效
酒語
酒失
第二卷
雜記

酒史新編卷之上

佩弦齋主人　著

酒神

延喜式酒神祭造酒司凡六座。大宮賣神四座、酒殿神二座。大宮賣蓋大物主神也。崇神帝七年天下有災。帝使大田々根子，（古事記作意富多多泥古、姓氏錄作）祭大物主神。冬，災異自止。八年夏，以高橋邑人活日為大神掌酒。令大田根祭神，活日擧神酒獻帝。獻曰：此酒非吾酒，大物主釀之。帝設宴神宮。（日本紀）詔曰：災異既消，百姓得祉。自今以後，宜稱宮能賣神。酒殿二神，酒看郎子、酒看郎女也。仁德帝時，有人從三韓歸化，兄曰曾保利，弟曰曾々保利，皆善釀酒。酒部麻呂為之祖。帝令二人造酒，麻呂及妻山鹿比咩掌其事。因賜號酒看郎子、酒看郎女。（姓氏錄。三代實錄作酒看郎子。男酒美且好。延喜式作酒彌豆男）清和帝貞觀元年正月，叙二神從五位下。三年十月，進從五位上。（三代實錄）造酒司又有酒甕神，曰大邑刀自，曰小邑刀自，叙從五位下。文德帝齊衡三年九月，進預春秋祭。（文德實錄）刀自，家主婦之名。（續古事談曰：造酒司有大甕，曰大刀自。一曰次刀自。一曰小刀自。自然地中，其半埋土，如是甕。）清和帝貞觀元年正月，授大刀自神從五位上。八年十一月，從五位下次邑刀自甕神、從五位下小刀自神預春秋二祭。（三代實錄）

大物主神，海内賢豪為祖。其社在大和三輪山。後世祀為酒神。故有味酒三輪之語。（萬葉集）社旁有老杉樹，里人呼曰驗杉。（大和志）後世酒家以杉枝為望子，本此。（日本紀通證）

海内祀酒看郎子、酒看郎女二神者，春日酒殿社。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章馬。（本朝…）尾張中島郡有酒見社。（延喜式）二神（…）出雲楯縫郡有佐香社。相傳上古衆神釀酒處也。（出雲風土記）後世祀二神於此。（神名帳考證）

伊勢有酒殿社。豐宇氣比賣神，亦古之酒神也。相傳豐受大神初降丹波。此神釀酒獻之。（丹後風土記）…山城綴喜郡有酒屋神社。河内丹北郡亦有酒屋神社。（延喜式）疑皆酒神也。

造酒司

造酒司屬宮内省。正一人，掌釀酒醴酢事。佑一人，令史一人，酒部三十人，掌供行觴。使部十二人，酒戸。（職員令）桓武帝延曆十五年十月，始置史生二人。（日本後紀）

正月三節。十一月新嘗會酒料。隨命畿內用正税釀送造酒司。山城國四石二斗一升、大和河內攝津等各四石。新嘗會黑白二酒料米。九月下旬畿內以民部省營田稻送造酒司。造酒者米一石。以一斗八升六合為蘖。七斗一升四合為飯。合水五升分為二甕。甕得酒一斗七升八合五勺。熟後以久佐木灰三升和之稱黑貴。不和稱白貴。（延喜式）河內別貢御酒米六十五斛。（續實錄）後世酒殿用播磨備米造酒。待藏人所命。上之一度不過九升云。（拾芥抄）

造酒司一歲所造御酒二百十二斛九斗三升六合九勺九撮。御井酒十九石五斗。醴酒三石六斗。御酒用畿內米。其餘用諸國米。（延喜式）

後宮酒司尚酒一人。掌釀酒之事。典酒二人。掌同尚酒。東宮亦置酒司。（職員令）

元日獻屠蘇。預先擇童女為藥子。藥子從鬼間進嘗之。典藥頭注酒銀器獻之天子。天子東向飲之。賜杯後取。後取擇賤人嘗飲者為之。賜祿物為下物。二日獻神明白散。三日獻度嶂散。（公事根源 白散上下 [illegible]）元日賜酒。群臣一獻奏國栖歌笛。二獻有御酒勅使儀。三獻奏立樂二曲。七日白馬節會。十六日踏歌節會。皆賜酒。十一月新嘗祭。前日賜酒三獻。畢起舞。謂之酣醉。祭之明日。賜黑白二酒。謂之豐明節會。其餘正月二十日賜酒文人。謂之內宴。上巳設曲水宴。端午賜酒及藥玉。七夕有乞巧奠。重陽賜菊酒。四月十月二朔賜酒。謂之二孟旬。天子即位蒞臨朝。亦賜酒。謂之萬機旬。內宴始成。賜宴南殿。謂之新所旬。（公事根源）天子演書卒業。亦賜酒。謂之竟宴。（三代實錄）蓮葉宴始於光仁帝寶龜六年。（續日本紀）花宴始於嵯峨帝弘仁三年。（日本後紀）芳宜華宴始於仁明帝承和元年。（續日本後紀）後世有殘菊宴。以十月五日。（公事根源）此其大略也。賜酒始於元日。而以三獻為度。其戒酒如是。

春時祭田之日。集鄉之老者。行鄉飲酒禮。使人知尊長養老之道。（儀制令）

舒明帝時。唐使高表仁等。到難波津。帝遣使迎之。入館。即日給神酒。（日本紀）以神酒賜外國之使。蓋所以也。

新羅使若來。命諸神社。釀酒以待之。（延喜式）

大寶制。凡大學國學。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孔宣父。饌酒明衣並用官物。（令）學明日獻胙。（公事根源）

大嘗會造酒司人別給柏。（以酒柏見古事記）即受酒而飲。訖

乃為鬘而舞。（延喜式）

聖武帝天平十三年冬。始以赤幡給造酒司供御之物建幡為標。（續日本紀）

淳和帝。天長二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賀太上天皇四十算。（類聚國史 日本紀略）御賀始于此。（一代要記 東寺長者補任）

村上帝。天曆中。內宴賞菊。屬杯於重明親王。天子親賜杯酒於親王。始此。（花鳥餘情）

醴古謂之甜酒。（日本紀一說）後世謂之一夜酒。謂一夜而成也。或曰。古者口中嚼米。醞釀而成。未知是否。（公事根源）

○唐書林邑傳曰。嚼米為酒。消飲之亦醉。（八紘譯史）眞臘物產曰。其人酒。其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

海錄曰。番俗醸酒。以口嚼生米為麴。此蠻夷之俗。不足取也。

應神帝時。吉野國樔人獻之。（日本紀）元正帝時。從美濃醴泉造之。（續日本紀）造酒司每歲六月朔獻之。至七月晦而罷。（公事根源）

醅古謂之辛酒。（和名抄）故造酒司掌之。

酒禁

孝德帝二年三月。禁諸國百姓農月飲酒食肉。（日本紀）

嵯峨帝弘仁二年五月。勅貴人飲酒食肉。禁制惟久。而國司寬縱。無意亂斷。今須遣使重加督察。（日本後紀殘編）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注。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

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二月。詔曰。隨時立制。有國通規。議代行權。昔王彝訓。頃者民間宴集。動有違愆。或同惡相聚。濫非聖化。或醉亂無節。便致鬪爭。據理論之。甚乖道理。自今已後。王公已下。除供祭療患以外。不得飲酒。其朋友寮屬內外親情。至於暇景。應相訪者。先申官司。然後聽集。如有犯者。五位已上停一年封祿。六位已下解見任。已外決杖八十。冀淳風俗。能成人善。習礼於未識。防亂於未然也。（續日本紀）

清和帝貞觀八年正月。諸有司奏言。天平寶字二年二月勅。禁飲酒。而今綸綍出後。年代久遠。有司解體。弃而不行。因茲諸司諸院諸家諸所之人。新拜官職。初就進仕。一號荒鎮。一稱燒尾。○正字通曰。唐人小說。士子初登第及在官遷敍。朋僚賀。皆盛酒饌音樂宴之。為燒尾。自此之外。貴人求飲。臨時群飲。積習為常。醉亂無度。主人每有竭財之憂。過客曾無利身之實。若期約相違。終至陵轢。瞀詬不具。定為罵辱。非啻爭論之萌芽。誠作鬪亂之淵源。望請准據勅文。嚴加禁止。但雖聽集者。不當過十人。亦不得飲酒過差。至於鬪爭。若有違者。親王以下五位已上。並奪食封祿。自外如前格。若容隱不糺。同處此科。又聞諸家諸人至六月十二月。必有祓除神宴。絃歌酣舞。欲悅神靈。而諸衛府舍人及放縱之輩。不待主招。好偷宴

伍役藤争入突門。自兼初來之時。似愛酒食。路將歸

却史貢被物。其求不給。忿詬詈辱。或詐神言。恐喝主

人。如是濫惡。逐年惟新。推彼意況。不異群盜。貴之

家。尚無拘憚。何況於無勢無告之輩乎。是而不亂。何

云國憲。望請嚴仰所司。一切禁遏。若有犯者。不論蔭

贖。坐從兇鋤。但五位已上。及六位已下把笏者。一如

上條。又知見不亂之人。必科違勅罪。如力不堪相抗

者。須錄其名。進所司。勅從之。十六年九月。檢非違使

奏。謹案新格。諸家諸人。神宴之日。求酒食貢被物者。

不論蔭贖。坐從兇鋤。欲絕彼放逸。殊設此嚴科。然而

原其罪過。實乖盜科。兇鋤之刑。理非穩便。望請衛府

舍人等。准六位已下把笏。解却舍人之任。自外一依

天平寶字二年勅書。決杖八十。又曰。謹案前格。諸司

諸院。燒尾荒鎮。總當禁斷。今以為衛府長官職掌異

於文官。欲其選練武衛。與士卒共甘苦。而初任之日。

若無饗會。何能開彼膺旅之面。成其兇藻之心。是以

新任長官等。皆准舊例。一度饗宴。事不獲已。以忘格

式。有格不行。却似無法。無法之罪。理亦難容。望請被

改件事。有使執行。勅從之。光孝帝元慶八年四月。勅

曰。諸司諸所。燒尾荒鎮。及責人求飲。歷朝既有嚴禁。

如聞。無頼之輩。不肅格旨。或改燒尾荒鎮之名。而貿

責倍於前。或假親情追訪之興。而內懷不相知如寬

飲。被物之禁。貞觀八年。既立別式。而不憚寬章。猶有

違犯。宜重降提撕。嚴加捉搦。若猶習犯法者。必處科

違。具如前格。三代實錄

大寶制。凡宮門內及朝堂。不得酣酒作樂。宮衛令此宮

中之禁也。凡營衛在酣酒者。皆不得任侍衛之官。選敘

令此侍衛之禁也。凡僧尼飲酒食肉五辛者。三十日

苦使。若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各還俗。僧尼令此僧

尼之禁也。戒酒之嚴如此。

聖武帝天平九年五月。以旱疫禁酒。續日本紀平城帝大

同元年九月。遣使封左右京及山崎津。難波津。酒家

甕。以水旱為災。米價騰踊也。日本後紀後深草帝建長

四年十月。征夷大將軍宗尊親王。以大旱禁酒。毀鎌

倉民家酒壺三萬七千一百七十四口。家留一壺。令

曰。勿用之釀酒。犯者處罪科。東鑑禁酒一也。朝廷封甕。

武人毀之。其寬猛不同如是。異邦有臣皇年禁酒皆親書刑罰志曰大安□

年皆設酒禁是歲年穀豐熟士民多因酒致闘訟減子政帝思其知此故下一切禁之釀法飲者罪之

佛法既盛。酒禁亦弛。淸和帝貞觀八年六月丁丑。勅。

頃年習俗澆薄。飲宴無度。損人費物。職此之由。是以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殊施嚴科，重加禁示，唯為俗人制，茲濫費，即於僧侶，有何嫌疑，然恐有破戒濫行之輩，違佛教，亦王法，非因療病，妄自服餌，不知有識之嘲，無顧護法之嚴，宜令所司，縣示僧綱，下知諸寺，嚴加禁遏，勅令清慎，若有違越者，必録其名，令送所司，科罪一如令條，（三代實録）醍醐帝延喜十四年，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言得失，其略曰，比年諸喪家七七日講莚，周忌法會，競傾家産，盛設齋供，一机之饌，堆過方丈，一僧之儲，費累千金，更設弔客之饗，獻酬交錯，宛如飲宴，初有匍匐之悲，俄成酣醉之樂，孔子食

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豈其如是乎，又維摩最勝竪義僧等，皆貪道修學之輩也，一鉢之外亦無宅資，而比年公之盛，諸僧綱并聽衆之齋供，積餼成山，旨酒如淮，已非佛律，亦害聖化，伏望申誡，僧綱早立此禁，（意見封事○宋人司馬光曰，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鄙人宗臣則喪禮者聖人製以喪事然之者也，今也苦兇不禮作惡哉，哀飲食相為破律，人笑乃僧，僧侶比丘伐饒一例相僧俗比丘伐然一例相飲也）

名酒　異品

海内之地以酒名者，攝津東生郡有酒人郷，安房長狹郡有酒井郷，上野甘樂郡有酒甘郷，下野河内郡有酒部郷，陸奥菊多郡有酒井郷，志太郡有酒水郷，越前今立郡有酒井郷，播磨加茂郡有酒見郷，伊豫温泉郡有味酒郷，豊前宇佐郡有酒井郷，肥後玉名郡有酒井郷，（和名抄）蓋上世醸酒之地，而今則無聞也，後世河内天野酒，奈良奈良酒，關東江川酒，加賀菊酒，（大正記）筑前練酒，（筑前續風土記）皆聞天下矣，攝津池田伊丹，亦以酒聞云。

河内之米，宜醸酒，（河内志）故昔貢御酒米，（三代實録）而錦部郡天野山寺，酒尤美，（河内志）所謂天野酒也，（大正記）一條兼良論海内美酒，以天野為解首，（尺素往來○古事談曰，藤原頼通建平等院，將營余，取諸國之米各一斛，嘗之，最益穫其味，河内上野，其米尤美，為河内之米，社諸國矣，其酒亦如之也）嘗太閤觀花占野，諸國獻名酒，亦以天野為第一，（大正記○太閤記，加賀菊酒為第一）大和奈良酒，一條兼良所謂南京名物是也，（尺素往來）嘗太閤小田原之役，令浮田秀家議和，秀家贈奈良酒十樽於北條氏房，曰南都之酒，東國必以為珍，請嘗一飲，氏房大悦，（武家閑談）今郡山侯獻之幕府，（武鑑）伊豆江川有三年酒，（武家閑談）所謂江川酒也，（大正記○編年集成）北條氏政嘗贈之織田公，（信長記）加賀菊酒，蓋一條兼良所謂賀州宮腰也，（尺素往來）源肖

柏謂之菊花。（筑前續風土記○北陸遊編曰栗生村後飲鶴城酒鶴城然金澤不遠其俗菊釀又因所傳菊酒也鶴巢集曰劍村泉州可釀士品矣生於此菊以酒以為大人實無劍酒以為名大賈以家加賀名品也）古與越州豐原並稱（社氏家而）

豐原之酒。後世無聞也。

筑前宗像社旁有窟。其深不測。常有酒氣。相傳市杵島姫命釀酒之處。（神祇考○先大人曰世以其地為酒神蓋以其祀市杵島姫也）至後世博多練酒。號為絶品。色似練絹。故名（多未濃）曰黄練酒。（狀於物說）今筑前侯獻之幕府。（武鑑）

攝津豐島郡池田人及猪名川水釀酒。酒甚美。世謂之池田酒。河邊郡伊丹酒家六十餘户。世謂之伊丹酒。名光於首。貢之京師。其餘多輸之關東。（攝津名所圖會）歲以三十餘萬石為率。凡其運酒。以木罌盛。席包席裹。署號於上。而其號爭新鬭奇。歲更月革。務剖人目取觀。而坂上氏唯墨畫一縱一横。為如劍鋒蔓角狀。而以自昔未之或改。故視其號。可以知其釀法之變與不變矣。江戸人呼坂上家釀曰劍菱。天下酒價。依是以視。劍菱為準。（山陽集）一條兼良稱兵庫西宮之旨酒。（尺素往來）攝津名品也。梁田邦美題兵庫攤氏曙光酒詩曰。雞鳴海舜曙光開。紅霞紫霞春滿臺。汙川神仙多昆術。一齊釀入甕中來。（蛻岩集）

柏梨莊古屬近衛府。冬月釀酒獻之。佛名會畢。賜宴群臣。謂之柏梨勸杯。（公事根源○公卿補任）

田島上郡富田酒家入江若水能詩。物茂卿叙其詩曰。刹名蘋通宗于徽。其先世有操計倪管商之術者。以貨殖傳法也。攝津南四方之中。以居之飲酒而積貲。若半之環澨以莫水。及其清為酒冽且美。馨聞遠近。遂以致千金之富。逆命其鄉。及至翁之時。是學有所加。厚其利哉。年未強而屬家政。其於此其所得贏。益作買異書。以自娛。尚且歲一來東都。從縣會計事。雅愛保豎中儼然也。與至今煩瑣瑣然。酒出盆盎皆馨。高陽之徒。駸駸跅弛去。（徂徠集）

（男則良衆今天江山人詩序曰山人攝上人家世貴酒何云衆平安逸然山山縣衆通也當之一覧曰）（衆亞）商賈有此業。亦太平盛事也。近時頼襄有攝州歌曰。乍可用酒可飲。海内何州當此品。第販豪俠嘗地畏服。助五州水念々。阿吉不肯捐。與人阿藤嘗武城如錦。龍頭虎倒兩逝波。戰血淄地化嘉禾。伊丹劍綾美如何。各斛一杯能飲麼。（山陽詩鈔）

伊丹酒既熟。灌袋緇名川。人乞其餘恐飲之。味如醴。其酒之多可知也。（山海名産圖會）

和泉井在和泉府中村。水清且甘。宜釀酒。天正中輸之大坂城。（和泉志）蓋以和泉之水。釀攝津之酒也。而和

泉之酒不聞何哉
播磨明石之勝聞天下矣酒則未聞也印南郡界有清泉曰野中清水古人之所歌詠近世湖石發聞酒匠櫻井氏善釀命汲泉造酒（鉛沾集）梁田邦美有詩其序曰本郡酒家丸星氏有美醞釀以印南泉水因名野中清水詩曰一脉清泉出印南黃壚變作醸中甘春魚蟀蟹秋江月與蘭風流併得三又有野中清水歌曰赤城春色入酒家千甕如閣貯流霞新釀汲引印南水饌中十月豚桃花白雲樓壁神仙書清風道壚尚書車問堵萬貫不暇數笑殺夜市挑燈詫吾當開天之美祿扶衰老帝鄉餘瀝雨潤艸刈又播陽勝一泉樹繫不滅鄴都縮蓬萊醆海山螺（李適之酒器物皆唐）（見在雜記）仙生來去飲已試倒安得甜暢風流李青蓮醉後操宅扶詞藻（蛻集）若此咏明石酒也詩中稱賞與春魚秋月並稱未知實稱其名否

古有吉備酒（萬葉集）近世備前有兒島酒（碑洛）備後有保命酒瘦瀬埋詩曰東坡僅三蕉太白乃一斗惟酒不同量我以蘇家吏獨愛君家保命春纔傾半盞使怡神清骨甘露仙漿味不隔鯨吸牛飲人（遠思樓詩抄）

諸藩獻酒幕府者紀伊有忍冬酒安藝有三原酒肥後有柔酒麻地生酒日出有麻地酒（鐵大）盂皆名品也

駿河上田村農夫海野藏忍冬酒一壺傳言東照宮賜之祖先既年既久而味不少變（播州侯　東記）太守紀曰紀賤忍冬澀苦淡芳烈海內無雙一滴下咽直到腳下頗快不可言也正貞上人住傳通院時紀侯貺以是物上人見予曰子嗜忍冬酒乎予對曰嗜之上人乃命侍者為予酌之予傾一小鍾上人曰子能盡一乎予曰不足盡已上人曰請再進予又傾一鍾上人為命飲曰復請曰幸甚又傾一鍾上人曰老僧好飲亦所知也而不能飲是酒子乃賞之善飲哉生也予曰從來嗜酒而不能盡數杯唯於忍冬酒則盡數鍾亦不甚醉性所嗜耳況紀忍冬酒天下之佳味也歟不盡醉上人怡然曰生可謂善飲也（紫芝園漫筆）

平野女中以豪飲得名而築羅三河酒與服部元喬書曰三河州酒醇魚鮮少醉然況與三河人者曰家醞甚薄數鍾不足以解憂率爾思賞我之醇醉若一下壯氣亦竭（分草集）元喬亦有乞酒於川屋矣數寄源京國詩曰酒泉太守玉壺香開宴祭醪日滿堂君傳還思判一醉不難千里致高陽（南郭集）此皆酒人之語恐非確稱也

河内石川郡多植葡萄、味美、醸為酒尤美。（古河内名出曾）甲

斐沼岩崎二村、以葡萄聞。（甲斐名勝志）甲地宜百果、而

葡萄為最。（録格）物茂卿詩有云、甲陽美酒緑葡萄。（徂徠

集）蓋謂此也。

安倍奈親、常遇震雷、衣服薫灼、乃服地黄酒、以解其

毒。（大日本史方技伝）後世医家之説、有五加皮酒、薏苡仁酒、

牛膝酒、当帰酒、菖蒲酒、枸杞酒、薯蕷酒云。（食性能毒）

八丈島無酒、唯有濁醪、或醸玉蜀黍甘藷造之。（南方海島

志）上古以衆果醸酒、（一日本紀説）恐此類也。（宋人以桃酒名曰洞庭

春色、見東坡放翁集。人以布包果実、香其置甕上、又

包以竹皮花封之、名之香気入酒、又謂之洞庭春色。）

（[illegible]）

（見朱氏談綺）

面上有紅酒、周禮緹齊註、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

蓋五雑組所謂紅灰酒、品之極悪者是也。唐詩所謂

小槽酒滴真珠紅、宋詩所謂酒灑紅浪、酔春風、皆謂

美酒、非紅酒也。又有白酒、周禮盎齊註、盎猶翁也、成

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白。蓋後世所謂白酒也。于

闐有紫酒、有青酒、（五代史）皆異品也。唐岑参詩曰、酒光

紅琥珀。李白詩曰、玉碗盛来琥珀光。李賀詩曰、琉璃

鍾琥珀濃。杜甫詩曰、春酒盃濃琥珀薄。此即述酒之

正色者也。

清人携酒来長崎、謂之紹興酒。酒味酸且苦、中国人

不能飲、然犀飲之、味稍美酔、而不用人以為奇。（適寶嘗）

琉球国有露酒、造法蒸米和麹、各有分劑、不須下水、

封醸而成、以甑蒸取其滴露、如泡盛之、甕中密封七

年而後用之、其俗名泡盛。（南島志。物茂卿詩中琉球酒道。）

（是南天貴賤、除一壺分息為相如。余茶徐金盞、盤拾値課関酒雪初。）

酒徒

藤原麻呂、不比等子也。為人多能、雖才為世所推、而

耽琴酒、嘗言、上有聖主、下有賢臣、如僕何為、唯事琴

酒耳。（尊卑分脈）

（[illegible]）

大伴旅人賛酒、作和歌十三首、賛酒徳。其一曰、験無

物乎不念者、一坏乃濁酒乎可飲有良師焉。（古曰坏、字酒）

（良師陶元亮、土民）其二曰、酒名乎聖跡負師古昔大聖

之言乃宜左。（酒為聖人、賢者為濁酒、鄙人徐邈之訓也。）其三曰、古

之七賢人等毛欲為物者酒西有良師。（竹林七賢）

（後世有七賢）其四曰、賢跡物言従者酒飲而酔泣為師益

有良之。其五曰、将言為便将為便不知極貴物者酒

西有良之。其六曰、中中爾人跡不有者酒壺二成而

師鴨酒二染嘗。（世説曰、鄭泉臨終、謂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歳之後化而成土、)

（幸見取為酒壺、実獲我心矣。）其七曰、痛醜賢良乎為跡酒不飲人

乎熟見者猨二鴨似。其八曰、價無寶跡言十方一坏乃濁酒爾豈益目八。其九曰、夜光玉跡言十方酒飲而情乎遣介。豈若目八方。（名、宋世說新語云、酒於求趣豎）其十曰、世間之遊道介冷者醉泣為介可有良師。其十一曰、今代爾之樂有者來生者蟲爾鳥介毛吾羽成奈武。其十二曰、生者遂毛死物爾有者今生有間者樂乎有名。其十三曰、默然居而賢良為者飲酒而醉泣為爾。尚不如來。（萬葉集）萬葉篇中言酒悲者三、疑旅人有此癖也。

出雲權守文室秋津有武藝、以驍梟聞、然有酒悲之癖。每飲至二四盃必涕泣。（續日本後紀）

近江權守藤原貞主善理繁案、牘成堆、旁務猥積、而飲酒不亂、醉後剖斷如流、吏民不欺歟。（仝上）

卜部貞雄長龜卜、然性好酒、沈湎而卒。（文德實錄）

太宰帥葛井親王晚年好酒、志在燕樂、累日連夜湎酩忘疲。（仝上）

散位多治貞岑晚年閑居、耽酒酩酊送日、不問家事。（三代實錄）

右兵衛佐清原秋雄善挽強弓、人莫能及、然不檢細行、晚年沈醉、日不暇給。（仝上）

醍醐帝延喜十一年六月、宇多法皇御亭子院、召參議藤原仲平、兵部大輔源嗣、右近衛少將藤原兼茂、藤原俊蔭、出羽守藤原經邦、兵部少輔良岑遠視、左兵衛佐藤原伊衡、散位平希世、皆一時以善飲聞者也。勅限大杯二十杯、內默歷定其巡、際及六七巡、希世偃臥不能起、伊平嘔吐殿上、其餘皆露醉失容、言語錯亂、惟伊衡不亂、法皇賞以駿馬、然僅能盡十盃耳。中納言紀長谷雄作記曰、始聞其名、皆謂伯倫再生、及見其實、不稱其名、此豈古人所謂羊公鶴者歟。（本朝文粹）

藤原道隆酷嗜飲、常以藤原濟時藤原朝光為酒敵。（古事談）三人常同車載酒而出、及醉被髮脫衣以為快、遂至成疾不起、臨終人使其西向念佛。（大鏡）道隆曰、若使濟時朝光在極樂、則吾往矣、不然則吾不願也。（古事談）

和泉後中帝陵側有古墓、號飲酒冢。（和泉志）蓋古之酒徒也。唐詩云、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今此冢以酒為名、千古不朽、何其幸也。（江戶兒何庭、古墓有以名）（造酒一盞告飲、酒家之謂也）

薩園諸才子以平玄中為酒徒第一。物茂卿送序曰、

子和受觴而飲。盡石，廼醉。悲歌慷慨，旁若無人。歌未畢，忽慨然，久之，曰。吾聞之朝鮮者燕之屬也，其風土吾等耳。然又近虜，虜酒薄，千鍾不醉人。彼其習於飲邪。安能飲吾酒，而吾之敵哉。是猶可憾也。遂去。子和誠任生哉。〔洄溪集〕

隋顏之推曰。習五兵，便乘騎，止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顏氏家訓〕今天下非無酒徒，然能飲一石而不能作頌，能飲一斗而不能賦百篇，恐不免酒甕之誚耳。

酒器

古況紫，俗謂杯為浮羽，〔日本紀〕是與西土羽觴相似。古之酒器，有酒海，諸節供御酒器用金銅酒海〔延喜式〕蓋樽之屬。〔和名抄〕與西土酒海不同。〔西土酒海謂滿斗〕又有酒臺。〔延喜式〕疑古人所謂酒臺子者也。〔和名抄〕

內藏寮有寶器。寶器謂金樽玉盞之類。〔職員令義解〕是未必有此器也。元慶中渤海使人請獻玳瑁杯。通事園池正春日宅成言。昔往唐國，多觀珍寶，未見此器。帝卻而不受。〔三代實錄〕其尚儉如是。仁明帝嘗以白玉巵壽太上皇，〔續日本後紀〕小野宮太后嘗以玉杯勸白河帝。〔古今著聞集〕是與西土玉杯不同。中國謂自生為珠，制作為玉。〔職員令義解〕故典鑄司掌玉作。〔職員令〕諸國有玉造鄉〔和名抄〕

酒盞，古用土器。故諸國貢土師酒盞〔延喜式、和名抄，盞等類有杯名〕及藤原氏秉權，奢靡尤甚。攝政兼家嘗設宴會，〔續古事談〕各齋饌菜，於是朝光盛膳銀鯉，濟時盛鮓銀桶。〔續古事談〕而酒盞則未聞用金銀也。〔惟天子用銀盞，見延喜式。歌樂行幸記有金盞山，豐臣氏醍醐之盛，古未有也〕

清人曰。酒只用金銀，猶妝奩之用珠翠，皆不得已而為之，非宴集時所應有也。富貴之家犀，則不妨常設。以其在珍寶之列，而無炫燿之形，猶仕官之不飾觀瞻者。象與犀同類，則有光鮮太露之

嫌矣。至尚雅素之風，則磁杯當首重已。〔笠翁偶集〕今海內名用磁杯，而不用犀象。蓋先王餘澤也。

紀長谷雄有八角盃。銘曰。盈杯久視，傾來有味。〔本朝文粹〕

鎌倉教恩寺藏一酒杯，以皿而淺，內外黑漆，金描梅花。〔鎌倉志〕傳為平重衡遺物。某處藏一大杯，傳為和田義盛遺物。平而淺，容一升，黑漆金描，作彎月及飛兔海波之狀。〔醉客漫興集〕二杯皆用黑漆，當時之風蓋如此。而七寶杯藏在東山銀閣，蓋將軍義政遺物。一套七盃。皆用朱漆，金畫竹林七子，姓名，少壯者杯淺，老大者杯深，傳為義政書。〔白石文集〕今海內皆用朱杯，無復用

黒漆者。可以觀世變也。正字通曰古今詩話乃紛傳天丹有時云錢行二匹製注匹製錢今宵杯俗云盃杯或五箇六外大者盃小次第之

伊豆伊東氏有大螺杯。海內無雙。傳言嘗獻之朝廷。廷議以其無用還賜之。曾我物語曰螺入者如斗出日向海中可以為源杯今亦崇治世佳忠鸚鵡螺狀如蝸牛無尊治州佳祭聊以漆為盃藤原顯季祭人麻呂用鸚鵡杯。古今著聞集鸚鵡杯即海螺也。○藝文類聚鸚鵡螺郭璞江賦鸚螺有鸚鵡螺長之著之句陸游文許有石內閣叢書乳白海螺行浪波紅之句陸游觀詩有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章大者受二升南海多有之至五寸者甚難得以為酒杯其類最多交廣諸郡有之皆可以為酒杯風俗通曰貝以為鈎斂所謂鸚鵡螺是也或曰蠃人所謂鸚鵡螺者也黄孫氏本云日本史觀其蓋是也

近世源君美貯鸚鵡盃。欲圖瑜罕君美詩。有搖留鸚鵡酒顏媄之句。南海集

上杉謙信嘗令畫工描一大朱杯。又描獨鈷於上。謂人曰。此吾肖像也。其嗜酒如此。武家閑談

平生多造酒杯。每戰賞賜將士。世謂之春日盃。後人題詠甚衆。

箕形原之役。野中重政從東照公有功。公賞以名力酒盃。盃畫弦月。野中氏遂以弦月為徽號。

相模繪浦有豐太閤茶寮故址。圍小田原時宴諸將於此。民恭藏其酒盃云。漁泉錄

大猷公嘗會群臣大飲。賤酒者不能遍。給松平信綱命作銅池。長三四丈。形如承霤。架火上。數斗立辦。

島原之役。肥後侯家臣益田正景先登奇凱旋。宴將士。侯傾一巨觴屬正景曰。是役也。女先衆鳴。吾為勇爵。舍汝其誰。不知汝能飲否。正景曰。臣死且不辭。况餘瀝乎。乃酬一觴。觴以次行。終而復始。正景又傾一觴。侯壯之。遂賜觴。觴朱其質。塗銀其唇。如月之恆。山玉集

是與野中氏弦月杯相類。可謂奇矣。

先君義公嘗造叠杯。小者書知字。仁次之。勇最大。常以此勸客。時肥後侯以豪飲聞。公豪與之對酌。嘗抑飲於小梅環景樓。侯既醉。泣墨水而去。公曰。此人似未盡量。首乃上舟。迅棹追及。復張宴舟中。並用此杯云。公幼時。嘗從威公於櫻馬場。觀斬囚。其夜威公試公曰。能提畫間所斬囚首。來乎。公應聲而起。直往刑所。闇中摸索。獲其首。力不能勝。捉髮牽來。時年七歲。後製髑髏為盤。以盛肴核。未知當時飲常用之否。頗褒襯倫庭樹把杯圖。詩云。蒼袍烏帽持酒卮。卮中泥金描菊水。和氣裡含神勇姿。不問知吾楠廷尉。獨怪畫手何所傳。慾安寧。有肉生動。或在千嶋癸圍初

談笑坐當萬虎。縱吾甲在心。纔吾帶聊澆心裡龍虎
書或在雙闕拜。鷁夕退擊思波。金光凸芳醇淪激肺
肝膽漆得陸離滿胸赤否。則搿井決飲杯壁營戰鼓
如萬雷。一杯擘斷生死路。玉山未須長城擢。君不見
三世骨肉傳醇液。貫勇猶與北風敵。（山陽詩鈔）
昇平既久。玩好日盛。而酒器最多。高野惟馨造髑髏
杯。（玉山集）是尤好奇者也。大石良雄嘗禁觥於杯。書法
五章。一曰。禁詬爭諠譁。二曰。禁賓盃於席。三曰。禁人
屬杯於我。我反強之。但敵手善飲者不必禁。四曰。禁
覆酒於它器。五曰。禁倩人酬杯。但婦人不禁。（遊藝錄次筆）

江戶酒徒嘗蜂龍盞於杯。世謂傳杯。曰佐須與盞通。
能取其善飲盞以盞取物。猶以箸取肴。（江戶名所圖會）是皆
善謔者也。攝津尚家一大杯。畫七猩々。鼓樂酣舞之
狀。容六升五合。杯膓容一升。（攝津名所圖會）是尤大者也。嵐
山以櫻花聞天下。而土人以櫻樹造杯。墨水以都鳥
聞天下。而土人造陶盃。畫都鳥。是皆以勝槩得名者
也。其佗駿河竹絲杯。陸奧理木杯。皆為世所賞。若夫
物茂卿之金叵羅。（徂徠集）平玄中之紅玉杯。（金峩集）特文
人華靡之語。非其實也。源君美不好酒。而好酒器。（白石
集）梁田邦美不解飲。而小盞淺酌。善與酒徒遊處。（蛻岩
集）可謂奇矣。
細川侯在江戶。設尚齒會。時三井親和年七十餘。以
篆書聞。侯多造盃。命親和書壽字。塗以金。名曰萬歲
杯。授之會者。（銀臺遺事）
祇園瑜謝久野某贈水晶杯。詩曰。嘗在畫圖見。徒聞
西域來。奇才裁類寶。龍錫得瑰才。形擬細腰鼓。體擎
仙掌杯。凝冰皺室浹。滿月蚌中胎。原是澄清器。幸榮
吟詠盃。恩光無表裏。飽德及萬葉。獻賦欲相謝。羞非
梁苑才。
宇土侯有杯。曰餐霞。令秋山儀賦詩。詩曰。誰勺仙漿

水。濺作杯中霞。一飲三千歲。童顏似桃花。儀復子班
書曰。承有人磨石決明。裁作飲器。請足下命名。足下
不敢自是。質之不佞。不佞雖耽乎。一日之長。無隱乎
爾。足下所命中山持盞。非不可通。只是與決明沒交
涉。皆似未當者。以僕意請更名千里光。千里光即鰒
魚。一名。字面甚雅可入詩。僕故謂可為杯名。古人杯
名鸚鵡竹根三雅夜光之類。無甚義理。亦唯取雅馴
有趣耳。（玉山集）
本邦傳大鳥卵盞。史記大宛傳所載之類。先君烈公
製為酒瓶。賦詩曰。番歲違物古經明。後世但誇率服

名臣卵盞來吾國，酒半酣須警漢人醒。又有銅舟，明人朱氏所造也。

嘉永中，將軍湞德公賜藩邸先君烈公獣一銀盃，以黄金鏤菊花，盃微。唐人韓愈銀盃也。（韓文寄崔二十六立之詩）（士哉有以獣盃其銀得朱烈黄金鏤菊影鏤扣丁儀）

烈公嘗畜雙鶴，取卵之不育者，命工為杯，人以為奇。後讀朱氏談薈有云：彼土人探鶴巣，取卵煮之，復實之巣，鶴以藥草温之，卵復蘇，人復取而煮之，如此者數次，卵漸大，乃取為飲器。西土不仁之甚如此。

杯之似船者，中國有藥玉船（酒論），西土有黄金舟（銀甫）。

東坡大人嘗得朝鮮杯，質如白玉，形如船，益唐詩所謂觥船也。

中國以芭蕉花飲酒，謂能益壽。先大人嘗作蕉花杯歌，序曰：本藩騎將白井君嘗種芭蕉數株，今年始開花矣。今其姪谷子亨請予詩，乃為歌贈之。歌曰：騎將風流愛幽宕，庭種芭蕉四五株。閒來無事獨閑巻，緑葉状日影扶疎。紅女機中織成布，皎如長汀帶烟霧。服之清輕宜暑月，滿袖涼氣貯冰雪。蕉布能令人身輕，欲叩天闕朝玉京。君不見芭蕉百年始開花，花片為杯酌流霞。王母幡桃安期棗，何如蕉花杯使人長不老。又不見東門黄犬華亭鶴，留貴不若負賤樂。若知留疾能避殺，始知彭澤能辭禄。何日為築糟丘臺，與君俱醉蕉花杯。

浄宮盛有花谷，曰硯蓋，近世之器。而硯盃盛物，自古有之。後鳥羽帝盛櫻花於硯盃，賜攝政（新古今和歌集）九條內府盛雪硯蓋，與二條定高供其食。順德帝嘗盛菊花於硯蓋，令近臣賦和歌（古今著聞集）。後世遂製一器，命以此名耳。

蝦夷無酒器，得中國盥盤勘桶，皆盛酒。譯官嘗以夷箱示夷酋，夷酋大悦，多出魚物易之，指觸造酒，盛以夫箱，會衆夷飲之。衆視夷箱，皆嘆賞以為至寶。酒酣，箱中金塗皆壊，夷酋大怒，譲譯官。譯官謝曰：此器乃所以藏衣服，何得盛酒。夷酋悟而止。（蝦夷草紙）

禮曰：飲玉爵者不揮。古之重酒器如此。宋孫端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壊冢而得，表裏無纎瑕可指，亦絶寶也。公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于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定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公寛厚，

名臣言行録以茂賢者之事。然不如初無玉盞之為愈也。

酒失

古之天子不免沈湎之失。若唯有武烈帝。正史直書其事。無所隱諱。其無戒也深矣。

葦原王大性凶惡。喜遊酒肆。一日與御史麻呂博飲。忽發怒。刺殺之。屠其股肉為膾。廢帝不忍致法。除王名。流多褹島。續日本紀

平城帝為太子時。藤原乙叡侍宴。飲酒不敬。帝含之。後進伊豫親王事。辭連乙叡。免歸以憂終。日本後紀

治承中。延暦寺僧徒奉日吉白山神輿入京師。請流加賀守藤原師高。平重盛守陽明門。射而却之。此而重盛兵士成田為成。坐射神輿。流伊賀。同僚餞之。極口罵小松皆醉。而傾一人。曰。請獻下物。乃斷髻投之。一人曰善。吾亦勸酒。截耳投之。一人曰。吾別獻有核劍。觀而從為成曰。何壯也。吾當歸之。亦自殺。上人恐獲罪。縱火焚之。火延及大内。燒卿第坊市二萬餘家。源平盛衰記

建保中。源實朝與將士宴飲。明日獲病。僧榮西進茶一盞曰。是良藥也。又獻一書。實朝大悦。書名是為喫茶養生記。群書一覽○陸羽茶經曰。蠲憂忿飲之以酒。蕩昏寐飲之以茶。

高倉帝之崩也。平清盛亦哀。毀茶啜水畢。忽聞六波羅南方有歌笑聲。聞者大駭。以為天狗。徐驗問之。則在法住寺殿。平盛俊性捕衛士二人。還而鞫問。對曰。僕等來訪寓舍。與之飲。不敢高談。及既醉。不覺宿誼。乃溺背為酒所誤也。平宗盛怒而逐之。聞者笑曰。果天狗也。仝上

興國中。土岐頼遠與二階堂行春會飲今比叡馬場宴飲。王侯聯轡而還。路逢光嚴院自伏見殿還。前驅叱令下馬。行春下而俯伏。頼遠醉甚。罵曰。何物遇人。敢令我下馬。前驅曰。鄙人無禮。是院之鹵簿也。頼遠笑曰。院耶犬耶。果犬當射之。爰執弓發矢。毀御車内吏。足利直義聞之大怒曰。此而不誅。何以懲後。頼遠行春皆逃還國。直義將討之。行春入京哀訴。減死處流。頼遠將斂兵拒守。族人皆不應。頼遠窮蹙。潛入京。因僧徒乞命。直義不聽。斬之六條河原。聞者震慄。一日有騎士數十人醉而迷路。遇一搢紳。驚曰。得非所謂院者耶。奈何蹈頼遠覆轍。相率下馬。脱笠俯伏。搢紳亦大驚。蒼黄下車。帽墜髮亂。傳以為笑。太平記

織田右府嘗宴諸將。柴田勝家方舉七合杯。右府命属明智光秀。光秀固辭。右府大怒。拔刀擬之曰。汝不

哭酒、哭劍乎、光秀乃飲之、遂隕其國。武家閒談

國家失祖先之風、鮮不亡矣。故駿河今川好歌舞、相模北條好酒、皆足以失國。義元威震駿遠參三國、而氏真以驕逸遊蕩失之。氏康嘗以八千敵八萬、勇名聞天下、而子孫狃習宴安、日夜耆長酣醉、飲宴無所警戒、安得不亡乎。[illegible]物語

福島正則嗜酒、晝夜酣飲、殺戮無度、有善飲者、雖罪戮必拔擢、引為狎客、遂至失國。秀元記

酒史新編卷之上終

酒史新編卷之下

佩弦齋主人　著

雜記

木花開耶姫以狹名田稻釀天甜酒。日本記　素戔嗚尊釀八醞酒誘大蛇。日本紀　上世固已有酒矣。其後韓人歸化，釀法始精云。姓氏録

神武帝既平八十梟帥，餘黨猶多。帝密命道臣，命帥大來目部擊之。終以方畧道臣等密室於忍坂，一日誘虜設宴，選勁卒與虜雜處，約曰：酒酣吾起歌，汝等應聲擊虜。既而虜皆需醉，道臣起而歌，勁卒皆拔劍推劍，一時接擊，無噍類矣。日本紀

垂仁帝二十七年秋，倭姫聞鳥聲異常，怪之，遣大幡主命就視之，其地果生嘉禾，一莖數十穗，有白鶴御禾廻翔，即志摩伊雜方上原也。於是倭姫齋戒，使人拔禾，奉之大神宮。又命大幡主女乙姫釀酒，奉之神九進，御饌清酒以祀神，始於此。倭姫世記

日本武尊之征熊襲，聞賊魁川上梟帥宴親族，被髮爲童女，竊藏劍袖裏，潛進洞，入婦女中。梟帥見而悅之，執手同席，勸杯戲狎。夜闌，衆散，梟帥大醉。日本武尊抽劍，遂刺殺之。日本紀

景行帝嘗召群臣宴飲數日，皇子稚足彥尊、武内宿禰不朝。帝召問故，對曰：群臣宴樂，恐忽防備，臣等不朝，所以備非常也。帝嘉之，立稚足彥尊為皇太子，武内宿禰為棟梁之臣。仝上

仲哀帝西征，皇后航海至津田門，海鯽魚多聚船旁。后灑以酒，魚皆醉，海人多獲之。其後每歲六月，魚常群浮，如醉云。仝上

應神帝時，百濟人仁番歸化。仁番善釀酒，獻之。帝飲之大悅，乘醉遊幸，以杖打鉅石，石應手而隱。時人語曰：石避醉人。古事記

仁德帝崩，皇太子既除喪未即位，住吉仲皇子反，舉兵圍宮。太子方醉臥，平群木菟等扶之上馬而逃。仲皇子遂放火燒宮。太子至河内而醒，顧視烟燄，大驚。瑞齒別皇子誘仲皇子近習刺領巾，殺仲皇子。日本紀　乃詐許刺領巾為大臣，設宴賀之。飲以大椀，伺其傾椀覆面，遂斬之。古事記

履仲帝嘗冬月宴磐余市磯池，有櫻花落御盞。帝異之，使人覓櫻樹，得之，乃名宮曰稚櫻。日本紀

雄略帝嘗宴大槻樹下，伊勢采女擎大盞獻酒，盞中有槻葉，采女不知。帝大怒，挺刀將誅之。采女曰：願有所白。乃獻

和歌詞意婉美，帝感而釋之。古事記

舒明帝九年，蝦夷叛，帝拜上毛野形名為將軍討之。形名戰敗，入壘為賊所圍，形名大懼，將逾墻逃。形名妻謂之曰，若祖先萬里航海，名震異域，奈何畏死辱先。乃酌酒強之，形名醉臥，妻取其劍佩之，令婢數十人鳴弦，蝦夷驚懼稍退。形名亦起，聚散卒，出戰大敗之。日本紀

美濃當耆郡樵夫事父至孝，家甚貧，負薪自給。父嗜酒，樵夫常腰瓢，過市沽酒以進。一日採樵於山，蹉石誤仆，覺有酒氣，怪而四顧，石間有湧泉，其色似酒，試

嘗之，則醇烈甘美。樵夫大喜，汲而供父。靈龜三年九月，元正帝幸美濃，過當耆郡醴泉，以為老者所致，名曰養老瀑，改元養老。授樵夫官，家至富饒。古今著聞集

其他水之似酒者，攝津有馬郡有小池，水有酒氣，觀者如臨酒甕，傍有神祠，稱酒甘明神。圖會 下野日光山有小酒池，飲之有酒氣，土人曰農夫來備多以粟麥釀作久，自成醪爾。[illegible] 豐後大分郡有泉，其色似酒，味酸，用療痂癬。豐後風土記 而資老[illegible]茗者以菩

[illegible]夷草蝦曰蝦夷介泉，味甚美，然又謂人 大友[illegible]記[illegible]後[illegible]內宮人[illegible]其

父[illegible]通時，家甚貧，以沽酒為歡，一日[illegible]下[illegible] 樵[illegible]思往，嘗有一樵為巨蟒所圍，攻逐間之，救[illegible]

救焉，猿負躍而去。他日再經其地，又聞猿聲，[illegible]有 猿當而入山，如嚮導者，乃通徑而渡之，行行五六町，岩下有泉，猿掬而飲之，折示之，又通一岸[illegible] 之試飲之，則美酒也，其後屢來飲之，遂為富人。

天平勝寶以後，國家無備貳，人懷危疑，罪發者多。先仁帝深疾橫禍，禁酒自晦，故數免害。續日本紀

延曆中，伊豆掾山田豐濱以使入京，道經伊勢，就村家求飲，村家饗酒飲之。至伊賀，從者病死，豐濱知有毒，懼而服藥，至京亦死。遣左兵衞少志紀濱驗問，竟不得主名。日本後紀殘編

貞觀三年，左京人大內記味酒文雄等賜姓巨勢。先是文雄奏言，臣祖先武內宿禰第五子巨勢男韓宿

酒泉新誌　卷一

禰，是巨勢朝臣之祖，第二子平群木兔宿禰，是文雄之祖也。木兔之後，賜姓味酒。酒之為用，唯貴成禮，耽溺之失，鑿誡依深，而今味酒為姓，既非吉祥，願賜姓巨勢，許之。三代實錄 古語拾遺，古語謂酒曰味酒，見萬葉 [illegible]紀示口歎久，息之味酒

藤原保則任備中守，轉備前權守，治化大行，吏民畏愛，號曰父母。秩滿歸京，兩備之民悲號遮路，載白酒者各擔酒肴，拜伏道左。保則謂老人之心，不可違，為之流連數日，相次競至，不可過止。保則乃竊乘小舩而去。保則傳

陰陽博士安倍吉平與丹波雅忠飲。雅忠方舉杯，吉

平曰。予急懈之地。今廢矣。言未畢而廢果覆杯酒。人以為神。

六衛府官人常往越前守藤原為游家。設帷於門。貴大猷來為寫其饌。引之饑供濟酒與魚。謂叡曰。從非有所吝惜。以貝公等。但去歲大旱。國中野如赭。室如懸磬。所以貝公等也。言訖大哭。衆憫謝。適盛暑。衆皆飢渇。恣意飲啜。須臾皆病吐瀉狼藉。遂爭逃還。時人謂為盛有術。蓋以牽牛子和酒云。 今昔物語

源頼義既拔鳥海柵。柵中有酒數十甕。衆爭欲飲。頼義止之曰。無乃置毒紿我歟。一人竊飲無害。衆乃飲之。皆呼萬歲。 陸奧話記

白河帝嘗乘雪幸皇太后小野宮。宮人大驚。太后曰。觀雪者於外。帝必不入。已而帝停車宮外。賞雪。太后使女諸擎玉盃勸酒。盃橘與血供之。帝大悅。引滿而還。 古今著聞集

古以橘柚勸酒。元明帝嘗浮橘於杯。賜宮人縣犬養曰。橘者果子之珍。大人所好。柯凌霜雪而繁茂。葉經寒暑而不彫。與珠玉共競光。交金銀以愈美。是以賜汝姓橘宿禰。 續日本紀

鳥羽帝嘗賜酒中院右府。衡以柑。帝吹笛奏胡飲酒。右府以著貫柑執而舞。人賞其風流。後世有一抽三飲之儀。庖人方切柚飲者先一飲。盡之杯。又一飲食柚。又一飲云。 著聞集

菅原在良侍讀鳥羽帝。帝重其文學。賜之酒。以在良愛酒也。 公上菅原 心台記

藤原信頼嗜酒。既擁宮禁。猶尚耽醉。令侍女抱腰。天子既幸六波羅。而不之知也。遂敗死。時以為笑。 平治物語

高倉帝幼時好觀紅葉。營假山多植楓樹。一夕暴風。帝惜其飄落。將往觀。使藏人先往。至則不見擎葉。徑問仕丁。對曰。昨燒而暖酒矣。藏人大驚曰。吾與汝皆獲罪。須臾帝臨幸。從問藏人。窘迫具奏其狀。帝笑曰。唐詩有之。林間煖酒燒紅葉。不圖仕丁風流乃爾。顧誰教之。仕丁遂獲免。 平家物語

金子家忠從畠山氏攻三浦義明於衣笠城。奪外門而入。被矢如蝟。義明望見壯之。遣使持酒注及盃勞之曰。今日之戰。皆武藏相模壯士。而卿衝鋒軼群。尤為壯觀。家戰已疲。請一飲復戰。家忠執子進飲三盃。謝曰。吾得酒益壯。克在頃刻矣。乃揖使者而進。觀者嘆賞。 源平盛衰記

陸奧白關山之下有寺曰滿願。土人相傳。昔藤原秀衡送源義經於此。酌酒為別。故土中今猶獲破土器。 奧州志

一谷之戰、源義經擒平重衡、送之鎌倉、賴朝遣藤原邦通・工藤祐經及侍女千手、酌酒看之、酒酣、祐經擊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吹笛、殊若感動、夜闌宴罷、重衡留千手、勸酒、朗詠一曲、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邦通等還見賴朝、曰中將風流儒雅、材藝殊絕、至楚歌之詠、殆以項羽自比、已賴朝嘆異。東鑑

源義經既破櫻間良遠、於勝浦直指至島路、旁林中有衆千騎、義經以為敵、大戰而進之、則佛寺也、村民方修觀音講、見兵至、蒼黃逃去、義經入寺、有濁酒兩樽、食膳百餘、衆就飲食、備舟艫來、解纜往升高麿、淹觀音經、義經笑曰、儀則觀音講、歡則毘沙門講、衆大笑。源平盛衰記

曾我祐成、肇遊大磯、狎倡虎、一日和田義盛帥百餘人赴下野、道經大磯、旅人謂之曰、今世名妓黃瀨川有龜鶴、手越有少將、大磯有虎名冠海道、請召虎佐酒、義盛乃至其家、倡姊三十餘人出、獨虎稱不出、義盛促之、虎猶懼、促虎、祐成適在、虎許亦勸之、虎不肯出、義盛大怒、令子義秀入促之、祐成聞之、恐其陵暴、按刀以待、義秀覺之、從容謂曰、吾父聞子在斯、令我邀子、子幸勿往人來飲、祐成意解、乃與虎俱出、見義盛、義盛大悅、歡觴、屬祐成、又以一觴、授虎、虎以為義盛尊於祐成、思士留忻、義盛不忍負祐成、乃屬觴祐成、祐成辭曰、何不為和田君壽、義盛曰、吾不欲奪人觴、怒形於色、祐成弟時致在曾我、心動疑有變、被甲、帶刀、跨驛馬、馳至虎家、繫馬於門、乃從後門入、潜匿立障外、義秀方起舞、見人影、疑時致、來開障子、果時致也、義秀戲曰、此中有客、何不來飲、覽其甲裳之、時致不動、義秀極力牽之、賞歎而仆、乃笑曰、何肥我至此、請急來飲、時致乃進就席、義盛屬觴、時致時致三飲、傳之義秀、義秀又三飲、傳之虎、虎一飲、始作

之、義盛將致謝曰、吾以事來、見不待留、請以它日謝罪、乃辭、見而還。曾我物語 其後源賴朝至富士野、將大獵設宴、旅館手越黃瀨川倡妓皆來、說賴朝召里見義成曰、彼聞我將獵、群萃旅館、不祥甚矣、吾以卿為遊君別當、卿擇其有才藝者侍、後命、命工藤祐經召少將龜鶴飲酒、夜遂為祐成時致所殺。東鑑

北條泰時既敗和田氏、謂人曰、嚮吾方沈湎、義盛來襲、吾擐甲胄而戰、甚不便、欲禁酒、戰疲求水、葛西六郎與吾以酒、吾又飲之、是何心哉、酒固不易禁、吾當禁大飲耳。名上

北條時賴嘗詣鶴岡祠，歸路過足利義氏家，飲，一獻供打鮑，二獻供蝦，三獻供餅，而止。北條宣時晚年話人曰：昔最明寺入道夜遣人招余，余適乏直垂，遲回未往，使者又來曰：暮夜幸便服來。余乃著故直垂，詣之。入道持土器出，曰：有酒與飲，所以招君也。恨無肴耳，君試索之。時家人盡寢，余照燭索厨下，得殘醬一器，持示入道。入道曰：足矣。乃對酌細暢。當時真率之風如此。徒然草

北條高時嘗燕飲衆，醉起舞作，有伶人十餘，從外來，俱舞。侍女聞其歌聲異常，從障外窺之，伶人肉翅鉤嘴，形狀甚怪，侍女大驚，往告城入道。入道執刀往觀，伶人皆逃，高時既醉倒矣。太平記　服部元喬鎌倉懷古詩云：從前實做天狗舞。南郭　謂此也。

後醍醐帝嘗召楠正成，賜酒，親采菊花，泛盃曰：菊有千載功，正成亦然。一飲，遂以菊水為旗號。楠木兵衛家藏系圖

二階堂道蘊攻護良親王於吉野城，親王陣藏王堂。賊從間道來襲，親王鎧袍緋甲，挺眉尖刀，奮戰，却之，身被十矢，箭脫中而及流血淋漓，乃饗衆，張宴三飲，卸鎧，帥衆歡酣，木寺相模刀揭賊首，起舞歌曰：戈戟如電光，矢石如春雨，不近天帝身，修羅為之破。村上義光聞敵聲，知親王決死，來謁，請脫鎧，代之死。親王得脫去。太平記

後醍醐帝嘗宴群臣於行宮，宮人并內侍勸上爵，而出宮失手器墮而碎，帝不懌，內侍唱曰：佐加都飛毛知遶天蘇伊津留久茂能宇遶。帝悅，因誰賞。此句者宗房旅，製曰：保志能久羅比能畏加利蘇遶邪。帝大悅，從酣飲而止。吉野拾遺

新田義貞奉東宮，在金崎城，敵來圍，會脇屋義助以家兵來援，城兵乘之出擊，敵咸潰去。衆大悅，適雪霽。義貞奉東宮，泛海賞雪，置酒張樂，有魚跳入舟，乃割以祭天，東宮欣然舉觴，時名妓抽在坐，起行酒歌曰：翠帳紅閨，萬事之禮法雖異，舟中波上，一生之歡會是同。此大抵以古句，見朗詠集　聞者歎賞。太平記

瓜生保與弟義鑑等，奉脇屋義治，起兵越前。高師泰來攻，保擊破之，遂拔新善光寺城，城實國中，遠近爭獻酒肴，燕飲連日。義治獨愀然不樂，義鑑問故，義治曰：吾一家族，東宮守金崎，苦戰飲血，而吾獨飲酒，何心哉？衆義鑑泣而退，告助里見家氏進，攻師泰，不利。保、義鑑對死之，弟源琳、重照從之。義鑑吃退之，送與家成。保死，源琳等收餘衆，還瓜生。舉城號哭，保母神

色自若。謂義治曰。一敗喪躬。兒輩有罪。不死無以塞責。而二兒生還。乃所以輔郎君。此妾之所以破涕爲春也。夫既家大事關門戰沒。固所甘心。乃把觴勸酒。飯啜數斋。今上

足利氏謀將纂。酒闘茶。窮極奢侈。太平記 唯今川貞世訓誨其弟。縱極懇到。中有戒酒之語。今川記

攝津有一僧。畜妻。飲酒。近鄰屢招之。餘佛事多聘之餅。夫妻鄙吝。未嘗與人。妻釀餅爲酒。久之。料其熟。試啓之。甕中有物蠕動。驚而視之。皆蛇也。妻大懼。告僧。僧曰。寧有是理耶。就視。果然。乃掩甕。棄之野。數日有三人經其地。見甕。驚怪。試啓之。則酒也。芳烈異常。一人欲飲之。二人止之曰。人孰棄美酒於野者。安知非酖毒。一人不聽。取瓢盃。於脇飲之。美甚。乃連飲數盃。二人曰。皆不忍使卿獨斃。皆飲。果美。遂相對暢飲。醉而還。人以爲夫妻鄙吝之報。

京師有富商。嘗水銀。家畜群蜂。不知其幾千萬也。商釀酒。飼之。未嘗自飲。盗畏蜂。不敢犯。時鈴鹿山有群盗。殺掠行旅。國司不能捕。一日富商以百餘馬。載財物。經鈴鹿。群盗要而奪之。從者散走。富商獨登山頂。仰天大呼。須臾。群蜂蔽天。而來逐螫群盗。每一人聚者數石。盗百方禦之。蜂搏噬。不敢去。群盗悉斃。富商乃收財物而還。今昔物語

古人録此等說。以爲銷夏之一助。故余亦取之。其實不在彼也。

京師有僧曰具覺。宇治人還。奴牽馬迎之。具覺飲奴以酒。奴大醉。佩刀。從行。過奈良僧徒於路。多率兵士。奴呼曰。得非盗賊耶。拔刀而進。兵士皆注矢。具覺謝曰。此人無禮。幸勿爲意。衆嘲笑而去。奴怒曰。吾欲獲盗。何謂醉人。吾露刃而無所用。如何。遂亂斫具覺。具覺墮馬大呼。有賊。衆人聞之來救。奴揮刀格鬭。衆乃搦擊縛之。馬被血還宇治。其人大驚。遣衆往索。過具覺被創。困臥路。而還。遂爲殺人。此非奴罪。飲之者之罪也。

仁和寺僧常設宴。一僧酣甚。取小鼎。蒙首。壓鼻。纔入。乃蹶然起舞。一座鼓掌大笑。舞罷欲脫鼎。不得。面腫。滿鼎血涔涔下。衆蒼黄欲毀鼎。痛楚不可勝。往謀之醫。醫亦束手。乃還寺。衆環視。無策。一人曰。極力脫之。雖失鼻耳。猶不至死。衆然之。遂齊力。挽之乃脫。鼻耳皆墮。僅得免死。又有衆僧。將觀紅葉於雙岡。貯酒餅於盆。潜埋之。擁葉中去。遊。一樵童而至。有人伺間偸盆。衆僧不知。皆已坐地。一僧曰。吾欲燒紅葉。奈無酒何。公等有神術。試禱之。安知不得酒。一僧捻數

昧，涌呪，乃撥障葉，覓盆，不得。很駭呼偏，探旁近，覓不得，皆大怒，相詈而退。徒然草

吉田兼好曰：事之不可解者，莫甚於強人飲者。不能飲，辭避遁，乃攬而留之。謹酒者狂，強健者病。困臉抗籍甚，明日頭痛，不能食。公私之事皆廢。夫使人困苦至此，非禮非義。執其焉者，海內無此事，而外國有之。今我傳聞，得不怪且駭耶。若夫婦人理鬢，整襟，婥笑，不依人方，舉觴，進，捧其手，啗之以肴，人自大嚼，無所為從。或老法師在坐，顛狂，袒裼，肥膚漆黑，令人嘔噦。或有夸談者，或有悲泣者，賤者則嗔罵喧啾，或相抱持，狂人緊擾，宴罷散去，騎者頻墮，步者跌蹶，或嘔吐器皿，或倚童肩，且罵且行，觀者鬨笑。古謂之百藥長，而病自酒生。或謂之忘憂物，而憂自酒生。佛書以酒為五百世無手，可不畏哉。雖然，酒有時乎不可少，月之夜，雪之晨，觴觴遣興，亦一快事。或閒居寂寥，偶遇親友，不得不飲。或侍貴人，賜餘瀝，甚善。或冬月擁爐，谿徽驅寒。或逍遙山林，藉草小飲。或愁人在側，勸之一觴。或飲不過度，留宿人家，恍聽遠且主人開戶，驚起，攬衣，亦體逃去，亦可以供笑樂也。

公上

酒史新編　卷下

玄慧曰：酒有三遷名。人擬役行於人，而我左右相視，不輒受，一遷也。既受而不輒飲，待人日之始下，一遷也。既飲而欲復行它，而它亦不輒受，一遷也。大東語

參河守某總公年十三，顯立撫將士，飲，常如不及。一日設宴，命引滿，舉杯，慰勞切至。皆退，相謂曰：今日之酒，是役酒耶。逸史

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遠近震懼。織田公欲逆擊，將士請守，不聽。乃命開宴，公起舞歌曰：人間五十年，倏忽如夢幻，生者孰不死。一人讚曰：臨死猶宴飲，壯士真可恃。公大悅，卿兵，詣熱田祈捷。義元既敗鷲津丸報二城，大悅，放宴。公從間道襲之，遂斬義元。信長記

酒史新編　卷下

東照公在岡崎，織田公贈之奈良酒，公未之飲。鈴木久三郎漁池魚，割烹，取奈良酒，與衆飲之，曰：吾作賜矣。一日公視池魚，亡一隻，怪，問之。左右具告。公大怒曰：吾不飲此酒，不食此魚，將有所用，何恣饕。乃爲挺眉尖刀，召鈴木。左右懼，告鈴木。鈴木不顧，解佩刀，瞋目曰：公奈以魚鳥殺人，若今不仁如此，何以得天下。袒裼而進。公乃投刀，而入，召鈴木，謝曰：爲有二卒，一則捕鳥獵場，一則投網城池，吾將爲之罪，意欲爲之直諫耳。吾為鯫有二人。鈴木感泣而退。岩淵夜話

織由右府既滅劍倉淺井兩家、明年元日宴諸將、酒三行、出黒漆函曰、此佳肴也、卿等宜嘗一臠、乃啓臠、衆由勝家、手啓函、則金塗首級三、皆有小箋書名、衆就見之、即義景久政長政也、皆曰、有此佳肴、孰不盡醉、（信長譜）其殘忍如此

天正中島津氏兵入豐後、諸城皆潰、大友氏將吉岡某母林氏禁壘鶴崎拒守、島津氏二將伊集院野村自濱來攻、林氏禦戰累日、糧食將盡、乃偽降、二將入邑、林氏出居外、明年豐太閤將來征、二將引去、林氏謂之曰、公等去、則吾等屠膾矣、請携吾避兵、二將許之、乃招野村設宴、使婢勸酒、野村大醉而去、林氏已伏兵於路、邀擊之、獲伊集院白濱、野村被創逸去。聞者嘆異。（大友興廢記）

柴田勝家嘗元日設宴、把盃先擬佐久間盛政、養子勝豐怒、[illegible]盛政挾止之、奪其盃自飲、勝家不能制、自是父子相惡、勝豐遂降豐臣氏（秀吉譜）

柳瀬之敗、勝家引還保北莊城、追兵來圍、勝家登殿守、召股肱八十餘人、謂之曰、命在須刻、奈何不飲、乃開宴、令婦女行酒、歌舞盡歡、明日遂自殺。（柴田退治記）

豐太閤將伐朝鮮、明人許儀後在薩摩、以書報明、其略曰、日本之兵、全以酒為膽、臨陣之將、一醉而皆氣忘生、此法宜用之、（全浙兵制）我兵既屯釜山、土人皆惡、每家有美酒、我兵疑而不敢、有一人奮曰、飲而有毒、不過殺一人、無毒則全軍皆醉、吾當試之、乃飲之、其兵衆大悅皆飲。（清正記）然古有以毒酒收敵者、凡鋭將當戒、昔後撥據主、令濟陰王翁成討之、翁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營、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爲輕騎間、醉縱擊、俘獄甚多、（[illegible]書）此不可不知也、先君義公嘗曰、丈夫臨陣、何以酒為、假酒鼓勇、恥也、故軍中禁酒、為先。（桃源遺事）此確論也。

本能寺之變、瀧川一益在廐橋、召國中諸將告變、將還、從還京、諸將慫其義、不許、一益乃出兵、與北條氏戰不利、退廐橋、與諸將飲酒、自擊鼓唱謠、終夜酣飲、遂從廐橋至笛吹、號還箕、諸將而上（常山紀談）

林半介事石田三成、有勇名、三成將起兵、聚衆饗之、謂之曰、吾之成敗、唯卿等是頼、乃出酒盃、半介直進酣杯曰、臣數不能為首功、次不失第二、請乃飲之、衆皆惡其倨傲、然關原之戰、果先登獲首級（常山紀談）

銚子石部兵衛事豐臣秀次、性嗜酒、嘗謂僚某曰、主君有白鷺長、而麗吾願獲之、裝胄先驅、秀次聞而

賜之曰汝以此佐酒銚子大悦然未有戰功而秀次亡去事穴極高次及敵攻大津銚子應前日之言以鑿鋒出奮戰而死（常山紀談）

前田利長攻拔大聖寺城將引去丹生長重令其將江口等兔擊江口湛陣淺井山其士出口年六十餘素有勇名是日先驅獲首級退而憩焉有一老婦挾短刀提酒瓶而來出口視之則妻也心竊奇以為吾得酒可以復戰矣乃喚曰吾在斯妻不顧而去旁人告之妻曰吾夫雖獲一首級不足以為功乃趦趄不進奈何與酒直上淺井山勧酒江口出口復進戰獲一首級拵歸示妻妻笑樂甚曰獲首級若非君乃此酒也側而知之酒已盡矣出口歎曰吾為老婆所欺江口大失（按石五郎一無集剋日丹羽長臣江口竹捲故老詳說實於夫七十年益勇挺江口之也）

慶長之亂織田有樂之子三五郎在大坂圍中城陷亡命到京投三條柳生氏家柳懷朱家之義舍匿有日歐而官遣吏索諸亡命逐戶披撿吏到柳家柝家本釀酒窖大甕於地因匿五郎於甕中糊封其口更撿索宅中大妻從裝為逃避計吏到甕側即曰家釀已熟否不復撿視而去五郎遂得脫（多聞見録）

佐竹義宣北上曰忠野左文號猛善戰性真率嗜酒常恐酒家榜書於刀帶常常上之終身不改（常山紀談）

福島正則在江戶遣人沽酒大坂航海而還過駿河蕩至八丈島其人登岸見一男子長髯髮黑白問曰子何以至此其人具告男子曰願得其中少許以忘吾憂其人問子為誰男子曰我浮人浮田秀家也其人大笑以為不當而贈必遭譴怒然彼亦名將奈何辭其詳乃贈一大樽及乾魚秀家大喜辭還江戶自首請罪衆謂正則必怒既而正則從容召見曰汝贈酒浮田甚善彼乞而不與必以我為吝汝又告而無隱尤可嘉也報賞賜（明良洪範）

加藤忠廣嘗宴將士謂井上宗安曰吾欲頡如汝以杯求飯曰角兵衛嗤之曰君侯欲頡宗安謂其奇乎萬一蒙拔有功臣以為不可先君嗣世英雄名震與城侯為嫡嗣不知慕此反慕匹夫之勇豈主國家而撻東兵者之志哉忠廣作色而起識者知其不終（竹中重）

松山庄兵衛長嘗謂將士曰我高祖勝入勇將也吾欲效之萬一天下有事吾將先衆衝陣卿等老練為吾指麾士卒一坐渡邊水野善左衛門年八十餘獨默然無言良久曰主君之言非不快也然失將

帥之體，何則勝入君國，常奮戰矣。嘗昨未食一禺右，故批以先，及有大國來寄，退滅。進退得宜，此主將之常。奈何某尾渦河以爲水乎。主君與諸侯相會旗，勿出此言。長常挽曰。此樂右之言。勝汗馬之勞矣。乃賜酒曰，卿先飲，吾當飲。卿盃。水野因辭，長常曰，母卿以勇，卿忍辱以榮。則吾猶吾欲。類神水野不得已，一飲數盃。長常爲之引滿賜盃。水野佑以金一餅，聘人傳爲美談。（武將話）

黑田忠之年四歲，父長政携之臨黑田圖書第，行叢棧錢。將士畢會。母里但馬撫忠之髮曰，願使郎君講

習武事。異日武功必軼君候，長政怒曰，吾嘗教育朝鮮諸戰，關原何謂無功。但馬從容曰，臣勸郎君以武，主君何必怒，長政益怒。叱之。但馬笑曰，主君雖勝者幸也。狙勝者必敗，敗而不退，一死是甘。主君因能之，然此匹夫之勇，而非大將所爲也。主君其問之備後，郎君日今講習，異日必爲良將。栗山備後勢，士器而進，衆矣。政因臣嘗侍先侯學小笠原氏行酒之儀，諸勸君侯，侯政憑辭。衆士器，衛之，備後乃呼但馬，小狂人更侍賜，但馬進引滿，皆二條，因主君不飲，某懇乃罰，請幸盡辭，乃獻士器。長政爲之一飲盡，卒而能備後謀衆曰，但馬狂矣，狂夫有時乎可恃。公笑，謹勿忘。

長政又嘗宴於備後家，將歸，謂衆曰，吾在此少年不能痛飲，吾夫矣，乃起。但馬曰，主君何不少留以盡衆驩。乃卓案罷去。是亦舊轍，恨不知大義耳。長政偽爲不歡而去。（雨窓閑話）

江戶大城大猷公嘗泛巨船，宴諸侯。井伊直孝與人爭杯酒，爭怒，公在船搏鬪之，取馬銃一發，聞者驚諫。乃使人傳命曰，今日之遊，飲與不飲，皆宜盡驩。直孝不敢復爭。（常山紀談）一公又嘗遊獵，而歸，經傳馬街，有一人醉臥爐頭，衆呼之不醒。欲昇之去，衆喧噪，公望見

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市井祭蛭子，故有醉倒者。公曰，何快也。乃賜一觴，曰，飲者皆盡醉，一市感泣，及公薨，其地不復祭蛭子云。（窓能須炊美）

井伊氏家臣小野田某謂多賀社鮮路衆募於橋上飲酒觀月。有司以告直孝。直孝笑曰，彼因衆募於橋矣，然猶關道路，未嘗苦路人，有司大懼。（然桊錄）

先君義公嘗乘雪，微小金讌從臣曰，雪中鬪逐不宜飲酒，飲者必困。從臣有竊飲者，果大困。（桃源遺事）

義公嘗造酒店於後樂園，謂造酒不宜過杯，盡以九分爲度。夜以八分爲度，因名九八屋。（後樂園志の註、酒不滿杯盡占）

之通法事子龍野沈恐曰杯內點墨定其衰徵史不
淡行之證也

義公府寅悄徙於西山酒酣語及武事一傳衆所大
言門茶等無家累。一旦有事將先驅効死非如俗家
顧戀妻子之比也。一坐絲笑馬場高道獨黙然公召
問故。高道曰奉浮屠之教者安得談兵革饒有此心
既甘兵數况衆酣飲言亡非所宜且武夫臨戰有前
無卻然後顧戀妻子昔此非僧徒之所能知也。公不
悦高道乃退。明日公召高道賜以新木杖曰山中多
狐狼汝以此備之。人中亦有狐。汝以此撻之。遺事

肥後侯好飲世子嘗獻酒肴侯曰肴酒喜有肴係之
□之所指也
漸少。昔比係將頼以殘醬佐酒古今以為美談亦取
其滓下以佐耳。銀臺事　世傳肥後之士有客將飲酒必
先撈網而出。捕魚以為下物蓋侯之餘化也。

土佐野中良繼嘗令本邑本山曰。秋冬食粥多蓄米
以待農月。釀為酒者有罰又曰。勿酤酒酤者出銀三
錢。野中記事　其嚴如此。

上屋利直近臣蘆澤嗜酒乘醉利直怒將誅之召新
井正濟告之。正濟不答利直怪問。正濟曰彼固有罪。
然少年敦篤之士。異日老成必收其用。利直悟而止
正濟乃與友人諭蘆澤斷酒且訓誨之。蘆澤悔悟遂
為善士。析楚叢話

或問熊澤伯繼曰不為酒困雖常人亦能之聖人何
以戒之。伯繼曰。聖人知酒能困人故飲無定量而所
不過度故能不及亂常人非不知亂之可戒然不知
酒能困人故飲常過量而不自知聖人誠已衆人正
為此也。伯繼又曰士
有常祿故雖凶年得免飢寒。民則不然。一遇凶荒。貧
者賣牛馬賣山林賣田圃賣妻子猶不足乞食道路不
免餓死慘亦甚矣。幸遇豐穰衣食粗足有沽酒相變
者。一村僅一二人自一國而言之。沽酒城下者亦不
為少士見之以為徒儲蓄有餘故能為此殊不知彼
亦人耳寧得不一夕暢飲以酬終歳之勞耶故士見
其沽酒宜以為喜而今則不然使其熟慮豈能無愧
心哉。集義外書

安積覺曰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子晳以駟氏之甲
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履中帝
之為皇太子也。住吉仲皇子。舉兵襲之太子醉而臥
左右扶掖上馬而走。仲皇子焚宮火通夕不滅。太子
至河內埴生坂而醒其事殆與伯有相類。唐李克用
上源驛之變亦此比而非得大雨震電之助則克用

亂不能免周公作酒誥衛武公戒酖樂迄夫酗酒必至喪躯醉酔之過可不警哉（淵斎広筆）

或問大道寺友山曰今世佐酒者有舞妓其器有三絃市井間争教女子以為射利之計古亦有之乎友山曰吾少時未聞有舞伎而弾三絃者唯有瞽女故諸侯畜之以供飲席此時諸侯後宮之法甚厳老媼執事少艾不得訶見故諸侯亦無有沈溺酒色者介則舞伎日多諸侯之女嫁人亦多携舞伎使之艶粧歌舞以媚夫婿故諸侯無不耽酒好肉者何以異於愛人而勧之酖哉（落穂集）

有徳公在紀藩時守山侯及諸宗室会飲其邸公挙觴将属侯侯起下階視庭花爛開欲折而餘高乃挙佩刀断鈎一抜折之献公請再飲而後受觴公賞其風雅（而詠焉○小生原氏有折花釣酒之記見諸礼集）

京師賈人川井正直年四十餘従山崎嘉受小学自是事父母純孝正直自少嗜酒父母憂之遂不復飲（孝子伝）

伊藤長胤曰伶官狛近純稱久保甲斐守其朝時嘗陪内宴操笙会飲酒酔遂音不中度被譴家居三年自是痛自懲悟操縵不問昼夜既而得解声伎極天下之妙予少壮時先人毎挙此事以勉励焉又曰先人少壮時不解飲中年以後因医人勧微挙二三蕉葉間唯二食夜不復食或飲酒至微醺予及一二同舎生侍坐談論経史間及京師幕俗先世遺事毎属予輩曰須以為天下第一等人為志（盍簪録）

物茂卿善飲而悪酒（紫芝園漫筆）故世或以為小戸（紫山随筆）然與蘅園談（[illegible]）書曰宴歓居五更長大雪漫兮劉漢之興失尽也蹁躚以帰帰鳥則臥起焉則日既過三商耶於是知不佞之酔甚哉所賜彩華彩牋文石之硯並以所遺失携録照擢乎文房之中乃知併與満庭瓊瑤皆君侯之賜也漫成一絶奉覧雖然小人以顏路文茵擁彫爐徽倪自若則君侯廻捧硯行酒布衣交不若也是自王生結襪之技倆伏准君侯知己之遇欲酬高山計莫所得焉君候自識之耳祇恐麾下諸校頗未免搭撃切歯於不佞者是以縷縷如此與江若水書曰春風初動黄鳥情酒酒頗不佳輒思足下所自醸及奠水篠流者如何已復岡仲錫書曰正爾左手執笙右手把杯且吹且飲也独奈別無下酒酒不能下矣忽接華牘賜以佳蟹輒投笙而持之果然畢卓哉深謝足下之賜（徂徠集）

舉說此數語，茂卿實善飲，若也然。其惡酒，其蓋所以警乎安中之徒也。

物茂卿嘗中秋行，日將近，豫將騎，路側民家皆上見如白犢蓋若開，是何也？笑答業也。一行二十餘人皆駿然，豫形端正可愛，與此自酒中所見人殊，頓膊與雪色相映，發光彩，浮欲流，其去豁中甚近，亦不甚高矣之，欲嘗以是封氏庭中物，豁中輒買村醪，引滿，相迎，是何減寺常重九賞菊花也。徂徠集

太宰純好飲酒，調笛，恒言笛聲得酒始暢。東野集

服部元喬有俠客刀歌。其序曰：明曆中朝士某勇悍

用，大使聞之，亦以除賊，賜死，有人藏其佩刀，烏石生携至將歸，客為酒謝，乃傳觀之，雄深引常。重數十斤。自鋼鐵具，使人凜然，毅作小刀，其大可知。座客慷慨賦，有發衛之氣，刀下酒，數斗。相與作歌。南郭集

山崑唐詩所謂肴，倒引盃者耶。

平野玄中少時嘗遊諸肆，劇飲大醉，物茂卿聞而謀之，偶謝過，尋人如詞改告茂卿。茂卿曰：彼千里駒也。其加謙氣，無乃汎與。問數餘錄

朝鮮之役，加藤清正令酒井善左衛門守本浪城，一日酒井出，飲城外，大東人梅木田民部，來，虛擊之，攻城，取之。酒井乞降，曰：臣欲死耶，誰復諫臣？若欲死耶，不急，今妻子，東纖願，憫而赦臣，梅木田以為彼無勇，乃與之赦，梅木田好酒，一夕宴飲，召酒井，爲陪，酒井舉觴，三飲，梅木田悅，曰：何快也。乃起，把雄劍，拔之，酒井乍投觴，中梅木田面，拔刀斫殺之。左右錯愕，酒井奮戰，走之，乃從然呼曰：吾既斬賊魁矣，諸人何不入城，逐賊徒，衆聞之，競進，遂復城，太閤有名其堅，聞而壯之，乃召酒井，賞與賜以盃酒，㪅二千石。記清正

北島三立嗜酒，家貧，不得酤酒，乃作書，付酒家，酒家送酒，诸人索重其書，皆爭買之，酒家以此獲利云。

若思傳

佐藤直方嘗謂土井侯，諫論侯必置酒，一日左右遺置淡肚，細直方所欲，當輒引一杯，又理前說，雄辯如流，侯不覺前席。先達遺事

物茂卿戲細井知慎曰：公謹為人魁岸，甚口吃，謹繩繩乎若其錙銖，出文入武，洸洋百氏，學綜衆藝，人所欽艷，性不甚嗜酒，酒間或及忠義節事，則輒慷慨激烈，怒髮上衝冠，目光燗燗乎，亦不自覺性為然也。徂徠集

拾斎卓臣亦一名士，醉後語及忠義之士，必慷慨擊節，有談，所慶什莽時脫厄之事，泣數行下。丙洪元悵俱傳

梁田邦美少時好談兵。時評周瑜赤壁謝玄淝水戰
田氏桶間信玄尸口。論信川中島諸戰。扼腕按劔躍
如。色飛人吁曰。覇儒是似嗜酒者。而其實不然。答山
陽東洋書曰。僕本不解飲。近時醉小盞。以佐養老。不
腦神交千里。所賜春暖一罇也。其味佳。諸人則温醇
非實道學風流非凡。蕩子可不謂敢杜第一品哉
集○邪美答肖芳餅書曰承物小首字々圓活酒中花為情性竹思爭與長史奇趣異矣十郎
物茂卿叙長嘯人國思猜遺稿曰。先生它無所嗜。嗜
酒與山水。岐陽之勝海環乎山。山環乎邑。一口童哨。
萬溪鵝鑑雲日之所映發。賁圖弗如也。先生服日則
挈酒自隨。留連乎其際。五斗成詩。一石成文。興至焉
而受聲發之清微。佐之風雨之和。之以時晴依稀乎
㵎渺之嶺。則人或以為仙耶。徂徠集　林道榮亦長嘯人。然
以書聞。有乞書者。乃携酒登樓。擊腰鼓唱歌。必醉然
後運筆。其風流如此。某傳　於譯官熊斐善書。又嗜酒。一
權貴招之作書。至則飲酒。未及下筆已醉倒矣。及醒
又飲大醉而歸。明日又往。飲如初。凡五日僅書一紙。
語人曰。不如此。則求書者日多。吾不勝其煩。所以逃
於酒也。續畸人傳　長嵜又有酒徒小篠自號酉水軒。延寶
中長嵜大饑。小篠搖不受人施。不食數日。讀近思錄。

瑞坐而逝。長嵜夜話草
岸玄知仕出雲為小官。性好和歌。一日遊郊外。見一
民家老梅盛開。愛之欲買之。民不肯。玄知強買之約
以厚價。玄知素貧。傾家具償之。乃携酒賞花。移景而
去。其後民請移之。玄知曰吾係小奈何移大樹。民
曰君既不移其樹。當待其實熟責之。玄知笑曰吾賞
吾花汝利其實。民驚曰。君不取其實。何以償為。請奉
還之。曰它哉吾花。賞之不樂。此後毎至花時必携酒
往賞。人呼曰玄知梅。續畸人傳
長嵜人小川寬叢醫。以剛直聞鄉。人有父死。而兄弟
分產者。兄多自與。曰我長其弟。曰皆子也。乃計室兩
今飲於別器。而後異卮。不適或飲寬器。不弟者在坐
進請曰。餅觴而飲。因自通姓名。寬驚曰。子乎兄弟
相訟一條者乎。曰是是。則茶觴不可得與其人。作色
曰何也。曰父母者身之本。而死不哀。兄弟者同胞。而
爭財。頑惡所謂人面獸行者。雖不肯不欲交杯酌
與其人。大怒曰。河君辱人。一至此乎。提刀而起。寬不
動徐曰。吁何恥之晩也。人而不孝弟。僕妾且不齒。不
恥僕妾之不齒。而獨恥其之不觴。吁何恥之晩也。其
人不勝忿怒。欲必死之。坐中遽相與扶之去。謂寬曰。

先生戒之，彼必有恨。貫笑曰：不能忘利。半年豈能死於我哉。竟抵相酬酢，飲而去。歲餘其兄過門曰：我不通問數年，一日忽來拜，朔又來拜望，而朔望必來。然我不答，而彼不繫焉。且一年，我疑其所為，始問之。曰：往河君謂我歡行樂，而自念之，欲悔謝於吾兄而然。由是以來，竹吉未畢，兄弟相擁而泣。此吉子之鴉將何以報。自是兄弟從貞擧，遂為善良。治中之子乃不孝，其遂寬偶治病，至氏家，主人呼少年作解，若見之實驚，曰：嗜是不孝之子耶。鮮進不食而出。久之，名大婦且泣且來跪曰：賤兒聞腐醉，姑一壺酒，以其意遣

吾。曰：兒悔之無及。雖時時飲酒之，吾夫婦以為役窮困，而念家，是毒我也。且怒且泣，嘆棄之，其從俗隨遺篋，棄久之。我婦以為兒雖愚，而不孝豈從欲觸乎。吾唯有此子，而欲殺吾，吾生困，不如死。及我之出，竊少嘗之，無畏，遂飲之，失甚符吾婦言之，吾亦驚喜。乃使人召之，則泣曰：河君鄉黨之所教，而不食我所作之饌也。悔之無及，聊以自報耳。小人老矣，因君而得子，死不敢忘。其為鄉里所尊信如此。把俗民楔傳

丹後宮津一士人，嗜酒放浪，輕侮儕輩，屢怒而逐之。使人籍其家，唯有一厨櫃，扃鐍甚固，以油衣竹笠楔

屋漏破。酒器視中有錢一緡，又有大刀一口，抽之，光鋩溢諸人，有金二十斤，觀者大驚。白侯，召還，增其秩禄。其人慚深，不為甚也。野叟人傳

近江人守野元章，善詩書，尤嗜酒，每飲劇談大笑，聲撼四隣。江村綬嘗來訪，織紋寒夜，元章入而不出。適而甚候，獨坐久之，門外作呼，曰：吾還矣。綬驚而顧，有花笠出洲而入，首啣元章也。謂綬曰：吾將飲酒，供無下物，故持魚來。其雅逸如此。全上

高野維馨有酒癖，秋山儀嘗為賦酒醉孟行，未及録，亦維馨没。六之，松崎維時曰：為余誦之子式墓。子式必合笑於地下矣。玉山集

名越克敏嘗病，當時寒樂山公子（水戶公庶兄）良酒酣病疾大作，猶豪飲不休。秋山儀壯之，賦詩贈曰：長鯨游未從容宴，共論心豈謂名公。然無端小息從難愚，秋猿起謾使社許吟。失戰君堪勝，何妨醉酒深。玉山集

紫邦彥常慕大蘇，每歲十月望，置酒會客，以擬赤壁之遊。有客袖一奇石，長不，邦彥一見激賞，名之曰小赤壁。既而邦彥大醉，援筆賦小赤壁古詩一篇，辭思縱橫，一座妹動。客以為贈已首而拜，邦彥亦拜其石曰：此是吾家之物也。遂收之。客乃嗒然。笑日樓集

匠人逵江甚愛酒自刻酔臥像蔵之鎌倉稲荷祠後人呼曰酒宮寛永中幕府修稲荷祠衆議以為不敬遂棄其像（鎌倉志）

肥後鍛匠孫次郎貧而篤孝母嗜酒毎沽進之酒家感其孝与酒孫次郎不悦曰如是則予飲吾母也非吾孝也乃去而之他酒家皆悟其意毎来沽賤直賣之（孝子伝）

攝津剣工井上真改鍛冶精工世称絶伎尤嗜酒一日大酔夜起汲水墜井而死聞者惜其巧於剣而拙於酒（新刀弁疑）坂倉吉助美濃剣工亦嗜酒銘其刀曰酒尾（新刀銘鑑）

世伝酒顛童子之事安積覚嘗辨其妄曰白猿伝本無其事而好事者為之酒顛亦無其事而假白猿伝以資之此何異於夢中説夢歟有之不過大江山一巨盗耳隋王石虎太子邃嗜酒残忍好粧飾美姫斬其首洗血置盤上与賓客伝観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湘平沙筆）南斉主高洋有寵姫薛嬪一日暴怒斬其首蔵之於懐於東山宴勧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北史）此皆真酒顛童子也余観世俗所畫童子来酔婉然美少年既已被酒変為夜叉獰悪無比安知不減世之酒顛哉

唐書芸文志載劉炫酒孝経而隋書炫伝不載則其書可知也然酒之有書蓋始於此而中間皆伝以書故藤原佐世見在書目載之而今則亡矣（宋史芸文志載皇甫松酒孝経類之書也）酒之有経有譜蓋自唐王績始也唐書績伝曰績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太楽署史焦革善醸績求為太楽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絶歳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追述革酒法為経又采杜康儀狄以来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

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酔郷記以次劉伶酒徳頌其飲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伝是績之著述無非酒者而今不知其存否唯酔郷記見唐文粋芸文志又載皇甫松酔郷日月三巻蓋本於酔郷記而今又不知其存否唯宋竇苹酒譜集其二十条耳宋人不善飲而善言酒者有蘇軾軾有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酒子賦酒隠賦濁醪有妙理賦桂酒頌東坡酒経天門冬酒詩又書東皐子伝後曰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挙

益除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醉適之味乃與客闘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又跋草書後曰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又曰予昔在黄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東坡集］是甚飲甚適者精也不甚飲而甚適者軾也范成大曰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桂海虞衡志］此亦蘇軾之流亞耳。

仁德帝時仲臣令。家累千金。積糟為堵。帝嘗臨幸其家賜號糟垣臣後改為春日。［姓氏錄］此富而累糟者也。宋人歐陽修有食糟民詩曰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弃物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瓮香累累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家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為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之饑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由逃。［六一集］此貧而食糟者也。

嗜酒。有猩猩一曲舞者被赤髮著衣袴而飲壹酒。畫工寫其狀。人或以為酒仙之類。殊不知猩猩乃野獸以酒取禍者也。猩猩二足無毛人面豕身聲似小兒啼。能言常群行。嗜酒著屐。人欲取之者以黄酒不許作餌連結置山中。猩猩見之能知誘者姓名及其祖先。罵曰誘我也。走去。已復來涂指酒嘗之著屐而試之。已復去。去復來。如初則相共連臂踉蹌同就醉。躡屐縛而仆。每捕獲必養之。使自言血幾何。猩猩惜其血。必少應。益痛捶之乃增多。至必不肯言則殺之。所得血如所許之數。染毛罽不黯。［見正字通西域聞見錄猩猩］是可以為嗜酒者之戒也。書而玩之過矣。明人記猩猩事曰予在綠鵝山見之群相語曰客東人也蹦躍出視予適有蘇酒一包召而飲之四者齊下。未飲先謝既飲輒醉。知予之無機也予徘徊恐為後人所害怨然下。雙飛下古木翼然相謂曰上客過勞兒當負之而去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予然不敢以為信［赤雅］此乃為猩猩解嘲者也。宋人有猩猩毛筆詩。異味有猩唇相法有猩眼。猩猩供人用亦如此可笑。

五片乾饌曰今謂大飲為上戸不知何謂。晉王沈嗜酒酣輒連白自號上頓上戸上頓之訛與［瑣語］是不然

飲酒多寡，称大小戶。吳志孫皓傳，每饗宴以七斗為限，小戶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白居易詩，戶大嫌甜酒，又小戶長先醉。（正字通）中國亦称大戶。（本朝文粹）後世遂有上戶下戶之目。（酒飯論）道酒徒以上下二字，易大小耳。

江戶大城大手橋始成，適值中秋，執政諸臣相對觀月，橋上乃開莚座宴，將軍聞之，遣使賜下物。（落穗集）常時簡質如此。

元日獻屠蘇於天子，榮子從鬼間進嘗之。（公事根源）鬼間即畫白澤王斬鬼圖者。（大日本史方伎傳）白澤王蓋鍾馗也。

鍾馗於酒似無關係，然清人紀昀有醉鍾馗詩，曰午日家家蒲酒香，終南進士亦壺觴，太平時節無妖癘，任爾閒游到醉鄉。（姑妄聽之）可謂奇矣。

中朝文士嘗好唐白居易詩，而居易有何處難忘酒詩，中國必有擬之者，而今不傳矣。宋人王質擬之有四篇，其一曰，何處難忘酒，英雄太不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濤，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其二曰，何處難忘酒，奸邪太陸梁，腐儒空有鄭，好漢總無張，貴趙扶開寶，上徐貢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其三曰，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運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渠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其四曰，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將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桯史）質有雪山集，極為清主所賞。（尚明月錄）

左傳曰，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文十七年）蓋此一事，千古警戒，故後世未有飲酒取敗者也。惟名將時有飲酒者。永祿中，北條氏康涵納今川氏於駿河，陣薩埵山，武田信玄出兵，相持於興津河原，會大風寒甚。信玄以大釜溫酒，令將士悉飲，問曰，猶苦寒乎。曰，然。信玄曰，吾居平地飲酒，猶不足禦寒，敵在山上，必不能禁得無寒，營下山邪，宜及吾酒未醒襲之，乃進登山，果無人，大驚而還。（甲陽軍鑑）朝鮮碧蹄之戰，立花宗茂連武巨觥。（□錄）思此皆名將之善飲者也。

清人顧炎武曰，水為地險，酒為人險，故易文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徐尚書石麒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夭於酒而不覺也。（日知錄）中國古名樓曰酒海，亦此意也。

西十人飲酒，有諛諧可笑者，宇文周時元孝矩，擬好，

酒能號而息鬨主　南史　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帽、欲飲輒呼、迺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前入、丁家臣坐相對、竟日還迴也、因持酒歸、則主謝去大笑　史　又有豪俠可喜者、唐胡証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唐書

漢祖好酒夜醉斬蛇、蓋千古酒徒之巨魁也、酈食其求見、自稱高陽酒徒、殆以此歟、其後劉伶以酒擅名、豈漢祖之苗裔歟、今漢祖之裔多在中國、未聞好酒者何也

漢祖就酒斬蛇、素盞鳴尊醉蛇斬之、斬蛇一也、其所以用酒則大異

吉田兼好曰、以女髮爲索、可以繫巨象、綴妓屐爲笛、秋鹿聞其聲必聚、並可慎也　徒然草　此語蓋在警世、豈知異邦有以妓鞋行酒者耶、則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鞋、載以行酒、謂之金蓮盃　輟耕錄　嘗與倪瓚會飲、席有歌妓、維楨亦傳此盃、瓚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飲席遂散　何氏語林　一日室中元家祭方舉盃、置案上、忽一盃聲如爆竹、劃然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數日前其子惡妓以此飲、無禮故事也　西湖志　而士人戲謾無禮如此、聖人之邦、豈皆至此、可恥也夫

唐人詩曰、他年謁帝言何事、欲贈劉伶作醉侯、此戲語耳、宋人乃有死葬劉伶贈醉侯之句、清異錄曰、汝陽王璡有酒法、號甘露經、此寓言耳、而明人稱政要酒之書、乃有甘露經、皆酒人之話、不可信也

世有因病善飲者、一老父嗜酒、一飲傾三升、一日共妻沽酒而歸、及門顛仆、酒器碎、老父見之大驚而仆、口吐一小石、狀若雀卵、是後不能復飲　夷堅志

七月二十四日、伊丹大火、然燈之、謂之愛宕火、酒家傭工多、以是日定約　山海名產圖會　長崎之俗、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禁酒祭愛宕神、謂明年免火災、土人呼曰酒精進　凡酒道之物也火祭曰酬神者米詰京故事也以十二月二十四日此際神龕上用酒醴奉薦門罷之以醉可縱恣自田東周年記曰余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禁酒得免七災是東因亦有此說也

富嶽之巓、百品失味、而唯酒否　甲斐國志　遊蝦夷者、唯酒與葡萄、可以辟瘴癘矣　北紀錄

詩三百往往有惡酒之語。曰中心如醉、曰憂心如酲。非惡酒作。為斯春酒、以介眉壽。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斯之謂歡酒、斯之謂天之美祿。

先君文公少時嗜酒。老媼戲卧曰。人君嗜酒、妄聞知其不可然歟。可替否、非婦人所能。是在諸臣。乃令參田簡諸酒器。公慮已納之、遂以德業聞。嘗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事皆然、非特兵而已。酒能補氣力散鬱悶。然飲過度、則招災亡身。無它論、酒所役也。

先君烈公嘗書大字曰。一杯人飲酒、二杯酒飲酒、三杯酒呑人。蓋世俗本有此諺。公特以此為酒徒鐵砭云。

頼襄題亂林詩巻後云。士錦來、無日不醉。終病酒。令日共遊亂林。林木重疊蔽天。水穿綠雲中來。架欄水上坐。坐者鬚眉亦綠。覺宿醒頓消。却不免復呼杯。又魚。魚有奇香。獨齒頰。蓋以此水中者、故帯苔石氣也。

山陽題跋　余讀此數語、筆端自有酒氣。襄真酒人哉。

世傳服雨從者、不能復飲。而上亦有之。鸕鷀矢曰蜀水花。研水服之、令人斷酒。　正字通

先大人曰。杜康始作酒、見西土書。今世俗謂酒匠為杜氏本此。

宋司馬光有訓儉一篇。其略曰。天聖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來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柹之類、殽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殽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傳家集

往時先大人與高橋藤田諸翁飲酒、必漸閏瓶、偸草肴、以為下物。酒亦下論、醉滿取帆而止。頗有司馬氏之風。而今白侈靡之俗、亦頗司馬氏所述、可嘆也夫。

先大人愛酒。然獨酌不過數杯。時或與所賓相會、乃飛觴豪飲。嘗曰。古人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非虛言也。世之嗜酒者、醉時多、醒時少。先大人則醉時少、醒時多。嘗自號曰醒狂。蓋天下之熱然若也。古人稱酒之功德者、劉伶有頌、白居易作記。敘製造之法者、蘇軾有經。述古今之事者、竇苹有譜。今輯此緒、特以先大人遺愛耳。非敢擬古人也。若夫警誡之義、則酒誥具焉。豈待後人之論哉。甲子春

日延光識

漢史紀我風俗曰。人性恬靜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斷説非妄也。何則我邦釀酒之法。既妙乎神世，而瑞穗之國粒米香美。即釀以爲百藥之長，其醇可知，而飲之者保壽考。故古史所存，帝王年壽多踰百歲，其在下者從可知也。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對擧承平之世、酒皆和旨使人。可以相備也。孔子當周衰亂。市酤薄惡，是以疑而不食也。由是觀之。酒之醇醨。亦由風俗厚薄。不特而主也。古者人性恬靜。風俗太厚。乃酒之醇美勿論已，迨乎後世也。風俗漸薄。酒味隨澆、無扶衰養疾之力，而士或欲遠世故。寄託沈酣。不爲頤養之具。人不獲壽考也久矣。存知酒于今二十年，歲増澆醨。下識風俗之變亦至於此耶。果然。乃恐後之觀我俗者。或誣漢史爲妄也。吾青山先生素不喜飲。而有酒史之著。蓋以文託於酒者也。存自幼事先生，文不加修。而有嗜酒之癖。今讀此編。即亦但系願於古之酒爲耳。戊辰六月門人津田信存謹跋

掘口龜水書

跋

先人既老。酒間嘗戲曰、昔豊太閤崛起於草莽、并吞六十餘州。今吾則并飲六十餘州杯。大小雖異、其快則一也。蓋先人遍集各州所産磁杯。故其言如此。又曾著一書。備載本邦酒神酒徒酒器名物之類、名曰酒史新編。然性不嗜飲。飲亦僅止於三蕉葉耳。勇弱冠與武人交、時或劇飲大醉。曰、予於家学無一所得、唯酒量男爲出藍。先人憂之、誡勇曰、余之補總教、食厚祿。皆藉老公之殊眷、与父祖之餘慶。故日夜傀焉、以自警懼兢慎。汝輩青年、最不可不刻苦勉勵、而惟麴蘖是耽、暢飲耐飲、取快一時。是非老公所以待汝父之意。又何以得蒙拙齋先生之後乎。勇聞之惕然感悟、爾後雖不能全禁飲、而未嘗至酩酊無所知。蓋先人訓誨之賜也。今把遺杯而閲遺著、戚々焉不堪感舊之情也。頃日書肆山中某請刻此編、乃書此爲跋。

明治十年六月　男勇謹識



松下見林 著

國朝佳節録

貞享五年（一六八八）大坂刻本

據貞享五年（一六八八）

大坂刻本影印

記季中風俗

國朝佳節録

發古今未發

浪華書肆森田永英繡梓

國朝佳節録目録

正月

賀正 屠蘇 射禮 七種菜羹 門松 東土爆竹

赤小豆粥 橘 正月餅 正五九月名三長月爲愼

二月

釋奠

三月

上巳 草餅 桃華酒 鬪雞

四月

浴佛

五月

端午 粽 艾 楝葉 紙冑人 [illegible]蒲葺屋 菖蒲酒

采百艸 浴艾菖蒲煎湯 黃梅雨

六月

氷餅 嘉祥 名越祓

七月

七夕 盂蘭盆 燈籠

八月

八朔 十五夜翫月

九月

重陽 十三夜翫月

十月

煖爐會 亥日餅 液雨

十一月

上履襪

十二月

八日 臘八粥 除夜 鰯頭柊葉 炒豆

附

庚申說

目録畢

國朝佳節錄

後學　西峯松下見林　編

正月

賀正　日本書紀卷第三神武天皇紀曰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爲天皇元年尊正妃爲皇后生皇子神八井命神渟名川耳尊故古語稱之曰於畝傍之橿原也太立宮柱於底磐之根峻峙榑風於高天之原而始馭天下之天皇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

舊事本紀第七神武天皇本紀曰凡厥即位賀正建都踐祚等事並發此時

今按據我國記本朝賀正之儀始于神武天皇元年如上所引說夫以神武天皇東征天下平然後元日即位修萬世王道之基故賀正之儀於是起矣神武天皇元年當周惠王十七年先漢四百六十有餘年以此言之則本朝賀正之風不因漢而有之

杜佑通典卷第七十曰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爲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群臣朝賀儀（書言故事亦引之其下云武帝改夏正建寅之朔則元日之慶始於高祖）

字彙曰元大也又善之長也又始也首也人君立極改年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歲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蓋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

屠蘇　博雅曰酒名元日飲之除溫氣

本草綱目第二十五卷造釀類屠蘇酒陳延之小品方云此華佗方也元旦飲之辟疫癘一切不正之氣造法用赤朮（千金方作白朮）桂心七錢五分防風一兩菝葜五錢蜀椒桔梗大黃五錢七分烏頭二錢五分赤小豆十四枚以三角絳囊盛之除夜懸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煎數沸舉家東向從少至長次第飲之藥滓還投井中歲飲此水一世無病

時珍曰蘇魁鬼名此藥屠割鬼爽故名或云草庵名也

孫思邈千金方第二十九辟溫方中載屠蘇酒

四時纂要曰屠蘇思邈菴名屠絕鬼氣蘇醒人魂

射禮　北史卷九十四倭國列傳曰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

今按國風驍武安而不忘危故正月王宮神社行射禮士人有弓始之儀雖小子男必射戲以爲佳事其所由來者尚矣北史所筆豈虛也哉

七種菜羹　事文類聚第七曰人日採七種菜作羹歲時記

門松　世諺問荅曰松竹之青長而不變故孟春立于門戸臣民家立門松故藤原爲尹立春和歌曰今朝者又都乃手布利引加倍氐千尋乃御注連賤加門松

今按正月門前左右各立松一株竹一竿又上橫竹兩竿中插昆布果之類名曰門松觀其所爲蓋孟春之月祀戸之義也禮記月令集說曰戸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戸之內春陽氣出故祀之

本朝俗間有晴明簠簋内傳蓋後人假托之文也其書曰北天竺吉祥天國王牛頭天王迎婦於南海會日暮過于廣遠國王巨旦乞宿巨旦不聽去此一里有貧人名蘇民將來天王至借宿蘇民將來許之其後天王率后妃王子等誅巨旦賞賜蘇民將來門松者降伏巨旦墓驗木也今按此說妄誕不足觀之凡此書以佳節故事悉爲起於巨旦者甚非也又嘗見備後國風土記有似此事曰素盞烏尊通南海神女時日暮借宿于巨旦將來不許借其兄蘓民將來許之素盞烏尊大喜欲報之後爲行疫神人多死令蘓民及子孫帶茅輪稱曰蘓民將來子孫乃免疫死今小簡書曰蘓民將來子孫也正此意雖然巨旦蘓民之名非和語也謹按國史素盞烏尊行新羅國據此言之疑於新羅國有此事歟然則巨旦蘓民者夷狄之人也蓋簠簋管窺風土記誤爲天竺事添以門松等說

東土爆竹 本朝正月十四日撤門前松竹十五日燒之以爲嘉事小兒等向火相唱曰東土爆竹蓋我東方爆竹也言漢家除夜或元夕爲爆竹我邦今夕爲之而已

事文類聚元日條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烞烞有聲而山臊驚憚 神異經 爆竹燃草起於庭燎 歲時記 該聞集云李畋鄰仲叟若家爲山魈所祟擲石開戶畋令旦夜於庭中爆竹數十竿若除夕然其祟遂止至曉寂然安帖

爆竹或作三毬打或作三笈杖或作左義長皆音轉耳就轉音生曲說今正其失三毬打 與三笈杖同 十節錄曰黃帝取蚩尤頭毬之今毬杖是也以彼例漢土年始用件事國中無凶事仍日本國學其例年始打毬杖 今按十節錄說非也 又行譽抄引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日焚道書故事傳會者非也又西域記曰摩揭陀國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 云云 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 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 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華又事文類聚曰上元燃燈或云以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 正月十五日 御乾元門中元 七月十五日 下元 十月十五日 御東華門而上元游觀獨盛 春明退朝錄 今按上元出舍利燃燈事日本無之然恐人傳會故詳記之

赤小豆粥 太平御覽三十時序部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

事文類聚曰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先以楊柳插門隨楊柳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荊楚歲時記 又三十六民案部蠶家門曰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即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

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桑百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蠶 續齊諧記

今按中華用豆粥或膏粥日本用赤小豆粥似糜盈之義

本艸綱目曰赤小豆粥利小便消水腫脚氣

橘 凡正月自元日至望前用橘飾物以爲瑞似秦風馮應京月令廣義曰正月初二日賜橘 秦阿房宮賜羣臣橘

正月用餅 本朝風俗正月用餅名齒固爲時物食之猶中華七日煎餅薰天十五日造粱糕二十日補天穿而正月中總用餅

月令廣義曰煎餅 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謂正月七日煎餅 薰天 述征記人日煎餅謂之薰天食 玉粱糕 玉燭寶典洛陽人家上元製食于庭中

事文類聚曰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 拾遺記

正五九月名三長月爲齋 桃源戴埴仲培父鼠璞曰正五九三長月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國戒居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盛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皆時令當然耶

居家必用丙集云今人不用正五九月訪彼名流秘書而敘實皆無所據愚嘗論之正五九月十建寅午戌屬火臣爲商商爲金火能制金是以忌之壇經云正月上旬與九月下旬吉往賢本指以正月上旬火力猶微九月下旬火力已減故不日凶或得吉日時辰此不足執惟金曹避之亦緊

二月

釋奠 二月上丁八月上丁祭孔子顏淵等御影也古者京師大學寮諸國學校皆行之 見延喜式 祭孔子有祝文祭顏淵等有小祝文 見朝野羣載 藤原兼良公曰明日以釋奠粢盛賜羣臣等稱曰聰明言食之令人聰明也 耀天記曰吉備公在唐寫得孔子顏淵等御影會遺顏淵御影而

歸朝一日其御影昇空飛來國人大神之也衰道微諸國學校荒廢不修 保延元年七月藤原敦光勘文擧天下衰弊所由來曰依學校廢也觀此則其廢久矣 大學寮亦頗倒然金岡所圖之御影不滅三仲於宅所祭之 見園太曆薩戒記等 應仁大亂以後寥寥不聞至於永正年中夫子廟存基址在神泉苑西北茶園中 見二水記幷獻策記 大學校者敎道明人倫之地處處不可無也於此行釋奠報師恩不可不行之季世學校之政不復敎化陵夷人惟見利而不聞義不知釋奠名者衆矣哀哉

三月

三日 本朝上巳事文類聚曰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

也（應劭風俗通）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沈約宋書）
晉書束晳傳云、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
指。答曰、後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
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水流以汎觴。曲
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曰、摯虞不
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
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
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帝大
悅。
太平御覽三十風土記曰、漢末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
上辰上巳三日而三女産乳並亡。迄今時俗以爲大忌。故

到是月是日、婦女忌諱、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就遠地
祈祓自潔濯也。
草餅　本朝風俗、三月三日、婦女尤重之。用草餅者、鼠麴草
和名母子草。蓋此草存母子之名。故用之。作餻期母子俱全
也。三日夜用之。源善成公曰、三日夜餻數用婦人年紀數。
文德實録曰、田野有草、俗名母子草。二月始生、莖葉白脆。
每屬三月三日、婦女採之、蒸擣以爲餻、傳爲歲事。嘉祥三
年民間訛言云、今茲三日不可造餻、以無母子也。識者聞
而惡之。至于三月、仁明天皇晏駕。四月亦有檀林皇后山
陵之事。其無母子、遂如訛言。今年此草非不繁生、民之訛
言、天假其口。觀此、則自古用母子草、今用艾者非也。又三

日以女制紙人爲亂者、有贖物之義。乃彼具也。紙人名[illegible]亦
名母子。蓋以此物撫母子身、於水邊解除之。見其所以爲
之、恐依乎郭虞故事矣。今雖不修禊事、爲人形之戲、飲桃
華酒、皆多古意也。
本草陳嘉謨曰、荊楚歲時記云、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
爲粉、謂之龍舌粄、以壓時氣。粄音板、米餅也。時珍曰、北人
呼爲茸母。故邵桂子甕天語云、北方寒食、采茸母草和粉
食。宋徽宗詩、茸母初生認禁烟者是也。
桃花酒　文獻通考第百四十八樂考曰、日本三月三日有
桃花曲水宴。
遵生録曰、三月初三採桃花浸酒、飲除病益顏。

鬪雞　太平御覽玉燭寶典曰、寒食此節、城市尤多鬪雞之
戲。左傳有季郈鬪雞、其來遠矣。
今按、清明前二日名寒食、多在三日前後。本朝每年三月
三日、禁庭有鬪雞。寒食鬪雞之意也。中御門宣胤記曰、鬪
雞事、幼主儀也。近代長君之時有此事。

四月

浴佛　書言故事曰、佛生於四月八日。是日浴佛。高僧傳曰、四
月八日浴佛、以五香水灌頂。

五月

端午　珊瑚鈎詩話卷第二曰、端五之號同於重九。後世以
五字爲午、則誤矣。

事物紀原第九曰端午端初也

糉　事物紀原曰糉一名角黍風土記曰以菰葉裹粘米以
粟棗灰汁煑之令熟節日啖取陰陽尚包裹之象一曰因
屈原也齊諧記曰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每至
此日以竹貯米祭之今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謂之
裹筒其遺事亦曰筒糉齊諧又記曰今世人五月五日作
糉沿羅之遺風也異苑曰糉屈原姊所作
珊瑚鉤詩話曰角黍之事肇於風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
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粽糉而弔之此其始也
韻府全書註以菰葉裹稻米爲粽以象陰陽相包裹未分
散也

艾標棊　太平御覽三十一玉燭寶典曰五月五日採艾懸
於戶上以禳毒氣
本草陶弘景曰五月五日取楝葉佩之辟惡
紙冑人　本朝端午以紙爲冑及人形施丹青懸門戶即是
艾人之意
太平御覽荆楚歲時記曰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
氣
事言故事曰歲時雜記端午都人畫天師以賣又作泥塑
天師以艾爲鬚以蒜爲拳置於門上又採艾結爲人懸門
戶上以辟毒氣又以艾爲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綵
爲小虎粘艾葉戴之

[illegible]太古流例也無題詩集藤原明衡詩曰綵絲[illegible]
蝸角無擠處榴花菖葉自回辰
菖蒲酒　遵生錄曰五月飲菖蒲酒爲節物亦辟瘟
今按中國謂菖蒲者石菖蒲也日本以水菖蒲爲菖蒲端
午此二品酒者非也本草曰石菖蒲除一切惡端午日切菖
蒲漬酒飲之或加雄黃少許　洞人保生錄
采百草　太平御覽荆楚歲時記曰五月五日四民並踏百
草今人又有鬭百草之戲夏小正曰此月蓄藥以蠲除毒
氣也
日本書紀推古天皇紀曰二十年夏五月五日藥獵
浴艾菖蒲湯　太平御覽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

今按國俗浴艾菖蒲煎湯亦此意
黃梅雨　本草綱目曰時珍曰梅雨或作黴雨言其沾衣及
物皆生黑黴也芒種後逢壬爲入梅小暑後逢壬爲出梅
又以三月爲迎梅雨五月爲送梅雨此皆濕熱之氣鬱遏
熏蒸釀爲霖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黴故此水
不可造酒醋
四時纂要曰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
日爲出梅得雨乃宜耕耨
司馬溫公詩曰黃梅時節家家雨
今按梅雨者和歌所詠五月雨中世所謂墜栗花今俗曰
通山

六月

冰餅　國俗乾浸雪水餅六月朔日食之乃用夏冰之遺意我朝古者諸國冰室貢冰凡用冰不止於六月朔夏日拋用之本草郎顗曰藏冰以時則雷出不震棄冰不用則雷不發而震又食譜云凡夏用冰止可隱映飲食令氣凉爾見東鑑武人當炎暑節取富士山雪備珍物建長三年六月思庶民勞議止之此亦出伐冰之意而極驕泰止之誠可也

嘉祥　世諺問荅云六月十六日嘉祥者仁明天皇嘉祥一年六月十六日豐後國獻白龜以爲吉兆賀之自此以來有嘉祥之儀

今按嘉祥朝家盛糲米于錫盆賜臣下或士大夫飲燕婦女亦以嘉祥通寳錢十六文求果餅故以嘉祥名嘉通取於錢文也撿續日本後紀載豐後國獻白龜事而無以此爲嘉辰說竊謂古者六月多吉禮朝家行月次神今食祭而有忌火御飯解齋御粥又祇園御靈會（俗曰祇園會）及祇園臨時祭（十五日今絶）有之十六日是似諸祭後宴

名越祓　古者六月晦日十二月晦日有大祓見神祇令中世以降稱六月祓曰名越祓言解除不祥越夏將至于秋也夏和訓那豆名和訓那名乃那豆之略也至于今爲脫菅輪等義皆祓之遺意也十二月大祓者無有遺餘中華有春禊秋禊我朝有春禊無秋禊六月祓近於秋禊楊升菴文集第七十五曰禊水上祓除也然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暮春脩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戊亥玄石承輪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七月

七夕　太平御覽第三十一上荊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宋孝武七夕詩曰迎風披綵縷向月貫玄針）陳瓜果于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以爲符應周處風土記曰七月七日重此日其夜灑掃中庭然則中庭乞願其舊俗乎又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北人唯設湯餅無復有糜矣韋氏月錄曰七月七日曬曝革裘無虫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麪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習俗然也

古文前集張文潛七夕歌曰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作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後廢織紝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責歸却踏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見七月七日橋邊渡

事文類聚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荅曰織女

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續齊諧記
今按我朝風七夕曬書衣陳瓜食麪與太平御覽合又見
女楮葉書和歌進牛女近於曬書乞巧之意
盂蘭盆 翻譯名義集曰盂蘭西域之語轉此翻倒懸盆是
此方貯食之器三藏云盆羅百味式貢三尊仰大衆之恩
光救倒懸之窘急義當救倒懸器 如孟子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如解倒懸
應法師云盂蘭言訛正云烏藍婆拏此云救倒懸
佛說盂蘭盆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事文類聚引盂蘭盆經略曰盂蘭盆供目連比丘見其亡
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
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

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常爲
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
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
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連白佛
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爲爾可否佛言
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
模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
又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 荊楚歲時記
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 修行記 當地官校籍之辰是白帝
乘時之運 晏類要 七月十五迺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
集福世界 道藏經

燈籠 中元用燈籠起於後堀川院寛喜前後至今相承以
爲故事
藤原定家明月記曰寛喜二年七月庚寅十四日近年民
家今夜立長竿其末構付如燈樓物張紙舉燈遠近有之
漸年其數多似流星人魂
今按中元供荷葉飯于父母或拜掃冢上事以百味設
燈皆出於佛法唐太宗時中元設燈見東土燼餘下引事
文類聚語中

八月

八朔 凡每月朔是吉月相賀與華同我朝特以八月朔名
憑朔賀之優餘月

公事根源抄曰八朔風俗後嵯峨院帝潛龍之時在外戚
源通方亭近習男女寄爲此儀以慰閑寂後即皇帝位爾
來爲嘉事或曰自後深艸院帝 後嵯峨第二子 建長中有此事本
盛新穀于折敷或土器送之稱曰田實
按田實與憑和訓同八朔風俗今京師荒涼難波俗實時
果諸餅于器蓋以莖葉付絲雀以羅覆之相投報蓋古風也
聽雨齋集 八月初吉詩 幷叙 本邦風俗名仲秋朔日爲憑
日以資相贈贈則有答以致其實也其儀也有以爲常不
亦宜乎余結交足下非一日之雅然則於是辰蓋獻以小
詩乎所庶幾者酬答如響所謂投以木瓜酬以瓊瑤者乎
仲秋初吉日憑寄小詩篇未倩飛奴繫好教黃耳將傳朱

無類此皆風有終焉猶記昨宵向夢何鐘度前
十五夜翫月事文類聚第十一歐陽詹翫月詩序曰月可
翫翫月古也云云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雲大
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
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
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𡏖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
桂華上魄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
云云斯古人所以爲翫也

九月

重陽合璧故事曰魏文帝書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九
爲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

吳均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
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
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
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人
毎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吳門老圃史正志菊譜云菊艸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
黃華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
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艸也
太平御覽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于此
日以茱萸氣烈成熟當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惡氣
而禦初寒

十三夜翫月無題詩集藏藤原忠通公九月十三夜偶作
詩曰閑窻寂寂月相臨從屬寤秋望叵禁潘宦昔蹤虞往
訪蔣家舊徑蹄霜尋十三夜影勝於古數百年光不若今
獨憑前軒迴首見清明此夕價千金此外十三夜月詩數
首觀此則本朝九月十三夜翫月尚矣又或引菅家後草
秋夜九月十五日詩爲證蓋誤五作三妄引者也今撿菅家舊
藏本作秋夜九月十日則足以徵之矣蓋神作在配所九月
之望見明月偶然及之
又兼好法師曰八月十五日九月十三日者直婁宿也此
宿清明故以爲翫月良夜今按婁二十八宿名爲西方七
宿之一主金方故爲清明於理如近似然以二十八宿直

日據中華書七政臺曆等則年年不同當據之爲法每年
爲同者不經之說也是以兼好法師說不可信之

十月

煖爐會事文類聚十月朔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
煖爐會夢華錄京人十月朔沃酒乃炙臠肉於爐中團坐
飲啗謂之煖爐呂原明歲時雜記
今按我朝富豪嗜茶人十月於爐上飲蒸䭔煖爐之意也
亥日餅遵生錄曰十月亥日食餅御病
歲事要略第二十五群忌隆集云十月亥日食餅除萬病
今按朝家以亥日餅名玄猪上古十月用猪肉意近之矣
按日本書紀崇峻天皇五年十月丙子有獻山猪

液雨本草綱目時珍曰立冬後十日爲入液至小雪爲出液得雨謂之液雨亦曰藥雨百蟲飲此皆伏蟄至來春雷鳴起蟄乃出也今按月令廣義亦有之

十一月

上履襪太平御覽第二十八後魏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於舅姑

今按國俗臘月送新襪於人其意近之

自冬至日漸長事文類聚十二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歳時記唐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雜録

十二月

八日太平御覽二十七荊楚歲時記曰十二月八日沐浴轉除罪障

臘八粥事文類聚曰南方專用臘月八日灌佛皇朝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

本朝臘八粥名溫臟粥見二水記等

除夜事文類聚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爲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焉東海度索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爲民除害因制驅儺之神云見山海經及後漢禮樂志云

月令大全臨川吳氏曰儺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夫鬼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本朝儺法亡今士民除夜戶上插魚頭枸葉投炒豆皆儺之遺意

論語鄉黨篇曰鄉人儺

鯔頭枸葉紀貫之土佐日記曰小家乃門乃端出之繩乃鯔頭枸等觀此則昔時用鯔頭

今按插魚頭者旁磔之義

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集說曰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

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事或然也

炒豆本草曰辟瘟疫時氣以新布盛大豆一斗納井中一宿取出每服七粒佳領要

本朝除夕投炒豆或食之亦有此義

附庚申說

凡庚申之夜不寐待旦者太上感應篇曰有三尸神在人

身中每到庚申日輙上詣天曹言人罪過註三尸在人
中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七魄上詣天曹言人罪過乃其職
也按經所説脩眞之人先當絶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
七守庚申三尸滅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
抱朴子内篇卷之一微旨第六云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
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
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輙上天
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脩眞捷經卷之二云三尸神名彭
踞好車馬衣服彭質好飲食彭矯好色慾與人身同生常
興三業欲人速亡又曰凡過甲子庚申切忌夫妻共寢今
務在清淨則三尸自滅矣遵生八牋歳守庚申法一卷今

略之
今按守庚申者道家脩行之法也上引太上感應篇等之
言以明其義非佛法故睦菴卿士人事苑曰守庚申事出
道家非佛經所出乃當知非佛法矣亦非神事故菅原道
眞公庚申夜述所懷詩曰爲客以來不安寂眼開豈只守
三尸（載文草第四）大江匡衡歳暮於藤少侯書齋守庚申詩序
云夫去三尸學九轉者彼大聖之玄風也（載江吏部集上卷）道眞
公匡衡者我朝碩儒也守庚申之説不過如此則非神事
昭然矣又閤内宮記禁中有庚申御遊賦詩歌爲絲竹園
棋以待日供酒于人而已矣然近代寂滅之徒觀擧也守
庚申此夕代人守庚申殆令佛寺爲道觀其惑人甚矣虫

寺院者亦募其相明神之傍以爲淫祀近年往往而有讀
書知理之人以爲何如乎
抑道家守庚申古人猶且議之事文類聚曰有朝士夜宿
終南太一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
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説是非此
詩可以辯千古之惑矣

我朝月令之義語大者政
事要略江家次第等書是也

語小者公事根源抄年中行
事大概等類是也余嘗爲二
三子著公事根源抄義此佳
節録者有人擧通於士庶節
令間源起故引證漢家　本

朝書間加今按以應從容之求云爾

貞享戊辰孟夏念五

西峯松下見林　跋

貞享五戊辰年林鐘吉旦

大坂北御堂前

森田庄太郎開版

清宮秀堅　著

外史剳記

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東京玉山堂鉛排本

據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東京玉山堂鉛排本影印

明治七年甲戌第三月刊

清宮秀堅著

外史劄記　全

東京書肆　玉山堂發兌

序

外史劄記序

棠陰最尊先子著書夙有外史劄記著今欲以問世、來乞一言然其苦心、見書中則亦不贅也、棠陰文稿中尚有讀古事記傳跋記之一篇其於史學不苟可以睹矣、錄之換序、以告世之爲史學者如其得其失委具眼者余知棠陰先是於近古詩鈔序言之

明治五年壬申四月　支峯頓復識

○讀古事記傳日本政記

余平生推服本居宣長、頼子成之二先生、故好讀二氏之書、其書專自尊內卑外、世道人心上起見、而宣長之古事記傳、子成之政記、最爲傑作、非徒曰周曰漢襲陳套之類也、宣長之作古事記傳也、凡皇國開國之來由及制度、或推五行之理、或擬當時譯者紀文而立說者、一切刪除、以不知爲不知、去譯語見眞面目、而訓詁詳密人々饜足、而太安麿之苦心微意、初顯于世、而天下不復推日本紀、子成之作政紀也、書法謹嚴、義例簡明、固以掩有群史而立論正大、能出新意、而其所言皆人々欲言而不得言者、如仲哀天皇書病崩、安部仲麿書死于唐、神功之於應神書立帝爲太子、和氣清麿之薨、昃官書等皆出特見、而天皇之崩、必繫季月、立后必書其父之類、通觀二千年間一系不紊、而以陸奧浮浪之徒戍邊地、及中興諸論等、最爲的當、噫士生世以鉛槧爲業、如宣長子成、則可謂不愧所學矣、

○一

小引

以古來希有之才、著天下不可無之書、是所以外史之盛行於世也、加之此編以二十餘年之精力而成、文義精嚴、引書浩博、非淺劣之容易可測、今姑據諸史傳考勘而劄記之、亦將以窺其書法之一班而已、間於書中古人得失有所見、從雜錄之、如其推類增廣、則以待來哲、

樂翁公評外史曰、叙事適繁簡之宜、論事不任偏私、而洞中機先、

按此評的確、公眞山陽之知已也、

山陽行狀曰、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既成、猶祕之家、白河少將樂翁公、聞之、卑禮厚幣、以請之、自是遂行于世、

山陽上樂翁公書曰、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

按山陽呈此書、在文政十年、時年四十八、溯囘二十餘年前、蓋其屬稿方在廿五六歲時、宜乎、鋒芒四露、精彩燦発、

自昔進言於當世王候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愧、

按子成既不仕、父母之國、不復着朝服見貴人、是其立身占歩處、故劈頭陳之、

夫遷官大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云々、

按官修之史、經數人手、且總裁往々難得其人、一家之史、毎苦援引不博、二者古今修史之通患也、而此書鮮二病、焉有粗略之譏哉、

與夫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暢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

按先輩撰著、蓋指烈祖成績、逸史等書、

私倣遷史世家而加詳備、

按文雖摸司馬遷、義則學春秋也、春秋以魯史為主、貫以周正、此書亦據武門之記事、貫以帝系年号、然能詳世變而活用、得其神而不襲其貌、是其所以為良史也、

夫春秋不似尚書、史記不類春秋、漢書三國志以下、歴朝史書、義例稱謂、各異、非故求異、以古今治體不同、名從而異也、況彼我風習変別、治體殊異乎、一一摸倣彼史、非善學者也、

至若今代稱謂、則謹據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

按某書改將軍稱大君、夫將軍者、　朝廷名爵、若私改之、不敬莫甚焉、如詩文中之稱謂、有時用漢名、亦似不妨、欲著一代之正史、取百世之信者、隨意亂名而可乎、

是山陽所以不滿從前之史也、
今乃得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也、
按山陽以曠世之才著外史包括鎌倉以來使天下大勢大形、幾如指掌、一得樂翁公之鑒識取信乎天下、其喜可想、是所以吐盡作書之本意也、

外史劄記

北總清宮秀堅穎栗著

源氏前記平氏叙論

論上世以來兵權之推移變遷、幾乎如指掌、一編之大意見此要之五綱之解、紐在妄學唐制漸趨文華、則盛者必衰之端、故曰、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暗照應末編極其盛云、

○平氏

英雄之功業、其前必有驅除者、猶陳勝項羽之於漢高、劉焉劉璋之於昭烈、故作史者、乃置之前、是書記源氏、而冠平氏、猶遷史冠項羽紀於漢高紀、陳志冕二牧傳於照烈紀、見霸王之業、自有由來、非如群盜之無故、而恣竊奪也、

○平將門與純友謀反

將門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為撿非違使佐、忠平不省、於是、怒歸舊里、其志固小、非始有反意也、後得興世王縣竊、寄非望、猶源頼朝在蛭島、僅希領伊豆國、及得時政廣元等始攫大權、而撰野史者、就已然之迹、而皇張未然之事耳、況純友之反、擬今昔物語等、在將門伏誅之後乎、

○將平類司馬孚

將門反、弟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擬將門記、將平始終不汚潛僞、幾如司馬孚、武攸緒、而人多不知、何也、

○平氏顯貴有所由

後三條帝以來、欲力抑藤原氏之權、故白河上皇超擢忠盛、非徒寵之、欲假此排彼也、忠盛深沈有智、前之雨夜捕僧、後之木刀免難、上皇謂緩急可倚、是以賜宮人、結其歡心、及子清盛、威權無比、終抑了相門之權、而清盛驕横、過前日之相門一層、王家又漸厭平氏、命源氏滅之、而頼朝之狡猾、非往日清盛之比、於是、天下之大權、一往不回、其過端、白河帝實開之也、

○王霸盛衰

栗山潛鋒云、保元之亂、使清盛殺叔父忠政、而義朝竟殺父為義、彝倫之斁至此、而廟堂以為得計、鎌倉之倡霸、畠山重忠、以死請父重能、頼朝可之、以全大義、是可以卜王霸盛衰、知言哉、

○源平之際類秦漢之事

或云、清盛奮貞盛以來歷世之餘烈、殘滅源氏、義抑藤原氏、而榮耀傾一世、似始皇混同六國、而頼政之起兵、

如陳勝之變、義仲之暴、不減項羽、而頼朝事業、類乎漢高、重盛仁厚、較過扶蘇、而宗盛之暗劣、髣髴乎胡亥、廣元之輔頼朝、似乎張良、而義經範頼之菹醢、猶如韓彭、大小雖異、其事會之同、豈不亦奇乎、

○常盤女

常盤之汚於清盛世、以爲全三子、或云、平治物語云、常盤嫁清盛、源平盛衰記云、又嫁大藏長成、若夫汚於清盛、出迫不得止、猶可也、又嫁長成何也、岡本花亭詩云、才否孩提不可知、興亡天運豈能期、夫讐奉帚腸何軟、難學貞松堪雪枝、究竟是正論也、

〇五

○重盛泰時優劣

古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忠於君必孝乎親、重盛當父之欲幽君、正色諫爭、其言曰、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辭氣惻愊、絕無矯拂之態、較之泰時之助父犯闕、其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然泰時傳七世、而重盛不得一傳、淨海雖暴、比時政義時之姦猾、亦自有間、重盛之不幸、可憫、當時設使重盛宗盛易地、平宗之隆、豈北條氏之比哉、然論其家風、則平氏驕奢、雖以重盛之賢、徒極富貴耳、又無治民之聲、泰時不啻不希高爵、能分食祿而給子弟、已則不取、雖宗子不當其器

者、不許家督、最用心民政、是所以有天幸也邪、

○頼朝上書

臣非敢爲亂、乃靖亂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　法皇以書示宗盛、則有意頼朝之建議、然徒講和、有兩雄不並立之勢、儻有少嫌隙、必又生變、終不能如往昔、蓋時運之變、有人智之不能制者、

或云、頼朝二姓並仕之言、徒怠敵之謀、所謂英雄欺人之伎倆、而恐非本心、其於骨肉之際、擊斷無忌、何況有於平宗哉、

〇六

○當時儲蓄之多

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當此時、經保平之亂、加之平氏之奢侈、國儲固當空虛、而西海一路、蓄十萬石之糧、則當時富庶、非近世所及也、

○知盛之諫

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奔西國、以圖再擧、如何、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桓武帝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知盛之言、壯則壯矣、未可

曰、有謀、何則、平安非用武之地、而義仲先據叡山、勢不
得防、縱令死守、一遇火攻、不得不灰滅、保元之役可以
鑒、雖然、成敗在天、寧守而死、不棄而逃、是志士安分立
命之地矣、此豈宗盛輩之所能辨也乎、

〇宗盛亦有將量

世以宗盛爲暗弱不足掛齒牙、然守父之遺命、而却賴
朝之和、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
耳、臣不能和、不追時忠賴盛之逃遷、曰、舍之、吾無所用
此不義人也、召畠山重能兄弟曰、父子相恭、無貴賤一
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女宜亟去從賴

朝、二人泣辭而東、此數事頗有將領之度、不可一概抹
撥也、後得義仲書、欲與之和、是亦未必非也、義仲雖暴、
而非賴朝之比、姑與之和、而徐爲之備、亦延禍之一策

〇平氏將士多有韻度

平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貺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
嘗不攜、及去京、齎返謁親王、曰、臣等事既至此、願得一
敘別而行、因即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爲涙、忠度亦詣
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曰、自兵興不
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勅有所撰輯、臣幸得收
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縱、俊成泣而受之

行盛師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重衡之被檻送鎌倉、賴
朝使姬千手侍之、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
氏涙、夜深四面楚歌聲、其襟懷可想、

或云、當時源氏竄匿草野、櫛風沐雨、不知詩歌爲何物、
而平氏豢養富貴、優游詩歌、其有韻度、亦非無由也、然
武夫以剛強爲職、徒有韻度、而不剛強、此亦源平盛衰
之所由、非邪、

〇平盛嗣

平盛嗣之敘事、自刺客傳來、而神化無痕、如頗儲利刃
鋭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讀來有無限之餘怒

〇後論

敘論、是一編之冐頭、故說王政之得失、後論則爲平氏
而作、故說其驕橫之原於藤原氏、而次敘源氏擅竊王
權之罪不減平氏、且其骨肉相食、不如平氏懿親至敘
平語五家山等之事、覺秋風夜雨、愴然中別有韻致

副論、數十世之始末、具于一編、幾如指掌

〇源氏正記

鎌倉八幡祠

天喜六年八月、賴義建八幡祠鎌倉鶴岡、賽戰功、則八
幡祠之舊可知、世以爲創賴朝誤、

○勿越關櫻花圖

後三年記、東鑑等書、永保三年九月、源義家爲陸奥守赴任、按坊間画義家勿越關騎馬看櫻花圖、以爲義家征奥時事、宮本水雲先生據百練抄寛治三年三月之文曰、此振旅之日、而非出征之時也、不然画櫻爲徒事也、

○繼嗣之變

古來大亂、起於繼嗣之際、平治也應仁也、皆是也、平治之亂、暗醸王覇盛衰之兆、應仁之亂、足利氏竟致不振、其原皆出於不立可立之人而立不可立之人、一有不公、人心不服、以致邦分崩離析、可不懼哉、

○源氏居鎌倉有所因

爲義有廿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摸鎌倉、關東家人盡附之、援之、則頼朝之相宇鎌倉、亦因父祖故居也耳、非創之也、平良文爲鎭守府將軍、居鎌倉村、蓋爲鎭守府將軍者、居鎌倉、是常套也、頼義亦嘗爲相摸守雖其居不詳、創八幡祠、則其居在鎌倉近地也、必矣

○九國惣追捕使

源爲朝凌犯諸兇、爲義逐之豐後、爲朝自稱九國惣追捕使、是也、以頼朝稱六十六國惣追捕使之漸

○爲朝武勇

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援之、則爲朝僅成童、而盡伏九國、其勇武可謂接踵日本武尊、厥後爲上皇建策、與義朝暗合、眞勇而有謀者、惜乎其不用也、

○以仁王

以仁訓茂仁、古以茂同訓、

○義朝重盛

平治之亂、義朝、重盛之健鬪、大類甲越川中島戰鬪、叙得雄氣勢、溢乎筆墨間、使覽者張空拳、

○北條氏執權

北條氏之於源氏、猶藤原氏之於王家、鎌足補天智天皇、以功臣子孫世居宰輔之任、時政補頼朝有功勞、宜延子孫世爲執權、是北條氏之本謀也、故欲奪之、則或弑之、或逐之、而不覦也、是九世傳家之遺式也、

○頼朝將略

平廣常乃以萬騎來會、頼朝不輒見、使實平言曰、吾奉勅擧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陳、以待召呼、廣常悚然退言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頼朝取天下氣宇、既見于此、按將門之反、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郷、世爲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

方梳髮、捉髻而出、欵接之命食共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有爲也、乃從貞盛、可見英雄心事一轍、嚮使頼朝擧動如將門、則廣常輕侮、將捕獻之、何能成霸業、後來豐臣氏山崎之事、亦如此、秀吉與信孝同一勞、中川瀨兵衞而其言成胥壞信孝下馬、握其手曰、吾子力戰、吾不忘德、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衞勞矣、掌握天下之人、自然具有其氣宇、是非學而可至也、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北條氏前論

源親房在當時識量器宇第一、恐雖捕公有過而無不及、先是藤原兼實之論、亦如此、

○源頼朝北條時政

源頼朝欲依時政成事、故通其女、時政則欲依頼朝成事、故以其女妻頼朝、姦雄意中、互有所希、

○政子有識量

政子曰、彼將家胄子、獲一禽何煩專使一禽宜作一獸或曰、孟子終日不得一禽亦謂獸也、

頼家暗劣

頼家奪景盛妾、且欲殺之、更無人君之度、較之宗盛不及數等、幸而早死、不爲亡國之君、

有爭疆而訟者、頼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狹命也、不用費案撿、不用心政事如此、宜乎、人不服、

○泰時燒券

泰時召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饑使年豐、吾不復責也、賜酒食、北條氏收攬人心者、如此、宜乎、父老感泣、是善政之一、

○宴沓恐時頼曲公文

公文職名、非人名也、日本史藤綱傳、作有人與時頼領邑民爭田者、以失名故也、後來頼朝改公文所稱政所、其義可見、竹取物語、亦有公文司綾部內麿語、則公文之爲職名必矣、

○元人寇筑紫

從來漢人不長操舟、号曰船板、其製可推知也、況蒙古生朔漠、其　操舟也固、其備暴風也、鐵鎖維約舟艦、舳艫相軋、頹破虀粉、其愚騃可想、洋人則不然、号其船曰海城、其堅牢可想、況平生沐浴海水、以航海爲生活、其人譬猶河童、時宗之斷雖可稱、其奇功則僥倖而已、比之今日之洋夷、則可謂飯匕爲矩、是有土者之所不可不知也、

○荅元主書

元世祖寄書吾　朝廷、朝廷命學士草答書下征夷府
府中諸將怒元主書辭無禮、否議曰、驕胡奚足答、乃竊
封還、改作回報以與使者曰、　日本國征夷府宰平某、
謹復書蒙古國王、使節數至、教以脩好之事、來意孔厚、
吾　皇上固非不與貴邦同憂、唯是五方各有性、風土
各有宜、民安乎其所習、物足乎其所生、何必易其不可
推移、而以爲功哉、夫鬪非同室、義不相救、我之與貴邦、
海濤萬里、參商不啻、又何遽以全好善隣爲言邪、聞貴
邦既南取宋、華夏蠻貊、莫不奔走而入貢也、是豈盛德
所致歟、抑力不贍而然歟、皆我之所不與知也、

〇十三

皇朝建國、與天地爲始、大統一姓、百官世職、民安物足、
禽獸草木、咸若聲教所被、三韓諸國、時或朝貢、而其待
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我　皇上體天之心、法地之
行、固與夫孳孳爲利於土地人民者、殊焉、來書又如云、
召我以兵者、是則大事、百萬生靈所係、貴邦更審之、海
濤天險、況我有備禦之設、勿輕擧以貽噬臍之悔、勿示
弱以取天下之笑、　朝廷以來書附某爲報、唯知赤
心守國、不知所以待異邦、謹復、元得書大怒、乃起兵伐
我、十萬衆殲于我西陲、生還者僅三人、

○將軍流京師

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是當時實事、猶親王無一戰
功而將軍賜帝位也、彼史亦有類于此大人幾官家不
爲、有如是負心門生天子哉等之語、同日之談也、可見
事情彼此一轍、

○北條氏後論

水雲先生曰、簒其國於袵席之上、是失撿也、宜作簒其
國權袵席上、
或曰、左氏昭公三十二年、魯君於是乎失國、註失國權
此山陽所本、

○新田氏前記　楠氏

〇十四

○藤原師賢詐稱帝

後醍醐天皇好權謀之心、大害于事、初藤原師賢詐稱
帝赴叡山、是　帝預使師賢扮帝、亦權謀之一、後欺義
貞與高氏和、亦此術也、義貞純臣、故雖慍而不逆、如則
村不臣也、罵詈不忌、無足怪者、以之御英雄、宜乎中興
不成、

○楠正成夢賚

古銅器（稱鎭宅符）藏在下總水海道村秋葉氏、秋葉氏往年
之京師、自某親王家人某購得、識云、依勅而奉修法楠
正成譴言、正中元年正月吉日、攷之、則正成之被識

後醍醐天皇在元弘以前其曰夢者假托也、余固會疑夢寐事於是疑團氷釋、錄告後人惜乎、安積澹泊諸人、不得觀之、

○長慶天皇

南山巡狩錄、載塙保巳一之說曰、據新葉集序上自元弘始、下至弘和今有世三代、年五十之文則　後醍醐天皇　後村上天皇、　後龜山天皇三代傳統、而不算長慶天皇長慶天皇、則爲攝政王必矣、又天授五年、五百番歌合、前大納言光歌中、有奉仕三世之語自　後醍醐天皇至　後龜山天皇則亦不算　長慶天皇益

確、

○後論

余於是低徊不能去一句取孔子世家贊中之語可謂稱揚之至、

○後醍醐天皇

關城繹史敍曰、建武中興之不終、可慨哉、譚者雖咎其賞罰乖方、駕馭失術興復之始、定制倉卒、而規摸狹小是以一敗之餘、竟不復振也、蓋竊惟　後醍醐天皇、英邁有餘、識度不恢、初以長講堂領之故蘊憤鎌倉後及得志、不能遺其初心悉以北條氏德宗領湯沐自奉、以

慊其意不復追博考古今制時宜視之北條義時承久之役不私王臣籍沒之地皆出以充武人戰功之賞雖其順逆不同、興喪之機、抑亦有間焉、豈可不痛惜乎、

○關城書

關城繹史引關城書考（中山信名所著）曰辨其以陸奧國府爲常陸以正員爲人名之謬則是亦後人湊合當時文書書牘等、存於世者以揑造一篇文字耳、決非准后所親筆也、明矣、

或以此書擬出師表是、然、親朝堅忍不救、猶賀蘭進明坐視睢陽困是有來由先是、北畠親房以朝命削親朝

巳親朝卿之不應也

○世變

皇國之世體、自古至今五變矣、　神武天皇以來、一世變、　天智天皇以來一世變、鎌倉執柄以來一世變、慶長以來一世變、是氣運之五變矣、而　仲哀天皇以後之征韓、　聖武天皇以後之事佛、　桓武天皇以後之興變、源平氏以後之鬩墻等、皆一時之大患、而　天智天皇文德之化、至菅相公貶竄竭、上古淳朴之治、遏源右將之勃興復矣、皇室之餘澤、至　白河天皇消盡矣、武門之餘韻、至義政漸滅矣、是數之大節目、論世者、不

可不知也、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羽黒俊實

羽黒俊實之事、是預使人徇越後宗族也、不然、時日之間、行數十里之程、豈所能辨哉、

○外史書法多倣史記

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暗用武王渉孟津之故事、此編倣史記、畧此類乎、

○稻村崎祈海神

建武三年五月、義貞攻鎌倉、兜胄向海拜曰、天子爲逆

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此時五月廿日前後、宜乎、海潮之大退、以爲海神感應、則愚、是等將士之智計臨機鼓舞萬衆者、可分別觀、

○高氏之名

建武元年十一月、高氏反逆暴於天下、朝廷乃下詔討尊氏、當時必有奪官停名之事、而尚稱尊氏、何也、

○高氏之姦

世目高氏以姦雄、然高氏姦則姦、惟不雄而已、鎌倉之戰大窘、欲削髮出降、蓋非實出降、以視將士向背也、是姦則姦、未知其雄也、

○北朝之建

高氏數不利、於是與衆計曰、我之數敗、非戰之罪也、以負賊名焉爾、吾始欲擁皇甥、以其悉在叡山、不可如何、吾意廢帝抑鬱、不得志久矣、汝安爲我得其詔旨、吾將使而主爭位以成吾事、於是、立光嚴帝爲南北帝爭位之狀、使高氏初不數敗、則悍然自爲天子、而北朝亦將不得建也、幸而新田楠諸公數破高氏、高氏不得已、而建北主以抗之、然則、北朝之建、亦出新田楠諸公之力

也、是不可不知、

○義貞留連

延元元年正月之戰、足利高氏大敗、遁九州、義貞愛勾當內侍、徒留連曠日、使賊再然、此事不載義貞傳、見高氏傳、猶如廉頗拔關於之失、不載廉頗傳、而見之趙奢傳、

○中興

高氏大窘、欲削髮出降、未果也、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後京師之戰、高氏大敗、走攝津、義貞率諸將追擊又大敗、高氏狼狽航海、已而保聚西土、勢復大振、赤松

則村、石橋和義、及管某等、並起應之、使賊復大振、是不期而從賊者多也、可見人心向背、而中興之不成天矣、非義貞將畧之不足、

薩良親王器宇識量、勝申生扶蘇萬々、天若幸中興、後醍醐天皇禪位、薩良親王代立、則雖有百高氏、不能如之何也、不幸遭讒死也、雖屬時命、抑天之不祐中興也、

義貞轉由木芽嶺行、會大雪、爾後兼良時行、遇颶漂到武藏、興國元年五月、義助疾作而卒、是等亦皆天意、猶宋之厓山、明之蕪湖也、天道傾者覆之、信哉、

〇十九

〇高氏義貞觕角

義貞勤王、雖無可間然、始終與高氏爭衡、猶越之於甲、京師之戰、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高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爲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鬪决雌雄、尊氏不出、據此語則義貞觕角之心、介胸裏也、可推、

〇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

高氏義貞確執之源

高時伏誅、鎌倉平、義貞閱源氏故器、得白旗、々竅重画、新田氏号中黑、故不可用、細川和氏聞之、以其足利氏之号就而求之、義貞不與也、二家確執之源、雖自誦先創、使義貞以此旗付高氏、欣然德義貞、夫旗係新田氏号則不與是矣、若足利氏号、而不與、何其偏狹如此、所以生郤也、義貞無藺相如之風、古曰、大故多起細隙、信哉、

〇薩良高氏相忌

薩良親王忌高氏、高氏惡薩良親王、自是所以爲水火也、加之直義之殘忍忌克、宜乎、親王之不令終、抑扶蘇死而秦亡、世民勝而唐興、是亦天意、非人力之所及也、

高氏慕賴朝

〇二十

高氏曰、吾慕右大將之信賞必罰、而憾其多疑刻刑也、汝副我意勿猜且吝於功臣焉、宿仇勁敵、降輙納之、據此語高氏元厭賴朝猜忍刻薄、而換以放慢不羈也、焉在信賞必罰哉、

〇直義暴卒

直義在鎌倉、尊氏遣義長等執直義、基氏切救解之、不聽、基氏出奔安房、尊氏使人召還之、無何、直義暴卒、盖謂不良死也、其遇賊者之害也、必矣、後二高亦爲上杉氏兵士所斃、誰曰天道非邪、

〇両中禪寺

亡孤邁走日光山、是常陸而非下野也、以大草紙有中禪寺文誤為日光然銃族亦有中禪寺中禪有兩寺而日光則顯、竟以為日光也、

○義滿賴之

足利高氏有賴朝之將畧而無義貞之勇氣然其孫有義滿臣有賴之足利氏十三世之基業、因此二人也、猶時政之孫有泰時雖有可議、亦一時偉人、不得曰之庸主也、

○應仁之亂

蘇逆之叛、上古以來、歷世國史、大半焚蕩、至應仁之亂中古以來、諸家典籍、亦概罹兵燹可謂文運二大厄矣、

○淳和奬學

正名緒言附錄云、淳和奬學兩院、源氏學也、天仁以來、久我氏世補別當恆例也、至鹿苑公自請補之、爾來相襲、為幕府兼職大將軍、武弁棟梁也、馬寮御監、掌天下馬政大臣統綱紀号令兩院別當、皆奏叙任、鹿苑公假此數名以奪國柄吁巧也夫、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武田氏

上杉氏　織田氏　毛利氏

○甲越兵法

或曰、我與西洋戰、勇法勝敗何如、勇者曰、彼何及我、怯者曰、百我不及彼、余謂彼之不及我、豈特戰鬪而已哉今且把彼物與此物比較其善惡米穀也、五金也、繭絲也、紙漆也、至天造之物則彼無一及我者而人物豈特不及彼哉、若將有豐公之畧卒如武田、上杉之練加之以今之艦礮與彼接戰、孰輸孰贏、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嗚呼、百年之後、一有風魚之警勇冠萬國者、不在英佛而必在乎我邦記以告後者

○四家文武

甲越以武為世所稱、然觀遺詩亦其文事可稱、所謂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可謂兩道之達者、儒臣以湯武稱元就元就曰、湯武之臣豈有佞如汝者哉早雲亦聽三畧之首句曰、餘不須講也、吾既了三畧大意其眼光透徹一書固既與尋章摘句儒生異撰、如織田氏胸有成竹枝幹之辨別、一眼窺破、亦文之大者、要之四家封土最大、最關天下治亂成敗所以不得不記、

或云、信玄、謙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心、

武田勝賴之於長坂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二迨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

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或云大內義隆以好文亡武田勝賴以好勇亡文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于亡主將之好不可一偏如是

○關東管領

上杉氏庇村上義清等也輸塩武田氏也其義聲震天下既足傳不朽而假關東管領以誇耀隣邦何也

○氏政初志之正

天下之兵圍小田原氏房勸氏政降氏政曰吾承父祖業主於八州爭武而失之吾不忍納降計存死且不能

○廿三

按氏政輕視豐公雖滅亡古來英雄之心所見各有理不可必就事後成敗而論其當否也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

塩氏曰厚親者必厚於君薄於君者必薄於親明智光秀之取秦氏遣母爲贄以招降之既降而殺之母卒爲敵所磔夫貪區々之土地恬然餒母而不顧光秀之爲心可知也已右府以此時不去光秀及其爲變罵之則晩矣雖然右府亦忍人之最者欺吾妻而殺舅氏以二子爲嗣而奪神戶氏北畠氏等地非人之所可爲雖無光秀不令終也必矣古曰出乎爾者反乎爾信矣

○信長將畧

信長聞急浴衣上馬敏戰機者往々如此至挾天子令諸侯入駿河觀富士岳等則其大志可觀徒以一猛將待之可謂矮人看塲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

彌助彌右衞門之違

彌助逸史作彌右衞門不知孰是

○日輪入懐

日輪入懐事蓋作史家追想事後誇張虛詞猶史記踐巨人趾與陳勝狐鳴等同一齊諧之談然當時早有此

○廿四

事詳見豐公與韓王書則斷不可言無逸史不采何也

○小節不拘

是樊會所謂大功不顧細謹者在秀吉則可若大功不建之人不顧細謹則是類草賊一輩此語非容易談

○顧君復取臣爲奴

英雄擇臣臣亦擇君在亂世則尤不可忽也當時駿河有今川近江有淺井朝倉安藝有毛利皆連州巨封信長所領不過尾張半國而秀吉仕之擇主得其人是以雲蒸霧變速成其志有故哉

○信長寵親近秀吉

信長之猜忍且大志、秀吉預先知之、言之者先其意可
見不關庸人識響
○淺野氏事秀吉甚謹
淺野氏眞賢婦人、夙知秀吉非常人也、事之甚謹、可與
伯鸞、馬后等比肩於千載之上
○信長憫之爲償其懸金遂賜以百貫邑
是秀吉出身之始、未幾、至數十萬石永祿六年、以早修
築清洲城賜百貫邑九年、築洲股城賜三千貫元龜元
年、淺井之役、殿信長至三萬石天正元年淺井、朝倉滅、
至十八萬石三年至廿二萬石取祿幾如糠粟

○秀吉出身
諸將人々自危、是英雄成功之好機會、豪俠大盜、取成
我用猶沒公欒籠中物
○爲吾置一將以鎭京師
信長使秀吉鎭京師猶漢王拜韓信爲上將一軍皆驚、
可見英雄際會、和漢一轍、
○秀吉稱木下
秀吉之仕信長也、自作姓曰木下蓋取松下之偏名也、
然明史曰、信長偶出獵、遇一人臥樹下驚而詰之、自言
爲平秀吉趫捷有口辨信長見而悅之、令牧馬、名曰木

下人是傳聞之最可笑者、略文取意
○秀吉稱羽柴
自作姓氏曰羽柴是取丹羽、柴田偏名也、豐公之意、則
蓋欲奄有二氏矣、逸史外史以爲慕二氏則恐謬解
○取韓明之謀
毛利未降之前、秀吉陳說取韓明之畧當時以爲虛言
然在豐公則實在度內
○豐臣氏風習
豐公以智略取天下故平生愛有智略人而不貴老實
人故爲其下者、以智略迎之、死後一敗塗地、是雖天時

抑人謀不善也、初三成被識拔豐公豐公放鷹於野渴
甚、憩一古寺乞茶大急、時石田三成爲寺之行童給仕
茶湯進一椀茶微溫、盛七八分許豐公復命之湯三成
探其氣色之在渴也、加水於湯汲來、豐公吃之、再乞一
椀三成汲適口之湯來、豐公三命之、於是、三成汲熱湯
來、豐公甚適意、竟乞三成於主僧去、是豐公取人之法
也、
○豐公膽大心小
藤原惺窩曰、秀吉膽大而心小、目中無韓、欲吞明、是則
膽大、輕蔑秀信欲自覇心則小、四逕亞相亦以爲然、且

曰、如大佛建立、則不免沐猴習氣。

或書云、一歲暴風雨、淀水大溢、隄防善崩、奉行石田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米數十百苞、命土民盡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苞、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堤成而堅實倍于前云、

○花房職之

又云、秀吉之圍小田原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浮田秀家客花房助兵衛職之過軍營、譏其燕樂而罵之、豐公

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何在、秀家蒼遑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嫚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處之磔刑、秀家惶恐拜命出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惡、非面刺、唯刎其首、秀家諸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汝客、宜待以士道、賜之自刃、既而况吟數回、終言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渠匹夫而言之、其膽略可賞矣、卿禮遇之、永留幕下、秀家如其言、取意飾文

○戶川肥後諫殉死

又云、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且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恩、爲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鋭、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徒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彼法華僧焉、何則、僧揮麈一喝、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况自殉以導君於冥途之中、其登天堂、窮快樂必矣、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

○丹羽長秀類茍文若

初丹羽長秀、以秀吉爲忠織田氏也、曲意助之、後視其

勢遂出織田氏之上、則大悔初志、托狂疾自殺、類乎三國茍文若、

○豐公將略

諺所謂有鳥不鳴、擒而殺之、是信長之志也、有鳥不鳴、餌而待其鳴焉、是秀吉之志也、有鳥不鳴、放之耳、是東照公之志也、是喩雖小、三君之志可觀、

豐公雖力出人意表、將略不世出、有可窺者、上杉景勝、與前田利家降鉢形以下諸城來謁、秀吉不甚賞、謂近臣曰、二人非無功、然降輙受之、不足稱勤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故滅柴田勝家、降前田利家、殺

織田信孝與信雄和、滅根來降熊野高野降島津義久滅北條氏政使獨立南部氏臣津輕氏不使獨立結城氏臣多賀谷氏大率此類也、其作戰也、一敗而二勝、所謂賤岳是也、如小牧亦是、特與東照公對壘不能乘也、或云織豐二公用兵長處人多不識也、須從大處著眼、以必取天下爲心、不以區々勝敗爲意、此二公大處也、而其心不能以安民爲主、則所謂大處即其小處、

○特島津義久有不忍意

秀吉心折源右將故不忍滅其裔也、且名子曰秀賴蓋取賴朝偏名也、其推服亦可睹、

○毛漢髯虜

邦俗罵漢土人呼毛唐人、適史譯之曰毛漢、殊不知邦人亦有頭髮毛者、謂髯也、外史作髯虜、　秀賴適史作豐臣子、外史作郎君、猶曰若殿、其譯語之精細往々如此、餘宜隅反也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

書法

史記通載歷世、然高祖紀不冠我字、後來編年史、則皆於其代冠我字以別前朝、此書雖倣史記不必墨守、此類是也、

清和系統、詳載源氏正記及新田氏記、故從略叙、特義季以下則詳載、是德川氏正記之體裁也、

史記稱謂、漢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封沛公稱沛公、封漢王稱漢王、及即位初稱帝、此編亦初稱嗣君、任參河守稱參河守、任左京太夫稱大夫、侍從、少將、參議、中納言、內大臣、將軍等、每進稱其官銜、稱謂得實、史家用心不苟處、

○後龜山帝孫恆明

後龜山帝孫恆明、爲僧故有親父子而有親之後裔勃興、誰謂天道非邪、

○三寺

三寺、勝鬘寺、本證寺、善秀寺

○德川氏風習

東照公以板倉勝重爲駿府町奉行、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中納言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外人有慶事何也、勝重脫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爲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爲、無一有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

讐復被朝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拗也、呼返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讐也、妻惶恐謝、於是往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百事大治、德川氏取人、賛實如此、宜乎、能成大業、較之豊臣氏之愛三成童年之小才、其得失如何也、

○安房有里見氏

安房有里見氏下、宜補下總有結城氏六字、

○小義川

小義川、蓋小見川誤、宜作小見川、

○德川公稱新田公

堪其任者新田公、否則前田利家若孝高而已、此文蓋直稱德川公、此下秀吉語亦然、

○主公豈有不知乎、

正名緒言云、主公出于三國志諸葛武公集、

○大旆之不西上不亦宜乎

又云、大旆見左氏傳晉中軍亡大旆之左旃、

○書法

某氏作棠史記、 神武天皇之事曰、若稽古帝 神武、豈不噴飯乎、或記東照公之事、丕顯烈祖大君、同一似過泥古、此際之當否、與門外漢難言、

○平氏兵驚鳥羽音逃去

平氏兵驚鳥羽音逃去、非富士川、謂富士沼之事也、富士川急流激湍、世所目擊、鳥何得棲、林羅山丙辰紀行、亦以爲然、是不可不知也、

是書未盡外史微意、今所擧淘一端而已、其如增考、則在後哲隅反也、

己酉晚冬

秀堅識

大槻磐溪　撰

歷代君臣名功録

舊刻本

據舊刻本影印

皇朝歴代
君臣名功録

曆代君臣名功録

目録

卷之上

右府營皇宮　北條氏贈蜜柿
豐公賜首錯恩勝　濱松夜話
織田公紀譜　謙信隋私巾
倒歟狀　挈鞋奴
設姓曰木下　鶴章繡衣
山中幸盛　細川藤孝
歌人幽古　荒木大藏愍

雨降地固　台德公謹厚
彗星見　蜂谷半之丞世
賤嶽之役　羽柴氏神速
佐佐清藏　山口小辨
神子田長門　石田三成
附記　島左近
毛利勝永　氏家行廣
槇嶋重利　米田某
了伯聽平語　附記
勇婢　烈奴
梶川彌三郎　岩間大藏
附記　增田宗重
無雙道化　藝侯戒諸子
真野佐太郎　破釭柴田
附記　花房職之
台德公美事　後藤基次
避雷符　賢媼
南龍公　黄門義公
石川重之　雛僧三條
大綴山　成瀨奇獄

鳥居忠廣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　附記
中山家範　狩野一菴
武田信繁　仁科信盛
豐公天　稻葉一徹
廚人坪內　間宮好高
高坂昌宣

卷之中

馬場信房　善射者某
小田原之役　附記

宇佐美定行　杉原親憲
利休訪蒲生　附記
伊田之役　石川八左衛門
太公諭從讎　本多三彌
竹股朝綱　小嶋一忠
内藤勇斷　大田某
右府察徴　上杉景勝
佐久間十藏　森蘭丸
神拵之夢　光秀反形
附記　松原市左衛門
百姓作左衛門　僧雲居
余上盛備　佐瀬平八郎
関白誅利休　東善七
附記　利休之靈
篠岡平右衛門　横山長知
黒澤甚兵衛　三宅喜藏
森太儀大夫　貴田孫兵衛
奥村永福　界善左衛門
本多氏絶命詞　紀公生母
舞妓阿國　福島丹後

大窪佳譚　太閤雜事
悍卒　加藤嘉明
敗天公　上田重安
岡野左内　附記
土屋長吉　川村權七

歷代君臣名功録卷上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頹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茨墻竹捌無復門閑群童日來階下摶土塊以爲戲時揭簾窺戶間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衞公國歌會盆鐩團於三貲盤以供客盤飯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幮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辨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

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乱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覗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　天子則蒼生何由覩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

北條氏贈蜜柑

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香橙俗呼做九年母者京人某得之獻諸濱松　照公喜曰是珍果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相之君臣相詬曰遠參無蜜柑耶我當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駭遠人之耳目乃實蜜柑於大籠賃驛夫數十人致之濱松　公覗之冷笑謂左右曰吾嚮贈江南橙數枚相人視以爲尋常蜜柑耳夫氏直年少不解

名功録　卷上　一

事宜矣宿將老臣而作此兒戲北條氏之業衰矣

寧靜子曰北條氏據有八州稱五世之盛然其實三世耳氏政以下蓋莫足道者氏政嘗見馱刈麥而過者指以問彼何物左右曰刈麥也曰然則煮炊以供座客夫氏政不辨菽麥既已如此何怪乎氏直之認橙爲柑哉

豐公賜首鎧忠勝

關白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奧州次宇都宮時本多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爲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爲今日可比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爲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裨將三人孤憤怨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飈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與我軍相距數百年竝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之餘有一騎蒙鹿角冑下鞍飲馬於河問渠爲誰稱某隊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淚簌簌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不壓卵粉虀不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與故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

名功録　卷上　二

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
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雙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内
之名者孤力亦爲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
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强之則曰殿下之恩
江海無量但臣爲德川累世户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
重較也公聞之不懌而罷

寧靜子曰豊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
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賞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
欲收以爲己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豊公亦猶關羽之不
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濱松夜話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有嘗從長湫之役
者 公從容語曰䘏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三萬獲
其將森武藏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撿三人首未
暇他慮也高木主水内藤四郎進曰君亦不記猿面公
之輕捷乎余頷而起倉皇收軍入小幡砦則秀吉果竜
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既既散矣乃與兵田間以待
明早是夜使人伺其營報云敵露次山野軍無有綱紀
衆皆勸夜斫余不從深夜舉軍遂歸小牧矣當是時汝
等諸人必以乃公爲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勸
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乎諸老相目不言良久曰臣
等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其勝耳 公曰然縱殲其
全軍使秀吉赤身走上國則於某爲利乎爲不利乎晝
間之戰斬其愛將三人於吾心猶以爲過况多殺親臣
以深其讎乎於是諸老臣皆服其遠筭

寧靜子曰用兵之道有勇無智則敗矣故古之名將皆
善走如 照公豫知豊公之必走而先自走可謂能以
知濟勇者矣

又曰兵貴神速一語豊公用之賤岳而大有驗用之長
湫而不濟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豊公雖智而知

後則晴矣悲夫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傅平手政秀驟諫不聽
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
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
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
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
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
箭以至乎此孤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
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

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性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責諫亦非無謂也特公不覺以爲已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亦偉哉

謙信陷私市

武州私市據爽塏爲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支城處架以質檜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面蓋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使其臣柿崎和泉師帥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攻悉勠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爲筏浮之澤中大躁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懼號哭避之支城城兵任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逃也或自殺或出降謙信兵不損一士而遂陷焉

寧靜子曰杉覇堇以雷轟電擊之勢逞壯小伎倆所謂

捕鬼亦用全力者

倒敷狀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謀爲謙信送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淸刀瘢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島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鏃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謂時既傷死也今尚無恙耶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與左衛門此謂之倒敷狀

寧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戰也着黑綿袍戴小鐵笠提三尺青竹杖以指揮士卒耳由此觀之其人灑灑落落可想矣若夫賜敷狀於敵我者以質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出于結親逆死之下策耶

挈鞋奴

尾州愛智郡有中邨里里分上中下爲三村日吉者其中中邨之人也天正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曰吉年甫十六竊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鄉里多買麤線針於淸洲而來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食與草鞋遂往濱松遇久能城守松下嘉兵於途嘉兵異其狀貌使人問其鄉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携以歸爲換其

服弁以袴與之初雜處之奴隷中既而擢爲内豎分之衣服器玩掌其出納日吉機慧而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兵甚愛用之而儕輩之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之器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之爲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歸日吉於是資其錢以往濃洲貪緑其鄕人仕織田氏者某爲挈鞋奴無幾爲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寧靜子曰小瀨甫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藤吉往尾張以買桶皮鎧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仕織田氏今閲松下璟翠氏所記與此大有異同不知孰爲實録

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足爲曠世英雄輕重哉

設姓曰木下

日吉之幼習字於横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嶋神祠祠前大榎樹枝葉繁盛偃蹇敷數十歩日吉素倜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賺師僧來游戲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亦不忘也光明寺到今傳其説

寧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顯時山城州渠信長爲此職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爲平秀吉蹻捷有口辯信長見而悦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傅會之最可笑者但余久疑秀吉自作姓曰木下必有所由及得此説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鶴章繡衣

與関白和之年　照公在濱松一日烈風寒甚　公命左右致外套侍豎近藤縫進一繡被即関白所贈紅梅鶴章光彩奪目　公顰蹙曰焉用此華麗者哉吾非不得已於豐家而一着之今豈可再着以破我家朴素之風乎更呼他短挂而服之

寧靜子曰豐公削平大乱之主故物物流豪奢　照祖開闢太平之君故事事入儉素亦勢之所必至雖然設使二公先後易世而出則天下之乱何時定乎吁亦天矣

山中幸盛

山中幸盛稱甚次郎後更稱鹿之介尼子氏臣也自幼勇彊力兼十夫冑裝爲朏形成在月初因拜月禱曰願不出三旬以勇名聞未幾從尼子晴久子義久入伯耆攻小高城主山名氏獲其驍將菊池音八時年十六由是名聞隣國後常拜初月以終身云

參取太閤記及南部所撰山中氏祖祠記按祖祠
記云尼子經久卒子義久立誤也義久即晴久子
而經久曾孫也今據尼子系圖改之
永祿三年晴久卒義久立當是時毛利元就并安藝石
見周防長門諸國數來攻而尼子氏勢日削五年元就
大舉入出雲攻下諸城爲持久之計幸盛從義久數出
拒之連年攻擊我軍每戰不利諸將多叛降元就八年
元就復來攻次洗骸分兵塞粮道救援四絕國中諸城
皆不守義久僅保富田一城明年十一月城中食竭義
久終降元就元就以義久歸將士皆降獨幸盛與立原

源太兵衛久綱橫道源助兄弟從至杵築而亡周流北
陸關東遂隱京師陰圖興復十二年幸盛聞毛利氏與
大友氏搆兵於筑前欲乘間復出雲索故尼子氏族尼
子式部少輔誠久子爲僧憩京師者奉爲主更名勝四
郎勝久相致舊臣得二百人六月奉勝久入出雲夜使
人馳呼曰尼子勝久復歸先至者有賞後至者斬於是
遺臣來集三千人隱岐爲清以三百騎來屬攻下新山
城末次據之旬月間連下六城國中響應伯耆石見亦
多送款者幸盛謀攻富田城城將天野隆重詐請降曰
吾卒在安藝若速降恐見穉族請進攻城一戰藉口然

後降幸盛信之使秋宅庵之助將二千人圍城隆重出
戰我兵敗石見人服部某安藝人小田某合兵三千來
援富田幸盛與立原久綱橫道權之允等逆擊敗之斬
小田餘衆潰走幸盛患爲隆重所誑與久綱等巾淨安
寺伏兵富田城外覘城兵出要擊隆重覺之出射伏伏
走幸盛進戰不利收兵退伯耆大山僧徒送款請導我
兵幸盛將略伯耆會隱岐爲清以三保關時後軍未至
幸盛戰敗兵散走匿林中既而後軍至擊爲清走之幸
盛乃出兵追北大獲而還元龜元年二月吉川元春小
早川隆景輔元就孫輝元以兵一萬三千來攻勝久令

幸盛久綱等將七千人邀拒之于富部山大敗幸盛從
勝久保新山時諸城兵皆潰八月輝元留元春而去二
年幸盛與橫道源助等攻羽倉城縱火元春兵來救幸
盛乃解去六月元春入伯耆將攻大山幸盛據末石城
爲大山應援元春聞之議曰勝久所以爲我患者以幸
盛爲之謀主也幸盛就擒雲伯不足慮乃宣言攻大山
而急圍末石築井樓瞰射城中幸盛窘窮詐降密馳人
報勝久路爲敵人所執於是置兵守幸盛幸盛佯疾夜
自厠中逃奔美作遂至京師勝久亦不能守新山棄城
間行至京師幸盛乃從勝久歸織田信長

吉田物語按祖村記以尼子勝久為國久子誤也
國久即誠久父而勝久祖父也又以勝久入出雲
為攻鳥取之後係天正三年亦誤
天正二年幸盛從勝久如丹後先是因幡山名祐高為
其臣武田豐前所逐亡在丹後幸盛謂因雲接壤皆助
此人使得復歸因為後圖則我事成矣乃說祐高祐高
大喜遂與俱入因幡密招士衆起兵與武田氏戰大破
之斬豐前父子取鳥取城納祐高既而幸盛與祐高生
隙復還丹後五年冬幸盛從織田氏將羽柴秀吉略播
磨下上月城秀吉令幸盛守之幸盛奉勝久同守六年

名功錄　卷上　十一

四月毛利氏與宇喜多氏舍兵來圍上月幸盛告急於
吉秀吉赴援以兵寡不敢戰請援信長信長使其子信
忠赴援尋還軍不果救七月城陷勝久自殺臨死賜幸
盛佩刀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藉汝幸盛泣曰死臣分
耳臣死誰為我君報仇者乃復詐乞降欲赴安藝謝恩
因伺其間路出備中阿部毛利氏覺其有異志使人誘
致阿部水上殺之死時尚殺傷數人時年三十四
長身魁偉其怒發髯悉張殺者以為興劇之傳觀試以
髮莖刺窓紙銳利如鍼云
論曰山中幸盛之起兵也世或擬之伍子胥張子房子
胥借吳以覆楚子房借漢以斃秦跡所行不同皆能得
為己所欲為而幸盛獨不得遂其志豈時勢有難易而
成敗不可預期耶余獨嘆幸盛遇尼子衰亡之時在窮
困圍城中盡智禦之術而敗不挫城陷後猶謀燃餘燼
以復尼子氏奔走但因播備之間流離顛沛死而後已
雖事不成其忠節固當不愧二人也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太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婦女
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
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

名功錄　卷上　十二

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具波行志我
袖乃袂乃淚比邊志果年船（譯曰君行知不遠吾袖淚猶零）藤孝領之
即馳逐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奥妙至能古
今集秘訣所謂幽齋玄旨是也
寧靜子曰幽齋氏之事亦太有似太田道灌焉余嘗有
詠道灌二絕曰村女應門未發辭獵歸逢雨乞蓑時有
華無實君看取捧出棣棠黃一枝才兼文武有勛公
激略能學國風作候他年辨潮落水禽聲在遠洋中并
錄以見國風之学有益此事矣
歌人幽古

織田右府之遇弑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過姬路者一日盡收金銀以爲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郎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爲何如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將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孝高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綻雨散自嬌於人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爲觀化之始耳

寧靜子曰從離之舉以順伐逆天人所共與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鷹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怪哉

荒木大藏丞

荒木大藏丞細川高國臣也大永六年七月高國聽讒殺香西四郎左衛門元盛其兄波多野備後守植通柳本與弟彈正以丹波叛高國令細川右馬頭尹賢將兵擊之大藏丞及藥師寺九郎左衛門等屬焉十月尹賢攻植通於八城使大藏丞等攻彈正於神尾寺城會赤非時家援彈正軍不利大藏丞與九郎左衛門苦戰卻之斬首二百級高國賞之爲安藝守七年二月彈正與三好左衛門尉勝長等入京師大藏丞從高國拒之于桂川大敗大藏丞謂衆曰臨危逃死非義也我將留死以免主公孰能從我者衆奮請從於是留拒阿波丹波兵健鬪死之從兵盡死高國得脫走近江大藏丞素愛士與同艱苦嘗有外親與部卒同病股大藏丞厚視其卒踰於外親外親憾之大藏丞曰姻家貴人我雖不問病固不乏使令某若貧賤貧賤者人踈之我若不之恤孰恤之者且姻家雖親所守 與一旦有緩急安爲我致死與我共死生者獨斯輩已我安得不恤乎士卒聞之皆感泣

雨降地固

関原乱平之後 照公謂諸侯伯曰石田之乱所謂雨降地固者妖氛一消天下自此清明矣諸侯伯同辭奉賀肥後侯清正獨謂世之治乱譬諸天之晴陰青天白日俄有起雲雨故難測者人心也未可以爲安而不預慮也 公深以爲然

寧靜子曰後十又五年果有大坂之事而前三年清正既沒矣抑 照公之以清正言爲然者亦或有察於未然歟

台德公謹厚

台德公省 太公於駿府 太公館之貳室淹留踰月

太公竊召女鹽阿茶諭之曰將軍青年旅次寂莫可想也如使女波奈爾點心一盒候其起居或有以慰無聊女鹽曰謹諾乃使人私報之　公遂呼波奈慇懃授意以遣之波奈時年十八明眸皓齒一笑動人是夕麗服盛裝携侍女一人潛自後園徐步到　公之館　公則着盛服嚴然在室聞戶外微有剝啄之聲乃起啓戶延波奈上座跪受其所齎曰　太公所賜謹拜領之矣即趣波奈去親自執燭送之戶外波奈茫然如有所失歸而報之女鹽　太公聞之歎曰將軍謹厚如此其所如要撥不可及矣　太公又嘗召本多正信諭之曰今將

軍之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乎謹厚者不可不恩矣正信曰唯他日謁　公因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矣請少虛誕其言是　太公之訓也　公笑曰　太公之訓亦有人買其虛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空同無物縱說其虛人誰信而買之哉

寧靜子曰　台德公之言可謂天籟矣　太公於是乎不免人籟也嗚乎今日之泰平果誰開之而誰成之耶

彗星見

慶元之際彗星見于北方光芒漸大時兵革僅熄人心未安訛言大乱將從作　台德公聞之笑謂左右曰一箇小妖星見於廣漠之天四方萬國孰膺其象茫乎不可知矣必引以爲己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之果有向宣人力所可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而已矣既而彗星梢滅百姓安堵如故

寧靜子曰　公之言通暢明快何其太似　太公也世或稱　公爲淳良之主而識見之卓如此賢者寧可以常情測度哉

蜂谷半之丞母

吉田扲攄氏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槍閫其爲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士

河井太郎以銃斡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曰河井跪狙擊之洞蜂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寧靜子曰蜂谷氏亦一陷賊中者今之戰死蓋以贖其罪也而母氏之一喜一哭戰國婦人情態誠有足感動人者

賤嶽之役

賤嶽之戰中川清秀敗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神子田半左大聲呼曰明且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

聞之後皆固守備當是時黒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栗本四郎諭之曰汝擁阿吉而逃勿使黒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死四郎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遂問曰卒我將何之四郎位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砦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歳時之事

寧靜子曰如水氏之智而一時不如神子田先見天也抑阿吉之以十歳決進退亦可以卜前程矣

羽柴氏神速

越將佐間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爲無敵已者當此之時抗而守秀吉在大垣聞柳瀬敗聞抵掌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途日暮達賤嶽址距盛政砦二里而陣盛政馳人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快戦耳秀吉答書曰言當自我發乃爲公所先耶明且快戰之事謹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冷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之知方今在我　日東誰復有以智亢我者乎命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之計遂沮明且與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槍之捷

寧靜子曰盛政剛愎自用適足以喪師誤國矣而羽柴氏之決勝千里炳若觀火然則不知張子房云者乃其所以自知也歟

佐佐清藏　山口小辨

佐佐清藏佐佐成政姪也仕織田信忠爲近昵山口小辨伏見氏家子也貌端麗信忠以其異於衆收爲近昵清藏善撒樂小辨善歌共得寵幸二人從信忠攻高遠城先登信長召二人各賜刀一口謂小辨曰汝以年少先鞭壯士共功偉矣謂清藏曰汝則成政之姪其建殊功固宜後明智光秀謀逆攻信長於本能寺弑之遂圍

信忠於二條城事起怱卒從臣單衣出戰清藏謂小辨曰我曹不介而死其屍可醜請介而死二人乃共出戰各獲一甲首入城取其甲自擐復出共抗賊力戰死之時年皆十六觀者流涕

論曰自古以向背啟幸者大率恃寵弄權馴致傾敗矣織田右府父子皆有幸臣如森蘭丸頗得小心謹厚之名然觀舊志所載右府嘗陳珍玩謂蘭丸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願得賜近江志賀爲明智光秀屬邑光秀聞之疑懼則其弑逆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余獨有取於佐佐清藏山口小辨者以

挺聲柔愛之質建蹀血先登之功臨匆卒之變猶慨沒後之咨其志操勇烈出於天性亦可以見信忠之養士有素矣

神子田長門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我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唐首甚急

唐首即以旄牛尾飾兜首毿毿然者

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今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兵之最急怯懦之士必反擊死而遠遁非大剛者不能矣既而問之果神子田也

寧靜子曰太閤嘗問前田毛利諸公曰假使故右府率兵五千與蒲生氏一萬人戰則你等將何屬諸公未以有對也太閤曰如孤屬右府耳何則使南軍得北軍首五六級其一必氏鄉首也北軍得南軍首雖至四千餘級決不能見右府面是其將將之才所以不可及也余謂太閤此言與右府所論互相發明然則三十六計走爲上策者豈爲將將者言之歟

石田三成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抵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徐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携歸以爲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爲五奉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所爲不出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噫知人之難猿公之智且有不免歟

附記一

一歲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土民盡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

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其囊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三成之敏慧投機率此類

島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島左近公曰孤亦聞其號名矣是豈以薄祿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爲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

寧靜子曰近世侯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況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厚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

毛利勝永　氏家行廣　植島重利

毛利豊前守勝永豊臣氏也父曰壹岐守勝信為小倉城主關原之役勝永應石田三成得罪與父勝信俱放於土佐勝信尋病没及大阪之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思然難公言矣妻曰士遇世窮厄何足憂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顯大丈夫

安鬱鬱況淪邊土我欲為豊臣氏死然我若去汝愈困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似為士家婦是何足為意願良人為主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為意勝永大喜乃潛如大坂土佐國主山内修理大夫忠義遣兵拘其妻子聞之　東照公　公曰節士之志可憫特命釋其子役勝永與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各將一面基次軍人抑口五月五日夜勝永與幸村至基次營議曰明日合我兵三萬踰國分山直衝前將軍營決戰非獲其首則授我三人首約期而去黎明勝永進陣藤井寺會基次冒夜出失道至古市與陸奥美濃諸軍戰而死東軍競幸村擊伊達氏兵御之至勝永陣握手流涕曰恨誤期基次戰没事不成也

常山紀談本書古市作道明寺今據難波戰記改之毛利一作森森與毛利邦音相近或曰勝信初森氏後因秀吉命與安藝毛利氏合族改曰毛利

七日勝永將五千騎陣安部野淺井周防竹田榮應陣其前勝永與東將本多出雲守忠朝戰直田信吉松下重綱淺野長重援忠朝勝永子式部横擊斬之忠朝敗死小笠原秀政率騎兵三千與二子忠脩忠政擊破榮應軍進與大野治長戰勝永急提精兵擊榮應横衝秀

政忠脩忠脩乘勝鼓行直逼　東照公麾下與其前軍秋田實秋松平忠政立花宗茂本多正純弟忠純等接戰忠純拔隊前進勝永擊走之日已過午兩軍鏖戰互有勝敗東軍誤放銃後軍有訛言東軍騷擾勝永乘之殺傷甚衆既而東兵益至城兵無繼乃走入城城陷秀賴自殺勝永及式部死之

氏家行廣稱丹膳父曰常陸介齋藤氏臣也後仕織田氏以勇顯主二子長左京亮次為行廣及織田氏亡二子俱仕豊臣秀吉左京亮蚤没秀吉命行廣兼父後與京極修理朽木兵部並為近昵禄各萬石小田原之役

倶從宿草津驛酒間戲謂館人曰我三人者孰能建功稱殿下意汝宜屬盃於意中人館人不敢答强之館人乃熟視屬盃行廣曰君必建殊勲為衆名城主無幾行廣果以功封衆名食五萬石館人聞之來衆名拜賀行廣勞之而不甚賞也左右交謂曰鬻館人稱君今果有驗如宜優賞然行廣曰戲言偶中何足深賞若以一言之中遽加重賞則自父兄時積功累勞者將何以賞之顧疇昔盃酒之歡亦不可忘因命為西道館主行廣察人勇決重義関原之役 東照公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豊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

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阪冬役 公使人召行廣辭之夏役 公復使板倉勝重諭行廣曰肯來封為十萬石侯行廣堅辭之而潛入大坂城五月七日城陷豊臣秀頼將自殺命行廣及淀妃行廣乃刎淀妃而自殺生四子長曰左近次曰内記季曰八丸皆坐賜死於京師妙覺寺時八丸猶幼臨死左近慮其畏懦失度顧八丸促自裁八丸曰弟未知自裁之儀請視阿兄所為而從焉左近乃袒倒執刀曰當如此郎割腹死内記次之八丸神色不變如兄之儀而死觀者流涕第三子爲東叡山主天海弟子天海爲乞哀 公 公曰行廣不忘故太閤之恩可謂義士矣豈可復戮遁世之身哉特命宥之

槇島重利稱玄蕃允豊臣氏臣也大坂之役有議其通東軍人野治長使真野頼包野村雅春捕之時重利屯城西頼包等率兵圍之詰問曰有告子通敵果有之乎重利曰事已至此何須分疏夫烈士之所恥無甚於使主公疑之故田光爲燕丹死苟生孤疑之間受于人之名不如死也將自殺頼包等遽止之知其無異志釋之重利初仕速水甲斐後擢爲隊將爲人忠正有勇及城陷死之

論曰自古國之所以衰乱敗亡者多因弱主受世母后臨朝奸臣專權自一於此國欲不乱不可得況三者備焉者乎若大阪乙卯之役可謂備此三者矣當是之時豊臣秀頼孱懦事皆決於淀妃與治長亦逐忠貞擁任佞邪紀綱大壊其守城者大率烏合之衆慕禄畏死恬然無恥臨危爭先而走其終始守節視死如歸者木村重成真田幸村後藤基次毛利勝永氏家行廣槇嶋重利是數人者或守城而死或殞身行陣要之不愧梁王彦章劉仁贍元王保保之徒是三人者皆爲晉王明祖深仇而或歎其抗節致忠或稱爲奇男子豈非以其能

盡忠於所事故說初　東照公招降重成幸村恭次行廣等皆不奉命及死節歎息深惜之嗚呼其所以深惜之者卽晉王明函之心也其爲鶏世人臣勸忠義至深矣余故詳記恭次勝永行廣重利之事以彰其忠節至重成幸村事跡昭然在人耳目余不復記也

米田某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爲墻俄而信玄欲分其陣爲兩隊使三井甲米田乙送傳令於別將飫冨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内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乱下屢爲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禁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且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主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寧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非尋常細故不可不愼況軍令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畏死者有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謂信玄亦能使人矣

了伯聽平語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聽名夙顯嘗招瞽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瞽師爲唱二曲一係佐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歔欷而不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顯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太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爲我用也顧高綱之辞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京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鋒鏑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歩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涙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爲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爲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德寺氏之聽平語可移以爲讀史之法焉

附記

天德寺了伯佐野城主小太郎宗綱之伯父也宗綱之死諸臣相謀請北條氏第氏忠爲嗣了伯獨欲養佐竹氏子議不合遂去入京號棲黒谷云及豊公之東征乃

起以爲嚮導

勇婢

處士孫助家有一老婢蓋小田原之亡掠来供使役者然未詳其爲誰氏女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厠毎暮夜有恠駭人人莫敢往焉獨婢往未嘗見恠也一夕更深而往厠中忽現一雛僧視婢佇立冷笑婢一喝捕之而入乃點火視之則一大老狸矣婢罵曰汝毛族敢魅萬物之靈手搏殺之一家驚歎孫助曰我嘗意渠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迫詰其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大學之妹云

寧靜子曰觀一婢所爲亦知北條氏養士有素矣夫豈

公以天下之兵合圍半歲僅能滅之者良有以也

烈奴

稻葉氏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輾轉號泣而不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咄吾豈畏死者哉吾唯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一徹聞之遽令曰急急解縛奴苟以爲冤我將耳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一徹病死殯葬奴走詣其墓從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爲畏死苟生者奴爲天下恥之遂屠腹其旁出腸以死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爲田横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狷介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槇島也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立馬水涯鳴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乱流而渡信長揚聲曰夫夫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斃於敵衆競繼之遂得上岸勝敵初梶川好博奕爲衆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名馬曰綏急以此樹功梶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川果有此功

寧靜子曰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佐木而知有梶川者鮮矣抑前梶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梶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岩間大藏

岩間大藏爲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侍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丁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爲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丸雨下聲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

以得無恙大喊於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毎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寧靜子曰駢録以上數條一覧一猛甲越各家氣象可以見其概矣余嘗詠二公末路云驚倒暗中跳銃丸野田城上笛聲寒誰知卄卜二疑塚不似一棺湖底安春日山領鎖晩霞驊騮嘶罷有啼鴉憐君獨賦能川月不詠平安城外花是或可以爲二公斷案歟

附記

謙信臨戰俄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過左右自分爲兩隊當是時挐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毎以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其戰罷輒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毎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二家用兵約畧矣

増田宗重

増田宗重稱兵太夫後更稱兵部関原之役父長盛得罪奪封放于武蔵君槻大納言尾張侯義直召宗重祿之

元和先鋒録宗重一作盛次

大阪冬役從軍聞城兵勝則喜敗則憂監使白其狀夏役　東照公命宗重曰汝欲屬大阪亦任爾意宗重悦乃請入城豊臣秀頼嘉其忠賜以錦袍五月六日宗重與藤堂氏兵戰平野不利爲磯野平三郎行尚所獲明日城陷長盛在岩槻聞城陷自殺

明良洪範按一言集云長盛之死不詳或以爲病死或以爲自殺自殺與本書合可從

宗重之與行尚鬪也不名而死人無知其爲宗重者數歳有一老婦詣行尚請謁曰聞乙卯之役君獲一錦袍將然乎曰然曰願得觀其袍行尚詰其故老婦曰妾故増田兵部乳母也兵部之入大坂也不府手賜錦袍一領刀劍二口付騎卒三千命爲隊將五月六日冐夜赴平野不復還人或告其戰戰死妾欲索屍殮之而不能得日夜憂悶空度歳月頃聞君獲錦袍將無知其姓名妾意是必吾主欲一拜遺物是以跋渉至此因語其服色及款識甚悉行尚乃出示戰袍刀劍老婦觀之悲哀苦慟行尚憫然予之以一刀初行尚以大坂之役有功食祿千百石至是藤堂氏加賜三百石爲火器隊長云

論曰増田長盛之死或云　東照公賜死以了宗重屬大坂也余以爲不然宗重屬大阪者由有赦命非長盛之所使也豈容罪長盛乎余按舊記長盛之在岩槻也

會大坂之役作　公傳命長盛曰予受故太閤之恩亦情義之所難違須屬大坂長盛對曰臣老矣無能爲適足以益蓋辱惟當老于此耳由是觀之不獨許宗重屬大阪亦許長盛也此非以至公之心待豐臣氏舊臣邪既已許之又追而咎之理之所必無也然則長盛何以自殺也曰彼非能忠於豐臣氏者然一旦關東家之臣不能自安因殉之耳抑雖宗重生死未分明長盛知其非苟免者故聞城陷乃絶望自引決歟此未可知也而宗重之不名而死者蓋慮父開已死而傷之也故晦其跡以安父意其情可憫也已

無雙道化

道化清十郎亦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信長愛其驍勇自書無雙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呼曰無雙道化云信長嘗將美濃士平野某道化與之款接因從容問曰聞子進則先登退則殿後不知何以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而已雖然齋藤氏諸將前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竟由勇氣之不足也今兼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道化退而嘆曰平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寧靜子曰進則先登勇者所能退則殿後非大勇者不能而平野實兼之然則無雙二字移以付之平野可也

藝侯戒諸子

元亀二年六月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爲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降景進曰大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恩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悦以爲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於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

能從藝侯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棣萼之情乎

又曰崔鴻西秦録云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我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也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是與藝侯事太相類蓋暗合也記以資博雅

眞野佐太郎

眞野佐太郎豐臣氏臣也關原之役長東正家開竹腰山城守正信在志水善九郎家誘捕幽之于大坂邪令佐太郎監守佐太郎憐其幼撫視特厚既而西軍敗于

關原正家自殺正信得解東歸佐太郎去而流落諸國大阪之役佐太郎入大阪屬丁隊將真野賴包正信從東照公攻城城陷佐太郎拒戰被創而仆東兵將刄之正信適見之曰汝非佐太郎乎叱兵勿刄扶掖歸營請宥其死特旨放之正信謂佐太郎曰吾欲報汝德他日宜來問吾因與刀一口金若干佐太郎辭不受強之乃受刀而去後入書寫山中削髮號斬夢尋如肥後潜一茅菴于下里住焉竈突蕭然饑餒不支或謂之曰子書報之竹腰氏必得安富斬夢哂曰吾豈竹氏臣也肯盡作一封從人乞憐乎後病沒

破釭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義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義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義禎怡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款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鐓鏦破水釭以示必死衆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乱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感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爲破釭柴田

笒齋子曰柴田氏破釭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算何以至乎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附記

信長以勝家爲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強之乃敢受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咎其

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以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權不立号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花房職之

關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聞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謝作此大陣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爲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喪矣心抑大將在軍以游惰

娯樂爲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目直
唖其門而出衛士忿恚許之奉行長束大藏時樂局已
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辞歸
大藏投問入白豊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
家倉皇入謁則怒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嫚罵我大
匹夫議　天子閲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
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歩
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
也秀家將退則從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
道賜之自盡既而沈吟數四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

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爲此未必爲娯樂其實
欲使敵偖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
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略可想矣昔肯
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頼微行仁
僧供養曾藤綱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且府吏聞
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
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消
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頼感其言即日擢爲奉行于
今傳爲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
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爲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

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寧靜子曰豊公爲人躁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
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烈迅疾大
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
是其所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台德公美事

公平素未嘗履月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
旁好挿花枝每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
公一覽稱善左右啓曰盍挿之瓶　公曰此花雖美非
節序之正仍不欲賞玩也

伏枕蔽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
可不敬聽豈可以蓬頭乱髮接之乎
嘗語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生如夢寸步外皆闇夜矣
須及時娯樂耳此言大謬當云浮生既短矣不可不加
敬敬之時亦不長豈不能勉强乎

後藤基次

後藤基次稱又兵衛仕黒田孝高爲人壯武有膽略天
正十五年孝高封豊前六郡攻國内不服者城井谷友
房負險不服基次從孝高擊友房不利基次被創仆溝
中既而蘇出溝歸鎧冑皆朱殷孝高喜曰我以汝爲死

不意全也時軍新敗士卒皆有憂色基次意氣自若曰請承議戰者高曰僕明日議基次曰明日無佗奇策難以就功不如今夜襲賊不虞者高曰奈兵疲何基次曰臣被創不敢辭臣請爲先鋒即鞭馬而馳衆奮繼之遂擊破友房

武將感狀記本書城井谷作紀伊蓋城井紀伊邦訓相通遂訛爲紀伊耳今改之

朝鮮之役從孝高長子長政與明將解生戰稷山有功關原之役從長政赴美濃及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等攻岐阜長政與藤堂高虎田中兵部等留備大垣犬山犬

山戍乘城遁於是長政高虎等赴岐阜既下大垣敵聞之赴援島津氏石田氏前軍亦至兩軍隔川兩陳諸將議戰曰濟川利或曰不濟利議不決時基次從長政在下坐高虎遙望基次呼而進之問計基次對曰是非論利害之時也諸公既不及岐阜戰今既過日中矣而猶豫不斷内府聞之其謂之何今日之計唯有急濟川決雌雄以是川爲死所而已議即決遂濟川而戰大破之九月十五日從擊石田三成於關原長政素與三成有隙且以兇徒之魁也欲親擊之以償宿憾預擇驍銳十五人戒曰臨戰勿離左右若離群獨戰雖獲大將不得

爲功於是君臣一心衝突三成陣大敗之基次及生田小之助等皆在選中健鬪獲首級後長政與細川忠興生隙築砦于黑崎及高取小熊以備之命基次守小熊先是基次長子隱岐得罪奔攝津基次屢乞哀不釋基次恨之次子又市善擊鼓會祇園祠張散樂長政命又市擊鼓又市愧與優人伍潛至小熊謀之基次大怒曰隱岐不得赦令又待兒如此事可知矣乃挈家走小倉仕細川氏長政大怒遣使細川忠興逐基次忠興不肯將用兵　東照公聞之制止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已出基次以兵護送臨別謂基次曰吾憾愈深必

將有事願策安出基次對曰徵君言臣固將獻愚計今以君之衆與黑田氏抗若之國大也然擒黑田公亦太易耳若果與彼戰君宜擇銃手五人十橫擊其前隊黑田公爲人豪雄每戰先衆而進掩而擊之擒之必矣忠興歎曰渠本不屑黑田氏而去而仍不忘揚故君之美也大阪之役基次應大阪大野治長等大修守備東照公自率諸侯伯西上基次與真田幸村等建議曰德川公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不從東軍盡至列營四外十一月今福柵爲東將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出拒基次援重成之角沢中放銃橫擊

義宣陣中沛九傷沔既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葦島博
勞皆陷泄田淺野諸將自西北進城中議曰西砦皆陷
敵兵寝逼船場天滿雖守不如撤之戮力根本乃使基
次及毛利勝永往焼廬舍収兵基次揀壯士伏之曰備
前兵必來汝等努力泄田忠継在福島望烟果欲馳入
船場其將花房職之諫曰基次多書策必有伏兵乃止
治長受寵淀妃驕矜日甚數沮軍謀諸客將所求一切
不從基次怏怏夏役基次率兵一萬四千軍平野薄田
兼相渡部尚等継之　東照公使人誘降基次許以封
土基次不肯五月五日其次勒兵夜發失道至古市黎

明與陸奥兼濃伊勢諸軍戰被創甚亡其兵騎僅十一
裏創徙進中銃墮馬還至柏原死及城陷隱岐見捕不
屈自殺初隱岐奔攝津匿大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
有二賊殺人走入酒庫中閉戸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
吏曰欲生捕之耶將殺之耶吏曰殺之隱岐蹴戸跳入
斬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片桐且元且元嗟
嘆問其名不應使人蹤之贈米酒受酒還米明日月示
自來固問其名隱岐乃告之且元予金二百兩餞父在
城中終死難　東照公嘉基次忠節特宥其子孫又市
仕細川氏其翁曰三沛次郎兵衛仕松平光仲

論曰後藤基次以小嫌怨其君去國而欲仕其君之所
仇雖有功何足稱哉而余所以為之立傳者特取大阪
之役殉節耳夫君子之於人也揚其長恕其短故人悔
過勸善且基次之所以去黒田氏者非專以其子得罪
故也余嘗按舊記長政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
者誰也管正利對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默然則知
長政之不懌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
我者亦有不如我者陷堅摧鋭我不如汝任用才能得
士卒歡心汝不如我嗚呼基次所以遇於孝高而不見
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狹使抗直人也此但

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若免靦顔慕祿則斷無
之也方黒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使黒田氏弱而細川
氏強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猶大坂之役矢不負西之
弱而應東之強也隱岐嘗受豊臣氏恩及事起與父俱
殉難可謂不愧為基次之子矣

避雷符

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飄盆霹靂連禁
窓戸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　太公端坐而喻之曰凡
災異之來雖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村旁
激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且有說乎皆曰非臣

等凡慮所及　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謂持目大一人死而全家皆沽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俗不察往往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落其中則一家粉虀無復噍類乃諉以爲夙世之業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往汝等愼勿履其轍

寧靜子曰此論一出變動不測之雷亦有可避之路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賢媼

台德公乳媼某蓋參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婆

公云媼賢而有丈夫之風　公以乳育之故視之如阿母眷遇之渥至老不衰媼無他嗜好但每月二三次盡致轎夫僕隷於廚下而崇飯於大盤一一裝之梡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其放飽而止以此爲平生娯樂也一日本多正信来候見其親饋驚曰大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爲媼毅然整襟曰比來人謂子爲驕奢稍甚妾聞之不敢信乃今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爲彌八郎之時耶妾昔微時欲施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奴輩數十人快然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賤之時可乎子爲天下人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擬吾是以信子之驕奢而不能自省也正信赧然無言而去及其疾病也　公親臨視之且問所欲言媼泣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奉　太公遺訓而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間然也　公又問果無所私請乎媼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　公將起媼遽呼曰主公主公前所以見云云者妾得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爲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於妾絲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故曲從宥典是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言畢而瞑

寧靜子曰　台德公之享厚謹密雖曰由天性未必無此媼之冥助暗養也夫外得良師傅以輔翼之而內又有乳媼之賢天之祐　德川氏何其篤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賢媼之爲禎祥不亦多乎

南龍公

紀之爲國山深谷邃老樹森蔚山魈木魅往往見怪異云南龍公好田獵深入其阻無所少避一日游獵友島有顛木蟠屈當道乃踞而息焉既而木蠢蠢如有動旋化爲龍嶄然見頭角公怒而起拔劍擬其頭曰既爲顛木則顛木而止耳山靈伎倆何其露拙邪言未畢黒煙

卷山暴雨如注急駕樓船血挑數里霹靂連聲忽有物
墜船上則一團火精輾轉追座公蹶起取所有毛毬投
之使侍臣卷以拉之侍臣七顛八倒火團則豁然乘雲
以去反視船底棹手五六人皆粉虀而死在其行事猛
暴如此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贈牽牛花一盆於生
母養珠院曰朝開之花過午猶榮所以供一粲也答書
曰草花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得其養好者
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唯此心視之國
祚何患不長久乎答謝之次聊及之
寧靜子曰南龍公在兄弟十一人中最健康保壽至七

十餘齡豈克服世氏慈訓之所致歟而其剛勇無前不
若神姦莫之敢避亦足以徵夫豈復有十四齡之言耳
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南龍公有焉

黄門義公

國家有禁殺鶴者刑甚重山宥也水戸黄門義公時有
人銃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獻焉公怒下之獄久而不
問歲亦云暮明年春正月公將致封內八巨刹住僧白
饋享之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公因謂僧徒曰日有
犯禁殺鶴者寡人嘗學斷此獄僧等觀焉乃引出囚人
於庭縛之松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禁其罪不可赦
拔刀擬之而故躊躇七僧觀之瞠若不出一語公於是
投刀歎曰咄鈍僧輩我豈以人習禽者乎特法律之不
可曲欲待沙門一哀以省之今乃七僧駢首呆然視其
危而莫之救慈悲之道安在哉大僧而無慈悲之心亦
安用浮屠哉命盡逐七僧而宥殺鶴者
寧靜子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獄吏
式行刑之日必以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
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往延時月或至踰一歲孟子
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石川重之

石川嘉右衛門重之號丈山參河人父曰信定其先出
於源義家第五子石川左兵衛尉義時義時後十五世
曰大炊助信貞信貞生信治爲徳川氏臣信治子曰正
信事瑞雲公從攻安祥有功後從　東照公死長久手
之役其子信定生三子長爲重之
丈山墓誌銘本書以石川義時爲源義家第六子
今從人見友元所著丈山年譜
重之少時豪放不羈父信定嘗曰之兒當爲天下所稱
不則爲惡漢重之年十六遭父喪　東照公召爲麾下
士後列近臣重之折節恭愼　公愛之常侍左右曼長

十二年冬從在駿府適府城火延及闔内公子賴房幼
在襁褓乳母抱之逃火急躊躇屬架側重之聞悲泣之
聲趨出自抱賴房攜乳母灌衣被之因得免賴房大夫
人厚贈物報之　公聞之大悅後賴房封于水戸徳重
之欲召用之納言紀伊侯賴宣亦請之　公召重之
重之夙有退隱之志辭之大阪夏役重之從西上至京
師病發　公憫之命侍醫治之未驗適其母自江戸寄
書曰汝家世蒙國恩若是役無功何面目再見母重之
疾方篤使人讀其書聽之流涕無言五月五日　公發
二條城重之聞之力疾輿從焉　公過東寺望見怪之

之使人就覩之則重之也　公驚曰聞彼病殆死何以
至此也是夜　公舍星田召重之慰勞謂左右曰彼得
武門冥助矣因語重之父祖戰功明日至大阪七日黎
明重之獨騎過前田氏營僞稱使者直馳赴岡山獲一
首級適有一騎來奪其首重之棄之又馳入黑門斬佐
佐某人進斬一人重之臣十三郎亦得首級重之付首
從者余小門返過遠藤但馬守臣池田勝兵衛見之嗟
嘆勝兵衛亦獲一首級重之從過前田氏營視首級前
田利常而還不言其功前田氏將本多安房與重之有
舊謂曰子盍上聞以寡君爲證重之曰我豈爲名利乎

是役麾下士得首級者閒宮權左衛門豐島主膳及重
之重之獨以其違令也賞不及焉重之之在駿府與清
見寺僧説心友善及赴大阪謂説心曰師若聞是役覩
兵中有獲首級者則其一人必吾也果如其言而不重
之棄官隱京師以文籍自娯元和二年聞母有疾晝夜
兼行抵江戸侍湯藥太勤後疾愈親戚舊故交勸再仕
重之不肯後如京師與林信勝菅玄同堀正意等結交
重之素信禪教信勝勸重之見藤原肅重之見肅大悅
盡棄其學而学焉專修洙泗之道所司代板倉重宗重
其爲人厚遇之重之嘗應藤堂高虎聘爲客將食三千

石後有故去重宗薦之淺野長晟重之以母老應其招
如安藝長晟遇之以賓禮寬永十三年母沒重之請去
不許初重之如安藝也與信勝玄同別曰是行非我志
也母終天年則退矣是歳信勝在江戸聞重之居安以
前言語所識黑川壽閑壽閑告之重之重之曰林氏之
言然是我宿志也乃屢請去不許於是託言浴有馬温
泉去後隱京師板倉重宗侍之如初每會各賦詩重之
延之上坐後重之築室叡山麓一乘寺村居焉名詩仙
堂揭間圖漢晉唐宋詩人三十六人自錄各人詩一首
蓋做三十六歌仙云萬治元年重之欲還參河請之重

宗重宗不許重之恚曰我不復渡鴨水八郡矣因作和歌示其意　後光明天皇聞重之善隷書詔索之賜酒肉寛文十二年五月沒年九十重之與賦詩有叢醬集行于世

雛僧三條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雛僧三條之話乎皆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雛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雛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艱苦固其所甘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擂鼓師瞋研法不

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内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往上厠乎父聞而怒走往見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以故乃曰兒告吾云云山衲曰是不可不辨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薙髮之勞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爲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意誤刀創痕縱横其擂鼓則凡不問緇素家擂鼓必以研槌焉獨以木杓故随研随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凡上厠則本寺新造一圊獨以需縣吏来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原諭如此徒聽兒言以疑之慚悔之極無地可入耳是雖一場話説然自諸老奉行以至臨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爲雛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

寧靜子曰板倉重宗之代父爲京尹也請教於勝重勝重舉此話以答之則其説流傳已久矣大所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

大緩山

信長動罵人曰大緩山猶言懶惰輩也

或云大緩山江洲山名信長蓋借以目此輩也

天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二萬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與敵相持未戰也一日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隊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臣將何所見夫敵以全待客且據要害而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已丑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厲曰咄大緩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乱無復鬪志皆争先而逃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率皆此類

寧靜子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嶮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所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成瀨奇獄

有米商八郎兵者父子兩世陰用大小二量以致巨富及成瀨隼人正成來爲領主政令嚴肅姦慝逃跡八郎大懼自首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不赦然知恐自訴其心有可恕況事在舊主之代不必追究也乃令曰

自今以往陽用二量買以小斗賣以大斗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以此損其富也既而八郎之肆來買米者日屬至其富竟倍他日

寧靜子曰奇獄奇斷可補棠陰比事然隼人所斷有恩無威逆於理者處之必有得其輕重者矣

鳥居忠廣

鳥居忠廣稱四郎右衛門德川氏臣也三方原之役東照公使忠廣往覘武田氏陣還報曰敵軍甚銳戰必不利請速收兵　公叱曰我以汝爲勇今何怯也敵蹂躪我邑而不敢擊之不如死也忠廣曰臣覘度我敗而言之君反以爲怯也乃與成瀨正義等俱出戰死之先戰一日忠廣與正義爭先鋒將鬭傍人和解之忠廣謂正義曰大敵在前一士尚可惜令我與子以私鬭死不忠莫大焉死一耳明日同死敵何如正義意解乃與訣飲且日正義受命監織田氏援軍忠廣監我前軍二人既誓必死俱馳入敵軍忠廣獲三甲首還視正義正義亦獲三甲首二人洒棄首級又馳入敵軍忠廣又獲一甲首索正義有告正義肩山形氏陣戰死忠廣曰[illegible]瀨先我乎廼揮從者還聞其狀直衝信玄麾下死之

常山紀談有

止引水役

太公欲引安部川入城中以注園池下吏議之吏經理水道表以小榜偶太公還自放鷹見其道當一小寺不悅從臣或獻議曰宜賜地於他處以移其寺而後起役　太公曰否否假使此役爲國爲民而相謀雖大寺巨刹亦不得不移之今日之舉特老夫一時娛樂之計耳娛樂之計而毀古來所置佛寺吾所不欲也遂命止其役

寧靜子曰昔豐太閤築伏水第移某神廟於他處而造離亭至伐山陵之材以充之何其暴也我　照公不爲

一小役毀佛寺又何其憤也憤與暴之際興亡之機所由伏余嘗謂有天下氣像在翼翼而不在落落矣後之爲人君者亦可以鑒於二公之事云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躬轂指揮進退士卒不借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從策鹿直以空拳叩前鞍連呼曰進進血流淋漓且不顧也故右手四指中節頑固皆生胝及老屈伸甚艱云　公語人曰鎧胄之爲物無用於美麗而又不便於厚重井伊兵部多力而擐重甲然被傷者數矣本多中書則反之而未嘗一受

刀瘢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爲可耳其不尚華飾而留心實用者率此類

靜子曰　東照公之勇於戰陣是可見其一端矣抑公之於武當時稱爲海道無雙其所以摧堅折銳者赫赫乎前史矣而今之士大夫動輒云　公之武不及織豊二公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又曰余嘗謂鎧胄是軍中禮服耳其擇大將令士卒非此無以成軍禮也必以爲捍矢石之具則陋矣況今日大小火器之行戰法亦一變矣果金鎧鐵甲之足恃乎

附記

備廣光政嘗曰正宗兼光鎰名果爲何用爲主將者唯以三軍之刀爲我刀則所向無敵其鋒誰當苟賴一刀論其利鈍非王將所耻乎追錄以補　照公之意

中山家範　狩野一菴

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皆北條陸奥守氏輝臣也小田原之役氏輝使掛地監物及家範一菴留守八王寺城豊臣氏將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帥師來圍家範一菴謂衆曰我受奥州厚恩今敵來迫是效節致命之秋也汝等欲逃則逃我不汝恨衆感激請共死既而外兵蟻附攻城甚急家範一菴拒戰死之士卒三百人悉死及事平

東照公收一菴子主膳家範二子助六郎昭守左助信吉祿之信吉稱備前守後更稱勘解由常侍左右慶長之初從　公在伏見有盜與群下雜居欲竊佩刀信吉見之赤手縛盜衆服其勇　公嘆賞曰吾且用汝作角揖乃命爲公子賴房封于水户年幼未能就國信吉奉命往視國政奉上接下衆士倚賴焉賴房稍長喜任俠好奇服裝佩刀以黄金信吉數諫不聽時　公既薨台德公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入見閣老曰殿下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之事也以實對是彰主過也不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俟罪乃趨出閣老留之不

聰歸見賴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
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譏諭謇言以匡君過一也小
公命臣以輔導之任而臣狀至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公
而在何面目見之二也左右小人近君之惡虧損盛德
臣非不知也而不能誅之三也臣雖死遊魂不離左右
願君悛之賴房大感悟直推金裝刀脇奇服賜之左右
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初信吉之出也閑老
以聞　公悅曰賴房行事必悛矣果如其言賴房多子
而未置嗣　大猷公命信吉擇諸子信吉至水戸見諸
公子察其賢否諸公子皆修飾出見公子光國市六歳

名功錄　卷上　五十三

見信吉呼翁直把盤上打鷄腸之信吉大喜抱光國曰
眞我嗣君也乃還白之遂立爲世子即義公也世稱其
識鑒

武田信繁　仁科信盛

武田信繁武田信玄弟也父信虎愛信繁欲立爲嗣信
臣皆服信玄信玄終逐信虎自立信繁事信玄謹愼數
有功信玄亦不之疑也天文十四年信玄使信玄平諏
訪賴茂餘黨二十三年八月從擊上杉信虎於川中島
敗之乘勝追躡既而敵將宇佐美定行橫衝我軍
不利濟御幣河退信虎獨騎來薄麾下拔刀斫信玄信
玄打戰被創脫走信繁在後軍聞急以七十騎馳隔河
望見信虎呼而求戰相搏河中死之信繁嘗誡其子曰
事君勿敢懷二心雖得殊寵愼勿出入後庭
仁科信盛稱五郎武田信玄子也天正十年二月勝賴
軍諏訪分遣諸將守要害使信盛守高遠城小山田昌
辰助之織田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曽入德川氏自駿
河北條氏自伊豆並來攻諏訪軍潰勝賴走歸新府諸
城皆陥信盛與昌辰等堅守高遠信忠合兵來圍使僧
某入說曰國中盡叛勝賴亡在旦夕子等欲爲誰守宜
速降信盛昌辰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曰惟有戰已

名功錄　卷上　五十四

不知其他信忠怒四面薄城昌辰等出拒不利退閉門
敵兵踰城入諏訪莊右衛門妻擐甲揮薙刀斬敵七八
騎而自殺信忠登陣指揮士卒信盛昌辰注目信忠以
搶鏦之不中敵兵競入信盛與昌辰莊右衛門渡邊半
大夫春日河内守原隼人等十八人入正廳殊死戰敵
不敢近會敵將森勝藏攀屋板下射城兵死傷略盡信
盛乃自屠摑腸擲之壁上而死年十九昌辰以下皆死
之
論曰嗚呼人之善惡豈因同氣哉武田信繁之於信虎
仁科信盛之於信玄父子操行之不同如薰蕕相反焉

遠之役從信盛死者如小山田昌辰諏訪莊右衛門夫妻皆勇烈凛然可謂忠於所事矣

豊公天

関白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此繇危礁乱峙水路險恠毎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激勢捲雪山無復可列舩艦也當公之圍小田原城天氣清明海波恬平絶無陽侯之患者五旬有餘日矣頗後海濤之變寧靜子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絶響久矣獨豊公此行入朝陛辭　天子詔賜節刀是所

謂奉王命討不庭者洵足爲　天朝吐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亦天心之所以助皇威也歟

稲葉一徹

稲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讌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許伴接以圖之一徹從谷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関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故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徙死耳

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作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右衛門爲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亡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宥以爲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喫投箸曰

此氷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内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罰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毎品咄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祿之坪内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爲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爲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信哉

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猜忌無比吉法師殆乎哉

閒宮好高

問宮好高稱豐前守北條氏臣也豐臣氏之討北條氏
也好高與子式部孫彥次郎屬北條氏勝守山中城彥
次郎時年十五好高誡之曰敵勢方張吾知不免汝宜
速如小田原從主公生死以之彥次郎曰今事急假令
兒在外猶當赴父祖之難況同在一城豈可從離左右
哉固請共死好高瞋眼曰吾何嘗教汝偸生顧國家之
計如何而已汝執拗不從命情義自是絕矣彥次郎垂
泣而去於是好高與式部出守岱崎砦力戰死之

高坂昌宣

高坂昌宣本姓春日稱彈正甲斐人父曰大隅世仕伊

況爲豪農大隅沒昌宣幼與姊夫某爭田訴之不勝昌
宣遂仕國主武田信玄得寵爲近昵及壯數從軍以功
爲隊將弘治二年信玄命昌宣守海津城小幡山城爲
副以備上杉氏天正元年信玄卒子勝賴立昌宣與山
縣昌景馬場信房內藤昌豐等奉遺命勸勝賴與上杉
和睦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沮之二嬖自信玄時用事
至勝賴益被信任專威權二年二月勝賴將兵入東美
濃拔二城六月略遠江攻下高天神凱旋宴諸將昌宣
與內藤昌豐相謂曰我武田氏之亡其兆於此矣二嬖
詰問其故昌宣曰向取美濃數城今又有高天神之捷

自是主公狃勝不復用諫與織田德川接鋒一敗我輩
皆致死而後國從之是非因此捷耶二嬖聞之昌宣說
勝賴曰請還侵地於織田德川與之講和移擊彼之仇
以取償於東國二嬖曰結好仇讎之國置西而東非計
也況返已取之地乎願君勿聽勝賴以爲然益圖西伐
三年勝賴出兵遠江攻長篠城織田德川二氏大舉來
救勝賴欲戰山縣昌景馬場信房內藤昌豐等交諫勝
賴不聽軍大敗昌景以下皆死之勝賴脫身走時昌宣
在海津預慮其敗使小幡山城代守自率兵發川中島
路得敗報乃至小馬場迎饗勝賴勝賴曰我悔不用老

臣之言取挫衂無面目對汝昌宣曰君妙齡縱欲戰老
臣以死諫之則君安得獨戰乎雖然此輩皆與臣等俱
從先公積功勞今已殞命豈非可惜耶願君勿再誤軍
既歸昌宣因說勝賴與北條氏政議和約婚勝賴從之
四年昌宣從巡視遠江境上　東照公將八千人而擣
須賀城側兵銳甚勝賴分兵爲十七隊自率輕兵巡城
傍昌宣見之馳馬追諫勝賴曰長篠敗衂之後我兵皆
喪氣無固志今深入客地以傷痍之餘當新勝之敵恐
隻騎不得歸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也勝賴曰去歲取敗
者因有信長之援耳彼何得抗我昌宣垂涕曰先公遺

臣盡於長篠獨有老臣孝君又欲殺之乎勝賴乃還軍
五年勝賴娶北條氏政妹昌宣語人曰今夕吾始得高
枕明年昌宣以病沒昌宣爲人忠勇屢規諫勝賴二嬖
深忌之及其沒無復忌憚勸勝賴數出兵四隣倍畔終
以至亡

論曰高坂昌宣事武田氏嘗得怯懦之名其陷堅摧鋭
不如山縣昌景應變出奇不如馬場信房而深慮持重
以國家爲憂數犯顏諫此規則二人之所不及也信玄
之攻小田原也昌宣諫之以爲危道信玄雖不從然嘉
其忠讜蓋亦知犯險深入敵地非萬全之策也信玄在

世號爲勍敵者無如上杉氏海津城當上杉氏之衝信
玄舍二人而獨使昌宣守之者豈非亦以深慮持重之
故耶

名功錄卷之上終

歷代君臣名功錄

卷之中

馬場信房

馬場信房稱民部後更美濃守武田氏臣也爲人才武有權略天文二十二年夏從信玄擊小笠原長清於桔梗原破之元亀元年從入伊豆與小山田兵部將前軍攻韮山北條氏政來救信房兵部上箱根山擊破氏政天正元年春從略美濃爲先鋒攻岩村城織田信長將兵一萬來救信房以八百人擊破之拔岩村信長脫走四月信玄卒子勝賴立九月信房從勝賴巡視遠江境上掛川城將石川日向代銃手入坂狙射勝賴信房遣兵搜索走之虜一人獻之勝賴爲人慓悍自信玄卒數出兵駿河遠江嬖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用事宿將多被讒間政大亂信房深憂之三年五月勝賴將兵二萬攻長篠城城將奥平信昌告急　東照公　公與織田信長來救兵凡七萬設柵三層守以銃手勝賴欲戰信房與山縣昌景内藤昌豐等交諫曰衆寡不敵請還軍勝賴謀之長閑勝資長閑勝資素與信房昌豐等有隙因說曰君欲戰而諸將強止之是輕君也且成敗在天豈衆寡乎君勿聽老怯之言勝賴然之乃下令曰詰

朝決戰信房憂懣與昌景昌豐等俱出巡視地形至清田臨流謂昌景等曰明日之戰吾不知死處欲與諸君款飲倉卒無緣辦飲饌今以水易酒如何昌景等亦豫期死咸曰可於是酌酢灑涕歸營翌日信房爲先鋒與昌景等與德川氏兵戰卻之進薄柵敵萬銃齊發飛丸如雨會昌景等與德川氏兵戰死之軍大敗信房盡亡其兵乃退登小阜顧視敗兵勝賴方與麾下兵數十騎卻走眞田昌輝亦退聞其兄信綱死即回馬馳至謂信房曰家兄死何處吾將共死信房曰令兄死柵前敵既充塞吾欲死於此子可與俱乎昌輝乃交馬並立既而追兵至信房不應昌輝促之信房曰請暫待焉良久遙望勝賴已遠矣乃曰吾可以死矣與昌輝連鋒冒敵軍死年六十二信房自十六歲從軍大小數十百戰所向無不勝未嘗被創或問其故曰臨戰先謀其可勝全又曰吾野戰小幡山城攻城做山本道鬼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技倆爲設的射場卜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來不能中也信長不懌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内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衆逡巡

不進當是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横放射
深無還箭遂爲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深
於技也嚮之不中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取異日
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泰平之士趣
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紈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
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
感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歩騎十餘萬東征

北條氏前隊諸將先發在駿河内府信雄軍於三枚橋
東照公軍於長窪二十六日關白率諸軍至駿河内
府　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島原關白被緋甲戴唐
帶金粧太刀二口執形弓騎金甲馬而來扈從士皆異
様戎装鮮麗奪目而茶筅背旗幡叟裝束尤奇異可駭
云既而關白過二公前瞥然下馬撫刀揖二公曰聞卿
等異志有一角鬪耳盍起決雌雄信雄赧然無言惕汗
浹背　照公則徐進颺言於衆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
刀於此實是行之大慶敬賀敬賀諸將士同聲拜賀關
白乃超梁而上揚揚舉鞭以馳衆莫非感歎　照公勇

寧靜子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罩群雄如此而
内府之怯懦　照公之沈勇隱相默度早已算定於胸
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想見當
時公目中既無關右而視北條氏亦當孤豚也
又曰豐公之滅北條氏張宴於石垣山以勞諸將士要
信雄舞古謠一曲信雄恚其侮己故作不祥舞以應之
豐公大怒遂奪其封放之那須野是可以見其庸材矣
雖然後之泰暴主者亦不可不以信雄爲鑒戒也

附記

有兩騎將自巨背旗佩大保衣過陣營之前豐公望見
異之使行人問其名使者馳呼曰主將之命也各通姓
名二騎不答使者反命公曰汝不下馬而問失軍禮也
不答宜矣更遣他行人二騎乃下對曰小早川臣河田
八助楢崎十兵後征韓之役從隆景屢與明兵戰河田
背旗楢崎係衣並以雄偉非常耀名於異域

宇佐美定行

宇佐美定行其先曰宇佐美定祐茂仕源頼朝以功賜
食邑伊豆定行其十五世孫也父曰孝忠從越後琵琶
嶋仕上杉房能永正六年房能臣長尾爲景叛弑房能

奪越後時孝心既沒定行起兵琵琶嶋討爲景兵結至
十三年上杉憲房上杉定實諭兩家息兵於是定行與
爲景和天文七年四月爲景略越中定行從焉以部兵
攻拔松倉城爲景與神保良衛名泰種等戰仙壇野敗
死既大擾定行自松倉城赴援擊敵兵卻之收敗卒還
爲景四子晴景景康景房景虎爲人勇悍諸將多屬意
而老臣胎田常陸擁晴景爲乱殺景康景房定行與景
虎乳母夫本莊慶秀助景虎擊晴景殺之盡平餘黨定
越後景虎既立兼上杉憲政後冒上杉氏更名輝虎剃
髪號謙信定行輔謙信與武田晴信戰川中島功最居

名功録　卷中　二九

多永祿七年謙信忌婿夫長尾政景陰使定行圖之定
行固諫不聽定行乃誘政景俱遊野尻湖水乘漏舩同
溺謙信揚言以私憾相鬪收其采邑養政景子景勝爲
嗣定行自少好潔癖年五十七不娶謙信勸其畜妾生
一子曰定勝勝行後遣其妾不復近婦人定勝與甘糟
氏清長梯崎景家拒北條氏直於武藏死于上尾勝行
爲嗣稱民部天正六年謙信卒景勝立勝行欲立功贖
父罪常潛從軍十一年景勝討新發田因幡勝行潛從
獲二甲首因平林某請謁景勝以定行故不許見朝鮮
之役屬小西行長攻平壤斬明將史儒獻其首於豊臣

秀吉秀吉賜書賞之後避仇歸匿越後關原之役赴難
於會津事平復匿越後大阪之役豊臣秀頼招勝行不
應尋以病沒長子藤三郎居米沢與人鬪静剖腹死次
子勝興稱造酒助大阪冬役潛從上杉八將松本景戰
鴫野夏役隷使番村瀨左馬助有功事平中納言水戸
侯頼房召祿之後有故去終于京師子曰大關定祐仕
大納言紀伊侯頼宣

參取武家閑談上杉家將士列傳按將士列傳以
定行爲祐茂十八世之孫今從閑談胎田常陸一
作昭田常陸胎昭字似邦音亦相似婿夫政景

名功録　卷中　六

論曰宇佐美定行之死余竊怪焉謙信命定行圖政景
定行獨殺政景而可何必與之俱死假令政景倔強
以定行之智豈無奇策乃輕死同溺而謙信亦不爲少
惜則知謙信意不獨疑政景并疑定行也蓋謙信圖政
景有婿夫之親未嘗有過失而猶不免定行於謙信非
有骨肉之親又嘗與其父搆兵特以其有才略收織帷
幄之臣而其能遠出政景之右謙信既忌政景是忌定
行也定行諫而不聽而後知禍必及已故寧死而不辭
也勝行立功贖父罪而景勝不釋終使君臣之間不相
得得謂非謙信誤之哉

杉原親憲

杉原親憲稱常陸介越後人父曰大關親谷仕上杉氏

上杉氏將杉原憲家養親憲爲嗣親憲從謙信有功及

謙信卒景勝立得罪奔會津仕葦名盛隆蓋得罪再仕

景勝慶長五年景勝老臣直江兼續與石田三成謀除

東照公勸景勝擧兵　公討景勝東下三成起兵美

濃將夾攻之　公聞三成起兵途還軍將士聞之相賀

親憲獨蹙額曰是乃我之不幸也內府舍我而攻三成

三成必敗三成敗而後攻我我勢孤如何得拒之乃日

景勝遣兼續將兵二萬攻最上義光親憲監軍兼續與

諸將議從上野山攻山形會幡屋城兵通款約內應兼

續喜遽赴幡屋親憲諫兼續曰幡屋未必山形本也其

本猶未下攻自降且幡屋路隘不便行大軍敵或謀以

幡屋餌我急修山形守備未可知也不如遣一將嘗幡

屋大軍直指山形兼續素與親憲有隙不聽

武邊咄聞書今書兼續將一萬五千人令從最上

記關原記大全

攻拔幡屋使上泉主水穗村造酒等攻上野山而自留

長谷堂未下會關原敗報至兼續欲還軍恐敵追躡與

親憲議之親憲曰吾與溝口左馬在前軍固守山營然

後使諸隊退兼續從之親憲與左馬甘削軍未成陣列

兼續遽令諸隊退兵義光尾之我兵擾亂死傷無算親

憲左馬苦戰谷之日暮據山而陳義光布陣相持是夜

親憲至兼續營說曰惟約吾左馬整陣而後予退兵則

可以萬全矛何收兵之急遽也兼續莫以應且日退兵

義光又追躡親憲據險發銃追騎不能進義光子義康

以伊達氏援兵橫擊我軍城兵亦出戰死傷甚衆親憲

等力戰終收兵還而主水造酒等圍上野山爲城兵所

破死之三成旣就擒景勝削封貶遷如親憲言大阪冬

役親憲從景勝戰鵲野有功　東照公巡視諸營慰勞

景勝因賜賞書親憲及安田須田鉄嶋津諸將皆拜謝

而退親憲獨留讀賞書畢謂本多正信曰文意詳悉不

啻感銘遂詰人曰吾自幼從先公劇戰垂死者數矣而

未嘗賜賞書今日之戰兒戲耳而反賜賞書也親憲爲

人慨潤有膽略善用兵其接人無所親疎最愛才以故

士卒樂爲之用又多才藝好聯歌嫻茶儀景勝性寡言

尚嚴毅將士進見不敢仰視至親憲見之從容自如或

侍宴酒酣興至乃起舞景勝亦樂之親憲年八十餘而

沒子彌七郎有故辭祿去及景勝卒子定勝立命親憲

族杉原五郎左衛門承其後

利休訪蒲生氏

蒲生氏嘗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卿示其所自詠曰
限有盤吹豬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譯曰山
花自落豈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泫
然流涕曰嗚乎惜哉失無雙國士矣遂賡歌答之曰降
登見盤積奴先爾掃邊加志雪爾者折奴青柳乃絲譯
曰及其未積須相掃青柳元無折雪枝蓋惜剛勇而不
能防害也氏卿卒之後書史福田某啓硯幽視之有遺
書示願移封於朝鮮蓋知爲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士
公在世三年必得其所願豈不惜乎

寧靜子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媒之也公封蒲生氏
食百萬石氏卿來謝本然謂曰聞卿善手跡幸爲孤寫
謠曲一本其龍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鴆毒下策未必太
閤之意也嗚乎讒人之亂獻可嫉而可憎

附記

氏鄉既受會津之封退而倚柱以泣山崎某就問曰得
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鄉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
小國足以圖覇矣今乃棄於邊陲無復能爲已是以泣
信斯言也豐公之疑亦非無謂

伊田之役

岡崎公幼聰達有雄才而愛將士士皆感激樂爲之用
天文二年十二月勸兵數人西伐織田氏進軍於森山
偶軍中馬逸衆大駭侍臣安倍彌七惶惑拔刀弑公植
村新六自旁誅彌七諸臣來集相見愕然新六謂衆曰
吾得天冥助手誅逆賊矣絲毫無所憾唯有一死以殉
君耳皆曰子欲死則死吾輩斷不能從也新六問其故
則曰吾輩之死誓不出十日矣顧織田氏聞我内變大
舉來侵必矣當此時吾輩不在則誰爲儲君以爲捍禦
果率精兵八千人來侵軍于大樹寺時内膳信安在上
野城稱病不出士多叛歸織田氏見兵僅八百人皆分

必死號哭辭儲君而出乃分爲二隊約戰伊田此間有
二道上道曠野下道則田間一線路敵要我上道兵於
野前後擊之一士不逃皆力戰而死新六則率一隊進
自下道先衆奮擊敵皆卻走遂向上道乘其兵疲決戰
走之斬首五百餘級信秀僅以身逃此戰也以我八百
破織田氏八千人世謂之伊田之役

寧靜子曰我　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　照祖雲
蒸龍變以至雄覇天下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所
以戡定數百載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者其豈一人
一朝之故哉

石川八左衛門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櫓上露臂罵　公極其醜惡
公大怒使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殪之輾轉以
墜　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絶倒敵忽射之箭穿口
中八左輒顛　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身
淋漓乃使人扶而返營八左含鹽止血將息一夜翌日
從軍如常乃曰齒舌不傷並無害飲啖但言語微若蹇
澁耳
寧静子曰當時所謂三河武士者剛猛不畏死人人如
此而　公之雄武英畧以駕馭之宜矣其所向無敵冂

辟國百里

太公論復讎

太公自駿府來候今將軍於柳營先過諸衛士之班皆
年少未執謁者乃使各自呼姓名而曰某父有功某所
某父有某事可稱將軍爭視之次至向坂六郎忽然如
有思顧左右曰訊昔六郎父某有兄之讎欲報之未果
也有與某結心契者說某曰余財約爲兄弟子兄即我
兄從今當與子戮力以圖復讎子其勿憂某怫然曰汝
以我爲假他人力以復讎者耶何視丈夫之淺也遂與
之絶既而其讎病死矣某恨悔成疾以没顧時六郎掾
報今見其寃而弁也不覺涕既隕之遂戒諸少年曰凡
復君父兄之讎皆出其臣子弟至情之不能已而未始
爲功名之計也故苟得遂其志雖假婦人之手且不足
以爲恥而況神契朋友乎如六郎之父徒用勇於防不
可用而竟不成事以貽後人笑者功名之心害之也汝
輩愼勿履其轍
寧静子曰此際復讎之多百倍西土雖曰忠孝之俗所
使然其間或有爲功名計者特以其跡爲美故人多不
之察耳　照公此論實闡幽微顯之言可以爲後人復
讎炯戒矣

本多三彌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之弟也性跌豪而率直
照公嘗在伏水觀衆若八九郎演高館舞終謂左右
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彌進曰辨慶不乏其
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辰刻
公尚陣在桃配野三彌時爲監軍未來告曰敵營遠矣
請少進大旗　公冷笑曰黃口兒敢多言三彌繞其背
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及大坂冬役給
事　台德公食一萬石　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彌善
拗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彌曰今將軍輩

良易舉之全也事若主而善拗者非愚則狂矣　太公
笑曰三彌故態亦復發歟
寧靜子曰三彌之爲人如此較諸乃兄之拙而巧何其
直而拙也雖然巧而曲者往往得志而拙而直者究竟
不免坎軻古今一揆是亦可嘆也夫

竹股朝綱

竹股朝綱稱參河守上杉氏臣也從謙信數擊武田晴
信於川中島每戰有功謙信卒景勝立天正十年景勝
使朝綱及川田長親中條景資等守魚津城以備織田
信長四月織田氏將柴田勝家佐佐成政等入越中攻

魚津朝綱等堅守告急於關東關東急赴援軍天神山與
織田氏兵相拒五月城中食竭會信長遣別將侵越後
景勝聞之收兵歸遺書城中曰信長遣兵入我疆我不
可以留汝等宜速致城中得書議曰乞降致城雖君命
不可從唯當自殺以報國朗六月二日諸將修款欲射
綱然獨再讀書拜曰吾雖不肖爲上杉氏世將自古死
難有恥爲敵所獲自殺後或縱火焚屍使敵不能辨死
同犬馬非我意也我死後勿火城勿匿屍使敵易辨使
天下後世知我節於是具記已姓名木牌絲貫耳代叉
而死長親景資等十一人皆倣之士卒悉自殺無一人
免者城陷勝家等觀之咋舌
論曰余錄節義之士多矣未見臨死慷慨奮激如竹股
朝綱也數百歲之下聞之尚使人毛髮悚竪顧當時親
見之者果如何哉或曰士臨危惟恐不得死所而得所
我事畢矣而猶識其姓名以求人之知已無乃近好名
乎嗚呼向使朝綱眞有好名之心而爲之君子猶有取
焉況鵠無此心乎當戰國時士之負材能脩節義身死
而事迹不著後世傳記無得而徵信者何限然使當其
變故倉卒之時官卑身賤名未顯故傳者失之耳使朝
綱如古大將之任方面其君賴之以爲重名聲傳播當

時則死狀不患不表著也上杉氏重臣直江杉原以下
籍籍人口者不爲少而朝綱獨不與也其守城亦在十
二將之列非專當留守之任則知其任輕身賤特由此
一節而有聞耳不然安得傳之後世而不朽如今日乎
此朝綱所以不能已而謂之好名可乎明魯王之亡也
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既而曰吾死此誰知名節乃
揚帆抵松江謝赴清兵令其易服薙髮不屈而死夫之
仁始降後悔又嘗入方國安黨固非純忠者也然以末
路翻然明目張膽死節識者猶憫而錄之而況終始完
節又臨死慷慨如此者可謂義烈之士哉

小嶋一忠

小島一忠稱彌太郎性多力仕上杉謙信天文十二年舩田常陸作乱一忠從謙信而走謙信與兄晴景戰於崎及下濱一忠從有功嘗謙信與武田晴信相持川中嶋使一忠於晴信晴信傾畜猘狗九一忠至放之一忠進毆謙信自来訖狗猝来齧其脚一忠自若直以右手拉其口徐致旨訖後受晴信判臨去投狗於地鼻口出血立斃一忠復命具白其狀謙信稱快謙信嘗巡境内過溪水橋斷不可渡一忠乃持二文板架渠謙信騎以過及謙信卒去仕華名氏云

内藤勇斷

美濃國有妖焉每至昏夜好攀人於暗黒中發肩架臂繚繞上下其人欲斬之忽去不見内藤四郎聞之一心以爲渠若架吾臂我將并吾手斷之張目待之暗中彷彿如有聲云勇斷如君吾敢近哉蓋老狐之憑人而善魅者云

寧靜子曰昔李將軍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應弦沒羽矣四郎一心欲斬怪而怪滅跡亦同一精神之所徹歟

太田某

台德公時太田某有功　公召見賜之禄五百石太田怫然而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　公怒其無禮欲處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禀之　太公而後决焉乃使正就往駿府而問　太公欣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此泰平之開既有期矣顧大田所爲誠無禮矣雖然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將何所歸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有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耳不然人田豈不知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可語汝者昔在參河牙兵鈴木久三私取池鯉之魚自烹々之我聞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袒而當之人皆驚曰噫暗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

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園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今大田之所爲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增之以三千石正就歸以報焉　公大喜乃增太田禄召正就而謝曰孤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賜之以左文字刀

寧靜子曰吾讀史至此條未嘗不仰泰禹德之盛也門嗚呼使廟堂之上辨晰自明賞罰永久如此天下寧又有衰與乱乎然則　台公之問　照祖之答洵千載之龜鑑也

右府察徵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又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爲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辨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爲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其機者

舜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質察人於細微之末者

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上杉景勝

黄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臥幕中鼾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聞人馬行聲蕭蕭然其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悦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賜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顔唯此一事云

舜靜子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治部也余嘗論當時英雄謂智勇材能可與氏鄉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後皆封會津以爲東奥鎮撫者亦以此歟

佐久間十藏

佐久間十藏父曰帶刀帶刀仕柴田勝家後有故仕織田氏在安土與人鬭諍見殺十藏猶幼勝家收而養之遂仕勝家及勝家爲羽柴秀吉所敗走北莊集兵城守十藏先衆入城時年十五先是十藏娶前田利家女其臣說曰君年少何必爾且前田公在府中君盍潛逃歸

之十藏曰先考背主公事右府俄遭變故主公不罪收我襁中且賜采邑今乃忘恩依舅氏求活不如死也終守節死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戞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戒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具

漆有欵紙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覦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上欵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黙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爲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恥是以不敢信長悦其誠慤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擧大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爲讒而不能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

有誠信足感人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讒光秀則右府之祿盡也嗚乎豢豺狼而自遇其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光秀反形

明智光秀治丹之亀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州豁而言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辞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周山將以謀殷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爲無用之辨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爲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湟深幾尺矣紹巴愕曰不君畏天邪何爲謀此不順之擧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乱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求假也不見遂父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卒之銃砲不見弑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而況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附記

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突出作兵衛等鬪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未明燭光

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鎗之中其右腹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惟瘍宿其頸久之不瘥遂生贅肉源懐恚以琴絃緊贅肉端繫之竹椽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從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患心而死時譫語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嗚乎是皆天網之所不漏者歟

松平市左衛門

松平市左衛門佐久間盛政臣也盛政爲金沢城主賤

岳之役市左衛門從盛政有功病創還入北莊而柴田氏軍敗盛政竊擒市左衛門與父甚五兵衛俱從勝家城守勝家市左衛門曰事急汝須去守金沢對曰離君棄父恐爲人所彈指汚松平二字終與父死之

雲居和尚

雲居和尚塙團右衛門之子也德慧名望高乎一時團死於大坂之役雲居入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奧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貴僧卓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

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所來曰欲分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夫千里裸洗難緇徒不可爲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爲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貪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島瑞岩寺後皆修業各爲一庵住僧禪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岩寺每夜往御島石窟坐禪満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松梢以待雲居至則手固攫其頭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師不見怖乎雲居曰無見也但嘗晴中有物攫吾頭吾覺其手肉温暖以爲少年輩作戲耳弁觀此事雲居之爲超悟僧益可想也

金上盛備　佐瀬平八郎

金上盛備佐瀬平八郎皆葦名氏臣也並以驍武稱天正九年葦名盛隆任三浦介遣盛備入朝謝恩朝廷以盛備爲遠江守後盛隆爲其下所弑其子亀王夭將士議迎佐竹義重子義廣奉爲主十七年盛備從義廣與伊達政宗戰摺上原前是豬苗代盛國叛降政宗林指疑懼無有鬪志軍終大敗義廣脫身走盛備苦戰鎧袖

血淋漓駐馬約肚帶謂其下曰噫累世葦名氏可無一人死難之臣乎吾且留戰死適有二騎揚鞭來即佐瀬氏臣也盛備呼曰平八如何對曰既死矣臣等爲亂兵所沮不得共死是以至此盛備曰吾則後矣汝第速去過所所識爲傳我戰死之狀二兵曰臣固決死奈何偷生終與邀敵軍健鬪死之平八郎富田美作次子也出爲佐瀬大和子後是日收敗兵退其下渡邊佾齋進曰君兄弟皆已建功而君獨空退可乎平八郎慨然回馬冒敵軍死

百姓作左衛門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與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小栗
樓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左衛門者自籬中以竹槍鑱其
一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右獲賊魁矣嘖
嘖嗟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勇莫出我右者毎四
隣有暴客必往捕之或格殺之一郷賴以安焉作右死
其子喜兵衛亦慕父風又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毎
日暮闔村鎖户少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兵時六
十餘獨奮曰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黒喜兵乃着
短蓑腰利鎌直往村口無人處偃臥如死人以待焉少
頃白狼果至彷徨其旁三躍不動則飛噬其咽喜兵怏

手努頭墜地因起摟合身首十字捲縛之淋漓被血以
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兵笑曰老夫太勞矣請買酒
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寧靜子曰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光秀之死一農夫
手天也而其子喜兵殺白狼以除民害亦安知非天意
誅豺狼心於冥冥耶要之作右喜兵皆可謂農夫中奇
男子矣

関白誅利休

関白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黒谷時方盛春櫻花歷
乱偶有婦人從一僕行賞花者作閙前驅傳呼之聲惱
避之花陰関白自輿中瞥見容姿艶麗光彩射人就問
誰氏女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樓者関白聞
之心動欲載以歸慇懃諭其意辭曰妾頃喪良人寡居
煢煢哀泣之餘安能得奉箕帚関白為之䰟褫芒芒然
歸遂徵之其父利休利休亦謂苟能從関白意也必云
賣此女以奇利也因固辭不從関白求如之何意殊
怏怏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
之上関白於是發怒曰夫山門　天子入焉諸公卿入
焉茶博何爲者敢置其軀　天子公卿之上無禮甚矣
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器也益怒竟使人賜死方此時

利休與其徒宗嚴點茶於一室聞命下不敢驚儀畢徐
起分器什於所親以爲記念然後從容自裁云
寧靜子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恥依其女以博富貴推
此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往
往贋偶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附記

利休繼茶儀於左濱人紹鷗紹鷗助道之盧仝也嘗欲
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
不留纖塵林樹蕭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下手處
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飜風片片點地殊皆添

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秘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車善七

車善七佐竹義宣臣車猛虎弟也義宣之移封于出羽秋田也猛虎獨留不從及松平康重撫常陸地猛虎煽動土民作乱欲以復佐竹氏舊封事覺爲康重被捕斬善七逃匿草野謂殺吾兄者康重也令康重殺之者將軍也台必爲報讎將軍者謂　台德公也乃往遊江戸變姓名入府爲挈鞋奴常從欲刺　公者三手戰而不果　公覺之執縛親詰善七具以狀對　公曰義士能

以心事吾乎善七曰今日之事惟有死而已　公益義之卒釋之善七拜謝曰人不自量敢圖大君罪不容誅既[?]被覺舍臣豈抗顏與人相齒請去爲乞人之長於是善七薙髮徒跣行乞于市遇衆乞有恩衆乞悅服久之善七以病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嘗蒙將軍恩貸常念所以報之者故就衆乞中收録勇敢才力者有年于此自誓[?]國家若有緩急將與此輩顯[?]場一戰死之今也不幸吾命在[?]旦夕不無[?]遺憾因令取一帖子于枕中即人名簿也曰某[?]者本某氏臣也以事匿於乞資性豪宕吾擢爲百乞之長某者嘗事某侯以幹事稱吾擢爲百乞之長如是者凡五六十人部伍井然隱乎一大堅軍也曰噫多少貔貅今無所用之遂投帖子于爐火中瞑目而終聞者隕涕

利休之靈

一夕關白從美人數輩入于茶房點燈而坐自種炭於地爐以爲樂既而房中忽現茶博利休之靈其狀烏帽黃道服漸逼而坐爐邊熟視其種炭目光閃閃呼吸生焰衆姬皆悸欲走公睨視一喝曰汝何無禮不脱帽而敢見我則逡巡退倚于坐隅公乃架茶鼎於爐中徐起[?]引衆姬入便室遂呼侍豎堀三十郎戒之曰利休之靈

在彼汝且往叱焉三十郎諾而往扣[?]牢鎖廡下戸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復命曰靈既去矣殿下勿以爲意此時二十郎齡僅十五容姿端麗而辭氣從容公大歡賞賜以紫袍一領

篠岡平右衛門

篠岡平右衛門瀧川一益臣也起微賤擢爲隊將數有功後違旨屏居柴田勝家聞之欲[?]招平右衛門平右衛門辭曰臣被瀧川氏恩顧今雖有小故奈何負恩無幾得釋天正十年一益與北條氏戰武藏不利平右衛門謂津田次右衛門兄弟曰事急矣我與子留死以免主

公知何津田然之於是馳使一益告訣與津田兄弟冑
敵陣苦戰死之一益得間脱走

横山長知

横山長知稱三郎美濃人父曰長隆長知七歳投禪寺讀書聰敏過人天正十年長隆携長知如越前仕前田利家時長知年十五爲利家子利長近昵十一年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戰柳瀬長隆父子從利長援勝家勝家敗長隆戰没長知殿而退敵追躡短兵接長知返擊數四斬其驍騎利長嘆其壯曽十二年佐佐成政襲末森城長知從利家赴救擊成政破之十三年從攻烏越城與佐佐氏驍將印牧某鬬被創十五年秀吉西征長知從利長攻巖石城與陰山某大平某俱進逼城多所斬獲小田原之役利家利長將北陸兵從信濃進攻松枝城長知爲先鋒拔城遂圍八王寺城獨追踰城城兵以槍鏦之墜而復登終拔城功第一長知爲人沈毅有威容奉上非懈利長愛其器略委任之關原之役從攻大聖寺爲先鋒後長知忤旨被譴責斷髪屏居利長怒不解遂出奔匿山科城石巷及大阪之役作 東照公召長知豐臣秀頼亦誘以封土長知並辭之曰我受前田氏恩不願他仕是時利長既卒子利常受 公命率軍赴大坂長知聞之大喜乃携其子康玄長治馳至越前敵利常遇拜伏道側曰臣願執鞬靮自効以償罪利常嘉其忠誠復舊禄且命曰北陸之民動輙煽乱汝宜速之本州以鎮之於是長知赴金沢二子從利常西上明年軍再起利常命長知將前軍擊渡邊糺後藤基次等破之及城陷諸軍競進萬獄重沓長知率騎士左右分列部伍整肅不可犯利常嗟嘆 東照公遣使褒獎長知自是眷遇日渥參與政事正保三年正月没年七十九生八子長子康玄嗣第三子與治仕幕府賜采邑

黒沢甚兵衛

黒沢甚兵衛初仕小野寺氏後去爲佐竹右京大夫義宣臣爲人寡言外柔而内剛佐竹氏臣以其新進凌侮之嘲爲西出甚兵衛如不聞者不與較衆以爲怯大阪之役從義宣西上途過岩嶋有一老父迎甚兵衛揖曰吾觀卿往日調馬之状非庸庸者也知此行必建殊勳贈以一大刀衆竊異之既至大阪義宣命甚兵衛樹竹柵于今福時十一月二十五夜大闇士卒持炬而從城兵望炬放銃如雨甚兵衛乃令士卒列炬于地退數歩丸發炬火甚兵衛曰可也督士卒樹之及炬燼而柵成不損一卒還報焉梅津某佐竹氏驍將也素輕甚兵衛

謂曰敵銃聲不絕汝樹𣏓乃驗乎甚兵衛作色曰拙之
堅監請往撿之且欲知下官勇怯觀明日之戰辞氣凜
然聞者驚不類其平昔翌日臨陣果健鬪有列級始服
其勇略云

三宅喜藏

三宅喜藏加藤清正臣也關原之役大友義統攻木付
木付細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某有吉某請救於清正
清正命喜藏赴援喜藏辭曰臣願效力先鋒不欲赴他
清正怒曰我以汝爲可任用今乃貪一已之功不忠莫
大焉即逐之喜藏出過其友北林隼人告之以故曰吾

得罪放逐然非吾公天下無復可事之主因請匿隼人
家及清正攻宇土城喜藏潛從軍夜踰驗口伏城傍及
曉城將南條元琢出偵我軍喜藏躍起揮搶傷其面與
之相搏城兵出救清正望見曰彼非喜藏乎勿使死敵
麾下士飯田覺兵衛等以五百餘人馳援之元琢乃入
城闔門清正召喜藏釋其罪厚賞之喜藏後更稱角左
衛門食祿五千石

森本義大夫　貴田孫兵衛

森本義大夫貴田孫兵衛皆加藤清正臣也文祿元年
朝鮮之役作俱從清正航海九月清正至龍心欲攻意
丹城義大夫與孫兵衛爭先鋒怒將鬪清正止之曰當
以明日戰功定之二人乃寢各歸其營義大夫冒夜獨
騎至城傍以待黎明清正將八千騎向城孫兵衛先中
軍三町遙見黑田騎驄馬漸近即義大夫也義大夫罵
曰汝已爭先乃族大川而來也孫兵衛曰何論遲速唯
在勝負如何爾義大夫即下馬直薄城城將類巔開門
出戰義大夫進與一虜相搏義大夫貌短小爲虜所伏
盤即拔刀仰刺躍起斬其首孫兵衛繼進與虜將教數
賀搏俱倒地教數賀長八尺有膂力攫孫兵衛胄代之
孫兵衛欲拔刀刀長不鍰脫室既脫刀折終見殺清正

麾衆齊進拔城類巔追走清正乃義大夫賞其功加賜
五百石義大夫流涕曰昨夜臣與孫兵衛有違言今也
隕命臣欲救之爲虜所遮使渠獨死臣有遺憾矣初清
正之赴國都命孫兵衛使名護屋行營孫兵衛辭曰臣
欲從君致死於國都今日之命殊非所期清正曰使者
非其人恐失殿下意是重任也非汝無可者終遣之孫
兵衛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
起居母伏杖送奴門外曰汝還語吾兒勿以吾老爲念
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墜公事也孫兵
衛聞之感激既復命具以母言告至是清正索屍枕之

股哭曰汝前言猶在耳今果踐其言乎乃殮還之鄕邑其弟賜以兄祿一軍感泣明年六月義大夫從攻晉州城先登鉛中脛傷謁秀吉賜書清正賞義大夫義太夫初稱儀太夫至是命更稱義太夫及淺野半長守蔚山為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明兵以船逆戰江中義大夫與飯田覺兵衛等進擊奪肩船二隻入蔚山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義大夫從朝鮮之役前後七年功最多云

奥村永福

奥村永福稱助右衛門前田氏世臣也前田利家與佐

佐成政有隙城末森令永福守之以備成政天正十二年九月成政自將八千騎來攻末森時城兵僅三百人永福告急利家勵衆打樂城外礮銃晝夜不絶城垂陷永福欲自殺其妻加藤氏煮粥自巡陣食士卒日開往昔有楠氏者以孤城拒百萬兵諸君努力能支一夜則明日金沢援兵至矣士卒皆奮既而利家報大驚不暇集兵即夜單騎從屬者百人比至末森三千人利家分兵繞敵後而自衛成政軍永福開門出戰大敗之利家賞其功賜牙旗甲冑寶刀及黃金若干十五年豐臣秀吉西征永福從利長攻巖石城有功小田原之役又攻松枝及八王寺外登其子榮明易英旅獲首級永福歷仕利家利長利常參與軍國事晚讓家榮明而老自號快心寬永元年六月以壽終年八十四子孫相繼爲國老

界善左衛門

臣計頭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未在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衛門與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邀城延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爲臣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及

享使從人行酒梅北出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善左旋起取殺侑之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躍起捽梅北仆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倉皇迷亂爭欲殺善左善左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宥脇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請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千石

寧靜子曰此舉也太閤亦驚愕至遣淺野彈正討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之奇男子

也持表而之

本多氏絕命詞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政就蓐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問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惟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患今何爲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恩邊盤譯曰死可惜兮噫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　德川公黃童皤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紀公生母

紀公稱宣生世曰何蔔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名劍寶器常事耳抑上將所寶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吾勇士將執之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爲舊主所屆仕路迍邅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劍寶器乎乃就每歲所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舞妓阿國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麗善舞名籍籍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技俑召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惡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極其宛轉之狀少將凝視者久因大号泣左右怪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爲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堂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內一人豈能不羞而泣耶

寧靜子曰君子喻於義武夫則喻於勇故觀一舞妓亦足以發其豪氣耳不然上杉氏號稱天下勁敵而少將以一人當之誓不使越白河關一步尚何不稱海內一人是憂哉

福嶋丹波　大崎長行

熊沢半右衛門　林新右衛門

可兒吉長　小田孫兵衛

福嶋判波播磨人仕福島正則爲人朴強正則重之給祿二萬石關原之役從擊宇喜多秀家破之既而西軍人潰宇喜多氏敗卒過我營而走丹波受旨遣兵追之適黒田氏將後藤基次至見宇喜多氏兵走謂丹波曰子追速之必有獲丹波笑而不答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基次歎曰何敏也世謬傳基次教丹波成功丹波

開而銜之以爲基次宣言之也後基次去黒田氏如京
師過宮島正則聞之欲召用使丹波言其情基次對曰
必三萬不則敢委質丹波復命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
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
亦以是得名今君以三萬石召彼則世將謂基次猶如
此使丹波仕他必得四萬石以世臣故安小祿是非獨
基次之榮亦臣之榮也不聽丹波貌醜而跛関原大捷
後　東照公召諸侯家臣有功者賜盃福島氏臣尾関
石見長尾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斂唇低不見瞎三
人同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　公叱左右曰彼輩皆

以功名顯乃真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
皆有慙色元和五年正則在江戸得罪奪其封處流時
丹波留守廣島大崎玄蕃守鞆　台徳公遣永井直勝
松平忠良收廣島鞆二城命山陽山陰諸侯戒嚴直勝
忠良率兵至廣嶋傳命丹波丹波自若徐曰後當自討
答於是丹波令國中曰主公得罪故廢今使者數輩來
収城然主公父子生死未可知宜急來守城過申牌不
來者除籍永爲不義徒將士聞之爭入城有村龜之丞
是日與曹輩偶遠出漁其僕來告大驚馳歸則城門已
閉矣其友迎大龜之丞獨留數乞門者不肯納龜之丞

乃大聲呼曰我今日有故遠出後期壯士惜名豈求生
哉遂自殺門者驚救已絶矣丹波聞之憫惜焉既而城
中守備略具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謹聞教命寡君
蒙罪廢流沒入廣嶋鞆兩城丹波不敢有佗唯未知寡
君生死如何且兩城関原之役以功賜寡君寡君謂臣
父子等曰此皆汝等功今以兩城屬汝等能守之緩
急執此城而死臣奉是言周旋非有寡君命臣雖死不
敢奉命使者曰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汝丹波又使言
曰然則書未至之間請移貴隊於境外使者許之爲退
其三里須之正則手書至丹波拜讀畢因謂使者曰寡

君手書至當速致城唯寡君夫人及群臣妻孥不可徒
步願給船九百艘若不得命必殺妻子而後自殺使者
爲給船如數丹波乃載正則夫人群臣妻子及貨寶於
船臣下守義者遁城者具題之賓館壁上武器財物盡
記之留兵監守而後去不詳其所終

參取名言集元寛日記按常山紀談福島氏臣在
廣島聞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目之曰開諭取
妻子城中而守者目之曰全守遁妻子而自守者
目之曰半守京師耳塚傍建標各題其名分爲三
等後開諭者皆餓死云

大嶋長行稱玄蕃頭小字與一郎仕木村重茲每戰有功敵畏之呼稱鬼玄蕃後仕福島正則正則之從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也使津田繁元及長行留津守洲會石田三成起兵美濃遣使來說曰內府將不利豐臣氏諸侯相與討之福嶋公素爲豐臣氏勳家其與之審矣宜速納我兵與打東師繁元以爲然約納西軍長行聞之大怒曰未有君命何輕率如此若彼來攻當背城戰死耳於是急修守備馳使告變正則從　公于小山　公謂正則曰淸洲當東西之衝若爲敵有非我之利孰守之也言未畢長行使者適至　公歎曰吾固聞有玄

蕃者左衛門大夫得佳士哉無幾正則從破西軍於關原三成等就擒以功封安藝備後正則命長行及松田下總守鞆城及正則在江戶得罪奪封下總欲遣長行往廣島而已獨守城紿長行曰聞幕府十萬兵來圍廣嶋北條諸城主皆棄城集廣島子盍往而同守長行不肯曰無君命城不可棄也既而聞幕府使者來收廣島下總日夜修守備長行獨坐睡而已衆皆稱下總嘸長行長行聞之之日今受天下之兵雖有金城不可守吾欲自殺以免無辜不須守備也一城聞之感服後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召福島氏臣村上縣眞鍋某及長行祿之一日召三人問少來戰功村上眞鍋各陳其功狀甚詳悉一坐傾耳次至長行一無所陳曰臣初稱與一郎仕木村常陸以鬼玄蕃稱仕福島正則將一面守鞆城君以是看愚臣平生安藤直次侍側稱曰可謂要言不煩

熊沢半右衛門尾張人父曰平三郎初仕柴田勝家勝家亡仕福島正則爲步卒隊長正則之得罪也從在江戶幕府遣兵圍其第第中士皆逃走半右衛門與後藤木兵衛自爨羞膳正則切齒欲出戰半右衛門諫曰縱令臣等從君出戰徒爲亂兵所辱不如自殺也可則乃

止既而宥死徙信濃半右衛門護正則以往路有誹言半右衛門欲死難正則感嗟憾初不識其人也後去仕中納言水戶侯事跡考

林新右衛門福島氏臣也正則在江戶得罪也新右衛門爲女保謂正則曰若兵侵逼君自爲圖至聞變則臣能處置之縱火匿其屍而後臣殉之君勿勞慮及正則宥死徙信濃新右衛門去隱京師以是名顯諸侯爭召之辭曰臣年踰七十不足復用故人或勸爲子孫計新右衛門曰無功食祿恥莫大焉禍自是生矣使我子孫受素餐譏非愛子道也竟不仕終于京師

可兒吉長稱才藏尾張人　初仕豐臣秀次後有故去
福嶋正則食禄七百石
武邊咄聞書按関東古戰録吉長作吉晴
初仕佐佐成政又仕織田信孝後仕三好秀次長
久手之役後去仕福島氏
豐臣秀吉之討北條氏也吉長從正則攻韮山城城將
北條美濃守氏規出拒吉長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村
上彥右衛門等挺身而進諸軍繼之氏規乃退入城吉
長追之城兵急闔門吉長投槍橈管于門不得闔吉長
奮進爭門會槍折門闔矢砲霰發吉長被創與丹波等

俱退止則賜雉刀賞之且戒曰自今持重勿輕進関原
之役從攻岐阜長之進屯赤坂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
對正則遣吉長使某氏營副以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
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爲
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既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
召變顰蹙曰吾殆爲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
欲與子俱顧未達君命卽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既畢使
事死不足變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是時東
軍諸將皆休戰以俟　東照公至石田氏臣有湯淺源
五郎善騎射一日近福嶋氏營調馬賈勇吉長見之乃

擐同裝甲躍馬馳出與源五郎搏兩軍注視吉長終斬
源五郎奪其馬騎而近西軍盤旋數回西軍認鎧馬之
色以爲源五郎也既而縱其馬復騎已馬還而軍大呼
正則怒其犯令拘吉長營中無幾　東照公至正則獻
首級　公歷覩至源五郎首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白
之　公深嘉吉長膽勇召見特宥其罪正則在旁叱吉
長曰汝以犯令終無涓埃之功吉長對曰臣自籍罪自
分誅戮以爲死一耳與其死于刑寧死于敵是以偕潛
出戰每獲首級輒挿竹葉於耳中棄去顱少年輩取拾
既獻之左右與籍之果得十八首級　公稱嘆曰自今

宜稱笹才藏由是笹才藏之名顯天下既而東西軍
大戰于関原正則爲先鋒吉長以隊長從焉井伊直政
護公子忠吉過正則陣前吉長見之下馬橫槍呵曰犯
令踰先鋒而進者誰對曰公子下野守井伊兵部親爲
斥候也吉長曰斥候不可多兵直政乃留兵其將士朋
某而自與忠吉以二十騎馳赴島津氏陣吉長與福嶋
丹波等擊宇喜多秀家破之吉長臣有竹內久右衛門
亦驍武吉長每獲祿多少必割半予之吉長年老益健
跨馬馳驅勝少壯輩素信愛宕神常曰吾必以愛宕祭
日死及期潔齋着甲佩刀倚胡床而終世以爲異

小田孫兵衛性果斷而貌醜獰初仕毛利氏不見遇去遊廣嶋寓福島氏臣村上彥右衛門家孫兵衛素善筆札彥右衛門以望之一日謂國老福島丹波曰客有小田孫兵衛其人姿貌不揚然善翰墨公宜擧之丹波諸而未果會福島正則在江戸得罪國除幕府使者來收廣島衆議喧然不決孫兵衛謂彥右衛門曰初吾以子為可與謀今何決事之遲也今日之計惟有背城一戰不克則割腹而死何紛紜乃爾彥右衛門壯其言語之丹波丹波歎息城守之議始決乃作書具以孫兵衛言報正則正則深嘉署牘賚孫兵衛褒獎之更諭丹波以致城後不知其所終

名功錄卷之中終

歴代君臣名功録卷之下

大窪佳譚

恭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窪彦左謁焉　照公命賜之
羹彦左退坐外廳換幾椀喫之從入謝曰小人飽嘗君
之羹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
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
猶背菘於白板盤推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
臣即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
耳　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廚〻
寧靜子曰寓規諷於戲謔使人君笑而解之蓋猶淳于

髠東方朔之流

太閤雜事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人伏水請進馬時豊公與茶
博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褰衣撫髀曰來來
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以竊言公笑曰
以用方今天下英豪誰復有尚乎我者耶
旣遂伏水岸上下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冷笑
曰何物賤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此喻耳汝等能
解乎皆曰不解公乃曰此事顛倒矣無袖者在上也蓋
邦語無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吏拘在者以往問曰汝

雖小賤可憎亦足以警孤矣但施之他人必啓爭端慎
勿再焉乎金縱之其大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德寺
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豎在手一人提
長刀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吾儀衛矣而今
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豎之幸耳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三萬石氏鄉來謁未及東謝
公深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爲孤寫謠曲一本自取筆
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
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醍醐醍字公以指畫大字於地

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醍大邦讀相近也其檄征韓諸
將往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使者曰持此往
矣
置小墅於城之山里使茶禿梅松守之軒前新植松數
株既而生蕈其實自外移之也梅松采以獻〻聚樂第
公笑曰吁孤之威靈能使蕈生於數月間耶及其狃而
屢獻則又笑曰止止使蕈生太不可
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款接或
圍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而罷蓋皆
所以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謂天授者非耶

悍卒

征韓再役左京大夫淺野幸長與明將高策戰彥陽不
利猶追不已從士龜田某田其轡以刀鞭策馬馬奔向
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
淺野河内及步卒橋本六郎等六郎善銃執銃名小孤
者連發仿敵銃熱不可手乃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
數十人彥陽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摶飯
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内
自旁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爲國老而
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由之

由也河内恚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
不許六郎子孫今尚仕在藝藩云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免乎躡而
又至乞其食眞可憫笑矣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者亂世猶然況泰平之朝乎

加藤嘉明

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
聚舶載甆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甆鍾子
淺碟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
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
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爲小過棄一士
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爲泄憤
之舉吾有所大悔也顧使此器永存後來供客人必
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
故永遺一士罪名也吾恐乃甚惜是以如此蓋自此絕
意不復愛奇物

寧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讓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
釜非謂鄙吝之心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
而恬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微有曠懷灑脫
如此之人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爲病

嘉明氏之愛甆器其殆寓意之善者歟

敗天公

豐後岡城外數百步有諸士塋域每風雨夜晦有怪禽
出膈膊鼓羽其聲如豹士女相戒莫敢過其所云赤座
七郎岡藩砲隊長也其妻村井氏扮伴勇而好武時寄
寓赤座氏一夕自外歸途過怪之所忽有物飛拂頭上
隨風淅瀝有聲村井意欲生縛銜暗徐進從其聲以捕
之則敗天公之懸籬而不墜者矣村井乃解其懸持以
歸赤座氏連呼曰起起我獲怪物矣赤座蹴衾起則村
井執敝笠在手笑曰果如所聞其膈膊者此怪之觸籬

婆娑也其聲如豹者此惟之受風飛鳴也相共拍掌明
日岡城人傳誦曰惟既爲村井氏所捕矣夜行無復所
患
寧靜子曰此之妖云惟云者鄉皆敗矣公之類冒咄咄
惟事可以解盲俗之惑矣

上田重安

上田重安稱主水爲人短小而勇悍関原之役屬石田
三成得罪削髪號宗古依淺野幸長幸長給禄一萬石
終爲淺野氏臣重安素以嫺茶儀知名幸長嘗脩若山
城羣士皆輸作重安身服袴黄綿短襖抹額與衆周旋

衆見之嘲嗤曰我公亦大家哉置萬石茶坊主幸長聞
之召重安賜佩刀曰聞有嘲卿者愼勿措之胸中國家
有事其以此樹殊勳重安受刀拜謝曰苟有緩急臣必
濺血于刃以報鴻恩衆又嘲之曰宗古所謂刀血非鼠
則猫重安不與較大阪之役從幸長子但馬守長晟赴
和泉初大阪諸將伊人乘虛起兵欲夾擊之四月長晟
分兵返救退次樫井大野治房率兵一萬五千追躡抵
貝塚竭團右衛門直之爲先鋒來迫樫井重安與龜田
大隅守高綱殿健鬬擊直之各傷而退長晟聞騎赴變
重安裹創復馳與高綱等戰益力終破之獲直之又淡

輪六郎兵衛尉重政岡部大學則綱等治房走重安獻
首級於麾下長晟嗟嘆於是重安出衆中颺言曰公等
嘗嘲我以茶坊主今日一番槍非茶坊主而誰衆默然
無出一言者

貴明者草按本書樫井之戰主水獲敵將小縣主
郎左衛門未知是否

岡野左内

岡野左内本上杉氏臣也及景勝移封於米沢去仕蒲
生秀行食一萬石左内好貨殖家資累巨萬每月二三
次陳列大小判及他碎粒諸金於一室身枕藉其中以

爲樂諸人皆賤之偶隣閭有鬬者有人來告左内不暇
拵猶直往和解之信宿而返則黄白猶散在室中衆始
服其宏度允是関原兵起左内獻永樂錢一萬貫於景
勝曰非敢資軍需也聊以酬將士之勞有馬奴藏黄金
一枚左内大奇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賞之以十余石
什後轉越後守仕至忠鄉時而死其病革也獻積金三
萬兩於忠鄉副以正宗刀一口以三千金獻其孫忠知
曰聊以報平昔之恩其遺贈諸友者自五金十金以至
百金各有等差而借約舊券則并此櫃燬之
寧靜子曰岡野之有武功於上杉氏人皆知之而至積

金事則知者鮮矣抑此之封殖自喜者率皆鄙吝纖嗇不以一錢利人而岡野之積而能散利國以及人活運靈動則於是乎有用矣錄以戒夫守錢奴

附記

左内嘗與吾黄門公相遇於逢隈川舉刀相擊馬驚而逸公追斫其背戰袍毀裂後左内命縫匠繡補其裂痕毎誇示人曰是名將手迹也

土屋長吉

土呂鍼崎之亂賊黨土屋長吉不忍視　照公之危惓然倒戈向賊大聲呼曰汝鈍賊君恩之昭昭易見佛罰之冥冥難知寧墮焦熱獄死不入畜生道生言未畢流丸中胸而死然自此賊勢大挫互相悔責以至納降

寧靜子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說而其改轍歸順也怒反其說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非相掩可也要之士大夫惑一時邪說是醉於麴蘖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心未嘗有仇視君之意也吾故曰前輩竹山氏論參國不止刑與爲失賞罰之權者正論也抑非通論

川村權七

川村權七加藤嘉明旗將也朝鮮之役從嘉明攻唐島奪虜船有功嘉明之從　東照公東征也命佃一成堀部主膳及權七留守正木城會石田三成起兵將收東征諸將孥在大坂第者就之城中嘉明夫人亦與焉主膳欲往而護之舟海如大坂路梗塞不得遂而還權七慨然欲往紓咸難之權七笑曰此行不能達者不復生遂乃艤至大阪城中使者方來促夫人甚急期以明日權七急修守備會細川忠興夫人自殺以拒城兵三成懼從質議即止以故得免既而毛利氏將宍戸某曾根某等來攻正木一成主膳擊卻之事平權七與一成之族宜讓功老臣權七怨望致仕而去嘉明怒錮諸其所之大坂冬役嘉明留在江戸丁式部少輔明成從東照公赴大阪權七聞之往謁嘉明曰聞嗣君新從行今老臣皆既沒無一可使從嗣君者臣願從嗣君致死以償過嘉明大喜待權七如故

歷代君臣名功錄卷之下終

中井履軒 撰

傳疑小史

文化元年（一八〇四）跋刊本

據文化元年（一八〇四）跋刊本影印

中井積德遺稾

傳疑小史

奚懷藏板

刻傳疑小史序

余甞愛中井氏履軒敝帚文篤于古而從容於淡藹々然寬近世作家之盛矣及讀其通語之書叙述簡以要論斷又極明確比諸阿兄漢陰逸史之詳贍犇越曲異而工同未易軒輊也後更得傳疑小史觀之々雖筆力稍刻与通語又變一格而妙能藏韜於韞藉可見其學者而弥摯所謂思深而情不可伸則鬱然而下者非誣已顧傳本世不多有頃者友人華卷懷偶獲而喜也亟校付梓詢序于余々曰諾哉夫九篇五十八章自俗目而論或斬其寥々乎未飫大觀也殊不知幽人實傳其可傳而置不可傳則不傳爲疑云者讓也尓是其少々許雅勝他人多々而夫何歉々有雖然

養懷好奇之士聞其家新置活字印
六萬顆縱貲財弗屑吾請何不試出
之以取夫𢿘彙諸編之等次第排刷
若干部以貽同好焉則其快愉當更
何如而小史之刻方且為先集之霰矣
不亦善乎聊泚筆以竢旹
嘉永庚戌之臘月
後學乙事完題

傳疑小史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史家之恒矣、況野乘稗史之叢雜、紛乎龐分、吾聞見之弗博、焉能折衷焉、可筆者筆之、無所擇也、於是乎傳疑而信存乎其中、其命篇也、猶謎、即欲繹其語所出、唯能解謎者斯得其緒、

武篇第一

天文川中之役、甲師以牙軍擊越牙軍于原町、越師

卻、宇佐美定行以偏師横衝甲師、甲師崩入御幣川、甲帥立馬于岸上、以殿焉、越帥單騎馳入索甲帥、白氈裹頭、綠渾脫、乘驄馬、揮刀長三尺、呼曰、信玄安在、甲人或罵之曰、信玄將軍何在于此、奮矟刺之、不中、於是甲帥馳赴水、越帥追及焉、斫之三刀、甲帥惶急舉麾扇禦之、一刀斷扇柄入腕、一刀中肩、時水急而淺、甲人環視不能相救、有二人舉矟擊越帥、中馬、馬驚而逸、甲帥馬躍沒于深水、人救之乃脫、

○尾人圍大高城、築四壁、其東更有四壁、軍令敵餉于城中者必攻鷲津丸根、則二壁吹螺丹下中嶋軍援二壁、東四壁則出兵會戰于城下、今川氏弗能餉焉、城中食竭、義元請　照后往餉焉、照后時年十八、夜出、軍輕兵八百、親領馳馬出城背、遣四千人往赴東壁、破寺部柵、放火引軍轉攻梅坪、亦破而炳之、火光燭天、鼓譟震地、西壁驚愕、皆馳援梅坪、照后乃下山送糧入城、整軍而還、西壁無兵不能阻之、

○浪華之役、十一月十八日、照后巡圍、至于備前嶋、親出竹圍外、觀城勢、炮丸如雨、正純等屏馬前請謁、台后亦請、照后說再出同觀焉、從者苦諫、皆不早还、不許、及丸穿侍臣甲裳、乃引入圍內、諸侯多來聽、及还旋、馬僅數十步、大丸集觀所者六七、重皆二三十斤矣、初城中多識者、競放炮、後藤又兵止之曰、名將與主、矢丸不能傷焉、傷亦不祥、

○三木之役、城中有中村五郎太、公使謂之曰、反城

有厚賞、忠滋佯許之、出其女、為質、超日納外兵千人、皆殪之、太公大怒、磔殺質子于城下、及城陷、不知其所之、後獲之丹下忠傳、致于幕下、太公曰、尓罪万段無猒、將烙將鋸、然為主棄女、其忠可嘉也、赦而祿之三千石、

○東征之日、遊于鶴丘、源二位像在焉、太公熟視言曰、起微眇、宰天下、叅舒四海者、唯我与子矣、然子王室之冑、頼義義家布威信于東土、以至子之父兄、東人

奉戴久矣、是故子之東竄、東人欽慕焉、及舉義旗、關東風靡、其定天下、曽不労力也、我乃卑賤、無氏無姓、而取天下、則我之績、優於子矣、但我与子、亦以天下為友耳、舉手撫背而出、

○旋次于鬱宮、夜宴、侍臣盛談甲越軍權、太公忿然曰、両禿幸而蚤死耳、今而在焉、且彼使執鞭立吾輿前以為還京之觀矣、何物車進坐隊、咸譫語耳、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被獲、或薦之織田氏、命供夕饌、淡泊不適口、信長怒、命將出斬之、坪内請明日復之而後死、許之、厥明供朝饌、信長大喜、命祿之、且問其故、坪内曰、三好氏秉柄五世、事〻務紛華、飲饌尤清麗、昨所進、是第一等、號京樣、至人所饗、其味旨宜矣、今所進、是第三等、號田舎樣、所以供遠客、其適口不亦宜乎、

○朝鮮之役、太公在筑紫、患事不卒、集諸公議焉、氏鄉前曰、是無他也、第以朝鮮賜臣、任其進取、則君無

所憂勞也、太公弗懌、由是稍疏蒲生氏、

○可兒才藏有隷曰竹内久左、亦驍士、才藏每獲級、多少必割半、予久左、

○永井善右不伐、長篠之役、力戰有功、傷巨擘、墮刀、敵兵拾刀而逃、追而擒之、取刀而还、後有問指創者、輙言馬齧、

○久世三四郎、坂部三十郎、一雙士也、每駢奉使令、熙后嘗命二人探敵中、三十受命、奮而起、即跨馬而

馳、三四色變、躊躇已行、侍臣或哂之、照后曰、三十性剛輕敵、故無所畏也、三四好勇而勉武、今日自期於死、故有惧意耳、然能深入審探者、必三四也、已而果然、

○有舞妓、名國、稱天下第一、越前黃門召而觀之、其舞繫頸以水晶念珠、黃門賜珊瑚以易之、衆咸歎稱其不負名也、黃門觀畢、隨湯曰、天下億萬女子、而渠乃為第一矣、我未獲為第一男子也、則吾不如渠遠矣、

○三齋風流有巧思、或製蠡鐙、使人註色樣、三齋撈筆註之、授使者、其蠡標以牛角桐木為質、使者曰、桐木易折、如之何、三齋作色曰、鬪時大標易碍、以折為佳、使者又曰、標折之後、果如之何、三齋笑曰、士之臨軍、不自期生還、子唯慮標折之後也、亦能慮頸折之後、與力戰、標折矣、觀更倍焉、後日易以他物可也、頸折矣、其何物以易焉、捨命赴敵、何患於標之易折、唯輕為妙、

○越有三寶刀、其一曰竹股、兼光初老津農夫佩此刀、沽豆市、還、囊罅漏豆、輒中鞘而破、視之、鞘敗而刃露也、竹股三河守聞而取之、後納于謙信、弘治川中島之役、甲人或持銃狙謙信、謙信馳而斬之、并斷銃為兩段、即是刀也、景勝之時、令京工裝刀、期年而成、衆咸賛稱焉、三河視之曰、贋也、詰之、曰、真刀鐔上槽中有小孔、可以貫馬尾、臣之外莫知也、景勝愕、遣三河訪求焉、三河微服扮西州旅客、入京募良刀、果獲於清水南坂、後獻于太公、浪華之役、喪其所在、

○越人戮奴、不當罪、奴之族愬於直江山城、聽訟、予金和之、弗肯、請必還奴、山城乃親書板檄于閻羅王、還奴、謂訟者曰、吾能召還焉、但幽冥途邈、無可使者、且非親戚不可、汝為我持檄往取焉、縛其親者三人、而斬之、加檄尸于市、乃無復言者、

○椐園衛初仕于加藤左馬氏、以事太、及浪華之役、

在城中、夜斫阿波營、獲中村右近等數十人、然躬在濠橋上、踞胡床揮白麾、而進退爲及和議就、其故舊皆來相訪焉、獨林半衛弗往、團怪之、使人請之半衛曰、初吾嘗與團言、縱登榮据貴、戰場不躬揮稍舞刀者、非夫也、今聞夜戰、團揮麾而已、年未六十、胡武之老也、吾之弗往、以斯團聞之、惻然灑涕曰、然、固有是言也、關原之役、我張隊稍前、忤主意、罵曰、汝竟不能爲將帥也、我是以在于茲、前日吾所以恐技癢不操稍者、欲使舊君知吾將帥之畧也已、師即再興、吾必踐前言矣、明年四月、戰于扭井、團奮稍力戰而死、

訓篇第二

照后在參、嘗獲巨鯉三、長各數尺、命畜以備天使之饗也、已而喪其一、詰守者、守者曰、頃鈴木久三竊受賜、取而適厨煮而食之、亦饌旁人、并織田氏所餽酒、啟織竭之、質之厨吏、信、　照后大怒、召久

三抽長刀立而竢焉、久三投刀袒而入、瞋目大罵曰、愚哉將也、以魚鳥比人命、爲能濟大業、　照后愕、捨長刀入而坐、熟思久之、是時卒繫獄者二人、其一捕鳥于獵藪、其一罟魚于城湟、　照后謂久三爲此死諫於我也、乃釈二卒而謝久三、

○神谷始仕、未祿、途遇雅樂、避路而拜焉、雅樂適有所念、弗之知也、神谷忿、他日遇輙不爲禮、　照后聞其不遜也、欲黜之、而無公罪、且慮雅樂因此獲謗也、初許祿一千、乃牒授八百、冀其自引太也、未下、雅樂請曰、如神谷者、當增焉、不可減、　照后告之故、雅樂曰、臣職冠多士、誰敢不敬、神谷剛直不阿、是其所可任用矣、然則如之何、雅樂曰、倍爲可、　照后難之、於是諸老集議、竟予一千五百石、神谷造雅樂、感泣而謝、

○照后善守舊制、其在參也、政吏一循祖法無所變更、其取甲也、修武田氏之索、其莅八州也、用北條

氏之索、但田租並輕於舊、故民之歸焉如流水、

○照后幼在熱田、人或獻小禽、能成衆鳥声、觀者皆奇之、　照后命逐之曰、鳥多態無定音、人多技無匿智、

○太公嘗觀成瀨小吉調馬、壯之、問其祿、曰、二千、太公曰、若仕於我、我能予五萬、他日言之　照后、照后命小吉往辭焉、強之、則欲自殺以自明焉、照后乃為辭之太公、太公笑曰、吾素知其如是、所

以欲獲焉耳、

○雅樂傳世子、大炊伯耆副之、雅樂簡重嚴威、世子敬之、伯耆剛直敢言、世子憚之、大炊和柔善導、世子愛之、伯耆所言、或弗納、固執弗已、至于祖而請及、大炊在旁謂其太甚、已而承間從容、稱其言之善、且慮雅樂之弗懌、故言鮮弗從

老篇第三

太后疾病、遺命曰、子秀頼年幼未可立、天下事一

煩德川氏之料理、吾聞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唯願上下一和、以利天下之民、秀頼至年二十、即不肖、非統天下之器、則内府永撫天下、既而就眠、尔開眼曰、吾死且秘喪、急遣彈正治部赴筑紫、召征韓師還、吾弗恐使十萬師為異邦枯骨、亦日域之耻也、於是諸公洒涕、各獻盟書、於是夫人群嬖涕泣附耳、多所乞請、太公病困、不堪其煩、因揮手曰、唯秋我命、汝等善為之、勿復相聞也、遂歿、是以後事大變、

難篇第四

慶長十六年、豊臣府如京師、遇　照后于二條也、時生十九年矣、藤肥州從焉、行止未嘗離左右也、既還舍、就寢、懷中探匕首、加之額、涕泣數行曰、臣今日報太公之德矣、其意蓋謂、是行有變、當致死、亦必弗獨死也、

○浪華冬役、　照后親巡圍城南、矢丸如雨、侍臣皆扣馬而諫、　照后不可曰、死生有命、橫田甚衛曰、此公天性愛矢石之急也、諸子退矣、乃言曰、聞城西窘于

大丸、殆弗䤈師爲、請往而覘焉、因䡵輿而西、遂入阿波營、西面城遠、矢丸不達、甚衛之策也、

○淺野氏士、牧野金彌獲甲首而獻、軍吏方註第一功、山城半左亦獻焉、金彌曰、子之功實第一矣、吾乃在二、吾鬪在二陳、途近来早、子則在先鋒、道遠来遲、乘女正嘉賞其有讓也、命註之半左先鋒第一功、金彌二陣第一功、由是二人分押左右之班、

○奥士有蒲倉仁兵、獻甲首爲第一功、少之一步士亦獻爲、仁兵曰、子乃第一耳、吾騎子步、遲速相懸、獲首之時、子必早於我矣、步士曰、騎步亡論已、但獻之早晩、自然次第、相讓久之、正宗聞之喜甚、乃言曰、騎之第一爲蒲倉、步之第一爲其人、皆賜優其賞、

○穂篇第五

大洼七郎衛之隷士曰久藏、杉浦氏大井之役傷而後、七郎衛下而授馬、久藏曰、慧裁將也、臣等螻蟻十百死何害、將之死生、關于國事、臣請弟乗矣、七郎衛曰、

乘否在汝、吾則舍馬而往也、步而先焉、或扶久藏強乘之以免、

○長篠城告急、照后興師援之、尾師五萬助焉、乃使鳥居強衛反報焉、夜傅城下而獲爲、勝賴賂之使反其言、許之引至城下、則達命矣、勝賴怒磔殺之、

○長篠之役、山縣三郎兵率奔師而反戰、右手中丸、左手揮麾、左手亦傷焉、乃口啣麾馳驟、又一丸擊其中墜馬、啣麾而死、

○馬場美濃將死、息于丘望後而立、真田兵部在旁、睹兵來衆、請往爲、美濃曰、且安之、少爲曰、可也、主君已踰猨橋矣、下丘而死、

○關原之役、長政使汯齋請事、會斥士返白鍋島氏移軍于山、照后訪其久近、汯齋對曰、行未久也、時天未明、霧深、怪而詰之、汯齋曰、臣經其軍所、扶馬矢、見其内尚温、

○正則使毛屋主水請事、昭后訪焉西師多少、對

曰不踰二三萬 煕后曰斥者咸言十有餘萬
汝獨何少之 主水曰臣唯料其鬪軍耳若數其
不鬪者固踰於十矣是時尾筑諸軍多潜送欵
者故 煕后深嘉其對
○大洼相州以譖毀獲罪流于湖是時方治袄
賊於京師稽首受命京師訛言大洼氏發軍拒
命上下騷擾忠隣聞之命草索東兵甲旦一日送
于京兆府訛言乃止或謂相州君盍自辨爲忠
隣曰然辯必察焉是顯君之過也吾所弗為矣

感篇第六

班鳩平去越而西遊藤肥州欲禄之令人詢其
所須平曰廩食足矣平之在越食二千石故怪
而詰之平曰吾在越積勞受祿今此来未有功
也夫銜舊饗新越人所不為也請受廩食而委
質後效戰功請輙增五百則授非徒授受非虛
受乃如其言朝鮮之役平之殊功七竟食三千
五百

○美方之敗追急 煕后回馬親當之秉長衛攬轡
曰非大將死所也挽轉而後倒戟擊馬斃馬逸不能
止時惶急斂誤汰御胄既免長衛曰戟擊主其罪大
矣叉入敵而死
○嘗遣左右相戰地还自右有深淖 煕后親往察之
時初夏着素袷繆陷墜于泥泥沒腰左右驚救之而
还一軍皆覩焉及戰莫有陷焉者

○煕后攻二股遭甚雨不克内藤四郎左居守軍夜
還弗得入恐勝敵門而號焉四郎左在樓上命擁銃
鑽燧走而白之 煕后乃單騎踵門呼曰四郎左我
还也於是縋炬諦視然後開門
○近侍寵臣成瀨等數人同日賜食邑皆萬石唯安
藤帶刀受横賞獨為五千厥後嘗訪諸侍曰汝等皆
萬石侯矣為政何如成瀨避坐頓首曰臣等受恩皆
萬石唯帶刀獨五千 煕后聞之大愕曰吾乃以横

嘗為万石也、汝等勲労一也、禄豈有差等、然而直次不形于辭色者十有餘歳矣、不亦貞乎、即日命增邑并計五千十餘年租賜之、於是安藤氏獨富、

○高虎晩年寘一函于廳曰、國人欲殉於我者簡記姓名投焉、投者四十餘人、既而在駿邸亦得三十人、高虎封簡而獻焉曰、此皆追臣之子孫、能守節致死者也、請假上命禁殉、　然后嘉而聽之

○直家疾病曰、我死在近、嗟誰可從我者、侍臣皆請殉

焉、喜而觴之、記而寘之棺下、呂戸川肥後而問焉、肥後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陷堅挫鋭、守節效死是臣之所能也、若殉則臣不能焉、君若求殉者莫若沙門也、幽顯塗異、沙門下火之誦、猶言能引導迷者、而成佛、況親殉而導焉、必能引君到善処矣、臣等戦場殺人多矣、必墮修羅道者、焉能道君、且沙門無汗馬之勞、夫石之危而君之尊敬寵賜、十倍于臣等、則以恩遇之渥而殉焉、亦沙門宜在第一、

○上野重長與憲政戦而敗、遂降爲誘拘之別館、守衛嚴固、弗得歸、重長悔降、大息曰、我死矣夫、吾寧為戦場之鬼、則不辱矣、月岡左門曰、臣請自殺、君使人持至首、先告于門曰、熹君欝抑發狂手刃侍者月岡、請出棄焉、君因臥于草席中、随而出則可、重長佯笑曰、曩者戯言耳、左門胥留書而死、曰必如臣之言、重長覩之悲泣、遂如其言、且日其老告焉、東條左近在門曰、席中有人、請一撿驗死生、然後出之、老怒曰、同

僚之屍、寧忍視人傳刃哉、他日君則能忍與左近笑曰、以月岡之忠吾子之智、而主遭難、豈非天耶、竟不許出、乃反、是夜左近潜来見老曰、今日之事、人各有職、勿相尤也、然月岡之忠不可棄也、明旦我且代吏在別人、吾子其用前策、試之、明日乃得出、

○北條氏侵伊豆、有一村家、々臥者二三人、訪之曰、強壯避兵入山、吾等遭疫不能起、故知死而不去也、氏綱下令、毋得掠一物、給食予藥而去、里民咸大悦

及後役、豆民服從如歸、

○防州嘗獻草屩于 歒后曰、 熙后嘗命戰場之屩、云云為妙、臣奉命而習焉、今手製貢一兩、有需繼獻焉、蓋冀其通于下情也、

甲篇第七

信虎圍海野城信濃戍將平賀源心善守、精兵三千不可下、時窮陰雪深、廿七日、班師、信玄年十六、始從師請殿焉、信虎哂曰、敵必不出矣、何用殿為、固請、許之、予兵三百、退半日程而舍、令曰、人齎三夫糧、鷄鳴而發、詰旦反襲海野取之、獲源心、時城中兵皆歸營眷事、其在者厮養瘽數十、故不能格云、

○甘利左衛之屬有米倉彥二、松山之役、鉛丸洞腹、血盈腹、且死、或言服驄馬矢可以下血、乃調湯而進焉、彥曰、傷不可為也、而猶啗牛馬糞、人其謂我愛命也、弗服、左衛聞之、趨而造焉、曰、重傷而愛命者、冀更効於主也、可謂忠矣、取湯親嘗而授之、彥喜而咽焉、血下而瘥、昔日創意製竹盾者、丹波彥之父也、

燭篇第八

江都強盜發、榜購之百金、數月弗獲、會防州至自京、師諸老詢之、防州命別造小榜、夜建其旁、曰、賞不多故不敢告也、金更倍焉、請謹告、明日盜魁過而視之、意其黨所為也、懼即自首、於是黨與悉獲

○六鄉橋兩國橋、舊是舟渡、商旅頗苦之、空印當軸、命造二橋、或疑其失險、空印曰、有邦者以人為城、人疚矣、何以守邦、即恃水禦人、江城不可一日而守也、

雜篇第九 元在各篇者、雖中錯落、喪竄尤者、或歸于是篇、煩後人之整頓

細川氏之盛、諸將燕語有言、為君使而途遭父讐奈之何、兵之則廢君事、不兵則忘親矣、座莫有答者、賴之甫十歲在坐隅、乍曰、有父讐者、不當仕官受祿而已、仕者當納祿矣、滿坐絕倒、此暗與禮經合、可謂奇矣、宜乎其光輔弘濟、垂偉績也、玄旨之話云、

○僧明兆善画、應永中、幕府延兆畫壁、既而勞賜金帛、辭而不受、固問其所欲、兆乃請悉伐寺中花樹、東福寺至于今無花樹、

○慶長十九年、大風、春日祠樹折千章、朝廷震慎、照后時老于駿河、天子使人詢焉、照后荅曰、春日詞不修久矣、頹圮不安、今樹章自折、請取而修治爲、

○照后嘗謂侍臣曰、人而不知其行、故君臣乖、父子離、世之禍亂、職此之由、夫使人知其行、莫若經典也、益命廣壽梓、吾邦印板之盛、蓋肪於此、

○關原之役、賀師屠大聖寺城、獲山口玄蕃、初玄蕃新受封而未撫其民、民有大郎左者、被驅在城中、執兵乘陴、其竪權介請曰、城已破矣、主將死、諸曰、無恩無怨、與食馬者同死、爲厚耳、然敵既充城、欲免而滑乎、權顧而西指焉、曰、敵皆獲識而趍于中軍、主盍斬我首提而出、其孰識之、大郎左弗肯、曰、汝無罪、權介自刺而死、乃如其言得脫、

○明之遺民歸化者有數爲、梅溪其一也、梅溪後寄于紀、紀公尊禮之、公嘗乘怒戮小臣、適梅溪入爲、公方以衣拭刃、死屍横前、公怒未叙、卒然問曰、子之邦亦有人君親戮人與、對曰、開闢以來、唯聞二人、二人爲誰、曰、其一曰桀、其一曰紂、公默然、自是不復親戮人、梅溪之力也、或以此爲那波道圓之對、未知是非、

○紀公好啖河豚、貴戚大臣莫不諫焉、皆弗聽、最後國之老以死諫爭、公乃召庖人而問焉、河豚之有毒可徵乎、庖人曰、然、皮膚骨肺皆有毒、不然豈敢薦焉、公曰、善、爲我烹其最毒者、取死囚一人食之、即死、公於是始絶焉、不復啖河豚、

○周世宗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曰、吾聞佛説以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銅像豈有所惜哉、寛文中、國老豆州建議毀大像、其言与此符、蓋非蹈襲者、

○太公使侍臣講漢書、至酈生説封六國後、奮起曰、弗解弗解、及留侯借箸止之、乃曰、當然當然、正与石勒同、

○國老會議、但州与雅樂議不合、色方厲、事殆不測、和州在側、從容曰、吾荷先君之恩、毎念而弗措、但為怒氣所奪、有時乎忘之、哀哉、因泣下數行、二公憖而怒釈、議竟克協、

○醫員玄朔有人譽其子賢材、玄朔曰、否否、但不至於樊畜禽鳥而已矣、

○賀州行殿中、監久二随為時、驀禁方嚴、殿閣之際、泓尤峻、偶過茶豎曹前、閾、驀臭、久二請留而推焉、賀州弗應、行且語曰、恭喜恭喜、吾子何日遷官、久二愕然、答曰、但無遷、故在于此、賀州笑曰、我知吾子為君之目官矣、未知其轉為鼻官也、久二汗霑弗能言、

昔人言左丘喪明而有國語、吾未識其真假也、議者乃謂著撰非無目者所宜、殆虛語矣、是特睹其外、而不知其内、語其理、而弗察其情也、嗟談何容易、蓋無目者思深、而情無所伸、則發溢為辭、譬如泉之沸於山、莫之能禦也、余少壯患眼、老而益甚、雖未至轉倒玄黄而与矇瞍為伍、百爾游玩、凡關乎目者無為也、則目之用廢久矣、獨文辭之業、下種既深、芟除而復萠黄焉、若着躯之疾、雖余也莫知其所由也、若斯編乃其燚然流而下者、噫後之人、唯無目者、其能知余情哉

文化紀元九月　幽人識

江戸書林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岡田屋嘉七
須原屋伊八
小林新兵衛
和泉屋善兵衛
英大助
田中屋長藏
平野屋平助

日高誠實（如淵）撰

仙臺支傾録

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東京敬義館刻本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東京敬義館刻本影印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

如淵日高誠實撰 

伊達氏實記

仙臺支傾録　完

敬儀館藏梓 

叙



夫九州者　皇國之首而日向者又九州之首也何以言之天地之未剖判也五畿七道皆為榛莽之野　神武天皇親師於日向掃蕩凶邪恢廓鴻基厥後歷世皇居不一至　桓武天皇始定都于中國遷延綿亘以至于今仙臺非九州者　皇國之

首而日向又為九州之首
乎然帝王之所在人民輻
湊人民輻湊則俊傑輩
出俊傑輩出則文化彬彬
日盛而日向之為地偏在

南隅稱無文僻陋之國者
久矣為首者今反為邊時勢
之變換有不可規測者矣
我曾祖　清觀公聰明好
學穎悟其倡創立學校起

書庫選有學才者以為
教授其次以為助教規模
宏遠制度詳悉封内子
弟自非有疾病事故則不
得不入于此自是以還舊

習大變士知所從為矣有
日高大經者為世為學職
為人沈毅尤長詞章頃者
著支傾錄請余序之予受
而讀之流暢簡明可謂佳

吳矣於是悚然撫卷而歎曰嗚呼是非 清觀公盛德之所馴致乎 夫上古帝王之所在地氣秀異山川鬱然其邱陵遺跡於今猶存焉爲之王者懷其政刑簡其風教豈得其地之道乎 公之功烈於是乎可登明堂矣要經綸纘業製作佳文以

仙臺支傾録　四　敬儀舘

華其國亦可嘉也使續此者上皆當 公之德而下皆有大經之志即昔爲九州之首者將不終于今之爲道也於是乎

序

萬延元年五月

秋月種樹撰





仙臺支傾録　五　敬儀舘

如淵日高先生。日州高鍋人也。甞歷遊諸國。將登晃山。路過我鄉。予等攀援請教。相留三閱歲。受業者益夥矣。先生時有斯書之撰。而汲汲課業。不暇乞一見。無幾先生西歸。不得相見久矣。及先生卜居于麴坊之側。予亦挈家移住東京。相距不遠。日趨謁受教誨。一夕剪燭話舊。問及斯書。先生探篋底付之。退而讀之。辨忠奸明邪正。足以勸懲世人。以示諸友。傳寫者多。因請刻之。先生辭曰。漫遊之際。聊記所聞而已。眞偽未可知。何以示人。若欲示人。先就伊達氏質之可也。予從之。而伊達氏莫舊志可攷。曰所傳有劇場之一曲耳。又請曰。伊達氏闕史乘。蓋有故也。先生按諸書有此選。誠足以知其實。夫演劇之說。不足信而信之者多矣。今梓之聊欲以訂其謬。先生咲曰。吾訂其謬。豈所期乎。人訂吾誤。則所願也。遂領之。因命剞劂氏。以須同志。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　長谷川展謹識

澀澤宣三書

仙臺支傾録

萬延元年之春。予在下毛。觀記伊達氏寛文之難者。每至奸人謀國。佞臣誤君。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每至奸黨失計。忠臣得志。未嘗不擊節而呼快也。歎伊達氏之多賢俊。感繩木之能支傾覆。感歎之餘。遂把筆而記之。然其中有始末闕照應者。有前後相齟齬者。非群書之徵證安得斷眞僞乎。因校諸書。聊加取捨。獨慽文獻不足也。冀博物君子爲補正焉。日州日高誠實識。

仙臺少將綱宗。黄門政宗孫也。政宗有十子。秀宗。忠宗。々清。宗綱。宗安。宗信。竹若。宗尊。宗實。宗勝。秀宗妾出。忠宗襲封。忠宗卒。子綱宗嗣。時年十八。任陸奥守。兼少將。初政宗愛季子宗勝。欲使之爲諸侯。而不得焉。因割三萬石之地與之。居于一関。稱兵部少輔。後忠宗爲宗勝。子宗孝。請酉井侯(侯拔 酉井二字蓋有誤。姑從原本。下皆同。)女妻之。宗勝奸巧。心恨不能爲嗣。及忠宗卒。又竊冀望之。綱宗既立。宗勝遂生簒奪之心。以爲我欲成其志。非一人之力所能辨也。乃引原田宗輔。甲斐以自輔。宗輔幼以才勇聞。年十四。與諸友遊岩手山。日暮衆將還。失宗輔所在。彼入走報家。其父民部聞之大驚。單騎馳赴。家奴往々來屬。執炬鼓譟。縱横四索。獲僕屍。鮮血淋漓。民部見而歎曰。丈夫猶如此。吾兒可知矣。獨有殲山獸以報之耳。舉炬益進。見宗輔在巖穴間。民部驚喜。就而閲之。滿身皆血。問其故。曰。薄暮有一鳥。落兒傍。鮮麗佳絶。將捕之。兒進鳥亦行。既而一鳴飛去。兒迷失路。入夜得與僕相遇。將共去。俄而一大狼

至。僕以身蔽兒。爲其所害。狼又躍過兒頭上。因拔刀當額而伏。躍過者再。遂不復來。頗覺身有羶臭。民部乃使人檢傍地。得大白狼。腹裂而斃。人相傳以爲美談。忠宗聞而異之。舉爲近士。一夕謂宗輔曰。頃者礫七人。汝能獨往御之。以扇予。對曰。能。忠宗笑曰。聊以試耳。何必行。宗輔進曰。臣聞士無貳言。今若不行。恐爲人笑。固請而往。忠宗密使侍士二人施從之。時夜方三更。宗輔謠且行。距城三里。到其所。則攀礫柱屍。御一扇。朗々數之而去。初侍

士行相語曰彼雖勇何能蓋路而反耳至是大怖忠宗已遣之待而未寢五更宗輔反謁顔色不變應對明暢侍臣亦具以狀報忠宗乃叱曰汝幼弱敢爲丈夫所難其能令終乎宗輔懼而退他日忠宗謂侍士曰所不賞辨之助者欲防亂於未萌也又使民部嚴戒之辨之助宗輔之幼字也民部疾病呼宗輔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汝才勇有餘而傷於利欲不可不愼也民部既死宗輔累遷爲藩邸總奉行宗勝以爲非宗輔無足共成事者也待之極厚一日竊招宗輔從容謂曰今日之茶特灌

肺肝而煎之宗輔應聲曰君灌肺肝僕請受以腹心宗勝乃促膝説曰主公非人君之器也吾將廢之毒儲君自代之即事成乎安富尊榮唯足下之所欲也足下以爲何如宗輔遂贊之曰以君之威輔以僕取之猶反掌耳宗勝大悦於是漸聚奸黨薦俠客荒波梶之助鳴神峰右衛門以爲近士勸以酒色欲助長其荒淫以廢之而綱宗不察寵遇日隆又數出微行一夕與山大學侍宴及酒闌進

説曰北方有至盛之地名吉原君公何不行遊荒波鳴神在傍亦請棹舟從之綱宗沈醉遂赴吉原投尾州亭命衆妓助酒中有高尾者嬌麗獨絶彈琴詠詩一坐盡傾綱宗樂甚擧杯屬高尾曰天下有此佳境吾欲與汝偕老後微行殆無虚夕有中村四郎左衛門者以保育之功優旨免使役頗被厚遇及綱宗多敗德數進規諫宗輔惡其直欲除之僞説曰君公無道所不忍聞也然吾輩廷争之適足以顯其過失而已足下得親昵群臣無比請爲國家切諫之於内中村曰諾宗輔私使渡邉某

等謂綱宗曰中村憤歎君公失德自云今若一諫而不從則以報仙臺早爲之所綱宗聞而啣之中村素戇直不知爲宗輔所賣進諫極激切綱宗怒手刃之自是忠直之士日遠而荒波鳴神之徒益擅侍士佐藤平吉性壯勁媢與之比肩嘗途與荒波遇不禮焉荒波從背後斬而斃之監察劾奏宗輔舞文遂滅佐藤氏其友亘理三平上書訴其不平請誅荒波黜宗輔復佐藤氏綱宗以書示宗輔

宗輔佯泣曰臣欲報殊恩不安寢食而猶不免誹謗是臣之罪也願舉賢才授以臣職臣將晦迹山林慰情風月言淚俱下綱宗曰勿憂特問三平之罪如何而已宗輔乃謝曰此豈臣之所得議乎能辨曲直莫如兵部請召而問焉以問宗勝對曰甲斐忠臣也毀之者非嫉則讒罪當斬綱宗從之遂誅亘理牧其俸祿伊達宗重安藝在奧聞而憂之宗重定宗二子也與祖元宗皆以忠正稱世爲脇屋城主宗重弘毅多才智於是招侍士白川主殿謂

曰君公之爲世子從事文武謹愼自持今荒淫如此吾竊怪焉抑其所以至于此者何也對曰奥山大學遠山勘解由渡邊金兵衛等諸佞日侍側酒色管絃蕩爍主德政刑日以亂可勝歎哉宗重曰子已居近侍何不諫之夫三諫不聽繼之以死否則去是忠臣之事也白川莞爾笑曰何言之明潔也身將死之乃托以妻子而去既侍綱宗忠勤無所不至數切諫綱宗面從之而昏暴滋甚白川謂柴田外記曰死不足惜也然使君徒有殺諫臣之名則是

不忠也已吾將待時一日綱宗自吉原還會屬賀節而酣宴不朝幕府白川進而蹙額未言渡邊厲聲曰無命而來何也白川乃責之曰狐假虎威汝之謂也汝敢陷君於不義致醜聲布天下汝輩即我仇耳因頓首曰當賀不朝得無遺忘乎殿下少誦詩書愚臣復何言然殿下是大藩之主々之所好下皆習成風楚王之細腰吳王之劍客使民多餓死瘢瘡今殿下爲奸人所賣廢朝賀慢政刑惟酒色是事將何以率下恐先公忠德於是斬矣淚

隨言下綱宗不答白川將退俄拔刀斬之渡邊遠山等同口賛其英斷既而悔曰白川主殿可惜矣宗勝謂宗輔曰君公沈溺酒色無夜不赴妓街宜命鳴神等弑之於路時不可失也因招鳴神告以計鳴神不忍謂宗勝曰是非良策也若君公有變國家必亡公亦安得成其志哉公宜緩圖之宗勝曰幕府之事吾謀之酉井侯莫不如意宗輔曰不然幕府權貴不獨酉井侯夫事急則壞矣鳴神之言是也僕察君公近狀無異狂人不如陽爲憂之

之色。與衆廢之請、姑待之、而綱宗不知在其術中。頻挑高尾。高尾不從、且對曰、君公族之尊、未知其情僞何如。曰、汝若疑之、吾將償以示至情。高尾笑曰、償否何関於情。綱宗不懌歸。邸使侍士今泉某（稱文左衛門、一作伊藤新左衛門）辨償金。今泉以告宗輔、欲共諫之。宗輔曰、是壯君之常態。年長自止耳。如其金、問之渡邊。今泉不得已、遂取金以報。綱宗大悦。又赴吉原。高尾稱病不出。綱宗怏々而去。先是高尾與島田某（稱重三郎、本名浮世重兵衛）深相誓約。至是贈書以告

別、且示無生活之意。島田得書驚悲、殆成病。會俠客浮世渡平者來、怪其顏色不常、問之。島田以實告。渡平勃然曰、子勿憂、吾能使子得志。此夜雨始霽、綱宗下輿、徐歩而歸、將至日本橋、有一男子蹴泥汚衣。綱宗叱之。客顧而大笑。綱宗怒拔刀擊之。客躍而避之、大罵曰、我浮世渡平也。汝試受我鋒。揮刀直進。荒波鳴神援鬪、遂斃之。綱宗以爲高尾情郎所爲也。償之之意益切。妓家請償金、從其身之重、從而稱之、重二百斤餘。蓋衣中包鐵云。綱宗

既償之、命舟而去。高尾低首涕泣曰、妾自有夫、難從尊意。浮生非所願也。比至三叉瀨、將投水。綱宗至是大怒、左手握其髮、右手斬之腰。莞爾而笑曰、積憤始解矣。鳴神等見之股慄。高尾既死、又愛薄雲。勝山、將復償之。宗勝宗輔聞之曰、可矣。乃列舉綱宗失德、贈書留守諸老曰、君公昏暴、不聽吾輩諫諍。遂至不許進謁。獨愛荒波鳴神等、日事酒色。中村憤歎固諫之、斬戮不旋踵。是其可歎一也。佐藤嘗爲荒波所殺。而聽斷不平。且理上書訴之、即

處以大辟。吾輩並爭之、皆不從。是其可歎二也。聞夜々行遊妓街、獨荒波鳴神等得從之。彼已非舊臣、緩急非有益。國家之禍、其在于此乎。可歎三也。又聞嘗夜歸路與匹夫鬪、自援刃。可歎四也。又償妓高尾、斬而投之於水。豈人君之擧哉。可歎五也。既殺高尾、又寵別妓、當其微行、侍臣且不得知之。而都下之廣、皆以爲口實。六也。數行手刃、蓋亂醉所致。群臣莫不憤怨、恐爲亂階。七也。大老嘗私告曰、奥州失德聞于幕府、易置而可矣。今日之勢、實

如踐薄冰請速来與吾輩勠力勿使國家忽諸宗
重等見之大驚伊達成房（安房）進曰果如所云是一
郎為無人君公失德至此而不以死諫二人之心
可疑也諸君以為何如宗重目之曰此非可俄論
也片倉景家曰不如馳赴江都速為之所衆以為
然景家備中景綱曾孫也小字小十郎世為白石
城主景家生而明敏智略絕人於是與宗重成房
及伊達宗為（上野）石川義則（駿河）葦名（刑部）天童（五郎次郎）鮎
貝（叔負）里見遠藤等凡二十餘人星行赴之遇熊田

秀國于千住秀國綱宗近臣也身長六尺勇冠一
藩私歎綱宗淫暴而知諫爭之難行也欲逃赴仙
臺謀之諸老及相見大悅具告以狀待日暮共入
芝邸綱宗未之知夜半自妓街還微叩南門（一作北門）
無應者乃大怒使荒波鳴神擲石於門扉有人推
牖厲聲曰守門者片倉小十郎也何物暴人敢打
我門綱宗愕然歎曰唉片倉何時而来也去赴北
門（一作南門）答曰伊達安藝守焉聞故而後開門隙覘
之恚燭如晝綱宗益驚復赴南門謂景家曰吾沈

耽酒色微行無節今而悔之不敢再過其開門納
吾對曰果我君乎從者必以千數今相伴僅三人
蓋奴輩耳何不各呼其名綱宗太息曰吾命窮矣
將自殺景家乃開門納之綱宗纔得入見一藩勳
戚四面充塞又大懼石川義則時年十八進曰群
臣將有請願暫賜佩刀綱宗脫刀授之宗勝等皆
進宗重頓首曰君公失德聞于幕府社稷危矣願
君公傳職而退群臣敢請綱宗俯無以答一坐相
見盡流涕於是連署為請老幕府許之綱宗退居

品川邸自號可信既而酉井侯傳幕命使宗勝假
攝以待亀千代長亀千代綱宗之子也群臣會議
伊達宗倫（式部）等上畏酉井侯下依宗勝皆欲奉命
熊田秀國越次而進曰嗣主在焉何以假攝為宗
輔咎其無禮秀國睨之曰忠臣之言自異乎國賊
宗倫按刀曰賊國者為誰對曰如足下即是耳聲
色共厲宗重景家居間解之秀國涙數行下曰壯
齡而有失德豈獨我君乎因大臣諫諍之力以全
國家皆蓋不少然今兵部公及甲斐式部之徒束

手旁觀。使君側爲奸人巢窟。以任其蕩鑠。君公失
德。皆其罪矣。實國家之仇敵。幼主之蠹毒。願得斬
甲斐等。以徇。切齒瞋目。怒髮上指。景家喩之使退
義則進。曰。夫所謂假攝者。自有國家以來。未之聞
也。如幕命百辭之。可也。宗重景家皆以爲然。議遂
決矣。宗勝等大恨。秀國宗勝因私見酉井侯。屏人
而語。語秘。莫能知也。宗重等亦謁侯。辭假攝之命。
侯曰。群臣不服。將許之。然。亀千代幼冲。宜以兵部
爲輔佐。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宗重（一作成房）對曰。敢不

奉命。但倚頼一人。臣等甚危焉。亀千代叔父有田
村隠岐守者。請與兵部同得其命。侯許之。於是亀
千代始拜襲嗣之命。時年二歳。實萬治三年庚子
七月也。宗勝以爲得志。私庇荒波鳴神。變其姓名
改荒波梶之助。曰荒木和助。鳴神峯右衛門。曰神
並三左衛門。以大場道益。爲侍醫。其子爲近士。令
村善右衛門横山金兵衛爲近侍長。凡邸中之事。
一受宗輔指麾。而因熊田秀國于仙臺赴事之士。
皆去歸其家。獨宗重與景家。赴白石。謂景家曰。兵

部奸佞。豈堪周公之任乎。足下謂之何。曰。然。如何
則可。宗重曰。昔者。白川主殿切諫而死。足下之所
知也。其妻名曰淺岡。實宗重之妹。將以爲阿母。足
下亦何不撰一良傅。景家乃擧松前重光謀之。諸
老皆以爲然。宗重遂遣淺岡。且戒之曰。亂臣賊士。
充塞君側。幼主安危。在汝身。謹勿爲私欲所誘。汝
夫死忠于前。汝可不紹其志于後乎。因授以訓誡
一卷。淺岡對曰。辱此大任。死有餘榮。敢不竭力。所
憂者急卒之變。非一女子所能制也。願得與一壯

士同行。宗重曰。然。有松前鐵之助者。當繼發淺岡
乃去。鐵之助。重光小字也。重光爲人。外柔内剛。膂
力絶倫。而晦匿不矜。年三十。未嘗見其有怒容。其
妻嘗試使婢。翻茶膝上。時方酷暑。重光顏色自若。
把巾拭之曰。吾拙于受矣。又嘗漁而歸。路遇狂客
當徑不動。從者罵之。客怒揮杖而進。重光叱從者
禮客曰。奴輩無禮。請爲吾恕焉。客乃笑而去。一日
吉田。岡。柳。梶。谷澤。松本等相會。角抵以爲娯。無及
谷澤者。谷澤自負強。請與重光角。是日暴雨。檐溜

合而落勢如懸泉重光展腕受之水望腕而分梶
見而歎曰吾年六十未嘗見怪力如此者也人始
知其勇及爲近侍忠勇益顯宗勝既得志促宗輔
毒亀千代宗輔曰此易易耳雖然安藝小十郎而
在吾未得擅志因相謀甘言誘伊達宗倫使之爭
宗重谷原地一作之田宗倫家士有諫之者不聽遂
訟之宗輔喜曰吾事成矣宗勝問其術曰宜三分
其地予一於式部安藝若不從以逆命論即受命
乎當奪其二以激怒之二人於是乎必有隙兩虎

相鬪我將収獵夫之利宗勝曰善乃命宗重分其
地宗重察其奸不敢辭之於是宗勝使今村善太夫
志賀右衛門横山彌治右衛門濱田市兵衛泣分之宗重亦
遣清水勘右衛門亀津彌右衛門會之今村等三分其地予
二於宗倫清水等恠問之四人大怒拔刀而罵清
水等憤然爭之益力有一僕走報宗重宗重不暇
具從者驅馬赴之呵叱二臣深謝四人四人大慙
宗重曰土地既已分矣如二臣吾將斬以献四君
四人愳而爲解之宗重乃還四人猶不自安共赴

脇屋謝曰昨日之事皆執政之命非僕等所爲也
願恕焉宗重笑曰吾俸已三萬石一作二萬石於吾足
矣如谷原任人取耳然諸君去執政所命請得其
信四人遂作誓書而去歸江戸以告二奸二奸知
宗重不可間私謀殺之又引大場道益於密室説
曰欲囑卿以大事諾乎曰僕父子已辱殊遇敢不
從命因與之盟宗勝且啗以利而後問毒亀千代
之方道益大驚曰主君幼冲僕將祈其景福豈忍
害之乎且僕年已遲暮無以富貴爲宗勝怒劫以

兵道益戰慄遂從之於是招塩澤丹三郎多田武助園
田吉兵衛使進以毒曰事成賞以二千石三人亦刺
血而誓獨多田欝々而去一作塩澤事亦頗異時塩澤爲膳
宰多田爲庖吏園田爲廚人多田幼事宗輔正直
自守至此爲其所脅歸家大息不能眠母恠問之
多田具以實對母聞而大驚問其期曰明旦矣母
不知所出先使報之忠黨曰今方念之嚮見誓帖
郎中盡爲奸黨獨不見松前名而已母促曰往告
之何以思念爲多田即往不得見而還母歎曰以

嘱則受是汝之常失。雖悔無及。吾聞忠臣爲君死。汝盍死以報君恩。多田流涕從之。而夜已明矣。時寛文七年九月廿七日也。多田辭母而入毒饌已陳。亀千代將下箸。多田驚遽趨進。蹈破其膳曰。臣不敢狂亂。請觀之。攫飯食之。嘔血而死。是日塩澤出。直重光迫使嘗之。亦斃。與三犬皆悶絶。即以報二老。宗勝紿宗良（隠岐守）曰。吾將過子。子且待之。而私與宗輔急赴之。捕園田大場等八人。立斬之。宗良怯宗勝不來。使使促之。宗勝既已出矣。宗良愕

然。入見宗勝。詰其欺已。且急於殺戮。宗勝對曰。是將命者相誤耳。吾亦待子。而子不來。是以先入廚人侍醫若酷鞫之。恐援據及不辜。事達幕府。非國家之利。不若容之也。今日之事。請委之於吾。宗良不悦。淺岡大怯之。具報宗重。自是淺岡重光苦心焦慮。保護益力。飲食必自具。其可疑者。必先與犬試之。犬數斃。宗勝又謂宗輔曰。鴆毒之策。不可得志。吾將稱幼主多病。以奪其後。何如。曰。不可。是所謂披毛求瑕者。僕有一策。今矯君命。多放逐不辜

盡沒其貨財。人必怨於是。厚施慈惠。以爲我黨。人素服公威德。孰敢不從。又新造二量。以小羅。以大羅。民必訴。輙告之曰。是安藝之策。非我徒所知也困安藝之術。莫善焉。宗勝從之。欠貢賦者。沒其妻子。民果恨宗重。宗輔私使人告諸里正曰。安藝奸貪。不顧百姓之困苦。兵部公心憤焉。盍訴之。百姓大悦。處々屯聚數萬人。將相議赴愬江戸。有一老民（狼川人十郎右衛門）進曰。夫二量之制。一國所同。我獨何怨。欠貢賦而沒妻子。亦罪由于我耳。且是奸人陰

謀。決非藝州之策也。吾聞藝州博渉經史。寛仁大度。持身以正。撫民以恩。實國家之英賢也。豈可遽信無根之語。害賢者乎。衆皆以爲然。一時散歸。松前重光常侍君側。食不甘味。寢不安床。一夕更深人定。覺隣房有足音。既而有一大鼠。望亀千代卧房而走。重光怪視。把扇打之。鼠則遁去。重光就床。鼠又出。重光以刀鐔打其頭。鼠又遁不敢復出。無幾。諜卒营野小助。病頭創而死。盖其所爲云。當此時。亀千代患魘。宗勝使渡邊謂淺岡重光曰。吾知

奇道士使之試卜。浅岡等頗疑之。而不能違宗勝之命。道士至。先卜亀千代茲齡。驚曰。是呪詛所致也。東去室五丈。地中有一櫃。深二尺。方四寸二分。中有偶人。釘之（一作針之）四十有四。藏書一封。苟得其人而戮之。患立止。渡邊使人掘地。皆如其言。書極類重光筆法。男女連署。有年無名。以示重光。重光從容對曰。是非吾書。宜鞫之。浅岡流涕曰。盖忌吾徒者所為。奸計可惡。宗勝宗輔叱二人。令退去。重光抗聲曰。為之者必菅野之黨。他日可捕以證之。

堅坐不動。浅岡辭避席。亀千代曰。汝何往。吾將從汝所往。趨而倚之顧。宗勝等曰。浅岡忠誠。群臣莫及。奸黨色沮。宗良後至。聞其狀。見其書。思念久之。謂宗勝曰。主君幼稚。無求人怨之理。浅岡松前何以詛之。一可怪也。二人已有保護之力。理當樂其成長。今事相反。二可怪也。國家強大。非松前等所得擅。假令為呪詛。豈利其身哉。三可怪也。若遽信道士之言。而罰二人。政道何以立。且何其卜之速也。是可怪之甚。乃呼道士而進之曰。聞汝工卜。試

為吾卜。對曰。芳齡幾許。曰。何不問之于卜。道士大困。頓以腹痛辭。宗良咲曰。汝之將腹痛。吾素知之。汝欲欺吾。反為吾所欺。何工卜之有。道士恐惶流汗而退。宗良睨宗輔曰。彼道士真可鞫者。若欲罪松前。宜自彼始也。宗勝等不能對。一夕渡邊献美果。浅岡謂之曰。近日飲食進献皆却之。今特為足下。請主君一矚奉之。而起。會一狗馳來。攀其裾。連吠求果。浅岡佯驚擲之。狗食之。即嘔血而斃。浅岡顧曰。此猶可以進主君耶。渡邊失色而退。稱病不

復出。狗名蝶。亀千代所酷愛。及其死。悲且怨。浅岡諫曰。若以與膳宰。膳宰死。人命之重。不啻千犬。願勿復言。事已至此。自今之後。非妾所進。願勿復食。因厚埋蝶。曰。代君而死。為過幸矣。重光又捕賊於閤前。舉燭視之。則荒木和助也。宗勝聞之。白曰。和助有罪。臣嚮逐之。盖進退無所托。故敢行此奸也。若不加推拷。臣亦將不免其責。因引之庭上。使人鞭撻。不言。重光乃下堂。把帚打之。荒木不堪其苦。請曰。願少緩。臣將白。神祇遽飲之以水。飲即絶矣。

宗勝佯怒曰救至憊以水死宜矣退而陰賞神並云宗重在脇屋中秋賞月夜已三更家士皆霑醉而臥宗重獨入臥房將就眠庭上蟲聲忽然皆止宗重怪之偶有盜窺房宗重知其爲刺客潜身屏裏而待焉盜入搏而伏之責問其名以片倉氏家士松井軍兵衛對宗重笑曰汝爲人刺客假令鞫之宜不還白汝今問則對爲詐可知矣縛而送之獄時寛文十年也宗良與宗勝久居輔佐之任爲人沈靜寡言而宗勝則變詐百出不相合如氷炭

稍々有隙於是謂宗勝曰幕府不以身無似使從君之後而君獨與甲斐決事不使身與聞雖身魯鈍不足共謀豈不庶幾廢幕命乎宗勝不答宗良遂稱病以觀其所爲神並目擊奸黨多就戮恐禍殃將及己也竊就宗勝庫內收誓帖盟紙而去一說云荒木在獄中神並請慰之兵部爲付酒一瓶神並夜窺守卒之熟睡見荒木曰是兵部公之賜也荒木大喜飲之數杯既覺苦悶謂神並曰子毒我邪何其怯也神並駁曰我何敢毒子恨爲兵部公之所欺荒木擡頭曰子宜以我爲鑑神並曰諾乃收誓帖奪金若干而去神並既發江戸恐爲奸黨所追捕枉路出水戸晝夜兼行憊甚路傍有一祠入而憩焉會水戸公出獵遇雨赴祠前見有一武夫熟睡拘之神並具白以實公曰過而改焉余善之因命從士二人護送而至國境云兼程赴仙臺示之宗重奸謀陰計盡以告宗重大驚先是宗重數招景家義則等謀訟宗勝宗輔之罪而未有贊之者也及得神並又私與景家謀景家猶以爲時機未至宗重退而歎曰片倉且然況他人乎遂獨決意書宗勝宗輔罪惡二十七條遣直田求馬伊賀忠四郎訴之幕府幕府恐生他變且却之使私論宗勝等宗重改其文再訴之有藤井小三郎者少仕宗重宗重之與景家等謀獨藤井得侍側而

密與奸黨通宗重舉動必報之至是飛書告再訴之狀宗勝使村井嘉右衛門水谷助等數十人分伏諸處欲要殺之直田伊賀之發仙臺也熊田秀國恐道路有變請同行秀國驍勇素著奸黨畏不敢發及江戸已近奸黨相會謀合力擊之稻川四郎兵衛知事不成私以告秀國秀國大悅及相遇呼而求鬪奸黨皆遁走進至江戸即上書板倉侯稻川遂因重光求自新宗重聞道路之變怪其漏泄始疑藤井無幾奸狀發露請速死臨刑宗重使之作

書報宗勝。以宗重景家有隙之状。宗勝得書喜甚。以示宗輔。宗輔顰蹙曰。唉藤井死矣。是安藝欲欺我耳。何以知之。曰六體不同筆勢屈縮。僕斷知出于安藝口授也。酒井侯私召宗勝。告以宗重効許之状。宗勝懼還謀之宗輔。宗輔顔色自若對曰。固當然也。若有詰責。公但以不知對。僕臨機應變舌以制之耳。宗勝因乘女輿見酒井侯。問計侯曰。安藝書云。有誓帖可徴。頗害事。然諸老群吏莫敢違我。不足憂也。獨板倉新任職。未知其意何如。賄賂

可以惑之。宗勝辭歸。求誓帖盟書。無復片紙之存。驚愕失色。以告宗輔。宗輔徐對曰。蓋神並所爲。彼之有之。適足以成我事也。於是私謁板倉侯。多賂上下。侯因温顔接之。宗輔以實告。侯乃正色曰。辨邪正。明善惡。以致刑政之平。是吾職也。苟有偏黨。何以老臣爲夫。爲其君行苞苴。且不可。況於爲已乎。非禮之財。吾所不受也。令將還卿。若是非曲直。吾決之政堂而已矣。既而上下之苞苴充積宗輔前。宗輔赧懼而退。十一年正月。幕府召宗重。宗重

臨發。謂子兵庫曰。奸人專制。是國家存亡之秋也。吾許之。固不顧身。吾若先事而死。幕府必召汝。汝無赴命。一委之片倉安房上野駿河等。亦宜就謀焉。若此城。以托直田伊賀。則無憂。正行幼齡能奉父遺訓。今汝已弱冠。勿貽乃父之辱。片倉忠智。汝其父事之。對曰。兒有以死奉國家而已。不敢違命。宗重悦。又召直田伊賀與之。名刀囑以後事。二人感激。矢無貳。宗重乃赴仙臺。移書告行。同志之士趨集。宗重謂衆曰。此行欲爲國家除患。若不幸有

不測之變。宜推片倉爲將。一從其節度。夫西有島津氏。北有前田氏。東有本藩。天下具瞻。臨事勿爲人所笑也。愚民據天草猶支二歳。況國家乎。衆皆奮。請致死。宗重欣然與之別。途過白石。具告景家以其志。景家感歎。送之二里。曰。誠忠所動。何事不成。君勿憂。宗重聞而笑曰。再會難期。分手而去。二月九日。宗重達江戸。謁龜千代。龜千代苦慰勉之。宗重感泣而出。勞重光淺岡。淺岡恐其遇毒也。飲食皆自餉焉。宗勝聞木戸彌兵衛妻。幼事宗重。誘

毒之不成夫妻共被囚綱宗在品川邸聞宗重至大悦使侍臣濱田玄蕃奉手書與宗重其書曰今日遠役實爲過勞事無大小皆以屬卿卿其黙奸人置國家於山岳之安吾欲一見卿而不可得今別書兵部甲斐等罪惡以示卿庶幾爲斷獄之一助吾失德於今悔之頃来契濶思慕無已副書曰吾不忍旁觀政道壊亂使益田小右衛門鮎貝數責問之兵部甲斐對云公唯聽讒来世耳如今世之事則臣二人在焉豈公自推其荒淫謂臣等亦

如此邪後勿復發言勿復出門詬罵至此吾之所不堪是一也又無故奪益田鮎貝侍職盖以嘗充責問之使也吾問其由則曰二人奸惡不可使侍君側也是二也聞作誓帖招集奸黨是三也吾所居無異囹圄兵部等嘗謂秋保平八曰有間私刺之平八爲吾告之是四也退居以来使吾固禁酒頃日渡邊金兵衛獻美酒吾怪之命僕先嘗之僕即斃吾身不足惜也爲亀千代懼焉是五也今村善太夫横山彌治右衛門志賀右衛門濱田市兵衛數逼吾以自裁是六也多田武助之嘗膳而死也兵部趣赴立斬侍醫膳宰等八人故使大事無辨明是七也且卿之来彼尤憂之數請吾手書止之吾苦其嚴促其他罪條不可枚擧也濱田者爲宗輔腹心及達之宗勝宗勝以問宗輔宗輔等相謀遂開其緘見之大驚因作僞書責宗重妄劾重臣又促其歸國宗重得書再拜受之一讀駭歎置而不答綱宗怪無答書使秋保平八往問之宗重以書示之秋保驚怪反報綱宗怒欲獲罪人宗重

諫止宗重益爲之憂使秀國往侍綱宗素聞其忠勇握手喜曰吾以爲命在旦夕今得卿眞如肉枯骨秀國流涕感謝因盛稱宗重重光誠忠綱宗泣曰吾恨知之之晩也宗輔未之知欲使濱田行弑逆聞秀國侍之則止宗重又上綱宗所告宗勝等罪状久世侯謂板倉侯曰兵部與大老有姻斷析頗難曰吾輩任天下之衡是是非非何問親疎久世侯黙然二月二十日召宗重於評定所時雅樂頭酉井忠清爲大老美濃守稻葉正則大和守久

世廣之。但馬守土屋數直。内膳正板倉重矩。爲老
中。能登守土井利房。伊賀守永井尚庸。山城守戸
田忠昌。長門守本多忠利。爲少老。伊勢守高木某
丹波守黒川某。爲大目附。大井新左衛門。妻木彦
右衛門。爲御目附。皆在坐。宗重進對。如前書。二十
二日。又召問。辨析益明。板倉侯歎賞之。酒井侯不
懌。二十五日。召宗勝。宗勝一以不知對。且曰。原田
甲斐必知之。既罷。板倉侯曰。事已决矣。久世侯曰。
何以言之。對曰。進毒殺不辜。孰爲之。及詰責。則不

能對。欲歸罪他人。其復何問。初柴田外記。蜂谷六
左衛門。心非宗勝。然其力不足以制之。二人相謀。
且陽從之。忠奸皆以爲信。是日當從宗勝往。蜂谷
以事辭。而私見宗重。具告其志。宗重始知二人非
奸黨矣。明日召宗輔。以宗重所劾詰之。對曰。伊達
兵部少輔。田村隱岐守。受命共輔幼主。而臣管理
郎中事。頃隱岐守久臥病。兵部輒與臣謀。百慮一
失。臣之所未知。至毒與弑。臣等固無之。果有之乎。
一藩必聞之。安藝之訴。蓋出嫉臣等之權耳。酒井

侯顧衆曰。欲助安藝者。聞之豈不愧于心乎。衆無
敢對者。板倉侯進曰。爲政唯當察其當否。一坐孰有
倒其邪正者。若有之。是天下之罪人也。酒井侯無
以對。三月十日。召宗重宗輔。使之相質。宗重曰。卿
薦俠客侍老君。勸以酒色。老君失德。非卿等之所
爲邪。宗輔對曰。老君沈耽酒色。吾輩切諫不聽。如
俠客非吾所知也。宗重曰。亘理中村。不辜斬戮。卿
何不諫。對曰。中村之罹手。吾不在坐。亘理請黜
吾。吾亦求退。而老君不許。彼之遭戮。其不幸耳。吾

何與焉。夫君有過。忠臣必爲掩之。今足下暴白老
君過失。欲以成己利。可謂忠乎。言如涌泉。一坐皆
驚。於是宗重把一書於懷。以上。妻木曰。是甲斐所
手書乎。願爲問之。妻木披而見之。謝恵黎之文也。
以示宗輔。對曰。然。是何關今日之事。宗重又上一
書。係宗輔手書。書曰。事皆出于大老密旨。宗重曰。
矯公命。行私奸。皆此類也。宗輔曰。是兵部之命。非
臣之所得擅也。板倉侯叱曰。不諫其君。不修其政。
是廢其職也。若夫奥州托汝。以寶器而爲人所盜。

汝自以爲無罪耶。今奸人誤君而不問罪孰大焉
宗輔不能對。宗重曰激式部生隙於吾使刺客稱
片倉所遣是何故。對曰足下與式部爭谷原衆相
議而解之。分割不平。今村等之罪也。夫吾總管邱
事政務煩劇。何暇行刺客且吾得寵遇已深矣。足
下若忌吾權。一封之書足使吾進退耳何必持虛
詐煩幕府爭議論迅發。衆爲宗重危焉。宗重曰佞
辯利口。不足掩其罪。吾有徵焉。又上一書。今村等
誓書也謂宗輔曰卿之刺客吾已捕之。若爲不信

將使相見抑陷老君於不義。又欲弑幼主。吾獲其
黨二人其一已伏誅。一則卿等心腹神並是也。宗
輔色動且佯對曰彼有罪而遁狂夫之喋喋不足
聽也。諸侯或欲召神並斷之。以日暮罷十六日又
召二人。宗重謂宗輔曰非獨神並。知卿奸惡益田
鮎貝。皆知之。而欲詐辯以苟免何其怯也。宗輔曰
夫我藩勲戚。不但足下而足下一人則敢言之是
予之所昧解也。結邪黨製贋書。欲陷吾徒于罪戮
亦予之所昧解也。足下嘗一訴之幕府已察其詐。

却之。而足下不悟以至今日亦予之所昧解也。宗
重曰群臣不同訴自有說。非卿所知也。結奸黨製
贋書是卿等之爲耳。言未畢。酒井侯謂之曰何不
辨甲斐所難。宗重頓首曰所以不辨者有所懼也。
不傷何辭夫弊藩勲戚亦不爲少矣。而臣所獨任
之者恐少壯之士爲老奸所誤也。且群臣同訴犯
朋黨之禁是以不敢也。今天下畏公威如雷霆而
兵部等發令必稱公密旨兵部已辱姻婭其誰曰
不然。然則違兵部是違公也。前訴見却蓋以此也

臣之所以重訴之者國家危急不得已耳侯聞之
泚然流汗。宗重因上稱侯令者數紙。又進神並曰。
是本黨甲斐者請審問之。宗輔罵曰。奴欲何言豈
忘兵部之恩邪。神並曰荒木及大塲父子。卿等遇
之極厚。而遽斬戮之。恐陰謀之覺也。此三人者固
非感恩而死也。又非見危授命也。爲利欲所餌以
至此耳吾熟視卿所爲。翻然有悟。遂思自新於是
奪誓怗盟紙以自首罪惡明白。卿勿復辯因悉發
其積惡且上其毒弑盟書若干紙。板倉侯通讀之

以詰宗輔宗輔不能對侯怒曰連日詐辯敢欺幕
府罪莫大焉謂酒井侯曰毒弑之罪屬極刑無復
貰辯論酒井侯欲更一質而後處刑是日遂罷一說
酒井侯百方護庇宗勝板倉侯憂之一日退朝之
次到水戸公邸公引之燕室問曰伊達氏之獄決
乎對曰曲直已明而非小人之所得裁也故今尚
濡滯公告以神並之事且曰人若不信予將爲君
證之侯大喜固
執前說不屈云宗勝等不知所出大會其黨募能
剌宗重者衆莫敢對赤川權六進曰能宗勝悅予
以金三百斤十九夕風雨暴烈會蜂谷獻葡萄酒
亀千代嘗而美之命重光賜之宗重宗重拜受之

留重光共語赤川欲乘風雨出其不意踰垣而入
爲重光所捕宗重笑曰夏蟲入火汝之謂也重光
責罵撲折其頭而去二十二日又召二人是日也
酒井侯以板倉侯不可屈屬之以他事不使與聽
斷謂宗重曰汝所携證書吾欲悉見之宗重進將
上之忽障内有聲呵止之宗重退伏既而板倉侯
就席謝酒井侯以事已辨顧叱宗重曰汝陪臣敢
欲手上大老非禮也目附先受之次經吾輩披閲
而後可呈大老耳宗重叩頭上之妻木又進赤川

板倉侯因大叱宗輔宗輔戰慄無能對侯復請以
進毒一事斷其罪酒井侯不許此夜侯私召宗輔
密語移時語秘莫之知也二十五七作日召二人
於酒井侯邸早旦宗重將出見亀千代曰臣今日
必斬奸人又謁因流涕亀千代亦流涕重光淺岡
見而異之以告柴田行奉蜂谷及古内志摩守皆留同
往反覆警之既赴其邸皆就坐酒井侯謂宗輔曰
汝請更陳遺條其所遺者何宗輔瞀首未對宗重
謂之曰卿罪已極矣又欲何陳曰何謂極曰神並

所上誓書猶有説乎曰然曰卿已印之何得有説
因大數其罪狀宗輔赧然不能對諸老相目莫敢
發言酒井侯乃命休獨留古内將有所問宗重宗
輔在一堂柴田蜂谷隔堂而坐宗輔把一書於懐
以示宗重宗重將取之宗輔俄拔刀斬殺之柴田
等驚援宗輔顧傷其額柴田拔刀又斫其肩與之
相搏爲其所伏蜂谷自後又斬宗輔上下相刺皆
被重創酒井侯臣争来斬蜂谷等喧豗聞于外諸
侯從者不知其故雜沓上堂莫能制之酒井侯世

子。年十八。横鎗而立。呼曰。殺鬪者。伊達氏之臣。敢妄上堂者死。衆乃定。世子入見宗輔。刀痕如彫。命舁之門外。柴田蜂谷未絶。世子屬之曰。不測之傷創。幸不劉。勿喪氣力。召醫（山本快菴）療之。稲葉侯亦来勞之。板倉侯見之曰。忠臣如此。可勝惜哉。然微汝二人。甲斐將犯吾輩。汝等以死當之。不使至大事。爲功多矣。死勿憾焉。嗚呼。伊達氏得此忠臣。致社稷於磐石之固。吾雖不肖。在諸侯之後。願與忠臣以一杯之水。手和藥與之。二人感謝。會柴田之僕

馳至。問所欲言。柴田張目曰。吾爲君致命。復何恨。但以賤隷。死於執政之堂。是吾所懼也。疾遷吾門外。吾將絶。輿之以退。出門則瞑矣。獨蜂谷至明日而死。宗重時年五十八。柴田四十五。蜂谷四十七。重光淺岡請宗重尸。葬于高輪東禪寺。濱田玄蕃收宗輔尸於酉井侯門外。葬之芝增上寺。二十九日報至。白石景家單騎擧鞭而出。至仙臺。則宗重子兵庫等。皆已會焉。景家見兵庫。流涕慰之。兵庫泣曰。爲國家致死。固父志也。但願得爲報讐景家

移書。會議石川義則。伊達成房。伊達宗爲。伊達彈正。伊達賴母。石母田越中。白河將監（一作白石）等皆至。伊達宗倫。大條數負。吉田甚五兵衛（一作谷田）田村内藏之助。叙持新五左衛門。等稱疾不至。景家謂衆曰。忠良多爲奸人所害。若幕府有命。收我封。諸君謀將何出。義則進曰。吾嘗聞藝州之言。請以死奉之。衆皆贊之。景家乃遣三村治郎左衛門（一作二村四郎）伊達齋宮。往察都下近狀。二人不歸家而發。四月二日。大島内匠。樋口三郎左衛門。至自江戸。報龜

千代禁止宗勝釘門之狀。景家部分將士。點撿糧仗。施間諜於遠近。暮出曉入者三。蓋自察四境險夷。云宗輔有四子。長大藏。次内記。出爲小山氏之後。次左近。後茂庭氏。季態之助。嗣吉田氏（一作太田）。皆在信夫。晦日報至。衆大驚。初片山隼人者。以兵法仕市橋氏。有罪見放。宗輔聞其名。以爲家宰。於是進説曰。事已至此。無有他策。夫信夫之爲地。三面大澤。深湟當其際。糧仗山積。足以支一年。集士驅民。可得千五百人。進而襲焉。退而守焉。足以一奮

矣豈有延首受刃者哉皆曰善遂爲守禦之計兵庫聞而請討之景家曰今動干戈於邦内國家之存亡未可知也請少待之兵庫則止既而幕府有命曰龜千代無罪境内之事一委片倉小十郎措置於是景家使家士山中新藏深山武兵衛松井彈兵衛赴信夫誘原田兄弟城中嚴備待之三人以景家意深喩兄弟勸移白石待事定兄弟謝而罷之以告片山對曰不可是片倉欲袖手擒諸君耳夫兵庫之於我有不共天之讐害人於大老之堂有犯

上之罪何適無死死一也請斬片倉使一戰而死兄弟不知所從有閔本某者性貪婪常憤片山威權出己右於是請斬片山往依景家兄弟素怯懦遂從其謀片山歎曰諸君必悔之遂所殺兄弟乃赴白石景家命奪其刀異處囚之信夫已平國内皆定景家謂我則等曰事變一起君臣不安寢食僕將赴江戸各爲其所苟有緩急宜推房州奉藝州遺訓四月朔發白石三日薄暮達江戸入於芝邸從者僅四五人人不知其爲景家云是日幕府

召宗勝數其罪流之土佐畑島竄子宗若於豊前小倉竄宗勝妻於伊達彈正宗孝妻於伊達宗爲皆檻送仙臺田村宗良釘門若干日又召一老臣景家應命稻葉侯問曰聞仙臺封疆廣大歲入幾何對曰蓋五百萬石歸邸謂諸士曰國家之事必仍舊及命下果如其言重光問其故景家笑曰吾方思所對意若不以實對恐有纏糾之憂今事仍舊蓋皆由先君之餘慶而已於是大理奸黨凡三十人先誅原田兄弟横山彌治右衛門志賀右衛

門今村善大夫及五子濱田市兵衛及二子皆命自殺渡邊金兵衛知不可免先事不食而死二子自殺濱田玄蕃罪當誅婿伊達彈正爲忠黨惡其不義久絶音問至是憐其憨癡爲奸人所脅請減死一等許之收伊達宗倫谷原之地減田村内藏之助劔持新五右衛門等俸禄概爲百石以下罰黜有差論功以宗重爲首命兵庫襲父職加谷原七千石兵庫辭曰欲賞其功請自片倉氏始景家曰臣有三萬五千石而別領十二萬石於臣已多

矣兵庫聞之曰臣何獨不足固辭不受衆美之以是重臣概不加俸祿淺岡以一女子之身保護幼主數脫其危急忠烈無比因終其身事皆擬亀千代生母松前重光以功五倍舊祿為三千石舉置老臣之後重光固辭不許既在職無言及政務居一年即老謝絶人事以壽終云熊田秀國加千石合前千五百石一目三百石加神並三左衛門新給三百石以自首之功也以下賞與有差賞罰已施除濫法發仁政境内大治亀千代後叙從三位任中將

仙臺支傾録　三十五　敬儀堂

老而居麻布邸稱麻布公者是也

如淵子曰伊達氏之禍萌黄門過寵宗勝而成少將沈耽酒色夫宗勝之所以得專政刑者以幼主當位也幼主之當位以少將淫昏也少將之淫昏宗勝陷溺之也其陷溺之黄門之過寵啓其簒心也宗勝以叔父之親執一藩之柄威過其君而不自足所謂不奪不饜者也宗輔不顧恩義敢忍弑逆雖才辯絶人不足取也夫有宗勝之奸加以宗輔之才外則假大老之威内則會幼主之時其取之須如拾遺也而百計百失遂以自取殄滅雖有黄門之功德未斬抑因良臣之力耳宗重既忠且智攘片臂以驅當路之豺狼雖為其所噬彼亦俱斃無貽害於後人所謂殺身以成仁者非耶景家遭危急存亡之秋措置從容不動聲色以全舊物可謂超世之才也嚮使二人在宗良之任奸黨滋蔓安得至于此乎然當道士之誣重光淺岡徹宗良二人危矣苟無二人誰能護幼主然則中將之為中將宗良未為無功也重光忠勇夙夜匪懈幼

仙臺支傾録　三十六　敬儀堂

主為脫虎口及功成名遂脫然高舉見富貴不異敝屣若范蠡懼禍自遁不足比也淺岡以身係幼主之安危勢若纖手捧美玉在賊中而義氣凜然不可犯弑逆之不行其力為多雖古烈女何以加焉秀國面折廷爭不避貴戚蓋朱雲之流乎神並初黨奸人陷主於不義罪不容誅然及宗重與宗輔相質大奸終失其辯者神並收誓書之功不尠謂功罪相掩可也而重賞加其身為幸矣義則未弱冠議論雄決老成人不能加之亦一時之儁桀

田蜂谷、和光同塵。迹似可疑。及聞板倉侯之言可以瞋矣。夫斷獄之難。古今所同。板倉侯以其器當其職、曲直邪正、判於未聽之初。是以謂謂自持獨立不動。可謂社稷之臣矣。若無此侯。忠肝義膽。委棄泥土黄門之澤一世而斬。

仙臺支傾録終

仙臺文傾録跋

右文傾録一卷日高大經所編也其事足以通一藩國之風俗而勸郡之假國志亡之時危國存侍臣之所歸之左右奉持而保全幼主及其相謀執之公明看閲之照後緣右指掌足以見其筆力之所以盡乎力於世而其以紀心於此史冊可見矣又以書其事力足可識也使之紀一世之治亂興亡大概者論之翔見爲始未其筆力可無憾也我西南記之者猶在未能爲庸策

天下之治亂廢興存亡之文士所錄古今之亡以爲有一大良史典史藻縣立此等年論居以上世相據見聞甚宜無一所見者足又不可憾矣

佐賀田中氏采撰
并書



明治十三年五月廿六日板權免許

撰述人　鹿兒島縣士族　日高誠實　麹町區五番町拾八番地

出版人　栃木縣平民　長谷川展　同區富士見町二丁目五番地

發兌書林　神田區小川町八番地　文藝堂氏

東京

芝三島町　和泉屋市兵衛
銀座四丁目　博文社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勘右衛門
本石町十軒店　椀屋喜兵衛
本町三丁目　中外堂
通一丁目　大倉孫兵衛

諸國

大坂　河内屋喜兵衛
西京　藤井孫兵衛
尾州名古屋　永樂屋東四郎
奥州仙臺　伊勢屋安右衛門
羽後秋田　本間金之助
越後高田　上田治平
岩城若松　齋藤代四郎

淺田宗伯 著

先哲醫話

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長野縣刻本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長野縣刻本影印

明治庚辰新鐫

栗園淺田先生著

先哲醫話

勿誤藥室藏

序



予既序皇國名醫傳一書。而知扶桑國裏亦有杏林若木華中豈無橘井宜乎視祖州為仙島而化海嶠作神山也然祇詳其姓氏里居師徒授受與夫活國活人之事。而於孫思邈龍宮秘訣未勘成篇。抱樸子金匱神方未纂入册。徒令後之人流連往昔。景仰遺徽有華陀不在之歎焉今年夏

季幕中西席施君邦孚。因不習水土。兼失調攝。陡患癥瘕。勢已增劇。遂延淺田君來視。察脈投劑。不三四服。而澤腹之堅頓如桶底之脫。病遂霍然。始知扁鵲來齊。治腠理之甚易。太倉在漢。解顱腦而何難。真三折肱而九折臂矣。日者復携先哲醫話一書來求序於予。翻閲數過。見某氏治某病。察某候用某藥。議論精卓。剖晰詳明。醫固

井井而有條。事亦鑿鑿之可據。乃知太上
玉經之說。猶傳諸王君隱仙靈寶之方。堪
師夫祿里。則是書之成。洵後學之津梁。醫
家之圭臬也。因誌數言於簡端云
大清光緒四年戊寅仲冬
欽差大臣四明張斯桂撰并書




竹内熊次郎彫刻

先哲醫話序

栗園淺田君。以廓清吾道爲己任。其撰著布世頃又聚享元以降哲匠之論醫者。刪定其文。名曰先哲醫話。余受而讀之。良山先生以下凡十三家。其超邁之識。獨得之見。發前賢所未發。而於診候施設之法。的實明確。寓妙用於片言。寄活變於隻句。可謂醫林圭臬也。今夫稗說野乘所載古昔英雄之戰略。有神筭可駭者。有勇敢可畏者。有運用轉化不可測者。然以冗雜無統。人或漫然不省記。一入良史筆。則耳目一新。永爲百世模範矣。斯編元以國字書之。多出門人

手。故俚言俗語。間失淺易。讀者慊焉。今經君刪潤。而文理燦然。神機活動。如讀史臣所記良將戰策。使人躍然興起。君不特毉林韓白。殆亦方家馬班也。嗟夫庸陋無識輩。炫奇鬭異。辯給欺俗。苟以自售。此吾道之所以日萎苶不振也。則凡言之裨益治術。發揮真理者。雖出今人。亦宜記以廣其傳也。況先哲之遺範垂法百世者耶。昔人有觀楚漢戰處。而嘆時無英雄者。蓋假劉項慨當時耳。使斯編所載諸豪俊出今日則必將有雄論快辨起吾道之衰者焉。是蓋君撰述之意。余亦有感於此也久矣。及其命序。乃不辭而書。

慶應二年丙寅三月笠間侍醫棚谷善撰

先哲醫話目錄

上卷

後藤艮山

北山友松

和田東郭

荻野台洲

華岡青洲

先哲醫話卷上

信濃　淺田惟常識此著

信濃　松山挺資剛校

余少年讀先哲理療書。竊謂不粗鹵則過客。與己所見不合。故不終卷而已。因取仲師之經。一意攻之。略窺述作之旨。又質之於治術數十年。而後閲諸家之書。始知先哲獨至之本領。悔當日不虛心凝思。從此尋繹則至古人之域亦不難也。惜乎日暮路遠。不復能與之相上下以成一家。然亦不能自止。姑錄其一二以為後生解悟之資云。

後藤艮山

近世古方之學。以名古屋玄醫并河天民為翹楚。而未免金元陋習。至艮山先生豪然崛起。一洗從前弊風。其識見理療必當有迥異乎先輩者。世以為好奇非矣。蓋吾醫術至漢道三氏之門流。碎殘極矣。是以享元醫人復轉而泝古。此亦自然之勢也。拙軒曰。一部傷風約言。翁之本領在此。可謂善讀傷寒論者。後來豪傑輩出。皆聞翁之風而興起者。斯為吾道中興。先生起筆茲。非偶然也。

穀肉菓菜者正性也。草木蟲石者偏性也。故古昔養

精以正性者。治病以偏性者。後人不知此義。擬以藥品補精氣。抑誤矣。素問云。五穀爲養。五菓爲助。五菜爲充。毒藥攻邪。此即醫家大綱領。先生早標揭焉。而爲他日東洞諸輩立論之藍本。

亂世人其氣慓悍。肝膽氣鬱少。治世人其氣游惰。肝膽氣鬱多。故宜以能膽開其鬱。令肝膽氣達。永富鳳曰。余徵之於都邑市朝之人。比比皆然。蓋太平日久。五民蓄息。金錢虛耗。奢佚日盛。則知巧之民不免病氣勢也。醫人施治之日。從適宜。下工夫。則有大裨益矣。

其人有癥癖。而飲食減少者。譬之於人家。猶廊頹廡敝而堂室漸狹小也。故不去癥癖。則胃不能振。醫不知此理。欲與毒藥補胃氣。且菲飲食。益損精液者。不

亦謬乎。凡療此症。先驅癥癖。以滋味養胃氣爲主也。

癰疽餌食鷄肉或鷄卵。能托出其毒。優於參芪。故治瘡以餌食爲專一也。徐靈胎曰。服藥原爲治病而設。並非藉以生長氣血也。殆是同見。

外感以湯液爲主。內傷以餌食爲主。錯之則不得其治也。

赤蛙不止治小兒癇。亦治大人癆。蓋癇癆皆屬癥癖也。此品能治癖氣妨害脾胃爲下利者。兼制蚘蟲。楊氏直指。曾氏口議。并云。十五以下爲疳。十五以上爲瘵。頗與此說合。而二氏徒用固陽滋陰之劑。更無發明。良山特用哈血蕩氣之藥。以除腹裏之癥癖。其術高一等。

癇利者。餌鰻鱺以炙乾爲可。

按腹自心下至臍。任脈突起者。病聚脈下故也。病不聚者。脈不必突起。老人肉脫發此證者。爲近死期。

按腹心下任脈左右充滿有力者爲實。若濡弱不充滿者屬虛也。

虛憊症脣色不淡白。耳輪未萎者。可救活也。是宜熟察。

陽氣浮泛者。難認肉脫之候。先診脊部。其人每欬或喘。背上陷下者。因氣逆見脫肉之痕也。此證屬氣脹。故名曰虛浮。不必水氣也。

診病人宜先審問曾患癥毒否。何則今世癥毒浸淫筋骨。多元氣爲之壅塞者也。

病至大患目不瞬者。眼胞元氣脫也。乃爲反目兆。近死期。

諸病以漸成者多難治。若肉脫或有水氣者不治。

凡有痛者脈多緊弦。如太陽病頭痛者是也。動與緊似相反。而緊弦者動之甚也。動脈變遲者。正氣弛而邪氣未除也。如結胸脈遲是也。蓋動變遲者可救。不變而數者殆。

黃疸未發前爲腹痛者。多是屬癥癖。又有脾藏鬱結

爲腹痛者。可辨別。金匱云。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此所以濕熱爲腹痛。又云。諸黄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此係黄疸腹痛治法。

嗝噎一旦食進者。不可恣喫。其人元胃中虛竭。反招害。

卒中風多係癥癖塞心。故人事不省不能活。若不塞心者。半身不遂。或口眼喎斜耳。其雖人事不省。而六脉相應。手足厥冷者。一身大氣猶存。可救也。

男女俱年未壯。而身不了了者。多係風寒。宜調護。若緩漫經日。則大便溏以至重症。故此證大便秘結爲佳。溏泄爲惡。

專發聲音者。多吐血而脉不數。是不足畏。真吐血者其脉必數急。是大可恐。

凡病不論六淫七情飮食男女。皆因一元氣欝滯。故皮膚欝者。經絡滯者。遂皆及腹裏。猶水之湊陷地。醫者先得其大綱。治之爲要。

黴毒沈滯骨節者。經絡壅塞尤甚。故發種種變證。不可不知。

其人虛弱。咳嗽久不止者。此由寒氣壅表與虛火爍肺。故欬愈甚。而肺益涸。

奔豚證有肝氣與黴毒者。有肝氣帶疝者。但黴毒與疝不爲奔豚。古語云。諸風掉眩屬肝是也。

瘂及痱之類。身體不自由者。苟健啖不運動。則脾氣不能行。故四五年後必死。患此證者。宜務運動以行脾氣。庶幾終其天年。名古屋玄醫曾患之。善全其終。可以證焉。

水腫咳嗽甚者必水氣輻湊上部。又水氣發暴咳者。爲瀕死。

雜病饑而不能食者有二道。其人雖饑。聞食臭忽惡之者蟲也。但饑而不能食者癥瘕也。

痿與痺易混。而詳之。則痺者主皮膚不仁。痿者主筋

骨萎軟。

風邪難愈。或雖差復發者。不必服風藥。唯以助陽氣散風邪爲要。

病陽虛者易治。陰虛者難治。何者陰虛則陽益虛。如虛勞是也。故陰虛火動者。雖能食遂至死。陽虛者脉不數而食減。是以多肉脫。故主餌食禁灸。灸之則反脉爲數。其爲害亦不鮮矣。

虛勞脉細數者。脉乍見和平則爲近死期。易所謂枯楊生華。何可久也。雖緩者不出五七日而死。

一夫病似狂。恐懼惡見人。閉居陋室半年所。後神氣

漸爽。而手足拘攣。舌強直難語言。心下如板築。癥癖妨脹。因灸脊際。服熊膽。病頗愈。蓋此證癖氣妨脹故不發狂。若癖氣內攻。則精神失職必發狂。今不然故免此患也。

婦人臍下及任脉有塊者不孕。凡癥癖所在。陽氣必不行。故以艾灸資陽氣爲可。

父母有癖氣者。其子必受之。猶如癥癩之係遺毒也。

癥毒入眼者。其始必頭痛也。

諸出血後。血氣未復。犯風寒則多成癆。假令不成癆。證候錯雜難速愈。

一男子素有癖氣。偶感邪氣。其熱熾盛。譫語煩亂。醫治之熱頗解。但心下衝逆。大便秘。元氣虛憊。數日不能復。余診之曰。癖氣耳莫爲意。因使絕藥。治專餌食而精氣漸復。大便快通全愈。此證雖元氣憊。幸大便秘結。故知病可愈也。

喘哮下部肉脫者。屬癖氣。凡癖氣逆上者。多下部肉脫。

其人脉數。腹氣不和者。爲中風兆。宜速灸。若緩漫經日。則因傷食或外感。忽發中風也。

黴毒脉數欬嗽。與勞相似。但黴毒不肉脫。大便秘結。小便淋澁。如勞雖小便濁不淋澁。且肉脫或下利也。若黴毒下利者。在病末。殆爲凶候。按黴毒咳嗽似虛勞者。黴癘新書恬蕣湯能治之。

諸病將死時。多見厥陰證。是必然理。不止傷寒也。

火動證。病末發喘者。係下元失守。爲難救。

喘哮甚者與沉香効木香亦可。仲景專用厚朴杏子。此係無癖氣者之治。在今世則多屬癖氣。故沉香木香奏效也。余爲製一方。茯苓枳實半夏乾姜木香共五味。

鬱證與癆相似。但癆脉微細數。鬱脉多沉。或雖見他

脉。未曾至微細。是爲辨也。

癆之極有便蚘蟲者。有下腸垢者。皆爲瀕死候。凡舊病羸劣吐下蚘者。皆瀕死候。不止癆也。仲師厥陰所論爲有旨。

勞發白疹者。多在胸膈而不在面部。此熱氣熏蒸津液外泄也。其理與元氣衰衛氣失守絕汗者。同爲惡候。傷寒發白痦者。邪氣從痦而解也。故爲善候。然宜與他證併看而決之。

畜水者。陽氣鬱于中焦。上下不相和。故發煩渴。如五苓散證是也。

狂證以白虎湯治其裏。以艾灸治其外者。此白虎消腸胃之欝熱。艾灸散榮衛之欝滯。即寒熱並施。內外兼攻之妙用也。狂症者。灸心俞患門三里數萬壯得效。扁鵲心書云。一人得風狂已五年。時止。百方不効。余為灌睡聖散三錢。先灸巨闕五十壯。醒時再服。又灸心俞五十壯。服鎮心丹一料。余曰。病患已久。須大發一囘方愈。後果大發一日。全好。是亦同揆。

黴毒壅塞經絡者。患癧或痢之日。善驅除其邪氣。則宿毒并去也。如他痼疾亦然。

姙娠與血塊易混。然血塊者頑固沈着。無發揚之勢。姙娠者凝結温然。有潤澤之氣。又認之於婦人。夜陰快寢後。小腹勃然突起者娠也。又乳頭黒者娠也。婦人經閉者。乳頭多黒。故難一定。賀川氏産論翼有詳說。宜併考。

後世以黄芪人參為補益邪氣誤矣。今癰疽痘毒專用黄芪者。其毒自裏達表也。人參亦同。古方用黄芪主表達。非補氣。人參亦主滋津。故柴胡瀉心方中用之無嫌也。

本邦人性剛悍。不喜甘味。若強食之。則泥戀生氣滯。西人性柔弱喜甘味。故藥方甘草分量每過於邦人。譬之於病人。猶元氣虚者。雖服人參多量不泥在壯實者忽生悶也。昔者今大路一溪翁悟此旨。專主順氣。常用香蘇散。而至甘草不用匙。以指頭排散少許爾。按香川修德順氣說。世以艮山先生為濫觴。殊不知先生實本於一溪氏也。蓋當時昇平已久。浩然氣皆餒。於是有順氣之說。蓋萬疾以根于氣也。

求嗣法以温腰為主。故灸腰眼穴効。浴温泉亦効。

婦人有血塊者。雖懷孕臨産時或難分娩。拙軒曰。一種有横骨狹隘害分娩者。非手術則不得治。不可不知。

一婦人腹痛在臍上一寸許。按之惕然徹痛。脉數。乃斷為內癰。餌以鷄蛋。服以黄芪薏苡劑。後十日大便果下膿血。

暑邪概自汗出。故雖有表證。不可與發汗劑。與白虎湯類可。

狂證在婦人難治。黴毒在婦人易治。婦人因瘀血發狂者易治。在男子發狂。雖輕者不急治。

四苓散加漢蒼朮。治雀目屢効。雀目多屬疳。因治疳方中多用此品。亦能奏効。拙軒曰。眼科提要云。四苓散加蒼朮更加夏枯草一味。治晩盲極効。

戢菜能治結毒骨節痛。但其臭惡不易多服耳。

余每稱心小膽大之語。以為醫家喫緊。先生之術。固創出前賢。然先根柢靈經經方。而復致力于思邈諸子。故其于大疾沉痾。自然遊刃有餘矣。○拙軒曰。讀此條可謂名下無虚士也。

黄連性燥。雖浸水出之必乾。黄芩性潤。雖去水猶濕。故知芩連同治痢。而各異性也。治嘔亦然。

諸瘡內攻爲水氣者。與赤小豆湯。熱甚者與大連尭湯效。

病人虛里動甚者。多遺精。陳修園以龍膽瀉肝湯治夢泄。曰。以肝實而火盛也。沈芊綠曰。當先治其心火。而後及其餘。宜黃連清心飲。亦與此說相發。

大病後表氣薄弱者。偶感風冷則卒厥。此雖在夏月屬中寒也。李挺曰。中寒冬夏同有之旨矣哉。拙軒曰。與古人霍亂四時有之云者同案。俱皆理到之言。足互發明。

瘧與痢同因而異其位。瘧邪在表裏間。而痢邪即着腸胃。故瘧在外易治。痢在裏難解也。醫說云。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而艮山能發其理。

噤口痢者。毒氣劇甚。自腸中熏蒸胃口也。急與承氣湯下之爲得矣。若失下。腹濡口噤者。宜獨參湯。

嗝噎反胃三者同病也。但反胃者。胃中不和。飲食難化。或朝食暮吐。嗝噎者。胃管萎苶無潤。穀氣不能下。或癥癖壅閉胃口。飲食爲之妨害。故反胃反在壯年。而嗝噎多屬老人也。

其人屢患喉痺者。多爲嗝噎。此因喉痺氣管耗損。津液失潤澤也。壯年者可治。在老人難治。何則胃氣衰弱。胃管硬強。譬之革囊。猶水漬火焦。剛縮不能容物也。

嗝噎與鼓脹同因。屬癥癖也。癖氣橫梁。腹皮爲之膨脹者鼓也。癖氣潛匿。腹皮爲之陷沒者嗝也。二病俱係精氣不振。腹裏失潤澤也。

凡長病面部腫氣俄減者。陽氣下陷也。不可忽諸。

其人氣血凝結。腹裏生欝熱。水穀之氣漸蝕以爲羸瘦者。名曰勞瘵。此不必虛乏之人。雖壯實者往往有之。

喘急有因奔豚者。此癖氣上侵心肺也。按三因息奔湯能治此證。

喘家其證雖劇甚。多無害於性命。若傷寒卒中諸急病。或緩病欻忽止但喘者。有不測之變。不可輕忽也。

積年苦頭痛者。多屬癖氣。如偏頭痛尤然。故癖氣在

右則右痛。在左則左痛也。

丹波一婦人。患腰痛三年。不愈。食乾過臘魚有効。按恐是血瀝腰痛。花岡青洲治婁證。亦用乾過臘魚末。宜試。

痛風與脚氣同因。而痛風其邪淺。脚氣其邪深。故其愈亦有遲速之別也。

方今所行脚氣。即千金外臺所謂風毒脚氣也。宋元以來所謂脚氣。即今所行疝氣也。後藤徽曰。吾邦往昔風毒脚氣消熄無行。寶曆以來流行復熾。是以先子有此說。

中風偏枯。多因癖氣壅塞經絡。氣不能外達。故癖氣在右則右枯。在左則左枯也。

中風口眼喎斜者。因正邪分爭之勢。而血氣偏勝也。故喎斜在右則病在左。喎斜在左則病在右也。如半身痺瘓者。亦同此理。

遺精多因肝膽氣欝。又有因疝者其證概腹中拘急。夢裏精水激動而漏出也其人雖每夜有之。反無脫陽之患。與搆精者異。（拙軒曰。論病精細。近今世人多有此證。真無大碍。）

小兒疳證。目盲而其病愈者。與黴毒耳目鼻自毀而毒解者同理。

婦人懷胎則藏府向上。故氣多塞。紫蘇能疎通其氣。是以妊娠方中使用此品也。妊娠有水氣者。紫蘇大腹皮尤効。

案當時傳艮山先生術者。京師有香川修德。山脇尚德。浪華有市瀨穆。伊勢有山村重高。備前有赤澤貞幹。家著戶述。不乏其人。而後來私淑先生者。以筑前龜井魯爲最。曾著病因備考。補翼其說。又賦詩云。長沙太守元儒紳。述古兼醫百世人。直指經方歸易易。誰家私說言斷斷。樞機何用煩汗簡。糟粕須知恥剄輪。卓乎艮山藤老子。才艮仁術足相親。

北山友松

友松胸宇洒落。以曠世之才。授閭醫之傳。善得法外之法。故治術別開生面。自有神識超邁。觸手生春之妙矣。

友松嘗善象胥學。又從禪僧化林。學仲景與旨。就戴曼公。得內經本草精蘊。既而謂皇朝豎風亦不可不研。乃師小倉醫員原長庵。（岡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業。

虛勞有直腸疼痛大便難。或發痔漏者。此皆係肺大腸損傷。爲難治。（常屢診虛勞者。發此證頗多。而百無一治。古云。肺與大腸爲表裏。理或然。）飲血品。以牡丹皮荊芥蒲黃各炒黑爲奇。（本邦婦人飲藥皆炒黑爲用。即此意。）

阪本人年五十所。欝欝不對人。飲食減少。頗如勞瘵。先與補中益氣湯。後以九味清脾加葳甤。得愈。凡開達肝脾之欝塞。無若清脾湯。若逢肝脾欝塞。以認此湯主治爲要。

一婦人三年不語。一月內或一二言耳。乃以爲脫營類。與人參養榮湯。易褢葛而愈。

盜汗不止者。與九味清脾湯加地骨鱉甲椒目奇効。當歸六黃加地骨防風桂枝黑姜椒目亦効。椒目能斂汗。古人嘗論之。今忘其出典。（香川修德藥選論椒目効最詳悉。宜參考。）

一男子得病。其證類嗝噎。友松診之。以爲心脾腎氣不足。胸膈無潤澤。故食飲不能下。與八味丸料加蔞人貝母陳皮縮砂。兼用金匱大半夏湯。（参五分至一錢。時用参附湯。）

黴毒頭痛久不愈者。柘榴皮酒煎服忽差。蓋此證醫誤以風藥發之。故柘榴皮澁之則愈也。先醒齋頭風神方亦効。（土茯苓四兩。金銀花三錢。蔓荊子一錢。玄参八分。防風一錢。天麻一錢。辛夷花五分。黑豆四十九粒。燈心草二十根。芽茶五錢。河水井水各一鍾半煎一鍾服。）其生胸下上脘邊突出。氣急煩悶。與異効散加椒目愈。又目瘡（俗稱女波津古。一名女保者。）用升麻葛根湯加椒目効。

友松以養榮湯或左歸丸料治虛羸。專視十指爪甲血潮之多少爲消息。蓋辨血色之好惡在爪甲。不可不知。（老醫傳云。診脉畢宜以指按病者爪。按之白放之紅者吉。雖久病可治。放之紅不復者。雖頃病甚凶。香川修德行餘醫言亦載辨爪法。宜考。）

嘔吐膈噎食不下者。半夏厚朴湯加海浮石枯礬効。

乳腫屬氣滯。乳汁不通者。四物加王不留行穿山甲効。

黴毒爲殘害者。主小柴胡湯。隨證加減多驗。（按醫綱小柴胡湯加草龍膽黃連胡黃連。治舊下疳瘡。忽頭痛發熱自汗。撮要小柴胡去大棗生姜加山梔龍膽草當歸芍藥。治肝經熱毒下注。便毒腫痛。一切瘡瘍。或風毒惡核瘰癧。此類頗多。宜考。和田東郭曰。凡黴毒有熱者。先不解其熱則不愈。此即用小柴胡湯之旨。）

玉佐翁（謂長澤道壽。）隱栖西山。一日診京師商人癰疽曰。宜日服人參五錢。後五日診曰。未見參効。恐不治。病家告實曰。服參一日不過二錢五分。翁曰。賤命重財無益矣。苟欲生則服參宜今日五錢明日六錢。又明日七錢。漸次相進。商如其言。七日病果愈。友松曰。用參將息適宜。可謂得補托之真訣矣。

玉佐翁著醫方口訣集。三日而成。有馬氏凉及手寫證治準繩全帙以諳記。其卓識篤志可並稱。

治頭痛。薄荷石菖葛粉川芎白芷五味。細研蜜煉服効。平常患頭風者尤妙。

雜著化痰丸加白刀豆。以治痰妙。凡痰結心包健忘者。無不効。一僧疫後患此證。服之速愈。

過服石膏下血者。補中益氣湯加肉桂乾姜効。

婦人下部水腫。或小便不利者。枯礬細研以塗湧泉穴及指頭。則尿利腫消。

痘瘡以日數證候變者。其理與傷寒傳經同。屬疫氣故也。宜知元氣旺衰邪勢劇易爲要。若徒執黃芪當歸人參。終始療之者。不足與論也。（按隋唐醫書皆以痘屬疫。迨宋元胎毒說起。其理遂晦。先生特闡之。可謂卓見矣。）

疫證舌上白胎者，熱入府也。赤爛乾燥者，熱入藏也。張氏舌鑑論之爲確。

張景岳制人參胡椒湯，爲有深旨。凡極虛者，附子反走散元氣，故與附子則脉却伏結，不可無此湯之設也。

一婦人喜噫數日不止，醫以爲蟲積或虛冷，治之無効。余以爲鬱，與正氣天香湯速愈。疫後喜噫不了了者，一老醫與大柴胡湯速效。是亦屬鬱者。

準繩傷寒門傷寒類傷寒辨，學者宜熟讀諳記，使門人各書寫一通。

歸化醫某始療病，每服藥重七八錢，甘草分兩尤多。而無効。人皆以爲庸工。某曰，吾過矣。國人比之於唐山，腹力頗弱，故不能中肯綮。便減其分量，殺甘味，以爲之，無不百中也。

治病必求其本，乃往聖之摸範，隨證而施藥，是後學之應用。及治四時傷寒，各隨其類，豈可局於區區論説哉。醫家宜當之羹牆。

明大祖諭徐達曰，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吾業最爲然。以救己之心，推以救人，所謂見身説法。誠千古不磨之論。

夏布政字正夫，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虛過，二可惜。此身有敗，三可惜。余續之曰，有善不作，四可惜。有過不改，五可惜。老來怨天，可更惜。

骨空論曰，厲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鍼，鍼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按常食以下八字，爲治難病之妙訣，不止厲風。故余一生以爲治病藥食之準則矣。又按張氏註云，食得其法，謂之方食。無食他食，忌動風發毒等物也。此説未是。方食即謂方宜慣食之物，他食即謂所不常食之物。言食膏粱之人，試以淡泊則惡，茹藜藿之人，試以美食

則傷食，不唯却其病，反生他病。

東垣辨惑論，當爲一卷，今別爲二卷者，恐係後人之手。何則，擧補中益氣，以至暑傷胃氣，即説正月以下三四月治法，肺以下至脾胃虛，即説五六月治法，下之至內傷辨，皆屬九月以至十二月之治法，一意到底，不可爲二卷者昭然。

李氏辨內外疑似證最精矣。且如氣少氣盛辨，益于後學不爲鮮。然至內外相兼者，李氏説未爲盡，宜涉獵古人書以補其闕。

下元虛損，精氣枯槁人，外感風寒，頗似溫疫者，或宜

先補虛。或宜先發邪。或宜補瀉相兼。此際醫最可苦心處。固非筆墨之所盡焉。

醫學綱目別爲一家。與他書體裁自異。錢氏論小兒亦自一派。據之不爲可。不據亦不爲可。拙軒曰。有明一代。醫書之多。汗牛不啻。所謂撰擬飣餖者居多。戴復菴吳有性陳實功之外。僅僅數家耳。醫學綱目亦庸中之佼佼者。此言有味。錢仲陽之於啞科。頗爲大家。然見爲一派。真是有識之言。

療傷寒。知去路來路爲要。或表入裏。或陽轉陰。或前在其位。後進其位。或始終一位。審之以處方。思過半矣。喻昌曾辨之。可就見焉。

余常主實學。示子弟曰。經絡脉說不可不知。而深拘

之則反失於實用。學者固不可無取捨之見。

余不喜講說。唯正月初八祭神農氏。使門人講上古天真論耳。其說曰。聽講義鮮益。其効不若熟講百遍蓋在心悟。此可以爲世醫信耳不信目之戒。

余晚年讀本草。日夜不釋手。故其用藥雖一味無贅品。

余療南源悅山高泉諸僧。皆用大劑。何者西土人比之本邦。頗厚腸強胃。非輕品所敵。風土人物之異不可不知。西土醫診病。直記其藥。按以與病者。病者購之於藥舖以服之。故其品劑量適正。與邦醫輕劑射利者逈異。

甘麥大棗湯。治産後似邪祟者奇効。按所謂如有神靈者也

傷寒壯熱煩渴。小便赤。不大便七八日。舌燥目赤時閉乍開。僅啜粥汁耳。一醫與清心温膽湯去香附加辰砂淡竹葉。而譫語益劇。脉伏不應。因與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諸證自若。乃煎人參三錢黒姜一錢。兼服之。脫然愈。按此與吳有性承氣加人參合轍。

建中湯入口則痛乍止者。甘以緩急也。甘草粉蜜湯治心痛。其旨頗同。膈噎服蜂蜜。一旦納食亦同意。大半夏湯之於蜜。不過此意矣。

張仲景一書。炳如日星。亘千古不可磨滅。熟讀者知

其意。當時醫多讀素難。不讀傷寒論。故發此言以示爲萬世理道之神書。救人之秘典也。

内經終始。一言以蔽之。曰亢則害。承乃制。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可謂真知其要者。

東垣本於内經陽氣清淨。則四維收之意。制補中益氣湯。深得經旨矣。在本邦土佐道壽善研究其意。故治脾胃手段最長矣。

羅氏曰。七分内傷。三分外傷者不治。是善得李氏之意者。

治療之法。先瀉後補爲易。先補後瀉爲難。

丹溪斥局方者。係救時弊。門人戴氏專用局方。其意

可知矣。

古林見宜。療紀州熊野山中農夫水腫。服藥良久無效。因加青芋於方中。又以之爲朝夕餐而病愈。蓋其人生於山中。以此物爲常食。而偶出於浪華。請藥於衆醫。禁忌亦隨嚴。故脾胃失常度。藥力不能達。是以施方宜之術也。

咽喉痛頬腫及嘔噦者。小柴胡湯連尭各等分。服之效。

水氣不論新久。欲持脉不能遷舉手。或欲按足跗不能伸脚而微喘者死證也。腫氣一旦減乍復者。亦不

治。

淋疾與五淋平胃瀉肝諸湯。莖中澁痛甚者。補中益氣湯加蒲黃大五靈脂金銀花効。按内注下痢遠年不愈者與此湯亦效。

常誨初學。用零紙書古人醫按各處其方。以得其當爲上等。

凡方證雖相對。分量有過不及。則不能奏効。故葛可久損傷病。論大黃多少至密矣。況如中氣卒厥之於人参。陰虚之於亀板。其多少不可不最密矣。

友松治腫脹。用補氣養血湯。十愈七八。蓋此方不用

利水品。而腫脹難治者。間奏大効。其意在專治脹也。

一醫生讀喩氏寓意草。友松聞之曰。喩氏之書不無益。然以之爲治療之模範。恐爲下工。

嘔逆諸治無效者。及諸嘔吐不能服藥者。與旋覆代赭石湯效。蓋此方人参代赭相伍爲妙用也。如白通加猪膽汁湯。其妙亦在附子猪膽相伍也。

閩人化林老漢傳治眼暗失明。用鳶首霜。此理高上。可玩味。

攝津池田有一奇病。其證兩脚酸疼。漸肌肉削小。難屈伸。遂成痿。俗名曰池田病。此病他人間患之。而皆

受之於池田云。友松與獨参湯愈。

八味丸爲轉胞之套劑。而服法非逐次增分量則無效。此即益水源之意。宜三錢至八錢爲妙。

小劑藥量。時不無効。醫學正傳有其説。汪訒菴亦論之。

積氣氣欝。或夜中發熱等。病有發止者。詳其由。有患瘧者。雖數年後。兼用陰瘧丸則奇中焉。

閩人傳。治貧窶消渴。水中腐木一味。爲散服。又治頭風。鳶頭霜燒酒服。友松治一武弁兩眼旋動。與鳶頭灰。蓋擴充此意云。

凡用滋補滋陰藥。方中無陳皮半夏木香砂仁等。則不能達藥氣。此理尤不可闕。按古人黄芪建中湯加半夏者。即此意。

方者法也。如毀舊屋而建新屋。故使方而不使於方爲要。假令如以中風方治咳嗽。是使方也。若以風藥治風。以咳藥治咳。是不使於方也。況索病根而治之。諸證不治而自治。乃上乘法。

下部腫與防已茯苓湯。上部腫與茯苓補心湯。並奏効。婦人腫氣多屬血分。防已能入血分。故多効。若屬氣分者。茯苓澤瀉爲主。若男婦陰虛爲腫者。六味地黄丸加附子防已蒼朮効。又腫病元氣實者。大承氣湯爲丸用之効。

證治要訣爲必讀之書也。如藿香正氣散加木香以爲一方之類。其意尤可稱。

江州堅田村北村道卜者。年可六十。患中風。京醫幾島氏療之無効。因延余。余診曰。欲速愈則後三年必再發。以至不治。若不欲速愈則十五六年。當延其壽。二者請選之。病者曰。荏苒彌年。何堪其久。願速愈以謝朋友。乃作異功散加烏藥白芷青皮與之。服五十貼全愈。後三年果如其言。門人矢嶌安節問緩治之方。曰十全大補湯爲得焉。

友松在北村氏家。隱几而坐。一女子將請診。望見叱之曰。汝妬心溢面。可深惡。女子赧然謝服。因語曰。汝神彩甚病矣。苟有悔心。余善療之。即與藥而愈。蓋此女嫉妬多年。夜則穿戸窺隙。頗如狂人。而友松一見洞視。人服其技云。

阪陽老醫問起死回生之方。答曰方無豎。唯求其本耳。不言其他。

凡病虛實難辨。補瀉難決者。能察其脉證。審脉可據與證可執。而從其確者。則治法庶無愆矣。

江州北村左太夫。虛羸不食。一日氣息淹淹將絶。急延林市之進。診曰。血脉衰弱不絶如縷。庶幾萬一耳。乃作劑僅用人參一分龍眼肉一個。衆皆危之。翌朝來診曰。證候如前。而毛竅稍塞。肌膚少和。是脾氣旺肺之機。乃可望生。因倍人參龍眼肉與之。果愈。友松聞之嘆賞曰。極虛者投大劑純補。譬如燈火將滅急灌油。不滅何俟。林氏可謂得補法之蘊矣。

浪華菱屋素閑。年六十餘。形羸不食。其初得之於傷食。諸醫治以香砂六君子湯七味白朮散。無効。友松與異効散加漢當歸三十貼而愈。又金田鋪某女。不欲穀食。唯食他物。諸治無効。乃與四物湯加人參白

术橘皮而愈。門人問其故。曰脾胃血液虚則枯燥不能食。漢歸味甘。能益脾中之血。是以為進食之劑也。經曰。手得血而能攝。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視。據之則肝云云下。當補胃得血而能食一句。

大七氣湯治婦人久咳不止。其意可味。

癰瘍經年者。一旦忽然手足動。目睛爽。即急變候。

久病及大虚人。尺肉脱者。及指頭不能急屈者。多不治。片倉鶴陵曰。凡病人肌肉紫瘠者。手腕後肉脱而形匾。醫握其中央。指頭捋相合者。不問何病。為死候也。雖飲食如故。此游寛之假息耳。勞瘵之病。累月後必見此候。唯傷寒痢疾脚氣後有此候者。往往愈。蓋本於此。

脈要旨在頤生微論。不可他求。唯本草揭脉處亦可併讀。

痢疾嘔噦。諸藥不入口者。黄連一味小劑服之。藥食共得下。後見蚘證。因前方合大七氣湯與之。此法本於薛氏治太宜人按。

友松所著醫方口訣集。纂言方考等首書。讀之深知學術冨贍。游刃有餘。獨至北山醫按。徒摹倣古人局守法度。終乏高逸之氣。學者讀之可。不讀亦可矣。

和田東郭

復古之醫術。以吉益東洞為最。東郭出其門下。獨不奉其衣鉢。別成一大家。蓋譬之兵家。東洞醫如韓信用行軍。背水絶糧。置之死地而後生。東郭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各有其長。不易優劣。學者於此處着眼。庶幾得二家之真矣。拙軒曰。古人往往以兵家之事擬醫術。先生以韓信李靖評二氏更妙。

病癰瘍。肩髃骨開脱。如容五指者不治。又握掌不開者不治。開而不握者治。

證治準繩論嬰兒尤精。足以見王宇泰之苦心。轉胞病轉胞。臍下有塊。其形圓者治。若扁如柹挾者不治。

六味丸治驗。亦可玩味。

此證以八味丸為套法。而四逆散加附子。抑肝散加芍藥亦奏効。不可不審。

水氣不虚不實。其腫光艶者。鯉魚湯為得。

水氣人。胸膈及肩背拘急如束縛者。為犀角的證。

一角能治水氣上衝。故用之脚氣衝心頗効。

打撲有似瘀血衝心而否者。曾覩山陬一婦大損傷。精神昏憒。腹中如杯盆者迫于心下。煩悶亂。脉息僅不絶耳。余作走馬湯與之。服已須臾。煩躁。吐瀉清水

數升霍然而愈故知不可槩爲瘀血而治也
油風多用大柴胡湯而效是宜治其腹徒不可泥其證（華岡青洲治此證以大柴胡加石膏湯曰油風多屬肝火亦同見）
每稱東洞曰先生治足痿弱不能步行者與桂枝加朮附湯兼服紫圓速愈可謂妙矣（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之旨東郭夙入其室○拙軒曰青洲翁療梅瘡結毒頑結難愈者用桂枝加朮烏湯兼用消毒丸應手而痊蓋從此處奪胎來）
一婦人年三十有五背脊佝僂身不能動搖足屈而不伸脈沈緊其形如十歲許兒即與理氣湯兼服紫圓六月後與慈姑湯脚伸病方愈

桃花湯治痢病便膿血極効蓋初起與之無益其期在熱氣稍解膿血不止論曰二三日至四五日其旨深矣
余常用桃花湯爲散白湯送下得効若少陰病形悉具特便膿血者以眞武湯服桃花散亦可
世所稱中風多因癥瘕爲偏害宜診腹以處方故大柴胡湯加甘草抑肝散加芍藥等能治此證其他如手足痺痿躄亦世醫徒拘其證不察其因宜矣不得其効也
一老人痰喘氣急有癥瘕畑柳安以爲勞役與補中益氣湯痰喘益劇余診曰此人性豪強壯年起家故肝鬱生癥加之水飲聚結以爲喘急也乃與寛中湯加呉茱萸病安後感寒爲下利因與眞武湯利止以四逆散加薯蕷生芋全愈
一男子犯寒夜歩因感冒短氣手足微冷醫以爲中寒與四逆湯服後短氣益甚咳嗽面赤因與越婢加朮苓湯頓愈
病者目赤眼睛不轉如魚目者爲難治之候
病人不論緩急將診之宜隔床望見其形氣形氣縮小神彩枯瘁者死候不必持脈而知之

脱證誤與攻擊藥則爪甲忽失光澤不可不知
神闕脉亦爲治諸病要訣按之沈小不移者形體雖虗爲實候宜攻之若浮芤無力者爲虛候如水分之動亦同之
傷寒舌圓厚者又薄小者皆爲惡候又始終白胎不變者亦爲難治候又厚者赤者皆爲虗也（盧不遠曰傷寒可以視舌識病則風暑燥濕恐亦有定法此言誠爲隔反矣）
臍下悸按之與呼吸相應者病人雖危篤其死有間
脚氣勞瘵濕毒三病當臍上五六分任脉外各一寸許不拘左右必有動氣脚氣則弦急勞瘵則虛數濕

毒則無定形。
凡大病眼中爽者惡候。不了了者反有生意。勞瘵及雜病。眼神與病相應者爲佳。
診大病。鼻梁亦爲要訣。醫書徒論明堂而不及此。爲闕典。
腹脹攻下無効者。有漫遊散氣則頓愈者。此因心下素有積爲脹滿也。按靈樞云。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東郭所論。蓋斥此等之證而言也。
石膏非大劑則無効。故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其他石膏諸方。其量過於平劑。世醫不知此意。爲小劑用之。

譬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火。宜乎無効也。拙軒曰。此言甚好。傷寒諸方之石膏。則劑可大。而服數不可多焉。至雜病則非大劑。決不能奏効。放膽用之而益可。方今醫人恐石膏殆如蛇蝎。噫。
感風寒。咽喉腫塞。藥汁難通者。作驅風解毒湯加桔梗石膏。冷服極效。拙軒曰。此證小柴胡加桔梗石膏亦奇中。青洲翁曾用之。
傷寒大熱。煩渴讝語。欲飲水數升者。固爲白虎湯承氣湯的證。而又有假熱者。有水邪者。故眞武湯或犀角生芐類。有時爲帝。醫者宜審脉證諦腹診。以決眞假矣。
傷寒面合赤色者。升陽散火湯犀角湯醫學綱目間効。若服之二三日不愈者。多爲戴陽。難治。
治療有先後之序。紊之則無效。一病人足心至脬間煩熱。日夜數十發。殆如有火往来。醫以爲脚氣治之不差。余診之。臍右以至少腹。磊塊應手。此屬燥屎。因問其大便。曰不通。乃作調胃承氣湯與之。燥屎悉出。而後治其脚氣。諸證全愈。是其明徵。
疝陰囊腫大。與治疝諸方不愈者。與半夏厚朴湯加犀角速効。又經閉與逐瘀諸劑不治者。與安中散抑肝散等得効。是皆欲得南風必發北牖之理。醫不可不知此活手段。

小兒慢驚風及中暑者。其口爲如笑狀者必死。
因毒氣而聲啞者。加喘氣則多死。
呉氏所論疫。京師十年前大行。其後絶無。盖疫者年年異其證。而發於柴胡證者多。則募原説不爲無理。仙臺士藤周菴著救瘟袖暦。論因時運異證。亦可參考。
黴毒家。口中爛。耳鳴。咽喉腐蝕。頭痛。肩背痛。聲啞。吐沫。齒齗強直。八證者。皆係輕粉毒。宜詳之。
天庭色衰者爲虚。色盛者爲吉。色瘁有雜紋者爲難治。日月額凹陷者死。失色者爲難治。鼻無生氣。或羸脱者死。耳瘁失色者死。髮際有白點者死。面冷或鼻

冷。或少商宂冷者死。額上冷者死。此皆望色決死生之要訣也。按醫學正傳小兒門湯氏說云。山根若見脉橫者。知兩度驚。相書鼻爲山根。山根有疾。尤非佳兆矣。然東晉謝安北宋劉貢父俱有是疾。一則德望盖世。一則博識該覽。居一代諸賢之右。亦不可拘。物理小識云。小兒乳哺時。毋有孕。輙眉心黑泄瀉。擦之則眉間亦可精察。

脇下引背脊痛者。多屬畜血。不可槩爲懸飲。

世所稱膿淋者非淋。即外科正宗蝕瘡也。宜解毒劑。

急喉痺。秘塞不能飲下者。與苦酒湯效。或平素患咽腫者亦效。一男患咽痛。後元氣衰乏。下利咽腫而燥。難言語者。與苦酒湯。初痛楚不能嚥。後快通愈。

病人絶脉者。暴出爲惡候。微續爲佳兆。不止脉。如厥逆亦然。

治病求本爲要。譬如鼻痛耳痛耳聾。徒爲耳鼻之治。此即捨本執末也。爲醫者宜認其所以然而治之。

用方以活變爲主。某方治脫肛。某藥主下血。槩用之者。不知活變也。一方以應萬病。萬病以歸一方。是謂活變也。

心胷痞塞。用芍藥甘草類不應者。半夏厚朴湯加芎藭。輕其劑量而服之則效。拙軒曰。如此條所言。東郭翁極得意手段。玩味有餘。下條亦然。

泄利與附子劑不止者。錢氏白朮散奏效。此理可玩。

一婦人羸瘦盜汗。下利十餘行。腹中拘急如摸羅網。不欲飲食。時喘者。與真武湯愈。

傷寒與下劑。以其脉沈實沈緊爲的也。此語非大有見識。大明脉理者。不能道。誠與仲師用承氣之旨符合。

病人有心下痞鞕。腹中拘急而遺精或漏精者。槩爲下元虛治之。則痞鞕益甚。先治其痞。則遺精亦隨愈。

病欬血。心下有水。左肋及脇下拘急動悸者。與柴胡姜桂湯加吳茱萸茯苓愈。此治腹而血自治也。拙軒曰。翁之用四逆散。柴胡姜桂湯。八味丸等。縱橫顛倒。變化無方。實極得心應手之妙。他人不可及也。然精思求之。豈不得其彷彿乎。

諸瘡內攻。及脚氣上冲。與木瓜吳茱萸犀角等無效者。四物加黃蘗山梔子。或四物加浮萍能治之。蓋不制水濕而治血虛。最是上乘法。

生地黃能治心下痞鞕。乾地黃亦然。但其效不如生耳。

京師一時咳嗽大行。有人患之。諸藥無驗。荻野台州以爲下元虛。與八味丸不應。診之左肋拘急。因與四逆散加吳茱萸牡蠣速愈。

一婦人數日自汗。不食。脚攣急。臍下有塊而痛。其狀頗似蓐勞。衆醫治之不愈。余以塊爲主證。與安中散

塊漸消。汗隨止全愈。

久腹痛者。徒禁厚粱而不減飲食。則雖方證相對更無效。

腹痛發嘔吐者。不詳其因而治之。則誤人不淺鮮。因者何。曰積聚。曰停食。曰蚘蟲。曰水飲。曰瘀血。曰腸癰是也。積聚心下痞鞕。按之則反脹。停食心下濡。按之如空。蚘蟲按之指下有氣築築然。瘀血多在臍旁及少腹。按其痛處。塊應手。水飲其痛遊走不定。按之則鳴動。腸癰多右腹。按之左右異狀。且手足痛處則必覺潤澤。右足攣急。小便淋瀝。余多年潛心辨此六者。

無有差忒。有此快活手段耶。

風眼痛劇者。與紫圓六七分。大下之即效。拙軒曰。專門眼科。曾徹毒熱甚者。以清解爲主。若解熱不徹。則多爲沉痼癈疾。此法醫書未說及。爲可深惜矣。

偏枯證有治不治之辨。病者握手者決不治。試使握手仰臥。則其手必開。復起之則如故。是爲惡候。

禁口痢者。胃口至胃中多畜水飲。故水分動氣甚。附子理中湯加粳米。或加薯蕷生芐効。又將生雞肝入未醬煮熟取汁服之。

堀河丸太街一富商女。年十八。患麻疹。其狀細小。欲發不能發。隱隱於皮肉。大熱如火。嘔逆水藥不能納口。余以爲熱毒內攻所致。乃與調胃承氣湯。病阻不能服。因延田中信藏診之。曰。余有浴法試之。家人疑議。余曰。藥不能下。施之而可。信藏乃以清酒和熱湯。盛之於盤內。使病者沐浴其中。須臾出之溫覆取汗。則嘔吐忽止。疹悉發。拙軒曰。魏氏博愛心鑑水揚湯浴痘兒之法。與此條同巧異曲。

治痘法。以辨胃強弱爲要。雖有下利煩渴寒戰咬牙等證。胃氣強者可治。補瀉之分。全在此一途。

老人頑癬。多因血液乾燥濕熱熏肌表。故溫清飲爲

的治。或加浮萍佳。

脚氣動氣甚者。四物湯或効。蓋以水分動爲標準也。

噦逆屬胸中者。主橘皮竹茹加丁香。其屬腹中者。主附子粳米湯合甘草乾姜湯。若有水飲中氣虛者。主香砂六君子加芍藥也。

產前後口舌赤爛焮痛者。實者以麥門加石膏湯三黃加石膏湯爲主。在虛實間者。以加味逍遙散爲主。極虛者以附子湯加當歸爲主。若赤爛生白點者爲惡候。加下利者爲不治。

諸病其脉時時變易者屬癇也。

余曾謂芍藥緩肝當歸潤肝川芎疏肝生地黃瀉肝其能各異而要之不能出肝分

卒厥人趺陽脉應手者爲惡候何者胃氣脱則趺陽反皷動宜審其神氣有無

吐與利證異而因同醫當曉其理

諸病凝結心下者多屬肝氣疫證亦多挾肝氣宜察焉

赤遊丹毒不早下之則内攻爲走馬牙疳宜涼膈散加犀角

黴毒上攻頭上腫起爲凸凹者屬火證宜温清飲黴毒動生火不可徒爲濕而治焉

久病人左右偏臥者一朝忽得自由臥則死期在近

池田瑞仙錦橋診痘甚粗如不用意者或人問之曰診察過密則反失眞其妙存于目擊之間譬如覩刑人之就死地雖剛強者其氣餒憔悴之状在過眼之間若熟視久之則其形氣與常人無異矣余治妙法大王臣菅谷中務卿男啖柹菓傷胃發大吐瀉四肢厥冷過肘膝換數醫百方治之無效束手俟死余望之形容自有生氣因與理中安蚘湯忽蘇息矣是前醫則熟視刑人也余則一見於道途也可謂瑞仙眞得實詣者矣

患癖嚢者足痿就蓐則多不治

結毒入眼瞳人陷缺者爲用汞劑之的非他藥之所治也消息與汞劑則瞳人圓滿復故若不圓滿反緊小神水流散者不治

因結毒成聾者成青盲者成聲啞者皆不治但聾耳有所少聞者遠房服藥則愈

服輕粉口中腐爛者石榴皮松脂等分煎服效

凡與粉劑者先與瀉火藥而後與之爲佳此與療打撲者先行拆水而後服酒奏全效同一理

會陰打撲小便不通但少尿血者與桃核承氣湯若不差者與大黃附子湯一貼用附子二錢爲佳服之小便快利血止爲度又因證可與八味丸是眞藤元志試效方云（拙軒曰會陰打撲其證劇併尿血涓滴不通苦悶者内用甘遂大戟峻劑外施導水管不然無救法此條所言蓋屬緩證）

癥癖逼塞胸膈者脉異左右癖之所在其脉必濇癖之所無其脉必數也又有其人常脉遲因癖而爲動數者

癥癖人橫臥有下癖而眠者有上癖而眠者審之其下癖者必因胸中衝逆甚也

舌色純紅而柔爽。其形失常乾燥者。爲参附所宜。與之舌色不變者惡候也。若無汗讝語煩亂。舌上焦黑無芒刺。乾裂成皺者。亦爲附子所宜。蓋此證其脉雖浮洪或弦緊。必無根抵。與附子病勢緩。則脉必見虚候也。蓋舌純紅者屬陰虚。而焦黑者屬虚火也。又有證具陽候。而舌上反無胎潤澤者。爲惡候。若此證心胷有所閉塞者。與藥開達心胷。則舌上生胎也。爲佳兆。又雖與藥制之。熱愈熾。胎不更生者。爲不治之證。又服藥後。舌胎一去。其色不和者。有宜石膏者。有宜附子者。有宜地黄者。當審别焉。要之舌與脉者。陰陽

虚實之所判。不可不細精。故吾門加四診以腹舌。而論定病因虚實也。世醫不知之。執腹證舍脉舌。可謂疎漏矣。拙軒曰。寛政年間水戸玉田恕庵著舌胎圖説一卷。据張路玉舌鑑等。附以已所見。頗爲詳明。可謂得東郭翁之心者。

舌上不論黄白。帶光滑而乾燥者。附子所宜也。其紅色者。益爲附子的證矣。

病人舌上白胎。其下含紫黒色。如牛舌者爲惡候。此舌候兼面戴陽則更爲危矣。

按舌候大概諸病無異。故疫痘皆同診。但至結毒則具一種舌色。不可不辨。白胎中帶黙色者。及舌下赤色中成皺文者。又紫色如牛舌者。皆屬結毒也。

崎嶴德見茂四郎者。絲割符年寄患鼻淵三年。諸醫以爲肺虚。百治無寸効。診之兩鼻流濁涕如簷滴。脉弦緊。腹拘急。予曰。此係肝火熏灼肺部。上下氣隔塞之所爲。世醫不知之。漫認爲肺病。或誤爲風邪侵肺。徒用辛荑白芷之類。宜乎不得其治也。乃與四逆散加呉茱萸牡蠣。服之半月許。病洒然愈。蓋此等病。宜詳其脉腹而處方。不必四逆散也。

凡病人胸膈不開。則心下不寛。故欲制心下者。先治其胸膈。是醫家一大緊要。竊比之於淨土門一枚誓

詞。

一婦産後經二旬。卒嘔吐數日不止。左脇下衝逆痛劇。與呉茱萸湯参用洋参忽安。

産後腰膝痿弱者。多係癥癖所爲。蓋其初妊時。患水腫或脚氣。至産後氣急者。與對證藥。前證愈後。當詳腹診治癥癖。此證最要艾灸。若施湯液及艾灸。癥癖爲之壓。不差者。與桂枝加朮附湯。麻黄附子細辛湯。而二三日或四五日之間。以紫圓下之則愈。此即先師東洞翁獨得之妙。而余則因其證與四逆散理氣湯十全太補湯等。時時以紫圓下之。每得効。

紫圓以蕩滌胸膈爲主。故發狂上炎甚者及產後痿弱。心膈氣不能下降者。皆用之效。昔東洞先生曾以此方治龜胸龜背。即此旨矣。

目疾屬內障者。艾灸最效。而專門者忌之。爲可笑。其他如黃風雀目肝虛雀目。不知其辨。動誤治。蓋黃風者。白睛中生細皺。發黃色。用滋陰明目湯八味丸單楊枹朮等效。肝虛者。烏睛白睛如常。但覺昏暗。故爲難治。

松原一閑齋者。吉益東洞山脇東洋師友也。本爲若狹侯臣。嘗治龜胸龜背及痿躄病沈痼者。用起癈丸。其方大黃生漆二味。研末爲丸。未乾時服一錢或二錢。服後大熱。發赤疹爲知。而因證與他藥則全愈。

一閑齋門人橋諸順治。治一婦人頭髮發火。每梳之覺火氣。至夜即見光。與三黃加石膏湯痊。予親見一婦歸家衣裏有爆響。投之於暗處皆見火。此皆肝火之所爲。不足怪矣。拙軒曰。明郎瑛七種類稿捲六二有衣火一條。與此同日之談。又見張芳洲雜言。按人髮猫皮。暗中以手拂之。常見燈光。且聞爆響。西洋人以爲電氣發出之驗。不必肝火之所爲也。醫賸云。先考藍溪公所識一貴婦。每暗中更衣。火星爆出。同婦女擳髮於暗中及猫兒背毛逆摩出火之類。蓋體氣盛者。偶有擊而發光者。非真火也。

十棗湯證有下痢者。因上迫勢甚。而熱下陷爲利也。故與脫利其趣迥異。如柴胡瀉心下痢亦然。痘序下利。與傷寒合病下利同。但及十餘日者。與少陰下利同轍。正爲惡候。

大津小野又三郎者。患天行。發吃逆五六日。微利。其脉變幻無測。衆醫以爲脫候。皆辭去。予診視半日許。謂旁人曰。此脉非惡候。即肝火亢盛之所爲。因四逆散加地黃古金汁服之。脉頓定。諸證隨痊。

便毒無膿潰勢。將消散者。內托劑更無效。與三物梹葉湯。若不起發者加附子。服之無效者。概因疝瘕爲之妨害。與四逆散加附子奇效。若終始無膿潰勢者。與芎黃散加蕎麥可下之。

小兒胎毒係先天。而世醫不知之。或言分娩時誤飲瘀血。爲可笑。凡診其毒。先以指頭按肋下。必有凝結。而因其緩急可察毒之輕重。又面色灰白。或暗黑。或過光澤。皆屬胎毒也。若受父母黴毒者。最爲難治。

其人平生一手脉不應者偶有之。固無害。若四十以後。一手脉暴絶者爲惡候。此證多房者多有之。宜詳。

大腹痛。服建中湯無效者。認水分動氣。與莎芐湯則愈。又左脇下逆搶痛甚。與諸藥無效者。有水分動則與地黃劑效。

水分動有三道。屬肝腎虛火者。爲地黃薯蕷牡丹皮之所宜。其動在表汎應者。爲茯苓之所主。其動無根蒂。臍中齊鼓激者。所謂腎間動。屬不治也。

京師書肆梅村氏曰。江戶千鍾房有治積氣血奇方。名順氣散。即四物湯香附子等分研末者。予以爲此方有理。因製莎芐湯屢驗。

一男子年二十四。得病五年。右膝腫起如別束筋肉。不能行步。其狀稍類鶴膝風。而診其腹。右臍下拘急最甚。按之右足攣痛甚。其性急不能堪物。予以爲肝癖固結之所爲。即與大黃附子加甘草湯數日。癖塊

發動。病稍緩。因與四逆散加良姜牡蠣小連尧。全愈。此證世醫不知。徒爲脚疾。用葳靈仙杜仲牛膝宜矣不得其治也。當詳其腹候而治之。此即余積年粉骨碎身之所得。殆爲醫家之新手段矣。拙軒曰。此治驗翁極得意手段。讀者宜究心焉。

發癇人事不省。藥汁不下者。宜艾灸。最要大壯。不徹者晝夜灸。至七日爲度。傷寒發癇者。亦宜此法。大灸至癇差。則邪亦隨解。此理醫經所不闡。故世醫恐熱忌灸可笑矣。竇材曰。醫之治病。用灸如做飯需薪。今人不能治大病。良由不知針艾故也。又曰。世俗用灸。不過三五十壯。殊不知去小疾則愈。駐命根則難。故銅人針灸圖經云。凡大病宜灸臍下五百壯。補接真氣。即此法也。彼此同見。可謂海外子雲矣。

平素有疝瘕者得大病。其塊忽移處者。甚爲惡候。

老人卒昏倒。脉見弦緊革等者爲惡候。如支飲亦然。

其面戴陽者尤爲凶。温公詩話云。平時充實而光澤可也。唯暴光澤特甚者。死兆也。是如草木將枯。精華頓發而生雀錫。司命者不可不知矣。

禀質強盛者。偶損下元。虛火上炎。加之以疫邪。醫誤爲實。與大柴胡湯。一下忽脫者有焉。余故曰。視色不以目。聽聲不以耳。

咳嗽有自心肺者。有自胃中者。不辨之則治方無効。

腹痛諸藥無効者。香蘇散加青皮姜煎奇中。妊娠大

腹痛者尤佳。征韓役。先哲既發明之。而世醫瞶瞶。實爲可憫。

患瘵疾者。襟際肉先脫。與他病羸瘦不同。宜熟察。拙軒曰。此診瘵疾一大候。揭出示學者。可謂深切。按蘇遊傳屍論云。此病若脊膂肉消。及兩臂飽肉消盡。胷前骨出。入即難療也。靈樞五變篇云。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東郭說蓋有所原焉。

久患癇癖者。差後其性躁者爲惡候。

遺精白濁屬疝者多。概不可爲虛。如強中病亦然。

下血有下焦濕熱而虛者。宜茵蔯四苓加附子。屬腸胃實火者。宜三黃湯。腸風下血。腸胃中畜水飲者。宜四君子湯加黃芪白扁豆。胃中及下焦虛寒者。宜真武湯。如痔下血。亦可因此法通治。

甘草粉蜜湯治癖囊病痛甚者效。

傷寒以大紫胡湯或紫胡加芒硝湯下之。熱除後。肝氣大動。讝言妄語如狂者。與竹茹温膽湯則安。世醫不知之。妄下誤治者多矣。

瘰癧成勞者。與痔漏成勞者。其理全同。但有上下今耳。拙軒曰。不止瘰癧痔漏。凡瘡口不收。膿水多出者。皆成勞。血液虧乏故也。

妊娠熱欝甚則多墮胎。麻疹疫毒最然。此因腸胃熱甚熏蒸子宮。故用大黄芒硝無所嫌。巴豆亦時可用。所謂有故無損也。但疫毒行下奪有機。不可忽諸。

両脇凝結者。直灸章門則易激動。因先灸風市。則反奏效也。凡灸艾易激者。可善解此理。病在上者。先灸足漸及腰。則上部寛不激動。因灸其部分。則奏全效也。是與大紫胡湯證候而阻其藥者。反與理氣湯利其氣。而後事疎通則不激同理。灸藥之於疾病。豈有二致哉。

妊娠下部有水氣。至產後不差。惡露不下。氣息促迫者。先利其水則惡露亦通。

治發狂用瀉心湯紫圓者。專取諸快利胸膈也。東洞先生治亀胸亀背以紫圓者。恐不過此意。產後脚膝痿弱與紫圓者。亦疏通胸膈氣以下達也。

癥癖衝逆心下及脇下者。其所衝之眼。必爲邪視。又有因癖之左右。而自異大小者。

妊娠嘔吐不止。水分動甚者。小半夏加茯苓湯粳米薯蕷生芊奇中。若中氣虛極者。香砂六君子湯加粳米。各㕮咀爲炒黒。別入洋參一分。水煎少少服之効。

暴吐血不止。或暈絶者。灸鳩尾宂數百壯奇効。失血甚者。最要接續元氣。不可畏其炎熱。專尚寒涼。逐漸消伐其元氣。

小兒吐乳不止者。對證方中加精品麝香皮効。大人嘔吐。諸藥無効者。麝香桂心二味爲末。調服効。

馬脾風麻疹丹毒三種。治法略同。而有馬脾風異治者。如無價散是也。此説太似粗。而細味之。有理。精於治療者自知之。

余嘗讀先生所著傷寒論正文解。深知其識見超衆於古人。又讀導水鎖言養嬰鎖言。大見其治術入神品。特如方意解。穿鑿臆斷。或戾古人立方之意。蓋方論創於成無已。而呉昆李中梓柯琴汪昂諸家。各有發明。然或有擇焉未精。語焉未詳者。方意之難解。振古而然。豈止此書哉。拙軒曰。方意解一書極辨矣。要之一家言。僕亦不能信焉。

荻野台州

享和寛政之間、有以醫鳴於京雒者二人。其一爲和田東郭、其二爲荻野台州。台州加賀人、學醫於越前奥村良筑。後遊於崎陽、受喝蘭術於譯官某氏。業成懸壺於京師。最以治瘟疫著。當時四方之嬰沉痾痼疾者、不踵乎和田氏之門、則湊於荻野氏之堂。是以二氏治術超越於時輩、獨得精詣、悉出於實驗。爲臨證處方之助、豈爲不可哉。余乃就其門生所筆荻野家口訣者、編纂以作醫話。如其識見、則有台州園叢書數種、宜就看而已。

温疫小便閉、煩躁或昏冒者不治。若陰證小便閉、少腹凝結、按之不痛者、或小便數急淋瀝者、俱與加減真武湯、後兼用辰砂六一散。小便得節度則治。（按加減真武湯說見温疫餘編）

温疫陰證、雖不大便十日以上、不燥結者、不可妄與大黄。

温疫舌心乾燥者、胃中有熱也。舌本乾燥者、下焦津液枯渇也。舌上白胎如着糊者、少陰虚火炎蒸也。白胎如鷰口瘡者亦然。

温疫舌兩端有白胎、中央胎已脱者、及舌上潤滑如朱者、是邪熱陥于少陰也。可直與生地黄。若用附子、則倍加甘草。

温疫熱將解、小便頻數者、熱從小便去也。又有移熱於膀胱而頻通者、但熱將解者、其色以漸清也。

温疫下血、疲勞甚者、宜參附養榮湯。

疫後健忘者、宜安神益志湯。

一老人患直中温疫、頭痛如割、煩躁須臾不能臥、手足微冷、脉沉而數疾。與冷香飲子三貼、頭痛半減。仍服前方四五日全愈。

直中温疫頭痛如裂者、腎厥之邪直逼于太陽經、故

項背亦強也。一男子患此證、無熱頭痛如裂。一老醫認爲陽證、與大承氣湯無效、更與柴胡清燥湯、遂不起。豈不浩歎哉。（按台州潜心於呉氏、於達原逐邪之劑、莫所不試。而陰疫治法、亦發呉氏未言之秘。可謂呉氏之忠臣矣。）

膈噎者、以蓄血痰飲脾腎虚三者爲因。因于痰者、飲食專噎於咽喉也。附子理中湯、旋覆代赭石湯、二陳湯類、加松寄生用之。且灸身柱爲佳。因于蓄血者、飲食專噎於胸中、且以右肋骨下有塊爲標的也。以温脾湯送下烏神散、或二方更服亦可。因于脾腎之虚者、飲食下胸中、必覺摩痛、或食一納口、則吐白沫數

口也先灸氣海次與松寄生油又宜服炙猪肉煮汁若得食其肉者益妙此證最屬不治婦人之嗝多屬蓄血亦不可不知焉

鼓脹自心下漸及於大腹者實也宜生姜瀉心湯大半夏湯自中焦膨脹者宜温胃湯類自下焦脹起者宜壯原湯加木鱉子此病以手鼓腹爲鼓者虚也屬不治是爲虚實之辨矣血蠱者自少腹脹起者也先與生姜瀉心湯則其塊徐徐消然非長服無效蓋有血塊必停水凝結其塊益爲大故先利其水而後治血分則其効捷矣或副用鱉甲丸亦一策

脚氣一證以檳榔爲套藥大概宜檳蘇散加木瓜衝心者以童便服檳榔末或紫雪五分以童便灌下此證多屬不治

熱毒脚氣者以或有腹熱或其人自煩熱或灸之不堪熱爲其徵凡灸之不堪其熱者多爲衝心候若脉數者益危不可忽諸若脉緩者無衝心之患乾脚氣證灸之不甚痛者無害雖脉數亦可灸

每年夏秋之際患脚氣者宜腎氣丸料風引湯（恐謂外臺唐風引湯非金匱方也）類其人寒時預服腎氣丸料則至翌年不再發

脚氣麻痺及於口脣者其毒深也積年患之者固無論矣

脚氣煩躁者宜粒甲丸

風濕脚氣者以疼痛爲辨疼痛者必不衝心若將衝心者宜唐侍中一方但痛輕者宜六物附子湯

雲州侯（松江城主）患脚氣腫滿侍醫輿以鯉魚湯雖小便頗利其痛不可堪因請診爲風毒脚氣服杜仲湯痛頓減而小便日短少其色漸赤濁輿以擬議仍連進前方其病遂愈

凡水腫與鯉魚湯者以腹大滿爲主若不腹滿者無

効小林大陵（京師醫師）鯉魚湯合蘇子降氣湯亦効（鯉魚治水病頗効然脾胃不和便滑悒藥者不可食按范汪方有醋煮法則爲斬和醋食當佳）

凡治水腫導水茯苓湯以心下悸爲主若心下專有水氣者宜實脾飲其他木防已湯六物附子湯類可隨證而選用

水腫證有小便雖不多通腫氣減者蓋水之所湊氣亦湊氣一散水亦減也若内陷者其氣不振故水不能流以陷于裏也欲振其氣者宜真武湯壯原湯類其人自陰莖陰囊腫者亦虚腫也宜腎氣丸

妊娠水腫隨胎氣長而甚者胎壓水道也分娩則愈

子癇者。與芍藥甘草湯加乾姜。副用童便可也。葢産前子癇與産後痙無異。故又宜甘草乾姜湯。婦人良方交加散亦治柔痙。産後之痙病。與豆淋酒者。以酒氣緩筋脉也。此等法不可拘産後。可亦治雜病之痙矣。

痛風以發表爲先務。宜越婢加朮附子湯。最後與下劑爲佳。宜神祐丸。此證不泄下水毒則無全効。痛風熱甚者。與禹攻散無效。不如神祐之捷。

嘔吐證與諸止嘔藥不應者。官參一味。五分濃煎。以水二合。煮取八勺。去滓。伏龍肝末少許。取其澄汁服之。

吐唾不止。用安蚘藥無效者。屬素問所謂腎液。宜腎氣丸。又有屬胃上寒飲者。仲景曰。喜唾久不了了者。理中丸主之是也。

胸痛證有痰飲。有畜血。痰痛多在左。血痛多在右。屬痰者。清濕化痰湯。枳實薤白桂枝湯。控涎丹類選用之。屬蓄血者。宜與大柴胡湯。龍膽湯。烏神散等。若妄投破血劑則吐血。不可不知。

眞心痛者。飲麻油爲佳。凡病屬心藏者。多不治。

霍亂多係于胃中停滯。故盛暑時。減飲食則無其患。

小兒中暑霍亂。尤自飲食發。饅頭類不可食。乳哺者患之少。其因飲食可知矣。熱甚危急者。宜與竹葉石膏湯。白虎湯。乾霍亂者。宜大承氣湯。不可妄與瓜蒂散。調理當用附子理中加桂。補中益氣加附子類。

瘧疾用達原飲加柴胡。其他九味清脾飲類。伍草菓者最可也。陰瘧別無治方。用達原飲類。迨病發於晝間。宜截之。

左乳上痛而欬者肺癰也。初起者宜四味薏苡人湯。甘草乾姜湯類。其人無故臍中腐爛出水者。屬脾胃濕熱。與平胃散加大黃。以赤烏散或奇良末。貼臍中爲佳。

眩暈有二道。因水飲昏倒者。宜苓桂朮甘湯。奔氣湯加茯苓類。蓋奔氣湯加茯苓主降下。更加附子。推下之力反優。因氣虛眩冒者。宜補中益氣湯加附子。

心下有留飲痞鞕者。生姜瀉心湯主之。不痞鞕者。宜茯苓飲。五苓散類。若留飲腹中有動氣。或腎虛。其氣上衝者。宜桂枝龍骨甘草牡蠣加茯苓湯。癲癇者亦用此方。別有口訣。不贅焉。

血淋者。宜龍膽瀉肝湯。八正散類。膿淋宜萆薢湯。石淋宜透泉散。又以琥珀油塗導尿管。挿入之於莖中。則石從墜。冷淋者宜生附散。小便已惡寒者。此方最

效。雞卵製芎黃散亦治此證。大便閉。用雞卵製芎黃散奇效。其方鷄子去白止黃。以芎黃散和其中。鍊將包濕紙埋之於熱灰中。以灰冷為度。取出去殼研末。白湯送下。

其人當右肋下有塊者。必吐血。婦人經水不利而吐血者。屬逆經。其血必黑。宜大柴胡湯三黃瀉心湯類。自肝藏發者屬蓄血。其血亦黑。并用前方。自肺藏發者鮮血也。其血雖一滴難治。先與加味百合地黃湯。犀角地黃湯類。為是酒客吐血屬胃中蓄血。宜三黃瀉心湯。若不止者屬脾血。宜理中湯。蓋下血久則脾

衰。失裹血之職。自然止也。獨步散能治吐血下血衄。而屬鮮血者無效。下血者宜食海魚。不可食河魚。按獨步散乾柹一味為霜服。

痢疾初起。以發表為緊要。若將成禁口痢者。早可大下之。宜大柴胡加芒硝湯。禁口藥汁難下者。噙以生蘿蔔汁。則得能下也。冷痢者。多屬瀉心湯補中加大黃湯證。而附子之所治。亦往往有之。

欬嗽屬陰者難治。橫臥則發欬。仰臥則不欬者。水飲所為也。宜神祐丸。子嗽者。因胎氣生長。水停心下而為欬也。宜當歸芍藥散。

泄瀉無異證者。宜胃苓湯補中湯類。又有養胃湯藿香正氣散真武湯所宜。若食即更衣者。屬脾虛也。輕者宜補中湯。重者宜補中益氣湯。久瀉者可理中焦。宜附子理中湯加赤石脂。或阿芙蓉丸。泄瀉證多因不能泌別水穀。故宜分利水與糟粕。論云。下利不止。當利其小便是也。利小便宜春澤湯加附子。屬中焦者宜補中湯。或生姜瀉心湯。泄瀉愈後。脉遲細而弱。至夜半或黎明而瀉者。此命門真陽不足也。宜七成湯。或參苓白朮散主之。又有屬實者。宜大黃丸類。

嘈雜者。水氣挾火也。宜三黃瀉心湯生姜瀉心湯。但

心下不痞者無效。按心下不痞而嘈雜者。宜旋覆花湯。又吳茱萸一味煎服可也。古今醫統云。嘈雜之為證也。倏爾腹中如火發。腔內空空若無一物。似辣非辣。似饑非饑。似痛不痛。而有懊憹不自寧之狀。得食暫止者是也。可謂說盡嘈證矣。

黃胖或以為感糞土氣。亦非無理。何則此病中人以上患之者絕無。中人以下往往患之也。宜皂礬丸。又男子脫血後。或女子薄血作此狀者。宜四味補血湯。非皂礬之所治也。按因食糞發黃者。本草圖經秦艽條。引崔元亮集驗方云。夜食誤飡亂黃亦作黃。識病捷法云。鼠盜飲食。五穀遺糞在內。人不揀擇。誤食則生黃疸是也。

風毒腫多壯年者。老人甚少。兩脚雖紅腫。不能自潰。先可發散。宜一劑散。後可下之。宜禹功散。治法大抵

同於痛風。

病人有呼吸乍失調度乍復者。不出五六日死。經曰。呼氣出於心肺。吸氣入於肝腎。其失調度者。呼氣不能歸腎。上越於肝也。

心中時煩。唇紅發作有時。時嘔惡聞食臭。顴骨紅者。屬蚘蟲。理中安蚘湯加甘草附子。

反胃者斷穀食。但飲白米飲。與理中大半温脾諸湯爲佳。又有因水氣發此證者。必心下悸。宜生姜瀉心湯。（按此證亦減飲。余聞台州有減飲論。未見。蓋減飲事詳見東坡集與孫運司書。可參考焉。）

穿踝疽。不辨足内外腫痛者。宜杜中湯加蜈蚣。病重

者。副用禹攻散。

解顱漸長大者。頭骨開壓額前肉也。當施繃帶。初起者宜六味丸加鹿茸。此方能治解顱五遲二證。蓋本諸薛己之説。

蓐勞初起。宜當歸建中湯。（按千金内補建中湯主治可考。）

婦人肩背強急者。以坐藥導帶下則愈。若心下痞者。宜生姜瀉心湯。（按婦人肩背強急者。多係痃癖之所爲。延年半夏湯最効。）

喘息急者。半夏爲末。和生姜汁如麪。服之甚效。

津液虚燥。不大便而窘迫者。下焦氣脱也。當升提其氣。宜補中益氣湯。若不窘迫者。宜六成湯。蓋以補中益氣湯無腹力。六成湯有腹力。爲辨。若六成湯證而無力者。宜加鹿茸。

竹葉除胸中煩熱。竹茹主豁痰。所治各異。胃中煩悶者梔子之所主。自心下及胸中者。黄連之所主。亦各有專長。

小兒夜啼。宜安蟲散。（按安蟲散治蟲動心痛。又小兒夜啼神効。胡粉炒黄。檳榔川楝子去實。霍蝨各三錢。白粉一錢五分。鐵器内火熬砧杵共五味爲末。毎服一字。大者半錢。温米飲服。）

酒査鼻嚴禁酒。時時以三稜針刺去血。可與辛荑清肺飲。

腦漏者。腦中釀熱以出濃涕也。古人以爲腦移肺熱

誤矣。其初流黄汁。後變白濁。甚者溢于咽。且鼻中點滴連綿不止。其狀雖似清涕。以紙拭之。乾則發黄色也。宜腦漏一方。又似此證而鼻塞者息肉也。其初生鼻中漸逼鼻口。其色初白。次變桃花色。又一等甚者色如李實熟。此證雖相似。以鼻塞與不塞爲辨。鼻息治方見於方銘。又以瓜蒂末貼紙撚條。插入息肉上。則黄汁出而愈。

丹後宮津侯（松平伯耆守）平素無他病。鼻常流清涕不止。余以爲肺寒所爲。以大棗煎汁服皂莢丸。灸大椎第一間身柱七日而愈。

癥瘡屬表證宜發表。楊梅一劑散加反鼻主之。其初與遺糧五寶丹等者甚非也。疳瘡世貼膏亦非良策。但傅奇良末佳。按楊梅一劑散方見于外科大成。

疳瘡發陰莖表者爲太陽經證。楊梅一劑散主之。發橫面者爲少陽經證。惡候也。莖頭下直筋不破潰爲要。若破潰則其毒忽上於咽喉及鼻梁也。燭淚疳亦宜一劑散。兼用結毒紫金丹。

婦人妊娠十指麻木者。係血熱所爲。此證夏月尤多。輕者不及藥。分娩則愈。重者與紫苓四物湯。

婦人多屬帶下毒者。不可不諦。

奔豚氣屬虛。支飲屬實。其證相似而其治迥異。可不精診哉。

水勢盛于外者。衛氣之衰也。宜黃芪類。

梅核氣與半夏厚朴湯爲法。然厚朴無真品。姑與生姜瀉心湯可也。

杜仲湯能治脚攣急在右者。而不能治在左者也。

診病人宜察眼中之了不了與音聲之爽不爽。此二者清亮則不死。

勞瘵與虛勞易混。虛勞之熱浮泛無根據。勞瘵之熱熇熇熏骨。而眼中甚瞭。不如虛勞之目中不了了也。

四花患門亦治勞瘵。而不能治虛勞。又婦人虛勞者。經水早絕屬血瘦也。勞瘵者有至病末未絕者。乃知二病自異也。

暴得痿病。腰足兩股皆不仁。躄而不能步。脉滑而力者。先與瓜蒂散吐之。後以朮附劑逐水則速愈。

雀目當審腹候。若少陽經拘急者。宜抑肝散類。若因脾胃鬱熱者。宜平胃散加大黃。或黃連。又用鷄肝亦佳。

積年發小瘡。痒不可忍者。可與楊梅一劑散加蝮蛇多量。外以西河柳煎汁浴之。此方亦治癬瘡。

血燥皮膚爲癢。及風熱瘡疥爲癢痛者。宜當歸飲子

凡一劑散證帶血熱者。非此方不能治。

漏風當背七八九椎際惡寒者。屬氣虛。宜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又覺手足爪間有風者。亦屬漏風一種。宜補中益氣湯類。

噦逆因胃寒者。宜丁香柿蒂湯。兼用龍眼皮爲佳。因痰飲者。宜橘皮枳實生姜湯。

肺痿吐涎沫者。與甘草乾姜湯。兼用皂莢丸。

鼻僻者多發中風。欲防中風者。宜灸章門穴。

中風證。氣之所虛。痰必湊之。故以順氣導痰爲治法。

又中風未發時頭痛者腎氣厥逆也爲不治
病人服甘遂大戟桃花大黃類不下利反腹脹滿者
當和胃氣宜甘草乾姜湯加芍藥類
帶下之塊多在卵門下所卵巢耶按之則如綿裹覺温爽
也又婦人脚痛屬帶下者十有八九可詳
陰濕者由穀氣下流宜減飲食徐服草薢湯類若其
證輕者地黃枯礬等分爲末和生姜汁貼之可也
某矦一日垂釣於水濱時有溺者自上流來矦深憫
之命救之幾死使侍醫將一角末以管嗇鼻須臾吐
水數升遂蘇台州園有雉鷄誤陷于井中飲水數口

扶之出殆絶急將一角末五分和水服之須臾吐水
霍然全乃知一角能解水毒也
血證脉弦數者有不測之變可恐矣
下利兼脚氣者難治以下焦虛故也其他下部有舊
疾而併脚氣者不可不慮
癲癇有因蓄血者當卒倒吐涎沫時必咯血乃可去
其蓄血一婦人有此證新產後霍然愈乃蓄血盡故
也
喉癬間有屬胃熱者宜凉膈散類
腸癰看法往來寒熱者屬右厥陰無寒熱者屬左陽
明是爲左右別又一種有二便共閉者爲小腸癰詳
于外科大成夫病在大腸則大便閉在小腸則小便
閉在中央則二便共閉理當然而小大腸癰多在右
其在中央者形如便塊或與小便閉易混學者宜於
活物上而活看耳治方不拘三癰宜選用如神湯四
味薏苡人湯大黃牡丹皮湯又有陰證者當行附子
也若與下湯仍不通者癰發於腸中妨塞便道也又
便腸垢者宜四味薏苡人湯加大黃最初宜如神加
大黃湯一等重者爲大黃牡丹湯也
纏喉風與喉痺易混纏喉風發於喉中深處不可針

喉痺發於淺處宜針若其腫深者可吹入礬蚕喉痺
宜玄參升麻或清咽利膈湯副用氷硼散纏喉風即
有一方主之按一方未詳余與以驅風解毒湯加桔梗石膏捷效
血虛腫氣似黃胖其腫雖及右肘上不及左者專在
血分而不在氣分也古人以左右分氣可謂不誣矣
肺癰其初痛陰陰咳則引胷中而其痛多在左治宜
在始萠若至其吐膿如米粥則百可治一二耳
痘發熱後不見點通身腫滿而死者是表伏之證也
名曰肉脹治方早與反鼻劑可發表
齒痛宜當歸建中湯者外以黑砂糖擦痛處則捷效

黑砂糖亦貼陰囊癜風。并牛皮癬不堪癢者。立應。
口腫有牙宣與胃熱之辨。牙宣者上齒或下齒必發於一方。而後波及上下。如胃熱則否。且雖兩證同出膿血。牙宣者膿多。胃熱者少。是爲其别。牙宣宜滋陰降火湯。胃熱宜清胃加生芊類。骨槽風自胃熱來者。宜揚梅一劑散。
婦人妊娠七月以上。當與當歸芍藥散。逐水理血。否則分娩後多患下利也。又產後下利者。多因腸胃爲胎壓制者。一時得舒暢。而水氣下奔也。不如乘其勢與生姜瀉心湯。以盡水氣也。

產後咳嗽。多水浸肺之所爲。其治與下利畧同。
痛風者。風熱入骨節也。可發汗。宜麻黄湯。桂枝芍藥知母湯亦主之。表證罷。當以禹功散下之。
三井某。年二十有餘。腹中拘急。大便鞕。飲食如常。但欲眠不能眠。來請診。診曰。子不能眠者。非心氣之所爲。其病在胃中。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是也。乃與桂枝加芍藥大黄湯。一劑而知。九劑而愈。
婦人積年有水塊。痛不解。或吐痰液如淡黑色者。或如赤豆滓者。宜温脾湯。副用應丸。若有蓄血者。右脉閉塞。莫怪是血壓經也。又不論何病。右脉閉塞者。脾胃衰也。不可不知。
因蓄血腹大脹滿者。與血蠱異。其證發作有時。或至夜而脹。至旦則減之類。與桂枝茯苓丸料。効。
小兒卒下利。發搐搦死者。所謂真中也。先與附子理中湯。余數年雖欲覃志焦神救活之。未得其肯綮。
吐乳者。專用治吐乳一方。此證漸劇。搖頭者。不治。
急驚風者。宜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慢驚風因攻擊發者。尤屬虛。可禁針。宜甘草乾姜。或芍藥甘草湯。抱龍丸。幼幼集成。用靈砂亦效。
諸病拘急者。屬閉證。倉卒勿錯置。必有開期。縱使至

死。一旦解而斃。
崩漏輕者。宜當歸煎。重者理中湯。其最劇者。加附子。兼餌食牛肉。更佳。
芽兒衄血。且鼻塞者。皆屬胎毒。宜五香加大黄湯。又育不育之辨。大抵俟五十日判然。詳於千金方。
風水腫自面來。經曰。面腫者風。足頭腫者曰水。是也。
諸瘡翻花者。因榮衛衰也。宜黄芪劑。又痔疾翻花者。胃氣下陷也。宜升提劑。
痧病或以爲左傳所謂蜮。又云蟲名沙工。吐沙人中之。則爲此證。此皆就沙字爲說也。按此病本自沙漠

之南來故名痧猶痘自北虜來因名虜瘡疳瘡自廣東來因名廣瘡也不可深拘焉

濕痺但痺而無痛其初痿弱後發拘急也病在表者當發汗手足屈而不可伸者宜四物湯加犀角桂枝

一婦人年四十餘左足腫膝大而痛不能步行者有年於茲來請診余診曰此證似鶴膝風而非也鶴膝者膝腫大而膝已下必瘦今不瘦者是帶下所使而其病在表可發汗乃與楊梅一劑散痛漸止更逐帶下毒而全愈

藏毒者五藏欝熱流注之所致也其形状與痔漏類難辨識然痔發於肛之左右而不關任督之脉藏毒發於任督之脉而不關肛之左右是爲別也藏毒破血不止者宜補血湯加乾姜附子兼用獨參湯

風懿舌根如痿言語不了然者蓋中風之類也又有痰迷心竅舌強而語言不如意者甚相似然風懿者屬陰多不治痰迷者屬陽多治其痿者與強者其治自別也

肝瘍古來無明辨此證肝藏中生瘍後見腹中故不治其初當脊之右肝藏之裏而發者或可治宜透膿散此病與流注易混世醫動以肝瘍爲流注誤矣蓋肝瘍比流注甚少也

驚瘕在右肋下而胃胃按之則堅不痛是屬飲癖不早治則後必至脹滿不可治用白馬溺爲妙

肺痛證張氏醫通特論之初起當中府雲門而痛後或吐血而死爲難治其初輕者宜沉香降氣湯類稍重者宜補中益氣湯合生脉散

肺癰痛而咳肺痿咳而不痛肺痛不咳而痛肺癰痛在一陽者可治在二陽者難治（按末二句難解姑書俟考）

懸癰生於會陰之側多由濕毒藏毒生於會陰真中陰毒腫自會陰上斜向肛門之傍膿潰如刀割狀三者相似而異懸癰藏毒宜樸樕石榴皮之劑陰毒宜内托劑

凡病人右身有所患則當爲血分治之是爲血證看法

鼻痔嗜瓜蒂世之所知濕家頭痛者亦以瓜蒂末點紙撚入鼻中嚏出而愈

小兒頭瘡爲胎毒治之無効者因母有帶下哺其乳而發也速換乳母則愈婦人頭瘡亦有因帶下者更與八味帶下方兼用坐藥則愈（按八味帶下者係本朝製方奇良當歸川芎茯苓橘皮金銀花通草大黃俱八味）

吐乳胃虛者。宜附子理中湯溫脾湯類。若不愈者。與本事方青金丹。按青金丹。治霍亂吐瀉不止。乃轉筋諸藥不効。硫黃三兩研。水銀八錢。右二味。銚子內炒。柳木篦子不住攪勻。更以柳枝蘸冷醋。頻頻洒。候如鐵色。法如青金。塊方成。下再研如粉。

神仙勞名始見董西園醫級。此書四部舶來。荻野福井各藏一本。餘入江戶。

此病蓋因胃口蓄血而生。是以不食至數十年。蓄血能養胃氣。故不死。用藥亦非數年則無効。宜溫胃湯。後以禹神散攻之。按醫史丹溪翁傳。及垣赤道人吹影編。論似此證者。宜參考。

凡胃中陽氣盛則不傾。若胃陽虛則必側垂水飲因乘之。名曰澼囊。然按之不應手。但以腹痛嘔吐爲徵。宜溫脾湯。若不愈者服白牛酪効。按時還讀我書續錄云。荻野台州曰。

澼囊者。醫學正傳引東垣云。痞爲窠囊者。用紅花桃人。據此則澼囊兼蓄血。宜溫脾湯。兼用血劑失笑散類。余嘗觀所吐物與溫疫蓄血所下物同色。故知其兼血也。

腸覃在臍下子宮內。幾與胎相似。而經水將來。其痛不可堪者。服白馬溺効。按用硇砂亦佳。後條可徵。

硇砂能治產後腹痛。

帶下者其病從帶脉下流。故名帶下。蓋其始水飲聚於衝脉。傳於帶脉。以入于子宮。與血凝結爲帶下也。故與生姜瀉心湯去水飲。以坐藥去凝結則愈。凡用坐藥有法。深入子宮。則其痛不可耐。若但在於陰口則無効。正在陰中稍近于子宮處爲妙。妊娠者三月後不可施坐藥。固雖無害於胎。適脫胎則歸其咎於此故也。按台州園坐藥方。杏人甘草各三分。丁香一分。枯礬六分。片腦五厘。右五味爲竅。三日一換之。

婦人淋疾與露蜂房散有捷效。按露蜂房能醸乳。今與淋同其治妙。

崩漏與帶下同因。蓋水血混淆則爲帶下。不混淆則爲崩漏也。

肝氣厥逆爲耳聾。耳聾者以瓜蒂散吐之。後與柴胡清肝散類。若虛者先與清肝散。候其實可吐之。大率百藥無効者。得一吐必愈。

帶下有成虛勞者。其初以寒熱往來也。夫帶下鬱則

生熱。係少陽則成此證。子宮亦屬陰厥。故睡覺時唇舌乾燥也。

華岡青洲

青洲學識才力。較之良山友松、不無軒輊。而專以精思攻苦踵車涉歷之故、其治術多出人意表。盖青洲次諸彦之後、熏陶之力固多、加之治瘍之聲獨擅海内。此其人與時爲得宜也。

夫欲善外科。先宜精内科。何則瘡瘍雖百端、不能出於陰陽虚實。苟審之而施之治法。則於外科無有間然矣。青洲内外洽應。無不曲當。由其脉證分辨處。無不清晰。更由其内外合一處。無不貫徹也。

學醫者如宋儒窮理。不先格知人身道理。而後審疾病。則不能至極致矣。拙軒曰。青洲翁常誦醫唯在活物窮理之語。以教誘後進。洋學未闢之前。早着眼於此。故其截斷之術。窮洋人所未窮之理。翁之於瘍科。所謂斗南一人也。

失榮氣癭委中毒三病。先哲以爲難治。予亦未得其治。嘗視橋本驛工匠某左頸下發如瘤者。因諭价者曰。此氣癭。恐數日後出血至死。果如其言。又視同病者。不過四五日。迸血而死。如委中毒。膝脛漸肉脫。骨尖黑蝕。惡汁出而死。世醫動謂治此病。審之時毒就足脛而漫腫者耳。

和州一婦人患失榮。瘡未飜肉。而口禁難飲食。試用五寶丹。腫稍減。口能食。而遂死。又一人與猛升汞丹。大瞑眩而病頗差。後再發至不起。

凡腫塊有動氣應手者。所謂動脉也。不可妄刺。誤之則迸血便死。

世所謂神仙勞者。與抑肝扶脾散。莪棱爲主。兼服辰砂散或左金丸則愈。

肺部有毒者。必見數脉。不可忽。若微咳帶咽痛。或吐白沫。脉數者爲癆狀。遂至死。

畜血下利者。不可攻。攻之則反促死。宜諦其腹候及舌色。千金黄土湯。或黄連解毒湯主之。

傷寒汗出惡寒。近衣被則汗益多。去之則惡寒反甚。數日不差。與柴胡桂枝乾姜湯、桂枝加黄芪湯等。無

效。或讝語不食。終至危篤者。盖有二道焉。一則内熱熾盛。津液溢表者。爲越婢湯。一則表虚多汗者。爲温經益元湯。此證必舌上見白點。

一處女年七八歲。兩脚痿弱不能立。右足心發水泡。其狀如火傷。刺之水出泡潰。而外生紅暈。按之微痛。經二日水泡及足跗浮腫。指頭色點黑。此痿弱更不能流通血氣。故爲毒腫也。先與桂枝加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則愈。此即東洞先生衣鉢。東郭先生亦續其傳燈。

蝮蛇咬。内服烏頭湯及紫丸。外塗柿實汁則愈。

石淋非生會陰者。多生在陰莖中。割斷去之。縫合貼

傷下脱活字

膏内拂鶴羽莖補便道爲妙。

手足創傷絡噴血不止者。醫或縫裁其絡。而血益甚。是與刺委中尺澤時。縛其上際則血愈出。其理同。

小兒解顱初起者。急與葛根加朮附湯兼以紫圓攻之則效。其證已成者。攻之則促命也。紫圓能治上部毒。七寳丸能治下部毒。或以乾坤爲二丸名。有理。

創家。眼中見黄色者。爲脱血候。

咽喉創係氣道者。小則治。大則不能治。如食道創。雖稍大多活也。

破傷濕治方見證治準繩。然不如越婢加朮附虎杖

莖湯神効也。拙軒曰。虎杖根解散凝結。虎杖莖治破傷濕灸火熱。見青洲醫談。

臟毒看法。先控肛門。穀道腐蝕爲廣濶。下如赤豆汁。其臭甚者臟毒也。毒甚爲翻肉者多不治。

舌疳療之。可救十之八九。先割去其腐肉。用熏藥爲主。然腐蝕及齒齦者不治。

癩瘑眼目緊縮者。瞳子散大者。倶不治。

乳漏久不愈者。始以袪毒膏爲紝。後以長肉膏換之。内服葛根加朮附湯兼用端的丸。又毒凝結者。大黄牡丹皮湯伯州散選用。

腐骨疽。近胸腹及五臓者。不可納紝。紝之則反見脱状。

眼胞或脣吻生疣瘤者。向裏面取之爲妙。

腫瘍見流注状者。不論何因。與越婢加朮附湯而可。此初起者。至日久者。不割破去膿則無治法。

黄瘅始萌。以三候爲徴。曰眼中黄。曰心下痞。曰小便黄是也。雖身色如故。有此三候則爲確矣。又瘅愈以眼黄去爲徴也。

喘息劇者。麻杏甘石湯或麥門冬湯方中加沒食子效。蓋沒食子能袪胸中膠痰。而世醫知者鮮矣。拙軒曰。治破傷濕以虎杖莖。治喘息以沒食子。皆翁之發明。亦窮理中之事。

痼疾與汞劑。以小量長服爲要。譬之如戞天灌一壺水於地上。漠然無痕。以小酌屢注。則水自徹底焉。

走馬疳。其毒甚猖獗。經日則爛齦腐骨。遂至死。若初起口臭出血時。早施治則尚可救。文化十年六月。一兒年八歳。患此證。其腐已及齒齦。齒脱三四枚。服以蘆薈消疳飲兼以人中白散。不出旬日愈。齒再生矣。

痘疹雖出于後世。其證之陰陽治法之温清與癰疽無異。許叔微曰。能醫傷寒。則能醫痘疹。能醫痘疹。則能醫癰毒。彼自傷寒悟入。此自癰疽悟入。道異而理同。名工所見略相同。

風眼破潰。出血不止者。犀角地黄湯兼三黄湯效。血

止而痛不止者。與通明湯。外施蒸藥則愈。

婦人頭瘡久不愈。諸藥無效者。與桃核承氣湯。兼用桃花散則愈。塗挑人油亦可。

冷痢誤用疎滌劑。白膿反甚者。與東井和中湯效。

産後遺尿者。與参芪湯加附子效。蓋方中益智倍加爲妙。又一方紅花洋参各一兩。右二味剉。用鴛一羽去腸納之於腸中。燒存性。温酒送下。

甘草乾姜湯能治自汗盗汗。其理與承氣湯治陽明自汗同。此湯又治胸脇偏痛。此皆毒迫于心胸所致也。世醫不知之。徒就汗與痛施藥。宜矣不得其治。

産後暴泄。與胃風湯速愈。若數十行後。心下痞滿者。宜與生姜瀉心湯。

或曰。走馬疳疔之類或然。余視至其死者。與疔無異。

喘家以紫金丹攻之。則吐濁唾與痰而愈。白散亦能吐痰。然彼專吐在肺管者。此專吐在肺府者。其部位自異。

解顱初萠。與葛根加朮附湯。時以紫圓攻之則愈。若漸甚如斗大者不治。又小兒四肢痿弱者。用前方而愈。是其證異而其毒同也。若痿弱脊骨突起者。及左右證異如偏枯者。不能急愈。

凡欲用麻沸散。先與半夏瀉心湯疏心下。而後不用之則不能奏効。此法自奥村叟吐法脱化來。

夫欲與麻沸散。宜審其診。若血色不爽。胸中有滯痰宿水。或心下痞鞕者。不可與之。先治其證候而後不施之則誤人不鮮。又服麻沸散不瞑眩。則不可施術。誤施術則亦害人矣。

服麻沸散。瞳子散大。脉弦數者。是爲瞑眩之候。

發癇角弓筋惕。氣急促迫。或吽呼者。與甘草乾薑湯効。

委中毒。初發寒熱甚。委中腫痛。後黒色腐壞。鍼之黒血出。無膿。氣膝蓋肉脱。宛如天刑病。然其證固屬不治。

氣瘤氣癭。不可妄下手。反生害。

痙病。初發必兩腮剛強。先與葛根湯。可鍼於合谷及髮際則治。若見脱候者。十全大補湯加荊芥附子。兼用豆淋酒加荊芥。然角弓反張甚。水藥不下咽者。及口開者不治。傳云。痙病握手者。剌合谷穴。其深一寸五分。或二寸。剌髮際以淺爲佳。鐵鍼尤良。

破傷風。其初項背強。或言語蹇澁。寒慄者可治。宜葛根湯續命湯類。無患子虎杖莖二味煎服亦效。若至角弓反張。則多難治。産後痙病亦同此法。

瘂病脈浮濇爲吉。若浮數者必再發。

一婦年五十餘。患舌疳。其形舌傍疳蝕爲翻肉。而腐爛及于齒齦。乃以腐藥拔去其翻肉。服以黃連解毒湯。而外用熏藥者凡百日餘。毒盡病全愈。

行熏藥者。後不用下劑則無全功。舌疳者用紫圓。若由黴毒者。龍門丸主之。

近世患真流注者甚少。今見流注狀者。身體必爲瘡痕。與外科正宗所論大異。一人年二十餘。腋下漫腫。按之少痛。其狀似瘰癧。而其左足有瘡痕。因爲外因流注。與越婢加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愈。

留飲兼畜血者。非精腹候則難得其辨。

鶴膝風或結毒頑固難拔者。宜烏頭湯桂枝加朮附湯等加角石。凡治毒難動者。爲角石專長。

黴毒上攻。凝結頭項者。與桂枝湯加茯苓蒼朮烏頭細辛防風。兼用消毒丸。

苓桂朮甘湯加附子。能治黃胖病。胸中有動氣者爲鐵粉蜀漆主治。

癩疝施鍼刺。清水出者不膿潰。血水交出者必膿潰。膿潰者反易治。

腸痔血出者實證也。水血交出者虛證也。

乳岩有經水者易治。經水斷者難治。又乳岩者懷孕則其核忽成大也。

脹滿一證。有因水氣者。有因氣結者。水氣者屬實。故易治。氣結者多虛。故難治。

吉雄元吉曰。患脹滿而死者。荼毗之。腸中一塊凝然存。視之堅硬如石。西洋人曰腹脹病。動脈大管生。如肉瘤者。四肢血脈爲之妨害。漸至手足削小。或然。

狂癇血暈。其證相似而異。不可不辨。狂者妄語不止。癇者易驚物。劇至角弓反張。血暈精神昏冒。甚者口噤。此證汗出脈無胃氣者死。

瘈狗傷外貼中黃膏。加杏人甘草。內服黃連解毒加木鱉子。兼食蟾蜍膾爲良。

脫疽覺痛者未腐蝕也。不知痛者既腐蝕也。

淋疾爲小便自利者。與參蓍湯加附子效。

肩凝腰痛。左手有創。右手有塊。處處疼痛者。流注毒也。宜與越婢加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若虛脫者宜參蓍桂附劑。

金創在膈膜者。不論遲速必死。在臍上者爲險。在腹者不用紩。近臟腑故也。

礬石巴豆斑猫烏頭等毒。皆屬熱。故解其毒以冷水

爲佳。按天地間不論草木蟲石。凡稱酷毒者。皆辛熱品也。故解毒藥以苦寒爲主。如黃連解毒湯苦参湯是也。

腐藥最爲瞑眩。不可不知。一病人臂上施腐藥。其毒忽上攻衝心死。

腐藥瞑眩。其證微者惡寒發熱。或渴。或飲食不進。劇者煩渇或煩悶。其毒迫于心下。遂至促命期。急當救之。宜黃連解毒湯。甘連加石膏。綠豆湯等。

産後戰慄者。血氣新虛。邪氣襲之也。先與荊芥沉香湯。或與十全大補加荊芥炮姜。更虛者又加附子。蓋戰慄至四五發者難治。然脉緩者可愈。緊數者爲不治。

産後血虛。舌赤爛痛者。八物湯加鹿胎霜奇效。鹿胎霜亦能治産後下血不止者。

身體疼痛。概因血氣凝滯。如金創天刑爲痛者是也。故與行氣劑則愈。

癩疝病根抵于少腹。故大腸下垂陰囊也。宜先辨其難易而施治法。陰囊偏墜漸腫大者易治。陰囊有消長而痛引少腹者難治。余嘗遭陰囊消長證。施針刺則大便隨下。不堪臭氣大困矣。又有因黴毒偏墜成頑肉者。宜以剪刀割去之。若貼腐藥反害

胃脘癰。疑似肺癰。而不止肺部。痛亦連少腹。吐膿血也。治法宜排膿散桔梗白散。

小兒發解顱者。其初必發熱。牙關緊急天吊。宜先其時治之。葛根加朮附湯。兼紫圓爲得矣。若解顱證已具。多不治。

角弓反張。無吐下者。急驚風也。搐搦上竄。吐下者慢驚風也。四逆湯。柴胡抑肝湯。惺惺散。清脾散。或的里亞加隨證投之。後藤氏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未知其應否也。急驚風則病間明了。慢驚風則病間似睡。以是爲別矣。慢驚風則發以上必昏冒。多屬不治。

偏枯不論老壯。可用桂枝加朮附湯。其急迫者。以紫圓下之。診其腹不拘急者可治。拘急者不治也。是氣不能循環者。故雖下之拘急不解也。

中風偏枯。發作有時。多屬癇家。桂枝加苓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藥不久服則難治也。又婦人手臂屈伸不止者癇也。大七氣湯治之。有奇效。拙軒曰。以上數十則。盡是實際實語。翁精神之所注。百讀不厭。學者宜奉爲金科玉條。

往年門人服部方行字子執。上醫員。村喜先生説。就其書中抄錄之。爲敘其略曰。先生醫術。內外一理。隨證應變。渾從實際來。故方有準則。術有活用。後學不可以不

研究焉。因請正於余。時方行嬰脚疾。遽沒。後余有此著。乃删潤其稿。以表遺愛。且繫以小詩云。多年曾樂與余遊。豈計愁遺忽一秋。殘月當窗人不見。滿天風露滴空樓。

先哲醫話目錄

下卷

永富獨嘯庵
惠美寧固
福嶋愼獨軒
田中適所
福井楓亭
高階枳園
多紀桂山
多紀茝庭

先哲醫話卷下

信濃　淺田惟常識此著
信濃　松山挺資剛校

永富獨嘯庵

獨嘯庵能脫洒風塵。義氣慷慨。似不屑醫。而至其失鑒誤治。詳錄以為後圖。是以年雖未滿強仕。治術多可見者。今就其遺著鈔一二云。

痢疾初起。尤可重發汗。而俟邪氣聚于胃。與大小承氣湯為得也。按疫痢汗下之機。最為緊關。其初發汗徹透。則十可治七八。若裏證不失下劑之機。則痢後諸患無起。誤其機。則多至脫候。

傷寒二三日。脈沉數虛里如奔馬。或心下痞鞕者。後皆為大患。

病勢緩者。死生易審定。如勞瘵膈噎鼓脹之類是也。病勢急者。死生難預決。如傷寒麻疹痘瘡之類是也。醫須精苦。勿誤此機。

癲癇固為難證。而男子情慾未發者。女子天癸未至者。灸藥得當。則十可治四五。但稟之於先天者。決為不治。

家猪膽。通壅滯。下逆氣。功不讓熊膽。熊膽多贋。非精

鑒者不能辨也。拙軒曰。按諸膽功用相均。牛膽猿膽亦可代用。勝賢熊膽遠甚。

韓参潤渴。下氣。其功過諸藥。而世或謂韓参製焙失其性。不如芳野之產。可謂冤矣。余聞之對馬人。韓参肥大長四五寸者。人含之則走。不必喘。雖冒煙火。亦不爲熏殺。又聞插花者言。採牽牛花。㕮咀韓参。傳其莖中。則不急萎。蓋韓参當暑月。浸諸甌水。俄而噴出泡沫。如濁酷淳沸之狀。故用之。足以見此說之確矣。

今世患黴毒者。多兼氣疾。故處方不兼理氣之藥。則毒氣凝而不散。

淋疾痔漏。亦因氣發者。不爲少。攻之兼理氣之藥可也。

痿躄初發。其人無濕毒及瘀血之諸證。而心下痞鞕

弦急者。是爲氣疾。宜吐之。而後服瀉心湯爲佳。

勞瘵不可治。似勞瘵者可治。膈噎不可治。似膈噎者可治。世醫動謂能治之。蓋其似者耳。

吐血因酒者易治。因氣者難治。一發尚可再發多死。

吐血後見腫者危矣。

人多思慮。火易動。火動則津液涸。加之恣慾則爲腎勞。腎勞亦多氣疾。

氣疾爲痿躄者。其陰多先縮少。及其將愈。其陰先舒暢。

黴毒稟于胚胎者。決不治。假令一旦得痊。後必發爲人父母者。可不愼之於其初乎。

瘧病有表證。而手足拘攣癱瘓者。以葛根湯發之。表證既去。拘攣癱瘓不休者。與大柴胡湯而愈。

中暍吐瀉。手足厥冷者。有二途。一宜四逆湯。一宜白虎湯。醫應湛思診之。霍亂熱厥冷厥之辨。亦宜審之。

金匱胸痺心痛之治方。多用桂枝附子。而澆薄之世。人民黠而多欲。以欝蒸氣火。故可苓連者多。可桂附者少。宜勿詳其證候而誤之。仲景門牆之外。別闢畦徑。非精思治術者。孰能爲之。

產後血氣易涸。尋勞傷精神。則舌乾泄利。發咳爲勞。

又新產時惡露不全盡。則凝結上衝。舌爛泄利。發咳爲勞。蓐勞說二途。誠不磨之論。專門產科。恐未能明悉此義。

傷寒二三日。心下痞鞕。脉沉數者。後爲大患。可微吐之。傷寒行吐。不可過二三回。得一快吐則止。用瓜蒂三分若五分。其治一逆。則急者促命期。緩者爲壞證。

傷寒與承氣湯不得下者。當行吐方。而後再下矣。此諺所謂欲得南風。先開北牖之意。尿閉亦有此法。陳修園曰。譬之滴水之器。閉其上竅。則下竅不通。去其上竅之閉。則水自通矣。用補中益氣湯。或吐法甚妙。是也。

傷寒外證已解。胸中有停痰宿水者。微吐之。

月事積年不來。心下痞鞕者。及淋疾濁證。心下痞鞕

諸藥無驗者。當先與吐方。而後服對證藥。

瘘躄初起。暨病將發者。其心下有痞。則先吐之為佳。荻元凱曰。暴得瘘病。腰股兩足皆不遂。脉滑而有力者。宜先與吐方。而後用烏附劑。

欲決病之治不治。定死生之期者。當審腹中虛實。凡候腹之法。如易而實甚難。何則有如虛而實者。有如實而虛者。有因邪而虛。邪祛而實者。有因邪而實。邪祛而虛者。其訣得於手而應於心。父不可以喻子焉。

水陸草木之花實不一。有乍開乍落者。有倏花倏萎者。有花盛而無實者。有無花而結實者。有花小而長存者。有花大而乍落者。疾病之染人亦如此。醫當察

其開落之機。愼芟刈之期。

醫為病制。則雖藥峻劑大。其病不易治也。醫制病。則雖藥慢劑小。其病可治也。醫宜謀諸未病之日。徵諸既病之日矣。拙軒曰。醫為病制。醫制病語極妙。醫書中無此文字。學者免為病制之醫則難矣。

閲諸病者。不治而自愈者。百人之內不過六十。其餘四十人者必死證。十人者難治。十人者險證。非良醫不能救。特下工所療者十人耳。世醫不知此區別漫忽施治。取狂妄之名。遂歸罪於古方。何不省之甚哉。余奉古方。以汗吐下之方。療癲癇勞瘵喘息鼓脹嗝噎之類數年。始知此區別。診視不迷。左右逢源。而後信古人之技。不在既病而在未病也。

惠美寧固

獨嘯庵遊藝州也專講吐方始學之者爲奥文叔其次爲惠美寧固寧固亦與吉益東洞切劘古方別爲一家其徒所著寧固醫談吐方私録吐方撮要斑斑可以徵古方之盛焉

淨心誠觀曰四百四種病以宿食爲根本三塗八難以女人爲根本又南海寄歸傳載斷食療病擬之則食之一途爲病最夥而吐之一法祛病最爲捷徑矣（拙軒曰百病飲食爲本人唯與口謀而不與腹謀故往往致災將食問諸口曰可也問諸腹曰未可也乃止口從腹從而后下箸此是養生第一義右出廣瀨梅墩塗説雖不關吐法語甚有味）

水氣妨氣道喘急腫脹者宜鎮氣道水氣越婢加朮苓木防已加苓兼服石中黃丸爲佳

食慾之害人甚於色慾而世人徒知色慾之害不知食慾之害悲夫

小兒疳眼大人雀目皆因胃中宿毒妨害精氣之運用小兒早斷乳爲飲食者此證最多按其腹心滿故祛胃中之毒爲要

傷寒病胃實與水結易混而水結證有宜下劑者有宜附劑者舌胎脉候當精思甄別

消渴有因黴毒潜伏者不可不知

因閉逄（方名）瞑眩而口中腐爛者將嚴醋少少嚥下爲佳若煩渴熱者白虎湯加黃連咽喉及口中痛者甘連湯加大黃桔梗

天行熱病而手或舌上瞤動者爲凶候（此證有發癇卒厥而死者不可忽視）

病後禿落者貼蒲黃霜爲佳（拙軒曰此證反鼻霜麻油調塗患處亦佳）

小便閉者瓜蔞實二錢爲散服效此理可玩

狂喘勞三病皆屬胎毒毒攻心中者曰狂攻骨胤者曰勞攻胸膈者曰喘其根同而枝葉異也若狂愈而爲勞者死

大便閉與巴豆大黃等不通者他藥中加木香效（按三和散中木香即此意）

渴有因水氣者有因熱者又有病將解而發渴者可辨

傷寒有自得吐者爲佳兆若不吐則爲結胸若欲吐不吐者可與一物瓜蔕散

動悸有因氣血凝滯者凡血氣之所凝皆爲動悸不止心下也

喘家不可妄吐苓桂朮甘湯加蘇子杏仁佳

禿落宜苓桂朮甘湯雀目亦與之蓋此二證爲同因

何則水氣凝滯於頭中。毛髮不能爲之榮。故禿落。水氣壅遏於上部。精華不能爲之注。故晡時失明。其理一而方亦活。拙軒曰。融解貫通。圓機活法。

黄胖。其因多屬胃中不和。爪甲白剥者。胃氣不足。氣血不能達也。

一男子頭并兩手振掉不止。得之二三年。腹中和。飲食如故。余謂仲師所謂四肢聶聶之類。與防已茯苓湯愈。

和胃湯本於芍藥甘草湯。故任脉拘急者。與之尤效。若不差者。爲建中湯。蓋此證擬似柴胡湯。然柴胡專係心下。此方全涉腹中也。

山錫杖一名土山母。主瘀血痛。故能治產後手足疼痛。

小便閉。先與調胃承氣湯加滑石爲得。按難峯方。治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厥冷。無脉。以大承氣湯。此即通後竅而前竅自開者。此方即係前後雙解。亦一手段。然施之於虛憊溺閉者。恐生大害。金匱八味丸主治。宜參照耳。

陰狐疝多難治。而胡蘆巴丸能治之。予近得之於江都醫人稻村三伯者。

治舌疳。椰子油一味煮沸。以木綿浸之。色黄爲度。將其綿貼疳上。以燒鍼熨其上。日二。以不堪其熱爲知。内服涼膈散加石膏。時時與豆黄丸下之。拙軒曰。此方奇甚。他日須試之。燒針直刺疳上。止腐蝕者。予亦屢用。十中可治三四。

鼓脹。勞瘵。陰狐疝。膈噎。天刑。喘息。肺痿等。槩屬不治。故不敢下手。

反胃。先與柴胡瀉心湯陥胸湯等。疎其胸腹。而後與吐劑則全愈。

遠年患腹痛者。吐之則愈。又安中散加姜黄。蒼龍丸奏效。

漆酒治瘀血痛。其効勝於起癈丸。又能治舊腹痛。中其肯綮者。必發吐下。

凡欲行吐方。先審其腹候。其心下堅實者。與瀉心陥胸柴胡之類。制其胸腹之毒。一二月或三五月。而與吐劑爲得。不然則吐方無效。且不堪瞑眩也。土生昌有嘗從寧固受吐法。其說曰。凡用吐劑。先與黄連解毒湯六七日。而後用之。結朝啜熱稀粥一椀。禁午食。瓜蔕散六分。以豆豉湯送下。少頃爲吐。吐了。又與瓜蔕散如前法。又吐了。更服鹽湯一椀。吐之。又將拈紙探吐。凡吐四次。始藥力達肯綮。而後徐徐進熱稀粥一碗。又與黄連解毒湯六七日。或兼用滾痰丸。此吐法之大聚也。宜參用。

心下有小塊。或病毒妨氣道。短氣者。不可吐。

服駿下劑。以平且爲是。前夕宜減晩餐。其明服之。若食穀在胃。則反發嘔吐。無藥效。如微下法則非此例

也。

用瓜蔕散。瓜蔕三分。赤小豆三分。亦以平旦為是。服畢將吐者。一人持其首。一人按其章門穴。以要快吐。吐時宜少俯首。其人嘔氣不止者。藥力在中也。宜強吐之。或壚湯促之。胸中煩悶者必發吐也。若欲止者與砂糖湯。若病不差者。又當與獨聖散三分。此機非熟達者。難施用。凡服瓜蔕散後下利者。為吐已之候。又發渴者及舌上發黃黒胎者。為毒盡之徵。吐後一日禁食餌。至翌日少與糜粥。不可遽食膏粱油膩。若犯之滯食至死。

淋疾小便難通者。蠶砂二錢。滑石一錢。甘草五分。煎服頓愈。

老人患淋疾。四五年不治。或至死者。是積年之毒。流注於膀胱也。其治在胸中。宜三黃瀉心湯加阿膠滑石。兼化毒丸。

淋疾先施對證方藥。外以手巾浸熱湯。蒸腰眼八髎邊。又將陰莖挿入竹筒中。蘸之於熱湯中。須臾欲小便時。以手摩擦小腹通之。所謂閉術。一蒸一擦。互施之。下焦氣運。小便分利。不然則雖服藥無速效。

千金漏蘆連堯湯。以芎藭代漏蘆。效。大黃牡丹湯亦以白芥子代瓜子。白芥子能散血故也。按聖濟總錄大黃牡丹湯用消石芥子。名大黃湯。與此說暗合。

外臺桔梗湯能治肺癰始萌者。雖證候未具。口有腥臭者。用之尤效。敗醬或代葶藶。

小兒陰狐疝者。水氣着經絡。注陰囊者也。附子茴香甘遂之類。為末服之效。

小兒喜食焠炭或壁土者。輕粉砂糖等分為末。糊丸服之。消疳飲紫圓亦效。

小兒聹耳。獨聖散點入於耳中。則黃水出。即令兒橫臥去其毒水。

啞者係胎毒壅閉上部也。耳不聾者可治。聾者不治。

小兒初生。湯藥不能下咽。而溢鼻者為惡證。

小兒驚風。角弓反張欲死者。紅花鬱金等分為散。以新汲水送下得效。

生兒兩手瞤動如弄傀儡。臍下左邊拘急者。與千金陷胸湯。兼用紫圓速效。凡毒着胸中者。陷胸湯主之。

胡黃連能解胎毒。故古人往往用以治小兒五疳。今甘連湯加之特效。此品本草云。治女人胎蒸。消菓子積。亦可活用。播宗仙院以此品一味為糊丸。治婦人惡阻不止者。亦奇驗。

婦人赤白帶下其病多根抵於心下。故與三黃瀉心湯加阿膠滑石。兼用化毒丸。

凡不論男女。中年以上。腸胃生癥癖。腹底如石者。及平生舌生黄黒者。若得新病。雖輕淺荏苒延日。治之有法。當先治其新病。若誤攻其癥癖。則反生大害。若新病差後。其癥可攻。則當治其痼疾。仲師先治其卒病之旨。其説最著明。

婦人前陰生蟲者。與汞劑效。此恐陰蝕。俗擦以輕粉速愈。

婦人陰門大腫者。龍膽瀉肝湯効。

婦人經事不調。因飲食者。多下白濁汚物。宜審耳

一婦人崩漏百餘日。衆工束手。余與茯苓四逆湯加浮石愈。

子痼。世以爲胎中子病。誤也。此證多因催生。水毒衝逆者也。故與瓜蔕散吐之。則分娩而其證速愈。又與千金陥胸湯熊参湯可。蓋此證與産後痙病相似而大異。

姙婦惡阻。飲食不下。諸藥無効者。宜桔白丸。恐桔梗白散爲丸者。

難産者。得小吐則愈。是升降氣通故也。世醫或用鹿角菜雲母。余概用瓜蔕。

一婦産後腫脹數日。氣息促迫。喘滿絶汗。小便不通。食不進。衆醫以爲不治。余謂留飲之所爲。與甘遂半夏湯。一服淡水吐出。須臾瀉下如傾。諸證漸愈。

一婦平生便秘。心下動悸。加之頭熱。不堪風寒。耳前後生疙瘩瘡痒難忍。歴三年而不愈。與反鼻解毒湯。芎黄散安。

産後胞衣不下。氣逆吐臭沫者多死。

産後血暈。有屬水氣者。不可不知。

産後失心。不省人事者。得吐則愈。又有宜附子瀉心湯者。

膈噎。壯年者可治。四十以上者。必不治。

膈證心下結塊纍纍如拳者爲惡候。又舌上發紫色斑者同之。

人過強仕而發膈噎者。此年來宿毒凝結于胃中。漸上迫塞於喉間。胃中爲之萎縮頑固。按之自心下至臍下。如撫竹筒也。此證誤與吐劑。則不堪瞑眩速死。

世所謂肺痿肺癰。間有屬胃口留飲者。今以吐劑湧之。膿血粘痰多出於食道。不可概爲肺而治之。

鼠毒散漫周身者。必發熱。宜刺委中尺澤出血。

中砒石毒者。與白虎加黄連湯。飲冷水亦佳。

桔梗能内托瘡腫。治咽喉痛。亦不過此意。此品生乾尤效。水晒者無效。本草綱苦梗者。恐是生梗。

曲下脱直字

樺皮能排毒氣。永田德本多用之。曲瀨道三亦使之。樺說見本朝醫談青嚢瑣探。未確。孥固單用樺皮。近是。○拙軒曰。青洲翁荊防敗毒散加樺皮。名十味敗毒散。爲諸瘡套劑。蓋本此。

仙人草專治口中病。故瀉心陷胸等方中加之妙。

脹滿皷脹。其發非一朝一夕之故。若病欲解發大熱。或發譫語者。爲吉凶之界也。

脹滿皷脹絶穀者。與赤小豆蕹等間效。

五寶丹能治痿躄。不可不知。世醫以五寶丹爲專治上部結毒之藥。故有此言。

舌痏難治。但痛者可救。

吐血下血色黑者不可止。鮮血者可止。灸命門捷效。

健忘屬畜血者。宜抵當丸。

頭汗多因胸中逼迫。故結胸類必有之。

脚氣衝心。與控喘丹效。

脫肛不愈者。食鱉頓愈。若愈後發咳嗽者。遂成勞狀死。

張子和曰。水病脉洪大者可治。余驗之。洪大者屬實可治。若弦滑者必有急變。

嬰兒頓嗽。與左金丸愈。蝙蝠霜亦効。蝙蝠霜名獨聖散。片倉鶴陵用鼷鼠霜亦効云。

一士人年三十所。項背強直。不能回顧。加之背肋牽痛。右脇下鞕結如伏卵。捫之不堪痛楚。其狀如木偶。起居動止皆廢。衆醫治之無効。余診之曰。他年肉食之所毒。不祛宿毒則不能愈。某曰實然。去年役于江户。屢食野猪。爾後發斯患。因以陷胸湯桔梗白散吐下之。尋與國木湯加土茯苓全愈。余常以土茯苓解肉毒。故加之。

小兒痘後顔色萎黄。吐乳者。上焦欝毒未解也。與紫圓三丸。日三服愈。

救急易方以蝸牛水治消渴。余乃治消渴。用蝸牛霜。

反便捷奏効。因名三國散。取之於莊子則陽篇也。

一夫得病二三年。頭面及兩手大戰掉。胸腹無餘證。飲食二便如常。此病在絡者。古人所謂四肢聶聶動也。宜防已茯苓湯。

霍亂不止。夏月四時共有之。小兒尤多。大抵理中湯主之。按外臺有冬月霍亂字可徴焉。

産後痿躄爲難治。初服烏頭桂枝湯。尋用荊芥湯而已。或間服汞劑效。

一婦乳岩腫起頗難治。一夜夢友人來告曰。宜當歸生姜羊肉湯。余從其言用之。大托膿血。因兼用鬪逢

丸梅肉丸等全愈。（羊肉吾邦乏用。今代用牛肉。）

水腫堅實肌表見紫黑色者屬實也。宜發汗。一人年五十許患此證。余與麻黃加朮湯發汗數日全愈。

水病急大汗出或急泄利或急腫減者反爲惡候。不出四五日死。又有醫數下之續爲大下利腫氣急減而死者。蓋治水氣之法。譬之於傾滿盆泥水。急傾之則滓泥必着盆底。緩淘以傾之。則水與泥滓同去。故與汗下之藥要緩攻。若急攻之則病去身斃。不可不愼焉。

仲師曰。水病脉出者死。譬之於溺水者有生氣者必沉。既死者必浮。其元氣衰者。脉自浮。元氣不衰者脉自沉微。故水病脉浮滑爲凶。沉實爲吉。聖訓千古不磨也。

腋臭及聤耳有膿者。皆屬胎毒。

過酒後吐下或心下痛者。葛根黃芩黃連湯有效。（按傷寒論。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條柯琴注云。仲景用方愼重如此。言外當知有葛芩連以解肌之法矣。偶與此符合。）

下後心下痞鞕不能食者。茯苓飲尤効。（按吳氏曰。痰邪留於心胸令人痞鞕。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稟賦嬌怯。因下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益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宜參附益氣湯。此與茯苓飲證相反者。若誤投之。禍不旋踵。）

肺癰吐膿血胸中痛者。與對證藥。兼服伯州散則愈。

雀目與苓桂朮甘湯加車前子爲佳。

縮砂投酒中。酒忽化爲水。故能解酒毒。又并消食也。

中河豚魚毒者。可以藍汁吐之。染匠新製者最宜。凡中毒吐藥爲佳。藍汁即其一也。

凡服吐劑自辰牌至巳牌爲佳。服下劑以人定後臨臥爲佳。利水之劑亦然。夫人日中百事紛錯。元氣爲散。入夜安臥。精氣下行。故通利之藥最宜臨臥也。

小兒常食多好惡。日羸瘦腹滿者。由膏腴之毒熏蒸腸胃。故腹滿肉脫。飲食爲好惡也。治法宜驅腸胃之毒。流通津液。古人用消疳湯。亦不過此意。然此證多屬不治。

平素健啖者。有忽發身體強直或不遂者。不可妄藥。但減飲食則必自愈。（寧固曰。病多成於食毒。專用吐劑。而於此證云不可妄藥。高出前人一籌。）

衂血諸藥無效者。三黃瀉心湯中加荊芥二錢奇効。（按衛生家寶。治血氣妄行。其出如湧泉。口鼻皆流。側柏散。側柏葉。人參。荊芥穗。共三味。此亦荊芥爲効者。而其治虛實相反。並存而可。）

福嶋愼獨軒

愼獨軒嘗受松原一閑齋衣鉢。林栖於芳野數十年。志不拘檢。神情曠蕩。無甚可否。是以其理療自然融活。不似當時古方者流所爲。門人中川故能記其成蹟。著芳翁醫談。亦可謂翁之忠臣矣。

凡腹中有塊。而發攣急氣急等證者。不論血塊積聚與起癈丸效。

其腹有塊。而腹裏拘急。形體瘦削者。名曰乾血勞。起癈丸長服爲是。

反胃難治。然驅除停飲。和胃氣則得愈。宜長服小半

夏加茯苓湯。時時以大黄甘草丸。除其腐穢。

中風卒倒者難治。與附子瀉心湯。間得效。

偏枯言語蹇澁者。與麥門冬湯加石膏。但偏枯者與續命湯。此證石膏最爲主。一貼用至五錢。（偏枯用石膏。山脇東洋原之於續命風引諸湯。翁亦同時同見。所以古方盛也。○拙軒曰。麥門冬湯加石膏。似戾立方之本旨。然用之往往奏奇效。古方之妙。不可思議。）

偏枯癱瘓及痿躄麻痺者。皆係陽氣衰癈。故雖用烏附之類。不能奏效。

休息痢。因穢物不盡。宜服篤落丸下之。兼用半夏瀉心湯之類。

下利久不止。其證如休息痢。而無膿血。唯水瀉時作時止。腹滿時痛。瀉則覺快。日漸羸憊。面色萎黄。惡心或呑酸者。非巴豆則不能奏效。故用篤落丸。兼服半夏瀉心湯爲佳。紫圓治久痢。亦此意也。

癎證百端。不可枚擧。而眼胞惰數瞬。呼吸促迫。如唏之類。三黄瀉心湯最效。若衝逆甚。自汗出者。前方加牡蠣。若見諸怪證者。兼用辰砂丸。

癎家概治。千金温膽湯爲最矣。凡諸證變出不定者。皆係肝膽之氣欝。宜主此方。而勿眩其證妄易之。

上市賈人之子。卒然厥冷。戴眼不知人事。予以爲癎。

與三黄加芒硝湯。三日不差。因請治於松原白翁。翁與風引湯三劑而全愈。一男子年十有八。素患口瘡赤爛。一日直視不語。心下石鞕。醒復發。予擬前治。與風引湯十貼。始知人事。後與三黄湯全安。

癎家舌焦。或滑白如漬水者。内服麥門冬湯之類。外以黄連石膏末貼之則愈。

多羅尾侯性躁拘物。患失精數歲。與人並坐。而不自識其漏泄。諸治無効。予診曰此癎也。與三黄瀉心湯全愈。

内痔難愈者。内有結毒也。宜驅盡其毒。蝟皮最効。如

痔漏亦然。長服下劑。可蕩盡其毒。勿漫施外敷求速治。

病有不可不為者。如汗吐下是也。若失其機則病不治矣。有為之而不若不為者。如鶴膝風流注毒是也。何則節脉有條理。而皮外不可見。故妄施鍼刺。則多害屈伸。若服托裏之藥。毒氣外泄。終自膿潰。則無後患。余故曰。為之不若不為。治瘡腫者不可不知。

瘈狗毒齕。古今論其治。而至猫毒寥寥無聞。予嘗為家猫所咬。痛楚苦悩。不可名狀。因普搜毒獸咬傷之方。將水晶一味煎服。其病霍然如脱。後復發。乃作黃

連解毒湯加虎脛骨。兼服之數十日全愈。

余嘗見磨古鏡者。將石榴皮磨之。則銀光剝盡為銅色。乃知水銀之所忌。世解輕粉毒。專用石榴皮。洵有以也。

水腫衝攻。或脚氣冲心垂死者。取巴豆一味。去皮碎。與赤小豆合炒。而去巴豆。赤小豆一味煎服之。則咄嗟奏効。或赤小豆湯方中。用此品亦佳。

齒痛難堪者。宜桃核承氣湯。（齲齒斷疽牙府骨槽諸齒痛難堪者。余用之屢效。蓋屬血氣衝逆者多故也。）

一人患噦五十日許。衆醫束手。余審其腹候。與建中湯二劑全止。（按洋說以噦逆為膈膜攣急所致。建中湯所以効也。蓋翁非信洋說者。治術精思偶諳此耳。）

外臺瀉脾湯。治癥癖成勞者。世所謂積聚之類。有腹痛者。用此方往往奏効。

發狂者。與三黃加芒硝湯。兼灌瀑布泉為妙。灌泉法。使患者着褌。而以麻索縛之於梯。別以手巾覆其頭。而後灌百會。又以手當額上。禦眼鼻而灌天庭。次至胸間膻中。則其人易堪而克奏効。（泉水濁者不佳。宜擇清冷者。）

凡漫腫堅硬。皮色不變。而其勢甚熾者。以礬石湯蒸之。則能消散。懸癰淋漏痔毒之類最効。又治癱瘓不

遂不止。脚氣冲心也。

娼婦始入妓院。與客接十日餘。必發寒熱腹痛。俗稱曰溞腹痛。海蘿能治之。如寒熱不已者。宜小柴胡湯加海蘿。（按蘭軒醫談載海蘿湯治驗。可徵焉。凡海草能避黴氣。故京師妓院多食青海苔。大和本草云。楊梅瘡家食昆布。面不發瘡。是亦其一證。）

人中白能治血暈。不論產前後與金創損傷。以井花水送下少許。則暈立止。一婦人產後患口眼喎斜。半身不遂。余與桂苓丸料加沉香人中白而愈。以血分有病。人中白能治之也。（產前後。口舌赤爛痛甚者。以人中白貼之効。以能之血分也。）

金創出血難止者。以紙條緊縛之。以淡紅粉撒其間。隨縛隨撒。纏畢而不妄動則血止。如其更甚者。敷礬石粉。痛發必止。

痼家有數證。而屬火熱者。屬瘀血者。宜甄別舌上苔其色或黃或黑。常苦上衝。脉數而有力者爲火熱。宜麥門冬湯加石膏柴胡加石湯瀑布泉選用之。兼見血證者爲瘀血。宜三黃瀉心湯加犀角芒硝。或沉香姜黃之類。若手足痿躄者。宜天麻。間有婦人老後自愈。即與患痼之婦產後不藥而自愈者一理也。

禁口痢有宜半夏瀉心湯加檳榔者。有宜真武湯者。

不可概治。

婦人經閉。成癥瘕者。成鼓脹者。灸腎大小腸膀胱諸俞及腰眼。至十萬壯以上則必効。

黃胖用銕粉而不効者。宜辰砂。

一人傷寒差後。久不食。衆醫治之無効。余診之腹中有動悸。與桂枝加龍骨牡蠣湯。食忽復故。

醫有上工有下工。對病欲愈。執方欲効者。爲之下工。臨證察機。使藥要和者。爲之上工。夫察機要和者。似迂而反捷。此賢者之所得。而愚者之所失也。

人生固有自然之理。而疾病亦不外於人身。故醫審其理而治之。否則施治益謬。是以長沙氏之書。務矯其弊。可不鑒哉。

田中適所

本朝八九十年前。越前有奧村良筑者。始闡吐法。而其門人永冨鳳介著吐方考。荻野元凱著吐方編。田中信藏著醫事談。皆紹述師說。所裨補不爲鮮矣。

汗吐下異法而同歸。可吐而不吐。同于可汗下而不汗下。而世醫或遺吐之一法。故病處于不死不起之際者。比比有之。長門獨嘯庵特得其法。而其所著吐方考皆有徵驗。

余從奧村先生學吐方十餘年。而後行之。年不下數十人。頗知其效驗。然至其機變。則非言之所能盡。唯

考徵已明。試驗必審。精與識合。膽與信符。而後可庶幾焉。

凡欲行吐。當審腹候。按之不得其可吐之候者。雖上下堅實。不可吐之。

凡快吐者。必快下。上竅開而下竅通也。而張子和更下之數十行。是宜權其勢而斟酌之。

凡行吐法。得之於緩病。而後得之於傷寒卒病。則遠害矣。

癲癇者。以三聖散吐之。後與鉛丹劑佳。

喘息腹滿者。不可吐。宜回春紫金丹。若不滿者可吐。宜瓜蒂散。

傷寒汗出不解。胸脇苦滿。不欲飲食。大便或利或秘。舌上白胎。短氣而煩者。當吐之。瓜蒂散主之。失吐者死。

發汗吐下後。心中懊憹結痛者。當吐之。失吐者死。吐方或指梔子豉湯而言。

鹽湯吐。笑地黃吐。蛔五苓散吐。傷寒葱白湯吐。頭痛此數方非能吐。人唯在知其義。對其證而得其法耳。

反胃諸嘔。少腹有塊。動悸衝巨里。心中熱痛。飢不能食者。不可吐。吐之必死。

汗出而後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若胸脇滿而嘔者。其熱雖潮。未可遽下之。世醫不知此機。多方誤投。輕至重。重至危。悲夫。

下利下重。雖脉洪數。當審其腹候。有宜汗。有宜下。有宜和。不可一概下之。下如魚腦肝。食飲不下。脉細數者。數日死。能食而下膿血。久不已者。以腸癰藥治之。

下利欬逆。痛引脇下。不欲飲食。寒熱去來。欲爲勞者急下之。宜十棗湯。

醫之臨病。猶將之對敵。苟不得其時。不知其機。則一敗塗地。思之必精。察之必審。而誤者未之有也。書云。

惟時惟幾。天下之事皆然。不止醫事也。

中風口眼喎斜。或半身不遂者。與瓜蒂散得效。若卒中風者無驗。

痿躄多由熱氣上逆。故下焦氣血枯燥。而至足痿。此證必小便頻數。大便秘。後遺尿失禁。甚則下血而死。與吐劑。而後與白虎湯爲得。

耳病。用宣明論瀉青丸效。

被灸火發壯熱喘息者。小柴胡加黑豆牡蠣尤效。

腸癰經日屬陰者。薏苡附子敗醬散加黃芪佳。若痛甚者加没藥。

痘瘡至貫膿時。煩渴悶亂搐搦者。與風引湯效。蓋此證痘科鍵用滿天秋。活幼心法用辰砂益元散。而不如此方最捷矣。拙軒曰。運用自在。雖存於其人。古方之妙也。西土之醫家。或乏此識。藥方之日增月加。職斯之由。

不由邪氣而口中乾燥者屬血虛。故虛勞多有之。發熱亦有屬血虛者。不可不知。

生姜發開心胸結邪。乾姜溫散心胸寒冷。使用雖多。不過此二端。世醫無深知生乾之別者。噫。

休息痢屬疝者。宜當歸四逆湯。

禁口痢。不能納藥汁者。鮒魚爲泥。和以呉茱萸麝香少許。貼之於臍中得效。

食傷不吐下。難奈者。升麻鬱金二味。煎服捷效。

霍亂轉筋甚者。與理中加石膏湯爲佳。古人治轉筋。以理中湯加石膏。治胞衣不下。以平胃散加芒硝。其意難曉。蓋陰陽相摩。剛柔相濟。妙在其中。適所得之於實驗。其言非虛矣。

福井楓亭

楓亭醫術自是高手京師人傳其起痼扶衰懸決生死日時多奇驗今就其門人所記醫按提其要云拙軒曰楓亭翁喜讀千金外臺故其論病説方多本其書於先輩着眼之後欲別開生面不得不假手孫王二氏也滿清醫人無此見解

世有面色萎黃肌膚乾枯如老耋眼多眵淚鼻流清涕氣逆心煩胸中怫鬱按其腹鳩尾至臍腹任脉拘急如張兩紐按之則痛動悸甚脉多滑喜飲茶湯或喫雜食每眠睡心氣懶惰臨事狐疑或憤恚不樂漸目下足脛生微腫或中年夭折或痴騃全生者醫以爲黃胖或以爲癇治之無驗特不知此病本因情慾不遂飲食失宜不勝其勞遂蘊蓄濕熱其熱熏蒸爲面黃甚者鬱熱消爍肝膽憂慮恐懼百事不決晝夜不能眠以致此病也蓋此證有虛實之分肌肉軟阜者屬實身體羸瘦者屬虛虛證面部或足脛浮腫者無害若實證歷日足脛目下微腫者脱候也爲可畏余名之曰脾勞千金方所謂脾勞與此證大異本草百病主治鉄砂條所謂脾黃病爲猶近凡脾勞濕熱泛溢於膜外爲水腫者宜聖濟紫蘇煮散若鬱熱流於腸中爲脱肛痔疾者宜潤下劑但便難者宜脾約丸若下利不食者屬虛也若鬱熱侵

膽府則善衂移熱於肝藏則善驚恐熱鬱於胸背則肩強左肋攣急或咽喉不利如梅核氣或水飲客於衝脉咳嗽或心下如盤食不下時吐逆者宜半夏湯外臺方若噯氣呑酸心下痛者宜四味枳殻散蓋此證鬱熱支衝脉水飲不能爲之流通因心下悸若認爲留飲治之反生害但解其熱則飲自去也若其人羸瘦津液之少心下動甚目下微腫耳鳴目眩頭暈者屬虛候宜沉香降氣湯若熱傳於大腸下血見前證者宜鐵刷湯若能食下血不止者宜赤小豆當歸散若下利腹痛如五更瀉者宜真武湯若腹鳴下利者宜半夏瀉心湯若不下利心下右邊當委食之府痛者香砂平胃散若左肋下至少腹攣急冷痛者柴胡鱉甲湯若熱熏蒸胸背涌痰咳嗽喘逆肩息似支飲者宜九味半夏湯若兩肋急脹腹滿不能食頭痛壯熱身體疼痛者宜延年枳實湯外臺方若舊年脾勞冷熱不調成癖積食不下虛滿如水狀者宜前胡枳實湯若性稟薄弱憂思不遂久鬱不解血液枯燥往來寒熱盜汗咳嗽者聖濟所謂痃癖成骨蒸也宜秦艽鱉甲散若熱熏蒸脾胃及肝膽疑慮不決心下如盤舌上沈香色其人如狂者宜半夏湯加石膏若心下

痞悶。痛引乳下。或衝脉支結。胸中牽痛者。宜柴胡白朮散。近世患此病者頗多。蓋現證有全似他病。而屬脾勞之變態者。有他病爲主。脾勞爲客者。能審辨之。以處其方。則思過半矣。此一種內傷病。脾勞名未知當否。然其反覆辨症處。遡流窮源。其次第用藥處。得心應手。近世係此病者最多。則其治法宜研究也。

中風病由素問單云風。劉河間以爲火。李東垣以爲內傷。紛紜難適從。但外臺許仁則所論似是。此證先宜與千金竹瀝湯。若不能服湯者。用烏犀圓。可以開達咽喉。若胃氣反逆嘔吐者。百不治一。

一人年四十餘。病温疫。下血後。身重難轉側。四肢不收。口眼開脫。語言不出。其狀如塑人。脉滑。舌上生苔刺。似欲冷飲。余以爲下證具。即投以大承氣湯服之一貼。眼睛活動。語言少出。續服前方全愈。又一人患同病。而精神稍爽。瞳子和。口中津液粘涸。不能語言。絕食數日。人以爲死證。時患者動指。其狀似欲飲水。因與之少。得語言。如此數次。余試與白虎湯。遂愈。蓋承氣湯主精神昏憒不能語言。白虎湯主精神爽快津液粘涸。不能語言。雖均屬裏實。二湯之所主自判然矣。中西深齋名數解。有白虎承氣辨。頗明晰。而楓亭得之於實際。宜彼此參稽。處之無差誤。

肺痿有冷熱之分。而金匱但載肺冷治方。不及肺熱諸方。千金外臺亦從無發明。特聖濟總錄人參養榮湯。論肺熱證治。余試之効。若其熱盛者。宜秦艽扶羸湯。知母茯苓湯。若腹滿者。秦艽鱉甲散加檳榔。蓋肺熱者多屬不治。肺冷者反易治。不可不知。

世有咽喉不利。似嗝非嗝。聲音如小兒弄草笛。不能臥。脉數急。忽吐膿血一升餘而死者。此肺癰一證最爲難治。

奔豚證。桂枝加桂湯主泄氣。奔豚湯主和痛。若此證喜苦味者。宜奔豚湯。喜甘味者。宜上方。

四飲中。支飲最爲可畏。此水飲停積胸膈間。支乘心

故也。其初胸膈實痞。強支心。心下反濡。咽喉喘逆。氣急不能臥者。聖濟旋覆花湯尤効。若此證心下堅硬。水飲支結甚。或與此湯再復者。宜木防已及去石加茯硝湯。此二方外。余未見其効。拙軒曰。支飲之證。古人所論不一。或以爲心藏痞塞。或以爲脾胃不足。或以爲腎氣虧乏。予謂不然。凡人心肺之下。有所謂膈膜者。水飲瘀到其間。則上致肺氣不利。下致胃氣上逆。心下痞堅。是支飲之候也。巢源云。水飲過多。停積于胸膈之間。支乘于心。故謂支飲。出方讀便解。錄爲此條注腳。

水腫下利者爲惡候。先有水氣而下利者。宜木防已湯。外臺所論可徵。先下利而後見腫者。屬虛勞。爲危候。脚氣腫下利者。急衝心而死。故水腫證概主利水。

而禁下藥。若服利水藥下利者。亦為凶兆。

胸痺心痛。當心中及心下痛劇者。吐血而死。余往往視之皆然。

一人卒發心痛。手足厥冷。脉絶欲死。余投赤石脂丸料速愈。

婦人經水不調。小腹冷氣。屬瘀血者。温經湯奇効。經後腹痛者。亦屬瘀血。宜滑石散。無盡藏。若行經中腹痛者。屬氣滞。宜四烏湯。若經水不調。氣滞肥滿。有畜血者。宜逍遥散。正氣天香湯。若産後瘀血上逆者。辰砂最効。若行經前患頭痛者屬飲。宜桂技橘皮干姜等。醫通。

妊娠五月後墮胎者。概係癖塊所為。早制其塊則多保全。先輩不知之。徒與滋補藥更無効。此說原於仲景。最有理。惟恐女科顓門。徒由父祖傳。未嘗留心古學而講求夫通變化裁之活用。固執温補為安胎之要藥。受其害者不少。噫。

産前水氣微者。不足畏。若上部有水氣。氣急喘逆者。産後忽衝心而死。或蓐中有肺血乾而吐血者。倶為可畏。又有産後湯浴感濕邪。為脚氣腫者。不早治則為不測之變。

黄疸煩渴。吐逆腹脹者為悪證。若夜不得眠。煩躁熱渴者。不出二三日而死。

腹中有癖塊。而一身發黄者。名曰癖黄疸。亦難治。

病者初脉沉數。忽變緩。似病解。而其人氣欝。黙黙欲卧。身重。食不進。小便如藥汁者。即發陰黄之候也。

虚人瘧熱與勞熱為易混。但瘧脉弦大而不數。勞脉數而不弦大。是為別。

虚人截瘧。以灸大椎為最。其法明旦三壯。午時三壯。將發時三壯。

瘧病内熱熾盛。頻渴飲水。發露當風取凉。邪氣不能發泄者。變為水腫。宜越婢加术湯。余嘗治此證。水氣除而後再發瘧。是其徵也。

霍亂發振寒者。陽氣復之候。為佳兆。若虚人不堪振慄者。宜四逆湯。

卒然發嘔吐者。有霍亂。有卒中風。其證相肖。但中風吐後脉浮緩而不緊。手足不厥冷。嘔吐中能左右手足動揺。吐止半身不遂昏睡。是為別矣。

世醫漫認足腫為脚氣。特不知脚氣以疼痛或攣急或懈怠或麻痺為徵。不啻水氣也。盖此病濕氣勝則腫滿。風氣勝則不仁。有病在腹而後及足者。有在足而後及腹者。脉忌洪緊弦。而不忌數。心下及人迎動

高者。最在所忌也。
余治脚氣。先辨表裏爲治標。以腫滿麻痺腰脚痿弱爲表證。以發汗解毒爲主。以風熱熾盛。動氣甚氣急。腹滿嘔吐爲裏證。以降氣利水爲主。世醫動以表證爲危篤。以裏證爲輕易。治方乖錯。生不測之變不尠。
蛔蟲有寒熱之分。永田德本以太乙丸治熱證蟲積。以木香丸治冷證蟲積爲得。凡鬱熱盛於膈間。則必爲蛔動。醫概爲蛔厥治之誤矣。胃熱吐蚘。吳又可既論之。而無的治。陳治曰。溫熱病而吐蚘者。此胃熱也。胃虛有熱。蟲隨熱氣上行。亦吐出也。宜犀角黃連湯。傷寒辨註清中安蚘湯治胃實熱嘔吐長蟲。亦爲其合治。秋吉質曰。吐死蛔者屬熱。吐活蛔者多屬胃寒。死蚘色白。活蚘微紅

色。是說似理。而不可必矣。
痢疾不論下利多少。以熱之輕重。爲治法之標準。故先以調中湯外臺發汗。後參用大柴胡湯芍藥湯和解。若讝語舌燥黑。赤白膿血下重甚者。以大承氣湯檳芍順氣湯下之。其熱解則利自止也。
噤口痢虛煩。宜竹葉石膏湯。百一選方人參黃連陳皮蓮肉四味者亦佳。此證發噦逆者不治。
休息痢但下白滯者。宜真武湯加赤石脂。
張子和曰。凡頭瘡發腫瘍。處水氣必湊焉。故宜下劑。
余本其說。頭瘡者加蒼朮。即爲去其水氣也。其實者用牽牛子。能奏効。亦同旨。
金匱瀉心湯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其主治茫乎無據。按本草百病主治。大黃條曰。下瘀血。血閉。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胸脇刺痛脹。同黃連黃芩煎服。余據此說。治吐血衄血胸脇刺痛者。百無一失也
凡下齒痛者。灸肩井即効。肩井者係陽明經之所行也。又與齒下齦腫者。刺之血出則愈。蓋血氣妄行。聚於齒齗之所盡故也。
骨槽風證。詳見外科正宗。此瘡生於耳前頰骨。而腐潰穿孔。口中噴膿。其初欲發時。或爲口眼喎斜。後至

上齦腐潰。不能飲食。遂有至死者。若因黴毒爲此形狀者。去其毒則愈。骨槽初起者。宜豎通茵蔯散。茵蔯荊芥薄荷連堯麻黃外麻羌活姜蠶細辛大黃黑丑以上十一味。
其人無咳。唯語聲不出者。宜外臺茯苓安神湯。平素嗜茶者。多發此證。蓋有治不治之別。屬上焦虛冷者多不治。若上焦虛寒。語聲不出者。宜外臺黃芪理中湯。若咽喉腫或痒。咳嗽聲不出者。宜聖濟黃芪湯。
後世中暍外別設中暑名者誤矣。中暍中暑及中熱皆一病。非別因。東垣不知之。以動而得爲中暍。以靜而得爲中暑。制清暑益氣湯者非矣。又世論古方者。

謂傷寒外無中暍亦益非矣。漢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其來既在仲景前。且夏月身熱。汗出惡寒咽乾。身重疼痛者。與仲景中暍門白虎湯。則其效宛如潑水於炭火。又夏月臥寐中感冷氣惡寒發熱。身體疼痛者。隨傷寒治法。與桂枝麻黃。則霍然而愈。此二者豈可混爲哉。

後世以霍亂一證。爲止夏月者誤矣。凡有吐瀉而揮霍撩亂者。四時俱有。外臺儒門事親可徵焉。蓋此證夏月多而冬月少者。冬時陽在內而溫。夏時陽氣走表。陰在內而冷。加之貪冷飲冷食。故多發此證。其狀

似傷食傷滯。然傷食傷滯者。腹滿痛而吐瀉如傾。則明日霍然而愈。至霍亂則雖既吐瀉。腹痛不止。又發熱身疼痛。劇者手足厥冷。煩悶燥渴。此證四時俱有。而夏月者尤重。故世或以霍亂爲中暑益誤矣。

凡霍亂心下痛者必吐。臍下痛者必下利。

理中。中者指中焦胃氣而言。乃胃中虛冷。水穀不化。變亂吐下。譬之亂線。漸理可治。故名理中丸。建健也。即建胃中之意。故名建中湯。其義頗異。世醫不知之。合爲一方。名建理湯。非古意也。

半夏瀉心湯瀉心下痞滿也。後醫以爲瀉心火。概治癇證大誤矣。

骨空論曰。衝脉之爲病也。氣逆裏急。凡衝脉不足而血燥。故鳩尾下痞滿。或氣上逆胸中。腹皮如貼背。爲心懸痛者。謂之胸痺。故桂枝枳實生姜湯。枳實薤白桂枝湯之所治。皆邪客於衝脉也。

心下動悸有三道。一爲寒氣客於衝脉。支衝任而悸者。炙甘草湯大建中湯所治是也。一爲因水飲而悸者。桂枝茯苓白朮甘草湯眞武湯所治是也。一爲有毒悸者。脚氣衝逆是也。

凡狂癇證。狂走不安靜者易治。唯妄言笑語者即癲

也。又名失心風。難治。素問論陽癇陰癇爲可據。本事方茯苓散。寧志膏。狂氣圓。皆陰陽通治方也。夜不得眠者。宜準繩靈苑辰砂散。又吐唾不止者。宜局方養正丹。陽癇者宜灌水。其證劇者。大桶畜水。乘病人不意。一時可灌沐其實者。浴瀑水亦佳。是皆降陽氣上升故也。

世稱流注者。自胸至小腹腰間手足流轉。甚則生塊。其形平塌漫腫。以手撫之。不堅而肉底有塊。其塊潰則膿汁出。一塊愈。一塊又隨發。重者至生三四塊。終不治矣。此證發胸以上者。爲濕痰流注。發胸以下者。

爲瘀血流注發胸以上或手足者易治發小腹或腰邊者難治瘀血流注者將發其塊則腰脚難屈伸微熱有發作急者不出一月而死緩者延半年或一年而死其塊將潰時寒熱特甚不可妄與敗毒散小柴胡湯等寒冷藥陳氏用木香流氣飲然此証多屬虛其初宜益氣養榮湯虛憊者宜十全大補湯又流注發小腹者疑似腸癰蓋流注屬虛腸癰屬實故治法有補瀉之別不可混爲

肺癰之爲病其氣塞不通熱聚于肺中而致膿潰也金匱所謂口中辟辟燥咳則胸中陰陰痛者尤爲的

證當早辨知之臨其未吐膿前施之治若失期則不可救其初寒熱往來咳逆膿臭短氣不能側卧胸中痛咽喉不利呼吸究如吹笛是有物礙肺管故也其脉滑實而數未吐膿血時咳則有如嗅瓶中腐水之臭氣病久者其臭滿一室終吐膿血而死吐膿血則如吹笛者忽止即礙滯肺管者去也古人試膿法投水沉者爲膿浮者爲痰今視之痰唯粘稠而已至膿如煉葛粉不可切斷是爲辨矣

支飲之爲痞古人以爲心藏痞塞或爲脾胃虛弱或爲腎氣不足其說不一余熟考之心肺下有膈膜其形如薄絹橫覆心肺水飲支乘於此處則上使肺氣不利喘急煩滿下使胃氣逆至心下痞堅是爲支飲之候病源候論云水飲過多停積於胸膈之間支乘於心故曰支飲是也其脉弦緊或沉緊至夜半後則必氣急促迫極甚其證疑似喘哮然喘哮者胸中不利之所爲故唯覺咽如塞而已支飲者其初有胸痛而發喘或手足厥冷不得卧必面部及腹中四肢爲微腫或氣急後有大浮腫者其狀雖似水腫之氣急水腫者初無氣急漸至腫滿而氣急支飲者初爲氣急而漸至爲腫是爲其別矣治支飲法以禁食爲第

一嚴忌油膩未醬等若腫甚者要斷鹽其法同水腫又支飲似懸飲而痛劇者可以控喘丹下之又與木防己湯水氣益甚氣急者可兼用甘遂末若氣急甚嘔逆者宜甘遂半夏湯與此等方一旦雖得効再發者難治凡此證經一二年不愈者不可妄攻攻之則速虛虛之害若實者有因攻擊脱死者此病近世極夥當悉意而治之

白虎風始見於聖濟總錄其證自肩端連頭腦痛如嚙至夜半後則其痛益甚而無腫氣者也凡痛至夜半後甚者陰氣凝結故也又有白虎歷節風相似而

少異。歷節者散見諸書。風濕共通稱之。謂有熱而骨節痛者。白虎者謂無熱但陰氣凝結而痛者。又有痛風者。謂有腫而痛。與此證自異。白虎風宜聖濟羌活湯。兼用本事方麝香圓亦可。若與此方不知者可與金匱烏頭湯。

脚氣說以巢源及千金外臺爲確。外臺中蘇恭說最可據。

肺脹爲病。與肺痿肺癰自異。盖斥肺葉怒張而言。其證咳而上氣。有喘而氣急。其狀似支飲。然支飲之喘。其初有胷痛。或手足厥冷。氣急不能側卧。肺脹者熱勢甚。上氣卒發。目如脫。面部下部共浮腫。而不至難側卧。是爲其分也。其說詳見於金匱要畧。

脚氣精神恍惚。發妄語。熱甚有腫。上衝頭面而赤。驚悸者。世醫認爲癇證。療之非也。凡大病見癇之形狀者。多至死。此非真癇證。素問所謂六經盡證也。

疝本因水氣與瘀血爲痛之病也。余故於大黃牡丹湯。取牡丹皮大黃桃人。於牡丹五等散取桂枝。於無憂散取牽牛子木通。於四烏湯烏沉湯取烏藥。又加延胡索一味。立爲一方。以治臍下及脚攣急。陰囊腫或痛。或婦人引腰而痛。或痛引陰門。或陰戶突出者。

莫不有効矣。世所謂福井八味疝氣方是也。

脾勞證。心下痞。腹中雷鳴。無痛而下利。利後心下不快。反痞脹者。半夏瀉心湯主之。若脾勞下利而腹痛。無熱。心下有水氣而咳。或下部有水氣。腹痛下利者。真武湯主之。此方亦用五更瀉效。

錢氏白朮散治脾癉。脾癉多屬虛。消渴病中多兼此證。食物偏覺甘者也。

下血多屬脾勞。而脾勞下血忌妄止血。是古所謂腸風屬也。宜赤小豆當歸散。若動悸甚下血者。宜香艾湯。若牽攣下焦者。宜鉄刷湯。此諸湯非止血劑。而下血自治也。香艾湯艾葉香附子甘草生姜四味。係福井氏家方。鉄刷湯出局方。

凡失精者。多因下焦冷而起。故以湯火温腰。且每夜臨卧灸三陰交。則免其患矣。古以失精屬虛證。今視不必然。實者間有之。其人過食則往往爲此證。故以節飲食爲第一也。按遠行者。往往患之。亦同一般。又屢失精者。屈兩脚而卧。則免此患。

羚羊角治下血。其效優於犀角。犀角所主。多在吐血衂血。

後世吐血用升麻。下血用黃芩。一偏見也。升麻亦治下血。故千金云無犀角以升麻代之。

陰毒病發於陰經。陽毒病發於陽經。故異名而已。朱

肱以陰毒手足冷爲陰寒盛者用烏頭附子類誤矣王安道辨之是也此病醫宗金鑑以爲今痧病似可從

天泡者謂火爍瘡酷暑時發細疹其色正赤其初自脇下至肩背痛如針刺而後發觸衣被則痛益甚後皆爲水泡也用解毒瀉心湯與荊防敗毒散亦佳

高階枳園

枳園名經宣字子順高階氏文化文政之間以醫鳴於京師救濟之澤洽于一時致仕之後隱於鷹峰優游自養卒年七十有三枳園生於楓亭台州東郭諸人之後治術融會頗有機警所著醫譜方譜藥譜認證錄等足以窺其一斑今錄一二以備省覽其他三角小林竹中有持諸人亦聲譽相踵而余未能詳之故期他日云

診病有四因六證十二候三診七視四因者謂外因内因内外別因内外合因六證者謂初中終順險逆

十二候者謂寒熱虛實淺深緩急平間常變三診者謂持脉按腹審稟七視者謂問原尋證望色觀形聽聲嗅氣諦習蓋此五法三十二則乃和漢往聖先賢之遺訓而吾門之所歷驗苟審診視察病源證候者不可不精究焉

瘟疫初起食不減味不變精神爽慧起居如故者必至熱解食將進時食反減或絕穀元氣衰弱者間有之與輕疫食不減者不可混凡瘟疫自初起至熱解食不進者不足深慮也

其人卒然暈倒不省人事醒後精神恍惚或兩脚攣

弱不能起。爾後身體灼熱。口舌乾燥。時時譫語。或言語錯謬。自汗出。痰喘壅盛而煩躁。其狀如中風。半身不遂。或下利嘔逆。或噦逆。或四肢微冷者。醫不知而爲風治之誤也。是瘟病熱劇。直傳于裏。元氣衰弱之所致。虛稟者。及老人多患之。選用紫胡潤燥湯。紫胡括蔞湯。若痰喘者。宜蔞貝養榮湯。然多屬不治。

瘟疫淹纏不解。或邪氣沉淪。遽然變爲脚氣者。屬危候。

瘟疫初起。手指微抽者。後必發痼。多難治。

傷寒瘟疫瘧痢霍亂差後。有發脚氣者。或有病不解

變成脚氣者。世醫不知而爲病後水氣治之。遂至衝心而死。不可不慎焉。

産後脚氣。四肢痿痺。軟弱難起居。心中煩悸。腹中不仁。體常煩熱。或洪腫。或微腫。或胖脹。筋脉弩脝。或尫羸。筋脉攣急。小便不利。脉緊有力者。宜犀角麻黃湯。醫不知而見其頭疼衝氣惡露少等證。爲血氣之所爲。與調血劑者誤也。

風腫之爲病。在上則耳後項際。在中則胷膺肩背。在下則腿股脛腨。流注爲腫。其狀如癰。或壅或漫。或痛或不痛。或消散。或潰膿。其初見憎寒壯熱頭疼體痛等表證也。風腫在耳後項際者。大則如欒子。小則似梨子。而見前表證者。宜荊芥敗毒散。

風腫初起。不辨傷風時氣者。見憎寒壯熱頭疼體痛而有表證。解後發者。或有表證中見腫脹而熱隨解者。或有寒熱發作有時如瘧狀。或有身熱無間斷。其狀似温病者。俱皆自初爲腫。而至其變。或未爲腫。或有表證絶無。而但爲腫也。

麻疹初起。自汗出者。邪從汗而解。嘔吐者邪從上焦而解。吐瀉兼發者。邪從上下二焦而解。鼻衄者邪從血而解。皆麻疹之佳兆也。不可遽與止汗鎮兜泣血

之劑。疹快發則諸證自愈。

麻疹初起。與排毒升麻葛根解肌越脾連堯涼膈等湯不發透者。乃爲瘟氣收束疹毒之所致。與啓蘊湯以散瘟氣。則必出透也。按啓蘊湯係高階之家方。紫胡黃芩厚朴半夏草菓枳實甘草生姜俱八味。蓋九味清脾湯變製也。

麻疹已出。其色如丹朱。不紅活。麻沙混淆。不勻淨。地界淡紅。或微黯。發熱煩渴。睛多赤絡。口臭甚。唇舌乾燥。或焦裂。躁擾不寧。小便澁少。大便不通者。乃爲熱毒内伏。燔灼血液之所致。涼血攻毒飲加犀角石膏。或兼服獨聖散紫雪等。疹已出。或焦紫。或紅斑壯熱

如炙煩渴引飲小便赤澁大便秘硬口氣如焰驚狂讝語煩躁不安者宜鬱金散服後暫就眠則精神即爽然

癥之為病上在鳩尾脇肋中在臍上左右下在少腹左右或浮現於上面或沉着於下底或支而脇或侵兩肋其形或圓或楕或匾或厚大者如拳毬如盤鼈小者似卵茄似梨杓或堅硬如石或柔靭如肉或軟虛如綿或牽攣肩背或引拘脊膂或疼痛或不疼痛或臍下無力或腹內覺狹小脉多沉遲者也病在少腹初起小如桃栗或雞蛋或似茄子梨實漸長大久

之其狀如懷胎而正圓或蹲踞不匾長不成稜礧大者充滿腹中宛如南瓜狀在正中或微倚左右按之浮凸或沈着不移其處無痛或雖痛亦不劇月信以時下或經血過多其塊必膨脹飲喫談笑如故但俯則覺妨碍耳名曰腸覃此證難愈雖不愈不為大害或其狀如懷胎經年月則漸減至如初若當始崩時早服通氣驅滯之劑則或可防之宜烏苓通氣散

解勞緩痃二湯之所治係將為勞之兆故二方俱腹力虛軟者加人參微咳者加貝母桑白皮熱深者加地骨皮効（枳園所自驗自古經方至俗間單方而又出于自製者居四之一如緩痃湯潤肺湯九味柴胡湯之類今用之屢得効矣）

疝熱甚時讝語或口渴舌燥或黃胎或白胎大便如熱痢小腹拘急腰臀下迫難忍者宜融疝散害迫重墜甚者加大黃疝無觸犯之因卒然小腹堅硬痛難忍或從右或左上搶沖脇肋氣急息迫手不可近煩悶擾亂身熱甚似溫病口渴舌燥小便不利大便秘或嘔吐惡心或時吃逆從少腹直上沖心下或下牽陰囊但坐不能臥或肚腹脝脹彈之為聲者名曰衝疝其證多屬熱宜融疝加大黃湯

嬰孩或幼少時頸有結核者俗稱為癆之兆雖未必然間亦有之不可不知（按金匱虛勞篇云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為勞得之古人以頸核為勞是其一徵）

虛勞初起腹肚脹滿堅硬而痛或引少腹欬嗽盜汗有微熱食了腹乍膨悶或食不進大便多瀉甚者日四五行或時下腸垢下後腹中稍覺快若不下則脹益堅實而短氣煩悶頸脉動甚或口咽乾燥欲嘔或四肢微腫而趺上豊滿或喉間微響時鼻扇或腹肚疼痛難忍身體疲困者吾門謂之腹脹勞是素有痃癖而發勞者多屬不治若與柴平湯柴胡檳榔湯大便漸硬腹脹隨減痛止熱退者為佳兆此證在虛勞

頗爲逆候。世醫不知而漫認爲脹滿大誤也。

傷寒桂枝證兼嘔吐者。多因停飲拒格微邪。故治停飲則邪從解。是以不與桂枝湯而與和解湯也。

發散劑加氣藥。則其効反捷。此氣道疎而邪自祛也。如大邪非此例。（家君於二陳湯加葛根羌活桔梗治輕淺風寒即此意。按豊公征韓之役。人多得外感。醫投以不換金正氣散無效。鬼將軍部下有老醫。與以香蘇散立驗。人問其故。曰。遠征人多兼氣鬱。非氣劑則不能達焉。北山壽安曰。近來醫家唯以香蘇散治感冒時氣氣滯頭痛痞滿脚氣皸脚等。而不言能解食毒之功。亦闕典也。皆與此條相發。宜參考焉。）

温病裏證悉具。而舌上白胎滑者。認爲藏結不可失下。能審他證具而可下之。

平素大便秘澁者。得温病忽粘滑。或鶩溏。此非因胃虚。邪氣猖獗之所使。緩漫失下則胃氣消爍。噬臍無及。

人方湯浴時。身如被束縛。或如灌冷水者。肌表有熱也。

千金方以浮爲表脉。以沉爲裏脉。而醫家奉爲典型。余質之於實際。浮有病散脱之候。沉有病収閉之候。而此二脉陰陽倶有之。概不可爲表裏。

夏月因暑熱遺尿者。宜白虎加人参湯。（按或云。三陽合病條。遺尿二字疑當在發汗則譫語下。此說似有理。然有間屬實者。宜於實際而徵焉。）

有人臨臥時。肩背如負千斤重。漸及通身。須臾冷汗淋漓。煩悸難堪。而其苦須止者。發中風或支飲之兆也。

風病昏絶。須臾醒又發者。爲難治。

中風醒後。諸證稍緩。但肩髃接骨分離不遂者。爲難治。若分離不甚者。間得痊。

脚氣無手足麻痺軟弱腫脹筋攣等。唯心下微急。小腹不仁。食如常。食已短氣。臥則氣息稍平。其人上體豊滿。下部削小者。此欲上冲之候。不可忽視。

乾脚氣聲嘎咽中痰壅者多死。

支飲脚氣産後血氣三病。其證大同。而其源大異。不可混治。宜以脉辨之。脉大。按之虚無力者。支飲也。脉洪數。按之緊有力者。脚氣也。脉軟弱而數。按之中止者。産後血氣也。（按此三病本不同。證亦有所區別。宜審焉。）

肺痿欬嗽吐沫頗已。其人忽吐血發熱者。爲惡候。

久咳不止。唾血引紅線。或爲點斑者。屬肺損。雖外候似輕。最爲難治。余爲製一方。即於桔梗湯方中加白芨桑白皮。名白芨湯。

虚勞吐紅不一。有痰中引血縷者。有痰中爲粒顆者。其大或如蠶豆。或如赤豆菉豆。見血雖小。不可忽諸。

久咳唾血如紅縷或爲點斑者此屬肺損他證雖微終至難治早可與白芨湯

世所謂不食病即醫級所載神仙勞之類此證婦人尤多男子至少或纔嗜焦餅豆糕或喜食菓蓏生菜昆布海苔其甚者絕穀粒唯飲水而肌肉潤澤臥起步動如常小便能利大便秘澁口乾貪飲以至年餘其病多出於鬱氣故宜氣劑而不宜補住也

人無故飲食減少者將發大患之兆當攝養若緩漫失期則藥餌炙焫無及蓋此證有暴漸之别暴減者可治漸減者難治一種有神仙勞者雖不食與此證自異

哮喘脉數屬陰虚火動者宜滋陰降火湯若裏邪實大便不通脉實者宜承氣湯

幼時患哮喘者一旦治之後有發癲癇或心風者又有癇疾者皆係先天遺毒故爲難治

幼少時患哮喘者治之後多變癲癇狂心風四病或有不服藥自變此四病者又有初患癇治後變哮喘者又有幼少無事壯歲始患此五病者俱係先天遺毒但因其人體氣有遲速耳吾門皆名之曰胎病（胎病名出于素問奇病論可以徵焉）

風痰家時發熱惡寒頭痛身體疼痛或肩背強急或咽喉簽痛者皆痰之所爲非感冒也俗名曰痰風

胸痺痛在皮肉間者爲惡候

背胛或右或左拘痛動搖則益劇而其痛驟去者多變爲胸痛狀與胸痺相似而筋脉糾戾之所致故氣息妨悶飲食微噎其痛亦與胸痺徹痛不同也宜本事方桂心散

噦逆與熱藥無効者屬壅熱以瀉心湯麻沸湯服則速愈（按萬病回春以黄連解毒湯白虎湯治傷寒熱證醫者誤用姜桂等藥助起火邪痰火相搏而呃逆即同旨）

其人食味皆苦或甘醋或澁濇者將發噎之候但覺苦者爲易治

打撲傷損瘀血不去歷年後卒然氣急心下逆搶或昏冒不知人或妄語或健忘者是即瘀血作風狀者

水腫遍身滿腫唯兩手臑肉脱而枯柴者爲不治

婦人手足麻痺者多七情鬱結經絡凝滯之所致也正氣天香湯或香蘇散二陳湯相合加烏藥

婦人素鬱悶牝户覺痛痒時水液滲出飲食少思肢體倦怠者宜加味歸脾湯

心中失血養則必爲怔忡故治此證宜選用四物八

珍十補人參養榮諸湯。俱加麥門酸棗人爲佳。

患腸風者。概爲氣急耳鳴。而偶無之。唯目眩頭暈者有之。不可不知。

頭暈屬實者。宜防風通聖散加菊花。

其人無故。夢寐恍惚。語言妄錯。兩手微顫。顏耳潮紅。或時喜笑。或作持握狀。劇則爲瞪視狀。須臾覺悟。爽慧如故。此人多壯實。飲食失宜。七情乖錯。因勞動倦怠。熱痰壅蔽心竅之所爲。名曰心慌。不急治則必發風癇。至不救。其始與溶佗僧圓。而後宜清神湯加減清神湯。

人値雨濕。則必腰痛者。宜滲濕湯。除濕湯類。

人卒然盗汗出而不止。飲食起居如故。氣亦爽快。大便自調。小便纔少者。是水飲滲溢毛孔之所致。早利其小便則愈。宜茯苓甘草湯。不必須止汗澁収之劑。若小便不利。而汗自止者。後必發水腫。或下利。不可不知。

耳鳴。唯聞鳴鐘柝聲。而不能聞他聲者。欲聾之兆也。

癇疾。有蹶上。或膝蓋痛者。不可與歷節混。

小兒十歳前後。肛門生小蟲。數十爲羣。或數百圍如鬼燈狀。痛痒難堪者。至弱冠多發勞瘵。

龜胸名恐不的當。稱雞胸似是。蓋雞胸病證。在幼稚爲疳。在少壯爲癇也。

嬰兒生七八月無病。至九十月。漸肌肉肥胖。時時發熱如外感。或如癨。吐乳青便。頂顱光瑩。顖門或塡滿。或凹陷。睡中微抽者。將發陰癇之兆。庸醫不知認爲胎肥。可笑。

兒四五歳。鼻衄月一次。或二三次。每次五六勺。多至數合。其血黯紫而稠粘。或鮮紅而稀薄。當其發必氣逆面赤。手足微冷。消穀善飢。大便秘。小便數也。此證有乳癖腹痛後發者。有痘後發者。千金竹筎湯方中

去芍藥人參朮桂。加麥門冬黃檗梔子升麻效。竹筎甘草芎藭黃芩當歸麥門冬梔子升麻黃檗右九味。加茜根佳。

百會邊時時如有物衝。或時痛。或淚管無故而噴出者。是將發腦風候。

結毒有胎瘡二因。而因瘡者十之八。胎僅居其二。其狀多屬冷毒。而屬熱者甚少。

露敗瘡與漏瘡同義。通諸瘡而言。非一病也。但彼則漏泄。此則閉結。雖其狀異。至其不痊一也。

黴毒有冷熱之分。不可不詳。冷毒尤少。而熱毒常多。冷毒屬氣而痊遲。熱毒屬血而痊速。冷毒輕緩似易。

熱毒劇猛似險。又冷毒面色皓白如常。熱毒面色慘黯。隱顯不定。冷毒生瘡多年不瘥。而其勢不劇甚。熱毒則生瘡浸淫爲激發。是爲辨。世醫不知。一槩治之。誤人最夥。拙軒曰。梅毒分冷熱。翁之創見。非經歷深者不能也。

流注毒稠膿漸化爲稀水者。非佳候。若膿止。唯鮮血淋漓者。雖能食神爽。死在近。不可輕忽。此與產後脫血其候同也。敗液流注往往發此證。最爲危急候。

多紀桂山

桂山先生著書之富。從前醫家無比。皆醫林鴻寶。一日不可少。猶布帛菽粟。而治療之盛。年不下七八百人。是以一匕之驗。半句之話。亦可以範後生矣。

小野氏乃政年十八。妊娠彌月。胎水漸盛。遍身洪腫。下體尤甚。口舌生瘡。爛壞不能啖鹽味。日啜稀粥僅一二椀。小便赤澁。大便隔日一解。脈滑數有力。醫以爲胃虛不能攝水。與參朮等藥。勢殆危劇。邀予理之。予曰。胎水挾濕熱者。非胃虛也。投以猪苓湯加車前子黃連梔子。蓋車前子一名芣苡。不止利小便。亦取毛詩云宜懷妊之意。服五六日。逐漸小水快利。腫

脹稍散。口中亦和。飲啖復常。因改用紫蘇和氣飲加白朮黃芩。至月盡而誕男子而全矣。

御藥局小吏兒生五箇月。吐乳日六七次。無他證。惟面色青白。似稍疲倦。父母憂之。請理於予。予曰。此責在小方脈。敢辭焉。渠曰。凡小方理吐乳。非錢氏白朮散香砂六君子湯。則涼膈散紫圓之類。其變慢脾者。比比皆是。願君別爲處置。以救豚犬命也。懇請不已。予因製一方以與之。半夏爲君。茯苓爲臣。藿香伏龍肝爲佐。丁香爲使。生姜爲引。每貼一錢水煎。別以養

正丹爲散。以挖耳頭挑散子。入口中而麻子許。以前藥汁送下。日五次。不浹旬而吐止。神色復故。此予常用理翻胃方。藉以療吐乳。未足以爲奇。而世之啞科徒守常套。而不知此等策。聽其夭殤悲夫。

一商家僕年廿歲。患膿淋數日。時時發微寒熱。飲食少進。診之脉沉小而數。腹中無病。第似神色不太樂者。予以爲肝經濕熱。與龍膽瀉肝湯。後十餘日。忽走使曰。下血數升。命在須臾。余倉皇往診。仰臥蓐。氣息綿惙。六脉洪數而虛。急灌獨參湯。下咽即吐。尋之乾嘔。額汗淋漓。苦悶。吐蚘七條。試作小半夏加茯苓烏

梅蜀椒湯與之。嘔逆益甚。余沈思謂孫思邈以單甘草止吐。今用之蛔必安。因如法服之。吐忽止。氣息稍平。時看護者。將更蓐除汚穢。披衣視下體。陰囊破壞有孔如剜。雙卵墜在蓐。其大如鷄蛋而稍扁。色白而紅縷纏繞。衆驚愕報予。予曰。昔江篁南以陰囊破裂爲千古稀見。況陰丸脫落者。可謂奇中之奇矣。雖然人有閹豕有豭。此皆割勢而猶能生。此人黴毒結于陰囊。故有此變。與壞鼻蠟燭疳亦同。調護得宜。當不死。後調理果愈。

脚氣所因。有濕邪中足。壅塞經脉而致者。有腎氣不足。飲水失道而致者。有膏粱過度。脾胃濕鬱而致者。故預防之法。忌久坐陰濕地。或着滋濕衣。或冒霧而行。或歩久雨霽後。地氣蒸發之處。忌過食魚鳥餅粢一切厚味。忌大酒及醉睡。忌房事過度及醉後入房。忌久坐久立及行歩勞動。俱失其常。愼此五者。則不止脚氣。亦諸病不生。久視之要訣也。

小兒吐乳雖數端。大要不過虛實二途。蓋有胎元胃虛。不能消化乳汁。以分布下部而吐者。有飲乳過食。結成癖積。拒格新乳而吐者。又有胎毒潛伏於腸胃之間。格拒乳汁。或兩者相搏。遂爲頑涎。結聚胸膈而

吐者。此證特多富貴。而貧賤最少。故治法宜清涼者多。而又有宜溫補者。又有不拘攻補。從中治。消痰化食降氣殺蟲以奏效者。當審其證而治之。

虛勞及極虛證。間有手指末節以下腫黑者。蓋經脉不能盈四末。而瘀血敗惡之所致。未知前人言及否。

余曾聞之於太田隆元。水腫并脚氣。心下痞鞕者。有辨衝心與痞之訣。其痞浮顯。按之易知者。無衝沖之患。其痞沈着。按之難認者。反生不測之變。宜潛心辨之。

久病不問何證。膈肋骨露。岐骨如綳襞者。得生少。

仲景曰少陰病脉微細但欲寐此少陰邪深入裏陽氣衰竭故也不止傷寒諸久病語話飲食之際亦眠者死候也

證治要訣曰諸中風忽吐出紫黑色者死驗之於諸病皆然不止中風也

醫者對病人未診之前問其證候胸中預擬其方則診畢後反失其真諦宜虚心精診而後熟慮下按矣

俗所謂疝瀉疝痢疝淋者醫書所謂氣瀉氣痢氣淋是也

欲識古人臨證施治之妙莫如善讀其治驗予將掇

其精英類爲一書而年老未果哀矣（讀前輩成案可拓後學之心胸擴羣醫之見解第變通則在善學耳）

月信痛用桃核承氣湯加附子効蓋本諸喻氏寓意草治傷寒後腰痛（按一說云柳沜所發明）

木乃伊血竭二味等分爲丸能治乾血勞蓋木乃伊活達瘀血振與真元故然

半夏厚朴湯加浮石以治梅核氣奇效

麻疹餘熱不解者宜柴胡四物湯（茝庭曰疹後大抵主清潤故宜此方）

諸大患卒發嘔者多不治如脚氣衝心最然

今時稱淋者多屬黴毒瘡瘍經驗全書所謂内注下疳（用小柴胡加熊膽車前子者）證治要訣所謂小便注桿甘瘡類也不可與古淋混治（東郭亦有此說而考證未確）

一奴隷患手大指觸物則氣宇欝塞不可名狀諸治無効余以爲血氣流注與活絡流氣飲速愈

痰火點雪云勞疾左脇痛不能轉身者此乃肝葉已乾名爲乾血痛肝經已絕死不治此說本於直指方而其證今多有之醫誤認爲肝積與熊膽等無寸效宜矣（山田業廣曰素問刺禁論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其所謂生者言生長其氣於左凡素問中言生者皆同言左者非言位置肺藏于右亦然驗之於實際病在左者宜疎肝瀉肝可以見也）

祝氏心醫集云癉疾每日如期而至名曰癉信此當

原證發散未可直攻未可截也或前或後此正氣漸旺邪將不容名曰癉衰方可截之試之甚理

痢疾似虚而不虚似實而不實者用參歸芍藥湯兼聶氏治痢第三方米糊爲丸白湯送下

俗所傳奇方者多出於本草附方不可不讀

水戶侯（文公）有疾其初登圖大便不快下胸懣短氣如此而三日或發或差乃召余診之其脉滑數無根底面色青慘心下微滿而拘急腹裏無動臍下空軟如綿乃知其病上盛下虚非一日之故也但侍臣視其起居如平無能察知病情者余出語之曰侯病雖似

支飲實由中氣虛耗。殆爲危證。治法宜峻補方中加沉香。更進黑錫丹。以回陽鎮逆。猶恐不及也。侍臣聞之。或驚惶或疑惑。不知所爲。明日診之。間吐痰沫。其色茶褐色。厥明又診之。脉十動一止。因謂侍臣曰。此證此脉。倶爲藏氣竭絶之候。恐有急變也。須灸天樞氣海三里絶骨等。以培下元。醫不信。逡巡進降氣之劑。而至日晡將登圊。短氣息迫。卒然昏倒。急使人召余。至則絶矣。余嘆曰。矦之疾縱屬不治。使侍臣早見其機。醫察其徵。則未遽有今日之變也。

多紀茝庭

夫醫者。必取鎔鑒書。而後識見正。必參酌經方。而手段精。必廣療疾疢。而後運用極。故不明醫經經方之旨者。雖業大行。僥倖不足觀。明醫經經方之旨者。雖一匙半劑。亦具有規則。如茝庭先生。以名家子弟。加之學術兼至。是以超逸前輩。泰斗於一世。古人所謂讀仲景書。用仲景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者。非耶。

文化丙子夏秋之交。江戸大疫。其證初起熱勢猖獗。直進于少陽。不日至精神昏憒。大概宜大小柴胡湯。

黄連解毒湯。而及于陽明胃實者至少。爾後流行往往類此。而如陰證甚鮮矣。余嘗視先教諭治傷寒。多用参附。故老亦言先年多陰證躁擾者。噫風氣變遷所使耶。疫因歳運有變替。亦見於工藤周菴救瘟袖暦及荻野台州瘟疫辨。盖辨六氣之環轉。拆神氣之出入。陰陽消長之妙。虛實遞更之變。首尾貫通者。唯仲師書爲爾。後學當細心辨之。

辛巳歳。春來多旱。至夏秋之際。炎熱特甚。疫邪流行。其證不惡寒。肌熱如灼。脉洪數或緊細。手腕顫掉。下利日四五行。或溏泄過多。渴好冷水。舌上無胎而乾燥。心下支結。腹虛滿。雷鳴讝語。或昏睡不語。吐沫頭汗。甚者嘔逆上竄。速羸痩。下黒血。遂死。余以爲是暑

熱侵肌肉。邪氣著筋脉。津液乾枯。血分沸亂。故至下血而極矣。治法清潤補三法中。兼利水而得効。蓋比之於丙子之疫疾。其證候亦少異矣。

少陰病輕證。有既濟湯與姜附益氣湯之別。上焦津液乾枯。其證似白虎湯。而脉浮數無根脚。腹部軟弱。且微利。雖渴無欲飲水數升之勢者。爲既濟湯。若夫邪氣緩漫。漸見讝語煩躁。肌熱不甚。舌上濡潤。所謂勞役感寒者。爲姜附益氣湯。此證卅年前多見之。而至近時。唯見導赤各半湯。升陽散火湯等證。而此證絶少。時世之變亦可以知已。

冬月傷寒。發汗不解。下利數行。或不下利。三四日後。熱彌熾。讝語煩悶。口舌乾燥。呼吸促迫。脉弦濇。或滑數無根底。舌上黄潤。心下痞。小腹無力。面赤耳聾。余以爲直中證。與以附子劑。無効。後謂上熱下冷。與乾姜芩連人參湯。其効如桴皷。

文政己卯。仲夏至仲秋。都下痢疾大行。斃者不知數。其證皆熱毒痢。邪氣熾盛。下利至百餘行。治法發表攻裏。或清涼奏効。而偶有挾虛者。桃花湯所宜。若誤投罌粟殼訶子類。必害。又虛家屢下之後。血水泄下。羸脱者。又腹裏拘急。至夜燥渴者。用地黄得効。

痢疾久不愈。舌上如粟粒。其色黄白或純紅。甚者及牙齗。此證多屬不治。又有舌上咽喉牙齗一面生厚黄白胎如鵞口者。有發吃逆者。皆爲不治。按諸疾久不愈。口舌生鵞口瘡者。皆胃氣衰敗之候。固爲死證。

痢疾發渴者。多好熱湯。不可槩爲陰而治。寒下劑間効。又痢疾手指逆冷者。屬熱。陽脱於上故也。又熱利失下虛極者。必手指冷至肩上。而足僅過踝而已。俱非温藥所宜矣。

痢疾初起。脉數無倫。下利頻數。精神不安。額上汗出。面部肉脱者。皆爲不治。

文政庚辰。春夏之交。淫雨數日。霽後暴催溽暑。時人發奇疾。其證如乾霍亂。心腹卒痛。暴熱。脉洪大。心下支結。飲食不進。大便秘結。因與備急圓。大陷胸湯類。則反痛甚。熱不去。徒生煩渴。余以爲雨濕内鬱。毒氣上攻者。試與增損理中丸料。以蒼朮代白朮。痛頓減。不日快復。遂活數人。後閲東郭導水瑣言。京師亦行此證。東郭用外臺桑白皮呉茱萸二味者得効。蓋一類也。按桑白皮呉茱萸二味方。原治急喘。而東郭運用之。元和紀用經名之降氣湯。

痘疹序熱。疑似者。診虛里。其動亢盛。及缺盆者痘也。此動無者他病也。余得此訣於小川柽齋。而驗之果

然。

黴毒雖分四證。不出二端。何則下疳在肌肉而毒淺。故發則爲楊梅瘡。便毒著筋脉而毒深。故潛則爲結毒。然亦有虛實之分。下疳其人虛者。毒易侵入。故其愈遲。便毒其人實者。毒易外托。故其愈速。竟亦不出二端爲。

舊疾暴變者。多因邪氣內伏。能認其候。不拘本病。直與發散劑則効。是即先治其卒病之意。

和田東郭以地黃治心下痞。蓋本諸呉氏參附養榮湯治下後反痞之説。余以爲地黃之痞與瀉心湯之

痞。相似而異。腹部宗筋急。津液乾枯。其勢上迫於心下。故以地黃滋潤筋脉。則痞自愈。若飲邪併結。心下支滿者。非瀉心湯不能解。是所以相似而大異也。

世醫將證候錯雜難名狀者。概曰癇證。蓋本諸香川氏行餘醫言云。先教諭曰。癇本小兒病。在大人當稱曰癲。如香川所謂癇證。則大病奇論所説氣疾。戴復庵所謂心風爲相近。余嘗考其病由。係心肝膽三藏。有由心神虛怯與心氣不寧者。有由肝氣抑欝與肝氣過亢者。如膽氣亦由虛實證候各異。能讀古人論此三藏病證者。則於其治法思過半矣。

難以小便黃白辨寒熱。戴復庵既論之。而如以渴之冷熱定陰陽。亦不可拘執。熱利喜熱湯。風濕欲冷飲。同類相求之理。不可不知。其他以所喜冷熱定病寒熱。大抵爲不差。

傷寒熱劇證。用柴胡黃芩類。非多服則不能奏效。水氣洪腫者。與淡滲藥。非大劑則不能達。力屢驗果然。

嘔吐不止。諸治無效者。畑惟和診曰。脉浮數屬表邪壅遏。與葛根黃芩黃連湯速愈。又有同證者。片倉周診曰。脉沉伏屬欝熱。與白虎湯果止。可謂二子診異表裏而併妙矣。

古方之妙。殆不可思議。今舉其二三。如牡蠣澤瀉散料（或加大黃）治實腫陽水。括蔞瞿麥丸治腎氣丸證而嫌忌地黃者。黃連湯治霍亂吐瀉不止。心腹煩痛者。梔子甘草豉湯治膈噎食不下者。苓桂甘棗湯治澼囊累年不愈。心下痛者。白頭翁湯治腸風下血。余數年所實驗。桴鼓影響。妙不可言。用古方者。豈可不精熟哉。（陳修園曰。旋覆代赭石湯。今於嘔吐不止之證。及噦逆。借用甚效者。取其重以降逆也。乾姜黃連黃芩湯。今於食入即吐之證。取用甚效。又借用麻杏甘石湯。治中暑頭痛汗出而喘。口渴之外證。黃連阿膠湯治心煩不得卧之內證。借用麻軺豆湯。育陰利濕。俱從小便而出之類。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澼囊治方雖居多。無如苓桂甘棗湯者。余又以三因

方補脾散。煉蜜爲膏服。得奇效。若便秘內實者。起癈丸爲妙。

千金紫蘇子湯中當歸。取之於降氣。本草云。主欬逆上氣是也。人參敗毒散中枳殼。取之於驅風。本草云主風痒脉痺是也。世醫日用而無審其効用者。噫。

余嘗治一男子。傷寒數日不差。譫語面赤。脉緊無力。微下利。上熱下冷者。與姜苓連參湯無效。小河雄齋吉益南涯門人與當歸四逆湯速愈。曰予往年患此證。紫田芸庵用前方得蘇矣。

病人足指甲温。而兩脛冷者多死。腿脛無水氣。但足

跗腫者亦危。

大病人忽兩頬筋弛。如落架風者。屬不治。和劑局方烏荊圓主治云。頭頷寬嚲不收。手盛頷能食。蓋此類。

噦逆諸治無效者。與熊膽効。又與左金丸料屢驗。

脚氣雖小便快利。脉駃胸動甚至衝心者。水毒外壅侵內也。又雖脉候胸動俱穩。小便不利以至衝心者。水毒內欝遏脉動也。此二證係局外之變。不可不精思。

脚氣下部無水氣。胸背頸間面部或手背浮腫者。忽至衝心。不可輕視。如水腫上盛者亦然。

脚氣嘔逆喘急者。爲衝心之漸。不可忽諸。然復有似而非者。一壯夫脚弱脛腫。喘滿短氣。熱熾。診之疫邪挾痰者。乃與柴胡陷胸湯兼服利水劑亟愈。又一人麻痺痿軟。嘔逆不食。診之脚氣兼蛔蟲者。乃作腎氣丸料與之。兼以烏梅丸而全治。此等診在脉與胸動。而非精詣者難與言。嘗聞先生以一味連翹膏。治脚氣嘔逆衝心者。可謂得古人不傳之妙矣。

脚氣發熱類風寒者。不衝心則爲脚痿軟。爲可懼。救之偏制脚氣爲妙。若真挾風寒者。非此例。宜比較以辨其差。

診視之際有病情隱微難認者二端。一則勞瘵肝欝之類。始萌時感招外邪。外邪雖解。病不可愈者。內爲有奸也。若徒爲外感治之。則其取敗不尠矣。一則舊疾人得疑似之新病者。假令如痼瘕之得腸澼。澼囊之得飲食傷。若拘執舊疾不治新病。則其害在反睫。此二端最宜精診熟察。張景岳曰。醫有慧心。心在局外。醫有慧眼。眼在兆前。其是謂乎。

病名古今異稱。或一證及數名。極爲繁衍。如一病蓄數義。最易致誤。今舉一二辨之。腫本癰腫。轉爲水腫之腫。瘡本創夷。轉爲瘡瘍之瘡。痔本蝕爛之義。而小

兒嗜甘爲病。亦名疳。痰即澹飲。古作淡。而後世槩爲稠涎之名。癉熱也。省文作疸。而轉爲黃病之名。又移爲丹毒之名。瘤者懸贅也。後世轉爲丹溜之溜。悸心動也。而古來槩爲動築之義。奔豚難經以爲腎積。傷寒論以爲氣衝。欬逆謂欬嗽氣逆。而後世謬爲噦逆之名。此類宜甄別焉。桂山先生瘟疫類編序。辨病名字義亦精。斷宜與此條參看資益。

近來舶齎醫書。大率蹈襲陳言。未有所發明。而其序跋徒極稱揚。顧不讀古書者之所爲。要之優孟衣冠。不過追時習釣名利耳。

讀醫經與他書異。若讀傷寒論。最當虛心平氣。就其至平至易處。研性命之理。使文義與治術吻合符契。而後博徵諸載籍。多驗諸疾病。優柔厭飫。浸潤涵泳。真積力久。始足以應變無窮。此之謂善讀者矣。世或有穿鑿拘泥。固執偏見者。有膚淺浮躁。自夸心得者。有徒騖論辨。而不察證治之要者。有專拘字訓。而不究微意之所在者。此皆不善讀之過也。又有不學無術。臆測懸揣。以爲得經旨。間有不合己意者。概謂之後人攙入。妄刪改之。此所謂夏蟲疑冰。越犬吠雪者耳。蓋據經以洞病理。此其常。而亦有由驗病而悟經義者。不可不識焉。醫之所貴者。力學之外。又得名師益友。日舉其所治之證。與聖經之異同。合而講論。始知其妙。此亦由驗病而悟經義之一端也。

嘗攷諸家注釋。成聊攝順文直解。稍屬淺拘。然創闢之功誠偉。能爲來者所矜式。方中行亦出新裁。非無發揮。然憑其私。顚倒經文。實作之俑。喻嘉言略本中行。更益端緒。後人何以崇信之至。柯韻伯學識頗高。最有所見。而猶多臆斷。程郊倩間話俚語。失解經之體。至論理精密。殆非諸氏所及。汪苓友處心平穩。疏通前注。雖未能脫陋習。固與專己守殘。相去懸隔。張隱庵及令韶。率由舊本。不敢錯易。蓋不蹈時趨者。錢

天來辨訂不遺餘力。然或失太鑿。亦不無膠柱。醫宗金鑑滙纂之洽。殊爲有益。其刪章改句。無所不至。抑亦妄矣。多紀柳沂曰。古人註張子傷寒論者。既無順文釋義之弊。克關守陋襄膠之說。旨義明暢。別開生面者。柯韻伯來蘇集是也。割裂竄章。以爲類纂。雖不免妄改古書之責。錯綜有條。端緒井然。足以爲臨局施治之便者。錢天來溯源集是也。蓋二家之集。精則精矣。奈何博辯冗議。讀者不能驟窺其要。爲在涇之書。其說多原于韻伯。其分治法倣天來。而變其例。更出新意。以啓發之。辭約理該。直截易了。雙珠一貫。斯供把玩。是亦活人之手段也。二子說識論切當。爲後學揩則。當與呂滄洲論歷代諸醫文並傳。

讀書法務遵古人。古人之言既妥矣。固無須贅說。而徒鬪博誇多。更生異見。右傳左會。喋喋費解。謂之無用之辨。吾不取也。

凡讀醫經。遇訓義有確據。則舉其一二而足矣。不必取於繁冗也。

訓詁雖精。而其義不切於治術者。未爲得也。訓詁雖不精。而施之於疾病。必有實效者。乃爲得經旨矣。

凡立說者。非通貫全經。則不可謂之盡理。蘊非該盡萬理。則不可謂之得經旨。矧乃欲以變律常。及拘於常而不通變者。皆不善讀之過也。

講研軒岐長沙之經。決擇歷代良師之著。以切臨病處藥之際。是吾家爲學之方。亦即吾家爲醫之訣。是以先君子蒐羅天下醫書。以貽子孫。其意一在後之

人善讀而善用之焉已。此數條爲後學闡正路。一書紳之語。余嘗謂自古以來。醫籍充棟。賢愚不等。偏見迂論者。不可勝數。亦毋庸詳辨博考。只驗聖經賢傳緊要之書。揣摩精究。自然學術自進。鎖末字句。置之不論。別風淮雨。何必一一查考耶。

書先哲醫話後

歳遇豊熟穀盈百室露積如梁而遺秉滯穗猶且可拾寡婦所利較諸農夫所慶雖有多少之等豈異其堅栗乎向栗園公著皇國名醫傳叙先哲事迹猶穀盈百室然雖此篇屬遺秉堅栗則同焉後進嘗其旨否所利不少終善且多者必有矣因想初公苦學蓋亦不與農耕隴畝蹈泥淖驅牛馬耘耔費精而時刻望秋異今之學冨業殷亦復與農遇豊熟黃雲漢漢表嘉瑞同吾曹推公爲困窮爲倉城則此刻告竣其可不慶乎喜而跋

今村亮謹識

書先哲醫話後

趙雲崧著甌北詩話於唐宋明清四代取十家以爲學者之圭臬從來詩話無出其右者也栗園淺田君之著先哲醫話体例略似甌北所載十三家雖儒醫異道其爲大家一也予曽謂　我邦文字之事輸籌西土獨至醫術洵有出藍之妙也矣清朝醫家尤欽鶴徐洄溪稱爲大家徐氏醫學源流論議論正大學力可見至讀蘭臺軌範則殆如出別手尤氏金匱翼稍可見醫學讀書記則甚少可取者無他坐文勝而寔不足耳此編之成使辮髪兒讀之果何如哉若有王梅庵其人則叙而傳之也必矣然則君之此舉可謂補醫林一缺事矣明治己巳晩夏朔

後學　村山淳拜識

跋

趙宋以降詩話之夥累積可拄屋而至文話則唯宋有王銍文話明有閔文振蘭莊文話李雲文話而已如醫話絶無不亦杏林缺事乎邇者讀詩人徵畧引靈芬山館文鈔云黃凱鈞夙工於醫以濟物爲急合善藥以施輯其所得爲醫話瘟疫論類編序云劉奎亦著松峯醫話而未見其書每以爲憾焉栗園先生嘗倣其目輯皇朝名哲之説名曰先哲醫話盋醫有按有話醫之有案猶吏之有按斷章取義有格定之式而話則優游饜飫入人心者深是則不可不與詩文之話並存而傳也因校以授梓

門人　信濃　松山挺謹識

先哲醫話上下二卷日本信濃人淺田宗伯撰攷文淵閣著錄之書凡醫家類九十七部一千五百三十九卷列於存目者又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一卷證之南北史氣性方之佐使無不備也然未有稱醫論以成語者醫之有話實自宗伯始夫醫者意也痛之莫若友

醫無一定。自和濟局方專主燥熱香熱之品。而劉守真救以寒涼。至於張子和單一切病以汗吐下三法治之。東垣興而重固脾。丹溪出而重滋陰。景岳作而重補陽。夫古之人專精研思。竭畢生之心力以從事。當其從心所欲。必熟察其天時之寒熱。地氣之燥

濕。世運之治亂。人身之強弱。一旦窮極變通。或涼或熱。或補或伐。如良相治國名將用兵。救之所向無不如意。至一偏之論。皆其指瀉之秘也。或不察所由來援一概之字。一先生之說。猶而不化。是何異契舟求劍。以為劍在是也。至以庸其多殺。斯謂古方適足

以誤人。以陳懇龍黄元御。詒謀先哲。不遺餘力。抑又傎矣。蓋先醫真積力久而有所獨得。單詞片語皆精微之至言則乎至

間。理淺之偏。學者能便而采之。饜而飫之。會神而體之。用均無不效。又況其言之純粹以精者乎。是卷蒐羅名言。簡附評論。

皆折衷精當。託指於後藤艮山。艮山蓋唱復古之說者。而末卷多紀茝庭之論。於讀經之審。適用之妙。尤三致意焉。抑

唯崇先哲之法以示人。且示人以數法之方。淺田氏於此見其力勤而用心苦也。日本之知漢醫。自新羅百濟來。逮隋唐而盛。其

後李朱之說大行。丹水友松岩倡復古，醫學昌明至於今。此書所錄，自享元至文政凡十三人，取其尤著者耳。淺田氏名惟常，

號識此，一號栗園，舊幕府醫官。今隱居不仕，以醫名于大洲。著醫書二十餘種，斯其一也。頃療余疾，因得讀其書。他日歸於故

之醫院，以補金匱石室之缺云。

大清光緒五年王正月嶺南黃遵憲公度跋並書





竹內熊次郎彫刻

版權免許

明治十三年八月廿三日
同年九月出板

編輯人　靜岡縣士族
淺田宗伯
牛込區横寺町
五十三番地

出版人　長埜縣士族
松山良楨
日本橋區本石町
三丁目十七番地

先哲醫話　勿誤藥室藏

西京　書肆　出雲寺文治郎
大坂　書肆　岡嶌真七
同　前川善兵衛
同　大野木市兵衛
東京　書肆　北畠茂兵衛
同　稲田佐兵衛
同　稲田源吉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山中市兵衛
同　丸家善七
同　青山清吉

同　牧野吉兵衛
同　北澤伊八
同　若林喜兵衛
同　吉川半七
同　別所平七
同　牧野善兵衛
同　江島喜兵衛
同　東生亀治郎
同　出雲寺萬治郎
同　太田勘右衛門
發兑人　福田仙藏
神田區通新石町二十一番地

淡山子撰

奇談新編

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序刊本

據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序刊本影印

淡山先生著

奇談新編

松濤館藏

題奇談新編首



伎子之弄丸也。必安一小筐於前。珠毬刀劍條繩桶盤。皆出於此中。世呼此筐爲種子。蓋取類於草木種子也。漢汝南市。有賣藥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入壺中。玉堂嚴麗。旨酒嘉肴盈衍其中。然則得仙者。亦必有種子乎。若夫醫之藥匕也。僧之念珠也。陶者之旋盤。匠人之曲尺。皆以是爲種子。而張旭之作草書。酒爲之種子。

劉伶之解酲。鍤爲之種子。子輿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人之治天下。亦以孝弟爲種子乎。淡山子著奇談新編。其書運漆園之筆。以述曼倩之詼。使讀者不覺發轟笑。余謂淡山子著此書。亦必有種子而存。一日過其居。一室之中蕭然。不置一書冊。余於是頗疑之。既而曰。嗚呼。如淡山子。大異世所謂著書家者乎。世之著書家。多以涉獵剽竊爲種子。是以非有鄴架惠車。

則不能下筆。是豈得真種子者乎哉。蓋淡山子以無種子爲種子者也。夫以無種子爲種子、則道頓港之演劇。新街之妓樓。天保山之茶船。難波新地之觀物場。奇談珍說所見所聞皆可載我筆也。雖然奇談珍說。徒以悅人其意無所寓則千言萬語亦無益也。今此書其意之所寓者在讀者人人會之耳。若讀者徒知奇談珍說之可悅而不知其意之所寓則亦非能知淡山子者也。因書此言於卷首。以爲讀此書之種子。天保壬寅蒲月。三橋子書于浪華寓居。





奇談新編　序二

良曰當世之儒醫好僻說奇論者此類固多

奇談新編

淡山子著

有儒先生講春秋左氏傳曰。左氏之說自古未有明解。或以爲左丘明之所作。大非也。按傳毎在經之左。故人呼謂之左氏。大學曰。右傳第幾章。傳在于右也。可以證焉。滿坐絕倒。

源義經既克平氏。還於京師。威震海內。初公學武於鞍馬大天狗。於是將往謝恩於師。小天狗數百輩迎於郊。挾道列坐。咸畏公威名。容止甚恭。各手持如磨杵者以待。觀者怪之。及公至遽捧之地。還急拔去。納鼻於其穴而誓顙。

加人播人共宿於逆旅。相與誇其國之豐饒。加人曰。吾國有竹林廣千畝者以千數。方其實之熟也。鳳凰來棲焉。播人曰。吾國有牡丹苑方七十里者不可勝舉。花開時獅子來遊焉。紀人在傍曰。吾國產橘。五橘皆有味。極美。天下之所俱知也。橘之爲林也。蔽山壓岡。不知其幾千里也。二客曰。有鳳若獅者來乎。曰。無之。二客色驕。以爲不如加播之富也。紀人黙思有頃曰。有焉。曰。何物乎來。曰。橘熟時正月來。

良曰有驕色三字描出丐子之心衷

一富家之愛妾患孱。養痾於屋後之莊。背街有二工。一輪一木。破竹斲木之響。錐鑿刀鋸。日夜相繼。其居與莊甚相迫。妾屢驚而疾益篤。以告其主。主招二工語以其由。且曰。汝輩移居于他。於業無妨。肯移居于他者。如其費我償之。二工許諾。即與金各十兩。二工曰。吾輩歸家。即時從事。居二三日。錐鑿之響自若也。妾又以告主。大怒急召二工曰。向汝之言曰。即時從事。今尚如此。何欺我乎。二人同聲曰。既已移矣。曰。何也。曰。彼移我舊。我就彼新。

一丐子披苫。別得一新苫襲之。以當外套。塗遇其友。頗有驕色。友曰。子外套美則美矣。然尺太

良曰無中生有形容之妙使人不覺其寓言可謂善学荘周者矣

長恐人見以爲醫人也。

南嶋之濱有狙以千數其爲形也有兩頭者有偏手者或隻耳或雙鼻兎脣麥足無有全者提幼扶老攀層巒涉幽澗有甘則分有苦則同朝集夕會鬨讙筵舉匏樽偏手者擊節隻耳者俯聽兎脣吟嘯麥足起舞驩筵互張日以相親適有一狙自他來羣狙見之絕倒大笑相指曰彼狙也一頭兩足兩目一鼻無一同於我輩者其

父何者其祖爲誰何醜之甚也嫚罵無所不至誼譁不暫止一狙竟含耻而去

又曰獨行卓異不免流俗之譏吁

一措大大飽煩悶殊甚友人曰吾有一九方能消食以與汝乎其人指腹曰滿如此願惠疏中最小者唯一粒耳

冬夜寒甚豪華子相議坑于地塡狗子數頭其中覆蔫其上以當炕環而臥中夜睡熟一華子伸足蹴狗狗駭而躁一人曰熱甚矣熱甚矣攪

良曰言語

火者誰居。

俗謂面折曰剃面皮甲與乙爭甲罵乙曰汝何面之厚也乙曰非我之厚也汝常爲人剃是以薄耳。

某生業醫不售東隣之婦暴患腹痛求醫四方不得因延某生生至則婢爲按其腹生遽然把婢手脉之婢曰內君之手在于彼此妾之手耳生曰方此急卒之際豈暇擇彼此乎

俗傳狐蠱人必以馬矢啗有一士人往于野僕後士踞於樹根而待獨語云三助何晚樹背有狐穴老狐居焉聞之竊謂三助者是其僕名即化爲三助跪於士前謝後罪士知其爲狐因謂曰吾將過酒店耽醉即行入某店上樓呼酒與三助共飲酒美肴鮮三助甚樂及闌士先下樓謂店主曰吾與他人有約將急往於他許以故委囊於僕三助如酒價有三助在焉主諾士去

有頃三助亦下樓主乞酒價三助曰吾儕人役何與焉主曰汝主曰云云責之急三助曰我懷豈有金乎開襟示之主罵曰汝何詐之巧乎大怒笞之三助痛楚不堪竄躱而遁其翌士又過於樹下有狐子出遊士問之曰汝父在乎狐子曰吾父病而不能起士詰之狐子告以昨日之事士心憫之以所携行厨與狐子曰以餽乃父狐子喜入于穴進之父狐父狐曰恐是昨日之

士此物不可食也曰何故曰是必馬矢

一叟早起歩于門夫屎一所不止叟大罵曰何物暴人猥屎人戸外傍人笑曰是犬屎耳豈有人而便犬屎者乎叟曰否不然王黜行者不可測也

小童以火傷其足痛不可忍家人爲傅藥痛猶不已小童熟視其足曰足若他人之足我豈知痛乎

良曰此是好一婢

良曰歌于斯哭于斯古人謂之善頌善禱若使主人讀之必無此怒

良曰爲今士人者唯帶両刀腹無一字以書諷之

田舍婦來京師爲婢某家婢動言妾是田舍人其主偶感邪氣請醫視之婢亦適病室曰汝亦乞先生診脉婢曰妾是田舍人不與都人同妾身豈有所謂脉者乎

主人室新成客賀焉一叟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雖然吾少有所憾焉門極小隘不稱其室又恐棺之難出也客皆失色主人大怒曰子當賀筵言此凶事無乃無禮乎叟即俯首于地謝曰

吾年老目矇吾言過矣門亦廣大棺可以並出主人益怒

一縫腋講論語諸生滿堂一士人亦與聞焉至女子與小人難養之章先生未全說畢士人大嘆曰有是哉吾今而後知聖人之言可益信可益仰矣我有二男一女養男兒唯衣食之費耳如女兒則臙粉簪釵粧具贈奩其費比男兒不啻十倍女子實難養嗚呼聖人之言王夫滿坐

哄堂

有一少年虛誕自喜。一日於稠人中語於人曰。吾嘗夏日如某所。塗中大雨暴至。將還至某川則水大來。已漂橋。奔流如矢。怒濤擣岸。人不得渉。舟不能濟。吾幸裸即入于水。一出一沒。須臾得登前岸。時有鯽魚蝟集來。予捕之。宛如拾芥。隨來隨捕。袖數百頭而歸。衆皆哂之。少年曰。衆哂何也。曰汝裸體投水。彼袖何處得之。少年辭窮。無復可諉。乃笑曰。吾腹唯虛誕。是滿是偶

相混耳。

近松門左衛門嘗編小稗史。中有鬼亦爲之號泣。其聲咭咭之句。或難之曰。鬼聲咭咭與犬聲無異焉。似甚不妥帖。門左衛門即抽其書於函示之曰。伏乞君釐正之。某乃沈吟久之。嗷嗷咿咿嚶嚶呷呷。皆不可用。某忽擲筆曰。我亦未嘗聞鬼號也。門左衛門曰。然則咭咭不亦可乎。斂書於函而言他。

有僧入旗亭賈醉。起窺戶外者數矣。如俟人之至者。亭主問其故。僧曰。吾向路拾遺金。必將有覔來者。主曰。所拾幾許。僧曰。槩可二百金。乃取包於懷。置之坐傍。主爲之心動。因熟視之。識其包上字。即潛與家奴謀。授計於奴。奴乃從後路出。却向街頭。遑遑然走而去。又趨而來。如有覔者狀。僧呼曰。子有何急爾乎。奴曰。覔遺金。曰。遺幾許。曰金二百。曰。囊之乎。將橐乎。曰否。唯紙包

之。包上記某某姓字。曰。子所言者正符吾所拾者。毫無差錯。我豈容疑乎。即以金還之。奴大喜頓首拜謝曰。金若落他人之手。豈復還于我乎。上人之濟度遍及微軀。至惠至德。何以報之。即探懷以金若干謝僧。僧曰。吾豈求報者乎。固辭。奴固讓。僧乃受而去。奴謂主曰。事成矣。癡僧陷於我術中。主曰。汝遑色疾言。宛然如覔遺者。宜

良曰昔秦始皇帝爲徐福欺者自治之也欲於千内歟自[illegible]入

僧之哨之也所得之金我須汝其半即發色覩之則贋也二人相覩愕然噫以騙陥於騙可發一胡盧

一富翁嗜壽無量常曰龜壽鶴筭有商捕二龜以毛裝其尾漆以黛持去詣翁許曰此是所謂緑毛龜龜而緑毛其壽必萬歳實翁之侶也翁大喜以數百金買之畜之池愛養甚厚其心謂與之偕老矣經二三日龜死翁大怒曰猾商欺

我急召商責之商低思頃之忽拍掌曰宜哉龜之死也顧彼今歳齡已滿萬翁益大怒

有老狸善魅人自以爲天下無我若焉一日有所之塗遇二狐大誇其伎倆狐曰吾夙聞先生之大名其術豈我輩之所能企及乎因有請于先生吾明日爲某國侯乘輿從衆爲入大阪府之態也願先生辱來觀焉術之所不至者敬受教矣若有偶適貴意者則叩吾輿窓幸賜一賞

良曰以下二條一字不肯如人所欲言後生勒学熟讀斯等之文必於文理売暢矣

又曰章魚一名八梢魚蓋梢字之所因

良曰一夕以下十五字一氣讀下

狸曰汝試而可耳厥明狸亦化爲人王天神橋頭而待頃之喝道之聲自南來狸心曰稍肖矣既而歩卒齊列騎從爲導威儀堂堂而前亏矢鉄銃無所不備焉於是狸大服其技焉輿左至狸乃衝隊過于輿左右叱之狸猶進左右怒二割甏之狐先在某樓上觀之一笑而去是真某大國侯也

有一僧毎犯清規一日獨入于厨私烹章魚有

客來曰腥臭可異僧曰貧道患腰痛謀之於醫醫曰以章魚煮汁熨蒸患所爲妙我是以烹之耳客曰湯已成乎僧曰然曰然則肉是滓耳請賜我僧不得已許之客將持去僧起牽其袂曰請留其足一二梢曰上人何所用曰吾以易浸布耳

有悪少年私其隣人之婦焉一夕乘其夫不在入其室而與其婦語夫俄歸叩其戸少年無地于匿婦曰子無患焉即耳語曰云云少年曰諾

又曰筆力用意與轉非說林甚相似。蓋淫婦愚弄其夫。姦臣敢罔其君。自古而然。不可不備也。不可爲一場話說。勿勿看過。

又曰亦可收智囊中。

因跼蹐而從婦後。既而婦啓戸。夫入而少年出。夫竟不曉也。少年遺其烟袋。謂是彼夫之所識也。恐由之事或發覺。爲怨生。許郎復詣其家爲新來者。與其夫語。少年曰。頃聞某邑有無頼少年通其隣婦。一夕夫適之他。少年宿其家而遺其烟袋于寢。夫歸責之於婦。婦辭窮。事遂發覺焉。遂鳴之于官云。婦在傍。有悟色。向少年瞬其目。少年心始安。即辭去。

奇談新編　十一

良曰一備評之曰此話無味。且在危難中。能不失禮讓。足以見君子之所守。豈可識乎。予曰卿先以下八字。與在危難中相助者。語勢大異。且爲君子者救火防水之際。猶遜讓如此乎。不善讀聖人之書者。多坐此等之弊。俗士今儒者不知世態人情。皆果信乎。

又曰茶亦高士之淸翫也。非無風韻雅致。然近年市井小人不知茶中之趣。自稱好茶。此猶妓館之壁上掛山水之畫。欲以此假風致。失其本然。

有姓禮名煩者。與讓遜和尚相善。一日同行。過小橋上。俱誤墜於水。起而相揖曰。卿先上。咋遜讓移時。

淡山子曰。所惡於禮者。煩也。近世稱茶湯者。盛行于世。予嘗觀其儀。一點十揖。一喫百拜。有大類彼水中相讓之態者。吁一椀止渴之茶。而何其禮之甚煩也。且彼輩平生對酒臨飯時。未嘗揖讓如此。何其禮之薄于他而獨厚于茶也。亦不足以發一噱。

之態。終不可掩也。此論實矯時弊之一砭針

良曰字面多從東方朔傳來

漢武幸公主之邸。路見東方朔之妻美而短。亡日帝問東方朔曰。細君太短。不稱子之太長。偶然娶之歟。將求而娶之歟。朔對曰。臣求而娶之耳。臣軀長九尺三寸。一端之帛不足以覆體。一盂之飯不足以實腹。臣常患焉。設使臣尚娶長婦。臣恐生子又太長矣。臣故娶短婦。欲以使生子得長短之中也。以下此二條。紅洋子所譯。

奇談新編　一二

良曰奇甚

又曰每句押韻。是祭文之変體者

客人沽酒而還。橋下有捕魚者。俯欄而觀焉。忽失手墮樽於中流。水勢急迅。無由取得。因遙西向再拜。告金毘羅權現曰。維昔有誓約。當賽以淸酌。遭生之落魄。大恩久不醋。淸流於所託。杳其届大餟。尚神禁之綍。不以緩見却。

一博徒死。王於冥府。適會鬼卒之不在。閻王從容問曰。娑婆近有何事。博徒曰。唯米價倍貴耳。閻王曰。豈唯爾而已。今日我幸閒暇。汝詳語我

良曰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閻王未嘗讀此等之書乎

傅徒曰它則獨浪花道頓堀之演劇可爲大王稱焉耳閻王曰寡人生而長乎幽僻之鄕加之萬機之政唯日不足是以未得寓目所謂演劇者安其試爲寡人爲之傅徒曰敬諾因請閻王曰願假大王之衣冠閻王許之傅徒曰凡演劇者觀者必自下願大王姑避位焉閻王從之傅徒乃服其衣冠漫扮國姓爺閻王仰而觀焉頃之鬼卒皆至於是傅徒大叱閻王曰汝傅徒汝

在娑婆以賭博爲生以譎詐爲事罪當等活矣鬼卒乃縛閻王而行傅徒遂爲閻王

良曰婦從其教猶且毎逢其怒況不然乎

姑使婦鑷其白髮婦特拔其黑者姑怒婦曰白髮稠矣不如拔黑髮之捷也

一僧赴齋謂梵嫂曰如有客來乃去我主僧之妹也有間一叟負杖而來問曰子爲誰曰妾主僧之妹也叟曰異哉我主僧之兄也然吾未知有妹也

主人使奴沽酒奴提罎趨去主人戒之曰汝愼勿仆恐翻我酒如勢欲仆宜先安罎于道傍而後仆也

有人居恒冀拾金一日有所之忽見遺金時方玄冬冱凝著地而不離因努力刳之俄然而醒則夢刳其陰嚢也

盜有騙取人蓡者先詣藥鋪曰我某邑廟令之人也請速持人蓡若干來在於彼償直爲鋪主

曰諾因又詣某邑廟令氏曰我某邑人也吾甥患奇疾常云還人蓡乎償直乎醫治無効蓋鬼祟然如可禳禱以止之請願行之廟令許諾因延諸別堂盜啜茶吹烟爲竢甥之至者頃之藥鋪使奴持人蓡來盜出應之曰子暫在此以待令當與直乃受其人蓡而潛從後門行廟令出見奴坐之神主前而呪焉奴曰吾非求祈禱者請受人蓡直焉廟令謂是鬼祟所爲廟令愈呪

良曰[illegible][illegible]吹道

而奴愈訴。聞者莫不大笑。

深山之阿有大蛇居焉。夏日一僧過之。舍于樹而憩。涼風方至。遂乃剫睡。蛇來吞之。僧到腹中始覺。適懷中有巴豆丸藥。因周傅之腸胃之間。蛇忽撩亂大吐下。僧得從出。乃逃還。後又有僧。憩于樹下。蛇遙望見逡巡曰。禿頭有毒。

有酒客。將三年禁酒。乃誓之某神。居數月。身體骨立。而有菜色。友人過訪曰。子之於酒。天性也。若強斷之。必隕身命。主人曰。雖然我已誓於神矣。友人曰。有一計焉。唯夜飲之。期以六年。豈為欺神哉。主人曰。善。乃如此者。又數月矣。時春夏之交。不堪一日之長。因謀友人曰。前日受教。我謹奉之矣。今我有一計。吾欲日夜縱飲。期以十二年。如何。

東北有國。其人皆隻眼。有遊計子。欲得其人歸以賣觀。乃航海抵其界。彼國人見之曰。奇貨可

良曰語無味。文得注

又曰野父東人所稱野父

良曰世之不能安貧賤者。動言我祖出于某某氏。蓋學此花子者也。其所指者無非富貴人。果然為其祖者必塞于地下而泣矣

良曰世間不學無術之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論議[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洞此是隔[illegible]頂上一鍼針

居。吾聞西南有國。其人皆雙眼。幾是也。乃拘賣于市。

有人被笠掛頸念珠而行。一野父見之曰。吾願有問焉。念珠小於笠子。將何術以脫之耶。其人先脫笠。次脫念珠曰。此其術已。野父舉手喜曰。我幸受賜矣。

花子數人。俱臥橋上。相誇以姓氏之所出。有一人先臥於傍。若寐而不聞者。忽蹶起而啼。其聲甚悲。衆問其故。乃揮淚曰。我今夢吾遠祖楠河內寡于湊川之役。遂乃自殺焉。夫將略忠誠如吾祖猶且不能免身于白刃。而其子孫終降為乞人。豈非天歟。衆花子皆為感泣。

有人左眼生內障。外面都無異於常。就一眼科乞治。而未輙告其左右。蓋欲使醫先射其左右以試其術之工拙。而後受其治也。醫熟視之曰。右歟。其人曰。否。左也。醫曰。吾據我而言耳。在爾

眞曰畜生二字大妙蓋及言猶唐詩所謂生憎非罵辱之辭也然於此婦固當矣昔煬帝戲父之妾文帝怒曰畜生以此觀之畜生二字是婦之罪案

眞曰政事

固當在左矣。

一貧人與狐親善。嘗請僧追福亡親。而無貨以可嚫。於是謀諸狐。狐曰。此易易耳。乃化爲一錠銀。即紙裹以施僧。僧懷之而去。後又請狐。狐固辞。貧人問其故。曰。前日我入僧之懷中也。彼度其多少。且捘且捫。我幾死矣。今辞者。恐復然。

有夫婦居室者。其婦淫蕩。與隣少年私焉。一夕托歸寧而出。徃見少年。遇之於路。是夜雨雪。北

奇談新編　一七

風砭肌。婦曰。顧無宿處。如之何。少年素與其夫相狎。乃詣其家。謂夫曰。我誘一處女來。今夜令內幸。而不在。願以貴宅假我事。濟厚報兄矣。夫曰。諾。少年曰。子暫時爲我避哉。夫又許之。夫將出于門。婦就暗處。袖面而立。夫不曉。戲拊其背曰。畜生。

一嬖醫賜爵從偃月刀。偃月刀者本婦人及道士之術。醫素惡其室之彎然。因請官曰。搶則吾

眞曰後世編世說者可收之紕繆中

嘗學之矣。偃月刀者則吾未之學也。即有緩急。從之無益。願以搶代之。一執政曰。女請實然。然國不以服章猥假下。自今宜加搶以偃月刀之室。是無妨也。

原黃裳疾病時。垣梧溪往問之。曰。吾命在旦夕。艸木同朽可嘆已。垣慰之曰。子以文稿屬我。一旦有不諱。我庶使子不朽。黃裳喜曰。敢不賴。故人之惠。乃舉稿授之。無幾而死。池某之病也。垣

奇談新編　十八

又得其稿而歸。無幾亦死。因併上木焉。他日垣偶詣僧琹溪。許求觀其詩。時琹溪有小恙。戲起厲聲曰。余病幾已。女乃欲營後事歟。

逌董賈入山村。有媼澣衣于澗。賈人曰。媼家莫有間物。有則請見賣。媼不輟澣曰。吾家故有古銅數十枚。而吾不識其爲何物也。賈人問其形。媼曰。匾而有橫理。賈人請觀焉。媼曰。女暫待之。澣畢乃率賈人歸。取數十枚示之。賈人視之黃

良曰賈人欲數媼之眉毛而自不知其鼻毛之長也

金也。佯爲不識者。叩其所直。媼曰。吾非賈人。奚能知之。女試估焉。賈人曰。一箇二百錢。媼除除收之。嘆息唱佛名。賈人曰。請少上之。媼愀然曰。吾之少也。此物常六千有奇。不意生及此物之至二百錢也。

卜者宿逆旅。瞽者先在焉。中夜瞽者如廁。迷惑而不能到。內已急。適摸得卜者之油傘。因竊屎於其中。而復摺如故。翌朝卜者負傘而發行。數

十步。忽覺惡臭。因閱衣巾。衣巾無恙。事甚可異。乃立路上筮之。繇曰。天雨人糞。羈人受其穢。往凶。卜者大驚。急披傘備之。糞逆撲頭面。卜者慨然曰。吁晚矣。

良曰此繇在周易無所見恐是連山歸藏中之辭

一村人有通家在京師。通家遺以鞠毬曰。聊供消閑之具。村人謂是珍味。乃漬水一宿。鏤而烹之。請客羞之。韌而不可食。客主大失望。後如京師。見人蹴之。乃喟然曰。惜乎向之韌也。不得其製也。今而吾知此物之蹴。而令柔也。

良曰令讀者亦毛髮森豎

有一士人。以膽力聞。常云。兩間除法律外。無復可畏者。一日有人來過曰。聞傳言東郊叢祠有一怪事。夜中過之。無男女勇怯。未嘗不見魅。以卿之膽力。盍往試之乎。某曰。我其驗之。即其夜徑適東郊。四望闃寂。星光纔辨路。已抵叢祠之側。松杉交蔭。闇甚。忽有一大聲。如物自上墜。響酸耳底。視之。一女首也。顏可二八。紅粉首飾皆

具。朱脣皓齒。向某粲然微笑。漸大如車輪。某乃拔刀斫之。忽然滅矣。有頃。又有數百首。大者如斗。小者如鳥卵。累累相仍。某蹴蹈而過。數十步之外。始無有異。某回顧大罵曰。汝何爲者。我固知汝無能爲矣。既而歸家。家人皆寐。唯妻坐而待之。某擁爐吹烟。意色泰然。妻徐問曰。君顏色甚惡。意者有畏耶。曰。無之。與人諍耶。曰。無之。妻勃然曰。君何隱。應見如此者。俄發被取。向之女

眞曰語似子夜歌

又曰童謡亦溜得妙

首捧而示之某瞥見即作久而神思始定乃起顧念則尚叢祠之側也而夜亦適曉矣於是大慚而還

杞洋子曰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也夫既自知其不知則是非真不知者方今自學士先生以至凡百技藝之徒強顏自信歎不謂我已知之矣然由識者觀之則非夫擁爐吹咽之時者幾希

杞洋子譚止于此

樗君者京師富人也河東祇園街某樓有妓多計者容貌艷麗樗君愛之一日樗君與多計擁爐語樗曰昨夜吾懷汝來汝為他客辭顧他樓之謦樂乎多計曰半夜思君不寐不如伴君之香肌睡也童謠曰暮約巫山雨朝期巫峽雲有期君不至無約遠勞君其此之謂乎以烟管輕叩其背（蓋管之長者）樗曰汝叩我為憎我乎將為愛我乎若為愛我則我亦叩汝多計哂而不應俯

又曰恐是所謂好是曲方此之際絃歌復起聲聲如沸者是妓館之常態形狀之妙有不可言者矣

又曰以下問答全用國策之字面

撥爐灰書字唯思君二字耳爐中有百思君焉歌妓至乾娘進酒來歌舞共起有音八者方過街頭蓋幇間之有名者也樗從樓上見之急使小妓召音八閑樗君在跳而入戸歷階上樓樗曰待汝久令頻傾數杯音八與乾娘豁拳乾娘輸樗曰吾其代之一聲發絃歌皆罷衆妓目皆在樗君之手戰數而音八輸蓋佯負也樗乃罰以盤代杯音八曰君何觴政之暴也樗曰汝能

吞之我別有賞於是音八舉盤一氣頤盡滿坐呼快絃歌復起聲聲如沸音八把尺八倚聲弄之鳳唳鸞舌一曲闋一曲繼多計常在樗君之傍私相語河西栢君京師之賢者也樗問多計曰我孰與河西栢君之賢多計曰栢君雖賢何能及君也君常言男子而不好色令其多能何異玉巵無當又言為丈夫者不解紅裙女裾之趣不可與語國家之政如栢君甚濶於事情

又曰蓋樗君者唯知樗上之趣耳

又曰巧言如簧醫之藥也

又曰其諂大坂醫不及也

君常來往倡門花柳之情無不備嘗人之情僞無不盡知栢君雖賢何能及君也樗心悅之探懐以金多與之多許心中假粧益甚河東柳君京師之美麗者也樗又問曰河東柳君與我孰美多計曰不及君之美遠甚曰眉如何曰不及君之秀也目如何曰不及君之盼也瘡痕如何曰彼僅一二耳不如君之赤目多柳君何能及君也

淡山子曰玉巵無鐺之喩一出而少年輩稍識守者假之以爲口實好色無忌憚爲之廢業喪志至甚有邪淫濫行不可言者或日沈淫花柳結交無賴之徒終陷猾婦姦妓之術中誤其終身者往往而然假令不誤終身其輕行癡情不爲樗君之徒者幾希矣其情實可憫焉蓋古翁之意欲使人推其愛情以及于他耳故又曰人而無子疎於事情其言行

又曰相如之賦先極言奢侈之態後歸之節儉如此章始詳悉烟花中之情終歸之正論蓋亦諷諫之一體也

聞有刻薄可惡者矣可以見也某紅穀裩之言亦然要在不失人情而已雖然此言共甚有弊害矣賊夫人之子言之所以不可苟也立言者其可不愼哉

蘭人船一壺來製極精密貯物久而不敗非獨貯諸物凡人言語及容貌開蓋待之則隨意皆入其壺中亦可貯焉人皆奇之價太貴浪速富人某捐數百金獲之某素好演劇因謂若攜之至於劇場悉納其所爲之技持歸施之於家又

一樂事即使僮負之造道頓堀入劇場開蓋以待其爲技也臺上前面設高墻有人穿竇而出口啣一書右提刀左探闇鷲歩來黑幞蔽面唯見眼光閃閃其人可知也除除室刀手所啣書曰愉哉快哉我入某内帑取此一卷來此是某印章也此物已落吾懷天下可運諸掌吾願足矣捧卷當額言未卒有厲聲呼者蓋守者尾之

良曰艷麗之態宛然于筆端矣

又曰公子與女爲賊逐事甚急猶有此情語有此嬌態是技之常套此際賊自不來也

又曰女當初有此策

也須臾捕卒四起賊急拔刀與之抗且鬭且逃終不知其所之某乃納之壼次齣則前面有神祠石欒燈將滅矣有好男子攜一嬌女衝夜來憩於祠前是蓋某國公子與其愛妾遭難于外也公子謂女曰吾自出國殆十年矣艱難辛苦日加一日今也賊逐我急吾與爰其辱寧自死耳將及於腹女遽止且泣曰妾本烟花中之身幸爲君寵侍巾櫛者有年矣未曾之雩大堰之

水徒跣跋涉君不妾棄芳野歌于花須磨舞於月播遷流離妾唯君賴君嘗曰生則共苦樂死則同穴君果死請先殺我情態甚切於是公子亦把其手涕淚交濺花枝摧矣玉山頽焉有頃女又曰妾身如纖芥死亦何傷君若有不諱則臣庶誰望將如君父之讎何君之生死不可苟也顧指祠曰可以匿身賊或不曉諺曰緩寸得丈公子從之卽排戸而入賊至搜索不得遂行

又曰子玄子以來始有此說蘭醫之所言亦然此說非也按兒之在腹中也猶魚之在於水上下左右運轉無不自由至分娩時始有順逆耳

又曰余嘗謂若欲使其先後得序則作無當之壼上下兩邊設蓋納時上上蓋而留下蓋出時留上蓋而去下蓋如此則庶乎先後不失序矣又謂

此劇凡五齣次次納入最後服𧘕𧘔者（本邦禮服音上）稽首臺上曰今日技已卒矣伏冀諸君明蚤復辱來觀某謂此亦不可無焉又納之而歸於家急馳人其合族及親識之家告以明日於其樓上開劇場之狀其明咸來某俟觀人滿樓提壼上樓某特不意其先入者後出也開蓋則服𧘕𧘔者先出稽首云云觀者失笑而去

淡山子曰事物皆自有順逆予嘗聞醫人之

言曰人之胚胎也頭向下爲順向上爲逆蓋所謂順者何以其便分娩也逆者何以其不便分娩也便也故毎易不便也故必難醫從其難易各施其術若其逆者先分娩使之順蓋雖扁蒼不能也蘭人所賚來一壼其製造之初使工有其先入者必先出其後入者必後出之妙則可既無之則果菜之貯猶且不能令後入者不先出況言語容貌之類豈可

此亦未爲得矣若作二壺一壺納之更移之一壺然後出之則先後自得序矣

又曰此是大議論

又曰從順之順儒者所謂經也從逆之順儒者所謂權也

良曰識曰木童子宜作木偶童杀曰不然如木雞木牛木馬之類未嘗下偶字者作木偶童却失措辞

又曰偃師以來一人

得令先入者不後出乎如富人某意未嘗至于此容易施之取笑於衆觀人可謂疎矣雖然縱令用意于此亦無如之何耳若欲強令其先後如意則恐正且易位言語失次進退折旋之態紛糾冗亂殆不可辨然則某之所爲在劇序則固逆於出納之術則謂之順亦可乎是雖固諧者無根之笑譚乎凡天下之事物其順逆先後類于此者亦不爲少矣蓋

順則從其順逆則從其逆是之謂從順逆之道故有從順之順有從逆之順從逆之順猶從順之順乎嗚呼順逆先後難言哉

是空子浪華人也巧機工嘗爲人造木童子木童能起能行客至則進茶供煙盆俯仰動作眞人也性復好山水每遇勝區依戀不能去是空子夙有周探天下名山川之志然脚不甚健以故不能遠遊常以爲憂焉忽自謂若造一木鶴

又曰妙工妙筆

又曰讀者忽生淩雲之思

又曰伏下北鶴首

又曰如歐陽醉翁亭記

又曰東則以下語勢一轉益見其妙

騎之以遊四方一日千里吾志可遂也乃費精神造之累月而工始畢於是告別家人曰吾素有遠遊之志今將起程矣家人乃閲暦曰今日是不宜旅行之日明日幸是吉日請緩一日是空子曰諾雖然吾姑遊泉之墨江以試之是往返僅頃刻之間耳木鶴在傍如眠是空子跨之郎昂首振翮奮然而起搏扶搖而上是空子乃南鶴首而去時方三月煙煖氣和輕風吹衣冷

然而善也須臾至於墨江逍遥回首玉宇高攫金扉映日巍然相望者住吉神祠也（住吉神有四祠）蛟彎身而顯首尾入于淵而隱者輪橋也亭松葱翠之中碧瓦衝空倚海濱者所謂高燈籠也潮退里許蟻集于沙際往往爲羣者遊人之拾蛤也東則生駒闇嶺之綠可掬西則淡嶋可呼赤城可招是空子縱觀太樂家人在家皆曰主云往返僅頃刻之間耳日已晡矣何歸來之遲也

又曰如畫

又曰亢龍有悔

又曰在于鶴背饑而死耳使人絶倒

卽使奴蹤其所之奴直至於墨江至則日已暮矣天色冥冥無由于索有頃東林洩月月光漸明則見空際有物熟視之稍認其髣髴卽仰呼曰彼飄飄乎者無乃是空子乎盍速歸也於是是空子亦放聲曰予爲誰曰我君家之奴也君入夜猶貪觀乎君家使奴促君歸焉是空子曰嗚呼吾過矣吾過矣吾向已倦遊將北鶴首而去而鶴不肯從數之依然初知予前日遣鶴時

心專飛翔遊觀之機而遺製止遊歸家之機熟思之安得工如予者命其別造一鶴非又別有人騎之來率我去吾不得復到人間雖然予未嘗聞世有工如予者假令有之非積數月之工則不能則吾將在于鶴背饑而死耳今也噬臍不及也又思家人如聞余不復歸九回斷腸矣其聲甚悲語漸低低殆不可辨奴不知所爲急歸告家人家人大驚號泣擗踊如哭死者而是

又曰以上三幅皆傑作也此篇最爲妙筆力雄渾不啻古人非但文之巧

精采數語大關于世教可傳

空子遂不復返人莫知其所之者於是人皆以爲奇事相傳嘖嘖皆曰甚哉是空子之癡也彼計其往而不慮其返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非邪或曰是空子癡則癡矣雖然以予觀之世人之癡有甚於是空子者夫人心之靈也蓋欲東則可以東欲西則可以西于右于左莫不如意者人皆常騎万機全備之鶴而不能以此機應彼万機不能從彼機而使用此万機可往而不

往可止而不止當默而言當言而默進退出處常誤其機者比之是空子騎機不備之鶴特不能歸家者其癡不亦甚乎聞者善其言淡山子記以傳

奇談新編　終

發行書林

紀州　帯屋伊兵衛

大阪　河内屋卯助

京都　菱屋孫兵衛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3
SS号=14664083